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編輯

道藏要籍選刊

(六)



A07145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51
H51
6

道藏要籍選刊

(六)

胡道靜 陳蓮笙 陳耀庭 選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七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50 插頁 4 頁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 3001—5000

ISBN 7-5325-0241-4

B·11 定價: 44.10 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序

藏一

白海瓊先生曰晉抱朴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綴一千六百爲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爲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盛矣哉太上無爲之教也每觀起俗至士深己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婦貞女傲節於清虛之地游心於玄妙之鄉欲隱晦以韜光慕超凡而躋聖故乃嚙渾沌握洪濛日月之精參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養素以存真探虛無以爲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爲煉丹之藥物鉛升汞降賴水火以烹煎虎躍龍騰仗陰陽而制伏故有金翁姹女之號黃婆丁老之名是皆修煉之祕事昇玄之密旨也太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則傳誓盟授受其始也煉精爲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以至摩陰剋盡體變純陽身外有身胎仙變化方曰丹圓九轉法契大成以至積陰功而至三千修德行而達八百太一符召移居蓬島之間上帝詔徵飛步天羅之境其次功行則四種

尸解百變神遊更且師實有殊有分修習不一或念經持呪飲水吞符或存思運用煉津服氣或銅草木之藥或煮金石之丹萬法千門總歸一道所謂處處垂揚堪繫馬家有路到長安然惟內煉金丹該括萬化如遵正路如水朝宗故凡尸解飛昇莫不由此起度方其修煉之時也忘世榮華甘心寂澹灰頭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兩眠或松餐而澗飲或和光而混俗或厭世而避塵散處山林徧遊湖海宴息洞府涉覽世途其庸草凡流輕耳賤目者以告稚甲以諭乙此貧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近之者轉身觀之者回盼其有能尊而事之者幾希有如貴官者恃圭爵以爲高富豪者懷金貲以爲重其笑而恥爲之似者紛紛皆是矣及其潛功外修藉心內煉乘雲馭氣策安駕浮名紀上清身栖碧落則捷足履尊而下拜金紫仰慕而驚心吁吾於道又何損益哉惟我元始天尊在昔大禹釐土寶珠說經都竟天人廓散十方當此之時道淡塵黎恩膏萬有

茂開劫運啓迪真風逮至無上道君

太上老君繼漢斯玄迭振其化暨我昊天上帝符曆開柱真道懸虛梯級羣仙陶冶萬類白日飛昇之士尸解神變之人自古迄今益盛而益隆也愚者一介渺微苦耽玄學欲希度世頗厭俗紛常觀儒家有資治通鑑釋門有釋氏通鑑惟吾道教斯文獨闕白海瓊先生之所謂傳所謂史皆不見行於世間因錄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跡究其踐履觀其是非論之以大道而開化後人進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務遵至理不詫虛文但具仙玩世顯少隱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傳記行藏每有聞見之先後蹤跡變化難以次序而鋪舒是故不可例世間作史編年紀事論也如得一名真仙證道須是詳審校定厥行筆削不敢妄書庶幾剖判仙凡垂名者貴人間天上普見愚衷惟萬劫至人上士鑒之焉編成名之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浮雲山聖壽萬年官道士趙道一拜拜焚香謹序

傳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說神仙狡獪或亡氏名變氏名不可知如張子房傳黃石公即赤松子亦松子即圯上老人圯上老人即四皓四皓即東海君東海君即力士人自不悟當時若非此一老人變化豈有平沙曠野能自蔽并蔽力士又豈有路傍兵革間有四老同處為上所知而人無聞焉從是而推八公能老能少眇道士遽如許遽如許皆意生身一不足怪又從是而推真誥所稱聖賢忠孝文人才士古今一氣有隨化而無誠死蓋天地一人之身也吾天地之身也嘗欲效班孟堅人名表譜軒轅以來得道之士雖有稍有竊有真有偽然此為天仙此為地仙此為栖隱如此而修煉成如此而服食效如此而無成與不幸可師可慕可警可懼不得於其萃則得於其類如趙文子冠而受教如諸菩薩一時對佛說法至言滿眼諸門洞開要為有益於無窮無量非特記姓名事迹而已古瑞趙全陽高士乃能會聚劉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諸書罷精竭力朱寔如蟲蝕葉不可

為篇計雖傳聞所傳聞異而大畧具是矣予因是又見北方所謂作者皆不為詭怪方伎與不可知而自不可及殆真教也有靈魚者不可謂知然得仙字食之如髮人者得其髮食之亦仙全陽寤寐是間食仙也多矣非直蟬比也儻得其一髮足與老仙共傳敬哉吾題是集為顧將軍人物點眼凡質已飛復欲疑武陵人云我則不暇甲午五月廬陵劉辰翁書

自昔得仙者皆云名應圖史此圖史在天上地下名山洞府不係世間度人經言元始說法始青天中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鞅之眾浮空而至曰無極曰無量曰無鞅數眾正猶佛書說三世十方河沙數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諸佛菩薩欲人人而注名姓字之竹帛殆不堪紀更生列仙始亦松終玄俗上不及黃帝稚川神仙始廣成至封君達下不及晉代沈瓊續仙謂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真誥載楊君筆受地下主者謂有職位粗相識其無位者不可一

二盡知如此數者無限數也要知玄間有仙籍人間有史籍人不能知仙仙不求聞於人故數目懸而詳畧耳浮雲山道士趙全陽著仙鑑編纂詳考訂核可謂仙之董狐矣抑余有疑焉稚川傳淮南王八公事甚偉謂漢史秘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鴻寶枕中書誦之以為奇及著列仙乃摘淮南八公而不列江鄉間相傳旌陽事迹煇耀耳目及考真誥載諸許真實家世譜系誰行伯仲羣從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王斧獨一語不及旌陽名不挂譜真誥作於梁距東晉不遠未應墮史之闕文良可為怪今全陽所紀劉安許太史風績相望於列仙真誥得無間然否若天真列聖玄間地位已在經藏若存之仙鑑之目反似挂一漏萬一一具述不可勝書全陽筆削間試重思之闕達數牂歲三月中嶺中齋叟鄧光薦書于本庵

舊見儒家有夫子禮文史四明斥之曰尊之乃所以小之此考亭所以於白鹿洞亦不欲聖夫子像止於祭時設位也然夫子世系竟

未有過而問者此止齋老因觀復寶錄重為儒教感也浮雲山道士趙全陽編仙鑑可謂能人所不能者數問夫子非海上廣秦山主宰邪此載之轉澆傳列之金籙無位者君重遠之何也豈君所編施仙名存者即孔門三千之徒而夫子之尊固已隱於辭之所不及邪噫塵塵剎剎玉皇身總入無邊明鏡裏請以斯語為君贊云

進表

臣道一言伏以大道無為先天地之始真仙垂教亘今古以同爰自三皇以前世代綿邈結繩為政無文字之可稽逮至伏羲氏始立書契後世則而效之而歷年滋多竹簡湮沒太古之事後世十不得聞其一人心不古深可歎也賴有太上之化身歷世出而闡教是以世降俗末之際猶存運淳返樸之風不亦偉歟臣道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太上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陛下真常湛寂智慧妙圓作三界之師尊總十方之玄範永弘至道無量度人臣不揆愚昧採摭經傳

所載得上聖高仙真修實行之可紀者編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一部予以公評論於道德子以揭仙聖之範模用顯真宗贊揚大化將昭先覺遠詔方來但真仙住世每隱景潛形變化莫測留名於傳記者百不得一焉請以淺近之見為陛下陳之謂如三清之境十方諸天海上神山海外五嶽天真上帝真人神王威如雷霆明如星斗皆莫不有假司而度人經所謂十方無極無量品至真大神無軼數衆有非人世之所能盡述今據真經所載前列高真上聖數位以舉綱維其次義農軒三皇之世得真仙名於世者數十人以顯天人交通之始自三皇以降雖真仙脉絡傳授接踵於其間然多高隱遠不立文字其聲迹亦間聞於人今自歷五帝三代得真仙名於世者幾百然亦不能究其出沒變化之詳盡逮至殷周太上復化身下降大道闡揚故自歷秦漢三國大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中間垂教立法莫盛於此然而洞天福地朝市林泉或和光同塵或隱形縮迹有傳記

之所不能盡載耳目之所不能周知所得真仙名於世者幾千人而已外如世人之感遇或飛仙下降或神仙感遇隱姓潛名倏忽遇道者多不與筆所編者特真仙躬行踐履之接於人之間見者爾然而綿歷今古編載豈無差訛臣賦稟凡愚述作豈無謬戾伏冀陛下察其微悃念其嚮慕而有覽焉然後頒付人間以為方來證真仙之監戒此臣區區之至願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所以編成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謹奉表陳進以聞臣道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小兆臣趙道一上表

仙鑑編例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進修撰

- 一 首列三清上帝五老高真自爲五卷並用引經爲據舉其大綱以示敬天尊主之衆名曰通鑑外紀其體道通鑑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羣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間或芟繁撫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庶可示信於後亦竊比述而不作之意
- 一 修仙有五等煉丹有三成既以證真妙用莫測只得渾融而書之難以分別異同優劣高下
- 一 諸仙傳載飛昇冲昇上昇昇天登天輕舉冲舉昇舉飛舉登真昇真尸解解化昇化羽化隱化示化示卒示終等例並照元傳書之不敢改易
- 一 真仙修踐有合於道德五千言者間立論斷歸美以示崇尚道德之貴後之學者宜取則焉
- 一 是書編次難以攷數年代故揭其大略次

序而已其有博學之士能考究者幸刊而正之

- 一 辨資治通鑑年譜蓋誤考周之世厲王在位三十六年周召共和十四年總五十年今通鑑年譜乃作厲王在位四十年共和又五十年則是總九十年而差加入四十年在內世豈有大臣輔少主居攝五十年而方歸政之理只據劉恕作外紀厲王亦不曾有四十年而書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乎疵即不曾有共和五十年之說此作年譜者之誤也且周之諸王享年有差互增減乃總其享國共九百二十七年考之乃是周之世差加入一循環甲子在內五十四年在周六年在商因而所排甲子紀年並差又據劉恕外紀論斷亦準三統歷紀西周東周共八百餘年未嘗有九百餘年之說又可見後人作年譜差誤分曉自周上至唐堯元年諸家所載帝王紀年雖有不同而不曾外加入一循環甲子在內姑實勿論下至秦元年起方與諸家所載紀

年同

- 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成其中年月用謝觀復作混元實錄中年譜亦欲效資治通鑑體再修歷世真仙傳道通鑑一部因先考年代以遺方來如資治通鑑起周威烈王釋氏通鑑效之起周昭王則道家用二家之體合起殷陽甲蓋老君以陽甲十七年自泰清境分神下降託孕於玄妙玉女也今考劉恕通鑑外紀及邵雍經世書與道家經書所載歷代帝王享國年譜特異三書之異蓋因所載享國修短之不同所以紀元年甲盡不相符合劉邵之作乃儒家考古之前輩而二人之所考已異儒者亦莫能分別是非或曰劉之書志在深究治亂而不專意年甲邵之書考明數學專注意於年甲者或邵之書是也如是則劉之書本於史書紀年史果妄乎或曰前代久遠莫能辨感此說良是矣今編體道通鑑只合本於道家所載經書如謝觀復所編混元實錄年譜蓋已考究詳盡後之述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

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姓公孫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姓水合以姬為姓公孫姓軒轅為黃帝長於不知古文何據也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其母西裔氏女黃帝靈帝位居有熊之封焉其母西裔氏女名附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疾而速也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額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在鄭州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得蒼龍辨手東方解在得祝融辨乎南方正南大明也求也光明也主火之官號祝融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為正對為明為暗則南為陽北為陰也得火封辨乎西方雞之明旦則望東而身居西也西為也時名之西得后土辨乎北方北陰也背也故半為西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也日出望之如穿杪桑之樹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嫫祖為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

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為陽貴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自勸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謂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今禮記皇后氏葛稚川西京記乃有天老五聖以佐理化曰宮內有先蠶壇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述衣臣伯余造蒙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冠者則服前下有兜仰之形因曰冠冕也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帝見淳樸方為舟即有共鼓化狀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也蓋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

名澤馬一曰吉光二曰吉良出大封國
也文馬縞身朱鬣東之壽千歲以聖人為政
應而出今龍龍司有吉良處因此也薛綜曰
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
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
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若一名飛黃或
曰古黃又曰昇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
萬里東川令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
有乘黃乘黃之官今太僕黃帝得而乘之遂
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
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肢作服牛
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春所
謂斷木為杵掘地為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
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
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
有臣揮始作弓臣夷年作矢所謂強木為弧
刺木為矢也史記云黃矢之利以威天下
以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官
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官官言處於中也所
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

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
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
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有服
膺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
內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拜拜受之
是鳥狀如鶴而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駢翼魚
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
信義齊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
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擊武有九苞一曰包
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
六冠鉅鉤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
一名鷟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鳴
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
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
帝曰此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
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頌蒼頡觀鳥
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先儒論文字之
三皇或始於伏羲或云與天地並興今據司
馬遷莊周韋氏失更付玄等云蒼頡黃帝臣
蒼頡亦無定據也黃帝修德義天下大理
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

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
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
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
之旂與天老五聖遊於河洛之間求夢未得
帝遂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鳩之泉
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醢之
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
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
乃前跪受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
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錄錯圖令侍臣
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之河圖書是歲
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
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夫
決也決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事按
昔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
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九事則上自黃
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為不獨黃
帝始創之以服周後代聖於是黃帝定百
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
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
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

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袞之頌帝納女節
為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
感而接之生少皞代紀云女節帝又納醜女
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
納費修氏為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鷄犬
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
黃帝理天下便民心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
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
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協運
也以嘉禾為種謂之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
泉為漿謂泉水美味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
芝為芳謂有異草生於園則芝莢紫芝黑芝
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洋山車
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黃星之祥謂之異
星形狀似月助月為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
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
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
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葉厭而不落謂之

靈英以明於月也亦曰曆英帝因鑄鏡以象
之為十五面神鏡實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
行之情占北斗術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
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為十二
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羲
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
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為師因每方配三辰
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聞之乃
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凰
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
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於梧桐又
巢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
則自鳴舞音如笙蕭帝即使伶倫漢書律
作倫往
大夏之西大夏國在西
去長安萬里阮榆之谿窺崑崙之陰
嶺谷采鍾龍之竹取其數厚均若斷兩節間
長七寸七分吹之為黃鍾之音十一月律為
黃鍾
一陽生萬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
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為十二律
呂雄雌各六也律書云律管長尺六孔十二
月之音樂之以竹取自然圖
聖也以玉取
聖也玉取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

律始造律曆元起丁亥本紀作辛卯今
元實錄年譜又
推冬至日在之星南斗又問天老得天元
日月星辰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算法始
作數著算術為臣伶倫作權量權秤也黃帝
得黃尤始明乎天文帝又獲
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
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
八宿為十二次角亢為壽星之次房心為大
火之次尾箕為析木之次斗女為星紀之次
虛危為玄枵之次室壁為諏訔之次奎婁為
降婁之次昂畢為大梁之次胃參為實沉之
次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晉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沉居于閼林不睦也日
尋干戈以相殺帝乃命閼伯實沉于大夏主
辰商人丹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
氏時方有實沉之名不知新瑞氏時何先有
實沉之名也並非後人以分野井鬼為鶉首
之名易十二官分以明古事井鬼為鶉首
之次星張為鶉火之次翼轸為鶉尾之次立
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為觀象之法
皆自河圖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
鬼史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
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真人來遊王池至德

所致也有瑞獸在園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牡曰麒麟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未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蛄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蟪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蜺如獅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于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為名故有緡雲之官或云帝璽金丹有緡雲之瑞白虎緡雲氏赤多白少

曰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為青雲官夏為緡雲官秋為白雲官冬為黑雲官帝以雲為師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周禮掌版圖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四尊杯飲之模著盤盂篇盤盂之誠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孔安國曰不可闕也有臣史玉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

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為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靈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脉法撰素書上下經漢文里陽公傳于意能知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缺少其八十一難後宋增修又云帝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鍼藥之始也黃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稱號初有熊之國曰有熊帝如顓頊禹高陽帝帝為陶帝為陶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央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史載而不名號即青帝大皞時有四帝之復子孫僉共謀之邊城曰顓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成士築營壘帝問於首陽山在河中令來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又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无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兩目光

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為鼓擊之聲聞五百里世本云鼓非也帝令軍人吹角為龍鳴此鼓角之始也於是又令作蹴鞠之戲以練武士令擊毬也黃帝云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狂臣豎聞之曰黃帝之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強暴者也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蚩尤始作鎬甲時人不識謂是不識地人所食麥飯糗糧李太白曰南人兵已不用帝命作五刑之刑以害黎庶於崑崙山發金作冶制為鎚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冀力能速者也驅羊數萬羣是牧人為善者也豈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帝作釋夢之書令依二夢求

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技於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為侍中後登為相舉力牧以為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為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辜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天有三台星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大公六卿曰風后力牧五黃帝於是取合已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為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為將帝之夫人實修之子為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為王前敵張若力牧為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為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實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為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為管衛乃與榆固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為兵玉飾帝服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太丙太乙為御載交龍之旂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

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作華蓋今之儀蓋是也帝即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地在土谷縣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推約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帝乃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所修之術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道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太乙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風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實壇祈之帝依之以設壇藉首拜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為文即佩之仰天嘆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首鳥身帝見稽首拜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則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兵法女戰術也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已八神符黃帝之陰陽術即六壬太一連甲連式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又授帝靈寶五符真文及兵信行帝服佩

之誠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而為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遁甲周公時為七十二局漢甲名之遁一為神龍一為鳳凰一為朱雀一為玄武一為青龍一為白虎一為朱雀一為玄武一為青龍一為白虎勝負之術黃帝又著十六神醫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理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宋武傳云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西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此書至夏后黃帝十八陣圖二卷諸葛亮重書之也黃帝問玄女之訣三卷風后狐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史區兵法三卷圖一卷或作鬼谷區設兵法以宋黃帝於前黃帝亦後宋增修之也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魍魎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秋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是兵驅應龍以度南極殺蚩尤與父不得復上故其下早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

因名絕蠻之野在緬甸也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狀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東夷也擲械於大荒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為楓木之林山海經曰神農氏之斃蚩尤於此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葬其首於壽張縣名在鄒州帝之令如見其首於壽張在山陽縣名在楚州蚩尤兵書行軍秘術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又曰涿鹿城在涿鹿縣帝又與榆岡爭天下榆岡恃神農氏之後故爭之黃帝始以鵬鵠為旗幟鵬鵠名在鵬鵠山以熊羆虎為前驅戰于阪泉之野地名在涿鹿縣三戰而後克之又北逐獯鬻之戎即匈奴也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鼓吹謂之蕭韶歌以為軍之警衛桐鼓曲靈夔吼鵠鵠爭石磬崖壯士怒玄鸞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六典曰漢張騫得之也於是諸侯咸尊

軒轅為天子帝以己酉立承神農之後大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書伯常荷鈎旦出流沙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添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子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脚下即其一也崑崙山在西北帝令堅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一億三千三百步南北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步一云一億三千三百步東盡泰運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萬里曰選神農時小西九四海之外章注漢書不信此開達於海外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泰雜實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出外紀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今之縣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鳥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

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於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真於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容成子者得道知聲律女媧之後初為黃帝造律曆元起丁亥至此時造笙以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古史考曰黃帝損之為二十五絃瑟長七尺二寸伏羲實琴女媧和之黃帝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山有神荼鬱壘神能禦凶鬼帝制驅儺之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為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曰其奏也陰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至德二年洞

晉杜氏竊其玉璽沉海去爲神氏女得之爲

古作言方休同所云黃帝姓公孫者十八代

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公曰青蘂枯

燦千載舒萬齡壽死領飛魚有務光子者身
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夏時無藥養者有
赤將子與不食五穀啗百草而長年堯時為
已二十歲矣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
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
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
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
通接訪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
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黃帝於是
祭天園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
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東復周
遊以訪真道令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謬
多導焉一作野昆閭滑稽從車而至襲
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為
天下若何童子曰理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
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闕丘其國有
不死樹食其子與藥人皆不死有丹竈之泉
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却逐之
其蛇留一時而反外傳記云帝令三子習服
之皆壽三百歲比到洪隄上具茨山在陽見

大隗君在陽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
十二卷適中岱見黃子中受九茹之方至空
州之山見中黃真人一云其方居登崆峒山
見廣成子問至道云空同當牛下之山也注
云在梁國廣成子三十五是也一云天下空
同山三時空同山乃黃帝問道處一云隴
右空同山正黃帝問道之所今山上有問道
宮山下有野雞觀存焉黃帝見廣成子問
下第持室藉白茅問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
之道廣成子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捨帝
王之尊託假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
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
山熊山在石梁長沙也往天台山受金液神
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
字抱朴子云以勅召萬神南賓五芝玄淵登園
壠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一云
飲丹繼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
問登雲臺山見霄先生受龍蹻經問真一之
道於中黃丈人丈人曰子既君海內復欲求
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及復而復授道帝
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廬

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
司也又封潛山君為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
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
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為儲君命
潛山為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
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為五嶽真形圖黃
帝往煉石於緡雲臺於地煉丹時有非紅非
紫之雲見是曰緡雲因名緡雲山帝藏兵法
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黃帝合符
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
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還精補腦
之術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
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用之訣於岐
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黃帝得玄女授
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
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
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
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圃以返吾真矣
黃帝修興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鑄九鼎於
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州是鼎神寶文精也

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曰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乃賜號禹後人稱曰神禹是也今石泉軍石紐
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誠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銘題上古之字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至神人集成獸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崙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時馬師皇善醫馬有神通之妙思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一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卜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侈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因曰烏號鐃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

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寢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塚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黃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云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於黃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帝位八十年帝王世紀云八十四年都曲阜令克子劉慙作外紀無少昊都曲阜令克子孫相承共四百年黃帝之孫顓頊號高陽氏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居帝位七十八年世紀云八十四年外紀都商丘濮陽今濮州縣項同帝九十八歲都商丘濮陽今濮州縣項之地帝營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黃帝子玄鳥名帝營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黃帝子玄鳥名帝營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三十一
樂狂主帝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外紀云七都偃師今亳州市壽一百五歲外紀云壽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帝嚳之子也姓伊祈字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齊陰定陶又都平陽今冀云定州陶縣在位七十年壽一

百一十八歲考之尚書當是七十三年在位載特選試舜三載傳位與舜又二十八歲乃崩當是一百一十七歲外紀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帝舜有虞氏黃帝九代孫姓甲屠姓姚攝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外紀在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史記云舜年六十二代堯踐祚位三十九年壽正一百歲一云舜生三十歲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一百一十歲都蒲坂今河夏禹亦黃帝之玄孫也姓姁居帝位都安邑今蒲在位九年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外紀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嫫十九代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吸自滿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煉九鼎丹服之逮至煉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嶷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山下江邊有大禹廟世紀云歸納有莘氏隱賢折而生禹於石紐六月六日生那入常以是日煮穀湯黃帝二十代孫黃帝子玄孫生高辛生契又十三世姓子居帝位都亳今亳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二十三年外紀華作六周發黃帝二十二代孫姓姬

黃帝孫顓頊以黃帝居姬水姓姬故帝嘗居子后復亦姬姓又十六代發為周文王

帝位六年都鎬京今永後平王遷洛邑子孫

相承共八百七十三年外紀年譜多作黃

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在

前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

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世

云一十二百五十年

臣道一曰軒轅屈黃帝之尊禮七十二師

然後垂衣裳而天下治當是時也君明臣

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下問是故

神人悉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後世所

以有黃帝王霸之品者於此乎可見矣道

德經曰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

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弗去豈非軒

轅之謂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賦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通編

通玄天師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

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下教人間

有古大先生

有古大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

化人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

人以太平無為之道

鬱華子

鬱華子在宓戲時降于田野授天皇內文又

降河圖八卦之文教人以順性之道一號宛

華稱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

人以安神之遺俾陶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

傳豫子作按摩通精經九十卷

大成子

大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于漆陰授

地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果以

代烹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一元

精經三十六卷

廣成子

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問而造

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

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妄足以語至道

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

再拜請問治泉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

可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

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

皇夫吾道者下為土子將去汝入無窮之間

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

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一

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

道一曰廣成子謂我守其一而處其和

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

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
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之意欲軒轅抱
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
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之功妙矣哉

隨應子

隨應子一號太極先生在少皞時降于崆峒
山說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

赤精子

赤精子在顓頊時說微言經教以志順之道
南嶽總聖集云美蓉峯今有傳經壇晉咸和
中山南見數童子與羣白鶴遊翔其上

錄圖子

錄圖子在帝嚳時降于江涓說黃庭經教以
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八光
之節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
靈三天寶符上以奉天使二儀無遺下以營
人使年命無墜帝乃祭天於北河之壇藏符
於鍾山之峯後昇天為玄宮真人錄圖子是
時傳道與赤松子被衣子王倪鬻狄一云作

黃庭經五十卷

務成子

務成子在唐虞時降于姑射山說玄德經教
以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經四十卷

尹壽子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于河陽說道德經教以
無為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
經七十卷道德經十二百卷

真行子

真行子一號甯真子在夏禹時降于商山教
以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兜妻之神玄夷
使者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
勒召鬼神之法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即授
禹靈寶真文之所遺迹存焉今太湖中洞庭
山林屋洞天即為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
王闔閭十二年正月登包山之上命隱者龍
威丈人入包山之洞究其深遠見金城玉屋
題曰天后別宮太陰之堂於玉室几上得素
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闔閭不識其
書使使問仲尼云亦為喻書以授於王仲尼

曰吾昔遊於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遊
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山上包山入靈墟
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
傳百六初今強取出表國靡丘按謠言乃龍
威丈人洞中得之亦為所喻非丘所知也吳

王懼復歸其書一云夏禹時出為師號季子

肯作元始經四十六卷復作妙樂經七十卷

復作德成經三十卷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于潛山說長生經教以

恭愛之道今潛山天祚宮前龍堂之址即其

所也一號錫壽子或稱戒子肯作道元經七

十卷

樊邑子

樊邑子亦稱赤精子降于岐山之陽說赤精

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為守藏史

育成子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踐祚以守藏史遷為柱

下史作璇璣經一云周武王時出為師號郭

叔子亦稱續成子或號天老公復稱為老君

作爲常人所共知下史作長生經二十卷以授于王

經成子

經成子周成王時爲柱下史說廣化經又以
道授周公旦乃退而閑居因出遊西極大秦
竺乾等國號古先生

郭叔子

郭叔子周康王時爲柱下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編修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
入火自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
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丹臺錄云
爲崑崙林仙伯治南嶽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
玄蠶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得乘煙上下也
玉屑服之與水餌皆令人不死

竊封子

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焚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甯封先生栖於蜀之青城山北巖黃帝師焉請問三一之道先生曰吾聞天眞皇人被太上物近在我身達三一之源可師而問之也因龍蹠授黃帝黃帝受之能降雲龍以遙八極乃蒸煙其上拜甯君爲五嶽真人使川嶽百神清都受事乃入我焉又云黃帝封甯君至五嶽上司靈神以水報刻漏於此是謂六時水陰時即飄然而洒陽時即無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
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
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唇下口中以
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
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興

赤將子興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
華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
貨繳亦謂之繳父

傭陰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
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
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
至二三百歲焉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石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祚山中夏啓末爲官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尸時人言得回一

圓泥金門戶終不可開

錢鏐

錢鏐帝頌頌之玄孫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時尹壽子傳道與彭祖一云錢鏐即彭祖有導引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指末即體如常云上士異林申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卧人其術為彭祖經列仙傳云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一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後昇仙而去一云鏐隱山中編竹為戶餐松為糧能乘風御氣騰身踏空至殷之末世已七百餘歲後七百七十七歲解化趙次公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家字記殷之賢臣彭祖顯帝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北故邑號大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鏐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

化為雙龍冲天而去或云今江濱有釣魚臺本彭祖遺迹也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大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大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亦能使犬食桃李飽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焉還而道死

按劉恕通鑑外紀云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蔡龍氏陶唐氏既喪其后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其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據道一之見劉累恐即是師門未審是否因注於下以

俟後之高人討論

巨道一曰師門得道而仕於有夏夏君之不幸也孔甲始則殺而埋之終則感悟而祀之卒還而道死是猶孫策殺于吉而創裂姚萇斬王嘉而尋亡然王嘉即達於隴右于吉復見於鏡中師門旦迎於風雨於道何損焉為人上者可不謹諸使有道之君尊賢樂士寧得有此道德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黜則失君此之謂也

務光

務光莊子務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商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如何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莊子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沈蒙水莊子

水司馬作盧水石連車
西華一云在北平郡界已而自匿後四
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
以與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海尚
父山

臣道一曰太僕既散而後有湯誓之師鳴
條之戰儻非有道至人出於其間則千載
而下綱常蕩然矣以務光折湯之非明君
臣之分至於負石沈水處生死之際不改
其操其所以立萬世忠義之標杓者端在
於此其後有盟津之會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餓死首陽豈非本於光之道歟道德經
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愚則曰其不幸而有
昏亂也其亦幸而有忠臣也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
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
常食松脂在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
時幸其室祠之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為黃帝之師見周穆王善補

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
氣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之焉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術世因不
世運精補腦今不取此說蓋後世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夫得是道者上為仙失是道者下為鬼
容成公得此道眾妙之門也後世不得其
道而流於傍蹊曲徑抑末矣又極而至於
為御女之術乃託容成公以為辭誤也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
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
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間皆曰可已矣尚曰
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鉉於魚腹中文王
夢得聖人間尚遂載而歸至周武王伐紂尚
作陰謀百餘篇服澤之地隨且二百年而告
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鉉
六篇在棺中云

葛由

葛由者卷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
旦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
山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
皆得仙道故里謠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
仙亦足以豪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
飲水為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
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
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

賣樂後人世世識見之云李元膺記范蠡學
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通於麓元山屬彭
越於北印山得仙

叩疏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煉形養石髓而服
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
有卧石牀枕焉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
宣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
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

震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遺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木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丹入迴風中而去北

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殺城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

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陸通

陸通楚狂接與一本作與也同音餘好養生食素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我眉山上人

世三

世世見之孔子適楚楚狂接與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與接與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手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矰之害縣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大而無當往而不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非形骸有聾盲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皇甫謐云接與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至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得游冀州涿一作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皆齋潔待於

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入水去人宜州有琴高釣臺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者冠帶好種茹食其肥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奉祀焉

王子喬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宮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累有神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宮掖白鶴朱鳳延頸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為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錄神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閭將毀王官太子晉累諫不聽以其忤旨遂退居別宮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

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摩肩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醢如初子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為王氏是時羣官拜別迴拜所乘馬而亦飛空而去今有拜馬澗在焉子晉昇天為右弼主領五嶽司侍帝晨號桐栢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辭離騷天問篇云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註引仙傳云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方輿記云西山中峰最高頂即王子喬之遺壇在嶺側今隸隆興府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嘗著單衣盛暑著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來誠枯蘇氏子孫得其福力焉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褒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爾後自北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人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欲以女妻而逆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饑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黃於鄉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

蕭史

蕭受姓於殷至周宣王時有蕭欽者^{十二}其子氏皆富好道老君曾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蕭仙也生而不事家業遊終南山遇異人授長生術且教以吹簫歸家告父母願入道父母強為娶蕭仙云異人教我勿娶當得蒂女父母聽之宣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目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孟明之師從軍引敗歸秦侯逢而哭之史在孟明側立甚恭秦侯問敗師狀孟明不能答史代對甚悉孟明免罪史之力也孟明歸史又放浪山水間時秦侯有女名弄玉吹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以代對故薦史因召見秦侯問史云善蕭侯曰吾女好笙子蕭也奈何史以不稱旨退女在屏間呼曰試使吹之一

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來女曰是吾夫也顧嬖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為嬖嬖為賓合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簫笙間奏曲未終鳳凰來下二仙乘之而去秦侯惘然咎孟明孟明遣人四方尋之至楚尼吳頭有人見西山高峰男女坐而吹簫蕭蕭者鳳栖其傍使者聞悉訪之又冲昇矣後不知其所之此其大略也

赤須子

赤須子者鄭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史也數言鄭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張君房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住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聲暮栖樹上晝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在

常止其傍

崔文子

崔文子秦時秦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相實秦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子擁朱擔藥黃散以詢民間飲散服丸者輒愈所愈萬計後去蜀實藥故世實崔文赤丸黃散近於神焉

朱仲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書曰真值汝矣蕭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黃眉壽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使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十一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漢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月昧死再拜上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承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絀鄒侏儒曰上以汝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令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爲曰東方朔云上欲盡誅臣等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

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臣言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價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常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臣以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也帝曰善復使連射他物皆中輒賜帛時有倖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帝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倖後帝與越王爲親乃使朔泛海求寶委令一周回朔經二載乃至未至問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令中何人善卜對曰惟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麻服潛行與左右齋絹二匹往叩賓門賓出門而延坐未之識也賓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到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

非歎別事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朔後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韜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爾王母嘗指朔與帝曰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動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螭陸行山崩海竭太上斥謫使在人間近金華二仙及九嶷君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乃信天下神仙之事而淫色自縱殺伐不休受書六年意旨自暢以爲神真見降必獲度世典起臺館勞弊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微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災真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並燒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嶽圖授黃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書遂行於世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朔一旦乘龍飛昇而去劉向列仙傳云東方朔至昭帝時時人或謂神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燕邸

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青華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西京雜記東方朔曰天下無和我者惟曆官太史知之或帝召問之曰諸星皆在帝座星不見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于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往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靜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脩羊公得之矣且化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此又見其不忘知遇之意道之深義之盡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賈賜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泰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果折上諱之

但祠而還為君立祠復寘百戶使承奉之

犢子

犢子鄭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常過沽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實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蟠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曰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鳴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

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領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

鹿皮翁

鹿皮翁舊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山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族家室令下山著鹿皮冠遂去復上閭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溪父

溪父南郡甌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散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

人教以雄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青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標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情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常求乞於長安市中市人厭之有以糞洒其衣者其衣不汙如故長吏聞之試收繫著桎梏而復在市中又試欲殺之乃去洒糞之人家室自壞殺十餘人

臣道一曰陰生之道為萬世困窮無告者設也彼市人家室自壞者蓋惡之貴盈殃及之爾觀其為惡不悛以凌奪孤貧為意

可見其不仁之甚者如陰生特因其事以示其化也非陰生害之也又如曹國舅之隱悲曰王通甲之墮句者類皆此意道德經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陰生之道非以是乎

子英

二十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兒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服閭子

服閭子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瓠間令擔黃白瓜數十頭令睨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髡髮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復數年貌更壯好鬚髮如

往日時矣

文賓

文賓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為業數娶姬數十年報棄之後時故姬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更壯他時姬拜賓涕泣謝賓曰不宜至正月朝僕見會鄉亭西社中邪姬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到賓大驚曰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姬亦更壯復百年見云

商丘子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要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問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

子主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諳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

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子主吾比舍九世孫且舍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柱主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氣衝天安公伏治下求索復更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降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傳能作水瀆煉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萬餘種餌及賣之於蒼梧鎮江間累世傳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姬曰急裝當與姬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

家姬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巡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達來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青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仙也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

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度世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若黃庭經令讀日三遍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王女相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鬚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佛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今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明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鸝來栖其冢樹上鳴呼子安或曰黃鸝山上有黃鸝其冢樹上鳴呼子安黃鸝過此

邠子

邠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

邦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邦子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邦子復送符還山上大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邦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隸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寇赤幘守兒言我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言識之役母生兒字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鴉雀旦旦銜二三魚著母戶上母匿不說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市七九一錢善治百病漢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

餘條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藏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天真皇人

天真皇人不知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極道之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黃帝時在我眉絕陰之下蒼玉為屋黃金為座張華羅幡然百和者侍者仙童玉女座賓三人皆稱泰清仙王黃帝再拜問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我眉山以太上靈寶度人經授黃帝又授帝書於牧德之臺一云蜀峨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鍊之所山有龍池池中有金銀銅鐵魚各從其色得食者味同乾薑服之可以長生謂之肉芝龍池一在山中一在空中澄潔如鏡纖芥不汙或乾條槁葉飛墮其上即有五色凡鶩嚙去

白石生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夫人間之樂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藥為上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

年十數年約依節用致貨萬金乃實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居時人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穀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食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也但其能使老死爾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爾故時人號白石生為隱遯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王倪

上古神仙王倪君即老君弟子也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頊世常遊人間帝嘗以前為齧缺師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一旦昇天

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者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漢武帝時有術度世者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在絕岩中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問之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乙公飛黃子王子晉薛

容也東漢時班孟堅作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紛羽毛之纖纓是先生為衆仙之長久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今亦有洪崖郭景純遊仙詩云左把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又云煙城揚妙音洪崖領下顙蓋先生當此時與姮娥浮丘之徒學仙者尚皆可得而見也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是先生隱焉隋文帝開皇九年改豫章郡為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之今洪井在伏龍山北岩左右石崖陡起峻絕春夏飛瀑奔注洪洪如雷入井則陡殺餘流為小谿注焉陂有古壇臨井上相傳為先生鍊丹處歲早穡焉有赤蛇浮水面雨為立雲井北一里許於石磧上得五春曰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相傳為先生搗藥處土人云每歲端午日未明或聞搗藥聲幾夫往往過其餘洋井南二里許為陂岡四周有水即陂陂是也相傳陂岡為先生乘鶴所憩處岡側舊有鵞山觀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花而隱代為青城

真人

展上公

展上公者高華時仙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值李彌滿上公得道今為九宮內右司保常向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玉匣記云衡珠山俗呼獨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後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監植白李漢在小茅山北真誥注云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晉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平考汲冢紀年正二十六百四十四年彌復大懸也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居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特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曰昇天至夏禹

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爲太極仙人今嶽山有何侯廟在齊廟側

文子

文子姓辛名弇一名計然葵丘濮土人其先晉公子也學道於老君周一作楚平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橫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范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與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焉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山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

古常清觀宋孝宗乾道間改賜今嶽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唐明皇追號爲通玄真人其著書號通玄真經

亢倉子

亢倉子者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奈何亢倉子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說一云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妻之絮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六年畏壘大穰後遊吳興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張道陵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大甲萬壽宮

浮丘公

李浮丘伯世號浮丘公居嵩山脩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以相鶴經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體高潔故其色白聲聞於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喉以吐故脣頰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驂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故解頰能鳴耳長頸鍊身鸞膺鳳翼崔毛龜背體腹軒前垂後高頸初節洪解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

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澤雲漢
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重夜十二時鳴中律
復七年不食生物大毛鷲鷲先生乃潔白如
雪或純黑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雄雞相
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鳳凰
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今湖北
澧州有獨浮山圖經云昔浮丘子修真於此
山今有石室存焉

宋來子

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宋來子常酒掃一市
久之時有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歌曰天廣廣
雙華山源影陰邪清晨接天馬來詣太真家
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
悟疑是仙人然未能解其歌耳遂乃師此乞
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
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楊
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

沈義

沈義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
病救濟百姓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

周敏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陸士沈義義
一日與妻黃氏共載詣于鳩車孔聖家道遠
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
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
義否義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義有功於民心
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
盡矣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
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
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
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義若落侍郎義不
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
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
田中食苗或有識是車牛以語義家子弟數
百人恐是邪魅將義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
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後漢明帝延
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
求得數十世姓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
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
不見天帝惟請老君老君東向坐宮殿簪華
有知雲氣五色黃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

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黃土龍虎辟
邪避惡其間無雜物如銅鐵者不可知劉
四壁烟燭有符籙書是若君身身長可大身
體有光不可正視衆書令玉女持金案玉杯
咸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
一刀圭告言飲畢復賜東二枝大如雞子復
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道賜義令且還人間救
治百姓之疾苦者若欲昇上界書此符懸之
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義奄忽如睡已在
地上實太后疾當遣使請義宋帝時猶在人
間後復昇天

王傳

王傳字恭確周人也五十妻家學道服黃連
一百四十年百目聰明智慧自廣髮白返黑
齒落更生有兒名神精其父子並得道復昇
天而去

劉奉林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於嵩高山四百年三合
神丹爲邪魔所欺乃人妻胡山能閉氣三日
不息至千餘年猶未昇仙但服黃連行不死

爾

成連先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君習之我將迎師刺船而去伯牙凝望但見海水湧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至遂為天妙操成連乃仙也

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自稱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為名焉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占此山秦時人號為聖姥眾仙立為大姥聖母今人祝廟呼大元夫人是也又云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真仙師遺第七仙子名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安排地仙今人號為控鶴仙人是也或云昔有魏王名子禽在同州立王城對大王石東去十里今即城基尚在此人是墜地仙人後於此山得道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先生并胡氏李氏魚氏王氏女子四人通成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偕至

謁魏王為地主會天亢旱魏王賓酒醺祭仙祈雨時控鶴仙人乘雲鶴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需雨澤張湛等因獲見時張湛獻仙人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真酒龍潭波上雨霧霧仙人得詩甚喜又見張湛等骨氣不常訪道精確意其各有仙分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仙籍一卷到山檢視其謫下凡間為庶類合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道換骨歸天仙人既見仙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此山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遂令魏王開筵置酒張湛遣元亨打羯鼓彭令昭吹橫笛顧思遠立色李三娘彈琵琶歡宴而罷羣仙會散仙人語云魏王公等至八百年後可祈取黃心木為棺於此岩中玄化魂魄便得歸天至期果然玄化乃於小藏岩中安排長挺材觀一十三具槨木廬於岩中挂其靈骨迄今在焉又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酒會鄉人幔亭峯上初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虹梁路溪制度精巧

飛梯四級傍設閣中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頂有幔亭綠屋玲瓏掩映前後可數百間夾幔亭立八綵幢八枚銀龍銜玉簾幡金鳳翠毛其幔亭可坐千餘人設東西地席各有長座如今之僧尼位施綠油紅卷花食卓曰北競南無接續其幔亭北壁當中設一虛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廂設一虛牀謂之太姥觀真座北壁東設一虛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茵紫霞褥各一銅盃貯花水初鄉人至幔亭峯衙門外聞擊鼓聲必頃空中有告云悉呼鄉人為曾孫乃曰汝等曾孫先入東序而進女孫後入西序而進既而聞讚告曰有太極玉皇大帝降臨山藪曾孫可拜謝又曰太姥觀真人曾孫可拜又聞盛咳之聲乃武夷君為高聲而言曰汝等曾孫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孫東座女孫西座中享有青綾帳幄各設一牀陳諸樂具又聞讚告曰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吹鈴鼓曾少重擺鼓鼓為知滿振曾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頭何鳳

兒撫等敬如此處東嶽奏停雲左仙之曲命
弦師董嬌娘彈箏後謝其地撫長琴呂術香
憂圓琵琶管師其次姑果畢奏秀德鳴簫
朱小娥運笙金師羅妙容打銅鼓如此處西
惟奏賓雲右仙之曲見樂具空閒橫豎自響
精妙令及行酒須臾酒至無謝禮酒味甘香
而醇酒醴百味珍奇並皆殊越又命行酒乃
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辭曰天上
人間今會合稀珠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
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歌罷忽彩雲四合環佩人馬之音竟空而至
又聞讚告云玉靈太姥與大姥與曾孫列番
拜又云汝等宜速下此山間久即有蛇蝎虎
豹之伍不可違違乃下山俄而風雨暴至各
回顧山頂無復一物鄉人相喚曰我等凡賤
得與仙等共宴後致祠其山號曰同山云爾
侍郎劉夢序去山在建寧北二百里外崇安
縣南三十里按茅君內傳云仙家有三十六
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昇真玄化之天

王琯玄

王琯玄不知何所人也其始云是楚莊王得
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吳國韓索好道遊名山
採方術於林屋還琯玄求度世之道琯玄以
流珠丹授之謂琯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
成之日自當仙舉也索行之大驗仕為汝南
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為天下最年
七十四琯玄又降之授索隱遁解形之法入
大霍山又授索遁化泥丸紫戶之術而昇天
矣

韓衆

韓衆漢州德陽縣秦中化學道天真真人授
以金書玉字行住得駕紫煙白日昇天楚辭
離騷經云奇傳說之託星辰為辰韓衆之得
一形穆穆以靈遠兮離羣人而退逸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當周末戰國之時合
縱連衡之際隱居范陽大夏小夏之山以為
蒼嶺巖文王多而用寡難於遠就四海之事
筆札為先乃變容為猿之體始為韓書秦始皇
既定天下以其功利於人三詔之使入秦不

至復命使謂之曰吾則年六合一統天下孰
敢不賓者次仲一書生而遭天子之命以輕
車載之不爾當殺之持其書來以正風俗無
肆其恃慢詔使至山致命載韓車中次仲忽
化一大鳥翩然出車使者驚曰無復命必
見誅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振翅三翻使
者得之以進始皇素好神仙之道聞其變化
亦甚悔恨因名其地為落鰲山鄉里祀之不
絕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
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
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為人深目而
玄準鵲肩而脩頸堂上而蔽下欣欣然方迎
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乎碑下盧仍而視
之方躡龜殼而食蜃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
以教焉背棄離索窮觀六合之外効而好遊
長而不逾周行四極唯北極之未窺今觀夫
子於此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
嗟乎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獨元乎日

月而載乎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昔我南遊乎洞涘之野北息乎沉黙之鄉西窮杳冥之室東貫傾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由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躡身遂入雲中虛教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教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夫

臣道一曰虛教遊乎北海而見若士語及窮觀是誠陋矣惟若士遊乎六合之外無止極之處而猶未能盡其妙後世固有不虛教之若有得一法得一術而自以為大道虛無不遜如此能不淺哉道德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得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為一其上不徹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若亡其庶幾於道乎

古丈夫

伯大曰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一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亦秦之官人合為伯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餌柏子後食松脂歲久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果何物也毛女詩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曠青霞繞翠微蕭蕭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丈夫曰有萬歲松脂千年柏子汝可餌之亦應出世二公後果蓮花峯上

衍門子

衍門子得道尸解墓在臨陽路縣見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為中元仙卿衍門即義門也紫陽真人周義山間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義門子素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義山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義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

此何常

沈文泰

沈文泰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授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董謁

董謁字仲玄武都郿邑人少好學常遊山澤負挾圖書惠其繁重家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也膏為人傭牧或採薪貨之見野地有書皆鬼神所化更本寫之以為卷帙縱誕不仕遊於屠肆或乞犬羊皮為衣所居不過客廛編荆為牀聚鳥獸毛而寢夏則露宿草石之上年一百九十歲髮髮如童子出隱無常或乘牛驢或躡屨僦家去長安三百里不日能至常息人家以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則紙掌之字少來勤苦舌為之黑掌為之爛世人謂仲玄掌錄而舌學常疾世人慕煩著依其之說數萬言以周孔之徒感蕩末世屈

曲爲禮樂令後人多以此自失夫人稟五常之氣爲萬物之秀自然知禮樂何勞之教以裁情者乎伏羲軒轅唐堯夏禹殷湯爲上聖周孔爲通人何以言之伏羲取鳥獸以充庖後知腥羶之變黃帝教人棄耒耨有庠堂之居唐堯夏禹殷湯三聖或能治水稼穡早爲人除害至周孔強拘人以禮亂人以樂樂極則彌哀禮逸則臻亂皆非治國之大統漢武帝聞其不拘於俗乃徵至西京與帝言皆協會精理後莫知所在

李充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發會稽望江海少好學爲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年十歲乃就充石壁中受尚書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繩十餘尋縛腰誦一遍一結十尋之繩皆繩結矣誦記之數萬遍但云食穀損人精慧故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矣充得二典闕弘多充在漢世常領菊水人問先生何以不語至經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精神往來揀雲霄霞夜身中惟心在爾豈能言乎正恐煩神使舌爾帝問神其乃將微充衣襟單卷負玉發真形圖而呈帝禮待之亦號真圖先生

孟岐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時不遇陰陽年七百歲記及周初時事了了如目前或云見周公旦抱虎王以朝於周廟岐時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虎王足周公以王笏遺岐岐常實執每以衣袂拂拭笏笏本銳欲折耳常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單衣而出

郭瓊

郭瓊東方郡人也其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祕書識緯絨屨甚密而瓊已聞知悉覽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有不得之書悉焚之乃閉門進瓊人恐知其陰謀瓊常袖中出一把算子散置膝前則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礙相楊如狂漢武帝尚其異之

黃安

黃安代郡人自云卑陋不敢處人間執鞭推剗讀書畫地以計吾數一夕地成他明復移處亦然也時人謂之舌耕可八十餘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廣三尺時人問子坐龜幾年曰昔伏羲氏始造網罟有此龜以授吾背已平此龜畏日月之光三千歲一出頭我得此龜來已五過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有異跡乃進與論虛無神仙之事帝往屈焉及封泰山詔黃安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輩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即去不知所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

賦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皇初平

皇初平丹溪^{一云}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類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畧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

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金華山今屬婺州見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官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因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連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侍間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秋二曰白鳥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得仙去所居名子期山今屬建寧府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通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爲方平築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

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既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遇吳往胥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士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

志州云為顯景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舊多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大宗皇帝御書德元平陽令額

蔡經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平江府有蔡經宅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精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令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實中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之如炙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具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壯頭髮皆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

魔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以饌之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蕭管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游之冠朱衣虎頭雙囊五色之綬帶劍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廣步即擁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專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親觀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

文章而非錦綺光采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臂脯而行之如有栢炙云是脯脯也麻姑自說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為陸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姚求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姚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

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者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開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日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意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投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讓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而食作禍崇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故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

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奉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書字康落大而不措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尉家今四世存錄玉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已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

在眼漏又曰閉目見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於內不為物轉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矣今涉正乃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豈非故以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神其教以開化其弟子年後之學道者合於此乎有悟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眾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大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眾人舞於水上不沒不

儒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
為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屋壁及地上磨
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
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
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種種
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溪山中
合神丹仙去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
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
初設足至腰及胃漸漸但餘冠帽良久而盡
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
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
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
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書墨亦
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展經解丹
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治山中仙去也

王剛

天門子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
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

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破陽也陰
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
留心使意精其微妙審其虛實行音龍後
行白虎取彼朱者有我或不死之道也及
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
者明金之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疏
暴至於遊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
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
有童女之色乃服神丹得仙入玄淵中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
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
狼安全己身管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
人見則喜不見則隱隱從軍又利遠客他
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殊萬禍伏而不起杜奸
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咒咀之者其災不成敗
盛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己傾神
靈之心得百姓之嘉田獵大行六畜繁華奴
婢安樂疾病得愈縣官道解事理得勝百事
皆利世有尊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

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陸恒

北極子姓陸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受神為
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平
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
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
陽常若臨深履危術勢兼為長生之道也年
四百餘歲顏色不萎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
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
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
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殼煮之可食腸臟
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
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
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美
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使作雨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劉安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貴育之氣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之不取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驥驥師郭生以招羣考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

令無益亦不為損云何限之遂見嫌擇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竊驚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燭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顧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邀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煥然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

入水不濡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劔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肉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為遷所殺乃上書於天子是時漢法諸侯壅關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輿地志云八公山在淝水北淝水全屬壽州一云此非也乃有壁望草木為金處八公山有淮南八公山石漢蜀九江縣今

陽州來安縣之西南一云八公山上八公

有淮南王安廟今屬無為軍集縣西

告安曰雖復天使有此然伍被為臣誣告君

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

被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

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慨然乃詔使廷尉

張湯奏伍被為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

八公言矣漢史秘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

世人主常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

一云王同八公昇天乃棄置樂鼎雞犬紙之

並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

寶萬年之術仙去位太極真人

劉圖

漢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

遣泰山使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

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

坐泰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

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

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

羽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

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

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

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為道士後亦仙去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往建安方山師白羊

公杜必受玄一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

東海暫遇吳王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堂一

日之中數過道人間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

老翁無所食琰不受餉遺吳王欲學其術琰

以吳王內御遂不傳道法吳王大怒執縛琰

若甲棘引弩射之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

之耳

臣道一曰道之在人靜默虛無恬淡質樸

聲色不能挽其志名利不可汨其心彼吳

主安足與言道哉惟此時介琰道成已能

變化隱形返老復少可謂入軍不避甲兵

矣吳主以一旦之忿欲殺之何其陋邪道

德經曰兵無所容其刃天何故以其無死

地學者省之

龍述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

桐子大治而服之日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

解而去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

將軍為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

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受胎氣之

法又常服青氈方託形辟亡隱處方臺師定

錄君也注云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為

山都長推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遣兄子

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

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放伯

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

鶩者也

趙丙

趙丙後漢東陽人曾遊行道遇故人使酌水

為酒削一楫為脯皆得醉飽又曾至渡頭求

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東風而過又咒枯

樹便生花葉

折象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黃老之業後師

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為尚養生玄

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為多藏厚亡無益散千

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昔實子文有言我

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宛
亡日尸解如蛇蛻而去

王遙

王遙字伯遠都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
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
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
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
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狢龜蛇之類
也乃斬之燔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子長數
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篋將出胃
雨行遙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
導前約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
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
有五竹黃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一枚與石室
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篋皆納篋中
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遙與遙言卿當早
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言我如是來也遙還
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遙先有
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
以著其妻即問遙欲捨我去也遙曰暫行爾

妻涕泣曰旦復留少時遙曰如是即當還後
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迹山中顏色更
少如向年蓋已為仙矣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
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所在永伯有
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
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
不見不知所之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
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敬
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劉政

劉政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
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
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
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
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為
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
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
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

其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
食坐致行廚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沙
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
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
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虛水成雲奮手起霧
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
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鼈蛟龍龜鼉
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
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
在

王喬

王喬隸為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
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蝦
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
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
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栢人令遂
於東嶠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
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
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成君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

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

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

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

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

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

山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

丹尚留空竈鎮孱顏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

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

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丁約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

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

續五

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六

藏六

浮雲山聖壽宮年宮道士通遠一編修

木公

木公亦云東陽公亦云東王父蓋青陽之元

炁萬神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

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

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王女散香真傳仙友巨

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故男子得道者

名籍所錄焉校定功行上奏元始以稟命於

老君也一云木公即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

海中

九元子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

經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少斗之道得隱形法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仙後以此法授

葉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高丘子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

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木後合鴻丹以

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昇

太清也今爲中嶽真人真誥云墓在中山開

事跡聞者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秋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

精水獸蛟鯨之類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服制命九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

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有視

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青烏公

青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授之即起

列子

列子鄭人也姓列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又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之後能御風兩行弟子嚴懷問曰所謂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爲桀道而

重利是以亡嘗隱居鄭圃四十年人無知者得道之後著書名列子見行世唐玄宗追號爲沖虛真人其書號沖虛真經宋徽宗封致虛觀妙真君

莊子

莊子宋人也姓莊名周字子休生於睢陽蒙縣學老氏之道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玉帛聘之欲以爲相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欲以境土累矣莊子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大夫遂去宋王遣使聘於莊子莊子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牛並去無汗我孰爲有國者所羈遂終身不復仕後得道著書名莊子真誥云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昇

天補太極閣編卽下注云長桑卽是合桐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唐玄宗追號爲南華真人其書號南華真經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劉越

周時有匡先生名績修道於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熟子風猷有日矣借問鄉邦姓字答曰子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已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室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其人已思謂先生曰子陰功易滿後舍可別位日相從不暇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吸而出先生返顧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太平興國宮三門外即石建亭扁曰仙石石上自有劉仙二字存焉

王果

王果楚之賢人也狀貌風塵腰纏名利遁隱

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不知何所人受道於老君入雲氣山採藥合服得道願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為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曰二君足下勤勞駟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崧岱之松栢乎華雷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元狐疫死者有鳥如烏噉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聞秦始皇遣使齋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於瓊田之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而不叢生一株可活一人耳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一

知所之或曰鬼谷在嵩高之陽城也

茅濂

茅濂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京卿曰命君盈之高祖師鬼谷先生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見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開之改臘曰嘉平以希慕得仙

西門君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識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太空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狀噉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持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而云祖洲上養神芝始皇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得道士徐福發男女童各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往遠沈義得道黃老遺福為使者乘白虎車來迎由是後人知福得道仙傳拾遺云唐開

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不能活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全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實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曰此則是也頃之衆各設去士人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過我即生初以羹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嫌其薄徐君曰能盡此為佳食也但恐不盡爾士人連啖如數既物至飽而竭復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又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汁數斗其病乃愈士人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母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郭四朝

郭四朝者周時燕人也兄弟四人同學道四朝居長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壙過澗水令深基遮垣壙今猶可識處真金前但歷代久遠壙塙頽下耳注云今含語似是許長史宅宅前今乃有壙近西為堤壙即是遺柳汴水而去郭千甚遠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猶四朝先應在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長史於後立田業又有說在後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舷而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臆乘袖微稽首希晨風未復解脫期逍遙林丘中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浪神也所謂鶴使晨風之鳥也九坡外研道遂全真哉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麟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大羅不迴塵男受不盡輪朝生轉已以前人之在世易致消滅耳遙空落飛颿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扇扇天津掩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者八極之外九垓之頂名也飛登木星亦名玄明東陽之垓蓋若士語虛教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飲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垓之上矣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動瓊林香風合成

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述四朝為五壙執齊龍輪又云真法其同三官者六百年無遺主起連之四朝藏滿上補九宮在仙公頃玉壙執蓋即今關久關無人後以思和代四朝也山在居民今猶乎一平澤地為郭千者是通朝此地以遺思和遊者原年下注云此行皆茅傳中居止也按則長史宅果應是矣今壙塙非居止也佳處則長史宅果應是矣今壙塙非顧小壙水不復善傳人皆以為田耳然其地近關小壙猶自成地可得從舟而歌但無人能遊看是上補去後猶復憶舊居所以數宴吟常春

周太賓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山間多有非薤即其遺種也今呼為薤山在大茅西甚多大薤又餘薤亦有姜巴一處也二人並得仙太賓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絃而八音和以教歷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堅也

姜叔茂

姜叔茂不知何許人常與周太賓為友學道修仙今在蓬萊為左卿南鄭諸姜則叔茂之後也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條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滅

時乘轆輪宴於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真誥曰秦時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住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下注云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併楚置郡巴陵縣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為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閭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真誥云希子為太極右仙公

王仲高

王仲高不知何所人也常在淮南市卜父老傳世見之面有童顏伍被言於淮南王劉安安聞之欣然即使召至被曰仲高常在張猛家臣與猛善每云仲高性簡正難請求不可

以勢屈臣當因猛致之安今具車乘遣被至
猛所招焉猛曰王先生昨云當暫行在近耳
亦時得相見今已出卜既聞還被待之須臾
便返見被大笑謂猛曰吾昨云近別正在此
客也即隨被之安安出門迎之東面請受道
便執弟子之禮仲高曰某庸人耳僅得長生
不死之道他無所能懼所知淺不足以獻
大王殿下非有愛悵之心安因請彌至仲高
謂被曰吾欲授大王道王心志浮淺既不能
行亦不宜聞又曰黃帝吾父之長也昔師朱
裏君受長生之訣又師黃洞君受不死之道
於今已六千餘歲矣遂以道傳安仲高復莫
知其所之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
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
並在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割蟾蜍主
和搗一丸煉人形二丸顏色好漢武帝時方
士入海求蓬萊公孫卿先行見一老父牽狗
武帝以為仙人也莫獲其真

李少君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金
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扣頭乞活安期
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漢武帝初至
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却是時少君以祠
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
老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
年陳於柏寢名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祠
宮盡駭以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祠
竈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可
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仙乃可見
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
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天子始祠
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一云少
君上言臣能疑汞成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
白日昇天身鍊則凌空伏入無間控飛龍而
八遐徧乘白鴻而九垓周溟海之廣大如瓜
鍾山之李大如餅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
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
尊敬為立屋第抱樓子曰按董仲舒所撰李

少君家傳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有
市以藥物故出於幕以假途見錢道成而去
又按漢楚中起居注云少君將去也武帝夢
與之共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自雲中下
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
捨我去也數日而少君病死入棺帝令發棺
無尸獨衣冠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醜七

得雲山聖壽賜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董仲君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証繫獄伴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車子侯

車子侯扶風人也漢武帝受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輔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復去果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暈妖姪兮中臧日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沾裳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常居宛谷中本凡民不知無學道之意也漢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宮使董仲君東方朔等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頭頂下垂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

崑山人也聞中嶽石山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熱食服菖蒲每食熱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興聞仙人服菖蒲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為蒲江主簿聞縣境有神仙靈化每瞻望雲際歸心達誠遂羅官隱於秋長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歲金蟾古老相傳有見之者當即得道又有瓊花木在山之頂徑八九尺葉若白檀終冬常茂云此木花開即有於此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聞數里興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內修又以衆龍躡紀之道九載修煉忽有瓊花吐艷又見金蟾跳躍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雲車迎之白日昇天後人因興得道遂相傳為主簿化

壽光侯

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蛇數丈死

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漢武帝聞而召見乃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曰此小怪易消爾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以解之而魅

衛叔卿

衛叔卿者服雲母得仙漢武帝天漢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不見帝時常問居殿上忽見羽衣空冠乘雲車駕白鹿而至帝驚問為誰答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當入華山也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絕巖之下望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為牀又有數仙人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

叔卿曰汝何為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為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帝乃驕慢自貴不識真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害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書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於此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為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戴孟

戴孟武昌當山道士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又云漢明帝時人少孤養母甚至復好神仙學周遊四方母既即世入華陽山服白朮黃精兼能種植及服雲母雄黃丹砂芝

草篤志於道久而愈勤一日投玉珮金瑤經并石精金光符於清靈裴真人精思修之則自覺體輕遊名山訪真境日行七百里得不死之道腰間有十數卷書即太微黃書也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謝允常師事之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為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為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乃孟耳遂執弟子禮求授道要後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至多神驗允年七十猶不老孟則或隱或顯莫知所之真誥云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瑤之官耳

山世遠

山世遠授戴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煉嘗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世遠得道為太和真人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蘇林

蘇君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嘗肩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於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陽王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

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殺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代人眼是故目睛面黧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感歎精神皆怠神莫雜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殺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殺人體重滯淹淹淡悶又所悶非真顛倒翻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固不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也若人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消子告林曰我被帝召

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消子寢靜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手能存三一名刊玉札況與三一相見手加存洞房為上清公加知三元為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秉景迅雷周行十天實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精丘陵翁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遊遊玄籟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奉敕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勵之相隨室也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消師之迹亦絕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為地真守洞房為真人守玄

丹為太微宮也林謹奉法術修行道成周觀天下遊歷名山分形散景寢息丹陵賁復布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棲遜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今與汝別比明旦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林未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為中嶽真人後太上又遣玉郎下拜為五嶽地真人宮在丹陵也弟子周季通曰予見先師得道為仙已三被拜授乃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隱顯津梁觀試風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靡意所能述宣今聊撰其標略爾所冀將來有道之士以遊目也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罍漿服之得道

王恩真

王思真者不知其得道年代位爲太上侍經仙郎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於天台山命思真披九色之輜出洞玄大洞等經三十六卷以授太極左宮仙公葛玄

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蒸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爐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孫思邈嘗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爲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上成公

上成公密縣人其初出行久不還家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人見其舉步稍高出虛空中良久乃沒後漢時人也

桐君

漢獻帝建安三年晉國獻鳴石雞其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祠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佳瑞亦謂之寶雞人聽地中以候畧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吳寶鼎元年四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鳴翔此之類也

劉晨

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食之盡望山頭有一桃木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并各澡浴又望見萼萼菜從山腹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間不遠矣因過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所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也喜悅因語曰郎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不精

華東西各有林帳帷幔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直息青衣悉皆端正都無男女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既向暮仙客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駐留十五日求還女答曰今來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館比之流俗何有此樂遂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無不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令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鼓吹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而得還家鄉並無相識也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上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棲泊無所却欲還女家尋當年所往山路迷莫知其處至晉武帝太康八年竟失二公不知其所之也

武丁

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

時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二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云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道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服十精九年三百歲色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木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以得仙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學道後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召鬼神隱身分形居山舍虎狼不敢觸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

遠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

字元先土生二靈木雙關俠兩邊日月互相

照神路帶中天採藥三微積飲漱華池泉遶

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宮正值子

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

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鄰縱我

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

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

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肩所經信

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鶴飛下石

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就河北王

母索九劍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訪

王母者得九劍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

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魏晉間有此王母未審

北王母未審

徐季道

徐季道少住鵲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

當中天青詠大歷詠真結雙白徊二亦此太

素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

文是也季道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時時

出民間聞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見之卜者謂

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

期知是神人因拜扣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

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之後合神丹而昇天

莊伯微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

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

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

道真誥云想見崑崙山二十一年後服金液入

道中山學道時存此法當須十許年後閉目

乃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之方遂以得道

瞿武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

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

州有瞿君祠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筍山上有朔月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飛復有小石筍中有玉牒多記山名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住為州治中集時乘空歸家到晚則反州齊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為威儀以等歸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張良與以木鎖使之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丹臺錄云昇太清為南嶽真人

黃觀子

黃觀子少好道家學傳道朝朝拜叩求乞長

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遊服金丹而詠大洞真經今補官為太極左仙卿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泰山請命晝夜所祈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告告幽冥天帝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君有易道卜筮射知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下降願垂告示巨君為筮卦過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願為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為父執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難汝也季山曰

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邪季山曰父為人得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害怒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動自吾還山當為汝請命也季山斷念巨君傳季山筮卦卜喜於易占但不得巨君度世之方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尹喜

無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嘗夢天
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內陸地自生
蓮花光色鮮盛眼有目精髮形長雅無臂下
膝堂上有天人之貌少好學演索善於天文
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
情大度恢條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取聞達
逸智退宜周康王時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
友結草為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為樓觀
喜於是時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過天文顯瑞
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為函谷關令
王從之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老君自開
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為帝者師詳見前卷之七

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嘗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內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目精髮形長雅無臂下膝堂上有天人之貌少好學演索善於天文秘緯仰觀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情大度恢條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取聞達逸智退宜周康王時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結草為樓仰觀乾象精思至道號為樓觀喜於是時瞻見東方有紫氣西過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出為函谷關令王從之昔在浩劫有聖人名太上老君自開闢以來傳弘大道歷世降為帝者師

王時遠為柱下史感王時仍為柱下史乃遊
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言先生化導其國
在崑崙之西北至原王時遠歸于周後為柱
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陽善為書後微開化
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庚午天上一千七百五
月壬午駕青牛之車薄陵為隱中為御
將西度函關喜至關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
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內有大聖人經過
索邑乃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
異常者勿聽過喜即預期襄成使掃路四十
里夾道燒香以俟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
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
而至關吏曰明府有教願公少留乃入白喜
喜曰道今來矣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
迎跪伏扣頭進之曰願大人暫留神駕老君
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因在關西今暫
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人
豈是取薪久承大聖當來西遊勞神暴露願

少絕神駕老君曰聞關導世乾有古先生善
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并此道經歷關子何
苦留邪喜又曰今觀大人聖姿超絕乃天上
之至尊遠矣何足往觀願不託言少垂哀賜
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
理星西行過昴斗中有天理四自今月朔融
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
人之微喜少好墳易及天文秘緯凡仰觀俯
察未嘗不驗故知必有聖人度關夙夜存思
未嘗暫息今以有緣果遇仙駕願垂慈誨聞
濟沉寔老君既三試之皆過乃怡然笑曰善
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
當得度世也喜忻躍叩頭再拜曰敢問大聖
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劫至
劫非可悉說也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
卿與我同詳見前卷之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進盟拂
行弟子之禮老君之御者徐甲少僕於老君
約日雇百錢至出關時計當七百三十萬錢
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來索錢老君謂曰吾
往西海大秦屬廣天竺安息諸國今汝御車

還當以黃金計直價汝甲如約及至關飯青
牛于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
女行至牧牛之所執以言戲甲甲惑之欲留
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老君索備錢老君謂
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
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美不念此而訟
吾言訖符自甲口中飛出丹篆如新印即成
一聚白骨喜憫甲遠心致死乃為甲叩頭請
命願赦其罪賜以更生乞為出錢償之老君
重喜慈捨曰善乃復以太玄生符授之甲即
立生老君曰吾不責汝汝本約道自去汝
故死耳今償汝錢喜即以錢給甲而禮遣之
甲請留不許伏地禱頌曰已沐聖恩由故罪
戾今此枯骨復見光明刻骨銘心願從雲駕
老君竟弗許老君為事留關下百有餘日喜
齋戒叩頭再拜跪請曰塵凡孺子幸遇聖人
投身委命願聞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問也
夫大道守真三品為則以一為度以正為德
喜曰道品有三要得昇仙其可行乎老君曰
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與靈煉金食

氣為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踊躍稽首曰
煉金奈何曰神方也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
丹而得道復九幽而入者冥上下虛無因神
明而俱升喜稽首曰願聞其旨老君曰紅鉛
黑錫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
取髓解取赤黑無比用赤入黑係長生用
黑入赤天仙矣喜曰道則高矣妙矣末學未
究願賜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鉛鉛為君二者
是汞汞是臣若鉛不真其汞雖親若鉛是親
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姓異
族同羣白汞作腦黃芽為根化鉛為粉煉汞
成塵陰居陽位陽敷陰句曰日月是寒暑區
分開設法象赫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常存
喜拜曰藥物之旨敬聞命矣爐鼎之制水火
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
兩寸唇長二寸厚薄均腹三寸坐垂溫陰在
上陽下奔首尾式中間太始七十終三句內
二百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銀兩朵聚輪翼人
子處宮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太性精
純即歸一還本原至一團甚秘勤密防護莫

迷昏途路迷甚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子午結
淨龜寬得長壽入仙村樂道者尋其文諦思
之勿須論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
迴甚著明前三五今後三五五六三十又還
生生今滅今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
四氣內推還萬象交錄都在此水銀一味翻
為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為夫婦始
覺靈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
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
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廚靈人玉女我與俱
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靈善既得設其震
敬必來游金液之訣盡於此矣丹成作金以
為食茲亦得長生先試作金金成乃可服故
曰金可作世可度也於是授喜太清八符經
太清觀天經九都經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
九轉還丹伏火之訣焉老君復謂曰密欲神
仙當先服還丹金液汝不服還丹金液虛自
苦爾為寒風飄飄鬼氣所奪爾命不能救也
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衛勿示惡人令
仙竅神道蓋子之過嗟乎行尸雖富有萬物

貴為王侯不滿百年成土一貴甚可哀也。作神丹勞苦須臾一成使仙與天相畢。心所欲樂可央乎。喜曰煉金食氣道有二。老君曰天地之精華陰陽之根本三氣之謂也。陽龍陰虎木液金精二氣交會煉而成者謂之外丹。舍和煉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環不息。朝于絳宮採於五府以哺百神。此內丹也。修道之士得內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昇天。三一九思者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煉之極也。合而修之道成矣。喜重請曰煉金之法既奉教矣。敢問食氣奈何。老君曰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難。夫形動德散氣越道判精消鬼損目動鬼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蓄精愛視則道德虛凝。龜兔固守形一神萬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首願賜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

聞其秘之兩眉間却入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泥丸上丹田也。中有赤子字元炁名帝卿心中為絳宮中丹田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先聖臍却入三寸為命門下丹田也。中有嬰兒字元陽名玄炁皆長三寸同服赤憤赤衣亦覆此三一也。一赤中一赤水下一黃下一座金琳玉几常以金爐玉匕攪精華以哺上一中一下一當晝夜存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氣變為精精變為神神化為嬰兒嬰兒上為真人真人然後為赤子此真一也。又曰偽道養形真道養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為灰土其何識焉耳。目聲色為子留想鼻口所喜香味是究身為惱本痛痒寒濕意為形累愁憂煩弟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欲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入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蟲魚鳥獸而蟲魚鳥

獸歸之人能虛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乃授喜太陽金真九煉之法。謂之九室存思第一無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極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個言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與太陽合形同臻於道喜皆得其秘再拜稽首敬佩玄思喜於是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送老君歸其家他日請曰慈恩不知所問願請益老君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以靜故天靜以為定神靜以為安人靜以為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為之見無聲之聲為之聞無味之味為之甘不言之言為之教神景為之降福德為之臻和氣為之應矣。子欲靜神先沐浴齋戒二十五日然後精煉已身。龜兔和平乃可入室入室之後或升蛇來著子心或王母來降或道身應見此皆身中之神試子爾但勿驚怖有問不對有所傷犯應勿為懼但安心定志其物自去。經二十五

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並有神來皆是試于安心勿對不能為害若生怖懼為試不過則失道矣成之證之百八十日後室內自明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身中官府一一顯見二百八十日後衆病皆除一年之後癰疽皆滅千日之後形神俱妙為真人矣即授喜妙真內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毋斷絕喜稽首禮謝乃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世就令將返神還乎無名綿綿若存吾今遊美亦反一源老君將欲西適喜叩頭乞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戲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遺子欲隨吾鳥何得焉喜曰入火入洲入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視耳能洞聽變化不測隱顯莫定尚未可隨吾速適子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安得變化隨吾聖身喜再拜曰通神變化之道可得聞乎

老君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除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語變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子行化諸國爾越二十有八日喜復焚香再拜請曰喜幸聞至道欣慶難言願賜著書開揚道音以語後世老君曰善汝應為衆真之長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凡經千載方一傳爾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躍持誦奉行道成已遂傳後學云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喜宅南山阜上辭決昇天老君所以未西適而復昇天者欲使國戶道成同往化西喜悲戀請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之旨或喜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得身空中坐雲華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照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

舉總其日江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其太微史記作太微偏及四方自漢高祖九年至此喜遂以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減欲之言敘而編之為三十六章以將昇西極之際所演故名西昇經老君所乘青牛此天臺在樓觀之南今人稱得呼為老君陵當昇天之時五色光貫紫微閣及四方諸王問太史以古山之微太史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層教述此昭王命述於郊壇焉此乃西化之光也自昭王甲寅喜乃於草樓清齋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煉俱畢心凝形釋無有飢渴不畏寒暑窮數達變之微形一神萬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教青帝之青龍化生為羊毛體華潔色如青金常在嬰兒之側愛顧無數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邪因問此誰家羊童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寵此羊失來兩日

兒啼不止令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煩為
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
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來前喜既入其家庭
宇忽然高廣湧出蓮花之座老君化數丈白
金之身光明如日頃有圓光建七曜之冠衣
展精之服披九色羅羅之帔坐於花座之上
舉家見之皆驚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
為身太和降精耀冕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
邪尹喜匍匐獻歡悲啼踴躍喜慰無量稽首
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未審慈尊出無入
有起居安否老君從容告曰與子別後何得
何喪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
秘要粗得其妙恩濟祖先咸受無極之慶老
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來久深滌
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
子係形煉氣三年功畢已造真妙心結紫絡
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圖玉札係於紫房氣
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謝曰聖師
德重天地恩過父母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
喜得道父安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老君

曰亦汝之言分致然即命召三界眾真請詣
天齋君十方神王諸仙眾僚忽之頃浮空
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教五老上帝
四極監真授書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
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冠蓋青羽裙丹鶴綠袖
交奉霓裳羅紋黃綬九色之節及玉童玉女
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
士喜降拜俯伏曰塵凡孺子得遇大聖使枯
骨并肉重生慶幸俾居則執掃除之役行則
備僕御之徒喜之願也亦喜之榮也位號崇
高禮文優渥愧何德以祇承敢將老君曰子
慕道積久隱德昇聞修煉勤勞玄功已遂非
吾有私於子也子其勉之吾辭不獲乃再拜
受命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遊行八
方老君遷為太官聖母說元陽經其家長幼
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

老君乘輿駕五色神龍建宸霄皇天丹節
九光鶴蓋前導十二衛官神丁執麾後有九
萬飛仙聯控輿輪獅子摩途鳳凰翼新策空
東遊真人與四天王從焉至日窟常陽之山
振搏桑之丹椹散若木之朱華觀碧海挹東
井過壽池宮賜谷神王東漢青童飛仙陳丹
樞朱實金津碧髓次登祖山觀芝田採養神
草息蓬萊宮復南遊鳳山登青丘過紫府太
元真人紫府先生獻九光甘露白文玉英青
林白子此山亦名蕭丘出九光之英火浣之
布次登長離山越赤津入太丹宮南極夫人
設瓊花玉酒赤靈火乘絳絲山觀流火之鄉
息朱陵之闕太和玉真華蓋上公列炎罔朱
隨飛丹紫桃雲浪之液而奉焉乃西遊龜臺
入七寶園觀飛玄紫文過流精闕九靈金母
太素元君進玉文之表其實如餅命侍女陳
及龜靈香室光碧桃金紫交梨汎弱水登
鳳山入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採七明石
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進焉北遊洞山過
洞陰宮北極子公獻十結神草玄雲空洞

瓜其小四登玄丘觀朔陰八鍊池惠廣寒墟
太玄仙伯奉絳樹丹寶三玄紫素追焉復登
中嶽崑崙山北華人間之五嶽乃海外之特
西嶽曰崑崙山也東嶽曰齊東南嶽曰長
庚時中嶽曰崑崙也遊玄圃瑤臺觀七寶瓊
林聆九苞鳴鳳聆日月星辰交輝下覽四天

下如指掌。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遊處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門。有珠玉七寶之林。紫華丹寶碧葉瑤音如琴瑟。和韻皆應律呂。大玄九宮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廚出入在意。天伎雅絕樂難可勝。實寓內之清都神真之盛觀也。尹真人初受重真之任。隨侍老君遊北苑。判天下五嶽名山。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稱聖帝。或號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啓多論二儀三景。陰陽氣候。劫運。縣促及帝王命錄。儲短安危。與廢此人。禍福并學。道遠仙階。級黜陟之事。調和氣序。抑滯陽九百六災會之法。或請問道德宗源。希真之音。老君皆如所請。嗣答言辭。陽真甚其得傳。老君謂喜曰。吾將與汝上朝玉宸遊歷。帝與作是語時。雲

音八會雲騎四合昇昇座遶徧歷九天諸
天帝皆來迎老君入其宮宇設瓊英玉實月
液雲漿靈芝仙果光華映席天樂繁會雲唱
妙絕諸天帝仙真皆禮拜請問自然無上玄
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太有真公宮元

太極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黃素雲與
駕蒼虬麒麟獅子張交輝流霞鸞鳳飛鶴之
蓋仗日精命真之旃月華命魔之節星斗命
仙之旗侍從神仙靈官十五萬謂上元七萬
中元五萬下
元三萬所乘駕及蓋旛
旗節之類亦各有等降各持香花稽首拜迎
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紫珠宮老君乃命
喜朝禮高聖玉晨太上大道君於是道君賜
喜環剛丹果陽伏龍芝珠英玉醴共十二事
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之靈山達之西域今
州穆靈山也見有西界
臺聖宮殿蓋在巖下初老君去周嘗西化
大秦安思月氏烏丸等國號古先生真
國王及臣民皆奉敬戒乃還中國復興無上
真人尹喜至周寶國行化次及餘支子閼等
國行化且降飲九十五種外道焉至穆王四
年甲申老君降遊東海至穆桑會大濠校集

諸仙名位高下復分身降于西海至蘇濟國
行化俄復昇天穆主少好神仙之道登春山
瑤池而歸在位五十四年年一百四歲時尹
喜既道滅沙其草棲在終南之陰王追慕靈
迹命駕詣焉爲修觀建祠延杜沖等七人爲

道士以奉祠事夷王之世老君與玄古三師
降于蜀綿竹之三學山授李真多以飛昇之
道今號真厲王二十一年甲辰老君降于樓
觀授道士宋倫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并靈
飛六甲素奏丹符平王二十三年癸卯十二
月老君復出關開化諸國遂遊西海至流嶠
等洲考校摩仙功行乃復昇天定王之世王
問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對以東嶽有展禽
先生南嶽有區續先生西嶽有尹喜北嶽有
真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予是也顯王八年庚
申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真人等遊於
上虞書城蒙山重遇樸真大帝之所授無羣
仙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
人或乘鶴或衣明握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
地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述經書數十萬言

傍有二神人捧金臺墨狀若海漆以寫之其墨寫本石皆成篆籀之文報王九年乙卯老君與尹真人諸仙遊女凡地府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運紫微上宮還手太玄之鄉秦昭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所經由處為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倅驛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尹軌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緯緯來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仲等同於先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養氣專修上法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執時出遊帶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護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或行丹藥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其出入有無隱顯莫測故上清瓊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南極總司君西華中陝北帝中真九靈王于太靈仙妃赤精玉童

玄谷先生南嶽赤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並舊行三真寶經上法皆有發食容項員圓光乘虛登霄遊雲紫庭變化無方道意速翔爾命立到樓召為靈攝制羣魔決斷死生駕雲乘煙出入帝庭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建通天之冠佩攝神之策服絳章之相披黃文之懷從東來止于尹真人之觀時道士梁湛叩頭願陳其所習謂湛曰吾是無上真人文始先生之從弟先生登真時吾年二十八已絕粒養氣專修上道太上哀吾乃賜登太和下統仙僚於杜陽宮其宮東西四千里南北七百里有金城九重玉樓十所宮殿服玩神芝靈草不可具名其上清元陽大洞諸經百萬卷皆有金童玉女衛之自然有日月星辰雲氣伏光流精洞照其下神仙畧有萬計皆神光虛映長生不死無為自在或出遊天下或上朝玉京宣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宴諸天參訂神仙圖錄品位部御之方或定童真始

仙威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齋醮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術或遊百山千川檢閱神司鬼官考錄罪福之因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歉之事吾所為無常相或為道士或為儒生或為重愚或為長老不可以一途限也或與羣真眾仙騁龍翔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遁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或適十洲之島或出入荒之域或入九幽之府或釣碧海之津或挹玄丘之雪或採丹華於閼苑或微絳實於玉圓斯並由己身累功研習靈文勤勞甘辛所致爾吾至今已及一千三百餘歲所歷事頗多非爾曹短札所能記錄舉其大槩爾八月一日忽殊身騰空冉冉昇天而去獨聞宛然笙簫之音唯餘器服絢素存焉

曰道一曰尹軌道高德妙功行絕倫散景分形神通浩博道德經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之為容如尹軌者真得其旨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九

臧九

得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通一編修

杜冲

太極真人杜冲字玄逸，錫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間，文始先生登真，乃于靈臺宅樓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有五人焉。云云元實錄：垂沉默虛遠，方雅高，系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先生本第周原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肯，賜號曰樓觀冲居之。吟詠道德，營護神氣，至是穆王聞之，為修觀建祠，置冲為道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為物範，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也。冲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于殿，靖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于左右，冲乃拜首求哀，授九華丹經二函，謂冲曰：「老君與尹先生於東海八濤山，召大帝校集羣真，天下山川洞室仙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教我付爾仙經也。冲依方合服，而身生玉腴，五臟堅潤，僅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冲

復修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疑真，領攝羣神，洞觀衆妙，焉穆王親崇道教，以祈神仙共策追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圖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碧海，展敬文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壘，南邁長離，同挹絳山之醴，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其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極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元實錄云：餘歲得王十九年，已亥老君遣上清元君下迎，授書為太極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臣道一曰：杜冲究道德之妙，輕富貴之微，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道德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杜冲豈非以斯道自任而納王侯為道之歸乎？

彭宗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素於杜冲真人，深蒙賞接，周穆王好尚黃老，景慕神真，因詣冲，遂繕完珍館，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廣延天下學道之士。

以紹仙風，仍立典司，四時掃飾，後西遊崑崙，復拜謁而去。宗乃樓真味，道精貴人，神寄從師，採藥忽墮深谷，手足傷損，遂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行山使之採藥，乃被蛇中，曾無懼色。冲憫之，為立壇盟誓，丹經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實而修之。日臻幽妙，膏宵中有神燈數枚，得空映席，疑暉留耀，洞暢幽冥，或晨起，脩接則氣象高明，常有五色雲霞，霏霏臨遠，能三晝三夜，通為一息，或目沒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髮。其上積厚如紙，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澤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遍，言聲清暢，與出入常人無異。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僻，人雖磨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遙想誘毀，或及門，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其人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靈擊之，傍門惟聞叩頭之聲，其測其所以，俟其悔過，宗即為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年少。至厲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清真人，伯

赤城宮

宋倫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_{洛陽人}也以周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歲入道棲止樓觀於是凝心寢景抱一冲和交人事獨步度曠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黃菁白水積二十餘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枝九色離羅之帔建七旒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誦真執錄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中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固還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輿出有入無微幽洞冥三光並耀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也倫於是五體據地聲淚悲咽老君止之乃開寶經出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又曰爾能精修上道味真想玄行之無隙修之能堅保爾昇度凌空駕雲敬則福降慢則禍纏道真能行慎勿輕傳也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玉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有未明之事預知其吉凶察物如神言無不驗或與五帝內真寢

息神仙接汝遊宴山林飄然飛步一日能行三千里凌波涉險即會津路時或道逢川澤試人之心變爲鳥獸馴其左右或化麋鹿有獵者逐之常相去百步五十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或化鳩鵲之類翔翔原陸弋者羅之莫得而維之或化蠱癩之人方便開示令其了悟而病者頓差年九十餘以宣王三十二年丁巳七月太上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清真人下司中嶽嵩高山神仙之錄焉

馮長

西嶽真人馮長字廷壽驪山人也年十五即通陰陽占候之書周宣王聞之辟爲柱下史常內澄外混懼涉興衰親天文之錯亂恐禍將及己乃退居託疾潛光幽遐損棄財帛絕去交遊味道攝生研神保氣日誦五千文兼服天門冬五六年稍覺其益精勤乃決誓延天算乃感真人鄧先生授以靈書靈文寶神之道長乃嚮晨登景御氣遊元於終南靈阜我巖架遠呼景列曜煉魂赤鬼迴轉亦而面生玉澤經十餘年芳華鬱揚自然青精凝

液紫雲結泉百絕皆榮三關流瀾復遇真人彭蒙駕白虎將侍者二人降于室中長設弟子之禮側侍下風宵氣累息從求道要真人曰爾德音幽妙神氣遐清道必歸真當得度世爾欲鵬飛雲路玉璫琅玕可精勤無退自當有以相召也乃出太上隱書以授於長長又注真八景味玄九元萬景流霄案據太漢爾乃遊邁元隲觀覽安危時逢有疾無不坐護嘗有狂者陸爲治之或十日五日而痊或癩人求哀不過一月便愈有人失火危於相連風焰交馳無能撲滅長以意救之猛火自止年八十餘以平王二十年庚寅春三月昇化時天帝遣仙官下迎授書爲西嶽真人上遊上清出入無爲矣

姚坦

玄洲真人姚坦字元泰平陽人也周平王元年遷洛晉襄公遂周有功封爲諸侯詔使致檀幣於祠庭重修觀廟給戶五十人及度碩儒一十七人坦時年十九以其稽古偏蒙賞接襄公乃屈膝頓首北面稱師後風味道滿

歷年載坦之精確儼若神明羣下咸所畏服其子文公亦修欽仰時因四年東遊涇渭復親存慶勞供承藥物坦以紛擾乃遠憩幽岩常誦五千文精思不出時忽岩實傾墮擊折林木若自天下直度其頂驚沙飛石不可稱數坦凝注不顧頃又大蛇羣出奔集其居口吸目視將若吞噬之狀或縈繞其身坦終不怖時又山神率羣鬼等一巨石併若高峯風馳電激垂相逼迫坦乃張目徐叱之曰爾何物小醜欲為非理吾宿植真果誠心如玉非爾妖惑可得過吾真路也於是冥心一往斯須自滅乃有三人形貌端偉謂坦曰吾是此山之正神也天帝救吾故來相試試今過矣言訖而去坦乃服煉松脂數十年中常有青衣童子遊於寢室室中漸明通見諸物後寢降靈人許君授以玄白回形之道及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運心克己妙獲靈感雨中行不需衣蹈泥塗不汙履目有神光開如電發行常閉目有弟子請之微為小開便流光迅掣衆人驚愕不能自持合之則止年二百一

十餘歲以簡王十一年丙戌夏五月忽風雨晦冥雷電奔激人不致輒出雷聲漸歇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銷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授書為玄洲真人蒞於白水宮

周亮

八素真人周亮字泰宜太原人也母嘗寢見五色流霞羅覆其宅因感有妊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形長八尺堂堂然有古人之風瀟灑高放不欣榮祿尤明易經子史雖寓言世典而期心真極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亮修之甚有通感人家有鬼怪振動宅宇或化水為血或傷人及畜亮為誦五千文及行隱呪其凶禍自然消滅有遭狐狸龜蛇為魅穢人飲食竊人財物以瓦礫戲人莫能遣者亮為誦經持呪邪物各復其真形或死于左右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或鼓琴吹笙同遊商洛亮乃以武絃孤彈八音諧暢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及飛解脫網之道亮修道服芝日覺神驗帝嘗

與仙人遊行寶洞挹漱玉酒彈琴弈棋嘯歌終日或年如七十髮白齒落經一宿兩宿不出則變為年少姿容更好或被克人執之戲以糞壤須臾已隱莫知所在其人不覺已自纏縛困於考擊或有惡言向之罵者口中自然流血謝過求哀乃釋年一百九十餘歲以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天帝遣天官下迎授書為秦隴宮真人出入太清冥遊諸天矣

尹澄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汾陽人也年二十八以周安王三年壬午冬十月於樓觀寄慧煉神宅心虛曠清靜諷經不雜人事衣如帶素食饒充口常市香燈列於壇靖初奩中香盡忽有靈薰滿爐焚之皆名香也又嘗然燈無光自然有神光空映此皆精理感發神聖活助也曾行山中遇鹿有傷足躑躅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藥封之後因入山忽遇洪雨食盡衣單困於林藪時有羣鹿掩至相依而止飢則吮其乳安則卧其懷相隨累日不返又於絕巖之上寓居小穴夜中忽有山火炎煙

滿谷欲避無所乃有羣獲連肱而下相攜直上越度危難此又神祇之垂護也至秦始皇聞之屢垂詔致請攝生之術焉至三十年有華山得道茅濂白日昇天有謠歌及帝始皇聞之彌發信仙之意及遣使齎金帛以憑心時欲往蓬瀛乃詔回老君像向東於真人廟南別建廟安著并置道士二七人賜香田三十頃給戶一百詔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迹雖西遊返則東顧朕方造蓬瀛願垂影響至漢高祖呂太后及惠帝景帝宣太后並相承注心靈域每召幽人逸士常使滿二七八人仍賜弟子各一人增廟戶至一百五十加典司營護禮給優厚祈謁不絕時人崇敬歸者如雲澄以其宣撓乃密告弟子曰吾仙功未就德資今運要以山林為家作幽居之子也遂改名林字遠巡山谷逍遁岩壑食柏漱流循危蹈朽契闢林阜形容憔悴幽訪神師備嘗艱苦雖崢嶸亘塗靡不投赴於太一山過石像芝懸映青岩夜望有光乃採服方七便日行六七百里後於我眉山中遇仙人

宋君授以三皇內文及九丹秘訣澄修之太驗遂能封山掌嶽生骸護病曾臨水以投符符水逆流鼓步洪濤頓絕以藥救暴死皆得生活數年有血食鬼神勅之皆自縛而來或擊殺者或自求哀放者及有遭疾風壞其林屋為制之他處皆被飛颺其家獨免曾行達山崩木折奔墜溪谷以待法封之應手而止年三百四十餘歲以漢昭帝始元年乙未六月間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微真人上遊九天矣

王探

黃庭真人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瑋貌瑰態雲英霞輝洞洽元律深窮道本仕漢為中常侍中郎以呂后專政探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煉藏吐故納新為務至文帝即位遜仰其風以逸人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疎德為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求取無厭探欣然秘之未嘗疑怪乃密告之曰我試子爾子可教者

也遂授以黃庭內修之訣及澤瀉丸方依按累月頓覺神異入南山採藥復止於樓觀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景錄形之道即能變身化景倏忽萬端或立叢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身與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圭得其神化無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為雲霧或屹立平地即為崇山觀者戰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授書為太極真人理於大有宮

李翼

西嶽仙卿李翼師真人王探得道仙去以道傳河上公授道德五千文深究谷神玄化之旨又遇異人傳易洞曉天地陰陽造化是故探曠索隱鉤深致遠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用能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登天遊霧撓挑無極一日功成道備玄德升聞天帝授書為西嶽仙卿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九

浮雲聖壽寺高安道士趙道一編終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岡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萍劍池七星井存焉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又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廬市後修行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道備遂蜀中至秦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驅使八百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許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惜而今正爾當奈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紙之公房令三婢紙之八百又曰婢紙不能使吾愈若得君紙之應愈耳公房即自紙之八百言君紙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紙

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紙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膏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紙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漂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一傳載公房作公昉云唐公昉與元府人也飲李八百仙酒後拔宅飛昇今有斗山觀是其遺迹混元寶錄云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龍橋峯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後復回龍橋峯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今據懷安平九域志仙居觀圖經云李八百於此上昇華林山寶錄云李八百於漢州金堂縣三學山白日升

昇石室在浮雲觀西一百步中峯下開一丈高如之號八百洞天東南角又有洞門饒容人入行經數丈漸漸高廣其深莫測唐玄宗開元初年孫天師授得張天師秘訣藏於此洞人又呼爲孫天師洞武宗會昌中邑人龔氏入此洞獲得六丁祈雨訣一卷每遇亢旱祈禱立應懿宗咸通五年高安道士朱元整入此洞於石函中獲經二卷上有題云真風顯色性元整思曰性姓也色性必朱氏也遂還高安閭閻授經教盛行於時此洞前後入者甚衆經歷之狀各異惟微濁之人自有阻障信手神仙窟宅不容無道骨者妄入窺測也浮雲觀宋改浮雲山聖壽萬年觀隸隆興府奉新縣

匡續

匡阜先生姓匡名續字君平云子孝南楚人也或曰本夏禹之裔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時師柱下史老聃得長生之道遂結茅於南嶂山虎溪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唯置一榻簡策數編而已武王聞其名

屢加徵聘不起居歲月之久有少年數詣之
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過
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尺許即予舍績後
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居室果唯一石乃
扣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簾簾有二青衣執紵節
前導先生漸見樓臺參差金碧輝映禽鳥翔
翔花木珍異其少年頂玄玉冠朱紱劍佩陞
堂接引先生悟非人世心欲求駐少年詞先
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遂飲以玉酒三
爵繼索延齡保命湯一啜先生告別而出反
顧其所惟巨石宛然先生自得遇之後神觀
日益精明而功行不輟定王嘗問杜史伯陽
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嶽諸仙
以對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避不見至
威烈王時復遣使以安車迎之未至之先
先生曰時至矣遂白日騰空而去使者訪其所
隱空存靖廬使回因奏請以南嶂山爲靖廬
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爲匡山曰匡阜曰
匡廬其後避宋太祖諱改匡曰康至今其鄉
若杜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爲三十六

福地派元寶錄云按南嶂名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上有三天子峰也古祀諸山爲南嶂而南嶂先生飛昇之後上帝命司吳楚水旱及賜以主疆之印統攝八都溫神俗因號爲和溫康阜先生先生高弟二人一號白鹿真人一號洪子其今廬山有煉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遺迹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得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主之博士劉歆奏曰匡續先生得道於此帝由是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廬門僧慧遠遊羅浮回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匡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今東西二而遷先生祠于山口之乾維唐開元間再如興建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專爲仙廟土民水旱癘疫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相國周宗控節南服而臨九江觀廟貌瞻殘復加興建始召道士闕元隱主之以備香火之奉復奏賜田莊一所永充齋贍宋英宗治平中賜額爲觀錫名寺聖行都院降祝版州遣歲車酌獻永爲昇平之

國元年徽宗詔封先生爲靖明真人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避德壽殿尊號改賜額廣福壇山白玉蟾題古風云武王笑騎青玉驪生絜老紂而磔之四海蒼生盡札瘥林下招人甘忍饑有人著書嵩山下亦有首陽采薇者八

臣道一曰匡續以周王屢徵之不起礪志於道其視王侯之貴金玉之富曾土芥之不如矣卒能功成行滿白日沖昇道德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誠匡續以之後世得道之士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或飛昇或尸解不知其幾千人矣
其始本于匡續乎

王子

王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
王微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速去死
轉近矣但貪富貴不如養性命盡氣絕則死
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有
神仙度世可以無窮爾乃師桑子具受衆經
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
務姓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
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飢風伐屋折木作雷
雨雲霧能以草莽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
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
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
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數
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九泥爲馬與之皆
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
能吐氣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
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
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

以器盛水著兩甕之間吹而嘘之水上直有
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
者飲之在外者漂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
合丹白日昇天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王子同年之親友也王
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
不敢懈怠然王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千餘
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常醉願以此見責然
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常潤
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汝
當理身養性而爲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
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
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
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其驕
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
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
鬢髮皓白也

杜宇

杜宇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

平山在青城味江之上去縣八十里築城壘居第後龍靈開
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
道昇天龍靈子孫世有蜀土傳十二葉至開
明尚爲秦所并乃通中國

李冰

李冰楊唐晉蜀川得道之士役禦鬼神驅斥
雲龍無所不能當開明氏時游息於蜀故嘗
佐開明氏理水爲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時冰
爲蜀郡守開江灌田萬頃時巫言每歲江伯
取童女一人爲婦冰至江祠責之忽不見良
久有二蒼牛開於岸上有頃冰運流汗謂官
屬曰吾聞大困能相助邪南向腰中白者我
變也頃復聞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
不復爲災亦不復娶矣冰琢五石犀以厭水
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
中又於縣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於
水中與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漲不至肩今如
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世紀水唐
玄宗幸蜀以冰功及於人命飾祠宇追加司
空相國今諸有水泛之處鄉里爲冰立廟水

勢即止楊唐亦有神術能伏龍虎亦於大旱江側決水灌田與龍為誓

魯般

魯般燬人功倖造化嘗怨美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齋物謝之般為斷其手其月吳中地大雨

馬成子

周秦之間天下鼎沸強侵弱衆暴虐輪轉征伐人不遑安扶風人馬成子觀而歎曰百年之命六尺之身不能自保者舉世然也天既生我必有可延之道何為自投於死乎我聞道者萬物之祖稟生之元化生之本天地之根歷世不變湛然常存我何由得明師而示我修道之門乎興此念歷年遂棄家訪師求道聞岐山之陽汧渭之側有伯陽川是老君與尹喜經行之所有老君授西伯至道之靈乃往尋焉至伯陽川適遇一童子問成子曰何求而登山邪成子告以求道童子笑曰我事老君萬二千歲矣尚未聞大洞希微之道

今子幾歲遊隘陋躋傳之內而欲求道不亦難乎成子異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請命曰朝菌之生瞬息之命非聖人延之將復委朽壤淪糞土一失此身何時復得聞道乞聖人哀而教之童子曰我太上之侍童爾年且幼眇未聞大道無以教子但子若志在求道損神孜孜念道亦甚可念然我聞太上老君昔謂鬱單天王曰道生萬物物不離道得道者生天道者死道在於身不在他人今子勞涉山川履此險艱蓋為有志然去道遠矣成子復拜問曰道之在身何門修之童子因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臨邛鵠鳴山隱居石洞中有一人身長丈餘鹿裘毛憤策杖而至詣成子語隱地之術因謂成子曰此山有石鵠三百年一鳴鳴則此山之中有得道升天者此鵠頻鳴乎當昇天矣乃授以神丹告之曰太上道氣為內丹藥為外丹陰功為內丹金石為外丹子煉氣胎元受於黃蓋童子黃蓋玄天太陽之子與金華玉女侍太上左右歷億劫之數而常若童顏子遭值此師與親

朝太上亦無異矣內丹既就吾外丹亦耳太上所教太微帝君太微帝君乃授後聖太平君太平君以訣授我我於中玄之山鼓八風之索煉五緯之精運日月之爐合乾坤之氣役三元召萬神煉之及九九之年而丹成今以授子朝九天而服之當拜太上太極上卿九華侍郎入侍玉晨列為高真矣言訖衆雲而去成子敬受服之謂門人曰此山道氣非常常有大功高真功冠三天者於此得道三百年應爾遂白日昇天後天師張道陵亦居此山太上降之授三天大法師領太玄都省果三百餘年也

楚康王

楚康王未見名本懷王之後也素有賢行服衆故國人立之秦始皇吞併六國為三十六郡康王窮蹙乃逃奔於廬山遂入山東南深谷以避難於是潛禱於山神冀有陰助時將軍王翦領兵至谷口見煙霧縹緲雷雨暴集洞壑涌溢不辨道路翦始懼退師康王得免遙見人馬之迹其去甚速今山側有馬到領

是也康王乃歎曰昔舜南巡不返吾得隱廬山老林泉足矣愈入深谷不復出久之遇異人得道後人入山時有見之者顧其舉動異常問之得其髮鬚或自言其名氏累大同初乃立觀其側武帝詔爲康王親戴師命錄其陳舜俞廬山記稱楚康王昭以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卒魯陳鄭許之君送葬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時楚方強去王前滅楚者凡三百二十六年其間容復有康王邪殊不知周前有定王瑜後有定王介○官前有文公興後有文公賈則是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也審此則康王昭之後復有康王固無足怪偶太史公不之載爾此廬山名賢多不見於正史而雜出於傳記邪

唐建威

泰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父姓李氏一名雲刀姓宋氏悉不知何許人始皇時三人皆武士有大功於國爵位崇重既而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小人滿朝正言不用王道失序政事

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訪名山入煙蘿如鹿脫羶場無復反顧之意遊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峯下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羣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漉泛湧旦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天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棲于溪側憩桃茹芝爲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患以施貧德父曰當樂以濟病雲刀曰當言以繕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空雙鶴飛舞自是三人得道仙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河一

汴梁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題 道一仙傳

孔丘明

孔丘明駱法通吳天印張法樞謝志空周仙用鄭武君謝幽曲楊元中何紫霄輩十三人當秦之二世惡聞其亂因相與交結浩志罷官遠訪大道內三武弁李德父宋雲刀唐建威莫詳氏族爵里初至廬山便欲休息一夕疾風甚雨結成一溪中得石刻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真玉洞潛棲三人遂留溪今靈溪觀是也十人者孔公家玉筍山西南吳公家淦江之西孔曰江南群玉峯係第十七洞天號大秀法樂之天山秀洞靈可躡棲避初忘如此豈得中道而廢十人結束前趨群玉孔曰洞天之西奇峯聳秀必有靈巖憩息朝元果於東南石壁之前達一岫穴壁上

紫霄好遠遊而多簡慢衆勉之而不聽九人知不死可學而行之愈力漢景帝時修煉道備神降於庵自稱洞天司命告九人日子等精誠至矣今北鄧落籍名錄南宮遂傳還丹之必而古丹或服之伸之曰曰曰曰曰曰

迷之選仙臺以須時偕登而衆仙已至肆筵祖餞願如君臣之會酒行畢清風穆然雲物翬集香氣襲人九龍控馭鸞鳳前舞玉帝勅遣繡衣使者青衣童子齋玉冊十道霞衣十箱金丹一合霓旌羽節俟至臺上獨有何紫霄遠遊未回從展至已九真服丹更水整駕相待不至留玉冊與霞衣一箱及一素冊在飛仙石上以遺之仙樂妻清群仙趣駕孔真歎曰仙良仙良于何之鄉吾今往矣子獨異亡俄而氣勢漸高杳不復見九龍駕乃當年所養之魚耳九真於東陽治石臺煉十寶劍未仙去時一與仙良佩一埋送仙臺餘鎮洞天八門矣

何紫霄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鄧九真已飛昇而仙

良方歸神清飄蕩泣對煙雲上飛仙石受箱與冊司命真君至曰真人有違玉詔不得同昇九真元會功行未圓可隱元龜洞發箱掛衣視素冊其中有服太清章法云可以成地仙亦言山之東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可居仙良已覆其箱於峯頂俄化為石後人因以名峯而狀亦酷似又故白猿犬各一以食仙藥皆得騰身而去仙良餌太清草行素冊秘法不決日已能凌虛殘山之巨石飛入石洞所謂地仙初神道魚書之池變九龍以騰九真復視之池無有矣獨一魚乍出乍沒後亦化龍潛伏幽洞耳

唐公昉

唐公昉一作昉興元府人也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一山四面壁立其上如斗底故號之開山經云斗山五穴通靈蓋諸山中薛蘿杉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面許陷為坑此蓋連地上昇也一云公房舉宅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不將去鼠自悔一月三吐

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有前人題詩云霞衣欽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浴室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遠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柏秀露華煙靄鎖鸞鳳又洋州有寒泉山漢中記云秦唐公房師事仙人李八百公房中渴八百以杖指崖出湧泉即此山登之者必加嚴肅或諠譁立有風雷暴起因此為名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常暫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家累遂高飛冲天而去夫左元放為羊令威為鶴斯並一時變化之迹爾非永為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

張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於陰洲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

十斤秦皇東遊至博狼音沙中良與客相于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急初本作觀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聞從步游下邳音順楚人地音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謂良曰直墮其履下故也正也願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良殊大驚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惟曉曰諾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難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也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沛公欲擊秦燒關軍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取秦將秦將欲和因其解音擊之秦兵敗遂至咸陽

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殿。儼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擊之。四人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諸將皆與上定天下。今將也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南宮。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意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強為輜車卧而護之。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強為。妻子計后如四人意。上曰。堅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自將而東。良疾強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強傳太子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傳事。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引古以

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截四海。橫截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歔歔流涕。罷酒。竟不易太子。若良本招四人之力也。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良乃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後六歲薨。諡文成侯。良始見圯上老父。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薨。并葬。

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祠也。前道書云。良仙去。至八世孫道陵。得道。飛昇。太上遣良下為詔使焉。
道一曰。至人隱則上仙。顯則瑞世。是故獨善其身。則誠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未嘗不兩存。顯所遇窮達。隱顯如何。爾張良可謂兩存其道者也。道德經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此正張良之忠於韓。而成漢之功業也。然神仙雖以功名成就於世。是豈圖富貴以自榮。蓋亦行其志也。故終為避世之歸焉。經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謂乎。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流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牖及生。數歲。寡言。語不為兒戲。云得仙供。我親常時。度夜亦如常。然遇險絕之處。皆能起。趨。衆兒問曰。何得此。蘇而異。常處也。若口少。以至孝者。稱年已十四。母方食。單曰。

吾偶思資興醢鮓患遠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爲戲。言見悅，爾食未竟，耽來鮓於前，曰：此資興醢鮓也。母曰：汝最爲謹厚，資興醢去此二百餘里，汝不一時往還，何詐也？耽曰：市鮓時見舅兒來，言致意，母不數日亦來謁母矣。母舉鮓而食，資興醢鮓也不數日舅至，具言市中見耽，母亦大神其事。云一母食欲得鮓，出湖州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還，耽故父爲州吏，於市見兒，因書還家。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期翔雲水之鄉，脫落塵泥之外，命蒂胎根已爲我有。現臺紫府本是各家陰陽不能陶鑄天地，不能管轄陵谷，遷而此不可還，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真元一氣萬古長存。母曰：吾待爾也。爾去，吾何依？何言去？手耽曰：常聞師曰：一人昇仙，九族受庇，雖過去者亦不爲下鬼。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也，乃留一楮封鎖其固，願母開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云一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柳人大疫，乃殭槨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云一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甚多，此井水飲之無恙，後果如所言。語已有五色。

雲下庭中簫鼓隱隱而至，耽乃昇雲泣別母與鄉人，冉冉東南而去。鄉人數百郡官悉見之時，漢文帝三年也。云一耽道成一日有數之昇雲，而後母凡有乏，禱其櫪皆如所求。一日母思耽，謂在其中，乃發櫪，不見物，惟見二鷗凌空而去。蘇仙冲昇之後，二年柳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不數年耽母有疾，耽嘗來問疾，不久耽母傾喪，壽百餘歲。朝廷乃命郡守送喪，遂葬蘇山之南。於時猿鶴怨風，慘煙昏愁雲不散，悲雨自冷山頂，聞哀泣遠聽而近近聽而遠，郡守率郡僚郡人詣山慰耽，雖聞仙泣而不見其形。郡守盧獻可乃曰：不因慰問無由拜仙，願得一見仙容，以消塵障，非某一身之幸，乃九族之幸也。耽曰：仙凡異道，升沉殊塗，吾不惜命，汝見但恐涉輦，福祿不能盡見吾也。乃曰：吾令汝見吾之半，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獻可等。郡官見面若真玉，絕而有光，臂亦紺毛，與日氣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

山路絕險，遠勞郡官，吾欲造一橋，令汝等安然至家，慎勿回顧也。乃取玉軸金庭經一卷，對空擲之，俄成巨橋，若玉虹之架空欄，皆金寶爲飾。盧獻可率郡官隱隱而陞，不久到郡，判判官張信臣回顧，墮絕澗，爲朽木敗葉藉地，不啻損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終山上，哭聲服除乃止。後郡守以其事聞於上，封其山爲蘇仙山，名其觀爲蘇仙觀。郡守以時嚴潔，雕祭焉。元結詩云：靈橋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開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迹，白日霓旌擁上天。又沈彬詠蘇仙山詩云：眼穿林嶺見郴州，井裏交連側局揪。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煙霞老，羲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下水東流。宋初俄有一鵠棲郡齋屋脊，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輩聚觀，乃彈之，鵠乃舉足，盡屋若書字焉。柳屋皆以板爲瓦也。鵠乃奮翼昇雲而去。郡將乃遣人陞屋，即見所書字曰：柳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

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
下見群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爲翻身雲外却
返吾居一云時時白鶴來止即成東北樓上
書云城郭雖是人民非二百甲郡將取其板
子一來歸我是蘇仙彈我何爲郡將取其板
藏之府中後乃歸之本觀仙亦不復再來高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市漢文帝時
賈誼宋忠爲大夫曰吾聞聖人不在朝廷或
遊屢肆試往觀之焉見季主閑坐弟子侍而
誦陰陽之紀二人曰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
辭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舉之君何行之
迂也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
今蠻夷不服四時不和徒起超而言相引以
勢相延以利賢者乃可羞爾夫內無饑寒之
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人敬居下而無害
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不德也鳳
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瑣瑣不足知長者乎
二人忽爾自失後相謂曰道尊者安勢高者
危卜而不審不見奪楫爲人生計而不審身

無所處其後宋忠抵罪賈誼感鵬不逃季主
之鑒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宮中師西靈子都
西靈子都者太玄仙也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臨
去之際留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真身家人葬
之於蜀盤山之南諸葛亮爲其碑撰云玄漢
大寂渾合陰陽天地交津萬品潛彰先生理
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
後常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顏如
少女鬚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
名濟華乃俱在委羽山並讀三十九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河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
得道後歸鄉里託形狀履而去其語云潁川
劉偉惠漢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事司馬季
主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狀履身
隱桑樹之下遺蹟在汝南安成縣

鮑叔陽

鮑叔陽者廣壽人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
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與司馬季主俱
在委羽山師西靈子都得尸解之道真誥曰
遺蹟在遼東薊城之北山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
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
如三十許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爲人祭天
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
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
穀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

不得度世又有王公看於京得九子九時王公已七十歲乃服之御八十棄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劉愷

劉愷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皆窮於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送京師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愷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愷焚之一夜失愷開鑰如故閤門吏行夜得愷送廷尉愷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殯後幸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驗之果不見尸但有竹杖爾

臣道一曰劉愷以臂長而解於兵以身而殺身也使劉愷知有身則不知有道知有道則不知有身惟其不知有身則得道之妙身外之身非一日矣此其所以被殺之

後開棺惟竹杖也道德經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學者當深究其旨

嚴青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作炭忽遇一人與青語青不知其神人也臨行以一卷書與青曰汝當應得長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識書當奈何神人曰不須讀也但以潔器盛之置高處爾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僑居山中無他佳器唯有飲壺乃用以盛所授書即便見其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青船載炭時出山下此神便為青挽船也人但見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書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從弟子家夜歸都巡夜逢青呵問何人夜行青亦厲聲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應對不恭因叱從兵使收錄犯行人青復叱其從神曰皆錄其夜行人青徑去而都督及從者數十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為住此都督說事狀如此行人曰此必是

嚴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動可報吾家速往叩頭謝青自說昨實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聲曰遣放昨所錄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者每見行人皆先問非嚴公乎青後斷穀不食一年而入小霍山仙去今吳會多奉事青為嚴家道但不復知食藥物以求長生惟存其祭祀爾

王谷神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初而穎悟不居榮寵通老莊文列妙於星緯周遊名山瘡荆渚泛瀟湘至南嶽卜庵於金母殿後修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值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卜隱於西峯帝厚賜兼封王為太微先生皮為太素先生以上卿禮待之三年控碧轡上昇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將見老父鋤於道間頭白光高數尺帷而呼問之老父狀如年五十許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體光華不與俗人同帝問有何道術邪老父

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米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墮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巫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有紫氣高丈餘帝召而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帝召東方朔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昔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頓首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

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難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爾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餘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後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勝於他帝遠矣

李奉仙

李奉仙者東蜀人自幼不語年十八常欲寒棲以避臭茹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我師南嶽公云吾周靈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試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網之法將昇度南宮吾師得丘公授子今付於子子宜勤焉若更遲此生萬劫不度吾將為南嶽司命侍帝晨又補桐柏真人言訖遂隱漢宣帝詔不起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

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為木中之松柏也

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忽有三人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險如是邪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授新學者公既與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聞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來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入轉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為虎狼所傷爾

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後世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爾恭承先輔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濯叔平客性慈仁行見鳥獸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忌神忽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作羹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求腹飽爾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爾二人登嘉之以

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過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邪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邪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爾二人已在其耳邊呼曰安世汝來何晚邪答曰早且來但不見君爾二人曰我端傳汝道爾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誠曰汝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誠二人常往其處叔平莊之曰安世處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復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爾叔平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好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曰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後亦得仙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九

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曰得書極發棺之中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張禮正

張禮正始明期二人昔衡山中學道者禮正以漢末入山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共止巖中後俱受西城王君傳紅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年其法云口中應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為沙門是勝舍為刺史時也還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日行五百里後入九嶷山其師云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事遂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方諸故室為島土山下注云勝舍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為廣州刺史此得仙已五歲十二年是為前陳丹已三十年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也買為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住壽春具大文家

大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
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
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
王陵當敗秦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
大文竊以語弟第無意泄之王陵聞之以為
妖言惑眾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戰時乃方欲
書疏查閱外有千餘人圍具家求根根語大
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
去矣大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
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因食衣篋之中
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見根故在
向坐儼然如故根語大文曰王太尉當族誅
卿第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
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
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
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十餘
年也又大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
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
神丹大道之訣唯得地仙方爾壽畢天地然
不為下土之士也

黃敬

黃敬字伯慶武陵人也少讀經書仕州為
都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後入
中嶽專行服氣斷穀為吞吐之事胎息內視
召六甲王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
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
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
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
新野陰君神丹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
子可從之人能除遺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學
我所為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
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
朱庭指而撫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寧
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窮冥紫陽受之
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
冬行房中之事俟客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
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
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黃子陽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
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司馬李
主以導仙八方典之遂能度世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號河上丈人漢文
帝時結草為廬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
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
千石皆令讀之有所不解者數句時天下莫
能通者聞侍郎裴指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
使齋所不了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遠
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晉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
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
手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拊掌
坐躍拊拊在虛空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
而止於玄虛良久僂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
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使子
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
禮謝曰朕以不能悉統先素才不任大憂於

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敏道德直以暗昧多所
不了惟蒙道君宏慈有以濟之則幽夕暗太
陽之光曜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
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註是經以來
七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多傳非人文
帝跪受經言畢失所在一云起霧而去今有
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臺遺迹
存焉

百通一曰河上公結廬於河上淡然不謀
泊然無爲其出有入無隱顯聖凡非一日
矣道德經曰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貴而
常自然是誠河上公也一旦漢文帝聞其
有道親駕詣之河上公乃授素書老子章
句二卷厥後文帝以恭儉化天下後世
者謂漢文帝有三代之風豈非河上公
德之化邪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浮雲山至壽萬年宮道通一編附

安期生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嘗樂於東海邊時人
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
始皇異之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以赤玉舄一輒爲報留書曰後千年求
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
百人入海求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
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漢郊祀志云安期生
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顏師古
註云合謂道相合也混元實錄云安期生後
以道授馬明生馬授陰長生陰授爾朱先生
又按史記云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老
言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
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
教於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又曰惠帝元年
曹參相齊蓋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爲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術故
相齊九年齊國安集仙傳云有王老者不知
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爲友訪道遊名山於
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
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
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誠於
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因謂之曰仙道
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爲不吐不納真一充
於內而長生飛昇矣勿使汝思慮營營分爾
之生也太上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是於道
營營乾昇天而去又抱朴子云安期生龍眉
纓以修養服金液長生其止世間或延千歲
而後去爾

百通一曰秦始皇以窮奢極侈慘刻之君
安足以語道安期生委金璧而去者所以
示之廉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所以示之
仙不可學矣乃欲強一時之力入海以求
蓬萊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秘其道也秦始
皇不可至於道也道德經曰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秦
始皇繼耳目之欲以勞動天下曾不休息
與天地聖人之心相違亦甚矣舍道而求
長生道外豈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
容述於海內而去之蓬萊也

馬明生

馬明生一作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實
一作實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遇太真夫
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
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飾奇麗姿容絕世行步
其傍問君實曰汝何傷血也君實以實對夫
人曰汝所傷乃重刀關於肺五臟泄瀉血凝
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奈何君實知
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
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
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實再拜跪曰家財不
足以謝不知何以奉報恩施惟當自展筋力
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
嘉可見隨去否君實乃易名姓自號為馬明
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

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
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乃人迹所不能
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
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給灑掃不敢
懈憊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東嶽試之明
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
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
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
或一月二十日報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
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
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般果非常
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手明生坐
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
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絃五音並奏高
玄響激聞于數里東嶽皆為集于岫室之間
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
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具榻
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
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
繡袍乘白龍而去絕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

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
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往石室玉牀之上有
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現金函
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
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
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灑掃守巖室
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視之亦不問有所
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爾輒不怠惰夫人數
而謂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
俗人而不謐不慢恭仰靈氣而共之發難欲
求長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
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羅字幼達事玄都太真
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官
秩此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
任有司奏劾降生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
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
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
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復停念汝專謹故以相
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
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真人不

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曉金液還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屬之焉相贈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生至乘駝麟身著緋衣頭戴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簪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來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菓廚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擬隨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贈詩其一曰暫舍壙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盼太清閣雲樓鬱鬱蒼蒼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煉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實明衣何娑婆五嶽非吾室玄都是我冢下看榮競子篤似竭與墓顧瞻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玄旨安事於琢磨禍淪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二曰昔佳崑崙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遇未若太和仙仰登冥臺虛想鍊靈人忽遇博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驂紫虬輩靈顏亦何鮮啓我尋長塗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閒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耳無傾泄則軀身顯明生受詩訖乃隨安期生負笈西至女几北到圓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嶷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安期生乃曰子具有仙骨專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昇天但先服半劑得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恠其不老遂復餌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時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

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命如朝露晞奄忽覺醒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抱素靈盤桓崑崙宮玄都可馳聘消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岳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琅琅井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晚年若驚絃發時猶輕矢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生穢林草無秋耀綠葉豈終歲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屬有存理必亡有興必有廢具君戲玄津與物無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楊掃塵遐飄飄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條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朝葵輪來夕駕扶搖去傲嚆天地中器聲安得陰長生

陰長生

陰長生所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末聞有焉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

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親運履
易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之
高談樂事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有餘
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
人皆慇懃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而明生數
因言語得失之際屢責罵之長生乃和顏悅
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明
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糞草
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也
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
乃將長生入青城山黃黃土為金以示之立
壇軟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
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
長蒙樂布執早進克身勵已若臨水谷不能
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毫及之
是以心存生契捨身尋真天賜嘉會有幸遭
逢自執第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筋
力弱薄微效靡窮恩養不酬夙夜感悅告以
更生頓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延續之年炎
林佳草惠膏澤之需所謂絕氣與其蘇息轉

暗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謝昔太虛
廣辰闢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雲成公流
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度當委籍之善教授
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
樽祠受之大藥必行下祭而受為之不咸弟
子預在典室嘗憐惟側亦具聞諸仙起來得
道之言說昔授丹節度委先生今日見諭不
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恐示弟子
困窮矣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盡汝性耽玄
味專燕而和靈官出鑒以相察矣不復煩委
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
丹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
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
不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與委之入忠州
平都山修煉服丹白日昇天臨去著書九篇
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以
來高士得仙四十五人迨千為六矣二十八
人是尸解去餘者白日昇天焉又自作序云
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才要
訣道成去世則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為其人

行乎去來可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
氣導引倪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
永度於世以望天仙子欲開道此是要言積
學所致不為有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勸下愚
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
黃素及金簡為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緱
山錄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復有四言
詩三章遺世詩云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美遠
漢世紫文重紂子獨好道而為匹夫高素
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趙述蒼霄
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
水不濡逍遙太極何處何憂遊戲仙都顧盼
塵世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
侍馳走索死不肯暫休予之聖師體近之真
果騰變化松喬為鄰惟予同學十有二人寒暑
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焉手諸
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於幽壤
何時可還蓋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為流俗富
貴所牽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
億千維子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

此委放五經避世自遁二十餘年名山之側
寒不違衣饑不暇食思不致歸勞不致息奉
事聖師承顏悅色面垢足膝乃見哀憐遂傳
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成享無極矣白已
成財貨千億役使鬼神王女侍側子度世
神丹之力今平都山景傳晉丹陽葛洪曰嘗
聞謠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
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
得仙者邪陰君已服神藥雖未昇天然方嚴
屬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
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為不然已
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闕士
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
不修求友不營文達猶且不能識之又況仙
人亦何急今朝箇之徒知其所云為哉

且道一曰陰長生艱難事師不得其道而
不德誠之至矣非常人之所可及也故同
時事焉明生者十有二人皆怨恚而去獨
長生種教彌篤而卒得其道焉道德經曰
學不學復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長生之謂也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
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
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
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
服之飼於白犬犬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
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
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
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
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忌不忌今
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
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
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入山不得仙道
吾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
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
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索此何惟一第
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
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
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為若不服此

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居也還不服乃共出
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須具二人去
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
須臾皆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
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
弟子見書始大懼懼伯陽作參同契互相類
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文象以論
作丹之意一云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也
世襲舊儒惟公不仕修真潛思養志虛無每
視軒裳如糠粃焉不知師授誰氏得古人龍
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又
云未盡纖微復作補遺遺脫一篇繼演丹經
之奧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與文公撰參
同契者謂修丹與造化同途故託易象而論
之今行於世後來解註者數家惟真一子為
曉所解最正丹成仙去書幸流傳

且道一曰道德經曰道者萬物之與吾人
之實魏伯陽善人也不私其實而與天下
共之善之至也蓋自廣成子登三丹九鼎
之秘以明至道歷五帝有夏之世雖神仙

服胎傳授聞於人丹道之玄機絕世傳述
至殷周太上復化身降生世間斯道之揚
至前漢諸仙微寓歌詩斯道猶未大興至
伯陽假易道作參同契至道之微盡之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無窮善人之寶其此矣
此其教隆於漢晉盛於隋唐以迄于今豈
非伯陽之功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河四

許雲山監書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周義山

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字李通汝陰人也漢
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官祖
玄漢昭帝元鳳元年為青州刺史父秘為范
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
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
周易為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
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細微密所存必感帝
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
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如此為之經年父
恠而問之所行何等事君長跪對曰義山中
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
之日輒遊市及間閭陋巷之中見窮乏餓餓
之人解衣給食時時登陟名山喟然悲歎或
入石室中默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
盛德體性沉美咸往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
客漢侍中蔡邕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
行數往詣君每稱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恠怒

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咸
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默
然內閉斂神虛靜頤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
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饑孺君乃傾財竭家以
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
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
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
妙誠感於我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
字子玄也本衡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
學於岑先生見授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
仇公見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
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
知導引伏氣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
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
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殺蟲
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
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
思不固失食則饑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
飲食不節斷故也雖復斷殺人體重滯淹淹
淡悶所夢非真顛倒反錯邪俗不除皆由此

蟲在內搖動五臟故也其方用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木七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凡七種先取葛蒲根煮礬作酒使清淨重煮一斗半以七種藥吹咀內器中漬之亦可用咬咀三宿乃出暴之之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暴之須酒盡止暴令燥內鐵臼中搗之極細徒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弦實上氣心胃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九加會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畢若導引服氣不得其理可先服食眾草莖勝茯苓木柱天門冬黃連地黃大黃桃橙及皮任擇焉難服此藥以得其力然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也但可為延年益壽爾君按次為之服食術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真人

為友拜為仙官之主其位可同真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為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六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群集清虛之官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消子秘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為真人我之道非子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蘭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非拜受放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開蒙山樂先生能讀龍蹠經遂往尋之過衍門子於是授龍蹠經及三皇內文登玉屋山過趙昭子授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黃先生授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登嵩冢山遇上衛君授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石庚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過中央黃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

內君顯晉拜乞長生度世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邪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未見無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為真也可壽一萬年矣君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過沙野泉先生授太清上經登我崑山入空洞金府遇雲先生授大丹隱書八稟十訣登峨嵋山遇陰先生授九赤班符登岐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素訣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真經登九巖山遇李伯陽授李氏曲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七首登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黃素符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千耳授隱地八衍登戎山遇趙伯玄授二九素女術登陽洛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素書登霍山遇司命君授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鳥鼠山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內觀圖中經登曜名山遇六

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經登委羽山遇司馬
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度山遇劉
子先授七變神法登都廣連木過谷希子授
黃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登桐柏
山遇王喬授素奏丹符登太華山過南嶽赤
松子授上元真書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
授黃水月華四真法登合黎山遇皇人授八
素真經太上隱書登景山遇黃臺萬華先生
授九真中經登玄壘羽山遇玉童十人九氣
丈人授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到桑木登
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授金書秘字南行朱
大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忌真記四遊登
空山見無英君視西服洞房中無英石處其
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其中無英君服
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霞流景睨天更
太上靈氣之章佩九帝驅邪之策戴_{上紫}
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
連青宮之氣氣冠萬神乃未有天地_{元白虛}
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
光內朱流景參天垂暉映神玄黃徹虛要太

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戴龍龜冠
蓋玉房靈處上元赤子之父右英時育之室
朝運生者也中央黃老君是太極四真王之
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海崑崙黃闕來其外紫
戶在其內下與二君入洞房圓三寸成儀具
焉夫至思神見得為真人若見白元君得為
下真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君得為中真壽萬
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為真人列名金臺
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要訣黃老君
曰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內視良久果
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被服
狀如在空山中者黃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
子用意思之精也白曰昇天之道子還登常
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常山石室中齋戒
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黃老
君遂使授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
十一人王女二十一人皆侍真燒香晝夜習
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上詣太
微宮受書為紫陽真人佩黃旄之節八威之
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飴飲

金液之漿治萬病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
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
一朝太微帝君以崑崙為紫陽別宮所謂洞
庭清宮也崑崙山有洞穴潛行通玉屋清虛
小有天亦潛通闕風也

道一曰周幾山稱疾養晦積德累仁終
始一誠廣參衆妙真神仙之博學者也觀
漢侍中蔡邕陳留高士詣之咸大發清談
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幾山乃慨然內閉
欽神虛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道信經口
信言不義義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幾山之意也

王褒

清虛真人王君名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
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
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緒貴盛君父
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
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
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
誠披襟拔領率職莅民政以禮成捨刑寬賦

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還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春秋仁長術術善誘達名弗絕國聲馳京夏君即開夜之威冒然悲數日人間塵謁趨競得失利害相攻有踰鵲之視老燕矣遂失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蕭蕭之聲須臾漸近仰而望之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衆三素雲車手把虎符朱戟啓途旌節執旄曲展傾降錦旗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勸學山林未該真長誠可慰也勸令長生寶爲至矣君乃馳詣輪轂之下扣頭自持而言曰喪以內人愚頑庸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同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直爾子玄師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籙爲天王之佐但注心四景勤慕上素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山

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親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官闕樓觀瓊室瑤房不可得記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若入紫微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携共坐君時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子學道達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厨膳呼立具靈穀千種丹醴湛湛燐燐震極節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鼓於七芒崆峒啓音微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鯨鯨湧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遙延羽童指節慶雲纏錦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州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惜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視此子心跡澄澈神像形凝圓展至漢六景降華殆真人之英者小有之賢王也

西城真人答曰蓋聞性履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臺華發瓊笈披綠輶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君又以雲母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連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騰之車東行渡海明滄海登廣泰山入始暉庭詣大帝君稽首再拜大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篇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度丘巨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綠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素玄海濟飲龍上阿龍人辟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營靈貴素之雲初蔚八景之曜飛真萬億不可殫數君再拜道側乃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寶絕玄金章及賜太極隱書龍明寶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映形又退

登閣風之野玄圃之宮諸中皇王帝受解形
 遁變流景玉經乃起鬱絕清弱河西諸龜臺
 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三
 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曜上錄七晨素經退又
 清齋三年海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迴
 三萬里遊行聖曰趙諸紫清太素瓊關即太
 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映
 絕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字之上奇
 麗玄黃不可名字仙童王女侍右真人蓋無
 數也君稽首拜請瓊閣之下久時太素三
 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其
 王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霞又使清
 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齋神策
 玉璽授君以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
 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玉屋山洞天之中給
 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童太素寶
 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經
 悉主之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得乘虎背龍
 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受事太素
 殿宴太極也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
 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漢成帝委
 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權而京兆尹三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熾災異數
 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譏切王氏上不
 納又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立建三統封孔
 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終不見納是時福
 居家讀書養性為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
 政禍一朝棄妻子去九江為具市門卒云
 道家云梅福得道仙去豫章職方乘云
 嶺在西山極崇峻平陽而上五里至頂山下
 有梅仙觀今號陽靈觀觀之上有梅仙聖
 說梅子真棄南昌尉學道於此梅福之下白
 石源水出焉又云墨池在南昌縣治東漢南
 昌縣尉梅福故宅基因立為觀水竹幽茂晉
 王右軍羲之與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久之
 不能去因號墨池宋謝靈運亦嘗居此一年
 著老子經隱述并疏一部唐太宗貞觀中號
 太一觀禮迎萬天師居之高宗龍朔二年奉

致醺祭夜有雲降殿上至曉而散壇上有仙
 燈之祥玄宗開元間即為開元觀玄宗自書
 額宋徽宗崇寧二年為崇寧萬壽觀後又曰
 天寧十道四蕃志載梅福池祠種蓮華池中
 數日生為我酷身為我枯形為我辱妻為我
 妻連棄妻入洪崖山豈墨池即此池與如撫
 州之梅山梅仙觀隆興府豐城縣之梅仙觀
 有仙壇丹井在焉臨江軍新淦縣之王箇山
 承天宮瑞州新昌縣之梅墩宅仙觀梅仙觀
 皆梅福經由修真之地建寧府梅山在城南
 三里方輿記梅福嘗煉丹於此有昇仙壇梅
 仙事實云梅君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
 閩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
 於巖上結庵積年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
 法乃至雞籠山修煉不成次至毛竹洞入洞
 仙山復往玉華山次至烏石山至劔江西嶺
 再遇空同仙君降謂曰汝之道緣在飛鴻山
 也梅君遂至飛鴻山結菴修煉千日功成神
 遊體外丹光燭天梅君服丹訖趨裝登塗復
 回九江只見祥光射日紫霧浮空雲中仙樂

嘹亮金童執卿玉女持幡力士控鸞侍仙捧
詔梅君拜謝恩來青鸞飛昇而去自後飛
鴻山號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豐五年七月
勅梅福在漢之際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
志壯哉晚而家居讀書養性卒於遺化高蹈
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梅祠相應
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
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壽春真人高宗紹興二
年閏四月勅朕撫巡狩於南國以豫章為東
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風波之險凡所
經涉必有護持爰錫褒恩以答神祝洪州豐
城縣大江北岸梅福昇仙壇觀壽春真人正
諱不用高名獨存憫漢室之不綱去具市而
莫返既嚴祠館亦錫封名茲復益以褒稱蓋
少數於新渥其散異數少慰平生可特封壽
春吏隱真人

道一曰道德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吾見其不得已此如湯武革命順天而應
人者也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
之此如新室王莽化分而竊位者也以湯

武之仁猶不免見譏議於後世況以亂臣
賊子專權擅柄以謀篡弒之事乎善乎梅
福之上書諫詆王氏朝夕之漸其慮患也
深矣其為綱常之計密矣惜乎當時人主
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禍為姦偽之倡遂使
後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紛紛皆是也道德
經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豈非梅福
欲以斯道增乎三綱五常之重而不幸乎
道德經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六
偽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河五

裴君

清寧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
漢明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顏儀整肅
喜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微呼
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
請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
李成共藏諸佛圖時天陰雨忽有幾人著故
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觀君禮而問之
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李成並大怒呵問
何等人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論遂聽俱載君
自徒行在後顧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
為漸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比乃下車
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頗知道宿
舊人傳之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數曰吾
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
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
畢將君更移隱處時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
人莫如爾者子日中珠子正似北斗璣光星

自背已下象如何既既有貴爵又當為神仙
 天下志願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薄
 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以
 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焦山及驚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亦將
 子與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
 百七十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
 勤多失其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
 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
 子於是授之以諸暗存思運用持呪等法乃
 授諸高真經書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
 又子元服茯苓法焦山符先生所傳茯苓五
 斤盛治去外皮乃捨下細從以漬白蜜三斗
 中盛之以銅器可耐熱白瓦器以此煎之
 釜中著水燒半於所盛藥若腹燒火燒金
 水沸煮藥數日及藥令相和合良久蜜消
 湯魚出著鐵口中搗三萬杵令可丸旦蜜消
 十九如括餅子大百日病除二百日可更
 讀書二年可使鬼神四年至大持衛十年更
 視有光能隱影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害
 不能傷病不能千色及嬰兒服有光悅白
 髮再黑眼有光凡人合藥膏三日黃之於
 室盛藥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緩慢之也五
 歲茶三斗白蜜為一劑當作木蓋之者
 以好薪炭不可用雜當用意同後料恒恒
 為意欲得合多少在定藥用預作九歲之
 室否可無十歲不敗支子元服胡麻法焦山
 生於黃金龍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脫

仙宗也
 藥巴字叔元內黃人仙傳云事漢桓帝四遷
 桂陽太守甚有政聲後遷豫章太守郡土多
 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一道
 術能使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於
 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以為懼終皆安之桓
 帝崩後靈帝即位陳蕃被誅巴坐黨復調為
 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
 陳實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出後記暴潮海去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
 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
 天矣仙傳云藥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
 俗事時太守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
 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

巴唯唯乃平生即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
 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虎乃
 巴矣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
 有神能於帳中笑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
 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如達
 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神詐為
 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
 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
 血食枉害良民貴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
 林杜銀求鬼蹤迹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
 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
 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
 聞君有賢壻願見之鬼已知巴來託病不出
 巴謂太守曰令壻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
 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
 之甚易請太守筆就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
 空中忽有人持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座皆驚
 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
 縛待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
 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勒殺

之皆見空中刀下徑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
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豫章郡多
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害巴到後更無此鬼
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已
後到有酒客賜百官酒又不飲向西南三翼
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曰臣鄉里以臣能
治鬼獲病生為臣立廟今旦且有耆老皆來
臣廟中享臣不能早奏之是以有酒客臣適
見成都市上火臣故誤酒為雨以救之非敢
不敬當請詔問虛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郡成
郡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更有大雨三陣從
東北來火乃止而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
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已所在
尋問已還成郡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
於廟中迷之云迷時因風雨晦冥其知去處
也其語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麓山中積十
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鶴鳴赤石山中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明五經兼通星緯
見漢祚將盡天下向亂乃歎曰值此衰運官

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矣乃
道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
於天柱山中得石室內九丹金液經能變化
萬端不可勝紀嘗公操聞名召取關一室守
使人守視斷穀日與二升水莽年乃出之顏
色如故操欲學道意曰學道當清靜無為操
怒謀殺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歸操曰何意
爾慈曰如公欲見殺故求去爾操曰固無此
意公欲高其志亦當不久留乃為設飲慈
曰今將分廣願乞分杯飲酒操曰善慈拔簪
以畫杯酒酒即中斷其間相去一分許慈即
飲其半遂與操操不喜未即為飲慈乞盡飲
之以杯擲塵操杯便懸者操動搖似飛鳥之
俯仰若欲落而復不落舉坐莫不屬目杯反
久乃墮地諸人乃觀杯已失慈所在後操一
日宴賓慈亦預坐操顧謂眾賓曰今日高會
珍羞略備所少具松江鱸魚爾慈因求銅盤
貯水以貯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
操曰一魚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釣沉之復
引鱸出皆三丈餘操又曰既已得魚無煩

中生薑爾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
人至蜀買錦可報增二匹語頃即得薑并獲
使報後送贈問增錦之狀若符契焉操出近
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廣酒一升脯一
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懷不意因坐
上故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復有人見慈往處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
得慈慈非不能隱故令世人知其神爾於是
收執下獄獄吏欲拷詰戶中有一意戶外有
一慈不知當考何者操聞而惡使將軍引出
市殺之須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
一慈有頃六慈俱失操乃令開四市門而索
之或不識慈問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者葛巾
青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遂
人便斬殺數日見慈便斬頭斷以白操操大
喜言果在慈頭也既而視之一束茅爾還視
其尸亦失所在人有從荆州來者見慈在荆
州臺後人遂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
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獲
相殺本欲君術爾忽有一老狐居前兩膝人

立而言曰遠如許即競往赴之而解車數百
皆變爲老龜屈前膝立云遠如許遂其知所
取焉上文所載多刺史劉表亦以意爲感衆
擬救害之表出羅兵意意知欲見其術乃詣
表云有薄醴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備吾軍
人東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
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
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舉酒及脯
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
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
坐上賓客千人皆大醉表乃大驚無復有害
慈之意慈委表去入東具丹徒徐瓚有術術
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牛車六七乘慈云
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見牛在楊
樹梢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
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
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
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
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
曹那得欺之急迫可及諸客分布遂之及慈

羅布扣頭謝之慈意解即還去及至車牛
等各復如故慈往見孫討還討還復欲殺之
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
之慈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還輟馬
逐之終不能及乃止慈後入霍山合九華丹
丹成仙去真誥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衆
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
火九華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
第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
亦同在漢獻帝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
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
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水嘉溪橋之北

孔元方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實地得
此藥時年已老自復感感更少常如四十許
人却元卿左元放皆爲親友俱素五經及當
世之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
不過一升年一百七十餘歲道家或時謂元
方會飲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無所說
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

以一手持酒杯飲之人莫能爲也元方有
一妻一子不積餘財頗種五穀嘗遭火發諸
人並奉救之出屋下衣履鉢几元方了不之
顧惟當坐維下視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
方大笑曰何用此焉憂惜又別於水邊鑿岸
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殺數月
乃復還家家人亦不得往來室前有一栢樹
從復從綠草間行奏曲弟子有急欲詣其居
處終莫能得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愚好
道偶見元方入室思尋得之元方曰人未嘗
得是我法今日見我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
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
世若無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
十年無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則須
授之與二人也可授不授爲開天道不可授
而授爲泄天寶開道泄寶殃及子孫我已得
所得吾今去也乃妻妻入西巖後五十年
暫還鄉里時人當有識之者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大陽人也在鄉里累歲

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年也
先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
周而後始歸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
席與生為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人語若人
不見便私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
魏受禪居河之涇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
牀席以草蓐觀坐其身殆溺如泥漆或數旦
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遊衣弊則於市
賣薪以買故衣者之冬常著單衣太守董經
往視之亦不肯語經亦以編賢後野火起燒
其庵屋人往視之見先危坐於庵下不動火
過庵燒盡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
作庵時天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側人往不見
先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折庵索之見先燕卧
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
狀人莫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
或老或少如此三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
所適所詣者竟不得一言也經書云自載皇
以來一人而已

陽翁傳

陽翁伯事觀孝義父母神威之泉出蘇側有
飲焉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生美王一日
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於親當夫婦
仙後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數年夫婦俱昇
天又搜神記云陽翁伯常以漿給行旅一日
有人飲訖懷中出白子一升與之曰種生美
王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
徐公曰得美王一雙即可以所種得王璧還
妻之

李意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漢文帝時人至蜀先
主時尚在也有人說四方郡國官觀市里者
意期即為攝土版之郡國人物皆是也但纖
微爾須臾消滅不知所之先主欲東伐吳報
關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問以吉
凶意期不答索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便
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徑還
去先主不悅果出軍為陸伯言所敗師屠十
餘萬東僅得數百人還兵甲器械略無存者
先主漸患發病而卒於永安諸人乃違念意

期所畫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傳
云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
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杜陵人也漢靈帝建安初
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稱孤契用為信校尉
黃武二年契學道師介琰受玄白術居茅山
之東久之能隱形遁迹時與弟子採伐貨易
衣糧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其語云
二人一人孫貴孫女家弟也一人
陳世京也世京除孫氏時作詩即

李阿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
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皆施與貧
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還宿有古強者
欺阿是異人常觀事之武隨阿還所宿乃去
青城山中後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
狼執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
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切受刀
新且復出阿問曰汝憂刀敗邪曰實恐
父怨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

張強遜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
置車下解其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
阿復起以脚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
知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
人言彼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九域志崑崙州
於蜀州新津上界

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歷年已久觀其
汲汲以濟孤貧為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
教其意亦深矣觀其語古強曰爾隨吾行
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經所謂陸行不遇兇
虎之意彼古強者雖能具眼力識阿是異
人又豈能知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
爪哉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
之言能屬文陰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
能茅上然火煮雞雞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
內不炊不蒸雞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
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九
丹之經同遊數千里求之不值明師乃入山

精思其過神仙瘦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
象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傳衛我者
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疾去象入山
見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雞子不可勝
數乃取兩枚而遊谷深不得度乃還於山中
見一美少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
蓋仙人也象扣頭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息
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
送於谷中而還見女子在舊處象復扣頭女
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數三年更來吾止此
象歸斷數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
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為也
象未得合作藥常住第樂延雅舍惟下平牀
中有書生數人共論書傳事不判象傍聞之
不能忍乃為決解之書生知象非凡人客表
來象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
爾延雅固留具主詔徵象到武昌甚敬重之
稱焉介君為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道前
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
入殿門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

皆立生與先主共論諸魚何者最上象曰鰓
魚為上先主曰此魚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
曰可得爾但今於殿中庭方塘著水滿之象
即索鉤餌起釣之垂綸於塘中不食頃得鰓
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
取作鰓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
使不來得薑作鰓至美此間薑不及也何由
得乎象曰易得爾顧差一人并以幾五十丈
付之象書一符以著付杖中令其人閉目騎
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開目此人如言騎
杖杖止已到成都不知何處問人言是蜀中
也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在蜀從人恰與買
薑人相見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還
厨中始就矣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
誤誤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
象皆一一別之又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
獼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
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群不大喚語之曰吾
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
象熟弄之明日往見群猴欲下樹試告象言

語繼即各還樹絕迹矣象在具連求去先主不許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盤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先主殯埋之以日中死其日哺時已至建鄴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視其棺中唯一奏版符爾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為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鵲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見象在蓋竹山中顏色更少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河六

淳雲山至壽萬年宮道士趙道通撰

董奉

董奉字君異福州侯官縣人也昔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後為他縣以經侯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邪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杜變為交州刺史得妻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撫而消之食頃變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杳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繞容一人以變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木一遣使者來召杜變急開出之聞人以錦榻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變上車將還至

門而覺變既活乃為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變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耳知此三年從變求去變涕泣留之不許變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為具大船也君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變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君異死焚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宕昌來者見君異因謝杜侯好自愛重變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一帛一面丹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少使病瘕垂死自載詣君異扣頭乞哀君異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韜其目使勿動搖乃勸家人莫近病人云聞有一物來紙之痛不可堪無處不匿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龜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異乃往解病人之中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藥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

乃自齋酒脯見君異說大旱之患君異曰雨
易得耳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不可
以得雨如何縣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為祈
雨當為架好屋於是明日士彥自將吏人乃
運竹木為起屋屋成當泥塗使人掘土取壤
欲取水作泥君異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
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異居山間呪水
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愈者裁杏五株輕
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七萬餘株鬱然成林
而山中百蟲群獸遊戲山下竟不生草有如
新治也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杏林下作簞
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
得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
以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徹逐之
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即還去到家量
杏一如穀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
送杏還扣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皆於
林中自平量之不致有欺者君異以其所得
穀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尚餘
甚多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惑百不能

治以語君異若能得女食當以侍中壽君異
即為召勸諸應有大白鼉長丈六尺陸行諸
病者門君異使人新之去病即愈遂以女妻
之久無兒息君異棄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
女養之女年十歲君異一旦受上帝命位
碧虛上監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妻女猶
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養
女長大納婿同居其婿虎徒也常取諸祠廟
中神衣物廟中神下巫語云某甲侍是仙人
女婿奪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盡人爾當為仙
人故無用為問君異在民間住百年其顏色
常如三十許神昇之後人即杏林之故地置
祠曰太一宮宋真宗賜額大中祥符觀德宗
宣和間勅封昇元真人一云漳州經縣南
有杏山董奉種杏之所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形
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
臨試之積獲數千東令先生坐其中四面發火
焚之煙焰斷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為煨燼矣

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
手把一卷書其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寧

徐寧者其郡海鹽人也少有道術能收束邪
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寧為作法召寇即見
一丈夫著白夾葛衣入門寧一叱即成白
龜一旦與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祈春崇
日暮寧不返明旦尋不見忽見寧在山上腋
扶鐵倚樹而不動遂乃抱寧惟存空殼

茅盈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閬人也姬胃
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林流百世誕縱明
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
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
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西靈峯逍遙

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
祖父諱偃字秦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
王之世位為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信
侯叱弼霸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
正倫仕秦莊襄王為廣信侯當是時也秦地

已并巴蜀漢中宛鄧襄陽郡矣此收上郡以東為河東太原上黨東至襄陽城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為丞相號文信侯使招至賓客遊士徵併天下始皇即位嘉稱帝實以嘉為德信侯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趙魏韓魏楚共擊秦趙魏韓魏楚共擊秦趙魏韓魏楚共擊秦為衛迫東都嘉又克討皆早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是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嘗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者莫不仕不學志願農者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中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少異操天才穎矯矯志肅抗行遠遠逸不營聞達不交非類初味清虛恬心玄漢壽年十八遠棄家離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周易傳採取山術而餌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

標玄與世承遠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蒙師鬼谷先生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誦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寤應寢與妙論通於神夢髮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謂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為君師子莫不尋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起標目陰符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扣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而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不知海津塗堅靈所聚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故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遠過王君哀盈丹書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辭齋潔

室進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常氣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道和液得修形神虛靈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氣聚其通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歲其始月虧其首矣宜妙訪求長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告盈以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遐八極寂宴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王大帝老言是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今授諸司命子玉札玄挺錄字列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

紫素混俗亦不矯於世自散入恒山北谷學儒俗之業時年四十九也蓋父魯商存父見大起為子不孝不親供養奉逐故安流走四方吾當窮於為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蓋長謝曰蓋受命應當得道道法世爭兩不相濟雖達達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蓋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有以天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至女令適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該內秀道德玄城意有未釋故驗蓋情狀俾眾不惑於是操杖向蓋適欲舉杖即揮折斷數十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嘆意乃止蓋曰向所啓正應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一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蓋為五官大夫西丁太守國為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蓋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知諸君能如今日之集會不眾許之時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蓋門前數頃地忽自

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綠幢屋屋下鋪數重白氈容數百人坐遠近禽籍相語奉者寢道客乃有數陪於送第時眾賓蓋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人但見金盤玉杯自至人前奇報異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復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麝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仗曜日蓋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有迹將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顯道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因眾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向曲邦人因改向曲為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蓋玄迹繼邁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陵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日具之年方修蓋精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為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吾兄

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從觀問客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繼往而不違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與自戴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國哀頽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第云云蓋曰卿已老矣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住於是蓋教二弟服青牙如生咽液之道以住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蓋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秘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咸矣後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國哀國哀拜受其時亦有執疑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咸陽茅國家子南關厭字季偉受命當仙位為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

所莊四極法今官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
國其易之動靜察聞又曰蓋國第其德素
清雖曉反正思微微斷斷六天方顯標明
今屬三官保命建名總括盛崇領死記生位
為地仙九宮之英勳崇崇開道方成教訓
女官授諸妙靈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崇水
源江海流頓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龍龍芝
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鎮陰
宮近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漢哀帝元壽
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車從群官來
下受大帝之命授蓋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
文以紫玉為板黃金刻之其文曰以蓋虛挺
遠朗幽眇妙玄愛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
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數尋師門端形絕碍
授經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明區九
授靈篇剪髮祝曉殘首截身帶常日無不和
鐵案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之威嚴太
玄今敬授蓋為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
神君君平心正格象操金石丹心不東操神
高映故報蓋以玉鐵錄在八威之眾使蓋在

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
澈窮幽啓心精誠今故報蓋以紫苑之節蕪
數華冠使蓋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素家獨
往雖親樂仙契閑吟漱冬祖山川今故賜蓋
綉羽紫帔丹青飛裙使蓋從容霄清勢命王
真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何心耽忘尚會不怠
憚今故報蓋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舳使蓋浮
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襟併景寒凌霜雪心
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蓋以曲最寶蓋瓊
情錄室使蓋遊聘九宮靜神溫密君遠秀通
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微靜思萬林今故報蓋
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闢太極通音
上清君真心高靜涵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
坦平今故報蓋以錦絳綉縹白羽玄華可以
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
靈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蓋以鳳鸞之簫
金鍾玉簫可以神虛御樂舞靈君饒渴
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
毀其淳今故報蓋以紫琳之脫玉漿金甕可
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蓋標領清玄紫珠

八映心輝重輝神耀太霞實真人之長者故
賜以大元為號君九德既備威積太微天人
虛白不期同歸今嗣九事以報德懷蓋心神
方朗四靈所棲丹神啓煥東直不迴正任全
國監無照微令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
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書玉女各四十人
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
府蓋其淮之動靜以聞於是蓋與二弟決別
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
川神靈有司迎啓引從者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
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千年再過來於此山三
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
虛赤城真人遊聘於二弟處也將可記神
及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料理之以
教訓未悟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北山洞內
玄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
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福禍昭昭必明內法既
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
不起暴害不行也真錄云圖位句曲真人定

錄右禁郎裴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甘雨濟旱穰陰田齒亦乘翼子成保宣使

無百憂白鶴翔霄雲何時復來遊

道一曰茅蓋以真仙之裔識仙人之識

藏鍾鼎之榮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於道

精感神明玄功克成榮喻富貴後二弟之

榮爵顯秩而盈略不動心蓋視二弟之

榮華特一夢幻泡影而已然猶未之悟故

示神變以悟之焉於後二弟為道之歸也

道德經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

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

可既茅蓋之意其旨若此

韓崇

韓崇者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琤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琤玄語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仙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雖不集界遂汝南太守被書佐東安安後位至司徒時

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崇獨居清素土音之加崇傳稱秩中二千石後漢孝明皇帝時增汝南上治崇所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數韓崇可謂百鍊不剛也賜錢五十區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韓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雪山受韓玄通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里所小崇歷仕漢至三公和帝時年即高祖也崇世又有為其者為太常名仁同耳韓既隱也來相呼為韓家如說君侯即是此處廣而漸呼為韓家也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河七

馮良

馮良南陽冠軍軍人少作無吏年三十為尉從佐邊督郵自無志因戰車輪裂敗衣憤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整飾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平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時人以為書所載事

郎宗

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丘人少仕官為具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牕聞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九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四京分能並占候古山常寶卜台奉安帝徵為京師當有大火記歲月遣人參果果占如其言諸公聞而奏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

淳于斟

桃俊

桃俊字翁仲係錢塘人少爲郡幹佐東看義
到大學受業明經銜災異晚爲交趾太守漢
末素世入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初平初平
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初平教俊服九
精煉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感今在洞
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祇定
錄其實受事於東官中節度漢書無此事今漢書在屬增城時平
境理臣然前高祖存鄉近時聞聲自之響故
與士不敢侵虐之皆知居共爲執司命不銀樹施
近鄉德則在集中初平亦無所顯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劉翊

劉翹字子翔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
常聞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嘗患陳留張季札
當吊師喪車敗牛困期於汝南界達之與語
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
人矣後都長安翹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
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歛死恤
窮病已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翹
曰子仁心感天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
情矣使我來誘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
乃能隨我去不翔於是扣頭自搏曰少好長
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翹入
桐栢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
度名東事來在桐中爲定錄右理中監

呂子華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陰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鄉受太霄隱書而讀之常以幽隱方臺為樂不願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

慕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彌父賣雜香於野
外以自素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北
少女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
擔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
以獲仙託形歸杖隱存方臺少女今猶往來
訪之也天生師之

劉平河

劉平阿者無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
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
已之病行過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
形履帽而來居茅山方臺大茅山之西南有
四年山俗中所謂
方山者也其下有常服日月晨氣顏色如玉
洞室名曰方臺

似年三十許人

張微子

張微子者河南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微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傳素隱其高操要以女衣服飾者屢來不顧貴無異路人婦改服然後成室家也後秦世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微子九雲強梁煉玉法微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官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恭侯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微子對局經書張微字公微河內修武人祖微爲漢司徒父延太尉東隱微以女妻之微不受性恬靜樂道微命好隱微之妻無嫌忌以定安十七年卒微葬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微年七歲大父趙御史大夫與微共相親而微七歲此微名字善微大異與微共相親而微是兄也微善王符又云符與微事迹多異微奉命奉養家病微教之微能兄弟乃微弟也往揚州投東衡又舉劉永不應在南陽也

趙廣信

劉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

來渡江入此山受奉法成服氣法又受師左

君守玄中之道內見五藏微視法如此七八

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其知也

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服太一

道君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遣迎

停三日與山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

登天今在東華海中

張祖常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茅山

方臺洞祖常此形墮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

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家者漢司徒鮑宣

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徒鮑宣子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王君

虞翁生

後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會稽人也昔受

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

雲氣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

晉穆帝永和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大帝遣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後五山有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迎即日乘雲昇天今在陽谷山中

朱孺子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

及水餌後遇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

法三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晉穆帝永

和元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

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鄭隱南千

里山正赤周迴五十五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

是臨海赤山一

名號赤山即此

尹虔子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

並晉武帝時人受仙人管城子蒸丹餌木法

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霞

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

輕健色如童子以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

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昇天今在玄洲

受書爲高山真人張石生爲東嶽伯

鄭景世

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

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含日法景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復飲食

而身體強及易故形以晉穆帝永和元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雲輅白日昇天今在玄洲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大訓亂者劉訓劉騭時也石勒為小胡

吳睦

吳睦者是安人也少為縣吏掌局枉勉人民人民訟之法應入死睦登委叛遠遁山林飲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睦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扣頭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青事實求得改往還留石室為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授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

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昇天

郭靜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為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教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履擔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木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授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范伯慈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土族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卧牀席經年逆師解事費用家資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意愛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師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後過陸玩之度真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經得服還丹白日昇天今為玄一真人

韓偉遠

九歲真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為鳥獸得玄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嶷山

劉少翁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舞禮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河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天師

天師真人姓張氏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子房初遊下邳遇黃石公授以素書後從漢高帝有功封侯養其辟穀師友赤松得東園公飛步之訣謚文成侯陰功隱行流芳後葉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子通子無妄無妄子里仁仁子覺覺子起子大順真人乃大順之長子也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衛纓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而不散感而有孕於東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決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尻眉廣額綠睛朱頂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黃腸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鬚龍驤虎步置下銳上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德二篇十許遍而達其旨於天文地

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所覽無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有講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通仙觀即其地也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中之一云天師紫微殿直經明行修學道有十六歲身雖仕而志修煉形輕舉久之還隱北邙山北邙山在洛陽三年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朝廷就徵為博士稱疾不起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駟馬車等徵為太傅後封箕蘇侯三詔不就語使者曰為我謝天子人生百歲光陰瞬息間父母妻子恩愛隆厚豈能長保歲九天上無何有之卿金闕帝君將詔吾以為臣矣惟清靜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為時永元四年壬辰歲也遂自河洛樂蜀之漢後漢秀遠隱其山苦節學道奇氣養神謂弟子曰吾少嗜學研窮六籍大抵皆經世具也夫通爵顯秩黃金穀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體百骸又豈吾所固有也皆游塵聚沫耳刺心煉形與道合真棄雲駕龍白晝上賓豈不快哉人生有會則離有生

則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復還惟昔軒轅味道松喬食霞並白日飛騰永劫無窮不亦美乎古人辭萬乘之貴千駟之富良有以矣既不能兼才通俗與世俱瞻請從所學各宜及時於此分別不亦可乎夫人情亦無極聚極則散去樂極則悲來豈可逃也吾今將遊涉山海遠離塵境棲寓幽渺以究所學與汝等別離子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遂散學徒以清虛淡薄為務不交人事王長負書行歌同往雲錦山居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後乃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勢聚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解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又得秘書秘文制命山嶽搬召萬靈一日謂王長曰五嶽多仙子三蜀足名山吾將能借遊乎遂與北入嵩山崖嶺石居數年精思感徹有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者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齋戒七日入

其室足所履處竟然有聲即於其地取之果得丹書進而受之遂獲尋西極名山一作西極山其地勝多名物因入陽平山一作陽平山精思服煉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至在立亡氣從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真人惟讀五千文晝夜無倦色後往西城山築壇朝真以降五帝忽一鄉夫告曰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瘳而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在文人筆古有蛇穴彭州九隱形巖舍服氣調神在秦中山在秦中漢州德修九真秘法在昌利山昌利山在漢州金堂縣探服五芝藥在嶺上山嶺上山在漢州金堂縣弟子養形輕身法在湧泉山一作平剛山湧泉山在漢州金堂縣得入水火之術於是度人救物已著隆功矣在真多山真多山在漢州金堂縣

神念真在北平山一云對山對山治有數百馴擾戶外在稠稷山稠稷山在蜀州新津縣老翁化為鶴見來恐真人誦經不顧遂從自退在鶴鳴山鶴鳴山在蜀州新津縣服五雲氣其間石鶴鳴則有昇天者先是章和間其鶴鳴焉鶴鳴山在蜀州新津縣山記云羊馬臺在赤石崖上是天師與尾神所居羊馬或云羊馬自鳴則有昇天者天師居此山後居漆亭山漆亭山在成都府成都縣名曰伏虎井其後藏其神像中後人鬼交混中蜀之閭人放其害方天師被漢家之詔而居蜀之聖亭石室因命神人運青修煉九鼎神丹三年將成未敢服謂王長曰沖天之士當功及生靈佐國立家興利除害然後輕舉臣事三境則無愧焉苟利一身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濟之旨吾觀蜀中蛇毒鬼氣綿亘山谷生民不知潛罹其害吾甚憫之今且修行清靜之化輔贊大道撫育元元爾於是精思上徹金闕後聖時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真人在鶴鳴山寂方酣熟老君一云道君按金闕後聖駕飛雲綠軒駐山東南顧謂衆真曰道陵修行困苦吾感其志將授以治身秘錄飛騰長生之道而過

其休息神遊物外卿等勿驚今自覺也時真人夢見一人帶夜光之甲冠通天之憤執命麾三氣之憤謂真人曰吐出道陵子何心生疾倦聖駕久駐待子夢覺真人忽然驚起振快振衣疑為外邪所亂良久鑒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矇目東瞻紫雲之上有素車一乘駕五白龍青袖朱衣金甲執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環列車前對立王女綠衣花被雲髮頰眉各執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憤次列二童青衣紺首垂環電搖各執一幢上左青龍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憤復次二人朱袖金甲各執三氣十絕莊飾上有丹榜素文曰劍景之節前立一人繡衣玉冠捧三五斬邪雄雌二神劍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車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其餘異衛侍從莫知其數素車之上九色輕霞濛濛然須臾光景澄微見車中一人人容儀若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六丈餘神光照人不

老君也真人歛簡前拜不敢仰視老君告曰
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成都北六通二
其六十甲子分隸其間乃二十八宿之下圖
避唐高宗諱始改為化實陰景思薄之分字人世死生罪福吾應
下元生人繫繼若魂延累祖考積成幽鬱今
人山折終不成道即在此獄之中吾已更置
福庭經今數劫仙僚不充職任墮廢近有六
天鬼神血食之輩侵奪以居晝夜不分人鬼
無別枉暴生民安罹災害深可痛惜予何為
吾攝邪歸正分別人鬼各守晝夜復興此治
以福生民則子功無量矣吾以汝名在丹臺
當為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頭謝曰道陸性
識愚慧萬劫幸遇遭會大道死魂再生枯骨
重肉欽佩道旨謹當奉行不敢懈怠老君延
召三五功曹須臾西方有五色之氣勃然而
起其中有二仙乘龍虎二騎皆長數丈其
朱衣佩劍執圭從官百二十人皆黑幘纁衣
持劍執戟侍衛進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
乎速為吾開紫陽南宮玉宸內殿取正一盟
威秘錄吾欲傳授俄頃之間南方起二十四

生氣祥光瑞彩決然滿空其中各列玉童捧
一玉函貯錄一品皆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
錄以授真人謂真人曰與卿千日為期後
會閭苑老君復以三清東經九百三十卷付
錄丹竈秘訣七十二卷一千二百官章雖二
劍青城山記云時初聖道君都功印二
儀交素冠驅邪帔褐魚鬚衣方裙朱履以
之令制科律佐國行化行之千日則邪惡不
敢正視傳度已訖於鶴鳴山研味祕文法
遵行修之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功
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
邪行錄中三步九跡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
七元隨兵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遂依告
命戰鬼於蜀時有八部鬼神各領鬼兵動億
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
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癰腫史文
業行暴汗寒瘡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
毒李公仲行狂鬼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禍之
氣隨時更名在東方為魔王在南方為鬼神
在西方為外道在北方為鬼王在中央為神

鬼春三月百鳥鳴叫之時作構祖五墓之鬼
直入秋作人家觀土部土公宅龍伏尸之鬼
冬作塚墓攻食之鬼隨月建胎生或作畜類
之形噬素腐禍暴殺萬民枉夭無數其八部
鬼神領鬼東居西蜀青城山巔有鬼城鬼市
分形變化混雜人間布行疫癘人莫知之人
鬼合雜市利交易真人以漢安二年七月一
日佩盟威秘錄往青城山石室天師傳處
唐書蜀州青城山置瑠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
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市
法席鳴鐘扣磬燒香行道及誦道德諸經布
龍虎神兵於城市眾鬼即持兵刃矢石來害
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
眾持大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
不能前進還語真人曰師自住我眉山
眉山何為來奪我居處師等速下山須臾必
殺師真人曰汝等兇毒殘害眾生所以吾不
使汝居此當擯於西方不毛之地元達等聞
此語即會鬼神兵馬各千萬眾精甲犀刃上
山圍繞王長驚怖告真人曰魔王眾來作何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卷十八

一〇七

神印封鬼營市使不得相通盟誓之後鬼衆
躊躇不去真人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于
時風雨天仙兵馬風刀立至諸鬼滅影而走
於是戰鬼一十四敗蕩滌區數奪鬼幽獄復
為二十四福庭立二十四陰官降二十八宿
正氣以通地中一云又於公葉山中立二十四
大法却復請盧松公恭治在漢中二十四氣
州什鄉縣更陳治在漢州什鄉縣每治立陰
官一人仙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有立功立
行修齋設醮騰章拜表謝過祈福遷拔祖考
者則仙官錄其功行奏名於上官增其福壽
如不孝不忠欺詐狠戾常行惡事不能改過
者則陰官錄其罪聞於地府損其福壽或絕
其後由是善惡報應如影響焉真人既行正
一之化攝三萬六千種外道惡魔誅絕邪偽
於是百姓翕然奉以為師居弟子數萬家立
諸祭酒分領民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令民
隨事輸出果帛器物紙物薦席榛薪所在貯
之以備齋醮及供給行旅而人聚行無敢欺
竊救民立橋梁修道路置義井謂之立功或
有州縣官及人民疾病者持一手狀來投真

人檢察其所犯罪愆二條列之令設齋醮
布施謝過其疾即愈又教以廉勤理民不煩
刑罰蜀民畏罪遵善盜賊不作物無疵癘皆
天師之化也真人因至蒼溪縣雲臺山在雲
山縣西縣南舊名雲臺山親山水秀異群峯朝挹
地無邪毒乃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
之地遂卜居以修九還七返之功一心存念
大道經四十九日復驗昔日鑾佩天樂之音
真人整衣扣伏乃見老君如前導從千乘萬
騎來集空際久之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悲泣
踊仆言曰臣昔者自念夙承實陰親授秘文
乃依天憲戰鬼行化功成退居今感駕一昨臨
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離臣臣其為尸敗乎遂
舉手以身自仆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卿之功
業合得九真上仙吾往使卿入蜀奪鬼幽獄
區別人鬼布清靜之化而卿殺鬼過當擅興
風雨役使鬼神驅馳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窮
盡殺氣熾空此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責子
之過所以吾不得近于矣吾未能與子論功
且當退居世間待吾於下元之主當與申叙

罪戾以雪重責真人悲泣請死于今日老君
復告曰子可開日東視乃見一人黃衣無幘
捧一玉函中有素書三卷題曰三八謝罪滅
黑簿超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訖老君曰
子可勤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陰
陽本命主者罪滅黑簿名昇紫清七祖父母
同為上仙謝過之後更修之三千六百日吾
待子於無何有之鄉上清八景宮中言此聖
駕已回真人遂依告文領弟子還鶴鳴山築
壇以醮太陽太陰遇三元八節本命元辰庚
申甲子三會五臘修齋設醮轉經然燈謝
日月星辰天地陰陽自己九玄七祖所犯之
罪三年之後玄祖生天從學弟子再聚數日
因往主簿山主簿山在江陰縣隱功聲聞東瑞符
應一夕神人授以玉璧謂曰群仙使我以此
光子居本竹山本竹山在江陰縣來真授靈寶上
經居蒙泰山蒙泰山在江陰縣有神人夜召真人
以俱往三日乃返領弟子還隱山是時從
真人遊者數十人一日告其徒曰諸弟子謝
爾輩勤事我素爾輩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

可得吾行氣導引之術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數之方爾重錄簿未可遽議成道更三世與吾會第往之乃指王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可以成就矣又曰東方有男子走小月者亦當飛昇不遠千里明年正月七日當飛矣其說容貌長短形色及期真人曰日且午趙子其至乎言卒而昇至皆如所言門人以告真人曰意此人來矣未可遽納乃七試之終不受謁今人唾辱遺之不去露宿四十日志益確乃見之又使八山守索驅獸夕有美女言遂行遇夜願寄宿昇與接席端坐連早明日又告病足逗留治密挑昇昇終不失正又行道見遺金在數十餅過而不取又今伐薪有三虎哮吼而前昇色自若曰吾遠從聖人求不死之道汝為山鬼試我邪虎乃去又使令入肆市帛付直訖而物主誣以未得昇了無所事更貿衣以償之又令守稻有弊衣瘠瘠瘠焉餒瘠口齒臭敗扣頭乞食昇惕然動容解衣餉飯以餘糧遺之凡六試皆動心感色之事昇執心無二真人又領登雲臺絕

崖之上道遙隔冰下臨萬仞之壑有桃生絕壁間其實甚異真人謂諸弟子有能得此實者當告之以道於是俯而窺者將二百餘人莫不股慄戰汗謝曰此桃不可得也惟昇進曰聖師所護何峻險之有師在終不使昇殞於此谷分若可教此桃可得矣於是投身而下正及桃上足不蹉跌摘滿懷縈綠石壁欲上不可即仰而擲之二百餘顆真人分諸弟子留一待昇臨谷以手援之衆見其臂不加長歛虛引而上徐曰昇猶以正心得桃不致殞墜吾今試自投之當應大得桃也衆言不可惟昇長不諫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久而不上衆驚莫測昇長默然良久乃曰師則父也父既往矣吾將安歸言訖俱投谷中正墜師前見真人在瓊林寶帳之中七寶臺上瞑目端坐笑曰吾知汝二人當至也遂授以神丹及寶經秘訣其諸弟子守於雲臺絕崖之上二日各散去真人與王趙三日復還治中一日領弟子遙見陽山白氣屬天謂長昇曰彼處必有妖怪當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

神女於山前姿態妖嬈因詰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實土地陰靈也真人遂問鹹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嶽秦龍處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鳳向嶽上盤旋秦龍驚懼捨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鹹泉煎之成鹽金翅鳳泊於南山之上後人呼為鳳凰臺為雀至今不敢棲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揖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於下口龍爭之首應吾吼命也神女則跪解衣而入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今作井神勿得復出免為生人之患真人方治鹹泉有一獵者至真人戒其好殺因授以煮鹽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闊一丈日得鹹泉四十餘函其利甚博真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處可以築城又指城南下曰此處川嶽相朝可建福庭後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真人領昇長往閭中居一日思神之際謂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慮神女復取之出為人害遂將諸其所取衣藏於

高峯石室中勅地神守護即燭陽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鹽井之利後以真人之諱旌其事今陵州是也蜀中鹽池皆於其傍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張氏郡也其山下無江及井居人乏水真人以神劍挿地因而成井遣神衛之使之不竭其人謂昇長曰此山多巖人民居焉慮山崖不墜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傷人真人與弟子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爲人害真人置石函於江中錄神姦之名以法召入鎖之復以大山篆符以鎮焉其怪遂絕後人呼爲摘鬼符每水涸人多見之羣歸供養以屏妖惡真人復領昇長往鶴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版一人黑幘絹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上清真符召真人遊於閬苑須臾東北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鶴龜鱗魚鳥之駢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算騎吏來迎真人次有黑龍駕一紫臺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從踵至關關前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關真人既

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黑衣吏持天符佩劍執圖籍而上云超度先祖之籍即皆上朱陵府矣真人觀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調太真之氣一日忽有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白老君至矣中有一人長丈餘素髮朱顏項圓光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指曰此子房也此子淵也坐頃乃引青車一輛別遣二人翼真人登車騰空而上至一處臺殿巍巍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正視或語曰左侍無上大道君右侍太極真人前侍虛微元君後侍太上真人金童玉女侍香散花妙行真人執經俯而前立班成羣真皆謂曰今子等皆成真矣由汝一念而萬劫業緣皆盡於今日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傳世世宜布爲人天之師拜真人爲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付長昇山云於後城山中授與王

長昇山玉蜀山中後昇長板復於清沅山中次院復城治在漢州什邡縣教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仙州九隴縣輕舉之法付嗣師又入鹿堂山中鹿堂治在漢州什邡縣煉九鼎神丹還平蓋山平蓋治在蜀州新津縣合九華大藥時有東治禁氣師姚徐二姓能收社廟之鬼回喪車起死口周流九州之內常統陰鬼甲馬萬數聞師在蜀乃求見焉曰大道一氣兩神靈之間寧有陰邪邪吾等統八極陰兵萬億假令有道其如吾何魔其從至戶外真人不納顧謂長昇曰此乃六天邪神不合與正氣相見令立道傍三晝夜不與進退弟子恠而問之真人曰此與群精大邪共來就我今令立於門外亦無害也姚徐呼曰聞師有道故來求見既蒙不納復令文立我何罪也真人乃令弟子語曰今赦原汝不問往罪其衆乃得辭去真人領弟子還鶴鳴山於渠亭永壽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長昇見空中神仙騎吏一人駕雲車徘徊於山之東南大聲言曰張道陵功行已就付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與真人乘白鶴自渠亭

山會于成都城下老君同至萬神溪迎湧出
一玉局高丈餘玉局在益州成都縣今玉局觀是也老君昇
座為真人再授道要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
北斗延生經以十五日上元再會成都
南斗經及演說諸經真人聽畢已而

局消散因成空洞成都記云老君既出空洞與青城第五洞又相連道陵以玉局上應冠洞不互開穴通氣將不利於分野乃以空石以開真人往鹿堂治召四鎮大歲五嶽山漬杜櫻神祇群仙悉集是時山前有一石可高丈餘真人執起以警衆神曰太上有勅令吾警衆當崇奉正道好生惡殺佐國安民其有不稟恭者吾遣萬神誅之乃擲石荀於巖下立於治側遂與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間郡邑之治遂領昇長往雲臺治於西北隅築壇安爐煉大丹丹成服之浴於水有神光亘天永壽二年丙申真人自以功成道者乃於治之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亦城渠

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都從持玉冊授正一真人之號真人將以盟威都功等諸品松籙新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衛成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青城山有天神藏經處一云於洞口山謂長中封藏經諸按漢口治在關州蓋漢魏時長

昇曰吾有餘丹在煉丹亭上金盃之中汝二子可分餅今日當隨吾矣是日亭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綰衣結纓佩劍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拜曰奉上清真符迎真人於閭苑須臾東北有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錦節獅子辟邪天鵲甲卒皆至耀景陽更即有黑龍駕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真人與夫人雍氏一云登車前導後從天樂引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唐玄宗黃云邈彼炎漢天圖中缺萬靈消殘三靈湯越惟師廣運神威迅發躬侍真元親傳秘訣杖妻雲驅崇山劍裂大布騰教全清龜尊一振無為永光有截鸞鶴斯邁丹青是設玉相

真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矣真仙孤高峻節氣貫霄冥玄元示訣落落神儀亭宇皓月鍊邪新精懸驅鬼徹漢代盟威流傳不絕肅宗贊云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朴是質靜處瑣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為正一

宋徽宗進封真君玉冊文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感若昔至真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為神明主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體妙闡幽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厥績甚茂遂挾光景上起人群松蘿真國乎係於後群除妖孽擒集不祥陰陽有氏既久彌著不有微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劉晏上書正一靜應真君大道藏於幽顯于明功施於遠著于近匪我能然惟常希息則能幽鑒觀茲以行其餘佑我邦家延及我民繼昭無疆之休俾嗣于永世理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

道一曰鬼神變化從古以之入鬼混教道將遠矣張天師乃稟符籙之教通天地之情分隸陰陽區別人鬼至於奪鬼幽獄立二十四治其與太上之降九十五種外道不殊正一之教流傳後世實非小補且德垂後裔世襲真風以至于今亦天之報功也道德經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張天師必能深究其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十九

何允

得雲山靈者萬年官道士趙道一總管

王長

真人王長不知何所人也從張正一真人學真人往雲錦山散群弟子惟王長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長遂負書行歌同真人往雲錦山日侍真人服丹戰鬼積行累功後於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宿有仙骨可與成就矣遂盡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飛昇

趙昇

真人趙昇號鹿堂子不知何所人也始張正一真人在蜀昇不遠千里而來願執弟子禮真人試以難者七事而昇終始如一第七試因取桃同王長投谷中見真人坐瓊林寶帳遂拜授神丹寶經後事真人功行滿備白日昇天

道一曰趙昇不遠千里而求師守一誠而不變志於道忘其身忍辱含垢堅節礪操卒能得明師之旨授參道德之玄微積

行累功煉形輕舉觀其志其與傳先生之穿盤石不殊後之學仙者真可為軌範也道德經曰強行者有志其斯之謂夫

張衡

嗣師張衡字靈真張正一真人長子也字云平順朝元皇帝學道繼出仕少博學隱居不仕漢為徵西刺史遷侍中

張魯

系師張魯字公期字公衡嗣師長子也好道守真人之法仕漢歷典農校尉安民中即將漢中南鄭二郡太守後隱身學道以待法治病致米一斗疾苦立愈久之積米鉅萬魏王聞之遣使統兵來討弟子告師師曰懷勿為懼遂同弟子登嶺而望見兵馬四合師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濟洶湧下臨不測兵不得度使者復統水師至岸師又以手版畫其河中輒出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使者回具述

其事一云建安中曹操懷權將不利於漢室伯舅封魯侯扶魏王遣使追謝齋印綬拜為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關中侯食邑三萬戶師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修道之士世慕沖舉今裂地之封非所願也請還印綬無復再來後修煉白日乘龍昇天一云魯於太山與魯相見在天霧中良久失之師有第二人長曰衛次曰倪衛歷招義將軍好道於嘉陵飛昇倪歷南郡太守棄官學道入之白日飛昇

張滋

張滋漢書字元微系師長子也辟丞相掾給事黃門侍郎歷漢中太守封昌亭侯久之得道尸解而去四第曰永曰盛曰澄曰巨永字齡宗歷奉車都尉議郎封樓亭侯得道尸解盛字元宗歷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封都亭侯嘗喟然歎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長子傳授而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無傳乎西晉永嘉中夜望大江之東有瑞氣徹天謂其妻曰是可成吾丹矣乃棄官南遊至鄱陽郡望之曰

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處山嶺秀麗登無善曰吾得之矣山頂有真人丹穴并窈存焉乃昔日煉丹修養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結廬居一年廬氏來尋之遂與同居此山得一子一云廬氏得一子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自蜀來處之山下

去人呼其為龍虎子孫多居山之東北盛字立宗仕歷牙門將軍駙馬都尉封冠軍將軍漢中南鄭太守關中侯久之得道尸解巨字儒宗仕歷侍御史安南正參義陽太守久之得道尸解一云第四弟盛字文宗歷漢大夫人

正得道尸解今臨賀白霞觀有大憲山世傳天師四代孫煉丹得道處宋陶陶有詩云羽客朝元地遺壇古樹中煉成丹窈在去鶴巢空印篆從天賜符書與道通當時棲夜來風

張昭成

張昭成字道融威之長子也學道不懈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溫溫如生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鵲穿墓而出有彩雲威之後開墓視之唯冠履在焉一云晉初得道至成帝咸寧年中仙去

張椒

張椒字德馨道融長子也得真人治鬼之法以真人所授諸階秘錄傳度世人晉帝累徵不起得道年一百餘歲告別門弟子道然而化

張仲四

張仲四字德昌德馨之長子也傳授父法能辟穀日行數百里後入蜀山不歸不知所終

張迥

張迥字彥超德昌之長子也幼年得道義平姿善裁鑒日列真人諸階品錄於淨室中歲奉六時香火終身無怠治病驅邪無不安愈世人仰之年九十而卒一云高太祖召赴闕

張符

張符字德信彥超之長子好道傳守真人之法年九十二歲而卒

張子祥

張子祥字麟伯德信之長子博覽諸經究探今古襲儒衣冠仕隋歷洛陽尉未幾棄官與妻子退隱龍虎山一云當自號曰陶隱士從學者數百人志在修養類容益少常若

二十歲人能吐腹中丹置掌中說弄或夜投
語中光芒穿屋乃復吞之久之得道年一百
二歲一百歲而卒卒棺甚輕墓之夕墓忽有
光其塚開視所得唯衣服爾

張通

張通一云下字字仲達潯伯之長子傳守
真人之法常閉戶不出四十年妻子非時不
見久之得道年九十七歲而卒經數月入棺
尸竟不壞通高順皆犯相
名未詳其狀

張仲常

張仲常字德潤仲達之長子通覽儒書亦有
神異唐高宗召至闕潛歸歎曰吾幾落世網
學道於家傳守真人之法能分形變化嘗推
寶於室中與妻茹掌飲酒夜醉於甕傍吐其
中經日不壞年九十八歲卒一云日埋甕於
室中甕裏子茹
掌飲酒夜醉甕中
在甕中經日不壞

張光

張光字德昭德潤之長子少傳授真人之法
久之棄妻與次子悟入山修行二十餘載乃
出見其妻又同處五年後終於家年一百二

歲而悟亦能辟穀

張惠正

張惠正字子明德昭之長子博學群書最精
於易從學者百餘人久之學道隱山與妻子
不相見傳守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
秘錄四方歸之所積法信備荒歲以助貧乏
之士亦能煨煉黃白之法百餘歲卒於山中
空中有仙樂隱隱焉一云能以藥水為金
而後
為元

張高

張高字士龍一云字士隆子明長子也
學道守真人之法飲酒至一石而不醉唐明
皇召見于京師置壇受錄降賜金帛仍免租
稅冊封漢祖天師之號肅宗降香建醮觀
宸翰以贊天師貞元中降供養供養金銀
香爐香合辦羅絹金帕及黃樓器物年九十
一歲卒家

張應昭

張應昭字治鳳士龍之長子博學經典後隱
山中辟穀能百日不食與妻子躬耕能火鐵

箇數里外聞之一日告其子曰吾世傳真人
之教功及於人多矣吾今歲年汝當傳守言
訖元然端坐瞑目而化年九十九

張順

張順字仲季一云
中季治鳳之長子少事母孝曰
不孝不忠而欲學道求仙是猶捨舟楫而涉
大川也仕為本縣貴水尉後棄官并妻子結
茅以居年八十七歲童顏皓齒不疾而化

張士元

張士元字仲良仲季之長子少傳習群書年
四十餘始學道習夜坐久之能通臂上下出
入如飛以符法傳人治病能種桃李頃刻而
實時君聞其有道屢以美官徵之固辭不起
終于家年九十二

張修

張修字德真仲良之長子為人質朴常衣布
素不喜華飾與妻耕于野不與鄉人交通歲
以符法傳人治病應時而驗所得法信皆施
貧士甘於寂寞無所貪慕先二年自營墳郭
曰吾二年當去至期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化

時年八十五歲張善字元長溫甫之長子初不茹葷長好道遊歷名山大川二十年方還即不出戶深育內養年八十七歲而終十一云八

張謹

張謹字子堅德真之長子傳學為當時通儒攻草隸晚年好道能辟穀一云唐文宗召見時金龜中一日三飲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

張果一

張果一一作龜字溫甫子堅之長子母初夢金龜入腹覺而有孕少年學道能洞窺牆壁外常累千金過山年市穀救施貧之年九十二歲一日語妻曰吾死後地震則歛而葬之言訖乃正坐執簡而化七日果地震乃歛而葬焉體尚溫而不壞

張善

張善字元長溫甫之長子初不茹葷長好道遊歷名山大川二十年方還即不出戶深育內養年八十七歲而終十一云八

張李文

張李文字仲歸元長之子歲以諸階秘錄傳度弟子之能修行者用符水治病立愈年八十七歲而卒

張正隨

張正隨字實神仲歸長子也為人質直淳朴不與俗人交遇諸途則趨而避之歲以傳度法信救施貧乏雖家貧而不顧年八十七歲而終追封真靜先生

張乾曜

張乾曜實神之長子也好道守家真人之教法會要云大中祥符八年召信州道士張仁宗聞其有遁天聖八年五月召赴闕賜澄素先生之號上問以飛昇之事沉吟久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上嘉之又問幾子對以長子傳道次素儒遂以次子見素為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寺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

張嗣宗

張嗣宗澄素先生之長子襲真人之教傳度秘錄得吐納之法年七十嘗觀如童孩年八

十一歲而卒封虛白先生會要云至和三年八月賜號冲靜先生

張象中

張象中字拱辰虛白先生之長子七歲賜紫承襲一云年十三順德府通志史元有道術宋仁宗召見賜紫衣問道法甚妙

張敦復

張敦復字延之拱辰長子少儒服有聲場屋後以嫡子承正一二十八世丕闡祖風四方宗之年五十三而卒追封葆光先生

張景端

張景端字子仁乃二十四代之後名迪第五子也好道承襲真人之教年三十一歲一云五十二卒追封葆真先生

張繼先

張繼先字遵正乃二十六代之後宣教郎臨川知縣名處仁字德玄第二子也九歲承襲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寧以來凡四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規杖中散大夫初神宗以真人

印文陽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崑玉刻之藏於三清儲祥宮法從庫將以昇有道者至是以賜繼先已而進封真人為正一靜應顯佑真君仍詔有司就國之東建下院以居之賜額曰崇道又賜緡錢修龍虎山上清宮按步

口莊五萬以飯其東改賜上清正一宮額追封其祖及父先生號度其祖母陳氏馮氏妹陳真皆為道士建真觀以居之復用燈素先生例官其兄紹先假將仕郎恩養其厚先生志在冲淡引辭以歸嘗作靜通庵于上清宮後為心齋坐忘之所又因祖師雲錦山龍虎丹憲而修煉焉瑞彩祥光照耀山谷有降祥堂濯鼎池遺迹猶存後著心說及大道歌以貽于世丁未年三十六歲欽宗詔赴闕至泗州解化已百年冬赴杭州薛門下生日齋是年大盜入境先生預告眾而去至今道侶往還多見在羅浮西蜀隱顯不定云

人自歸州來附天師張修書乃知不足後有人見在應州羅浮者

張時修

張時修字朝英虛白先生之後也素習儒術累舉不第乃恬然靜退志慕修煉以虛靜不聖無嗣東推承襲年六十一歲於龍虎故居解化

張守真

張守真字遵一朝英長子也母吳氏嘗夢昇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當主陽平治都功印生而純素守靜長而寡慾宋紹興十年庚申承襲世教每歲三元傳度四方輒除邪穢妻道化歲行二十九年二月七日高宗賜號正應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召命十一月十三日詔赴德壽宮館于養魚莊越三日引見賜坐咨訪道法甚款十九日孝宗召見賜坐賜金錫齋退就館舍錫齋類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臺所榜有真應越明年復召見以上清三洞諸品寶籙疏傳寢久乃錫金奏道錄院鈐木成書就廷祥觀傳度且命以其版歸及賜象簡景雲劍并

手書陰符經以昇之先生既歸林下儵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嘗收兄虛靜先生書有川蜀之約吾將往遊焉於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無疾羽解

張伯璟

張伯璟字德瑩正應先生長子也儀冠軒偉豐玉枕巖鬚髯人皆謂有正一之風宋孝宗乾道中侍正應先生赴召高宗賜坐賜籙御筆更名景淵又見南內宣演道法甚嘉納焉越月高宗命正應大醮月臺正應以景淵隸其事每獲殊應上加錫齋併賜象簡以歸遂掌三元之教符籙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鎮明州以玉壇召師相得尤厚一日遣人召來邀近忽謂其徒曰人間之寵雖至然吾自有仙期不可與矣遂隱凡而化

張慶先

張慶先字紹祖德瑩嫡子也慶先未生時德瑩嘗鞠幼弟嗣先為子既而攝祖教慶先降世天姿閑雅賦性簡默蓋如列子之居鄭國時人無知者久而聲名方馨神異煥發道俗

宗鶴不謀同辭曰真正一先生之裔也。連鳴于有司以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五月正襲三十四代之位。三元傳錄奉香火者雲至師常以真純自守。儉素居家。慈仁接物。見貧乏寒棲之士。尤加惻隱。而賙濟之無他嗜好。惟喜飲而不為酒困。至嘉定二年下元開壇。越七日有綠袍幅巾之士。神風偉岸。類有道者。衆莫詰其所從來。師一見之。開樽下榻。如平生歡。既別。猶附耳語。移時乃去。師自是焚香絕粒。不交人事。家人意其蟬蛻。有日請遺法訣。閱而不言。至是月二十九日晨。與監攝如平時。備然安坐而逝。

張可大

張可大字子賢。乃正應先生第二子。伯瑞之孫。仁靜先生天麟之次子也。初景淵羽化時。伯瑞嘗攝三十四代事。至慶先羽化。嫡子成大幼。天麟復攝行三十五代。教法嘗被宋寧宗召。賜號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化。遂以可大為慶先後理。宗紹定三年。仁靜仙去。可大年方十三。正承三十五代之教。豐神秀異。性

識不凡。四方參受法錄者。動數萬計。道化盛行。端平三年。奉聖旨。賜錢重刊先朝元賜錄。板嘉熙二年。加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助法鳴山玉泉龍井之神。咸加封焉。三年四月。奉聖旨。召赴行都。退潮橋雨樓。埋保邊。咸有感。格七月。召見。賜坐。賜齋。賜號觀妙先生。褒嘉甚。至錫資。使蕃。仍賜錢重與先朝元賜真經。觀俾為母子同居之地。錫以土田。免其租賦。御書觀額。及真風之殿。紫微之閣。以賜。又賜扇一握。親灑宸翰曰神與道而為一天與人。而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烟。先生又為助法鳴山玉泉龍井之神。請于朝。咸加封爵。自是簡眷愈隆。時有宣賜降香。建醮無虛歲。每禱輒應。至寶祐二年。復奉聖旨。召赴行在。住持龍翔宮。以親老。故辭。準勅。提舉三山符錄。兼御前諸官。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至今遙領。自是既得請。有逍遙物外之志。景定三年。乃以教法授次子宗演。具表奏聞。至四月初十日。羽解。上與東官各有賜賻。至慶劔宣賜尤厚。丞相江萬里為撰碑銘。

淨雲山聖壽萬年宮道一編修

于吉

于吉者瑯琊人也一云此海人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領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蓋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一云吉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為賣藥翁行市中授之經且曰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乃拜受其疾頓除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災治疾無不驗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冲和付之以氣人能保精愛神護氣內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當上愛其君欲其長生為人子者當

念父母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為求索奇方殊術以奉君親為人弟子者當念錄師恩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榮於君每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為之則天下太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實心自克責灑心易行感動於上受天施恩輒言報謝精專不急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為士丙午丁巳為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潛龍勿用坎為巳人得見之壽長久居天地間治而已治萬百人仙可待善理病者多輕給藥莫樂於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蓋神丹奇藥可以奉君父師者焉又出科戒祭酒之法以付吉吉後奉經行道分布弟子置男官女官廣化人民四方歸嚮後孝章皇帝元和二年老君復降詰責吉曰吾前授汝道助國扶命憂念萬兆而自頃以來諸男女弟子託吾位號貪財縱欲驕倨自大

嫉賢妬才更相是非皆不當爾故來語汝吉稽首伏地叩頭百下曰唯唯願太上赦既往之罪容臣修將來之善從今日已往不知當何以救諸男女弟子之譴責老君曰汝善聽教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為道德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人雖為王公上至帝皇脫有重罪無益魂神可不痛邪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為說一百八十戒訖又語吉曰往古先聖皆從此得道道本無形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稽首受命再拜而謝吉後寓居會稽稽平江東追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為千郎事之如神某招吉為客在軍中將士多疾病請吉嚶水氣差策將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千君邪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態東吞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日中使請雨若能感天

今日中大雨則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與雨
霍江中漂沒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
泣收葬明日往視俄失其尸策大憤恨從此
常見吉在其前後後策尋為許真伏客所傷
點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因捨鏡大斗自創
裂而死混元寶錄云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
然後仙去

道一曰道德經曰夫佳兵不祥之器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于吉祖父慕道而
躬自勤苦有踰前人乃致身軍旅之中而
為孫策所殺雖曰兵解也然使于吉退藏
於密積行累功又安知不證飛昇之品乎
後之學仙者當以處佳兵為深戒

官嵩

官嵩者琅琊人也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
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
天仙授吉青練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
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
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
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

色後出入紆嶼山仙去矣

王道真

王道真漢時人得道於鬼谷山東古相臺常
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異常乘
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歛入此臺
中即荊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為臺非
也

王玄甫

上仙姓王名玄甫漢代東海人也師曰雲上
真得道一號華陽真人六月十五日於世十
月十六日上昇不記是何朝代後傳道與鍾
離覺即正陽子鍾離權也所著文辭隱而不
傳世有詩一章載混成集其詩曰華陽山裏
多芝田華陽山叟復延年青松巖畔向柯下
白雲堆裏飲飛泉不寒不熱神蕩蕩東來西
往氣綿綿三千功行好歸去休向人間說洞
天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襲贈東華紫府少陽
帝君

薊子訓

薊子訓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抱鄰舍嬰兒

誤墮地死兒家即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
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漢時
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既到京師公卿以
下候之者座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
不匱一日太學諸生詣請子訓子訓以食時
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三處諸
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衣
服顏色如一遠近驚異後因避去遂不知所
止初去之日惟見白雲騰起數十處行人於
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
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
曰薊先生小住並行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出後仙傳云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
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所載他事畧同

王喬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為尚書郎出為葉
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
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
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
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隻焉乃

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賈育奇莫于成泉自或實其夕縣中牛皆死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析構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便見禍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出後漢書祠後改鑄見觀屬汝州

壺公

壺公不知何許人也常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汝南人費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一日復詣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華麗百酒嘉穀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謫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

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一千斤石於心上衆蛇共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持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今在豫州新蔡縣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持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觀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募竹杖爾乃發塚割棺杖猶存焉遂能醫藥衆病鞭笞百鬼至驅使社公或在坐獨自悲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惡之犯法者爾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符爲鬼所殺出後漢書道傳云汝南歲歲常有惡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徒鼓者

郡中患之時惡遁來而達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扣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嫗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付其一札以勒葛陂君魁即扣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勅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霽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而下而扣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長房又能縮地脉數千里率至前宛然具足吳均續齊諧志云汝南桓景從費長房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消景從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今人九月九日登高蓋本是也今建寧府有登高山存焉丹臺錄云壺公姓謝名元一又興化軍有壺公山昔有人遇壺公引至山頂見宮闕樓殿曰此壺中

日月也又有臺公廟存焉一云蔡州懸壺觀
即黃長房舊隱有懸壺樹信州靈陽觀亦云
黃長房竹枝化龍處未知其故也

華陀

華陀字元化漢時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生
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
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
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錄不假稱量針灸
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
今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
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湯洗除去疾穢
而縫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
平復廣陵具晉彭城樊阿皆從他學並依準
他療多所全濟漢書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
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

劉文饒

劉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
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恕不形類口不疾

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
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旦使奴至市買
菜而奴盜用錢飲酒墨乃還卧於閤內又不
得菜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
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爾願
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
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
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火丹方
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
學道者出異誌注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
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視之寬無人
解駕乃與之步歸頃有盜者得牛而還還
恒用蒲輦覆帝嘉平五年爲太尉當於御
前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又嘗有客來詣寬
寬遣奴市酒適久大醉而還客罵爲畜產爲
辱教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述鄉侯六百戶
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時述
之胎討復子松嗣案此說復爲同異故詳載

道一曰劉文饒仕於漢朝視民如子蓋
道德之發越於外也觀其爲政恕不形類
口不疾言好行陰德拯濟寒困具可爲萬

世隱朝市而修仙者之標表大抵積功累
行亦在茲也道德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德善豈非劉文饒之謂乎

趙威伯

趙威伯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
生晚在中嶽授玉佩金璫經於范丘林乃是
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
挹日月之道服九靈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
陽內爲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太平
者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
非世間常法又善彌聲若銜風之擊長林衆
鳥之群鳴時在天市壇上長爾呼風須臾雲
翔其上或冥霧四合零雨其濛保命有四丞
威伯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升暴雨水靈芝草

樂長治

樂長治東鄉司命君鄉里人也仕漢桓帝至
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
之得道入華陽內爲保命丞

劉根

劉根穎川人能令見鬼隱於嵩山穎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爲妖詆召至郡新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笑須臾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伊前鬼乃責曰汝爲人子不能先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語新曰可急謝過於劉先生新乃泣涕扣頭謝根俄頃根與鬼俱不見莫知所之不日新亦卒或云劉根常服棗核中仁百邪疾不復干後漢時人皮日休與毛公泉詩云劉根昔成道故塢四百年旣旣被其體號爲綠毛仙因思清冷汲鑿彼岸巔巔五色旣煉矣一勾方鏗然既用文武火俄窮雌雄篇亦鹽撲紅霧日華飛素煙服之生羽翼倏爾冲玄天真隱尚有迹厥祀將近千我來討靈勝到此期終焉滴若破寶淨鮮餘餘圓澄如玉髓潔泛若金精鮮顏色半帶乳氣味全和鉛飲之融痞塞濯之神俱變有時執者觸倏忽風雷顯素練練不短越壘腹甚便汲時月液動擔處水漿旋大獻大司諫置之鈴閣前清如介潔

性滌此掃蕩權矣背野人興亦思侯伯憐也知飲水苦願受一餅泉南嶽總勝集云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乙之道遊官四方爲政有德晚歸南嶽之東峯煉真朝斗服氣祭神而玄化

劉偉道

中山劉偉道漢時人學仙在嶧塚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繫垂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心安體悅了無憂怖卧在其下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遂賜神丹白日昇天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常服水和雲母後入具山從赤須先生授煉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於桑樹乃去其高邁如此道成爲明晨侍郎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時舉直言不執性實直不同時黨爲閭人所疾陷於黨網之限避難郡縣變形逃林廬山中爲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

范幼冲

范幼冲遼西人也曾爲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受胎化易形之道常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縱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地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誥云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爲童初監今在華陽中

鍾離簡

鍾離簡後漢人爲郎中與弟權俱入華山三峯得道後道備白日昇天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

封衛

洋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封衛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木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間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愛蓄精氣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无不習誦復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无不竄避人或疑之以失刃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士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客成養氣術十二卷墨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笥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丘山不見

王老

王老不知其名與魯女生封君達為友訪道遊名山於東嶽之陽遇神仙乘白鹿與侍女十許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長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君乎即我是也子精誠動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訣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而去王老行之愈力三年行及奔馬肌膚光澤狀若處子能分形變化坐在立亡周遊人間四海之內時有見之者

張皓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東漢安帝永初中嘗詔逸人為道士皓年二十歲與選一日封衛召至皓望風服膺求啟未悟衛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鮫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衛曰可教也於是付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道者來訪則或為白鶴或為飛雲搏空

遊虛隱沒而莫之見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王少道

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常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沖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昔太極真人一日八身展轉得道葛玄七世方證仙公之任然積善之功上濟玄祖下流後世豈止一身長生而已勉哉勸哉吾匪虛言也俱得神仙矣真誥云其童初府有山皆童府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遼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計父也計父漢時為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鍾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府耳

路大安

真人姓路名光又名大安西蜀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婁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世箕裘博通經史歷三國鼎分晉室肇造科目不公仕途艱進乃自歎曰僕幼寒滯時運與廢雖有濟世之才奈何

時與命違所謀弗就功名之念頓息遂舍家修道遊至河陽假舍驛亭吏曰不可宿驛中有妖僞或不信必有禍害真人曰吾有神劍能斬邪怪不必多言遂投宿夜半風寒凜凜瞑目視之庭隅妖氣中有婦人悲告曰真官乞賜救拔此乃張氏古宅向為寇劫掠殺妻張氏而埋此也若得收葬方遂往生翌日掘之果得連環白骨遂葬之於高陵真人因此堅心慕道廣求濟生度死之術尋訪名山於晉武帝太康五年甲辰歲五月五日縱步姑射忽於古槽下見一老叟衣黃裳踞石而坐進揖之曰先生何獨在此仰而長吁又而不答真人體貌尤至久之老叟謂真人曰久立我傍果何求哉觀子稜氣薄道氣重異日名與年同事俱終矣真人聞此語如夢得覺乃再拜告之弟子所求者道也叟曰道者杳杳冥冥无形无像何以求之再拜告曰道固難言願得濟生度死之術以救世可乎叟曰道者妙萬物而為言常應常靜不可聲求亦不容索惟在留神恬淡集性希夷元氣長存外

物不擾然後行功布氣微液煉神可以超凡入聖真人曰今日得聞謠語心如死灰乞望先生明教一術度人修己叟曰子可教矣遂以六天如意大法經錄謂之曰依此行持濟生度死妙用難思子宜秘之叟就拂袖而去追之莫及復反顧謂真人曰修半紀相會真人自是往華山仙掌峰修煉至惠帝永熙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半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而參合前老叟法書夢覺神開意解自此書符行功布氣治病驅邪无不應驗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晝見疫毒流行民遭橫夭真人敬施符水點混元燈越三旬間方息至永康二年正月虎咒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勅召人勦治真人於戎甥舅也真人遂往揭榜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此戎見其甥言遂奏帝召入內奏對乞與民除害奉勅令任便行持依混元法攝召虎咒自空飛至帝愕然真人咒水喫之化為蠅蟻布氣吞之

一城安靜帝喜褒詢之曰子乃吾朝真天師也與漢天師殊時同號異世同功賜以綠袍朱服青絲綰碧玉環及以金帛贈之真人笑而不受奏曰助國救民忍以財賄污身遂居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沖天佐紫微北極大帝職充司命真君更宜每月三九日下降人間察其功過應有災患急難應聲度之夢覺身輕倏忽飛舉昇天而去其混元之法今行於世焉

王真

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

陳長

陳長在紆嶼山上已六百餘歲紆嶼山中人爲架屋每四時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皆愈紆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紆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紆嶼其山地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王暉

道士王暉者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掌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溪側則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鸛鶴行鞭策如人乘馬无異餌黃精者不積有歲時其後以道術傳王法仲乃尸解而去門人葬冠履於巖左有黃雲覆其上嘗著秘訣百餘言以教人而人莫能曉其辭曰黃帝昇鼎湖乘素入紫煙明精陰不久運往馳龍旋枯梓林將凋鮮鮮沉深淵遊仙騰霞觀喜作歲月綿晝占勿龜兆夕唱良有緣中嶽鎮和氣般輪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賜與金一餅

昌李

昌李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携柴崖崩墮山下尚有微氣其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天即以藥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成仙婦以藥治李即愈李食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喜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李李曰知卿當來爾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秀才歸鄉里師事西河劉公受服術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空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在華陽爲理禁伯理禁伯者主諸水兩官也其語云理禁伯官玄賓善談空云元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元見大有以本大元有有亦无元焉无元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无寄有以成无寄无以得无於是无

則无宅也太空亦无矣我未生時天下皆无无也其所論端極如此桐栢諸仙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萊左仙翁也與其論无粗得大意

臣道一曰夫以无之一字論道是誠得道之妙矣道德經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張玄賓必深得其旨而略寓於言也

王中倫

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中潛伺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此來頻通方山去來經此愛此石聲故輒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如雀卵遺之云可辟殺初別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已得

石舍輒百日不飢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武帝大始中入具
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爭之
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
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棋堂
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
香而至焉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
彈琴戲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於樹下立飢
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
華云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詔令王方平
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
不見及還家已是建中矣舊居廬舍皆爲墟
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鮑靚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玄
深心冥肆人莫之知一云爲南海太守得秘
法悟真理受真仙要訣於譙姆按洞天記云
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張慮者俱杜
陵北鄉人同在渭橋爲客舍居積行吟德好

道希生故福逮於觀等使易世變族改氏更
生合為天倫振胃雖異德蔭並同觀學明經
術緯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藏劬
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役鬼神封山制魔晉
元帝大興元年觀暫往江東於蔣山止道見
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
徐徐動足觀奔馬不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
觀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
太上使赤城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爾觀即
下馬拜問寒溫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
十年當交兵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
云君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考得仙者尸
解為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
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
臾便滅所書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冥身適
去勿復還家人謂刀是某人也用竹木如
刀之法陰君乃傳觀此道又與觀論晉室脩
短之期皆演一為十為百以表元帝訖云推
步所知不言見陰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
羅浮圖志云稚川居羅浮時觀為南海太守

以道侔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示白石
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
乃去人見其來門无車馬獨雙燕往還或怪
而問之則雙履也壙城集仙錄云觀以女妻
葛洪觀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

亂發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鞘然

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氣收刀

別復葬之真誥云龍爲地下主者帶山真

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尋訪得

李氏推問皆符驗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各

白石先生食之自清容見仙

人陳名榜選試百餘歲卒

許蘆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爲胄

天相承

族冠冕相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

道隨柄世外敘自改名達摩將七石置父子
胡旋子狀乃修再三之旋安于竹受六甲食

陽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唐元年
庚申歲注此而潛云永和四年歲絕亦於臨

今以自記爲正絕迹特年以十九歲爲一

孫寵字彥達女即駱駝秀之孫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

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

舉之道初絕親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內文
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懸壺山中散
髮去累改名遠遊服術黃精漸得其益注心
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密感玄虛太一具
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善於胎息內觀步
斗隱遶每一感通將超越雲漢後移臨安赤
城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映因師世龍受
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三年之中面
有童顏臨映得道三官都禁遺典柄伏周勃
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詰
映諸愆如其无答便當執也賴得真初即李
開林相助映甚怖懼強長笑叱訖而答曰大
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乃矜是以
版泉流血無遺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
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邪吾七世祖許
子阿者積仁蘊德陰加鳥獸遇凶荒疫癘之
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救自營方藥已死
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四百八人德墜我
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青宮豈是爾輩可
以豫乎真誥云長史七世祖華字子阿有顯
應之功今檢諸七世祖名數字鳴謝

後安帝時為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
字與真誥不同未詳所以仲英安帝永初二
年大飢斗米二錢文人也應劭漢書所載活四
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書所載活四百
云許敬自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惟陰德
波後漢敬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
台鼎子糾糾相直為三公元言畢會司命君
來過江交世不逐逐至神仙言畢會司命君
遣聽候李連握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
世東宮為地仙中品映第五弟穆亦同時得
道晉書列傳云許遜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存
世世仕族而遁少恬靜不慕仕進時父尚存
未忍違親謂餘杭縣當山近延陵之茅山是
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壺洲
望時節便衣交省而已父嘗既終乃遣婦孫
氏還家遂編遊名山採藥於桐廬縣之常山
師求涉三年數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事一
口而德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莫得也常服
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山乃改名玄
字遠遊與真誥所載別嚴之遠之字當不謬日
志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癸之書云白
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室玉室仙人芝草左元
放之徒僕未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
復莫測所終時道者皆謂之羽化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祖尚父副穆少知名晉
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為太學博士累
遷位散騎常侍護軍長史雖居蟬冕心慕道
德以第四兄遠遊嘉邇不返遂表辭榮太宗
不奪其志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徧該靈奧
天降玉札授為上清真人年七十二解駕道

世真誥云仲儒雅情未博學有才章簡文生
卿主簿功曹史王華舉謫臨川縣從事不赴
運補太學博士上出為餘姚令入為尚書郎中
中正謫草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郎俗
而內傳真學密受教記遺行上道授分所
乃為上清真人晉書陸伯位伯所司仙
治助聖教氏孝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
年十七亦入易達中受學梁高祖為於山別
立祠真館長史本宅天監十三年立為宗陽
觀今之紫陽觀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
南一塘郭四朝築以壅柳谷曰公泉茅山記
云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
清真人許長史宅今為觀觀前有真人靈壇
危謙魏郡人也性縱誕不恥惡衣食好飲酒
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搖
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皎皎我慕著下獨向
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無以
消白日常作龜我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後
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
止次卦千錢不為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
謙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
乞與貧寒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於御牀

危謙

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此此災可消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於豫州刺史袁真不為後援謀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妻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廐壞竟便差是男兒聲氣雄烈當震動四海溫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常患不盡且無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以空櫃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極飲客隨謙者眾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訪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櫃用先生幸還家中取去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所飲數千斗唯四十日纔足相補止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算便知也許氏試依其言算之不差一文後謙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

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囊無尸

臣道一曰庵謙以孝養母不干名利內修至道外混光塵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上多以奉母少以自給次卦則須下淺不為非廉而不削者字得至此道德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庵謙誠熟究此道也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一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漢三

杜禹

杜禹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十八歲與時輩戲北郭有父老召禹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禹早孤事後母至孝名聞鄉郡三辟命仕不就數曰方當人鬼清亂非正一之氣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從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典陽平治禹每入靜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內操米戶數萬晉太傅謝安時為興興太守見黃白先以問禹禹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令陸納世世臨終而並患侵淫瘠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奏章云令君大克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云年可七十九司馬桓溫北伐問以捷不昂曰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溫至枋

頭石門不開水洞糧盡為鮮卑所攝謂弟子
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之言遂致此敗符堅
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問以勝
負曷曰我不可往往必元功彼不可來來必
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敗散盧諶自
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曷以白桓溫諒
乃協東治老木之精術感百姓比當逼突官
闕然後乃死耳晉簡文帝咸安中諒夜半男
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官軍誅
勦溫方歎服後桓沖欲引曷息諒為從事曷
辭曰吾兄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玄孫方
得吾福爾曷曰吾去世後當有假吾法以破
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消
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馮氏若有災異可開
示子姪勤修德自守安帝隆安中琅璠孫泰
以妖惑陷谷及禍廷者衆曷忽彌日聚徒縱
樂無狀使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人作木
象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月中當行體小
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氣絕諸道民弟子為
立碑謚曰明師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
不飢不渴強壯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尅日發
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鞋須更有兩
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
隨飛向東郭外三黃水道士攜手東行因鄉
人附書與家人家人看尸惟有空殼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
藥忽值仙人史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之不正
為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班柔輒形如小
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繁
陽子服之亦得道

王霸

王霸梁時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沖虛
宮是也有皂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
埋於山後有掘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
砂精牙是鉛胎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
清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

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換金質容
改重華如欲點制一粒之功乾采十兩立成
馬牙後蔡君謨留題云真人玉骨輕御氣昇
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寂寞
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虛墳生紫苔宴坐
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游蜂依酒
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
鼎何時開

元藏幾

隋處士元藏幾為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
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數萬里洲方
千里花木常如三二月人多不死產分蒂瓜
長二尺碧棗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魚
金蓮花婦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
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
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自大業
至貞元二百年矣

王獻

進士王獻漁經躡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
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爰穀子三

十卷六經得史冊差謬未有不針其膏而藥其膏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闢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嘯嵐霞因而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棕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僭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瘡若斯厥語其故希道曰予有爐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厥委質以師之齊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竟金液地鬼坎離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鬼微入寇牝牡結陽响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瘳之未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擊獸結尾為害尤甚厥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之流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玉絨以玉匣題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廢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道火燒樹因自言曰大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顛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

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賢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之得其術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達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於泉及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自此絕粒唐玄宗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特略作太白陰經一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所之也

王可交

六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寢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則喪其目矣父母恐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絕

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邊見大舫一艘絡其金珠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於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裁冠羽服水文班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爾以菓子一枚與之今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大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中水墜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素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姑以神遊天上之蕭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迹具載縑緇靈異可稱忽詳聽鑒既升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奏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躊躇以候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宮觀殿宇森聳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可推遜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錄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得秘錄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協登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去後不知其所終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

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公曰此來何以相教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爲沉綿之疾故來相救爾山齋無水公欲呼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裂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會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而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歷任清顯便蕃貴盛而

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遁氣而無陰功未契仙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授與盧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煉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方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山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于芝廨宇紫極宮公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其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闕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則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子適自

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析於樵者曰石氏芳醞可致不樵者許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侍樵者命之曰爾領導師之僕挈此二榼徑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子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皆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冽非世所傳中宮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子召一客坐于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復書朱符致火上瞬息間異香滿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鬚眉紫袍束簡揖坐於是共飲良久樵者燒一鐵筋以煨紫衣者曰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不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睹夜來共飲者乃神耳鐵筋之驗宛然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煉之訣遂為地仙

王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

洞庭風甚泊舟若山下與數人沿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許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如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詰於同侶眾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狀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書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歷世具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二

淨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葛仙公

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家本琅琊世傳著組高祖盧為漢驃騎大將軍封下邳侯後讓國與弟文托遂南遊江左道遂丘壑適丹陽句容見其山水秀麗風俗淳厚深合雅意偶會仲弟孫來為別駕一日參侍而言曰吾從祖既為泰伯而弟孫可為仲雅之後乎因是同居焉仙公祖矩仕漢為黃門侍郎父孝儒歷大鴻臚登尚書其先裔出葛天氏食封于葛遂以國為姓世載忠德歷代諸侯也仙公本大羅真人下降以後漢桓帝延禧七年甲辰歲四月八日誕世仙公父素來道法即遣使齋香華錢詣本里玄靜觀求香水浴兒時有自然道士支道紀莫知其所由來聞尚書得男乃欣然與來使曰吾昨宵夢見通玄真人從大羅天下降與吾言昔別已經劫子將忘我耶子作禮稱弟子願得無上正真道服汝歸悉告尚書明日當往賀君生奇男使者歸

以實聞越一日道紀果來賀尚書告曰始有此子圖為宗嗣計式副願望道紀求兄有母有難色父令抱兒出道紀見兒不覺起敬尚書驚問道紀曰吉之先見敢以為賀此兒有紫氣覆之狀如寶蓋神光流轉煥耀當為神仙非世間常見比尚書曰仙聖家邈變化茫昧深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為宗嗣足矣道紀曰聰明智慧暫經人世九天稱慶七祖同歡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紀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禮十方仙聖永保元吉禮竟為仙公作讚其辭曰身雖輪聖化竟神無暫滅宿福積重緣首願非今日大羅真人降仙聖舍具出天龍漱香花灑我煉胎質微言將誰信靈期玄佑畢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獨悟本無想放朗大乘逸頌畢道紀長揖而出倏然不見仙公年八歲失怙恃已能好學自立生而穎秀英姿振發天才超質性識明茂至十三通古今九經傳于史靡不該覽有父手澤履跡必仰天號泣飛鳥為之悽鳴悵然曰山川不改色嚴父已歸空天下有長生不死之道何不修之因遁迹靈嶽返求吳人常好彈琴誦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時賢欲辟為掾仙公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樂也豈能以此而易彼哉乃衣道家服入天台赤城上虞山精思念道所願有得遂遇真人左元放授以九丹金液仙經煉炁係形之術治病勦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經行持三年廣積功效靈帝光和二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勅太極真人徐來勒等同降于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號太上玄一真人具定光為洞經高玄法師命侍經仙郎王恩并披九光玉輶出洞玄大洞靈寶經凡三十八部以授仙人葛玄及上清齋法二等并三錄七品齋法三錄者曰金錄齋謂保鎮國祚曰玉錄齋保佑后妃公侯貴族曰黃錄齋指度九玄七祖永辭長夜之苦七品者曰明真齋超度幽爽解諸冤對也曰自然齋普為衆生請福謝罪學仙修行之法也曰三元齋自謝犯戒之罪解考於三官也曰八節齋謝玄祖及已

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曰洞神齋以清素為貴上求仙保國之法也曰持教齋以清素為貴救疾禳災之法也曰塗炭齋以苦節為功悔過請福之法也并勸戒法輪經四十二卷無量通玄轉神入定等經以授仙公俾行教於世曰子應常思虛无真人高上大法王大千世界號曰老子是玄中大法師焉又示以天府所定世人罪福篇目曰感應篇又曰功滿三千白曰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仙公誓首禮謝今天台山桐栢觀有法輪院三真降經之處及仙公役鬼所築受諸壇存焉仙公年十八九歲仙道漸成乃遨遊山海倏忽去來遂東入括蒼自侍其叔叔諱彌字孝公時授業橫經四方才肩摩袂接立講堂於其居仙公歸拜之備勞問期期之意曰子嘗念子幽窈與人事跡闊仰盼青雲俯臨滄海險阻難備嘗之矣古人所憚子能為之今天下文明三國求子才博術奇必是出也仙公告曰玄稟性愚鈍不通世用負辜先緒謝千祿之客辭負罪之士

嘗絕志巖穴棲心煙霞流浪山水以此為樂庶期與消子為交赤松結友惟叔父遠弘道藝講論五經洙泗之風翕然復振詩雅之道盛於今日三國隆平必尚無為之化如玄曠速固謝時榮願叔父策名委質亮天_{漢三}祿後昆彌答曰子絕類離倫超凡入聖吾所不及當勤衛生之經思慎終之語然後鼎湖之舉何足為難仙公辭謝而去復周旋於括蒼南嶽羅浮諸山以卜修煉金丹之地遂迤邐經由玉笥詣閭旦乃登東嶽高峯之上而望焉曰形閭色阜土良水清此真仙人住宅吾金丹之地得之矣然丹成之後必須廣積陰功超度群品庶幾三天書名九霄列職無愧於心矣乃慨念漢家傾覆三國戰_{漢三}于早潦凶荒兵傷殍死不可紀極窮冤滯魄沉淪惡趣難出輪迴於是刪集靈寶經詰撰成_{漢三}煉大法生天寶錄靈符秘訣等奏聞天帝建立法壇每於三元八節吉日良宵普召十方諸大地獄窮冤滯魄來詣壇前俱受祭煉祇承符籙各遂超生行持之後屢有感格時當甲

午歲下元今節之夕正值祭煉之時有一鬼王形長五丈身衣緋袍誓首拜前進而言曰某為下鬼統管窮冤動經累劫沉淪惡道無有出期每蒙真仙普設法筵祭拔冤孽給賜符籙濟度幽冥數百萬眾俱獲超生我等悉沾善利同聽法音感德難言徑來朝謝且聞玄天北帝勅示諸獄鬼冤云葛真人祭煉年深功積玉書名標金簡五年之後宜三天降詔錫命同領上列天曹矣言訖辭謝而退於是仙公以祭煉經法寶籙符文訣目等付閭阜宗壇及沖虛壇流傳後學廣度沉淪仙公再念群生得遂人身生於樂國恣情縱慾不修正道罪愆既積業報難酬惟靈寶三乘秘典可以開導衆生懺悔罪尤拔濟苦爽俾悟正真遂總括上清靈寶諸部真經撮其樞要集為慈悲道場九幽大懺法一部十卷流傳天下善信男女或有宅舍生災春親亡殯廣建道場嚴陳真像禮誦九幽大懺當得見存獲慶過去超生宿業新愆盡皆消滅寒庭罷對苦爽沾恩此懺法流傳四海惠利無遠

仙公佩受上清靈寶諸部真經精心研誦復於洞神太清部內增廣道德注釋撰成經序冠於篇首仍品題清淨經云吾得真道會誦此經萬遍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則此經流傳實自仙公始昔仙公遇真師授以分形萬化之術靈威應變之法能坐薪縱火而衣冠不焦酣飲卧泉而身體不濕途次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汁以杯盛之流通如泉杯滿即止勸客飲皆旨酒也取瓦礫草木之實勸客曰此乃穀核食之皆脯棗也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箱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之驗可得見不仙翁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爾仙公復取一符投水中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於中流三符聚而止良久而收之又於水濱見鰲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主曰此已死矣曰

亦可以丹書紙內口中投於水則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動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以致暖試作火以待諸君於是口中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卧次使人傳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又與客對食因言神變之事客曰食畢當作一奇戲食未已仙公曰諸君待無欲速見乎即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室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蜂却飛入為飯復食之復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蟲使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復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米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仙公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又仙公嘗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磬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數禽人畏莫犯仙公乘車直趨俄然大風驟起塵埃障

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以一符令人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命巫祀妖邪其邪附巫者令仙公飲仙公不飲而精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姦鬼敢爾敕社伯搜精人頭付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精人怖謝曰忤犯真人願乞赦原仙公曰汝是何等邪精速自首告曰是後山鬼仙公曰赦汝罪要病者愈限三日為期否則痛治無赦仙公嘗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之家仙翁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於非地此婦人乃蛇精也前後啖食生人不計其數引士人看古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教士人密窺之即望東而走吾當救護士人如其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弩目在網帳中附一小蛇兒在身傍仙公取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數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蝦蟆之類遂得全生昔仙公感太上老君授以霹靂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誅伐不道吳赤烏二年正月一

日仙公登勞威山精思念道是時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與衆真演說勸戒未悟流傳於世仙公又嘗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水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資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見司馬子微馬仙觀記仙公與天師相爲表裏遺蹤逸跡亦多在蜀中歷世家邈時人無能知者難以備舉仙公嘗在盱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煉鑿五井以應五行上應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虛以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其井在麻姑山前是時吳主以賓禮待遇仙公一日與仙公坐危樓遙望道間人奉土神禱兩吳主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仙公曰可即書符令人焚社中頃刻天地晦冥風雷驟起澍雨立至大蘇苗稼仙公嘗從吳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此使求

之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乃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淹屈陛下于此上忻然曰先生常爲神靈所延道德所至爾一日遊會稽間道遂自適有會稽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忽睹廟吏延賈人曰欲寄一箋與會稽山葛仙公即以書函擲賈人船中函蓋如釘拔之不動及還會稽白仙公仙公接書函即自發乃東華小童若書題曰太極左宮仙公閣下字皆科斗古文人因見其書乃知仙公名在天關久矣吳主一日請仙公陞殿焚香清齋弟子張奉孔龍鄭思遠等侍側焉吳主曰朕以暗昧未達玄旨好問神仙之說願師指教秘典齋直及修真之捷徑道經之品何者爲先符圖秘要何者爲妙開發未悟以副願望仙公避席曰既蒙聖主持賜垂問敢有所隱但非國君所篤好若萬機之餘能靜心守一其則不遠矣夫神仙之道微妙各載丹經學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見漸階道行既立乃可服食靈藥導引元氣熾納太和呼吸陰陽固煉內丹可以爲地仙入火不

灼入水不濡過度災危却禍來祥然須齋直得成此經出太上靈寶洞玄大道元極自然真一五稱文中古三皇內書論其神仙事衆妙悉歸於靈寶大法昔張天師得仙親遇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修真秘訣及靈寶五稱文出齋事爲首如靈寶大法其文簡要義趣弘深難可繁舉夫地仙先登靈山爲山神主大期六百年或三百年者後皆補天仙惟於九轉金液還丹金液玉醴皆得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如大洞真經誦之便可昇舉坐見十方不須服御丹液風有仙骨得見斯文盜竊靈文者如有翅不能飛須要從師授受口訣告盟天地真仙乃可傳也三皇內文五嶽十地神洲七變七寶靈圖內篇皆上仙之所寶夫學道者從微至著自邇陟遐不可越略靈寶符圖至尊至重可度大陽九百六之災其人超邁三界者皆由此道矣吳主曰宿緣流慶得爲人君仰遇仙安既聞好音雖沈湎浮華然持敬在心輒書之於金簡封之於玉函不敢輕示非人當終身欽奉仙公曰陛下能爾

善哉于時有釋道微遠聞仙公得道故來求師焉作禮請問曰我聞道無先後無古今不審其道同異仙公曰本無高下貴賤形名之殊是以字之曰道老子生於天地之先應化於商宗之世廣宣道教化誘華戎應物自然永無生滅也仙公曰左為陽陽主生右為陰陰主滅至陰無生至陽無滅自然之理也但大道深秘不傳流俗非天下至人莫得而聞之也道微再拜稱嘆曰善哉願聞其道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備不求仙子等宿命功滿德備我先世已為子等師黃緣會遇汝將度世矣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五嶽真形圖告曰此太上傳命之信執之遊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內文大有妙經金書玉光靈書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隱書明鏡圖錄等并太極龍騰芝草一莖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弟子鄭思遠具宣口訣又告思遠等曰吾昔從左元放先生於赤城山受五嶽圖及金丹經今付於汝其於諸品符錄洞真洞玄洞神真

經等是太極真人徐來勒於會稽授我已流傳於大江之西閭阜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飛仙守衛今付汝等宗奉大法然九天禁重勿示非人若有至心之士依四極明科年劫傳授思遠等再拜承戒命又與道微仙藥一粒令辟穀除五味食嗜之類可以速遊名山絕人世事道微受服及流明七曜紫九之丹即覺體輕心神怡然無所思欲及百日齋竟仙公又告道微曰子當還嵩山齋三年後往王屋山清齋精思大道道微既受指要寶經靈藥不飢不渴願少留侍左右仙公曰子心存我我即可見不必依戀今子凡軀始學未得洞視子當登嵩高到彼見諸真當復教子矣後五年又當付子秘訣成子之道方得洞見無形觀十方如指掌若明鏡中物爾子等當處閭風臺三百年應昇天也夫仙道有即世白日昇天者亦有十年數十年數百年者三千歲五千歲一萬歲乃得昇天者其未得昇舉之時權舍諸五嶽名山洞天福地及八海中復有十洲三島皆七寶宮殿瓊樓

玉房自然金銀珠寶神仙之藥珍奇異寶百千萬種不可名狀自然音樂聲發太虛鸞鳳麒麟交羅戲舞玉樹瓊林之中清風雅韻皆如九韶之音凡仙人未得昇度者居此山內外宮殿宴樂從容子輩同遊豈不幸耶但廣積善功當遊五嶽謁諸真公吾今不得侍此諸山與眾真游息子齋七日可服前芝不須飲食和氣怡然未有老期況進修大經乎又於天台山告鄭思遠曰我所授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品經錄吾昇舉之日一通付爾早名山一通付吾家門弟子世世錄傳至人不可輕授非人勿示若得其人宜傳勿秘又論門人曰吾按行五嶽稅駕蓬萊時暫還京都謁謝吳主因會從弟吏部郎吳言曰今吾門弟子有通才博學馳譽朝廷克昌門祚恐未有學仙者但篤修文義威德安身樂天下憂亦不失為君子官爵亦何以加焉若真道未絕吾昇舉之後當生唐哲雅素通玄之子遊世高尚曠志清虛振起仙裔矣後即有稚川出焉晉書列傳葛洪究竟典籍尤好神仙

之道修養之法歷仕晉朝身居仕版留意仙道乃求為句漏令欲就丹砂之便修煉大丹冀得成就却就仙公弟子鄭思遠傳受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階秘籙九丹指要後攜妻子登羅浮山立壇昭謝天地服餌大丹舉室昇仙果符仙公先知之徵矣十三一日仙公辭吳主曰山林微賤久藉恩庇今者暫違丹陛未有再見之期願陛下息兵字民推誠及物永安宗社長享太平吳主曰卿性識高尚道行尊貴名隸丹臺豈容久淹塵世矣於是太子登聞仙公得道乃築別室招延日親訪問仙公曰至道之精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然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長生此廣成子答軒轅黃帝所請也今殿下位居儲宮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擇英豪先宅天下變調四序撫育群黎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也太子曰觀卿所陳允合時論然予意亦欲修身以及國且丹經非造次可聞至道精微非萬機之餘能悉研究又

問仙公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內圓於形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渺茫之中太虛之表聖人罔述故存而不論也太子得善嘉禾二年正月朔日仙公辭太子而去出京謂弟子曰比為主上淹留而先陰迅速老之將至功用雖積金丹未煉不可徒費歲月徑往閭阜福地於東峯之側建庵曰卧雲藝壇立竈居其中謝絕人事修煉九轉金丹時有瑞氣祥光映照山谷越三載大丹成熟遂於洞口金砂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湧漲金沙騰沸仙公曰是丹火力尚炎未可便服遂藏之東崖石室中以待醮謝天地然後服之迄今丹池之內金沙自沸靈迹可驗仙公凡經二十二處修煉未見功效如近境有赤城長生招仙杯十四山麻嶺西山冲虛皆有仙壇煉丹靈迹惟於閭阜方得成就遂作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書披尋不悟情思若愚焚編金石燒竭汞珠貲財蕩盡拊膝長吁吾年六

十功效躊躇賴師指授元氣虛无窈冥中起恍惚中居具陰具陽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認玉爐離火激海坎水升虛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天機真露萬類難如真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長地久同者仙都念茲在茲語吾記吾仙公煉丹之時常於西峯石壁上石曰之中搗藥因遺墜一栗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乃作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琴高仙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而來訪仙公於卧雲庵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高卧白雲間酒醒則雙鯉化為石矣仙公遂以雙鶴贈之乘跨而往其石至今存後山之間仙公於赤鳥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初一日蒙太上節次三頒錫命遣天吏告下福庭第一錫命曰太上玉書勅無上學仙十五弟子葛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積感太上遂令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聲蘭清發天姿逸韻卓然挺拔道模淵偉獨步羣萃高辭世榮抱樸尚質注

意仙經含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拳拳不輟道德既充宜有錫命今賜子天寶羽服丹霞綉轡飛羅之裙矣芙蓉寶冠金真神虎伏命魔幢役海召山所為任意第二錫命曰勅無上學仙弟子葛玄索隱縉經長齋靜念存思專精苦而不倦再賜子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項生圓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紀綱道門後賢仰止東持法輪太上尊教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勅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德弘道開化未悟普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名揚高真信服三界靈尊奉釋穆恩盈十方威濟所欲也宜錫子位為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大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直左執九耀之華幡右捧洞玄之真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奉行赤鳥元年太歲戊午十一月一日甲子日中天帝諱遠奉勅命告行於霍童山又曰仙公金丹已熟又蒙玉帝三頒錫命不

得久住人世當立壇醮謝天地山川百靈方可服餌乃於福庭之中築壇一所名曰八景乃擇吉日登壇告謝天地大醮三日跪服金丹于時天花飄地神光燭天仙公再謂門人弟子曰金丹既服當有勅命自天而降吾輕舉有日矣乃將三洞四輔經籙秘藏於靈壇之上後當有吾門弟子精心宗奉於此流傳秘典靈文福被四海矣於吳赤鳥七年八月十五日日中忽聞仙樂嘹唳旌幢騰天麟駕羽車浮空者至仙童玉女靈官翊衛先後下降壇所時有飛天神王捧持玉詔仙公端簡長跪面天門聽宣詔曰勅無上學仙弟子靈寶經籙大法宗師葛玄久專至道善養胎精演真經祭煉於沉寃集仙典開明於後學可謂陰功濟世密行齊真名隸玉都身歸天界可特賜子位為太上玉京太極左宮仙公總統三界六大魔王之職主行三洞四輔經籙事可於甲子歲八月十五日午時飛昇徑赴闕庭仍賜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詔命天帝承書依法啓迎一如三天舊典勅天帝諱

遠奉旨告行於閭阜福庭仙公望天門再拜受詔訖遂與弟子鄉朋分別於東峯之側登著衣臺身披離羅之服頭戴芙蓉之冠項負圓光手執玉簡絳裙朱履玉珮鳴珂坐八景琅與霓旌絳節前後導從仙童玉女左右衛迎祥雲白鶴盤繞空碧冉冉而昇弟子鄉朋攀戀不已於是仙公暫停仙駕賦五言歌詩三篇降付鄉朋普令歌誦開悟方來昇天之年八十有一三篇之詩次列于後其一曰真人昔遺教愍念孤癡子嬖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隨朝露晞悵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揜流毒將誰理冥冥未出期劫盡方當止轉輪貧賤家仍復為役使四體或不完整蹙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為弘之由善始吾今獲輕舉修行立功爾三界盡誓首從容紫宮裏停駕虛無中人生若流水臨別屬素翰粗操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使昇天愍念諸儒英大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視之若冥昧竊竊中昭明莫言道虛誕所志不至誠莫不登名山誦是洞真經一諷而一詠

玄音徹太清太上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燄煙栴檀馨皇娥奏九韶鸞鳳諧和鳴龍駕翳空迎華蓋耀香冥脩閑劫仞臺帝釋條降度八王奉丹液挹漱身騰輕道遙有無間流朗絕形名神重俠侍側自然朝萬靈飄飄八景與遊宴白玉京七祖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篤信必爲天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策其成其三曰散誕遊山水吐納和靈津鍊氣同希夷靜詠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飛駕御九龍飄飄乘紫煙華景耀空衢紅雲擁帝前暫迂蓬萊宮倏忽已賓天偉偉衆真會渺渺凌重玄體固無終劫金顏隨日鮮懽樂忘上境悲念一切人誰能離死壞結是冥中緣悠悠成至道無有人無間微妙良難測智者謂我賢若能弘衆妙輕舉昇神仙歌畢雲輿冉冉昇天而去仙公所著老子道德經序及斷穀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經十九卷洎神仙歌詩今遺世間吳書云先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遊處帝重之特爲於方山立洞玄觀後仙公於閭阜白

日昇天至今方山猶有煮藥鑄及丹臼在焉按輿地志於赤烏二年建立方山觀也宋徽宗崇寧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勅臨江軍清江縣閭阜山葛仙公壇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稱威造宗極出入無吟與道翱翔壇于琳宮積有年所祈禳休息美利在民賜嘉褒榮特建崇號尚祈歆懌永福此邦可特封沖應真人理宗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奉勅臨江軍清江縣管下閭阜山葛仙公沖應真人莊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仙之謂歟爾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傳飛昇尚矣在崇寧間固已錫封迺者部使者從邦毗之請復以祈禱應響歲事屢豐之狀來上朕於方士說無所嗜嘉其有功於民爰命禮官用衍稱謂若夫乘雲御風游乎八極之表何有於名然姑以見朕褒表之忱也可特封沖應孚佑真人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三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淡四

游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具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求熱挿齒間得愈思遠爲之拔之虎伏不動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思遠可謂上善者也至於養道林泉仁及鳥獸且虎乃害人之獸人共惡之思遠乃憐虎子之失母收而飼之古人所謂養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遠不見其爲患且負經書衣藥以從及拾薪而然火可謂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博諸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必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云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戰勁翻於斥鷃之群藏逸迹於跋躓之伍何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

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蹇蹇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枕之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誇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剝難通釋名曰外篇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絨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辨玄牘析理深微後忽與獄疏云當遊行尋師剋期便發獄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獄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輒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第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出晉書眉山唐庚子西贊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

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獄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邨其小吾與嶽遊如狎臨島出羅浮

臣道一曰道德經云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葛洪以才學之優棄功名之貴夫豈無其哉哉蓋晉室自東遷之後斯臣構禍王道衰微奇七異人不一二作紛紛江左何時定乎葛洪之見可謂出於類拔乎萃矣是以邈世無悶樂道全真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卒能終始于學仙道克成後之道者宜取則焉

黃野人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稚川樓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志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

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
鞞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
言姓名它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
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
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
乎

楊義

真人楊君名義晉咸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
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學道於茅山為人潔
白美姿容善言笑攻書好學該涉經史性淵
懿沉厚幼有通靈之鑒與二許早結神明之
交二許者遠遊許邁長史許穆也長史寓於
相王用爲公府舍人以穆帝永和初受于黃
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劉瓛傳靈寶五符瑛即
魏夫人長子也君淵沉應感虛抱自得若燥
濕之引水大冥默幽歛相襲無昧矣年三十
六以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衆真降授道要
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
王君太元茅真人清靈裴真人桐栢王真人
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前中候

紫光夫人南嶽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
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
神轡潛竦紛紛屬手煙霄淪蹤收於俗躋
聲金響於君月無曠日歲不虛矣君師魏夫
人灑九華而朋於諸真故九華安妃云明君
靈質虛閑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必
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
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爲吳越
鬼神之君也後二十二年將乘龍駕雲白日
昇天矣今若不耐風火之煙可尋劍解作告
終之術也又玄清真人謂義曰夫學道當如
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逆朔的標志入山惟往
勿疑乃獲至真義恭受勳行得仙晉簡文帝
後師義得道義後果劍解隱化真誥算以孝
武帝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許翹嗣父
穆亦因君遇真故許氏九人雖遁慶自先數
至神發如塵鑑凝照輝瑩之功並歸于君矣
太元十三年君乃乘雲駕龍西謁太素北朝
玉清輔佐東華總括具越人鬼神靈之司丹
臺錄云爲東華上佐

許翹

雷平山真人許翹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晉
護軍長史其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先
於長史入洞爲易遷宮夫人真人幼獨標挺
含真淵疑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
不赴清秀瑩潔穠穠塵務如泉去蒙盈其科
而自進居雷平山下師楊君傳三天正法曲
素鳳文後定錄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學道
當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難出若不堅心正行
豈得見泉源耶真人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
停人間遂詣北地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
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
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
方隅真人設座於易遷戶中後十六年當度
東華授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譖云年三
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晉海西公太和二年
丁卯時年二十七歲則是咸帝咸康七年辛
丑生其誥注云咸和六年生自太和三年以
後無復顯述依譜年三十則庚午年去世者
舊傳云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

不起明旦視形如生壇今猶在又云從張鎮南受水解法蓋夜於壇上去耳娶建康令黃演女生男黃氏乃還家

許黃氏

臨沮令許仙人名黃氏字玄文上清仙公翽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孫以晉穆帝昇平五年辛酉生娶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地村子第二孫也時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惠帝永興三年京畿紛亂令乃奉經入刻為馬朗所翹敬朗從父弟罕亦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稱各加崇敬宋文帝元嘉六年欲移居錢塘乃封其真經一厨作朗靜中語此是仙靈之迹縱有書亦勿與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時而終時年六十九真經言黃氏及伯祖傳姑藥賊皇伯祖與黃氏子榮

又於授於陸君馬父額中凡黃籍畢之宗而無客入其妙焉

陸修靜

廬山陸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啓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為先天輔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為徒者載在金編玉宇遂收迹囊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我眉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叩玄感神授神靈談適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道風作傳霞寶車使左僕射徐湛宜留之先生固辭弗顧拂衣而去後帝有太初之難人咸異之先生時沂江南尤嗜匡阜之勝繫孝武帝大明五年爰攝精廬於白雲峯下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車日乃有熊虎猿鳥悲鳴滿路出山而止先生既至闕帝設崇虛館通仙臺以待之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野識真之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霧開日汰沙

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已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又氏所寶經訣並歸於彼由是翕然一變頽俗朝野宗師焉明年帝不豫詔請先生修塗炭之齋是夕壇宇間卿雲紛紛翌日疾瘳桂陽王用兵暴白骨徧野先生具棺觀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蓋多此類先生屢求還山帝不許迨蒼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謂門人曰吾迫於恩命違其宿尚今將還舊山爾可飭裝整駕弟子皆逐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膚體暉映異香芬馥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遺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煉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始以故居為簡寂觀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偽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故齋戒儀範為將來典式凡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世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彰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

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親人靈宗其法微言
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
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葺遺蹤提綱
振紀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
引末浴開曉後途者矣初先生之赴詔也嘗
曳布囊及逝而歸忽有布囊挂於巖樹今所
居西澗一峯名布囊巖有醮石高六七尺方
廣丈餘其向乾亥亦名禮斗石門外有煉丹
井有連理樹其餘合抱其根蟠罩又有石磬
其聲清越又有藥苗苦竹亘於山谷皆遺跡
也唐天后太極元年勅離於觀有黑龍群鶴
之異降詔褒崇仍付史館宋徽宗宣和元年
七月一日封丹元真人其詞曰朕惟前古高
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議所以追
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精真內得是正遺經
垂範一時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
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亦俾
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加勉焉可特封
丹元真人陸修靜字元微而釋氏
修靜等初為道士後入魏至是其徒
頗盛而齊帝事佛靜等嫉之詣開府與釋子

魏法且以年代考之元微去紹泰
六十餘年其所載事迹豈非釋子

孫遊嶽

先生姓孫名遊嶽字穎達東陽人吳之裔也
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凡
流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緝雲臺卜終焉之
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
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二真人墨迹其
後如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色
精爽久而愈少暨簡寂羽化還舊隱研味真
趣至齊武帝永明二年詔主興世館由是奇
逸之士爭相趨赴若孔德璋劉孝標輩皆結
方外之好雖常以病求歸詔命未允以七年
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
陶弘景為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迹塢墜
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

陶弘景

隱居先生姓陶名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宅
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土斷仍割秣陵縣
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氏本冀州平陽
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冀州平陽故因

居焉漢興有陶舍為高祖司馬子青權位至
丞相十三世祖超漢末渡江始居丹陽七世
祖濟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吳為鎮南將軍封
句容侯食邑二千戶與孫皓俱降晉拜散郎
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謨濟之第三子懷帝
永嘉中為東海王越司馬領屯軍隨王出許
昌因敗仍復過江為大將軍王敦參軍敦為
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情懼禍及
乃啓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為車騎丞相參
軍不就穆帝昇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山之
陽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識器幹高奇以文被
黜不肯遊宦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授受南安
正佐亦不起安帝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
才藝頗營產植舉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
令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
有氣力便鞍馬善射好學讀書善為兼經樂
性常行拯救為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從
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除正佐固辭顏
峻恃寵就求宅以易佛寺弗與因辭官具詣
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西平縣令後監

新會郡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諱員
實字國重司徒建安王劉體仁辟為侍御
南臺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開騎射蓋素
練書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
以羊欣蕭思話法深解樂術博涉文史好文
章美豐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劉劉東廂旋
多為諸貴勝所賞遇蒼梧王元徽四年冬奉
使虜庭通鄰國之好甚得雅稱順帝昇明元
年還都具撰遊歷記并詩數千字及所造文
章等劉秉素者後值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
不得傳世先是貞實攜家隨蕭之郢州宋武
帝孝建二年薨亡其年九月母覺有娠仍夢
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昇天遂
視之不見尾南史云母都氏夢兩天人手執
物作傳云母初懷夢至其所已而有娠唐李
懷并二人視金爐下降既覺密語左右
云我當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無後時年二
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
參左廂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
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三月明旦
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

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切
而聰識成而博達年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
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漸編讀六經頗
究屬文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
遠矣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
恭攻草隸年十一為司徒左長史王劉子吳
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重之
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愁中外除胃舍後仍立
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乃冠常隨劉秉
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駟馬東第
二男俱少知名時為司徒祭酒俱雅好文籍
與江數褚玄劉侯俱為順帝四友故最以才
學得名俱作宋德頌連珠七聲當世稱絕俱
既亡後文章皆零落先生欲為纂集竟不能
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秉
入石頭城就東萊建事先生與韓貴屢談同
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即得奔出俱及弟侯為
沙門以逃為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

生躬自收殮瘞瘞查刑舊墓營理都畢自此
棄世尋山而止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
劉宗常懷幽惕父乃因紀僧具求事齊高帝
於新亭即蒙帳內驅使二月沈攸之平從還
東府公仍遣使侍第五息暉六息嵩侍讀兼
助公間管記事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
侍郎先生云革運之際頗有微勛何處不容
三兩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城王出鎮石
頭次歲夏丁孝昌府君憂南史云未弱冠齊
王侍讀除朝奉諸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世
物惟以披閱為務朝議故事多所取則焉世
祖武帝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
齊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大才
者先生於吉凶內外儀禮表章及及牋疏啓
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為准
格諸侍讀多有慚憚頗致讒嫉先生亦任之
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詔拜左衛殿中將
軍頗慰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虔道
敬論諸屈滯虔為面啓武帝帝云先帝昔親
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虔告先生先生
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反

為此職驛馬非驥驤猶欲固辭度切言之云
大元以來此官皆用名家如裴松之從此轉
員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為爾誤
我事于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
獲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
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於是
勅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宜旨褒贊并勅豫舊
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
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為最將
欲遷擢會丁母憂去職尋授振武將軍起特
賜酒食省祿隨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宮
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廢不復得奏云此
頌體制奕絕倍勝舊格三年還都除奉朝請
拜竟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
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好
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
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此頌頗可
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
解職求託山林青雲之志於斯始矣是歲武
帝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

省出乃脫朝服掛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
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
晏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
忤旨坐貶罪欲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
默思良久答云予本徇志非為名若以此慮
奚為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南史
明十年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賜帛十四燭二十鉞又
別勅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先
生既遂命理舳東下公卿餞於征虜亭供帳
甚盛車馬填咽咸云江東比來未有斯事乃
見今日爾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
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里名曰茅陽
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乃中山
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稚川
之抱朴凡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先生善
誓古訓誥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異於
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陰陽
風角氣候太一遁甲星曆數山川地理方
國所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
類莫不該悉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

體勁媚琴棋騎射亦皆領括為性圓通謙謹
出入冥會心知明鏡過物便了言無煩片有
亦隨覺為人少憂戚無嫉競羨樂奏甚怒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
主東陽孫遊徵咨藥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
皆是真本而經歷摹寫有意所未愜者於是
更博訪斤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行揚
許手書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
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
士婁慈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亦產
又到始寧剡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
台山謁朱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并得真人
遺跡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
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
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南史云
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關谷必坐
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坐
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瞻
馬鹿臨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
恤寒棲極救危急救瘼疾恙朝夕無倦其別
有陰息密惠人莫得而知之雖借人書隨誤
治定東昏侯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先生處其

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鞍馬善射晚皆不為惟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高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國產物十六醫術本草帝代歷年以算推知漢熹平二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先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道分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視而患山澗水易生苔垢參差不定是故未立先生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顏儀和明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服門徒胥附承奉祗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有隔數歲便不與人共甌箸飲食及長遊處宿息常安性不嘲調世中戲謔一切不為為人惡精

塊夜行獨宿無所疑畏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無比率任輕虛飄飄然有雲霞氣其所修為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至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識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壇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既得秘訣以為神丹可成每苦無藥帝皆給之帝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己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詔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先生乃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絡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耶國家有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武帝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洞先生行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大通初獻刀二口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為佳寶大同二年剋日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仍

造舍人監護後事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稱上足焉先生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位果在昭陽殿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疏合丹法式其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惟弟子得之梁帝金樓子云於隱士重陶貞白於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真一時之名士也馬樞得道傳云陶弘景授蓬萊仙監上文所載多同南史臣道一曰道德經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侯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老氏之意蓋欲追還太古義黃唐虞之風務質樸而不尚虛華使君臣上下速聲色去奢侈而成清靜之化不

至於窮兵黷武而滅無爲之治也後世之人不省厥旨乃以清談縱誕爲奇其治政或偏於姑息而不明賞罰或放於怠惰而不務勤恪或病於疎鹵而不究精微或恃高才而驕傲忽略其弊不一至大敗於晉朝君臣之間淪及後來有臨兵而講老子道德經者至是老子之道爲之受汙使能深識老子之道者果如是乎陶弘景遭逢亂世棲遯山林其觀朝政之弊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時梁武以釋學治天下朝臣亦競談玄理爲政乖繆武備不修漸至覆亡其國故弘景之詩及之弘景學老子之學者也後世學老子之學而立人之朝者可不深味其旨哉

淡四

十九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歷世眞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淡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遠知

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臧矜傳諸祕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玄秘陳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檀候神人曰吾將遊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隨出上東嶺至山半忽思末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十餘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祚勅崔鳳舉諮逐帝親執弟子禮勅江都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馬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

淡五

淡五

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請以實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辭歸山至太宗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靈言曰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默一致涵煦如鏡應物無私時有竇德玄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祿以九九之數當終命德玄求哀使者云具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傷一童子唇不得白日昇天暑少室仙伯將行有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一歲潘師正給道邈同得祕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棲洞府終身無營高

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玄先生乃
勅置太平觀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
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真先生明皇天寶
中勅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
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
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叱先生曰
所世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
先生惶懼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
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
於玄部安何敢輕載細帙先生對曰青溪之
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受度
期展四年二紀數也先生化後有人過海為
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先生也且曰
君涉險何至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
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覺風
老毫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王執

道士王執者字洪範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
騎常侍少府卿度支尚書大父銍梁簡文太
子洗馬招遠將軍父瑜陳著作郎王常

侍執年二十歲事法主王遠知執巾瓶之禮
凡十六年每座下聽道德西昇靈寶南華諸
經退席為人曲講又專寫上清華法洞玄洞
神符圖秘寶封於石室以鎮山嶽餌不食松
積有日矣齋講傳授有所得惟追像周急為
先唐太宗知其名常咨訪道要高宗乾封二
年十一月旦謂門人曰吾昨晨夢三人羽衣
執簡前曰華陽天官用師為神仙主者兼知
校領省官吾昔在桐栢山已感斯夢辭不獲
今乃復然殆將去矣戒門人修道之要經書
秘訣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筓
而化及就輓但空衣結帶而已春秋八十八
河南子信之刻石于華陽洞

潘師正

潘師正者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祖居常周楚
州刺史父寔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
師正始生有先鄰善骨法謂此兒不仙即
貴及能言授六經皆通且曰此書外有過此
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爾遂誦之及母病
將危謂師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

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為吾念師正泣血捧
母手曰若天奪慈顏某亦不能生母曰汝若
毀滅非盡終始之孝也師正殞絕良久曰忍
死強生當絕粒從道庶憑真教以為津梁母
摩其頂勉之既葬廬於墓以孝聞隋煬帝大
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見而器之曰三清之驥
非爾誰乘之時茅山王遠知為煬帝所重每
詔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慶愛道謂師正
曰吾非不欲爾相從然成就功道非遠知不
可遠知既見忻然謂愛道曰今日復有潘仙
吾教之幸也由是隸道士籍授三洞隱訣其
文未幾遠知請還茅山師正侍行渡揚子江
飲穢水痢下如凝脂遂夢見一人衣冠皓鮮
乘空而下授白藥一粒飲之及寤而愈既至
遠知謂曰吾雖欲留汝於此而嵩陽乃汝修
真之地當亟還也於是與劉愛道舍居雙泉
頂間二十餘年復廬於道遂谷食飲惟青松
澗水而已洗心忘形與草木俱所修經法有
太清之道三真之道六下真之道八唐高
宗幸東都召見請作符書辭不解復問山中

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山中不乏矣帝異之遂其留即其處作崇唐觀及奉天宮又敕其道遠各作門南曰僊遊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共調露初高宗待嵩嶽以車與迎師正入嵩陽觀問道復送至道遠谷見薛荔繩牀將朽數餘無火粒之具惟有兩大瓢問何所用對曰臣有青飢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為之服食得道既還都命使江東造青飢飯以賜之每于詔撫問皆具弟子姓名咨白而法服香燭金帛雖奉不絕其感遇之盛如此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為道士衣皆上之所賜復處以崇構與動土工屑害草木驚擾禽獸吾罪人也必招冥譴汝等少年學道當求深山窮谷絕迹之處則無累矣上在洛陽又詔許不獲遂館於天姥還還山帝以詩送永淳元年正月一日谷之東巖忽有蕭管空歌之音弟子來白先生曰吾無所聞汝勿為名以眩俗也忽謂弟子韓文禮曰為吾造石室於北巖之下夏末當遷居文禮未忍為而促之不

已白曰北巖道靈巖可乎曰吾居此五十餘年降真者三語要者七各能精一當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符置湯中云終身淨也翌日將旦聞鐘鳴悲鳴徘徊不去至晚聞石室未成則曰果不濟吾用遂云去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至十六日復曰石室未成權作瓦屋以寢我無改衣服後百日還石室中是日雲氣覆庭異香滿室須臾解化年九十八詔贈太中大夫諡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具韜真綠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凡八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渺映雲松者有章法昭司馬子微郭宗真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道下仙之傳矣時陳子昂傳頌

司馬承植

後周瑯琊公司馬肅玄孫名承植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諸師正傳辟教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速汝四世矣久之辭几席獨遊名山盧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為東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

陳子昂盧藏用宋之間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友唐宗復令其兄承禔就之詔曰錄師德起河上道遠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徽猷雖先帝丕圖翹心書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妨此顧朝次夕佇遠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錄師嘉遯故令梓往願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母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實琴霞帳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恒徐彥坦總而為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授符籙賞賜甚厚每因群請歸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植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漸色明皇詔於王屋山

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金萬乃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書錄金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浩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賜上封泰山回閣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

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許李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大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案案蹠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曰知錢光耀一席過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有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本為東海小青童

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彈脫脫弟子蔡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詔贈紫青光祿大夫攝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章藻牛作傳書撰修其秘旨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臣道一曰司馬承禎親視軒裳棲身洞府心地之高邁學問之淵源不易及也其答唐肅宗之問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炁於淡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此誠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即此義也

李含光

晉陵人也弘孝威家本淳儒州里號貞隱先生後避唐敬宗諱改為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然人見之神色皆歛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籙領靈相付且曰具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則其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則於德亦淺承教雖遠

宜先教人含光既稟真訓乃忘情於身周急於物每啓章奏則肅心潔己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見其

私亦聖人之存教若求生狗欲類於紫風不亦難乎帝嘉之優禮以待未幾以疾辭東歸句曲詔為紫陽觀以居之帝受楊許真經請為師復以疾不赴遂於大同殿具詞道請加號文靖先生手詔屢降給奉相請書撰仙學傳及論三玄異同并本草音義又詔補楊真人手迹數畝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謂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有頃顏色怡然而往於是祥雲降芝草生享年八十七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六 漢六

許太史

許太史

太史具君姓許氏名遜字敬之曾祖瑛祖王父肅世居許昌高節不仕穎陽由之後也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吳赤烏二年已未母夫人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中玩而吞之及覺腹動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遠遊君遵晉護軍長史穆皆具君再從昆弟也具君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疎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子墮唐母猶顧之未竟而覺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剋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僊修煉之術頗臻其妙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遙山在玉隆山是也日以修煉為事今有丹井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舊鐵燈檠者因夜然燈見有漆刺處視之乃金也異日

訪主運之人有饋遺苟非其義一介不取郡舉孝廉不就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起為蜀郡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因繫耄開論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誦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儉近賢遠奸去貪戢暴具載文誠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先是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繩以法率民多流移具君乃以靈丹點瓦礫為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納者咸造于庭使服力於後國民饗地獲金得以輸納遂悉安堵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眾遂至戶口增衍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具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至於沉痾之疾無不痊者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旦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老羸疾不能自至者汲

歸飲之亦獲痊安蜀民為之謠曰人無盜竊更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真君乃呪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歸置之江濱亦植竹以標其所俾病者飲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號蜀江亦名旌陽水真君任旌陽既久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旌陽縣屬漢州真君飛昇之後詔改縣治於西就以故址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尋移為觀今旌旌陽觀也蜀民感其德化無計惜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羸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茭以居狀如營壘多改氏族以從真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嘗至新吳憩于栢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其地今為栢林觀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擊劍自娛人莫能測真君識其劍僊也常禮遇之卒獲神劍之用真君飛昇之後遂隱于栢林觀與吳君游於栢樹之下因號栢樹仙童既而吳君游於嵩陽聞金陵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謠姆多道術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風

稟靈骨僊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
化度人世示陳孝道初降兗州曲阜縣蘭公
家謂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
是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
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吾復受孝
道明王之法亦以孝為本子今來矣吾當授
子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闡明孝道誓戒丁
寧出銅符鐵券金丹寶經并正一斬邪之法
三五飛步之術諸階秘法悉以傳付許君顧
謂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君之師今孝道
明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況玉
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
領仙籍品秩相察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
之分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
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爾自今宜以
許君為長也二君禮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
每歲必來謁嫺嫺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
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認茅
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首訪飛
茅之迹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已叢

生矣遂建相宇亦以黃堂名之崇道觀每歲
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
路傍見陂水清微為之少憇曰慈真靖本青
龍真觀又見鄉民感烹宰以祀神且相詫曰
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矣真君曰怪崇敬爾耶
夜宿於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
其里人曰歎社已驅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廢
社人不祭也
又見負擔遠汲者滿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澤
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今大澤村井也明日登
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異物藏焉後將
為孽遂立壇靖以鎮之今每歲鄉民必
於此號龍乃渡小蜀江今號黃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雖
貧而迎接甚敬真君戲畫一松于其壁而去
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
惟松壁不壞今名松樹市朱氏
建廟食于其地真君嘗煉神
丹于艾城之黃龍山山嶽有蛟魅護為淵數
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于
石壁今有釘蛟
石猶在焉丹成祭于暮阜葛仙翁石室
遂至脩川愛其偏急而味堅乃取神劍磨於
澗傍之石今在脩川梅山後人於其處
主觀以表聖迹今號挂勝觀尋渡

水登秀峰本號為為壇於峰頂以醺謝上帝
乃服仙丹具居近焉漢南有具仙村其
觀即具君故居也
遂造吳君之宅過西安縣今分縣社伯出謁
事也真君詰其地分有妖物為民害者其神匿之
具君行過一小廟廟神其神姓毛凡第五人
東四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來故往
邪諸逃避矣後將復還願為斯民除之真君
如其言躡跡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
三王廟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見伏於前橋下
今號伏真君至橋側伏劍叱之蛟孽奔入大
江匿于淵今號下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
奔出遂誅之今號上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
職網其祠門止民事祀今分寧縣城時廟正
常開闢則已有大
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廟今村協佑侯
廟食甚盛亦
多豐已而還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陸衝要人
物繁夥豈無分合得僊之人試以丹數推
他藥貨之令其信錄而取繼而贖者雖多竟
無一人遇者真君吁嘆以世間仙才之難得
也具君聞新具有蛟為孽因持劍追之所
經行處曰龍泉蛟懼竄入溪穴至今號真君
觀今改曰仙遊

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石蛟大
存今馬僧院曰延真傳有蛇時海昏之上達
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
在其氣中者即被吸吞無得免者江洪并船
亦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懸其額之
巖驗之仙赤鳥觀之東曰果見毒氣漲空真
君懸斯氏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將往誅之初
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純
來告懇求哀懇切具君曰世運周流當斯厄
會生民遭際合受其殃知之此來正為是事
當為汝消除之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有頃
群弟子至亦同勸請真君曰須時至乃可於
是卓劍於地默禱于天良久飛泉滿室俄有
赤鳥飛過真君曰可矣其地為蛇時
日廣福宋朝道士萬中行有詩云昔有長蛇
肆毒威雄陽會此候誅夫洞中仙子方知會
天上靈鳥忽無時使蛇飛渡各口
下見神慈一十年後俄與廣可憐蛇功無盡
并待時運動自中鳥海春妖孽今除盡餘澤
猶存七遂前至蛇所仗劍布氣蛇懼入穴乃
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能出復召南昌社
公助之其符落於縣東因蛇出穴舉首高

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譟相
助是時真君嘯令風雷指呼神兵以攝伏之
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
蛇始低伏弟子施本甘戰等引兵揮之蛇腹
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
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而奔行六
七里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今地名蛇子
群弟子請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百五十年
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前植柏
為驗其技拂壇掃地乃其時也又識云吾
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
之內東方豫州濟水分野東門之鎮宛陵是也
西方豫州成泰分野西門之鎮宛陵是也
方豫州太原分野北門之鎮宛陵是也
長安長安分野中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
井口者是其時也雲龍沙起豫章城方桑
井之上與縣城相對清浦遙有雲龍沙詩云五
陵無限人忘稅龍沙之龍沙雖未合氣象已
靈異昔時城龍沙作孽麻地此時小蛇若
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苟無害於物亦不
可誅也蛇子遂得入江江有龜蛇子港是其

城山甚重宋明封靈廟大蛇既死其骨
聚而成洲今號蛇真君於海昏經行之所皆
留壇井凡六處通候時之地為七其勢布若
斗星之狀蓋以鎮邪後患七堵者謂蛇時
表靖崇陽靖靈廟靖別具靖未靖者謂蛇時
今皆為官觀或為寺院官舍復至邑之西北
見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與民瘼疾其效亦
比蜀江今號冷巨蟒既誅妖血汙劍於是磨
洗之且削石以試其鋒今號冷蛇時有唐告其
徒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
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潰郡城吾歸郡半載
二子從我焉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
高妙著聞遠邇求為弟子者數百人却之不
可得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
之明且聞之其不為所染汙者惟十人耳即
異時上昇諸高第也自是凡周遊江湖誅蛟
斬蛇不無從焉其餘多自愧而去小建昌縣
婦中立觀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
邑適有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
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捷給連告去具君謂弟
子曰適者非人老蛟之精故來見試也體貌

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庸盡其醜類耳
迹其所之乃在江湖化為黃牛卧郡城沙磧
之上今此黃牛真君乃翦紙化黑牛往圖之今
施念潛持劍往候其關即揮之施君一揮
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名龍泉今在井上監中東
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為人即入賈玉使
君之家先是蛟精膏慕玉之女美化為一美
少年謁之玉大愛其才許妻以女因厚賂玉
之親信皆稱譽焉遂成婚居數歲生二子常
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游江湖若營賈者
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所資皆貨貨蓋乘
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給玉云財
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舉族嘆惋求醫療
之真君乃為醫士謁玉玉喜召其婿出水醫
蛟精覺之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至
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
至此豈容逃避速出蛟精計窮乃見本
形貌縱堂下為吏兵所誅真君以法水嘆其
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幾變形其

父母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
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居舍下深不
踰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禍玉舉家
駭惶遷居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湖潭深不可
測今長沙也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
盛慮真君誅之心不自安乃化為人散遊城
市訪真君弟子訖言曰僕家長安終世崇喜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
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圻指星辰則
失度指江河則逆流萬邪不敢當江口聖之寶
也又曰抑有不能傷者乎弟子戲之曰惟不
能傷冬瓜葫蘆爾蛟以為誠然繼而盡化其
屬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兩江擬流出
境真君晨興覺妖氛甚盛乃顧江中見蛟精
所化即以劍投施奉使履水斬之當屬知連
悉無噍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精
所穴不有以鎮之復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
也乃役鬼神於牙城南并鑄鐵為柱此井外
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此是地脉也祝之曰鐵
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

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
雄妄作故因鐵柱以為識記有地應人心善
永不出奸離縱有興謀者終須不測頭之言
真君之處後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
蛟蜃之屬有散入鄱陽海陽界者惡其復還
乃周行江湖以殄滅之至蒼荒山頂有蛟湖
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饒信真君誅其蛟駐
立玉陽府靖以鎮之其西北石壁下灣立開
化靖以鎮之更立太城府靖靖有大潭深
不可測又立此靖以斷之又鑄鐵符鎮鄱陽
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上鑄鐵蓋
覆廬陵元潭制其所藏之數仍以鐵符鎮之
今廬陵有真君一劍在焉其劍長尺有咫似
有龍狀未真君七復遊長沙遂至韶陽又明
年至柳衡諸郡所至皆為民誠毒除害乃還
豫章前後凡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邪
已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字處
仲舉兵內向次於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
莫說止之時郭璞先生在幕府乃曰璞與俱
見處仲喜延之飲而問曰子夢一木破天君

等以為如何真君曰非嘉光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處仲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處仲不悅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處仲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子壽在今日中處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洞仙傳云璞備選於三日前南州人見璞其貌與松間復三日南州人見璞其貌與無尸乃兵解也今為水府仙伯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飛繞梁棟處仲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處仲竟敗處仲兵敗連槍憤而二君所在處仲竟敗君還至金陵欲賃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爾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爾駕之乃召二龍扶舟而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猶在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峰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低林梢屢有聲舟人不能忍竊窺之龍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折桅於深澗之下後皆為鐵石今此鐵船舟謂舟人曰決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照經靈草遂得辟穀不死

盡隱於此山後世伊刺江州道人訪廬山真君赤麟魚身白馬一少年女二君各乘一龍分水陸還會於北嶺之天寶洞遂歸舊隱日與弟子講究真詮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忍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固食謹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寬則得康裕然有餘容而翁受忍則安舒接人以此怨欲消除凡我法子動靜勤篤念茲在茲常守其獨有美厥心三官考我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悌興行平時出處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旋遶而已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安年數屢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雲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導從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階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賜子詔真君俯伏以聽乃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卿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

勤苦備悉經緯逾深萬法千門因不師歷救災拔難除害蕩妖功濟生靈名高玉籍眾真推仰宜有甄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階受詔一仙曰子乃玉真上公後世崔子丈一仙曰子乃元真大卿瓊丘仲言畢揖真君坐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召門弟子與鄉曲耆老論以行期自此朝夕會于真君之第日設宴飲共叙惜別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靈劍子等書又與十一弟子各為五言二韻勸誡詩十首以遺世以大功如意丹方傳眾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此方即丁義神方中也其訣必先擇日齋戒設位醮十八種藥之神然後書符誦誦呪而修合之其治眾疾如意而愈是月望日大營齋會遍召里人長少畢集至日中遙聞音樂之聲祥雲彌望須臾漸至會所初蓋龍車從官兵衛衛童綠女前後導從紅霞紫氣舒布環遶前二詔使不臣真君奉昔年甲乙二山復宣詔曰上詔學仙

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匪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生呪水行符治病罰惡敵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開情封形迴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淨穢皆土凌空左大力天丁與流金大鈴照辟中黃無或敵慢告行仍封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素錄籍典者父蕭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門弟子雖衆唯六人合從行餘各自有超舉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真君昇龍車命陳敷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會亭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時烈與母部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亦隨逐飛騰里人攀戀投地悲號不忍別真君曰僕凡路殊悲懼自切執奉孝慈恭順天地何患無報耶乃留下修行鐘一口并一石函謂之曰世變時遷即為陳迹矣聊以此為異時之記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真君將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今地名覆米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

分未應仙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詳見仙傳仗既舉有頃墜下藥曰早穀各一又墜一雞籠于宅之東南十里餘舊名雞籠今名雞并鼠數枚墜地雖拖腸而不死焉其害得竊食仙藥也後人或見之者必為瑞應焉仙駕凌空向遠望之不可見唯祥雲綠霞瀾漫山谷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初真君迴自旌陽奉蜀錦質信于諸姆姆製以為殿帷至是忽飛來周遊故宅之上竟日復飛入雲霄後置觀故以游惟為名初真君與郭璞尋真選勝至宜春栖梧山王長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謂朔曰吾視子可傳吾術乃密授仙方復云此居山川秀麗兼有靈泉出於道南前對洞天俯臨袁水宜為道院朔從之真君書一三言字于壁而去飛昇之日雲輦過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詔命因來別子朔洎闔家瞻拜析慶真君俯告曰子輩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飛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異殖於茲地久服長生甘能養肉辛能養節苦能養氣誠能養骨

滑能養膚酸能養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訖而別自後王族如言服餌各壽百齡焉其地仙亦存焉真君所從游者三百餘人其功行傑出通吳君十有一人真君飛昇之後里人與真君之族孫簡就其地立祠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寫竹簡之上載之巨甯令人採取以決休咎名曰聖籤其鍾車函曰並寶藏于祠中後改祠為觀因韓惟以今名曰觀惟蜀旌陽之民競齎金帛負碑碑文來觀并以報功德各鐫姓名于上始撰去之今間有存隋煬帝時焚修中觀觀亦廢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師胡惠超重興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賜御書真宗又遣中使賜香燭花楮旌節舞偶改賜額曰玉隆取度人經太釋玉隆騰勝天之義仍禁名山樵採獨相賦之役復置官提舉為優異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冊上尊號顯告詞文云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三七人於洪州玉隆觀建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

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從所示式襲顯蹟肇薦徽稱莫享欽崇永綏福地亦無任誠惶誠恐懇禱之至謹詞御降真君冊告表文臣某祇奉高真肇揚顯蹟仰太霄之在望枝靈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純熙來被更延景曆之昌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王冊文曰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金台用懋龍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感琳德錫美降康而名號弗宣易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道懿垂示無窮共惟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絲綏迄晉嗣休炳靈賑乏蠲疴一方攸賴翦妖誅毒三氣獲分肆膺誕姆之符榮啓都仙之籍超昇璇極載紀綿邈廟像屹崇風烈如在剏炎暉之有赫方呈運之邛隆荐降嘉祥章彰幽贊檜樓響答民物阜寧宜極徽稱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光集賢殿修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勇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洪惟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膺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群倫謹言政和六年改觀爲宮真君昭靈著驗非一屢承恩寵事迹詳載道遠山玉隆萬壽宮志

臣道一曰許太史辭棄官榮潛心道法活民則行符呪水除害則誅蛟斬蛇行滿功成高陞仙品然而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隨機應物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常有鳴鶴翔飛景雲旋遶而已其在仕也政有可觀其歸隱也內則修丹外則混俗真神仙之雄傑者也道德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許太史得之也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六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七

決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錄

吳猛

吳君名猛字世雲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寧縣是也性至孝鄰訛時夏月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嘗親也年四十得至人丁我神方繼師南海太守鮑觀復得秘法具黃龍中天降白雲符授之遂以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晉武帝時許真君從世雲傳法世雲盡以秘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縣真君既誅大蛇世雲曰蛇是蜀精蛇死則杜弢滅矣卒如其言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嚙去風即止或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世雲曰令長數未盡當爲訟之于天遂卧於屍傍數日與慶俱起慶第著作郎寶感其異遂作搜神記行於世嘗渡豫章江值風濤之舟世雲以所執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駭異云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於

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源處雖不數晉孝武帝寧康二年真君上界世雲復還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廣捧詔召世雲遂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白晝升宅院號紫雲府今分寧縣吳仙村西宋徽宗政和二年

五月準誥封真人詞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既靈異之有聞豈褒崇之可後以爾早學至道嘗悟祕言通化施行世稱慈父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禱輒應吾民是依錫之新封用彰德懿朕命惟允其鑒于茲可特封神烈真人

陳勳

陳勳字孝舉蜀川人博學洽聞時號道鍾會鄧艾伐蜀劉桓降孝舉時高少已有出塵之志入青城山師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繼聞許真君在旌陽仁政及民走謁公庭願充書吏真君嘉之付以吏職凡表率並流設化民俗撫字之術裨益為多遂引為門弟子而託以腹心典司經籍守視藥爐真君冲弱命執策導前焉昔玉隆宮西廡有孝舉道院號承仙

府手植巨柏一株其院面北而居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正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以誠懇師事道君門人之中獨掌祕奧功行甫就撫恤而昇大江之西儼有遺像晉同吳

周廣

周廣字惠常廬陵人大將軍瑜之後少好天大音律之學長通元為清靜之教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聖翦精邪之法救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徑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終不怠還居私第左右無違乃就宅西

百餘步間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與會興國同驂龍車宅號宜詔府唐保太中州牧周修營其宅改曰宜詔府有今公館真人為祖碑刻尚存焉今日太虛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早契山宇師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儼有故迹晉尾同吳

曾亨

曾亨字興國泗水人參之後也少為道士天資明敏博學多能修三天師之教遂知來物

名山列嶽有路必通妙訣靈符無治不愈神人孫登見之曰子骨秀神慧砥礪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後隱居豫章之豐城間許真君道舉投謁門下願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秘訣無不備傳後驂龍車昇天今豐城縣真陽觀是其道跡宋徽宗政和二年誥封神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骨秀神惠天稟殊姿師事仙君雅與道合功行甫就偕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壇井晉尾同吳

時荷

時荷字道陽鉅鹿人少為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用能却寐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調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邇惠懷之世聞許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衆晉明帝詔赴闕師問二堅不願留竟歸依棲侍側孝武帝寧康二年其陳孝舉執冊導從昇天有遺迹在豫章城號紫蓋府今南昌縣廳是也東海沐陽縣奉仙觀乃其舊隱宋政和二年封洪施

真人其詞略曰以爾系出東海世稱仙材能自得師以有洪範前驅龍節參駕同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

甘戰

甘戰字伯武豐城人以孝行見推於鄉黨遭時亂離晦迹草澤喜神仙父視之術聞許真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門懇請願備驅役真君異其材器可其所請至真君上昇復付以金丹秘訣伯武後歸豐城布德行惠至陳宣帝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詔下乃駕麟車乘雲而去今縣中清華觀其故宅號華陽亭有飛黃觀為之奉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精行真人其詞略曰以爾幼耽道教長事仙君驅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備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祖列仕吳因徙居九江赤烏縣太玉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弓劍絕倫許真君初領徒眾誅海昏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

施岑

真君納之與甘伯武常執劍侍左右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有一童子乘綵雲執素策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真君宅東南二里間有壇曰紫玉府即其所栖之地西鎮鎮江千石上有觀今縣南為太玉眺臺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後漢此水妖約連約至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勇悟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性勇而悟能自得師授以至言俾之入室神童指妙飛昇帝鄉大江之西故宅猶在首尾同

彭抗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舉孝廉仕晉累遷高書左丞密修仙業以病辭朝師事許真君仍納受女為真君子婦舊以彭女為夫人非也故老編為子婦是女自居懷

帝永嘉末化飛鶴歸時而彭亦在計其年已七十六矣當復親臨為手要問真君夫人周氏本孝道謹有用女史客時問一為地妙好是夫人謙稱故曰女史新誠經籍聖賢也真君念其恪誠應諸秘要纖悉付之連道還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遊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詣門下朝夕叩問道益精進宋高

祖永初二年歲次辛未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今縣城東宋徽宗政和二年封潛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絕名去利潛默內修竭誠親師授以秘要功行甫就飛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仙室靈壇儼有陳迹首尾同

盱烈

盱烈字道微南昌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母蓋許真君之姊也真君九二姊盱母為之五道今縣南昌府署對面真君為其婿居乃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故母子日聞道妙真君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明太師石龜口寺昔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今壇西道院乃其舊居號合宋徽宗政和二年詔封和靖真人其詞略曰以爾學真君之道悟五煉之源惟性閑和動合大化卒與其母偕昇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

鍾離嘉

鍾離嘉字公陽一字南昌人真君仲姊之子

少妻父母植性簡淡真君嘗嘆其有受退之資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訣能役運真君昇天首有金丹之賜是年十月十五日中午碧霞寶車自天來迎公陽拜詔昇車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居也有觀曰丹陵石藥曰尚存號鍾王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詔封普惠真人其詞略曰以爾持修煉之術善符禁之能普惠通避功行昭著真君付訣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

黃仁覽

黃仁覽字紫庭高安人父輔字萬石舉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速真君以女妻之盡得真君之道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輒歸人莫得知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仕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

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乘之而去故萬石亦知仙道足慕執弟子之禮以事真君惟紫庭二弟勇健不檢日事遊畋雖父兄奉詔飛昇而二人尚在獵所自言受性縱逸不堪作仙任兄舉族飛騰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嘆其賦分復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與父母三十二口乘雲而東從真君仙駕昇天二弟後隱於西山今方門五郎是也仙仗既行雲間墜下石毬藥曰各一瑞州高安縣梓符觀舊一曰折仙觀是其故居也傍有許氏墜劍劍宋徽宗政和二年詔封沖道真人其詞略曰以爾襲初平之慶稟非常之資師事道君洞該至妙功行甫就昇遊帝鄉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仁覽父輔亦求為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禮故不與十一人之數諸弟子受法皆許傳族壇靖各立府亭之名其教大備曰府小儀曰亭行持道法以人數多寡名之

蘭公

昔有異人姓蘭名期人莫敢呼其名稱之曰蘭公初居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

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氣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氣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道之教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譙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授之孝弟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忽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脫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還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

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更乃持衣還獻府君著衣著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為一體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按蘭公俯語之曰我自北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授合仙之士焉臣道一曰蘭期積世修真念不忘道至感斗中真人下降示陳孝道以開來證具仙子如蘭期者誠之至焉者觀其三生解化之迹昭然動人至於妙合形神身輕舉蓋以一誠而歷四世仙道竟成豈旦夕之功行哉道德經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豈非蘭期之謂乎

許大

許大真君之役夫也真君上昇之日適與其妻運米出市按市聞真君昇天夫婦推覆米車奔馳而歸至則仙仗已興夫婦撫膺哀號

乞從行真君告以善功未備不應飛昇乃授以地仙之術夫婦俱隱于西山其覆車之未在地復生按地名歸車岡生按市即其所也既隱不欲人識改姓曰午又為人所知復改曰干夫婦各有詩留於世干君詩曰自從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心其妻詩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按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祇箇西山是我家又詩云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却白雲誰到門因干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熊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熊壇風吟杏花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許大夫婦聞真君將上昇苦求隨行真君以詔使告合從昇天人數已有定命難徇其請故預期使之出幹雖覆車而歸已無及矣按今時人有見之者誓神錄云洪州西山中有熊人自稱干大衆莫知其名時出村落與人相接拱揖而已未嘗交一言人欲問之輒揖而去有少年者俟其出拜之曰願事先生干大驚欲去少年急捉其衣

獨隨之而往干大曰爾何為者輒對曰願事先生且拜且行經歷險絕輒不暫捨久之乃坐澗水傍曰爾欲茶不少年曰諾即解衣襟間取茶末置少年掌中使掬水吞之訖因卧良久而寤遂失干大尋樵路而出乃分寧縣界數日還家少年自此輕健無疾

胡惠超

天師胡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許人也莫知其年壽唐高宗上元間來自廬山栖於豫章西山之洪井幅巾布褐徒行負杖至游惟觀見同輩手不執板擊琴而已美鬚眉體貌瑰偉類四十許歲人身不甚長然每處稠人中其首獨出其上雖至長者止及其肩故時人稱高胡長仙人問其年幾何曰五十二歲逾數十載問之亦復云然至論晉宋已來治亂興廢纖毫之差喜談晉司空張華文物如其友或云許吳君嘗授其延生煉化超三元九紀之道能徵召神靈驅雷奮雨至陶弘景校茅山華陽洞太清經七十卷天師亦與焉背縫盡朱書其姓名覽之者皆見之又曰吾昔

到此客於肝姆用是不知為何代人物也每
逢路傍暴骨遺骸悉為瘞之地有古物寶器
掘之如其言而獲聞邪怪之物疾之如寇讎
即務翦除之時豫章西門有樟木精為獨足
神大興怪崇邀人淫祀天師一見叱罵書符
禁制即命斬伐積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
滅以地為觀舊名信果昔游惟觀唐初荒廢
因問主觀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師喜然
而往不逾月以木棧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觀
九十里命戍人繫繫縛各就宿江岸臨暮飛
黑符一道中夜烈風雷雨比明棧已在壇下
矣凌抹嶺谷所當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於
山下發一窖出錢三百千為工役之需應殿
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為之門外鑿三
井以辟火災俗號曰葉大井故至今永无火災久之異迹顯
著唐高宗時偶抵京邑詔除壽宮狐妖賜
洞真先生至是天石以蒲輪召之天師深隱
巖谷州縣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見
於武成殿后臨問仙事天師止陳道德帝王
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於都下委以煉丹

之事天師辭請還山修煉勅遣使齎金壁送
歸行次單父賜書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塵
俗如軒層之廣成漢朝之河上遂能不遠千
里來赴三川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
後凌瞻鶴蓋以方遙空睇風雲惆悵無已儻
蒙九轉之餘希遺一丸之藥天師乃於洪崖
先生古壇之際煉丹首尾三年降詔趣召詣
闕至則館於禁中天師辭歸固留不許天師
一朝遁去上聞嘆恨久之遣使齎贈甚厚兼
贈詩一篇云高人協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
聞風月去去隔煙霞碧岫窺玄洞玉竈煉丹
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靈樞天師歸西山居
於野母靖觀有三清中門真君橫堂仙堂在野母山
上舊亭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疊至春新削之
工人或可倖至植立不斜堅固不朽非人可
及梁牌親題年號筆力遒勁又自寫其真容
於後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師事之千里之
內無疫癘水旱之災無猛鷲天枉之苦遠近
賴焉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遊惟
觀之西北伏龍岡造碑墳藏太玄真符二七

星神劍靈寶策杖各一三日而訖天師正衣
冠坐繩床異香滿室空中雲鶴墻外人馬之
聲紛紛不絕視之已解脫矣州具以聞賜錢
帛修齋醮復謚曰洞真先生姑蘇先生司馬
貞撰碑具載詳悉開元中天師復出為明皇
所重以詩送還山云仙客歇人間孤雲比性
閑話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又世傳明皇三
公主從之學道一曰玉真長公主二曰玉真
次公主三曰真一公主其後道成皆隱翔鶴
洞師亦隱去今伏龍山凌雲觀乃師還山所
居公主從之學道凌雲南去十餘里平地
有山為冢三又師再藏劍印符籙處俗呼曰
三榔至今屬籍凌雲觀其門人高弟甚多最
顯者曰萬天師蘭天師臨川井山黃花姑云
游惟觀有胡天師畫真像壁一日將頽忽有
一雲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寫之儼然復前狀
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門室以宋徽
宗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撤去今惟真板存
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七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漢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值西晉末中原亂離饑饉疫交作民多斃無救纂憫之遂於靜室飛章告天而泣涕不已後三日室中有光如晝已而祥風景雲紛紛空際異香天樂下集于庭先有介金執銳之士三十餘人斯須珠幢寶幡霓羽節導從前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紫地舒雲錦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餘人立屏左右若有備衛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俄而笙簧之音自西北至五色祥光灼燦流映一人佩劍持簡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于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道君據坐有二真人二天帝立侍焉纂拜手跪伏而前道君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剴心杖血感動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鑒盼於子纂禮謝畢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

而五行爲之君五行互有勝負各有成衰代謝推遷氣與生之相續間不容息億劫已來未始暫輟得其生者合於至陽昇天而爲仙得其死者淪於至陰在地而爲鬼鬼物之中有優劣強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橫害於人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淳源既散澆偽日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炁魔鬼之徒與歷世以來敗軍死將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隙爲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如王翦白起從來將領生爲兵統死爲鬼帥有功者遷爲陰官殘害者由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爲孽爲瘡然吾以陽威憚之神呪伏之自當弭戢今以昔於杜陽宮所授真唐平神化神呪二經復授子行之可拯萬民即命侍童披九光韞以二經及三五大齋訣授之曰勉而行之陰功可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纂接經品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癘不復作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粗衣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常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釋教書云晉年太史秦虎云仙人星現當有道士入境虎初州郡有異人今啓開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單道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晉穆帝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教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大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爾乃爲之贅云云出晉書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單道蓋稚川既爲鄧嶽所留居山燒煉著書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惟食細石子數枚淡

無所為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宏雖作
道開贊然宏嘗為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
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不復見於世遂作
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世之好
奇者云作道開贊曰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
抄爛飯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
食石如嚼餅餌北平飲羽出於無心食石之
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
以礪厥齒出原序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輕舉止醜形貌滑
替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燕不
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數
百人亦穴處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
改其服顏色日少季龍之末棄其徒潛于終
南山結菴而止門人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
好高之士師宗問當世之事隨問而對好為
譬喻如調戲者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
人莫能曉過皆有驗人候之至心則見不至
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

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衣架愈高而屋亦不
大履杖諸物亦然泰符堅累徵不就堅守大
舉南征以茅融為大將軍遣人問嘉嘉曰金
堅大強仍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
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
床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如何嘉
曰未大堅欣然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
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歲在末年也以秦
居西為金晉都南為大火能鑠金也嘉尋移
嵩高山姚萇與符登相持問嘉曰吾將殺登
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
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
逢嘉將兩弟子已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
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屍各
有竹杖一枚萇尋亡嘉者拾遺記十卷多紀
異事見行世

孟欽

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
之符堅召詣長安惡其惑眾命符融誅之俄
而欽至融留之遂大燕官僚酒酣目左右收

欽欽化為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者在城東
者融遣騎追之妻及已遠或有兵眾拒戰或
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
於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
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
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嘆曰兵荒方生
流毒生民將以溝瀆為棺材蒼蠅為孝子必
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
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
備藏封器殯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
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親人
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材
而訥於言論詞賦為晉中興之冠好古文奇
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於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
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樓笑轉禍

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據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杜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璞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累贊陽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過差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作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頃之還尚書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

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掩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明帝大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二年五月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縛之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袍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街涕行法璞未筮夢之先已預報家人備送終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寔於江側兩松之間後三日南州市人見

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屍乃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生平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卧内便直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饌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囑卿勿來友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於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亦數萬言所載多同晉書臣道一曰郭璞之答王敦止奸臣賊子之心也王敦處大將軍之貴窺晉室之微欲行反噬可謂可欲而不知足者璞冀說止之觀其辭曰若將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郭璞豈非以斯道自任而冀回奸臣賊子之心乎道德經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欲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此誠郭璞止王敦之意也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苦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傍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周顗度亮桓溫劉恢共歎曰文舉雖無賢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晉成帝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輟感懸屋未嘗見讀之山人徐凱師事文舉受錄錄上將軍吏兵見形於凱使役之又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惟餘錄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錄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輝脫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若

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床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于世

臣道一曰郭文舉棲隱山林不畏猛獸觀其答周顗之問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其所養所學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嘆服道德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豈非郭文舉之謂乎

王質

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歌笑_{通云}。松子與安期生奕奕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東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一名斧柯山今屬衢州西安縣又廣東信安亦有爛柯山今屬肇慶府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漏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安帝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在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在峨嵋山更受業未_有歸期中表鄉鄰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撒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范豹

范豹者巴西閬中人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為之道臨目噓漱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至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咸問先生是謫仙耶云東方朔乃點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狎猶又云我見周武王伐

討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豹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兇為太子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豹豹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尸乃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豹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通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宋文帝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抄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挾梁翼船迅若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

輒來投榮榮為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赤白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手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車三詩類手識緯宋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化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所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於密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惟竹杖爾宋孝武帝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過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問親表存亡悲欣慨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溫酒頰服之臺將還都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嚴東

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年四十餘齊高帝建

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遊嘗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齋一瓢亦無經書及與之談論所造深微而聲音清徹聽者駭異其為笑傲歌謠和光混迹時人皆知非常而欽尚之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別援筆註靈寶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乃入溧陽甌山中後亦不知所止

王靈輿

王靈輿者九江道士性和緩而勤於道始居五老峯夜有神人謂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中則不能成既有飛昇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為土地積行以為羽翼苟非其所則魔壤其功道無由冀矣靈輿問可棲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可以沖天矣遂遷衡嶽中宮凡一紀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群仙下迎於壇所而昇天宋徽宗賜號通微集虛大師

雙襲祖

道士雙襲祖字仲遠梁時吳人也始居南嶽

後遷九嶷山潛心於道以求度世嘗謂誠素所至高真必通遂刻志誦黃庭玉篇因作黃庭觀使弟子居之自棲於白馬巖一日歸觀沐浴閉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驚異開視之忽然輕舉遺仙帔於木杪時唐太宗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卽席後百餘年皆不壞

詳見南嶽志卷八

桓閭

桓閭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居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寂然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閭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隱居欲師之閭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俗得非有過致然幸爲我訪之他日見諭閭於是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後三日密降而言曰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

草以蠱蟲水蛭之類爲藥功難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隱居復以金石草木藥可代物命者別著本草三卷以贖其過後果解形而去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八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梁元

冠諫之

得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天師冠諫之字輔真上谷平昌人後魏刺史讚之弟也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飛昇號明真先生仁之孫曰雋亦乘龍而去父馮翊爲河東太守以秦符堅建元乙丑歲七月七日生天師年十六長八尺有餘至十八歲乃傾心慕道幽感上達有仙人成公興傭於諫之從母家因易之使墾田一日於林下算周髀不合公興因教之應手而成諫之乃嘆實有頃忽謂諫之曰法師有意學道可相與爲隱乎遂與之遊華山常採藥食諫之自此不復飢又隱於嵩山數年一日謂諫之曰某出當有人將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毒蟲臭惡物乃恐懼而出公興還具對公興嘆曰法師未易得仙但可爲王者師後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時當去公興亡後先生幸爲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公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諫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

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公與尸所公興條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遂守志嵩陽不復出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衣羽服冠洞雲冠乘龍持麾來曰老君至徐聞音樂之聲斯須太上乘白王車九龍騰駕威儀赫奕神仙導從集上山頂謙之虔心作禮見開五宮門臺殿岌然太上坐白銀華林下勅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曰吾得中嶽集仙宮主表稱張道陵登真以來修真之人無所師授今有中嶽道士冠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故吾授汝以天師之任及雲中音誦新科經戒自開闢以來不傳于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生靈遂出新科經戒九卷謙之受訖五雲臺殿俱隱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復降又賜新科符籙十餘卷且戒之曰前後符籙得人可授授非其人罪及汝身謙之誓首奉教而後志行日新太武帝始先中朝廷遣洛州刺史梁公率官千餘人詣山迎師至關而

朝野未甚信奉惟司徒崔浩師事之上疏曰臣聞聖主受命則天應以瑞河圖洛書皆言蟲獸未若今日神人對接也昔漢高帝雖曰英聖四皓猶不屈之上悟其言乃命使奉玉帛告祭嵩嶽及賜師宮館前席問道禮遇益恭復欲授輔弼之位師固辭曰我今聖師太上四臨神仙六降并授天經科法量其所感乃真聖也遂建都壇朔靜輪天宮制作威儀一如經戒於是天下歸仰焉至庚辰歲師請為帝祈福於中嶽精誠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并冠服符籙師還具奏是歲改為太平真君元年二年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自古未有當受符籙以彰聖德上然其言乃登壇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謂弟子曰吾昨夢成公興召我於中嶽仙宮五月二十五日果羽化有青炁若煙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東郡沈猷採藥於嵩嶽頂見謙之身作銀色光明如日由是知為仙人

李皎

李皎為冠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常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化道士咸稱其得仙尸解

韋節

法師韋節者字處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書萬餘卷節幼而好古通經傳子史傍及占候之術靡不精索十四歲後魏武帝擢為東宮侍書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親朝出守於魯郡莊帝立復為陽夏守以可近嵩山隱真道士趙靜通法師也既至遂還簪紵於朝而謁法師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靜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項浮屠氏棲於此非有絕俗之行直欲託名嶽以鬻風聲由是積尸沈魄穢濁靈山比者天文氣候怨戾失中恐災流於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嵩洛岷閬吾當遊泰山或乘桴浮海節乃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華陽子餌黃精白朮胡麻茯苓丹砂雄黃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又行黃庭內景智慧消魔經法撰為三洞儀序註妙真西昇等

經及莊列中庸孝經論語惟老子周易有別論八十餘卷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內傳復為一卷周武帝嘗請受靈寶五符赤書真文有白鶴臨壇徘徊而去帝嘉之屢有錫賜復詔為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嘆仰再四因賜號精思法師時有陳國使周洪正聞師名欲即問道帝召與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洪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帝特改號玄中大法師已而盧於山之東嶺屏諸喧雜以宅清曠上聞之復賜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紀作天康忽彩雲如蓋覆其廬且曰子當乘此而去遂不出戶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田仕文

田法師名仕文右鄆人也隋文帝開皇七年試業入道事韋節法師傳授三洞經法及符訣又誦靈寶生神章二經居常餌服白朮茯苓久而有益每煉氣於靜室或一句半月而出顏色愈光澤凡八節十直庚申日齋戒修奉未嘗少輟為人祈福無不通感或為人救

病無不平愈陳綱常請懸忽袖降朱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又道士尹漆一日令佩符錄函忽墜水聽然有聲漆已在岸其真錄神符之靈皆此類常語人曰世之人有苦必授之然未之信時有里人賀蘭開者愛戒於師一夕忽卒為吏所執至一府庭如人間有司之所掌簿者聞之謂開曰汝有受戒之名可復還由是重蘇其通幽達冥之效如此四方之際信尚者多而受賜不可勝紀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羽化人皆見蓂花羽節迎師而去且曰吾今登南宮福堂矣降年七十有五門弟子惟尹文標為入室者

徐則

道士徐則者東海郛人沉靜寡慾常懷棲隱之志乃入緇雲山修道久之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餐活所資惟松水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

請授道法則辭以日不利其夕雖香火如常朝禮至五更寂然返真王命使送還天台時自江都道中人或見師徒步云得還及至舊隱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於此有頃跨石梁而去不知所在翌日果使至時年八十有二晉王追嘆三遣使圖其形又命柳誓為贊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營真風扇矣與有夙煉金骨怡神玉清石髓方漱靈丹欲成言念葛稚將從茅盈我王遙屬爰感虛誠柱下暫啓河上沈精留符信在化杖龍輟求思靈迹昌用摠情

岐暉

法師岐暉字平定京兆人也周武帝太和五年入道未幾會武帝沙汰釋老之徒因復流俗至隋道法重興時年二十六景行之心愈固遂事蘇法師於通道觀久之傳授三洞經法修按未嘗少怠內以希夷全其真外以道遜適其趣歷年之久湛然自得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

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富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後數年隋果亂至唐高祖欽異其德遣使齋龍絲以祈福醮多有白雲覆壇變鹿馴駒其精感如此上嘉之詔修樓觀壇宇尊像一皆鼎新仍以藍田充焚修之費命師主之一日上躬詣祠庭謂左右曰老君乃吾聖祖也今為社稷主不有洪建其可已乎因改觀為宗聖詔賜粟帛以充齋給師每為國祈謝之外修存三守一及卧斗之法嘗以仙經云欲為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常有神仙談笑唐太宗貞觀四年七月十八日忽謂門人曰翌日巳時吾當去世及期果羽化春秋七十三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煉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

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整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正美貌拾帽絳衣侍從甚眾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中見少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騷為人傷損賴救象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閭人宮妓呼拾帽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僚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殺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所欲對曰

山居樂道思真煉神目雖所視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道者歸山思邈既歸深自以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誇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上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義門之徒宣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即位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有九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票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

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疣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此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兩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遵之以藥石救之以砭劑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之為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

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喪無畏則情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高宗復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高第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時年已百有餘歲晨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煉將昇無何有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命令薄葬不設明器性牢之真月餘顏色不變舉尸入棺如空水焉已尸解矣

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錄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後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遂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入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秋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并得贖錢一銀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迴視僕遽失不見僧乃於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贖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至宋真宗天禧中僧已一百餘歲後隱去莫知所之

思邈以之

胡隱遙

胡隱遙者洞庭山道士也自云月里先生之孫其山有月里村角里廟累世多得道隱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法死於巖中噉弟子曰常視吾體無令物犯六年後若再生當復我以衣冠弟子視之肌體爛壞惟五臟不變乃復閉護及期果再生遂備湯沐浴加新水其髮鬆而黑其髯粗而直後十六年如前死更七年復生如此凡三度約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聞之召見恩禮隆異信貞觀中太宗詔入內殿問攝生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尤速臣區區之學非九重萬乘之所修也請歸山後不知所之

劉道合

劉道合者一名愛道陳宛丘人也幼懷隱逸志住壽春安陽山隋末遷蘇山從仙堂觀道士孟詵傳道復入霍山春分日啓誓文於谷中返數里聞雷電而雨遂止於巖是名安有

人召覺則恍然有光見一神人身長丈餘衣冠劍佩持符從介甲士六七人謂道合曰吾

為黃神大威使者今六天醜類賊害民物聞子好道志節不屈可制魔群吾以三天正一

盟威攝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唐高祖武德中入嵩山與潘

師正同居高宗聞之降詔於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帝使道合豫呪

俄霽得寵賜輒散貧乏洛邑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貼境內則立消唐高宗咸亨

中上召作符既成未克進忽料簡書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問之則曰廬山司命君召吾

有頃沐浴具冠褐而化調露中創奉天宮還道合墓發棺見骸骨拆若蟬蛻者一云蟬有石蟬蛻者帝聞之曰為我合丹而乃自服去

耶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後十

梁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倫修

道士梁湛者字考成京兆扶風人也博通經史雖陰陽占候之術靡不精究外聲利薄滋味唯以安閑自適一日相者見之且曰此子

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神仙道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時年

十七仁不勝生和不好勝人皆樂之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山或酌石髓由是自有所娛

至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乃盡弟子禮事之踰月

遂授煉氣隱形之法次授水石還丹術卒授六甲符及朱服日月黃華法後隱於終南山

食蒸吞符大盡其妙又廣索丹砂還而為餌

凡辭氣之出則音韻清徹自是欽奉者多乃

深入巖谷當阻大雪鳥獸俱驚而湛獨守寂其志堅篤故靈真自集目能視地中物耳能

聽數里聲一日忽謂門人曰有朋友待吾於南峰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紈不

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於空時元帝大興元年戊寅歲混元寶錄云能飛行變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孫微

道士孫微者字仲宣不知何許人即尹通之籍師也性端直寡言語外視若愚而中養素人莫能測之前趙初光中師事王先生方十八歲先生與之出處人皆呼先生為大煉師微為小煉師先生為時所望請訪益多而遂隱遁惟微住樓觀或宿於木杪與人迹罕及之地居常編葛為席合目端坐若有所思人或侮之謙以自牧故皆歉然自失而退每觀人顏色不待人語言而已知人吉凶年七十餘秦建元八年春忽謂侍者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去終莫知其所適其友馬儉思之乃取葛席置靜室中供養凡數日輒聞席上有人語其靈異如此

臣道一曰孫微踈絕塵俗樂道養真人或慢之謙以自牧故人皆自為之歉然矣道德經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

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孫微之謂矣

馬儉

法師馬儉字元約京兆右扶風人尹通之度師也年十六歲長八尺耳大而厚垂手過膝額有伏犀手有縱理損聲色外名利博通經史尤長於風騷郡邑異之有辟命不就秦甘靈中隸道士籍於樓觀從孫微學道時十七歲遂授以道要其經史之賸則五符真文三皇內文道德靈寶兼經遁甲占候之法并藥術之妙則斷穀服水餌藥膏天門煎木煎酒陸酒五方雲牙六甲符諸天內音行氣導引之方其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則有八吏六丁二十四神三皇眾要之科無施不驗姚長聞而奇之遣使往召辭以疾甚嘉其節乃給香燭欽尚加厚儉志道益堅仁惠周物人所奔湊日以滋多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夙有功德今復勤修道業丹名玉曆白簡玄臺積有日矣但保其天年必得度世何區區於祈禱役役於召勅者哉自可優游三素混合五神絕諸聞見獨保清曠由是怡神養素不復

出而仙真時降年九十八後魏太武帝大延五年冬十月一日謂弟子尹通曰吾平生所修所感當秘之勿泄也頃有白雲從西北來覆寢室須臾返真惟聞香氣不絕而白雲南舉焉

尹通

道士尹通者字靈鑒真人執之後也幼從儒學群經子史博無不覽常嗟幻化非固每仰天而歎父母未之達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時天下寇難縱橫通履艱危冒驚險而至樓觀年二十六後魏太武始光初事馬儉法師服勤歷年方授真人秘韞玉字金書及侍詔已失孝禮既盡而希真守一之心與日俱往香火朝謁無或少怠服黃精雄黃天門冬數十年體漸清爽性亦敏慧尤急於療疾可愈者治之言不可者決不可救太武好道欽聞其名常遣使致香燭俾之建齋行道自是四方請謁不絕而

通惟以功德為懷與而無求散而無積時有姪法興及牛文侯王道義與其徒七人繼踵而來共希靈迹故仙風真教自此復彰年一百一歲耳聰目明尤能夜書至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近利北史多遺夏四月八日忽與門弟子為終天之別有頃奄忽而化顏色如常藏劍之久老子昇真陟之西有神燈數枚光映其上而後漸散

牛文侯

道士牛文侯隴西人也性識穎拔學洞古今尤深於莊老至於天文地理無微不綜又善誨人隨其性導以忠孝其勸戒則示罪福之理其威禁則以符籙之科由是法教重興人多化惡為善嘗為人講說未始措意於利財至于不得已則受小而辭大訪人貧乏密遣致物於其家欲人不知其所從來也每冬寒則布穀於地使禽蟲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物修身積德久而愈篤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夢青衣道童告云上帝有命宜早治裝明旦當發足覺

乃與門人別翌日澡浴訖果化降年八十二

王道義

道士王道義者魏時人博覽群書兼明緯候知終南有尹喜登真之所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之初道士牛文侯尹靈鑒等四十餘人教弘道化朝野欽奉時歲歉常住之資殆不充給道義大修觀宇與土木工匠就役日常百數而用度不乏人訝而窺之則倉庫皆備取多而益不窮咸知師之神化陰有靈助由是樓殿壇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以其宏麗不加修飾令門人購集真經萬餘卷皆自捐己力未始求於人其性浩然無係累室中常有人語弟子輩潛往伺之乃真仙之降會也後魏宣武永平中將反真之際白雲滿室異香盈庭踰日方散里人有見道義乘鹿而去

陳寶熾

正懿先生陳寶熾潁川人也年二十一不樂婚宦後魏孝文帝和十八年隸籍樓觀事法

師王道義未幾羽化遂遊華陰復遇陸京真人授秘法而歸於是端誠虛己依按修持及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故珍禽奇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逸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意惡意則咆哮震奮炯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其德感如此通幽達冥無所不至事有未兆則先知其崇妖害人禁之立止西魏文帝欽異之召入延英殿問道時太師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從而師之年七十有六大統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昨夢仙白召不果久留來何為欣去何為愴生死道一夢覺理均爾等體之無或悲矣言訖奄忽而化詔謚正懿先生

王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也繞九歲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肄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與相交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惟松餐澗飲以希真理後

周武帝欽聞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退教陵夷久矣，拯援可應。」詔出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至都久之，得請還西嶽雲臺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然構于天，忽涌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凡賓客將至，則先有二青鳥，其狀如鳥，飛鳴報之。每登仙掌陟蓮峰，如履平地。居常出處，有猛虎馴遶若相保衛。是時天下溺於浮屠氏，且其徒不能維持禪律之學，務以罪福駭俗。其弊浸盛，故行沙汰道教，亦從而幾絕。時師之名獨爲上所欽，召至闕，咨問道要，復欲建通道教。命校讐三洞經法，科儀戒律，飛符錄凡八十餘卷。又撰三洞珠囊七卷，詔頒於通道教。由是道教復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帝禪位置玄都觀，詔延主之。開皇六年丙午，特召見於大興殿，止齋誠受智慧大戒。於是祥風景雲羅覆壇所，因職以道門威儀威儀之名。自茲始矣。時公卿大夫翕然欽附。仁壽四年春三月吉日，告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但恐

上未許。至九日，羽化於仙都觀。有白鶴飛鳴徘徊庭戶上，異之。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墳，但空棺而已。

臣道一曰：王延幼年學道，能得明師扶教，立宗通靈，感物觀武帝，詔修雲臺觀，則惠勞於致土，默禱于天地，忽湧土出，取多不竭。此積誠動天，夫豈易致哉？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之謂也。

李順興

道士李順興，京兆人。母因夢明星自天而降，遂有娠。及生，有一道士來曰：「此子乃前主得道人暫寄胞胎也。」纔九歲，好清虛，常端坐湛然不動。父母諭其意，俾師正懿先生。年十一，與道士籍常誦大洞經，勤久不怠。正懿乃爲立壇授五千文及黃庭經，且曰：「汝雖尚幼，心已合真。考之隱訣，三年誦之，白日昇天，爾宜勉之。」遂即所居虔懇修誦。不三年，忽於秋分之夜，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出望則有二人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巖室中相待。吾直日之神也，以命來召，遂與乘蹕。」

忽爾而至，乃見三仙人各據一床，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幢羽，殆不可名。乃顰眉請飛昇之道。且曰：「子有宿德，位階真人，欲形神同舉，不爲難也。但太上命子下生，以積功勤。今子齋心誦經，積有日矣，然功未及人，可速得乎？」於是澄懇以告。冀勵凡庸，且曰：「積功累行，以償前過，未知可乎？」仙曰：「善哉，是心良可愍也。子雖骨氣合真，而胎形未脫，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輜，出經三卷，置三仙之前。長仙乃手發太上玉真金光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趙伯元，昔受是經於東華青童君，學以成真。今付子，宜修之。」次仙又出神洲七轉七變傳，天經謂曰：「吾是上清真人，張仲遠，昔受此經於小有天王，修之得爲真人。今授子，宜勉之。」三仙乃於二仙之手中傳取真經，復囑曰：「吾是上清真人，李少君，昔奉此經，遂獲昇真。吾與子有緣，故來監度。若依四極禮科行之七年，身得飛騰。七百年中，聽傳三人，無其人，則當封之名山。今所授仙經，真術能精，修不已，則化俗成功，可指日而仙矣。苟無此

道則神不洞察體不清虛寔為八帝之所錄
六天之所傾則何足以化俗哉真道盡此子
能勤修自當神會從而為頌曰至道本無形
因物以為名人能動上學仙道自然成玉帝
召赤子金真總黃庭六覺既玄會八難於是
冥熙神光七轉虛襟明四清呼吸能萬變俛
仰朝百靈混化遊塵路迅轡撫雲旌契我諸
賓友與子期蓬瀛已而三仙命駕而去遂復
所居歸誦其經按其術年十七道成變化無
方應機接物未嘗凝滯正懿知而待之愈厚
有疑者密試之以湯又加之火終不云熱使
之蹈火赴水不能焚溺時西魏文帝聞其名
詔都城凡百餘坊同日作齋皆能赴之上雖
知其能分形化影尚疑能近而不能遠復詔
岐寧同華四州同日為齋請又能徧赴由是
朝野欽信其始人未知之但稱為李煉師又
其通感靈變則號曰李聖師年三十八大統
六年託疾告終既葬之日有姪遇於驪山道
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於此作吾像以
北向居之當為國家辟北方之淫俗也姪還

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
已乃立祠於沙苑

侯楷

道士侯楷字法先京兆人也年十四力究經
典尤精老莊之學趣向孤高不畢婚宦遂就
學於正懿先生年十九後魏宣武正始中為
道士授玄文秘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正懿
曰汝雖秉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栖隱山林
未易有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曰吾
亦知道無不在然人間修之時亦有得但古
來仙者多託巖竅成真之後出而同塵上真
亦曰大洞真經不得人間詠之詠之則大魔
敗之也又葛仙翁將登真別弟子鄭思遠云
何不登名山誦大洞真經一誦而一詠玄音
徹太清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
然與經道相符汝今景慕希夷入山乃其宜
也曰入山雖可存真然遠遶几席寧道科律
之責耶師嘉其言且曰道非知之難行之難
也果能始卒無替道在中矣逮正懿羽化乃
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三奔術者乃黃帝三奔術之術後世遂

以傳述神仙之所深戒侯楷受學於陳寶
其神仙源流有自來矣未必三奔之術也然
神非三奔必後世作傳之人誤書也誦大
洞經及三皇內文勅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
流三松偃覆灑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
三松觀人有為魑魅之害者無有遠近皆乞
救於楷或持之以禁呪或示之以符術則無
不立除之將去無他疾謂門弟子曰昔費長
房失符為鬼所殺吾非失符也終歸道真苟
世俗不達以謂吾為長房者也春秋八十六
周武帝建德二年冬十月解化

嚴達

法師嚴達字道通扶風人也自髫髻已有方
外志每得一花一果輒羞獻於像前樓觀侯
法師見而器之後魏明元帝永興中入道年
始二十齋真之暇常請問大經遂學窮瓊韞
博通妙術周武帝建德中詔法師及王延於
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於公卿復
欲去道家者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
優而客劣上曰主客美辯曰釋出西方得非
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

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然不免有所減損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持為法師建通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時王延更欲多得之法師曰古之達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今上不欲廢道教而意則去繁但道貴得人玄綱自振何必多人耶蓋多人則多累反為吾道之玷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惑惑則亂亂則真理喪矣詎有益哉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忘同手出處世號曰田谷十老至隋室道教復振文帝開皇中詔重修二廟精擇羽流累致墨詞以祈景福於是朝野宗奉焉煬帝大業五年三月十七日聽周法師鼓琴乃曰琴聲感神當有神降更奏一曲吾聽之曲未徹奄然返算春秋九十一

于章

法師于章字長文右扶風人年七歲父母教

讀孝經數日乃曰聞有道德經意願習誦父母異之隨其所好令習于侯法師至西魏大統九年披度服中瓶之勞凡十有四載法師愍之為開三洞衆真要法倒篋相付嘗自謂曰真人符命非俗可傳今吾得之固所寶也於是靜室圖寫雲篆龍章精嚴其事而焚之於人靡不神驗適會詔選戒潔之士十人居通觀而師與焉然常懷希真之心期居幽寂至周靜帝大象二年遂卜觀之下西嶺下誅茅累石嘯詠林泉餌黃精茯苓山地黃又服氣吞符籙章設醮如此積勤歷年無輟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復受皇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一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源流符之本末置壇法式乃錄授符日月及真仙語訣次第記之名為起序由是通真之心與日俱進故除翦衆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信惠日益多矣煬帝大業十年六月十四日羽化春秋八十有二臨窆之日有一白鳥自棺而去人謂得蛻形之道

張法樂

道士張法樂有南陽人幼而學道性悅泉石纓及成童之年託迹棲觀事尹起法師竭誠致力於左右積有歲月感其勤苦遂付道要靈盟之夕神燈發輝慶雲流彩而後巾瓶之奉几案之勞禮盡始末遂尋幽訪寺卜居於耿谷之西水樊茹蔬謝絕人事日誦五千文及修雌一之道煉形養炁抱一守真凡三十載雲生梁棟霞集懸扉人號為雲居觀久而道業已著靈威自通有虎踞蹊履震視之而不畏後乃往來馴伏似有所衛人或請謁褻慢無誠心則皆為所逼而不得至旦夕常聞有神鐘聲隱隱於耳然莫測其遠近每齋日有草衣人二十許常送薰陸香及乾棗數枚出戶襲視之遂不見西魏廢帝三年三月謂弟子張通曰我雖幽感奈功德未就近有神告必不久留當委形厚土二百餘年冥事貴密汝可略知至四月十五日清旦凭几而化時有白炁如雲穿牖而出長丈餘食頃方散

巨國珍

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學年

三十斷俗緣而事游法師於樓觀時隋文帝
仁壽之四年也焚修之外口必誦經心常存
一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蔬水藥所守彌篤
或有遺物者隨得隨散或有輕侮者終不志
怒法師嘉其行乃授以恩徽戒錄封召符章
依按而修勤亦備至每臨壇誦經遍未及數
則雖冬風夏日未嘗輒廢一日因感疾人勉
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
如此由是遠近之俗嚮風而至不可勝計春
秋六十唐太宗貞觀八年夏五月十三日晝
寢門人忽聞車馬之聲有頃瓦屋皆震法師
遂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

漢十

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一

漢十二

許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二編修

鍾離權

真人姓鍾離名權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
子一號正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燕臺人也云

京兆咸陽人曾祖諱叔和諱
守道父諱源皆漢代著名父列侯至雲中

府生仙誕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
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長目深鼻聳
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
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

名書玉京其音如鍾行如奔馬童稚莫之能

及一云少攻文學仕漢至諫議大夫因表李
及聖達事補官江南漢祚既終歷魏仕晉

及壯仕晉為大將統兵出戰西北土蕃兩軍

交鋒忽天大雷電風雨晦冥人不相親兩軍

不戰自潰將軍周處攻征失利真人獨騎

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進深林幽澗期以全

生乃遇一胡僧鬚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

行數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

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云遇一僧人遂
指東南廟宇門前見二本青道者遂問此
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陽帝君所居也真

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忽聞人語云此碧眼

胡僧饒舌相撓莊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

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不真

人應曰是老人復曰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

所真人聞而大驚心想曰必異人也是時已

失虎狼之威遠有鸞鶴之志不覺回心向道

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生真訣赤

符玉篆金科靈文金丹大候青龍劍法噯之

勤行真人告辭出門迴顧莊居不見其處自

是領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擺脫世

緣冀紹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再

遇華陽真人傳太乙刀圭大符內丹洞曉玄

玄之道一云昔軒轅黃帝得金丹秘訣以玉

匣藏於壽春縣東紫金山懸鍾洞真人得遇

師傳之後復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

紫金山四皓峯居之遇仙人引入洞獲玉匣秘

訣至德內全遂終妙道金真傳云真人生於
晉朝五月二十日後有唐進士呂紹先唐奉
上并不記何年

不第乃縱遊天下首於廬山遇大龍真人傳

劍法後於長安道中遇真人題壁間云坐卧

常將酒一壺不教雙眼看東都乾坤世界無
名姓疎散人間大丈夫紹先乃再拜真人令
紹先作言忘詩紹先詩云生在儒家遇太平
懸纓垂帶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侍玉
皇歸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終南山鶴頂
有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
到一峯洞門霞彩三虎路門真人叱之虎下
絕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須臾
有青童持蓬萊山書云群仙宴聚邀先生赴
天池論五元真人神遊記真人臨去謂紹先
曰爾既到此從吾奉道今予當名品字洞賓
吾今去矣汝但解屏塵勞肅清仙骨吾不晚
即還以三虎守門於是丹井白鶴前望東南
雲際渺渺而沒岳遂將真人所付洞中之書
朝夕親閱次日真人還謂曰得無憶歸否岳
曰塵緣既斷俗骨已清幸從真人得探妙道
豈敢再生塵累耶真人曰善哉汝等守陰者
惟知是魄有陽只是冥魂世人不知分離陰
陽之異若能全陽而聚其冥魂以合陰魄使
陰陽相合魂魄成真是謂真人品問曰至理

甚深何以全形真人曰慧發冥冥泰定神靈
神既混合豈不契真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
藥既成身乃飛輕是夕賜以上真玄訣俄有
扣戶者乃清溪鄭思遠與泰華真人由東
南而來緩步凌虛體凝金碧相揖共坐少頃
適尹思遠煉丹之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
侍者何人也真人曰今朝呂海州讓之子本
習儒墨失意上國邂逅長安酒肆從吾奉道
通陰陽制煉形神入妙之微品乃拜二仙如
真人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脫塵網可
示一詩授岳金管霞箋靈膠犀硯岳立獻一
詩云萬劫千生到此生生身始得飛輕地
家別國雲山趣煉魄全魂日月精比見世人
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過神仙面
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視嘆其才清句麗
時春禽啾啾真人謂岳曰可於洞口題云春
氣塞空花露滴朝陽拍海徵雲收又謂岳曰
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功行以陞
仙階恐汝不可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
見取筆於洞中石壁草書一十六字曰晝日

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鬼神混合上昇擲筆告
岳曰世間遊行當施利濟之道行滿功成復
當際會即見數仙子綃衣露彩手捧金簡靈
符云上帝召鍾離權於是翔鸞飛鳳金幢玉
節倦吹嘹唳舞而去岳不勝依戀久之客
遊江淮洞庭荆湖鄂岳及汴洛兩都道成仙
去其問答玄妙神仙施有吾編之為鍾呂傳
道集今行於世宋欽宗靖康初封真人為正
陽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正陽開悟傳
道真君

劉綱

劉綱晉時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為上虞
令師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歷年道成作續
仙傳行於世一日邀諸親故人會別飲食畢
上縣廳側大皂桺樹上去地十餘丈舉手而
別忽然飛入雲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時昇
舉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嶺山中
嘗與稽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卷十一

劉道成

劉道成豫章新吳人也學黃老術晉懷帝永嘉中以明經入仕累遷陳州刺史後歸鄉里精持香火奉大羅真符後數十年全家白日

昇天徐鉉作開業觀碑云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舉族上昇里中數千人望雲送別梁武帝大同中立宅為開業觀今名昭德去縣治百餘步白玉塘訪昭德陳靈寶詩云我見鄉仙不是誇面顏玉鍊燦丹霞新開天上圖書府舊是雲中雞大家三十七年心勝鐵百千萬事眼無花而今漸覺逢迎嬾每日兩峯蜂報衙

項蔓都

項蔓都河東蒲坂人入山求仙十年而歸家

人問其故蔓都曰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冥冥窮竅上未有涯去地絕遠龍行甚疾頭尾低昂令在背上危怖嶮巖乃到天上先見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忽然忘家對天之前失儀見斥逐還人間更自反責乃可得更往昔淮南王劉安見大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責守天廁三年之後學道者可不謹哉河東因號蔓都為斥仙人

徐啓玄

道士徐啓玄宋文章元嘉中居終南山道德尊重人皆欽之能通法術遂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名曰金英啓玄一日閑遊之次經過其門見其宅上有宿世冤讎怨氣亘天啓玄問閭者曰大夫在否答云在啓玄曰可與子報之云終南山道士徐啓玄有少事欲見大夫閭人入告大夫聞語即出見之啓玄曰勿迂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

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啓玄曰適觀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欲伺便報怨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無緣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啓玄白請重僕男女等徧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內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每憐惜之頗自署報啓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大夫聞語將謂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因往喚之已見其女倚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冤結未解方欲伺便報讎無奈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惶懼無計乃禮啓玄曰此宿世冤對相會如何脫免啓玄曰比小事爾大夫曰儻蒙尊師慈憫特垂救拔以生死何敢忘之又復再拜啓玄曰勿在多言即為驅遣啓玄遂取劍一口索水一甌仗劍呬水隨大夫至閭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冤干爾何事啓玄曰道門以救拔為功濟人為上汝可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乃令備棺槨逡巡而至啓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為白骨即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

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迴顧左右依言退出都門可十里果有大林木便安其下急奔而歸迴至都門方始迴望見大林紅焰巨天悉為灰燼大夫與夫人驚哭拜謝仍儲珍寶錢帛酬之落玄悉不顧而去

萬振

萬天師名振字長生洪郡之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有符咒濟物治人疾苦立効當時以為旌陽樂已之徒隋文帝聞其名聲重之詔於洪崖山為精舍即今栖真觀是也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太守周遜請於梅福宅建太乙觀禮迎天師居之即今天寧萬壽觀是也先是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以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顧慶二年高宗召見光曜日殿帝問治國養生之道振答曰無思無為清靜以為天下正治國猶治身也帝尊待之如師友賜予無所受龍朔元年尸解於京師數日啓棺惟有一劍一杖而已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

之側今洞陽觀是也天師有德業碑乃唐滕王元嬰文在開元觀中云

曹德休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民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者人有一女子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為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開步溪側為蛟所窺已拘攝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將吾一符往彼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潭水驟涌水有霹靂之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裂腦流血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財帛往謝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為終不肯受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財帛就德休求符藥以江魚為鱸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鄉里為之無不應驗人皆神事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去然來春牛疫頗甚

我留一姓名與汝傳寫牛疫之時以鱸饗吾書其字貼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貼其字者免災不貼者斃矣人咸思之無復見者王元之傳云曹德休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得不死之道

杜曇永

杜曇永字元老或云道名元老三輔京兆人也世業蟬聯鼎命南遷寓家吳郡之錢塘縣釋褐為大司馬豫章王國左常侍郎蕭子雲侍郎南齊之故寮外勤儒學內修道其因齊梁革命慨然興嘆以珥筆曳裾同之維繫脫迹繁華振衣長往遠游岷隴臨洮峨嵋復還舊山已逾二載後過句曲訪道尋真精專法門謙虛靖默人莫知其所修梁武帝天監十二年歲在甲子放杖出谷自錢塘輕舟載家南上廬陵郡玉笥山重建清虛館以處于時林木陰森鄉民遠甚可謂虎兕之穴而居之不疑向道之輩稍稍獻工助成其事自是門人受道繼踵而來次年入大秀法樂洞天出所攜貲起居室數十椽重營宮殿觀製豐碑紀述洞天之勝置洞西還驚谷及洞側山西

大壠南坑大標瓜源等田以待修真養道之人取題洞天石臺是入洞之年也武帝聞其風賜號金闕先生蕭真亦自江表與骨肉掛帆而來以師事之得其秘道親製一碑以紀杜德即普通七年也其後先生在洞中與門人錢員外修九鼎還丹之秘靈真屢降喻以昇舉有期丹成與錢服之於太白峰頂白日飛昇尤為顯著家屬為地仙隱於後洞云

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豫京文獻王。疑之于漢相國何之後兄弟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禪天監初年十二降爵為子弱冠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靜不樂仕進雖為名宦每有異人密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常攜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道乃南齊故寮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親製之刻石伸言杜德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爐藥

曰遺迹猶在會梁武重書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還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於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遽急還蕭山後再徙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其事亦祕罕有知者後人入洞往往見居宅若專志求訪則不可得矣

丁玄真

丁法師名玄真字仲誠潯陽人也天資恪敏嚴於持戒為鄉里推仰嘗遇野人得法其要精妙能攝鬼神而驅役之無不如意每以康王谷地最靈秀其谷口有銅馬廟云漢王莽嘗造銅馬歲久有物附之肆為妖怪食民物畜稼苗之類為害弗堪居人乃為立廟以祈之玄真惡其事即毀其廟乃取是地置其宇焉遂遂銅馬於南江人未迴而馬已復其

舊處玄真又斷馬之左足而馬乃化人形注曰願得一食之所玄真遂移其祠于瀾之西許其弟為害也前又有毒龍潭因風雨晦冥忽見二龍出而弄珠光彩照燦玄真叱之輒取其珠置真殿內而龍又入殿取珠既而弗得乃吐涎滿地復見殿柱有張僧繇所畫二龍即與之鬪風雨震吼衝倒檐楹玄真遂書鐵符燒鐵鑪鎮其潭龍穿山西而去又復以鐵釘釘殿柱盡龍之目其患乃止於是神怪避地始為福庭時隋文帝開皇十年也江州刺史狀其事封章朝廷帝聞而異之降詔褒崇命州郡加禮遇焉煬帝大業三年解化其夕有白光亘於天之東南及玄真既逝方沒春秋七十八

張公弼

有劉法師者不詳其名唐太宗貞觀中居華陰雲臺觀煉氣絕粒二十年每歲三元齋有一人衣縫掖衣貌陋而黧來居坐末齋畢亦無言而去知此凡十餘年衣服顏色累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則曰予姓張名公弼住蓮華

峰東北隅法師意彼無人所居試問同往公
彌諾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住亦無間法師從
之約二十餘里援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
險絕雖猿狖不過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
無難苦至一石壁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
一徑闊數寸惟側足而立公彌以指扣石壁
中有人問爲誰曰某遂忽然開一門有天地
森羅萬象公彌將法師欲入其人怒爲公彌
曰何故引外人來乃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
彌曰此非他人乃雲臺觀劉法師與吾有舊
故同來即開門而納之公彌曰法師來此君
可具食其人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
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
飲法師其味甘且香公彌曰子嘗云山中甚
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噴東
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
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公彌與法師別之出
門行數十步返顧但巨崖深壑而已將及觀
公彌辭去法師歸處置畢再訪公彌則步步
險阻不可前其後公彌亦不復至矣

李元基

李元基唐高祖武德初人隱嵩山中有道術
能坐在立亡人莫測之時時經行以待藥救
人探虎骨針鵲影治魚鱉甚衆每晝出達夜
則止露宿草野中代宗末在達昌縣中樟松
柏滿身飛去後有人採藥嵩山見元基跨青
鹿行若飛問之不應莫知所在焉

陳道沖

法師姓陳氏名道沖潯陽人母方娠夢天仙
入其室及生有珠相兒時便不飲酒如掌每
聞人講經論道則傾耳諦聽暨長戒行高潔
傳法錄於異人遂結庵于紫霄之別峰即勝
絕處也有弟子八九人亦戒行有學門庭甚
峻不妄接人當時蒙其容與者名爲登龍門
以比漢李膺焉道沖嗜嗜老莊非徒誦其文
能徹其理庶嘗以謂吾教本宗老莊而老莊
之意本是悟明性地故其言每每云莫若以
明此其的也後人但知習術而泥迹失之遠
矣晨暮必爲群弟子講說有著論一篇傳于
世時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春忽爲弟子曰

吾欲一遊名岳衆以其老觀止之道沖曰必
行至日中解化春秋一百一十四視其顏色
如生體亦柔輒舉棺如無物人以爲仙去

王守一

王守一者唐太宗貞觀初於洛陽自稱終南
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市富人柳信唯有
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臺中探藥一丸付
之須臾塊破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
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
飛騰去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一

歷世真僊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漢三

浮雲山至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教僅百數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群虎隨之不復見矣唐明皇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望祝融峰曰富有高仙處之何氣色秀異之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覩不見答而退數曰此可謂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構廬於祝融峰延之尊師就此不復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受符籙雖張太空田虛應鄧中虛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

日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於紫蓋南峰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之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

劉知古

追士劉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顯達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歷官臨中令故大父與其考因家于臨中母太夫人吳氏感異夢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長而秀壯而正觀名利若仇雖惟從事於道唐高宗龍朔中出家為太清觀三洞道士至於八公寶章三簡祕籙丹經脉訣之旨出死人生之術罔不洞曉睿宗召見問道家事稱旨特加崇錫送還山明至開元中天災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火德星君聖人亦應下法煉藥上醫察聲至于鍼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錫病故能膏肓河決膝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寵錫皆不受天寶十九年詔知古兼內史田恩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還蜀請

以居第為大千秋觀上親書額賜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為儒弟為釋因設三教像以事燕國公張說聞其風而悅之作三教銘其辭曰正氣生神結虛為實上清尊帝中黃守出華彩衣裳虛無宮室紫炁垂斗赤籙飲日十天從此萬靈受役蓮華釋門麟角儒術法共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後因天長節改觀為天長霄有客授以黃白術雖聲靈連構頗極壯麗所費萬計未嘗資於人工畢客復至約於東陽伏牛山其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寶經上清隱文高奔上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見有先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石之聲夢神人謂曰後山石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矣

王旻

王旻者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

常有少容葺居幽勝多殖芝木藥苗栽培花
木皆有方法著山居雜錄三篇每日蔬饌多
是粉芝英充估青鮫其術行於世或遊名山
或寓荆渚唐高宗朝諸武擅權威傾海內惟
太子賓客武攸緒天后之姪退身遠禍結宇
于嵩陽師模於是得其導養煉氣之訣是謂
之曰捨人爵而慕仙階誠為難事必在堅志
林谷以周其義毋為之檢鶴書以易其操明
皇開元中召旻至京師頗優恩禮明皇先於
茅山併得楊許七真及陶隱居所寫上清諸
經真跡既詣司馬白雲受三洞寶錄後遂詣
李元靖受真跡上經其所開揚君筆札十數
幅遣是齋詔書信幣就紫陽觀請元靖先生
補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茲專
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爾到山之日靈
鶴翔鳴補經之時異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
靖之室皆精誠所應也及還京歲餘請歸
山不復遊於城闕旻與達美侍郎往還旻死
後故屢詣達美方知其尸解矣

吳道元

吳道子得神仙術周遊人間後改名道元雅
好畫其妙入神唐玄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
牆數尋俾畫山水宣問道子所欲何物道子
曰用帳幙蒙其牆用墨漿一在上命知之
須臾揭起帳幙捧墨漿於粉牆上用力一灑
復以幕覆之頃刻間問畫山水何似道子對
曰已畫畢請陛下觀之上臨視之山水林木
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奇好雖國中
畫工有所不及上觀顧久之歎美無已道子
乃徐步指點曰此處山巖之下有一小洞其
中多有仙人扣之必應於是手指擊之忽然
門開有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可入其中
甚有佳致臣今先入請陛下繼來道子遂一
躍而入在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於是復
閉其門須臾牆外守卒奏云吳道子越禁城
躍出莫知所之上再往視畫牆處乃瑩白如
舊無有山水矣

顏真卿

魯公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辭
章事親孝唐玄宗開元舉進士又擢制科再

遷監察御史其後德業詳載唐書歐陽修集
顏真卿傳始增記并書公志義之節也如
日月不覓感於神仙之說老韓為斯民患也
深矣青嶺高議云歐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
醉望西峰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
求叔指示聖俞開無所見公乃不言消乞身
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
幾臺煙霞極目無人到寓鶴仙處待我來後
數日覺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
是建中四年德宗命具卿問罪李希烈內外
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坊公醉跳躑前楹
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投刀圭碧霞丹至
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
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
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格柵見狀貌如
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
偃師北山明皇十七年事顏真卿傳希烈得神丹
改葬發其棺顏目如生隱士曹唐曰復三十
年華髮飛騰而出被羽衣行山澤間即所謂
地仙也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
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
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遺童子取紙筆作書至
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
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蹤跡
又曰先太師書法蓋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

也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爲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鄧紫陽

道士鄧紫陽建昌南城縣人初隱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頗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憇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唐明皇開元中蒙召入大同殿建醮胡藩封爲天師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支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謂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伊祁玄解

伊祁玄解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青兗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遂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雲席飲龍膏酒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嘗朴未嘗聞人臣之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

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於殿前一日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覺神驗時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於漁獵者玄解欲還東海請於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誠爲陛下下一遊以採物象妍醜即湧體空漸見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閣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號其山爲藏真島後經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許栖巖

許栖巖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宗貞元中舉進士不第於長安吳天觀習業月餘併獲三馬不可塗行而更選良駿有蕃人牽馬來稱是逸足栖巖欲市尚且疑之是觀有道士能易栖巖請筮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當因此馬利見大人則事無

不諧矣人皆哂其妄獨栖巖信而市之雖加意秣飼而膚革不充後值章令公鎮西蜀栖巖舊出其門下自詣坤維而謁道經劍閣馬驚失足俱墜於巖壑之間幾萬丈底爲槁葉所積俱不能損仰觀峭絕無計攀援良久祝曰我非劉備爾非的盧無計躍出吁道士之占何其謬耶遂與馬解其銜勒去其羈席縱其所欲似經一晝栖巖捫石竄漸能踰足因躡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濟飢渴如此又約數十里竄漸明朗忽若出洞口見平地數里春景爛然瑤碧桃萬有餘株花間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屋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於石榻之上傍見二玉女栖巖因之叩首再拜玉女大駭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栖巖具陳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君召栖巖栖巖拜手稽顙元君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多讀莊老黃庭經元君曰爾於三書各得何句請一一說之栖巖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具黃庭經云但思一部書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

髓而飲之曰秘康不能得今爾得之乃數也
栖巖乃跪謝而飲之玉女前曰額道士至矣
元君命設榻而坐有道士長眉巨唇恢形古
貌執筭而跪禮之元君勞之曰君何速來曰
故來相謁元君曰請與吾筭二事且勞大華
何神也立海橋何見也吾不能達道士遂布
筭執筭披閱三才討論六合上窮蒼昊下抵
幽泉良父孽大華者雖云巨靈實李父之神
也立海橋者雖云醜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
點首曰然又曰筭吾今夕何為又布筭曰元
君今夕合東遊三萬里元君曰何太遠乎栖
巖因執視道士乃昔卜馬者大驚其事道士
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栖巖叩首而謝之遂
巡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使迎元君
今宵於曲龍山翫月元君撫掌而吟曰道士
卜中矣道士敬謝而告去元君曰為我語邢
和璞道士曰諾元君與栖巖曰可同遊曲龍
山便令浴於池而同跨鹿龍去頃刻而抵曲
龍山但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
青天如曳練之橫碧落勢連河漢影入滄溟

玉瑩無塵雲凝不散元君命栖巖拜東皇東
皇曰爾許長史之孫也栖巖曰某少孤不知
先祖何官也東皇曰吾昨宵與汝祖同飲亦
知汝當來東皇遂命仙童酌醴而進與元君
三人而飲元君問東皇曰近來海水如何東
皇曰比前時之會淺已減半吁知桑田亦應
不久爾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送元君
酒歌曰月砌瑤階泉滴乳玉蕭催鳳和煙弄
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啖天雲一縷仙童弄
玉繼而和之宴極東皇索玉簡而題詩曰造
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運過報晴紅霓標似拂
瀛洲頂顯氣潛消素蒼中元君繼曰危橋橫
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象寬顯魄洗煙澄碧
落桂花依拂玉簪寒亦請栖巖繼之曰曲龍
橋頂翫瀛洲凡骨空陪汗漫遊不假丹梯躋
霄漢水晶盤冷桂花秋於是紅鸞舌歌彩鳳
羽舞笙簫響徹於天外絲桐韻落於人間仙
侶盡歡各治命駕索與令栖巖俱乘鹿龍而
返下視大城郭栖巖曰此何處元君曰此新
羅國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問此何處曰此

唐國登州也俄頃到舊洞府栖巖再拜辭歸
元君曰爾能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沈
無荒淫能如此猶更得一見吾也命玉女至
栖巖馬來曰雖是君馬本即吾洞之龍子因
無由作怨傷稼謫於人間負荷亦偶去與君
緣合爾馬至昔日解鞍處毛色如故翅速翼
瘦如八駿之狀元君曰汝到人間無用此馬
但於渭溪解之當化為龍不異昔日嘗長房
投青竹杖於葛陂也栖巖驚躍稽首拜辭玉
女謂栖巖曰龍子迴日號縣田婆鉞與寄少
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舊莊田
園蕪沒井邑凋殘詢之時代已六十年矣時
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巖體已清虛性兼淡泊
既無所欲焉有用手遂不問舊產惟謀田婆
鉞一日訪詢田婆婆曰大一家紫霄姊妹常
寄信買鉞來詰之其他即結舌噤齒而不對
遂取鉞繫於馬鬣放之渭濱果化為龍而入
水去栖巖後隱匡廬間多有人見之者

摸先生

摸先生不知何所人遊京師手攜小竹筍貨

藥人有疾者則以手摸之輒愈人故呼為摸先生其姓名則不知也或與之錢則受不與之亦不索東雙髻於頂其容甚野然眸子明白顧眄動人一日遇雨求宿於茶肆李生家生客之自是比夜來宿畫則方去他日又與一客俱求宿於李生生亦不拒中夜生起望其牖中則若有光曜生驚俯而視見先生坐火炕中他一客則以肩抵床斜身歪力而已生驚而呼之乃不復見火室中暗矣惟聞鼾睡之聲明日生詢先生曰君昨夜何為而若此二人俱笑而不答自此先生亦辭去後不復有人見之矣

王君

真人王君少好道術與妻俱入山精思修道屏絕人事常以八節日隨四時朝拜後遇太虛真人夫婦俱拜之就其請道真人以素書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靈丹之道告王君曰爾有至相應當得仙汝今仙名已定但欽守此道勿示人也併以經授之復七年太一中黃以靈華丹與之遂有龍車羽駕天仙

來迎白日昇天為太和真人初不知授書人姓名昇天之後朝謁授書之師乃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也

梁須

道士梁須不知何所人為道士聞梓潼赤者服之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等須時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歲能夜看書行及走馬入青雲山去也

王元芝

王元芝鍾陵人也十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與語因隨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見有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見一物如龍又若蛇形長十丈許有五色光閃道士答曰此水母也見者長生明日方還自是好遊山間多飲酒亦無服餌每言洪崖西山蕭史增匡廬玉笥麻姑諸仙洞無不徧歷其間嘗於江右識仙人曹德休德休西晉太史官後梁尚書郎即得不死之道泛舟西江與元芝往來元芝嘗為縣吏被繫獄中德休知之來其家令取水少許禁呪之令人餉元芝元芝飲訖械

緊已脫遂歸同德休而去來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餘年方歸年益少先是鍾陵多山魃元芝欲到山魃避之謂人曰王處士來人有於道衢見兵士旗幟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也或逆風掛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元芝遊玉笥山雲水道士皮元休舊與之友善忽於郁木坑見元芝與道者數輩遊覽因問所適答曰是蕭子雲吳世雲梅福大衛諸仙約我將登玉梁山候蓬萊范仙伯爾言已不見即雲霧溟濛風振林谷元休懷仙而歸

一本芝作之字未知孰是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此是姓名有自重雅見者至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無阻藥皆神効或無疾戲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要賣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

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亦笑之後
於長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
極有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
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
哀哉今須自喫却藥入口足下五雲生風起
飄飄飛騰而去矣

袁亢

先生袁亢不知何所人也葛藟草履徧遊天
下所至終日沉醉遊齊州長青縣市有李生
以財豪所邑下先生日過其門則引手謂李
生曰日乞我百金為酒賞生不礙其請即時
遺之比日而來凡經歲生無倦色一日先生
別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遊子能觴我則主
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曰方將為餞別
與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尼能
慎之乃免不然禍來不測生云先生如賜教
敢不從命先生取筆於生手掌中書慎字曰
子慎勿毆人否則人死于手出一月乃無恙
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經旬浹一日忽聞門
外諠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焉有跛而丐

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忿然毆之跛者仆
地首觸戶限奄然無氣生大悔泣謂其母曰
不聽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去侍下
住則當受極法生性至孝於是大慟母曰可
竄以偷生毋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戶而去
方出忽見先生生泣拜云別未踰月滅裂教
誨今果如先生言為之奈何先生曰子復歸
吾為子別圖之先生坐一靜室為生曰子出
受繫吾自有計先生乃闔戶閉目而坐生出
戶觀者如堵吏乃執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頃
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
尚閉目端坐入定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跛者
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鬼使之行今置其屍
在靈巖山涸澗傍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又
曰子能至孝宜有善報子之壽期合有七十
四今以毆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
死生再造之賜罄家所有不足以報德不識
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與星辰出沒
同天地長久安用世貨為哉乃去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一

浮雲山聖壽萬壽宮道士趙道端修

陳興明

真人陳興明修行於南嶽元陽宮宮在廟東
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時晉武帝
太始中也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
峯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
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
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冲霄衝汝之積
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
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挫樂則無窮何者林
谷幽棲禽畜為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
離榮辭親舍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
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免於
修勵手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必至於道不
敢怠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鏡之道修之十有
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
勤行今則登躡九天游宴八極積功之報也
前苦後樂今子至矣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
初一日煙霞遶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往

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雞犬悉皆騰舉至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致虛守靜真人

尹道全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飛昇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造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真形圖縱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有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植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混洞東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道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已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遁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索十訣六虛威儀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真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撒召萬靈太上真文也二者五

嶽山藏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跡寫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峯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骨體之所像枝幹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穴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脉之所通而為之圖也主符圖史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衆矣武帝難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今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太無之中言訖而去真人以晉懷帝永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真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通真觀妙真人知潭州張茂宗留題衡岳觀詩云靈嶽峯前遊古觀此中何別藥珠宮五雲仙客形皆異十洞煙華景不同鍊藥爐香金石氣醺星壇冷薜蘿風因聞大

道修真訣咫尺三清路可通

施存

衡嶽洞門觀在石廬峯西石榴峯南下去廬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通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廬洞門是其沖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親迎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棲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岩餘基真誥云施存者齊人也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靈公者正其人也然未食太上書猶未成真焉其行玉斧軍大符具其所受之校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

了然子

了然子者遼東人也不顯名氏因遊西蜀二十四治後居太白山出入虎豹馴繞亦不知其所修後遊三楚僅百餘年友善者吳猛陸修靜孫璞謝靈運僧慧遠前後相繼更亮嘗

師之謂曰先生觀諸賢者可以脫於濁世乎曰功有淺深道則一致雖各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又曰子出此月再為汝道後亮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訪南嶽謁青玉白壁二壇尋於前洞門訪李昌利先生劇飲數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歸隱前洞宋高僧宗炳訪之不遇

鄧欲之

鄧欲之字彥達隱於南嶽洞臺夜誦大洞經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鸛鼓舞飛鳴移時方去欲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遂解化

徐靈期

徐真人名靈期吳人也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官去廟東北七里真人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飯故得周遊海嶽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嶽記叙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斗斗之字卑下有石壺流水紫之最為勝地

而紫蓋常有鸛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若玉壇方五尺東有紫黎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晉安帝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輒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沖真唐代宗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大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見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難報曉因與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之而不能捕

鄧郁之

衡嶽紫蓋峯石壇九仙宮鄧郁之字元遠南陽新野人也幼有飛鳥喻印之夢後得驅邪賦毒之符即救治無不愈與徐靈期結方外交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火符之術於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郁之

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徧歷所患丹材無力可致因採藥夜宿石穴夢神人曰汝有功將徵召宜應時出衆仙候汝覺而驚喜於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見南楚長沙分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闕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嶽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鄰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蓋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還紫蓋之東以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車降于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超真集妙真人衡州刺史張觀具奏觀額

陳惠度

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桃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選其幽勝居玉清觀在石廩峯南去廟登山二十五里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搥丹爐連石摧壓唯冥心

蟠坐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嶽真形圖其志愈格陰有感通道力潛扶獲擒魑魅妖氣漸散其鬼散慄悲號真人復令肩石爲誓免獲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濟武帝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沖天

唐張九齡題丹臺詩云雞頭西畔使門開陳氏丹昇劫仞臺觀影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我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虛元妙真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戕石雷泓風穴誦經壇浴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之孝宗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開山伐木誅茅募化賢善之士新創殿宇祈雨禳災並有威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張雲要

衡陽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字蕭齊又記云晉武帝咸寧中建此張真人諱曇要居之感通天真密降傳內養元和熙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寶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

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廢帝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葆光襲明真人

張如珍

衡嶽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大康中新野先生建梁武帝天監初有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鄰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稟靈骨遇神人降於岳室傳明鏡洞鑑之道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嶽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矣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文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得之者能洞達玄通迴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

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微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獨行遊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見如珍方衣仙衣駕雲與簫鼓擁之縹渺而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全真達道真人

廖冲

廖冲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鄧陽作丹可爲吾守爐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唐睿宗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由吾道崇

此齊由吾道崇幼而少語不通文常愛獨處因遊南嶽遇赤君授符水禁呪緯候之數無不畢備一云少爲道士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尋訪得之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樂性無不通曉悉授道崇歲餘謂曰我

本恒嶽仙人有少過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送吾至分水至過水瀑漲橋壞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即至二人徐自沙上過道榮爲文宣追至晉陽遼陽山中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遂走

賈自然

賈自然於衡嶽太平觀焚修遇南嶽真人陳少微自子明而禮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將有高真必傳其妙後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飛仙之祕白日冲舉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而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迺訪洞陽過岳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游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邪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蜀之修理

觀宇爲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爲法主皆北面事之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運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騰於戶外經時而止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銘銅汁就其裂處換之其紅皎白暗衆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模之迹此爲靈異

張惠明

張惠明趙郡人結廬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行呪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群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醺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勅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

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李思慕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萊董鍊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嫉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餞行註清靜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呪術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爲妙於是無醒時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洞後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瀟湘柈

申泰芝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寬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

嶽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唐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星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神人告朕言湖南郴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為國師

張太空

先生姓張名太空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得道唐代宗大曆七年為唐相李泌之師後隱元陽宮於德宗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於靈隱峯御製詞文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謚必求謚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空混元育粹玄之又玄煉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峯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沖用棲遲浩氣太古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伯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

生其官宋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賜崇明觀後三里有伏虎岩

柳實

唐憲宗元和中中有柳實元微者居於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浙右為理庶人連累各寬于驩愛之州二公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於廉州白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半俄颶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玉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香爐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密聽良久乃沒去遂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鬟侍女如捧玉合持金爐似蓮華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殘燼挂以異香二公見雙鬟叩頭再拜辭理哀酸求反人世女不答二子請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至此二子以事告女

田小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慮尊師告女曰子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微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簧簫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中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玄鶴嘶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安期先生聞闕千載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趣侍女進饌玉器尤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餐然為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別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

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華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華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驚鷺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華二子於華間潛窺見千龍萬虬迴相繚繞爲橋柱石有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彈爲此行出襟帶間一合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道過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嶽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佳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二君子爲持此合子到回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富有異變儻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效爾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驚鷺自解分

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年也驅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鷺鸞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孟餽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要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世體亦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鴈峯下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條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返魂膏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已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無有其人因雪中見

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其年老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擔上有刻太極二字乃疑異之禮爲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矣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韓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編修

陳法明

衡嶽洞陽宮在石廬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岩建壇山人爲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大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庵宇

三十八

唐宰相劉公名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誼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聞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輒往俟之少頃果有通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話極歡傍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初春風景和暖寒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問鄰

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否此某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去得否曰即館後是遂往問之見王十八衣犢鼻袴濯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受及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不解其意當時發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得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更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備焉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皆無所睹

隣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家瘞空存衣服爾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侍號咷俄聞扣門甚急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家人權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盡令去其障蔽及湯藥等乃自於腰間一葫蘆中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時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某却再來遂啜茶一椀而去劉公因請少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生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中飲之遂吐出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

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瘞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善長嘯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特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大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乎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其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辭去登遂白曰昇天晉阮籍傳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南嶽總勝集云孫登昇棄榮位棲遁求仙以至露寢忍凍茹草

充飢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政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登乃冲昇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閱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問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就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

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官人曲康不肯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負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票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卽賢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
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別
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
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年
與康皆凝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
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
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
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大略云聞道士遺言餌
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
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
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
也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
激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
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
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情詩曰
雖曰義直神奪忠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初

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
給頴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枉造
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
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
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
爾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形東
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
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宏嘗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斬國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
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
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
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
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
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
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箴
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親通靈士也東海
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
焉親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
親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
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
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
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
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來迎之比隣盡見與親
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樂子長

潛山真君是樂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
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眾
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
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
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錄
以五芝為糧太上補為修門即位亞神次唐
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內真君是
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鳳網

鳳網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
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
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網長服此藥至

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趙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為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若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若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即當服藥能服藥否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則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強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言終日不瘦

極百七十歲夜卧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晝後夜卧見面上有二入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園臺受書為中嶽真人

尹思

尹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簾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

張岳

司空姓張名岳字巴玉齊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祿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嘆曰天榮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進退官南歸誓暮年終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餞送司空於東門之上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天色晴霽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衆獨秀標奇平生罕見再三嘆羨遂召驛吏遵問之對云晚生不知今呼市老毛國華至乃言古老相傳云名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有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翔草舍三十餘間居焉第三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陰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

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吾常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等九人仙侶時時期會仙峯之上仙峯有會以琴棋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世為神仙汝受之勿得輕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其所在司空是時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為黃金靈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家至辰已聞女使見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酒庫甕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但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聞之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賤悉取庫內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使潛見道流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

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詔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霽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輕舉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司空嘆曰汝無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為汝陳奏至十八日帝勅玄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為土地守護山壇是日鄉老門徒陳昂等遂具狀申縣縣申州備錄諸事實狀奏聞奏頒下所司自此故號司空山焉至陳文帝永嘉初有丹陽章馬二先生不通名字來山前語鄉人曰予張司空弟子也特來尋司空住處人曰司空已於梁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拔宅冲天去矣空有遺宅人不敢住二先生聞之悅喜入山齋戒修道一旦功就異香滿山樵者聞之莫知其兆唯聆絲竹響亮還空舉目視之二先生各乘瑞雲白鶴冲天而去今有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夢於空山仙壇立祠堂選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賜額朱陽觀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改賜額陽升封張仙為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

特封冲昇真人

王仲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吸二景冷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昇度者子身有大病腦官虧減筋液不注靈津赤溢雖復接景冷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依教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中嶽真人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為吾刻紙作令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

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繼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說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瞬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於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觀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即

趙即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煮物物熟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踊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渡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者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進編修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願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祕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欲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動不替俱為真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願

岑道願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遠有巖磴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溫積二十年蛻迹而去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鉢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馬舟抵湖鰲灣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柁平行更無留破德宗貞元中監察御

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疎動觀聽為神奇探其贖當以浮世聲暫不省至道故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橋雨即應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鑒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肅宗先天中歷官尚書
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
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第若水爲
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內殿懇
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
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
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
紀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
藥寶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不聽約一旦
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謁自言
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爾若山見之盡
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
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吏所長皆
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老劣
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
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
足貴爲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膳
況幣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憂之若山驚曰
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

若緣此獲謫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
苦爾更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
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
異之洎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吏謂
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鍋鐵器十數事於藥
室間使僕布炭壘爐曰鼎鉗之屬爲一聚熾
炭加之烘然如蜜不可向視吏於帶間解小
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而出謂若山曰
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爲尚正真性無念
惠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
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
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
支納幣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
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
山凌晨開閣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扁閣之
即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
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
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
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
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

事之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
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
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
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
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壽早
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模心玄關偶得
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
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
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遠遐瞻帝
闈不勝大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遂命
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江表海
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
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
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榮
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
鐵二十銖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蓋以遺之
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
嶽總真集云其第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特異奇操曰久望

終南高峯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即誦之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奉使揚州既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僮僕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弊廬乎鄭然之即更衣潛往經歷閭閻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無人蹤葉榛隘弱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爲席久之使侍者引鄭即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僕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因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即以此蓋於市質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

棲心神仙亦詔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話舊之時云已爲太一仙人矣

羅子房

沖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筍元貞觀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沖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表騰空而去

王夏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夏嘗有過謫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效役南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得夏焉年可四十餘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者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年一旦辭茂實曰夏本居山家業不薄運於厄會須執役以穰之今厄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留聽之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夏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觀能相從一遊可乎茂實曰可夏於是截竹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

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既去潛置杖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爲之夏曰君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侯於道左茂實欲退夏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夏乘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虎茂實懼不敢前夏曰既相信宜必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駭者但試乘之遂僦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壑陵山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即來紫衣吏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夏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隱戶階闥屏幃牀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嚮歌鳳舞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夏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逃厄之遇仙路殊靜塵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夏比

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死之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掘土增高也自是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修已一世形骸雖改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氣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黃金百鎰爲修身之助令黃頭與茂實等從到兼麟處復令黃頭執之復步送到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井中復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復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且蓮華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驚而問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爾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蓮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後不知其所在因號爲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孽姪也少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琚家不復錄矣唐憲

宗元和中琚常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之識因言其名琚哀慙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姪有少物奉獻即於懷內出金五兩色如鷄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蓮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琚異之即請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今有家往義嶺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琚曰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曰吾即看爾曰行里有期恐不得祇候琚徑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修非常其王處士肩昇先行去往劍南琚私竒之然未甚信重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一訪於市果有張蓮子出金示之蓮子驚喜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蓮子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蓮子蓮子曰此道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適則不可售

葉千韶

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雷雨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寔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卒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更掌其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則電光燦燦乃遊行天下每徭狂醉傲於城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即備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擦地便

鴻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雨冬中或早，析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遊及豫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颺颺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重奉還杜樊之魂，今可俾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荆湘間見千韶，語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者。

王璩

王璩一作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

屋舍當念黃庭經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意劫良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動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挑核一片，子之大如數斗，照此挑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應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璩，乃攜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羅自業，而珣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羅父

年老，珣繼之。人有羅之與羅，珣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水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

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唐李珣出相，節制淮南，而珣以新節制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復問，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珣乃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

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珏曾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賤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

解矣

許仲源

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疎秀酒酣據局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說謊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閣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

僞曰此非塵俗間人也乃起致敬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文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出一短卷授許曰此老君返老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客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九轉神丹都說謊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姹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閣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搭寶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劑去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強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立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焉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藥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俛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貴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尚不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好者給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為黃金用以為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昌黎翁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銅為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為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續四

得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述一編修

宋愚

宋愚京師人也父顯為遊商多往來湖湘間顯經三歲不歸其母與愚曰汝父去何久苦無故必回吾日夜憂也子可往求之愚乃下入楚至潭州遇跛者與飲跛者取巨甕備酌既飲留半以授愚曰可飲此酒愚乃飲即聞酒有異香愚一飲而盡跛者喜為愚曰汝來求父遂知音否愚拜對以未知跛者曰吾知之愚乃再拜而請所知跛者曰子明日出清泰門數里有新茅屋數間乃吾屋也吾指示子父所在處乃各散去愚坐以待旦乃出清泰門行十餘里見道左有新屋數間亦甚潔雅有二三青衣童立於門曰子非宋君乎曰是矣乃引入既陞堂即見跛者冠冠紫袍有狼虎之姿揖愚坐迺遣酒撤羅列珍品異菓雖王公之家不若也既久跛者曰無以為樂取大飛飛小飛飛來一童自一器中取二彈丸光彩若白銀一置跛前一置愚前跛者喝

云二子各小呈伎藝以悅坐客二丸或飛起兩兩相擊即為長劍互相擊不止即為千餘劍俱利若秋水或散若列星或聚如東帛或驚若駭電或緩若引索或旋若規火或去若流波移時跛者曰汝欲得此道乎即可吞一丸其變化亦如此愚曰本來求父不願求此跛者曰汝久客甚倦當之日用吾有一藥銀法可授子愚曰賦命淺薄升斗之限常恐已不任亦不願學跛者驚曰子之道又在吾上乃命左右搬去杯皿曰子之父客死於湘州汝往求之可知矣異日子可復來此愚歸翌日再去即其室已空矣愚入湘果得父骨愚從舉進士即遊雲水面色紅瑩至今存焉意其飲餘杯之力也

韋善俊

韋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道遠不仕祖宣敏嘗為鞏縣令因家於鞏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飲血食則運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長齋誦道德度人西昇昇玄等經人有所患悉為服救之用及壯詣嵩陽觀事

黃元瞻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文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近之文兒因訪識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昇仙觀一日復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請速去不爾傷子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避謝而去又嘗過壇壝店東遇黑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為烏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為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絕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張惠感

張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孫自崇元觀遷隱于浮雲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

師惠感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為國師肅于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黃鶴翔集詔往亳州太清宮修金籙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沍忽有聲如雷水暴湧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綰五百疋歸浮雲游吳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旦雞鳴當飛昇矣如期雲物異降白日冲昇武后久視元年庚子所鑄鐘記惠感姓名可考高安調露鄉今有惠感故里張氏坊存焉

張志和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章詣者為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元鶴齡恐其遐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橡棟不施斤斧豹席拔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

居曰玄真坊以門隘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鰲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孰為往來志和善酒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交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華流水鰲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華木禽魚山水景色奇絕踪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戲水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利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來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傳實在人間者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太蒼巖巖師陶隱居修真於此亦名其地巖巖之西有陶山左焉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有二小花大孺子異之乃尋逐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大堅若石洗潔歸以煮之而孺子益新看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契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歸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杯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偏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甚大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將

殺斗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精潔醞酒及熱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瓮三日方出髮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聞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覓酒五斛餘及窺三三斗在爾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打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狂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難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義嶺山來泊於河中永樂縣道靜院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又云陝州芮城人詣中條山道靖觀事周專師名悟仙居常如風狂人凡觀舍有所損自持斤補完之登危立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

浣衣又淘濯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情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唐開元中有劉天師嘗煉丹成試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人皆謂妄言矣寶錄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因殿宇損壞道華嘗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破我上昇處衆人以爲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吏人觀其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官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折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扣

磻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華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即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一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謾與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昔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遲爲三清相對待大羅的有期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一云蘇軾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遣真人也人韓衆勝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信院乃脫履松下上古松鄭雲更題中條道靖觀詩云松頂留衣上玉霄永傳聖迹化中條不知揖徧諸仙否豈累如今隔兩宵節度使鄭公光按視以事聞奏詔賜綰五百匹并賜御衣修飾殿廊賜名昇仙院

道一曰侯道華勞謙養道屈已事人觀其躬持斧斤完葺宇舍至於汲湯灌園等事若僕隸以實於衆倘其後來不獲飛昇人肯以仙視之乎蓋真仙闡化必有深旨道德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

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侯道華以之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一日縣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為憂行至縣北一十二里忽遇一道人與同入一石井中移時已到西川取訖回書不覺又從石井出矣至縣投落回書莫不駭異人因號為石井仙井見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墮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銜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遙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如母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

術湘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華結實取食眾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偏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計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戒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捷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忍殺汝且便率眾離此大鼠乃回群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釋院僧三四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客無揖者但使人以飯湘不食趣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趣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之乃二僧願求見道士及引見湘但禮拜哀鳴曰僧眾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責三數百僧到今不能下牀

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為意回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人家好菰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應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子走趕捉白鷺鷥并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未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獼子皆飛走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事會壁上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眾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腳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

壁久之不出主人新謝移時請知微延吏入
家內淨處睡卧及旦主人留連嘆悔不已知
微延吏辭行及數里間見相已在路傍候之
自霍童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
枯松相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將化為石
自後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
截揚發自廣州節度黃授婺州刺史發性尚
奇異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又致之龍興寺
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
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相無藥但以竹杖
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
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
來者亦以杖打之今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
有以財帛與相阻讓不免留之後散與貧人
所遊行之處或官觀岩_洞少題詩句其登杭
州秦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
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
作驕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
適兄逐出嫂姪喜見相歸相告曰我與兄共

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曰
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
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湘
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
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
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_上以絕思望爾
乃棺_之其夕棺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
于東園_{去縣北九里今名馬墓}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
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
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縣人也新羽化
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
奏之遂勅浙西道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
爾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
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
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人
莫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
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
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
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
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
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
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
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
閬苑華前是醉鄉_{以甫切}翻王母九霞鵲群
仙指照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
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
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
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唐宣宗朝以文章賓于國
性沈靜好道不尚華侈或照氣煉形自以為
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安客舉動言談迥
有中華之風俄以進士擢第不仕隱於終南
山子午谷葺居懷遠之趣手植奇花異菓
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
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

水道服復入於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有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借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願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官女四人香藥金線又遣中使二人專有侍然可記獨房絲室官女中使皆不接近每夜閨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咲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檐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草

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羶肉五斤以蒜滿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斤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三美妾行之術非真仙所學况妻一事蓋陰人之於然決非西女之術明矣必玄白之意欲示和光混俗使人不知其仙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冠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祈雨頃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霽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後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誑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使部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自仆倒枷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忤觸劉根欲誅罰祖禍邪德鄰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異屢試不可備錄

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南城縣今屬建昌府也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從來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知其所脩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嘆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敢對駐香軿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得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陳進一編修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立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嵩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爲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潤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新邪劍二口并餅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餅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

及施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守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先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鑲去奢於空室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頰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迹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佩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

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絳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旛幢靈官駕龍虎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鞞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門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官闕高峯峩峩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施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類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鞞衫

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鞞衫等族亦失亡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籙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召之出山佯死於姑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夏居豆積山冬居鶯蘿山明皇時不至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寶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皇遊溫泉幸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官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甚趣雅淡

謁見上言辭清美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遍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蓋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潔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為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篆命驗之果有飼牌二寸許但文字凋

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略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避方之外者也述先高尚心入者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龍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輿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帝為立棲霞觀

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

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
錢鏐輩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
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張果是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
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
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
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
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
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
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
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
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桐華間傳含是處
題之明皇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

含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
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
之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
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
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
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
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和宣平蹤
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
恕家有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
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
明恕家人邪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
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
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爲我向明恕道
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
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
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
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
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扑之其婢隨杖身走
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身

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薛昌

道士薛昌幽薊人唐天寶間棲止于蜀青城
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
日麗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
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巖
不隔視聽時玄宗尚至道節度使延致賓
館欲乘以駟騎送京師忽失所在或有見在
大面山者

吳筠

吳筠字正節華陰人也通經義美文辭舉進
士不中性高耿不能與時俯仰去居南陽倚
常山唐明皇天寶初召至京師隸爲道士籍
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遊天台觀滄海
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明皇遣使召
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
三篇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
言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
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第每聞陳名教世務
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過

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以天下將不治求還嵩山詔為立館未幾瀛陽事作乃往茅山復東入會稽剡中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可學論疏淪漂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棲岩賦修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與集而為序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畧相甲乙代宗大曆十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母夢長庚星而孕因而命之生於天后聖曆二年己亥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絲願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十五好劍術游神仙多居岷山游峨山水數有吟詠復登峨嵋游江淮觀雲夢娶許相國師孫女留雲夢三年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

輕財重施去之齊魯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耽飲號竹溪六逸玄宗開元十六年上裴史書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秋天寶三載甲申白與吳筠善筠侍詔翰林白亦至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因解金貂換酒為樂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頰^內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白益驚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初出金門尋侍御不遇遂詠鸛鵲詩云落月辭金殿飛鳴叱繡衣能言終見棄遂向隴山飛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籙傳籙畢歸北海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陽游梁最久復

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皆有詩文不記歲月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傍若無人又常一日游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曾以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宰驚悸起揖謝曰不意翰林至此白跨驢而去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永王璘東巡白避地廬山為璘贊行永王璘兵敗當誅罪連及白郭子儀請解官以贖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也白先有詩自叙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旗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反謫夜郎天至是半道永恩放還遂登巫山下瞿塘後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

卧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岩穴我來問真人長跪問實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疎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達瀛後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濟采石訪族人李陽冰因捉月赴水而終人謂之水解享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遺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於世序云李太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梁武昭王高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亡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

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執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顛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結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詰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還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還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挂冠公又疾殢草萊百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

有事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有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寶應元年十一月己酉也憲宗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去其後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蕭條地步至其傍尋祖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衰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殿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鳳凰常記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龜年曰彼城西家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

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彼言槽中料熟不可食復驗之亦然時近清明人吏驅羊二十餘口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守曰羊不行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乞生然復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後龜年放逐方外不知所之白海瓊云李曰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今為蓬萊長仙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第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劉玄和

先生姓劉名玄和號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晉南遷起家寄于九江之都昌今屬南康軍父祖儒學樂道丘園於唐明皇開元二年先生降誕幼即穎悟長而不群及盡孝養終親之禮年幾四十有拔俗出塵之志遂入匡廬之龍興觀即今白鹿洞也禮住持三洞法師何子玉為師天寶二載得度為道士繼有異遇一棧五老峯石室五十二年苦節霜露餐餌松檜咽二景之流霞養三田之玉醴真璞不琢大器晚成猛獸衛庵靈鶴如畜斯乃道氣真淳物我莫干情識兩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峩然而高先生手植木瓜於其下至今號為木瓜岩其地險峻人鮮得到先生忽一日下觀之西自殖松檜鑿井并汲水以療人之疾多獲痊愈庭有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植德宗貞元中吳元濟不臣亂兵淮上洪帥命幕府王遘奉表京師為淮寇所掠遘家人詣山悲叩

先生乃曰觀中有司命司錄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構當即為拜章未幾有二神人導遘車騎疾馳千里由是脫難歸家此先生拜章之驗也自是朝野景慕當代名賢順風稽首先生惟夷心靜默虛已濟人他無求於世年八十六於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顧謂門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峰將遊金華玄譜有名吾即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學道無自沈墜言訖而化治命藏劍於栢壇門人稟其遺旨當往之日白鶴翔鳴晴天雷震異香芬馥驗之則尸逝柩空乃葬其履舄後范仙舟等崇立殿堂以昭嚴奉仙舟後亦得道莫知所終

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為楊孝子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祿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尚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鬪有傷慈心遂出

為長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棄官潛遁初隱茅山以其淺近遂來廬山峯頂結庵造青精飯辟穀造松栢為香檣于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十四年當秋晴月滿之夜天宇清霽忽於虔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結綬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採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主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真道經泰明伏地稱謝神人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經三十九章一號九天真道經泰明從此依經行持屏迹塵世凡三十六年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日中祥雲迎繞於庵前泰明遂乘雲昇騰而去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太驚自是

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山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說所得皆驚逸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一云卒年二十四賀將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今奉上帝命召李長吉賀了不能讀歛下榻扣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顧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賀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賀氣絕常所居隱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響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為宣至志云李賀卒其母夢賀曰上帝近都丹園建白瑤宮召我為新宮記又作凝虛殿使我等纂集樂章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

間九十餘年南岳總勝集云靈麓中岳麓福地宋朝改賜景德觀廟初改為善相鬼窟為奇宮唐軒轅彌明嘗隱于此物因絜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遇之唐憲宗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哀夜抵其居宿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坐貌極陋又作楚語喜視之蔑如也彌明軒衣張目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既能詩可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但貌事之不知其有文也喜其說先題首句云乃匠斷山骨剝中事烹煎次傳喜喜踊躍綴其下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子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師服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非似經意其旨有識於喜二子相顧慚駭復以多窮之師服又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濃驚喜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復令師服書曰謬當鼎鼐間安使水火爭師服曰大似烈士膽圓如鐵馬纓喜曰上比有爐火下

此鑑面平彌明曰秋瓜未落蒂凍半強抽萌
師服曰一塊元氣閉細泉幽實傾喜曰不值
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彌明曰方當洪爐然益
見小器盈師服曰眈眈無刃迹團團類天成
喜曰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彌明曰旁有
雙耳穿上為孤髻第六揮師服曰或訝短尾銚又
似無足鑑喜曰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彌
明曰何當出灰池無計離餅盟師服曰陋質
荷斟酌狄中愧提擎喜曰豈能羨仙樂但未
汗羊羹彌明曰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師
服曰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喜曰傍似廢
穀仰側見折軸橫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
蒼蠅鳴師服曰以滋翻溢衍實負任使誠喜
曰常居鎮晒地故有漏泄情彌明曰實依煖
熱弊不與寒涼并師服曰區區徒自效瑣瑣
不足呈喜曰回旋但兀兀開闔自鏗鏗喜思
益苦務欲勝彌明每搜索欲出口而聲益悲
筆欲下則復止卒亦不奇二子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領脫含譏諷夜將闌二子思
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屈也某輩

服矣顧就弟子列不敢更論詩彌明奮然曰
此篇不可不成也謂師服曰把筆吾與汝就
之乃曰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雖此粗豆
古不為手所振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晶顧
君勿謂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俾讀之謂
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彌明
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
而作爾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
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常
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起立而拜曰不敢
他有問也顧聞一聲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
書敢問解何書卒不應不自得即退就坐彌
明倚牆睡鼻息如雷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少
喘斯須二子亦困睡及覺已失彌明聞童僕
曰天將明道士出門覓之已不見二子驚異
攜詩詣韓愈訪其人愈曰聞有隱君子彌明
豈其人耶遂為石鼎聯句序彌明嘗過八桂
堯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宋理宗
朝國史蕭山則撰衡山新初彌明隱居記云
水簾洞南嶽清絕境端平二年七月晦江西

蕭山則晨遊嗜其清過午不能去同遊三道
人欲困僕色欲食皆棄子坐天旒亭獨吟得
老樹仙休影寒泉客漱飢之句有樵結叟援
壑來叩所吟以前句對即續云此中山廣大
輕易莫吟詩貌冷而言界問所自曰西方白
龜所宅白水國問姓名不應拾墮松畫崖石
云唐天降我日月照我韓愈知我忽袖出草
一株珊瑚狀白子飢乎啗此徑行疑其異人
亟追及問適留我何藥不顧子按本草經赤
芝生衡山殆芝類會道士羅志真邀覓白龜
泉方悟白水泉也愈彌也日月明也必彌明
因誌志真泉有是叟否曰無有然詎知不隱
此屋於泉上像而祠之或曰彌明即愈非他
人意叟告我矣或曰叟之傳以石鼎詩以退
之序不以祠噫叟逝幾劫語業之結習猶未
化高踞傲劉侯之氣亦未除而由唐元和後
至今此山乃不知有叟乎幸遇叟志真幸聽
于安神子接一也補山關典二也其數邪隸
彌明隱居為之榜且用楚歌招之詞曰驚先
驅兮駕鴻之太白兮道誰逢石鼎小兮語大

名高出今衡峯仙歸來今易年吟不老今楚
天詩藏山今卷幾木羽秘今無傳昔中句今
仙餘凡骨晚今仙如薦玉英今丹溜浩揚靈
今起予海祐二年又書石鼎聯句圖後云唐
人譏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彌明即君也
島乃浮屠范陽人彌明則道士衡山人全不
合碣妄寧可信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
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
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耽道術達道士即
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景甚促
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
益於已古賢皆棄官以求道多得度世章畢
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
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
聚說頗眾人言多有靈效眾中見商目之甚
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
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頗驚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

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
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
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
到楊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
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
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
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
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
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小字宜歌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
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
性饒俗氣業應未淨詎可強學道士曰能相
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
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棲求道無巾裹繫角
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
彼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
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仙還

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
致馬周張喜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
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
及陞輔相頗著獎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
潮臺泊舟江濱忽有繫角布衣少年衡纒雨

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
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
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皓然
衰朽為遂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為兄
第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
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
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況
是已昇天仙詎能相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
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閭一夕失
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
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
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
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

曾棲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餌黃精結庵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殷文粹

殷七七名文粹又名道玄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也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則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其道衍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更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餘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鵲林寺杜鵑花高文餘每

春末花爛熳僧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建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害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詹察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從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暮閭里之間殆于盡然實一日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問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乎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安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折葉及九日爛熳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寮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娼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

以二粟為令可年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或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守焉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節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懼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或無法前上饒牧陳全俗經其竟作之以謂亦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眾拉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鵲林寺花兵火焚寺失其根

株信歸闕苑矣

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詰隨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年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鄭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兇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續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為道士母留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弱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茹葷遇青城趙元陽授通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誠滅妖山靡所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為道士留內齋樓賜子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然之凡百餘人皆罷當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

卷三十九

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眾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憑吾法攝之爾詢之果然病亦皆愈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惟不愛浮屠法常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士蕃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開之既開果有弩箭自函而發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鴻臚卿負外置越國公舍景龍觀祖國重謚有道先生父惠明贈欽州刺史寵映當時僚庶受錄者不可勝數叔祖靖能有道術仍善屬文高祖時直翰林為國子祭酒汝陽王嘗飲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休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也錢塘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

一二一五

水其自覺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陽宮謂無如此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往則俾合目頃刻而至因以鐵鐵如意貫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與上遊月宮聞天樂問其名曰紫雲曲上素曉音律默記之遂著樂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時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悄然但月色如晝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于城中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天帝勅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勸垂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于海岸晨夕禁呪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輦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殊

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岩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即為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令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說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耽酒鍾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耽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槥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秘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閣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綬以非榮卓爾孤芳冷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微音之未泯悲縣解而俄留何莫怒遺軼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予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勅葬于松陽官

縞素泣送國門之外仍度其姪潤州司馬為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齊物尹愔為入室矣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算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算而知之卜居嵩穎間著穎陽書三篇有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衣同卧開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即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教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棺為桐廬宰侍和璞甚善暇日因攜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

此乎瑄髮髯前世嘗為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鱸膾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鱸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為老君帳因假以為棺和璞廬終而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為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逐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實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申元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許人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

元觀時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祕希言同左佑真風翼戴人主帝游溫泉幸東都元之常扈從善談清靜上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晨象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桑間輒乞藥以希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雲容復懇乞不已元之慙其恭勤乃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舍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淪潛百年外可以復生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為地仙復

百年當遷洞天矣雲容從辛東洛病于蘭昌宮特以元之之言問貴妃上命中人陳元造如其所請而瘞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亦隱顯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魏時人已數百歲龍城錄云八月望日唐明皇與申元之遊月宮寒氣逼人清露垂衣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府榜曰廣寒清虛府少前見紫絨十餘人結衣素白驚笑拜於廣庭大柱木下樂音清麗上皇歸製霓裳羽衣曲此一逸史見羅公遠傳大槩如此又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思遠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

縣人修道宇于瀛沅化常往青城羅川間歷周隋唐年數百歲乍老乍少韜晦名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術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

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橫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劍南有菓謂之日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筋斯須使者持日熟子至葉詰

之曰到京城烈焰巨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遠與法善金剛三藏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猷崇驅妖召龍致雨无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全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墮入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復入五碣中又擊碣爲數十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強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公遠其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速公遠駕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之樂冒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於別殿而素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董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以十年爲約而受

乃不能中因小術加我以丹頭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因袖出一書謂仙玉曰可以此達上云我姓羅名公達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菓飲水度流年而已赴闕治道惟食三棗上嘆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郭道賢送棗二盤六月再召見上引入內閣賜坐與觀寢殿蓮池問比地亢陽有秋失望奈何智涼曰誠能動天願陛下東誠賜臣夜黥必致甘雨制可融竟雷雨隨應上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以聖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賜紫衣一襲度爲道士自是凶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餐優渥肅宗至德二載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月解于浮雲觀

薛幽棲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聞方外事唐明皇開元中及

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間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嶽卜棲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峯之下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幾尸解于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衡嶽總勝集云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註經之所晚夕雲煙如香繚繞

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寧縣華陽山下人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異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

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今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栢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星燕閒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爲鼉所崇拘聿之魄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錄水府見之於是飛符誅鼉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着綠布衫而言

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竟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予之召人穿檐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歲日爲之人皆不厭以錢予之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爲蘇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僂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狀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棄林野宜速於兵傷道術未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

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語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道一曰杜昇得道彌深混俗處世忘情詩酒絕粒羶衣觀其方巾布衫雖舊不脫人予新者必以遺人冬則卧於雪中常曰遊於城市蓋亦莫考其年壽幾何矣倘以當時中服觀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隱顯證世豈易窺哉故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被褐懷五

羊情

羊情秦山人也以世祿官家子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爲台州樂安令情幽棲括蒼山性惟沈靜薄於世

筆志尚逍遙常慕道街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以爲遠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棄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阮肇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模塔之乃唐李陽冰嘗爲縉雲今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後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葉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送出乃括

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而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二三百幅書之頃刻皆成文字人莫能識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信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及二年漸肥白不食百谷惟飲水三年漆髮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後往紫安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二四百里復歸仙都山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大行王屋嵩華泰岳追還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首爲

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於父母父母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還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可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常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需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爲已作見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問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冊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

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醉者負醉者者療疥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披較而去齊丘奪為己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邪象偷改成注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孰知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薛季昌

薛季昌者河東人南嶽總勝集云家世皆以官顯季昌自幼不好榮不茹葷衣常布素酷好山水一日遊青城遂南如桃源後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洞經籙研真窮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屢降異香妙樂時聞於靜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乃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尋即還山上命賦詩贈序曰練師志慕玄門栖心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神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秘訣來往候仙與季昌嘗撰道德玄樞以總顯真妙注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煉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之會子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返後建凌虛宮

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字良逸齊國人為性樸拙吐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寃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去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唐高宗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構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秘法自正一先生傳薛季昌季昌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為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揚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析之久不獲召虛應虛應擊髮解衣至郡無言而雨自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岸幘而坐泊升壇即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

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

官與徐靈府陳寡言為煙蘿友香火之外慧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秘訣唐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會稽廉訪使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常造請方外事桐栢觀自正一先生完葺以萊湮廢之久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開院復正一先生之迹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憲宗詔不赴即華林谷創栢瑤隱居以止桃源金陵常脩然獨往累月一歸忽一日命湯沐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峯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為耽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群林際還又曰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為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

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即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為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為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為方外友久之將坐化以詩示其徒乃返真其辭曰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管管輪迴債台今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列有詩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徐靈府

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峯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門人建草堂請居之弗往而後自廬於石層上喬松脩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鳥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嘗為詩曰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自雲與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人祇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復生知

何處生唐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訪使以起之辭不獲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求傳紫宸命免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廉訪奏以衰拙免命由此絕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遺惟左元澤

劉元靖

道士劉元靖者武昌人師王道宗授正一錄未幾道宗將告寂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氣出墓中高數丈元靖異之遂改葬及發棺但遺衣衾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嶽師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尋峻峯而上六十五里尚微總真集二十數見一石穴南向因闢以為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構小閣棋局茶竈鑿石而成史君韓曄遊此命其間曰會仙常以百草芽為藥醢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唐敬宗寶曆

初詔入思政殿問長生事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慾修身世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放令歸山明州刺史唐伸妻病求符於元靖元靖戒來使曰此符當示史君毋先於夫人使還伸已殂夫人自愈武宗會昌中復召入禁中上請授法錄問三盟歎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飲丹以代之齋戒陞壇授籙賜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間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萬鄴文碑吏部員外郎趙櫓為傳盧瑋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為內傳

葉藏質

道士葉藏質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初隸安和觀為道士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錄於玉霄峯選勝劍道齋號石門山居其前有二峯聳峭對峙故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尤精符術請之者如織髮州

牧為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以機忌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檢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置匣俾歸祟物遂絕由是獲驗之家有所施不得已則少留之悉為善壇宇功德之費牧乃表其賢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為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夷節同飲語及生平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題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遂聞珠珮雜鼓樂聲于空中須臾鷄唱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如童年七歲而性敏慧詭蘭谿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錄而後復受昇玄上清迴車畢道及紫文素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練師司馬傳薛季昌等傳

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默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問來問道因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頴撰記

而栖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中几者莫知其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籙或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肝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鄧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足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東陽羅隱為贊

左元澤

道士左元澤永嘉人也賦性耿介不俯仰於時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峯石室中去

方瀛一里計晨夕省奉雖和寒暑熟未始不至靈府懲其勤恪遂授以秘要後陟玉霄峯有人設黃籙齋元澤列篆以草屨登壇或詰之曰三境尚擬去此何土堆也後歸松房絕粒不語忽攜一布囊貯木屬古鑑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兩月即出訪其友應夷節談論清虛外客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數十根前有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又有文禽數十隻類鸚鵡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惟瞋目坐忘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惟聞涎腥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狀俯岩呵喻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謹勿觸岩穴也溫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為祟元澤以杖告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為仙官皆死謹勿血食祀我也元澤一日忽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沐復祝之掩蓋日但請隨者氣而去

盡處即止是夕有風雨雷電交作光中有兵衛皆介甲將晚聞唱珍重聲往視之已化矣遂襲香氣盡處如其言瘞之果得一自然石壙不知其甲子嘗製真一頌題於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為廣含總萬宇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物胎根既斷三界迥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無功之功其功妙而難匹

呂志真

呂志真者不知何許人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潔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錄道具皆貯之喜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入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者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志真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欲往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

居石室時所處甚隘一夕致醮忽山門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號東瀛子本處州人城山記云京博極群書志趣超邁唐懿宗朝與光庭陵人鄭雲叟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天台道士應夷節常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脩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苦真偽條列始末故天下羽櫛永遠受其賜鄭收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五藏爾先生知國難未靖上表勾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未幾駕將復都詔光庭應二十四位會王建勅蜀召為皇子師建謂曰昔漢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樂宮中薦許寂徐簡天自代

因老于成都相國徐光傳志學之年孰弟手
禮事之光庭嘗謂曰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
監書籍皆備先讀天文神仙之書次覽經史
子集一月之內分布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
書二日覽子史三日學為四日記故於五日
遊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經
史備熟章謁學士以兄之相國莊之文集請
為序光庭曰相國富有文辭若集中不刪落
小悼浮豔等詩不敢聞命建用張格乃唐相
濟之子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通治蜀
初小大事每令咨稟蓋光庭非止善辭藻而
已有經國之大才時有道士感庭秋鴻之而
不過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創真宮工未
畢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峨嵋主司恐不久於
世門人皆露襟及真宮成時後唐莊宗長興
四年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
服作禮辭天陞堂跏坐而化顏色溫粹宛若
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
之曰吠雲令以麻油塗足繪布裹之曰吾聞
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逡巡吠雲亦號叫數

聲而薨光庭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義登
帝記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行于世凡所著
述未嘗不以經濟為意蜀稿云有文千餘
山居百韻詩及紀道德懷古今二篇四主王
有一言至十五言頗有益於教化
建初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西于故
事毛文錫獻言唐武德初和平定為金紫大
夫開元中尹惜居諫省於是以為諫議大夫
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
初遷戶部侍郎衍襲位尊為傳真天師特進
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

問丘方遠

問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
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昭二十九
歲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
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身
從無為而生有為今却反本是曰無為夫無
為者言無即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即成
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
釋氏以此為禪宗顏子以此為坐忘易云無
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
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為真門之標表也
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山隱真岩事
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錄

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秘訣盡蒙付
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群書每
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
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
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
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訪於餘
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不起
方遠以天文推尋泰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
革易倖之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
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
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
吳楚由是從而學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
人會稽夏隱言燕國戴隱唐汝陽鄭隱瑤吳
郡陵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
要而陞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

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嘗國
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煉神之妙旨其餘遊
於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
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
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
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
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
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瀟
山天柱源也

道一曰左元澤答問立方遠之間善則

善矣然末云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
學者猶未知有無之辯也夫能識無中不
無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遠之所得度不
止此也道德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
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論無也又曰孔德
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此論有也知此則親見左元
澤亦必曰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麟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進一編修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
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于
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
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
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
冠裳十五傳法籙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
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
丈山採松脂崖石迥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
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
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
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若雖平地隔
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
輟少時戲小鼓三通復通奏金石笙簫絲匏
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
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
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
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

遊行歸南岳樓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往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漸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晝忽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擔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體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師道迴山東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鵝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隱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

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林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磁合主人曰合內物可樂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迴盼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嘆

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眾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一入山遂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駐招仙觀修煉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迴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潯洞伏虎亦如之歟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

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
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蕭子雲
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
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
蕭特遊郁木坑或異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
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
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
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
山誠亦非易使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
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
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
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
嘗遊洞靈源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
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
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
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
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
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
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
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

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床席小鑪
然火煎湯饌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
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
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啣之神氣爽
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
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佳師學
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
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
號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
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
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
紫芝當自投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
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師道入清虛觀衆
道士驚之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
以對之有道士二人炊躍乞與師道共入郁
木坑到舊處岩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
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
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秘要真訣也他仙習
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
義不可究者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

尋問紫芝蹤迹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
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
通修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嘗夢神人稱紫芝
教之以釋凝滯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
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
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
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跡其道德乃勅
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陞壇祈恩禱福水
旱無不應致感動天地慶雲呈祥乃降褒美
為逍遙大師問政先生師道道以資孝遠不
違親親之在堂九十有五丁憂之日匍匐奔
喪負土成墳絕漿過禮便謀遁迹冀遂初心
無何駟騎繼來詔命難拒太祖目待益重舉
國莫不傾依門人鄭得臣王處訥楊匡翼汪
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緝然杜崇真
鄧啓遐吳知古范可係劉日祥慮可久王栖
霞等皆為入室弟子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
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
至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
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

此弟子皆曰若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沈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煉丹有成常欲歸彼故山爲逼瘡思有違宿願逮辛歲在辛未秋月夢一人黑幘朱衣曰先生道成久矣天命迎之先生寤而爽然乃謂門人曰我爲仙官所召處世非久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異香滿室雲鶴立庭若真靈所集言則解化於都下紫極宮春秋六十有八朔玄墟於太平門外弟子欽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矣後數日人自豫章見之領一髮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官觀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果足驗矣順

義丁亥三月大丞太師東海王恭按典禮奉還新安立玄壇給田莊改故居爲歸真院仍表薦追贈鴻臚卿賜冠劍法服等恩禮優渥

張氲

張氲晉州神山縣人一名蘊字藏真父居欽母楊氏感黑光而娠十有八月乃生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四月十六日身長七尺五寸風神秀逸志性脩閑眉目如畫語言若鐘工琴書善長嘯好黃老方士之說父死有欲以女妻之即棄去曰吾慕古洪崖仙人遂自號洪崖子游青蓋山遇褐衣老人曰此岩景成子汝師也如其言訪之有被髮并服踏盤石者氲再拜景成子曰誰遣汝來氲具道老人語遂盡傳其方又曰姑射之南有古洞汝當居之若得五藥童役之則仙去遂往姑射有神人指洞所果得五童曰橘栗木葛仙役使主右隱洞中十五年仙書祕典九經百氏靡所不通有樵夫宴而嘆者氲酌杯水覆之石上視之錢也往輒覆之書生劉會怪之與俱來失氲所在氲常乘青驢從五童入靈夏訪崑崙

崑崙終南秦華往來青城王屋太行之間與葉羅二天師爲侶每究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化之術人莫能究其妙聖曆中武后召之不至嘗醉卧洞口酒欲醒髮髯見神人長丈餘形甚偉衣冠儼然指之曰子何不學大隱曰何謂大隱神人曰九衢三市稠人翕然譁於前復問曰何謂小隱神人曰獨卧林泉曠然自適背夷齊居首陽是曰小隱耽伏混世俗是曰大隱氲稽首從命而神人忽隱已而寓洛陽給事李嶠家凡十三年詞人逸客爭相求見明皇開元七年屢召辭不獲乃來見於湛露殿上問曰先生善長嘯如何待聞於是應聲而發則幽韻蕭蕭清人心耳上曰朕何如竟帝先生何似許由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昔堯帝召許由而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氲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迹巢由是歲八月聽還山氲嘗在禁中指白驢云此乃千歲雪精也因賜之詔本州葺其孝義里居名其鄉曰洪崖里曰徵君仍

賜牧驢草地於汾水郊王守禮嘗問曰淮南雞犬皆仙去有之乎氤曰學道求仙如同睡異夢父子夫婦莫相及也守禮曰神丹可餌黃金可成乎氤曰富貴聲色伐性之斧煎化烹煉天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藥不可學也守禮曰我輩非仙材邪氤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恬淡寡慾可以久生可以盡年守禮曰謹奉教氤雅好古物時天下名賢往往有所贈開國公李太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奇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是用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岩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僧惟恭贈鄒竹杖揚齊哲贈嵇康鍛鋌陳平和階元亭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刻樂瓦僧倫然贈迦葉陀頭鉢秦休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曰杵周子恭贈古帝

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氤竟入山絕粒服氣隱姑射山不復出久之河東巡撫使李嗣真與晉牧郭正一往姑射尋之數日方過於松下戴角巾披氅衣而卧乃曰朝客何用逼野人乎二子嘆曰真高士巢由之輩也嘗註老子周易三禮穀梁又著高士傳十卷神仙記二十卷河東記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驢從五童施藥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聞土意其氤驛召之果氤也然三召卒不至乃栖息於洪崖先生之古壇出入踏雪精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屣短靴靴五童分執六角扇鐵如意節竹杖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榼自然榴杓一云常服履絳巾六角扇垂雲笠方木杖二云書葛木杖往來城市酣笑自若人莫知其所言二十五年范陽人得二大牙皆一尺八寸以獻上上遣使就問氤答曰頃見崑崙之下有蝦蟇大者踰百尺殆是邪天寶四載年九十三以四月八日薨

明大霽尸解榻上郡人見其從五童冉冉上騰而去是歲八月復於晉州與里人劇飲留衣履為別至六日尸解騰去亦如之晉人藏其骸於北源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乾元中因中泰芝言豫章伏龍山有異氣詔立應聖宮塑肅宗像以先生配焉今紫清宮是也德宗時繼於晉州即其宅立廟又於洪崖山尸解處立廟行之今皆為棲真觀氤有詩三章傳于世其一曰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處買笑伴詳詩其二三下調人無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共為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為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今自豫章水西汭洄數里至隋唐西昌縣故此數百武間為小石頭有石磯曰洪崖釣臺有石池曰洪崖硯池相傳為氤書堂處蓋氤來豫章十八年舊跡可考僅如此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峯為東園公采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

於暫捨諸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生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洪崖子耶抑古洪崖耶是未可知也世必有知之者

臣道一曰張龜混俗養真名動朝野觀其答明皇之問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謙之至也夫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帝王殊品明皇豈真道超堯帝張龜豈真德謝許由哉道德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言後之張龜之謂也

傳仙宗

練師傳仙宗長安人父倫資陽令仙宗幼聰明而好道家學年十二隱資陽山未幾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齡觀以居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師居此身不遑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岡山可居仙宗

然其說乘青驪赴平岡山聞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關利州栢栢江每年舟楫爲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說其苦難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魚曝於灘腹下有丹

字曰赤鯉

赤鯉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

死刺吏具以聞詔立仙宗祠於其溪已而至都所封稱旨命賜優厚俾于上清宮設醮上躬詣之仙宗拜請東方青帝青童從官將神及諸位列宿等皆儼然來降上恐懼既罷問卿修何道而致此曰臣修道務以安人利物節食儉水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此自勝故一切神靈應召而至又問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須功滿行圓惠及民物然後服之即長生也上大悅久之乞還山詔修葺舊觀賜額爲應真上親書之後亦遣使齋香燭就設醮席不絕唐肅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聞空中云太上

有勅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念自成都還道中見仙宗乘青驪入簡州去而後亦

莫知其所之御史中丞宋渾撰碑

成道士

成道士者不知何許人晦名隱迹唐明皇開元末中使謁金天廟聞成真人之名遽候之有道士弊衣負布囊而來詢其氏曰姓成延於傳舍問所習不答以騎與之至成都密奏之明皇異其說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及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乃剪布囊而去人見皆笑之而後因徹幙壁上有題曰蜀西行燕師比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上聞之亦莫知其意不數月果狩蜀

趙惠宗

道士趙惠宗者硤州宜都人隸籍久之得九天仙錄三洞秘法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硤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得遺簡有詩二首其一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爲神元氣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

形爲灰土神與僊居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
二曰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曜九霄上謁天
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僞道養形真道養神
然哉懋哉餘無所陳

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雲安人也身長六尺少
喜老子說志清修斤五辛不食居玉石鄉之
精舍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乾祐年四十一矣
忽夢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語汝翌日可至
溪上乾祐遽悟質明至溪上則是有偶坐磐
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乾祐趨謁恭甚
俄而雲霧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顧乾祐曰吾
近閱靈異經知有若名故持錄來亟往雲昇
宮吾授若也乾祐即往真人乃授以寶笈靈
文三科一曰三將軍祕術二曰紫虛祕術三
曰太上正一盟威祕法并賜神圖一百二十
使正月朔旦取一餌之壽當如其數且戒曰
西有瀦池五龍居之若可召而役焉以利濟
群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築靜居恪行三
科於是真人與日月星君夜數降其室邑人

取政於江夏苦渴飲乾祐鑿井其廬傍召一
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名
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有一十五處一日
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
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
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裁冠大袖慨然進辭
曰天師崇天行化妾乃一水神何敢抗拒第
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
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
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
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
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
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
負累更宜裁之乾祐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
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
雨孝乳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
怒濤宛然如故荆南節度使王玘者聞其名
親從受錄是夕代宗夢玘從三神人遊即遣
黃門謁者馬承靜問狀玘以乾祐對代宗因
曰朕有六甲殿七寶所成中有金箱玉簡願

使法師啓之而鑰不可動乾祐有道者宜能
啓也詔玘趣延乾祐辦裝既至長安以酒饌
六甲殿門即洞開代宗悅賜乾祐號通靈大
師少焉辭歸代宗會其流餞之乾祐取悅置
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以乾祐曰吾法高者
爲先有能舉是悅者吾師也衆道士莫能舉
乾祐徐取置諸道士盡皆不能興代宗曰奈
何乾祐曰今起不難聊爲諸公少覲爾即叱
之遽起代宗大異之乾祐遂去三日至江陵
及歸所舍則母已死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
從之曰天師母九厄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
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拯人疾苦煉黃白
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
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
晡時聞雲中有鐘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
在兵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尋再拜
而云發視其棺惟有衣履而已後十五年有
李文盛見乾祐於益都曰吾嘗遊青城行返
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有繫龍樹方輿
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

即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解九

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解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通一編修

舒虛寂

舒虛寂字得真開州人也世業農虛寂獨喜林泉好黃老街事建陽翟乾祐天師嘗游沂江游仙都觀洞中得鎮光策靈書乃葛稚川於羅浮山神仙降授之文也乾祐謂虛寂曰吾先師宋冲元所秘得者名在仙格汝雖得之未知其要因指授之且曰二氣之前道為祖道以一氣生三才故天有九陽人有九元地有九陰人之稟生苟能歸其祖守其元則感通變化無所不適此書昔西靈金母授漢武帝武帝傳李少君而後太極左仙公得之葛稚川又得之於羅浮山先師於洞庭君山復得之於葛仙公因戒曰鎮元之道乘大魁履比極視瑤光躡丹元倚靈田臨闔陽運元綱握天樞執持六氣指揮萬靈外可以召神內可以延生虛寂如所戒而修之無不神驗忽謂人曰蜀多名山為神仙所會吾將遊焉既至則常持灰數勺貯絨囊中或問之曰

此可治百病有請者以津液調與之疾無不愈又嘗患口瘡謂人曰視吾口中乃張之如箕五藏悉露視之者無不驚訝後入新繁銅馬觀久之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竇先生天真皇人會聚真於此號其地為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之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銅馬忽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予往來此三十年幸一見之居歲餘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相託因指視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乃知神仙解化報言鄰母遂復予之母有子自臨叩歸見虛寂以二甘瓜於新津上命坐分食其一又一使遺其母謂曰積年所擾一旦速別再會無期寧免憶快其子還舍始知化去進士馮道為傳

向道榮

道士向道榮不知何許人為入朴略事虛寂授鎮元策靈書而名聞於蜀嘗欲以金三十

兩鑄白馬老君三分已備其二嘗以未成功未解意一日焚誦忽有物墮地開視之乃十兩金也遂畢其願與華陽丞呂翼友善置酒數斗令翼飲達曉不醉自言去世月日謂平生之故當送我於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爲惠翼異其記託時語其友章昇常祭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人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翼與昇舉具推觀於砂坎之西巨松下致新舉人已發棺中烈燄不可近見道榮出煙燄上冉冉凌虛而去矣

任可居

道士任可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願慙負囊及事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書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毋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天枉昔宋冲元傳崔乾祐乾祐傳舒虛寂虛寂傳于子今傳汝五世矣必付人則當察其志行而後授之母自貽咎可居遂秘

之常以他術自給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漸言人休咎或爲禳醮每占先令人齋戒向壁列燈爲斗魁之像坐其前禍福吉凶歷歷如見唐昭宗大順中忽謂華陽令高肅思曰某旬日間當去世公爲我戒門弟子母爲俗禮蓋道家之所忌及期無疾而終魯思如其言而戒之其鎮元策靈書不復傳焉

程太虛

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失棄宿產居南岷山絕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備呼使因名爲善言善行乃無皆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忽一夕大風拔木雷電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湧因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鈕每歲農人乞符錄祈年以印印之則授者愈豐草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構祠設像無所私

已有女道士謝自然授法籙印訖則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貞元十年自然白日昇天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五年二月遷神子玄宮貌不變而輕若空所化之地忽生皂莢一本柯葉下垂俗謂之披頭皂莢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峽入蜀道由南岷訪太虛之祠謂其門人曰去年冬過商山宿逆旅出門見嶺上花木稍繁忽忽躋石蹻險幾五十步至其下異花夾道約一里餘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入見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虛祖居西充今憇此已而留連極勤厚囑曰明年君自蜀入岷無忘訪我今熟視其像果與見者無異

俞靈瓚

俞靈瓚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學道十餘年南岳赤君異之授迴風之道及守明梁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上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亦不知其有靈也與人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跡其貌常若三十許人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靈

瑣談其祖父名氏狀貌嗜性職掌年壽皆中
衆異而禮之何曰我偶然爾非所知也遂
入閉關不出雖懇請亦不復有言方知其是
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潘老仙
遊岳與靈瑣交甚密養一元龜廣四五尺力
可敵十人見者畏之靈瑣因乘入九疑山去
採樵者時見之

趙知微

道士趙知微不知何許人結廬於九華山鳳
凰嶺日誦道書草衣木食數十年由此得道
人多從之皇甫元真爲弟子凡十五年唐懿
宗咸通中知微煉丹遣元真市藥於京師寓
玉清觀之上清院時皇甫校日相訪詢及知
微事元真曰門人自事師以來未嘗有惰容
嘗云分杯結霧及化竹釣鰲之術吾皆得之
但小戲術爾去歲中秋霖雨門人皆歎佳夕
不得賞月吾師忽命侍童備酒徧召諸生謂
曰能昇天柱峯哉月否諸生雖應諾而切訝
之少頃吾師曳杖而出諸生從行既聞扉天
已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藤立峯之巔吾師

危坐諸生列侍舉酒詠郭京純遊仙詩數篇
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
歸既就榻而風雨如初元真善棋無敵得點
化術久之歸九華山不復出矣

劉道平

劉仙師名道平居玉笥崇仙觀即今乾元觀
也漢武帝時東方朔已奏云後有當天曹選
舉者唯彭城劉道平爾以此知劉仙非偶然
昔仙師幼時趣造出處已異於常人每有疫
癘之家則以竹爲角以弱書符奮臂呼叱頃
刻皆愈以至旱暵蟲蝗叩之輒應于時黃巢
竊發銳然南來所至皆破邑人懼其殘賊故
布寨峯岡然尚患形勢兵刃之弱奔赴崇仙
告急於仙師仙師愍之爲出峯岡之陰遣神
兵以禦不揮一戈不發一矢而大敗巢賊此
神仙之力明驗也爾後靈感尤多已而輕舉
今岡頭上昇處有黃石世傳爲飛仙石唯存
雙履痕作白色以表異云

聶紹元

練師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葦如雪

夢天入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額
達自不與童稚群既長雅好書史尤精老莊
大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錄是
夕夢入一城官府甚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
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聶
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
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
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許無名子
草堂記世多以練師稱之是時南唐後主酷
好事佛待縉纔加禮怒冠褐輩苛其學利往
往落鬚髮以趨之練師上疏切諫厥後以母
老侍溫清極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
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各率勵勿忘太上
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赫赫
四照城中望見者疑爲火所焚即之則閒然
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冉冉而去
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將軍至可備二十七人酒
果已而影響間若有就坐者及旦莊隸來云
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數十輩冠
帶摩睺南去練師迴首曰玉往南岳矣常撰

宗性論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鉉俱稱數寧
曰吾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徐左卿

徐左卿者不知何許人唐天寶十三年重陽
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
之其鶴帶箭而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翼首
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十五里
有道觀其流非修習者莫得居之東廊第一
院尤爲幽寂左卿常自稱青城山道士風格
清古一歲凡三四至觀宿於德虛正堂以俟
其來至則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人
所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攜一箭謂人
曰吾山中偶爲此物所加已無恙矣然此箭
非人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
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
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其箭命取閱之即御
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前歲沙苑
中所射之鶴乃徐左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
當日自沙苑一箭而至此後蜀人亦無復有
遇左卿者武興之東勤三十里溪山可愛而

南北之峯峙然聳秀名之曰飛仙嶺者舊相
傳云昔左卿帶流矢飛泊之所今嶺之下有
飛仙觀遺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北作訪使
郭詒題云翠嶺標仙迹雲間碧樹開每聞岩
鶴過疑是羽衣來絕巔時飛石寒潭忽起雷
必應苑中箭猶寄在丹臺

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隱顯不能測
唐明皇開元中嘗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
都觀宰相李林甫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在則
家大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
答則曰戲之爾天寶末祿山蒙橫跋扈遠近
憂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遁去不知所之
但於其居壁上題詩數篇識祿山僭竊及幸
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不云燕
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君逢山下鬼環上繫
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假幽薊之衆而起
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
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冤字馬驛名也環上
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冤時高力士以

羅巾縊之其所先見者皆此類

謝通修

謝通修者本宜春郡人稟性和雅不好妝飾
聞善則喜見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
唐代宗太曆初一夕忽夢一人冠褐而至謂
通修曰子骨非凡何不學道既覺以其語白
母氏母氏然其言許訪道乃詣衡岳求度爲
道士久之歸寧而值荒歉凡五載親屬離散
知識流亡忽一夕又夢嚮之冠褐者謂通修
曰廬陵分野有玉筍山是洞天福地中有清
虛館乃司命之別府即真人遊宴之境子宜
往彼修行翌日母復諾之因肩輿入玉筍山
不構庵室而居于岩穴林木之下甘旨之奉
即榛栗桃李芝朮而已如此僅半紀母老乃
棄世塋葬封埴訖草屨節杖歷覽群峯尋訪
靈迹不出山洞惟草木食或有人見者必
解衣衣之凡三十餘年林宿岩居謝絕人世
一日深入溪源見一碑石長三尺許苔封雨
漬披剝而視之字不磨滅乃蕭侍郎清虛館
之文也復行百餘步過一舊址碎瓦殘磚雜

然在地林泉清潔花卉芳馨乃於此結庵卜為登真之所未幾里人知之相率為勸觀宇榜曰清居或云清虛由此探玄扶輿開傳道法而四方門人接迹而至者莫知其數通修入山洞或五日或旬日而歸所說者皆異事穆宗長慶初因入郁木坑忽見一宅重簷廣厦粉壁修廊異木靈禽非人世之有不覺精神頓爽瞻望徘徊斯須有一青衣童子出曰子乃謝通修乎曰然曰蕭梅二真待子久矣乃引入見一人紫綬冠劍坐堂之左一人碧綬冠簡坐堂之右通修輒再拜啓曰某塵世螻蟻貪慕生道辛勤三紀願謁仙府豈期今日忽逢靈境面朝仙真朽骨重生獲期玄會蕭曰子雖心慕仙道迹託山林而葦辛之氣未消焉能住此通修小童通修悲咽伏地堅求不已二真憫其誠乃賜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頓服之通修跪受而食其半餘不能盡服二真曰子宜還所居當俟後命既歸自宣宗大中八年患血痢至明年春方愈此洗瘴穢之驗也其年四月七日忽謂門人曰吾昨

夜夢洞府有神仙之命吾將往矣翌日遂解化門人以棺殮之是夕夢其師曰吾有寶劍何不隨吾遲明以劍入于棺不見師之軀質乃葬空棺于觀之東北隅時年九十八歲至懿宗咸通初有間政山道士聶師道游郁木坑遇之乃知通修果為真人矣

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斲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為開樽湘娶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太顏色豔麗於花間攤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

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數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湘詩云才為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公謂湘曰吾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說焉

軒轅集

羅浮山先生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

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居常民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無不分身而至與人飲酒則神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漚漚而出麴藥之香略無減耗或飛朱篆則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即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鬚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雞皮鮐背鬚髮皓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豆蔻荔枝上因

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在其下上食之歎其甘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書十字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山矣

熊德融

熊尊師名德融字大光荊州人也幼稟淡泊不餌腥羶銳然有出塵志年十三辭家訪道千里苦志勞形人咸異之後至九嶷山忽遇一人於道左綠髮朱顏眸子瑩然德融疑其非常進而問之則唯唯無語因相與攜手入山漸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謂曰夫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故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子之骨法終成仙道今猶未也因腰間取一葫蘆傾酒飲之云他日相會勉旃旃遂入德融伺候數日竟不復出因悵然而返自失者累月唐宣宗太中初遂遊廬山居子簡寂觀常宴坐一室終日寂然人莫測其所為至懿宗咸通二年解化葬訖後數日有道士南歸道逢德融幅巾藜杖獨步因問何往曰吾之九嶷尋師矣道士既歸語其事於崔相崔相國植子刺史德誨諸公皆奉其遺稿其門人焉

劉德本

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蒙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陷鄂州沿江警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攜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饑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饑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峯下廬山之陽也一日有道士攀頭鹿來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

歡久之同托臂入深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到後院遂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徧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之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錄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猶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閭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絳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翔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屬歸真

道士屬歸真者不知何許人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污歸真遂於壁畫一鶴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編修

朱桃稚

益之靈泉分岷山朱祭酒名桃稚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為念異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憶庭秋等作遺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內丹訣云蜀檣杭云道士朱桃稚一日謁王處回於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更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後有人分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稚為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於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

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幅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寤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為名畫云真人受封為妙通感應真人

感庭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見道士曰貨藥于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哀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高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綉庭具器皿羅列其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時酌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乃歎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矣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真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

得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延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疊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入置冠中及啓戶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問道道士曰子之行業不至更宜修煉真心今遺子三隻酒杯玉燭二條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盞以初擊之清聲如金其上紋彩攢如百花霞光透明內外瑩白收此為信更候三年方得降臨訖化一道火光素空而去矣

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為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巔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為先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早性素好飲蒙見召幸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為劍復曰欲借師之

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劍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棹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夢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為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過皇皇苦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為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觀舊辭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

李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鉅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士晝夜旨酒無不備具真攜琴負藥壺謁祐迎于館真問曰君之富有侯伯之樂然如不賢何祐笑而唯唯真復曰君虛館置饌以俟賢者耶以待饑者耶苟以待饑者則方今天下幸無闕食者苟以俟賢者則未聞君得賢以是

知君不賢爾母評言也正恐君徒尚虛名而無待賢之實君若能悟則吾言不惟無益矣祐輒動容再拜又曰我聞人之樂皆有以師事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攜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洗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常安早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正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然此乃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可保無累矣祐復再拜真乃命酒自酌遲晚遂醉而去王潛伺之見其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水遠去之音從攜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

火其絕累如此妻子雖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遊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為煙蘿友世自以為三高士遨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後晉高祖即位遣使詔為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以表謝上益嘉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為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緘以贈既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為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

錄而為序目曰擬峯集行世

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三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尋真訪道脫酒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之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者憾之聞于偽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梁宋間或在吳楚顏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葉負寒遊歷貴人家煉成正氣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歸曳鴻毛乾龍髯節攜杖瘦似落牙如何萬隱不歸去落盡瑤桃幾處花

程曉

昌利化飛鶴山曉曉本姓程西蜀永寧人少好修煉自號真子子與擊竹子何五雲善孟蜀時明經登第累遷金堂令遇異人得丹訣注陰符經參同契金輪匙真一訣要行以施

病者號鐵扇符能長滿為鸞鳳聲飛馬聞而皆至蜀王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累遷祠部員外郎蜀州判官權軍州事廣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頽狀如生後有人見於青城山立松栢之上飛去此出楊杞

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為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閑悟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家曰角有字字人關有井文舉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秘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笥山為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召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關中關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或云再命左衛道門威儀員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鑒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育水肝食闕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勞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悅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如真曜先生曜或作觀降札

曰養德林中栖神象外遺華世網絕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靈廬山勝藥於是卜白雲峯之栖隱洞即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栖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冲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贈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懸星象事果殺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為人燒奏禳祈災祥頌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關奏法事然後執燈為驗遲明盡能言人算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惡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靜室見女孺自語為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術一隣僧於溪澣創亭子且為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指訣含

水嘆之命鉗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寵過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饋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賤貧寒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為其徒講莊列曰莊列吾教也熟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說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意較然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為之事以是為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勸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篆朱書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戮鬼魅治產病多効閩王孟昶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遷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

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黃損

連州有僕射黃損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問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面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以影堂老人至今連人相傳如此後裔頗有仕進者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為於青城山中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為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至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

為盧夢納訖訖盧夢必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夢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驛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綃皆世人所未見若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公即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皓然隱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赴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

宗即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即復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盜大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其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從事果命放還後不知所存

採藥民

採藥民者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嘗於青城山下遇一藉藥斲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器民斲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民因而墮其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馬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纔容行立可二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

乃將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蔬止留數日民覺身漸輕問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主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民往諸人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民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民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聞自吐涎沫主人令民禮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寶物即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圍徑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收領之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近于口須臾得黑珠還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珠止民一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以寶對民曰玉皇求歸玉皇賜以黃金一錠

又謂有藥在金錠中可取餌之忽見一群鴻鵠天際飛翔聚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鴻鵠群亦不相驚擾同飛空迴顧猶見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來許民乃至一城人物甚衆問其地曰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經歲乃至蜀時玄宗開元末歸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時所生女已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又尋故居皆為瓦礫荒榛惟故壚尚在民乃毀金求藥而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礫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為仙洞中得道之由庸俗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出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驪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亦得五千歲爾至長前三七人輩乃北

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楊通幽

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微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穰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踈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置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為破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踰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太應念歛至何所拘礙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群仙俱去矣

崔偉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儀從驢走趕不及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驢復走入偉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巖壑悉非人間惟方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偉呵問對曰塵埃曉主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千殿中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命偉升殿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血屬願求一訣非有戀著也請乞歸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遇禍患可以隱形然慎不得遊官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時聞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住人家皆不見便入禁園大內會劍南進太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說上治盡日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殿戶外後果得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答死偉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之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不得

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嚴符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語幾致顛倒偉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即以杖畫成洞深闊各數丈擲一領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即滅既渡偉回首曰即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

韋古

韋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磐石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行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藥王厥後其犬化為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徭狂道士

蜀有道士徭狂俗號為灰袋郎翟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

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宿道士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往村落每往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如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為赴道齋齋散忽起就為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惟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韋老

唐代宗時韋侍御奉使往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父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髮以木葉為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子孫拜壇訖再造其室已不見山下人云此老三二年一來不知所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潛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盧生

盧生者唐敬宗寶曆中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迹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樂茗詐放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切知長有埋光隱德洞微著龜顧垂一言盧笑曰今日驗子主人家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開門戒妻李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然則僅枉費三千一百錢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慎乃閉門伺欲牛果有人來扣門求糶怒其不應因蹴其戶張重責捍之頃衆人數百張乃自後率妻孥迴避及午時許行去數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謂必遇張所誣其天死有司官不能評衆人言張閉門之故觀

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辯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乃言及市樓儼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生不耐煩潛至復州淮州於陸秀才莊門或語陸云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陸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令始三歲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戒乎陸欣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者從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不數尺果遇板微之真有瓦散錢陸喜妻以裙運細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微乎因奔馬追及且謝且戒盧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其自度乃棹舟去不顧陸馳歸而瘞焉兒女諸愈盧生至夜常與數人閑行逢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俊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皈其侶訝之盧曰此盡劫江賊也趙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

語趙曰道者得隱形之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所爲多奇事蓋神仙也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生之後居於蜀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闕道德經學啣氣朝拜存真修煉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黃精白水以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異人教其服餌雄黃凡三十餘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

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芽為用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為輕水二七日變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曉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驅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壽髮白反黑三年後服之刀圭蕭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為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離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覩形氣功行合道者而傳之劉受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唐玄宗開成三年猶在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山中不知所終

李終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要求勾漏瑩者致

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為偶贊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採殊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職鬼門關達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偶拜下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惜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皇不及也

李德裕也官宣大中二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馬秋九月為崖州司戶而卒其道士竟莫知是何仙人

柳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晞辛既葬其冢上見有紫氣發視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李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也隱青城山牡丹坪嘗與爾朱先生同游併注爾朱菩薩經詞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其後不知所終人或

傳舉家仙去其詩有云混沌未分我獨存包舍四象立乾坤還丹須向此中覓得此方為至妙門黃石烹金煉太元神仙不肯等閑傳人能認得無中理奪盡乾坤造化權百首荒辭義亦深因傳同道決疑心華池本是真神水神水元來是白金又將白金為鼎器鼎成潛伏永來侵汞入金鼎終年盡產出雲砂似太陰

張辭

唐懿宗咸通初進士張辭不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曰事奈一金鳥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蛺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飄飄出天外

李老

李老世業醫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行至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

士便鼓琴奏廣陵散操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袖架上素書展視乃療治三十六種風白丸方道士曰將歸配合徧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遂合藥治病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去矣

陳允升

陳允升者入龍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橋羨頗思之允升少頃攜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鶴

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煮煖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聞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靈氣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龜棄深泥終不識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

力丈夫未達莫相親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矣

橘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除二大橘如若四斗盎已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叟髮鬚眉瞠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與其決賭訖一叟曰君輸與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黃十二枝紫錦帔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兩論我瀟湘上座九節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子濟虛龍編機八綱後曰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爾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爾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厘固閉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為一龍四人乘之足下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

道左老人

老人司馬裴沆從伯自洛中往鄭州中路下馬覺道左人以其聲因搜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翅俛俛味翅關天若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問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以塗則能飛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利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心且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千葫蘆生下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曰葫蘆生無難開撲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投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其言人以丈人呼之因隨數里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若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菱滿中取求漿色正白乃力舉之飲不復飢渴味如杏酪裴知隱仙拜請為僕老人曰君

有世間微祿縱任亦不終其志賢者果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遠因將一襖大如腕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所損處毛已生復謂裴曰君向飲香漿當哭九族親戚且以犯酒色爲戒後還洛中路問其附信將發襖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見其叔得信聞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叔後遊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

終南山翁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謁僧不遇憩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家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對曰何難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即到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進棹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鶴鳴時夕風急亂飄又向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華一峯立明日次澹湖又題詩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句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妻

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乃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異之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其事所題詩皆在

段穀

段穀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任狂風吹連簷破碎料拱斜欹看着倒也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未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空棺耳

鹿人

唐州有人獵於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於石間獵者諾之遂巡而絕獵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

劉棟

劉棟涪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縑巾詐爲愚懵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文餘人始疑而異

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對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飛空棄去不知所往

白衣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知向後事否乃書之分爲三封曰急難則開後五六舉落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啓之書曰可於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頃見主僧曰松滋李長官識否郎君酷似其貌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賢先人有錢二十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郎君子無事矣遂載錢而歸數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書可啓也書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遂往樓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錢千緡與致及第李郎上樓見之面邀的約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職副使一日患心痛頗甚遂啓第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後兩日而卒

房州工人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凌井千餘尺無水工人們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桂山門內兩童皓齒鬚髮跣足未冠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更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其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是對曰諸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遊玉京蓬萊崑崙姑射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之間已十數年却出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與卿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間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四年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江叟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閬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樹下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魏辟鉏魔乃是甕邊畢卓又指槐曰荆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候至凌明到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

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虛五音激越驅泉迸出引鴈行低搞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必獲水丹吞之使爲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爾更後三年岳陽寺樓吹之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叟受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趨權門以假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貴賈之竟不往既而以身世夢幻非堅牢物乃出家爲道士遂隱廬山常乘青牛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木衣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及故里手攜一小籃小人不如其有道也或要之飲盞盤盞殮志遂於籃內取脯炙棗栗之物

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食莫不驚而問之志笑而不答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又無他衾褥衣物之類乃於戶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籃內取枕褥覆卧物物皆足暨復攜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尋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桑俱鳳

白鹿洞隱者姓桑名俱鳳不知何許人也自稱進士閭茸性嚚不近人情嘗寄閬州紫極宮一日買豬腸充饌就醋鑄汲水洗滌道士怪之不借其鑄釜乃生噉之時冬夜齋堂唯施一榻四面隙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諸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傳藻緯鞞韞是何等物答曰以棗安盤揮而食之言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節度使簡俾虞候梳之出界至星子潭邊躡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偏見告報自後又多在比地每參謁題榜云

同鄉貢進士桑俱風人多戲之竟莫知其所止云

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冠褐蹣跚而行日可十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為摘擲竟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司理莫敢役而後活嘗止於池州開元觀自言之飲時有道士邵脩默亦往飲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進林而郊先至脩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謝不得已而擊之既而互相毆擊郊忽路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檢身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半後聞店中諠然曰已失司馬矣人方悟郊詐死乃釋主人脩默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詰問人曰司馬專師何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敬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

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大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談出於竹尾之隙衆惶駭既而火滅郊竹器皆盡所卧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者有朱翔為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澤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翔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然病甚重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盡述初朱有病惡見人在床前有小吏陳某者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也去家人于之外戶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藥甚效當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入室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病漸愈郊嘗居欽州某觀病痢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為而益薦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使人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

怒忽起結束徑入山中步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主觀將杖之觀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探買鮮食小兒呼曰道士與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乃問其姓名方喜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忿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入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跡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辭卧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潛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述一編修

呂品

先生呂品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以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即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溫字化光官至衡州刺史曰恭嶺南府判官曰儉爲御史曰讓歷太子右庶子或曰終於海州刺史先生乃讓之子也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至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擢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鬚髮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道遠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擬遊華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慶先生因就日負暄不覺睡著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旨

遂除翰林入臺閣權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條然笑曰黃糧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先生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如一夢富貴則爲好夢貧賤則爲惡夢壽長則爲好夢夭折則爲惡夢如公適來之夢誠好夢也一失到底轉爲惡夢公備知之矣貴即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把甚物爲堅固即復題詩壁間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異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鄉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先生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僖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紫鏡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八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外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劍集各有玄旨以遺後學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冲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鍾離蓋獲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歸限復命法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遇之時嘗遊兩浙京汴蘇郡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常著白欄衫繫卓絕變化不可度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法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見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先生自冲昇之後時降人間化度有緣學仙之士出入隱顯不可測識其先後遊戲人間事迹詳載諸書宋徽

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告詞云朕嘉與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有載冊旨司存來祈寵裏必下呂仙翁隱景藏采遠迹遐方連建福庭適當爰舍嘆茲符契錫以號名神明不亡尚鑒休渥可特封妙通真人及太元至元六年正月襲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施肩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聖號華陽睦之分水八世家嚴陵七里瀨少舉進士習禮記有能詩聲趣尚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主文太常卿李建賦太夫不和詩早春殘雪一榜如姚康元晦後皆頗以詩文顯君獨不仕張司業籍贈之詩云雖得空名不著身又送東歸詩有折得高名到處閑之句故希聖詩自謂元和進士長慶隱淪者蓋登科之明年改元長慶希聖遂引不

復來文宗太和中乃自嚴陵入西山訪道棲靜真矣初希聖遇旌陽授以五種內丹訣及外丹神方後再遇呂洞賓傳授內煉金液還丹大道於是終隱西山今觀西一里許為芭蕉源沿山梯級而上有書堂舊址石室然在希聖手植老柏尚有一二存者其所為詩文甚多山中所傳未十之四有得其告勅於嚴陵云觀已刻之石瓊山白玉蟾跋施華陽文集云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呂即施之師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予偶得之故併以告胡棲真使補其遺云揚無為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迴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煙霞

徐鉤

徐鉤者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

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腰常掛一葫蘆棹扁舟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并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釣魚須更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又見人有疾即萌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果大不許人服食惟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不曰可只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哭水助之顏亦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述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錢朗

錢隱居名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精勤有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官清直著稱去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開成初為安南都護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澹好道師東嶽道士徐鉤得補腦還元服

煉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明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事之時明已一百五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舉之就棺身輕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孫謂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餘歲

楊雲外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軍中慕仙生而秀穎獨不喜介冑事年幾冠即白其父母丐為道士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荒山有廢精廬舍因往居之俄有異人指示一所曰下有瘞錢兩之食可以取給尋復以道授慕仙於是神鑒頓超悟能辟穀劇擾虎狼父母時念之慕仙即還家而人見慕仙固自處精廬也皆大駭焉居久之去遊廬山亦止禪虎中往來遊歷洞府甚多唐宣宗大中末始止硤抵萬州石城山尤多虎夙夕燕坐其間山高無水已而泉忽涌出未幾來雲安之雲昇宮懿

宗咸通中語人曰吾鄉有災是歲十月靡勛亂彭城僖宗乾符後黃巢興曹濮漫淫徧天下硤內險遠民恃以無恐慕仙醉卧市道上悲吒曰此地多殺奈何其後硤內兵起慕仙所卧之地適肆屠戮血流諸土光啓二年慕仙過邑子衆生告之曰吾於白水王氏有宿負未盡償行當償之二月王果作難劉雲昇慕仙觸強刃以死衆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後有人見其往來於房陵雲安監使李文表從子亦遇於成都衆生發瘞視之但存短褐而已雲安雲昇宮有碑記光庭文存焉

王昌遇

王昌遇梓州人也為州治獄吏嘗晨食猪蹄不盡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將取食患婢紅蓮以不獲告昌遇意其盜也答掠之不勝痛遂誣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試君耳君勤獄得無類是乎昌遇大感悟自是多所平反而所為亦寢近道矣俄有老父賣藥於市能除鼠暴終日無售者昌遇憐之每遇老父輒驚以歸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

遇曰吾憐丈人不售故驚之非求毒鼠也藥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爾昌遇歸投藥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鵠飛去昌遇大驚往求老父不見也未幾有道人日醉於市卧道上人呼之為落魄仙時白昭嗣節度東川劉闢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輒死昌遇為牙校治右廂夜過所部見有卧道上者視之乃落魄仙也匿不發掖歸其家落魄既寤詎曰吾有二縑白金三兩錢二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不復辯如數償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見子瀘上踰數年官府追舊吏解綱昌遇當解綱綱於瀘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執兵刀挾弓矢昌遇股慄不敢進道士曰乃爾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居為其設酒已還其元來所償金帛曰正為今日設也後昌遇得此以償綱綱虧折之數遂得交收公文迴歸道士復告昌遇曰爾知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矣昌遇曰不知也願受教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爾因授以

赤龍大丹訣曰昔者毒鼠藥乃外丹之本也
大養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為易玄子
呼左右取焉今昌遇乘以歸馬無轡而行若
奔電直凌霄漢間俄爾至高峯若蹶然則轟
立平地矣馬忽言曰吾乃潭中龍也子所聞
丹方尚能省乎復為之開說既已即躍入潭
中化為龍沫去尋有負樵者至昌遇問此何
地曰東川也昌遇因問途而還即詣府丐免
後來差發遂煉丹於北郊之長平山西郊之
鳳凰山丹成輕舉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九
月九日也

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也少遇異人授
還元抱一之道煉大丹不死之方因自號歸
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傳
周穆王時有人於此刻木為羊跨而仙去通
微曰是與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迹吾
期成道於茲乎乃援脩蔓躡絕壁得石室喜
甚曰足辦吾事矣久之復捨去膏藥於蜀漢
之間其行飄然如乘太虛時時啗猪血灌腸

飲酒哦詩人共之測所舍逆旅主人每怪
其室中膈膈有聲問窺之則其身自榻而昇
觸棟而止後伺其醉以粉塗其腹黎明視其
棟著其上皓然或者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
持以問通微通微曰殆服神丹而不能修煉
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爾女
子吞之當生異兒果有吞卵者生兒神光燦
日異香滿室唐昭宗大順中王建圍成都通
微亦在焉館通微者憂憐曰建約城陷日夷
戮無噍類奈何通微曰勿憂也施席籠擁建
及其三軍入其中有如聚蟻建與軍皆見神

人乘黑雲叱其軍曰敢有一毫傷吾民若等
禍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
市不改肆民既全濟矣通微則又往客果州
嘗大醉天封精舍嘔丹於其井中曰後當為
良藥至今炎夏病瘴者飲之必差果州朱鳳
山州之南爾朱仙及李淳風養煉之地通微
一日謂所善郡人張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
欲往謝氏仙山趨宸極時冬夜晴澈漏方中
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凍踣漏甫盡即出求

之見其衣單衣卧道上舉碧玉簡示洪之曰
吾朝元誤墜此溪上盤石有聲爾視之石必
斷矣視之信然鄰有斃於酒者通微以藥灌
之即蹶然起言已入陰府主者令至還曰真
人有命延壽一紀洪之因是入溪清受以道

通微曰爾股上天魚首倒無益也更一生乃
可爾洪之股有瘕若魚形首素上向至是果
倒矣通微鬻丹陽一粒需錢十二萬太守召
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售
太守怒以為惑聚納之竹奩沈於江至涪陵
上流有二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
通微貌如常漁者曰必異人也入定乎叩銅
缶寤之少焉通微開目視二漁者曰子等何
人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
人漁水上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鄆
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通微曰吾師謂吾遇
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即先是通微至
江濱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既登
岸從容語二漁者曰子類有道者有所傳乎
二漁曰我昔從海山仙人得三一之首煉陽

銷陰亦有年矣通微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葛校園下旌節自天降導三人昇雲而去涪州松屏出石山間爾朱先生種松於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采者祈禱得佳天然成文其後通微再見於世有成都胡二郎仙并道士遇焉據五代史補云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云君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遊峽上將渡江有吏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其藥即時輕舉矣

應靖

應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有惠政黃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長官曰吾邑無郭庫無兵倉無粟可以守乎即空一邑之保嵩高山自爲殿賊追及長官身搏戰以死捍之賊解去登封之人獲全長官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安踈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

授黃蓮石已載達石語中蓬池人何格非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仙岩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呂真人尋浮空而至並坐語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教真人曰子自有師矣格非志不篤已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潛三

時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二編修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爲飄忽無滯希夷自得因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時人亦未爲異也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太行南池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仙君端居嵌竇之內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絕非攀援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去舍仙君忽謂門人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署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時嵩陽道士焦隱黃孫玄明費靖言羅應之同奉香花瞻望崖室虔奉敬禮而已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生唐僖宗朝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行

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受榮祿而久爲布衣乎對曰不爲世累召之亦不沈乃余今日主在需家過太平玄纁重幣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廣明元年黃巢犯關之後天下騷然惟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頌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昇至頌乃延之而事益厚光澤軀健若四十餘許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共銳口排棗核好喫石蓮頌更交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糧養氣雪中單衣而顏貌益紅時自引中指指燈文餘若隙風所吹莫知其服餌人門其道術長生之事皆託辭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

間田頌兵敗殞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於人咸思之異人也後累有於蜀中見之如舊者焉

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唐末披羽褐往來江右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天調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和而歌傍若無人夜多宿古寺廢廟中嘗死於宛陵又於六帝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夫婦一夕俱薨鎮將丁其姓以遂陰葬焉傍後一年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用昌夫婦唱望江南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亦龍神王因入西山後不復出焉

胡二郎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支其首道士一日醒見二郎在傍感之因勸修道且歌以諷曰欲

究丹砂理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欲煉時須得冰水過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慾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謂人生長似此何不迴心師至道免逐年光虛自老臨樽只解醉醺酣對鏡方知漸枯槁二郎切切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說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茂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辭不覺便成今與古二郎曰願聞君姓字曰吾爾朱也乃即屠肆市猪血灌腸置腹中使二郎食二郎食之甘美方知其異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其家將葬怪其棺輕發之有竹葉存焉

張龜

張龜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既仙去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師李素應之室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亦賣藥于市中人莫識也士大夫遇於途怪其安坐不爲禮而神丰峻發與他人賣藥者異也翌日始知爲先生而不

知所之乘應字應之能語人休咎趙清獻公
抃為江源令乘應嘗言某年公當入蜀後如
期轉漕梓中復曰徙成都果然漢州太守聶
仲友深欲致乘應乘應不肯往曰斯人天獄
星動矣卒不能致其言無一不驗者蓋有得
於先生云

李夢符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後梁太祖開平初寓南
昌故夢不羈常以釣竿懸一魚歌漁父引其
詞日新人爭買之得錢即入酒家或敲冰入
水及出則氣如蒸遇人與語應口成詩時鍾
傳鎮南昌桂州刺史李瓊以書囑傳云夢符
吾弟也幸為遣歸傳令訪於市郎已不知其
所在

樂子長

樂先生名子長海陵人也後梁太祖開平中
家醅釀而性好道人至即飲以酒或詭為道
士服者先生亦輒飲之後有道人來說曰人
至以三升飲之豈能足哉乎先生問曰其飲
幾何曰吾飲不可涯也乃縱使飲至夕視之

則醉墮盎中死矣先生懼滑鼻塞并瘞之後
三日香發越自瘞所出發其瘞則酒滿盎色
渥如丹而芬冽異常先生喜曰是異人者使
吾室偕仙乎與其家畢飲已悉昇雲而去獨
從子墜地云茹蘇不可以往也然亦壽百餘
歲後即其地築天慶觀

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含靈居然風采未嘗下山終
日沈湎亦無煙火之具俗呼為吳孫好睡經
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
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登仙
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為地見樓臺異草
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如同指
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攜向瀛洲遊至
於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
鐵冠先生樊氏慕含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
楚王馬希範常師之後馬希範嗣位先生不
知所之

李雲卿

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

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名公辟舉皆謝不拜
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
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
生今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方術傳於
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

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
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
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願每旦
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
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
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
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
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
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投
汝太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
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當絕迹人間精專修
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
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
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
卿由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心為室自大

唐穆宗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
日仙去

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持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曰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問曰得其極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道德經

賀元

賀元不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爲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稽首而去至暮行宮問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風味道鬱嵯峨深宮不及孤臣慮世事紛紛奈酒何其二曰三朝功業獨巍巍老去憂民志不衰欲得八方同一醉此心那許世人知詔有司物色不可得仁宗天聖初使弟子喻澄詣闕獻浮屠老子像直數十萬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因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腴稍使學道年八十五下山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維却水上哲宗元祐初仝來東都見蘇軾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莫有見水部者

郭恕先

郭恕先洛陽人也五代時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後漢湘陰公辟

從事前與記室吏商事拂衣去後周太祖召爲周易博士宋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欲岐雍陝洛之間達人無貴賤常口稱苗值山水即旬日不去幾絕穀數旬不食盛夏蒸體日中衣不沾汗大寒鑿冰而浴方冰漸釋太宗素聞其名召歸闕入館於內侍省押班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刺之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太宗以其少檢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黜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陷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訖藁葬道左後數月故舊取其尸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也

陳陶

陳陶潯浦人少好學善天文長於歌頌知兩唐李氏運祚不振遂絕摺紳之望乃築室西山以吟詠自樂及以修煉爲事有閑居雜興詩傳世宋太祖開寶中人見一瘦角髻被褐與一煉師入城鬻藥得錢即市鮓就爐相對

飲啗傍若無人醉即歌唱人以爲陶走婦焉
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讀書堂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善爲詩預知休咎至廬山
以詩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真焚
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堆骨湓浦千家
血染壘廬草雲煙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
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數年
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竟應詩詠後
歿於南昌人棄之江中尸乃泝流而上莫不
異之以爲得道尸解仙云矣

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晉長史穆之
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幘中芒鞋短襦王肅
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
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舍人
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太伯自
號江南野人書一絕于扇云哦吟但寫胸中
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閑有詩酒一溪
風月共清明又題閒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

隱洞天還得悠遊遊松楸古色一壇前滿麟
不來清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
魂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嘆二毛宋
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爲人靜不
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閒寂觀或白鹿洞人
莫知其趨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許衣
帶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聖顯
衣石尚存堅有鼎客三升每得魚不去鱗
或烹或炙不加醢鹽熟旋旋啗素與樊
善笑比汲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河
堅于湖寂勉以祿仕則壘感不答乃割漆金
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唯而不謝既半
暮未嘗一言或爲之請之則飲酒市魚歡然
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楚府解
職就索葉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
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
未嘗見其釜爨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
凌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爲神真宗景德末
卒於金陵歲餘兵部負外郎陳靖艤舟秦淮
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尚在及發

其瘞無所復暗人以爲尸解云

沈麟

沈麟字廷瑞筠陽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
幼而執操已異雅好希夷之理性至若父死
廬墓三年應鳥集其墓後棄妻學道于麻姑
山一云玉筍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
衣多轉以遺貧乏或乘之嗜酒工詩時人呼
爲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聽
訟麟醉至宰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即
書凡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
予拙察苗人不識體合仙骨俗安知書符解
運龍蛇走動印還教海嶽移他日丹青誰是
侶青童引駕紫雲隨足日行數百里往來
玉筍浮雲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詣玉筍籍
恩院隸籍冠褐入室養氣人罕得見宋太宗
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盤冠褐閑戶焚香燕
坐握固而化同志爲藏屍於群玉峯之西鐵
柱岡之東後月二十日有闕山道士曾昭瑩
來訪玉筍途中遇之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
暫到玄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詩一

崑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苦嘗
栖玉筍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
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
凡人宮省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
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

至其墓所觀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
瑩殞玉山前脫跡誰知已耽蟬應是元神歸
紫府更無遺魄在黃泉藥囊止有修丹訣塵
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却山下
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棺
而已或謂尸解焉有南中人多識之嘗有詩
寄其故人陳智周云與君相別後別後會難
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
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賀同季
於端拱間及第授衡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
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
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
筍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黃萬護

巫山道士黃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

召之鋪草為水而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潛四

浮雲山聖子萬正通真一編終

陳搏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
人也與老子同鄉里一云晉州崇德人恐是後來謬名之所生
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澗水之濱有青衣婦
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
史一覽無遺一云白東髮不為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
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所
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
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
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
問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鐺而
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
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友
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
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
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先
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
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表謝

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久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迭彼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為肌體玉為顙多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遞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徐君防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縵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為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為害唐開元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頗有童色斯須行數百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卧累月

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歎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塵壓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酣笑為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貨治通鑑云陛下為天此世宗不以為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望眉數日常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華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與國初始赴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蹤跡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峯賜與君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局戶數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

履垂條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博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不知吐納養生之理仰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勸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泳道腴往往在周朝物色幽巖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昌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密陳天人宮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國南得姓陳三峯十載容四海一闢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棄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為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造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軟輪之異教迎先生先生乃為表謝上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恭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竟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降貽笑聖明願回

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亡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關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眷俯順愚衷謹此以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手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逢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黃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為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放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鬚鬢蒼後果登第以名動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佳剛要

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失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盡得浮名忠定晚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肅公亮咨既登第過謁先生生中有道人髮髻意索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徑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人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為僕隸拜塔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

非他蓋欲吾孰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沈者
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沈
憚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
報其母卒沈始悟其言先生因道以華使急
去可收既至果卒灌其華遂許諫議仲宣
罷成都牧致書帶以問休咎先生召門人賈
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未
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然遊華陰華陰
令王睦聞先生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久
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知先生之
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
岩巖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
索筆爲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
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
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六哭吾之此
來有意教子子守官如是雖有鬼神理亦徒
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扑人
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
來歲之禍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
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替回都下忽馬

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
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見者今華有先
生宮觀存焉昔先生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
衣冠子金縷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曰子
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
覺方可見縷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
月延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復來
縷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睡
至縷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縷向遊華山
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縷先
生誨之聞其所未悟先生亞然有聲等肩收
足昇面頰然曰不意子弄璋若是也於起居
寢處尚不能識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
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豐飢而食
倦而卧軒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於名利
聲色汨其神識酒醺膏醴昏其心志此世俗
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飲納玉液金
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手
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
循環乎五內呼甲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

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瓊虛如
嚴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
闕雲出沒坐至崑崙紫府編履榻地洞天咀
日月之精華飭煙霞之絕景訪真人論方外
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
陰陽而舒嘯興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赤景
故其睡也不知歲月之遷移安悉陵谷之改
變因予請問爲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
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
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
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真人亦無睡
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
睡夢裏人間第一丈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
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真夢也非世夢也先
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子
見真睡先生乃去縷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
出門遂歸其家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
秘訣敷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奧曰吾某
日睡子可來縷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
見先生仰卧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縷拜禮於

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
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
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
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
日間喜遨遊得與吟詠過景成句嘗題西峯
詩云為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
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
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臘半夜天香入岩
谷西風吹落巔頭蓮雲愛掌痕侵碧漢無人
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
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
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為寶栢又編樹葉作
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然仙花望太虛關
中送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教百里頃刻輒到
世以為神仙常數至先生齋調倡如交友先
生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盧公
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
地神獻一菓盤酒一器四仙飲酌半酣各賦
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群花半開道連石上排
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苔洞中睡來

幾載沉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
雲去來盧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齊花鏡
開闢時即飲瓊液醉後或卧青苔逍遙非關
名利落魄不樂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
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蜀山竹籬因思舊隱
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群花半開我肯非
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
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
度花開悶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閑遊
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醺臺逢人莫說人事笑
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
佳客至當之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
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
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
尚未還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
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
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
其不可名留世矣瑞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
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
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鑊石太華

斯谷猶為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其
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
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又草
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
關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
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
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
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
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
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昇
繼其觀事先生明易以數字傳世伯長後授
授神牧神授盧江許堅許後有中使至義
范為此一校傳於南方也
峨嵋山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專相然
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遠
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紀汾
雖回昇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觀田
租召對道士賈得昇并賜武子華等紫服俾
建聖祖并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又繪睥
容於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
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開同

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
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為祈真之館今吾
復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速真宗
臨幸果三十年得昇富之其逆知來物多類
此

臣道一曰陳搏粹於道德以睡說世樵者
捫心則曰睡酣矣為擾我宋太后召至闕
則高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
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
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
陳搏睡之義乎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
養宋開寶二年閏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
殿殿上曰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
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
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
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
寵賜殊厚

出皇朝
通鑑

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
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
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
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
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沈靜博
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
曰緣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為遂辟穀不
食以養氣金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宋
太祖問實中南游荆渚時鄉人竊可壯為通
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
號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
郎瑋監兵張延福添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廷
福曰收之可以行邪白韜真自晦窮日沈酒
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疎輒
指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
多異之每遇風雪若寒則必破冰水深入安坐

水中永日方出衣襟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
間悉已乾燥或與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效
輩盡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
四人舉之衆但面賴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
酒肆貫飲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
保白其主曰尊師每來即酒客倍如常日而
所獲之息不少崔氏聞之即不敢算分文忽
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
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數斗醉卧白雲
深洞口自是沽者猶倍南欲道士唐允昇魏
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其人常與之遊白
天才敏瞻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
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首句一篇云武
陵春色裏十二酒家樓大醉方回首達人懶
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星冠子
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年易有道理
故不類尋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亟語
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親識
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逝經數
夕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觀累日

崔氏為買棺監兵張延福出已俸如其口瘞之僅月餘殯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使江淮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鑑在否又云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皆以公事至揚州亦遇白攜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曉之太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末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為有方名離種邊又皆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為丹臺集並傳於世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校楔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遠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

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死或見宿於木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雲四起天地陡變雷電驟降移波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大殿酌酒對飲悉屏宮宦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佳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即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尚清潔樽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

出聖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賣之只買酒與陳搏為友往來青城山人常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潛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通一編修

張契真

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游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踏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真皆負篋從之時朱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為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真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錄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篆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

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之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歎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判正而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夢聞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降穢往彼職事遲晚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

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異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輟而汗露霑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運云舍利耀金姿麗徇來迎是也師為性沈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奕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于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密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构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菜園蔬

園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園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炬遊巷陌雖數刻方匝而炬之燼若初人訝而詢之對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是為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疾疫暴作而城中貧賤富貴皆無恙每以符藥救人有所得悉為焚修之費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素不飲後欲與茹葷又辭以佩法錄客稍怒元化竟見之口去非人也謂曰暫歸市中領子少待即再相見因取劍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唇薄如五七歲小兒攜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善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擊其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觀甚重若有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斷

縣臨塘發視之則頂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蛇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詰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畧異至令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閱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溫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鵠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未嘗絕客之有道士訪門曰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以得酒致汁為尊賜爾臻諾之齊物曰歎於世居沽輩亦不問至夜後方歸忽醉焉臻畧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卧具皆汗重僕悲怒欲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

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酒消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尊如君者願有小術為獻臻問何術曰黃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返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為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割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濂子鳳翔藍屋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苦易父為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即其長也為孝聞於鄉里及冠以貨產委其弟送入華山與神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壺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篇間以修煉內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華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

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翊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具結矣心言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畧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闕賜行其辭曰混元為教舍出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遙物外自沈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其誰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志欲款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山術秘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

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社門不出士人或見而請問者則對之以簪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爲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于金陵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起指肢體柔輒指甲不青心腎尚暖史君王琪遣吏藏于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碧虛子陳景元嘗預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邢奇爲州主具奏真宗今子孫見存焉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長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有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軍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粵者指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決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

近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當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爲石室陰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擇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群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礦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沍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儲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款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蔥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饜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爲人訟移鞫于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稟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連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

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故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率即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潮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暴死定辭持鍼針於額上以一捉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尚滿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爲辭者以是錢貴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與二百粒不動移刻更與百粒微微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卧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殯而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簫鼓之聲其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真宗天禧中嘗以

僞屋淪落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
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瑣偉神采凜然矍目
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
劍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
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
尾後至一閒處呂回顧曰若真欲事我郭可
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
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
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
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
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
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
縕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憲也趙亦嘗
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
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
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
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
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
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卧槐下遂
絕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之竹取故傘柄通

其中挿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爲狐犬所發
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
日乃退趙慮其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
無尸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梁泉蒲
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
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
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
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說豆
也論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得服者無
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
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
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
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然睡
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
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
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醪
豆藥令以新汲水燕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
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

市而酈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經之皆不
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
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
宋真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
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
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
先生既就止有司嚴其扃鑰擊柝以固護復
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
但東栗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召見
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爲道
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鑲銀龍頭拄
杖銅朱記鵝鵝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
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
爲登真之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
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
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
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
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
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
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

遺門人皆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秦庭謁張尚書牀而惟甫未還忽覺疲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尚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道士為僮情舍有鐘磬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贈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昇平輕欺富貴扶跡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思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然而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

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棄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罕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道過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難言行者自見聊書懇悃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烟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請問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為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予不願彰名姓綠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言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之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王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度為道士與張練師紹英居積金峯却穀常饒滿戶外先生曰北其絕迹而攝戎衆不太多事乎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逢一叟命先生閉目曰謹執子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脚即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

闕偽乃載游瀨鄉校雖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聞然忽睹闕闕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敬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遠背而去先生還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尚未建儲遣中使任文慶齎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見聖政錄及仁宗嗣服使西至州縣教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行過甚遲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度太尉和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為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稅一副云是主上小時用底為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進尊先生為度師

則號觀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輟
聯今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
元觀舊隱也有幽光顯揚碑備詳仙蹟

李仙人

樂史仕宋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
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
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
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
嶽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
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仁宗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
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緒袍張黃蓋乘馬至
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自
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
仕歐考西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
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于建
隆觀五斗試業為道士以貧窶惟求化於其
親雖祁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

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元
景靈宮住持三年八月上與太后欲授法錄
詔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
昭應宮金錄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勸謹焚修
之士五十餘人司尊博愛從善首與焉復宣
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
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
前呪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
尋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
文頒諸宮觀呪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
告成詔撰聖像五藏銘應制者眾惟從善稱
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
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
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
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
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懼而從善遲久方
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勅令聖駕回失儀而帝
甦即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
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
養翌日聖體遂康論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

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令來急借馬送回
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
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在
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
道錄薦為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
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
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
街副錄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
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
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
大風來即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
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
弟煩為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
拜章式行于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
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
可愛肌若截亦眉目疎遠唇若積朱齒如排
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

醉遊旗亭遇廢人囚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按救疾苦宋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深濶隱逸身道裝宜用嵩為中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印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說後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已得身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漿旋釣溪魚餽鱗元府烏雞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嘗儻若為同志續有臺天兩箇人先生有弟子陳通更問無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為功行恐人知今之為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無所成就也尚書郎李觀為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為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

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語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今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嶽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冲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潛六

澤雲山聖壽寺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即與丐者同處有馬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水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乎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間在京師書則閑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

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囊中雖盛冬單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遁者燕王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遁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舉得決活術王笑與之邑酒他日又見復與之酒一壺歲餘九哥詣宮門謂門吏曰但道張九哥來別大王門吏不為通九哥趨入王閣諠譁召門吏更以九哥對王遂呼九哥九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命取黃羅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為蜂蝶狀隨剪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蝶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髮髻他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為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為官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為記異也王曰吾奇幾何九哥曰王奇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又飲

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覺其先見之驗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庭昌期因是得官為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亦祐中為惠州海豐安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為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啟之皆為鼠矢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嘗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宗治平二年復攜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為虎所噬率僧僕數輩徧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蕙帳相辭去猿猴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攜丹甌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子贊

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濤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懺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令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至親詔賜白金助之行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道儒賢書各為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已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為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為佳安石頷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

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
喜作正書祖述義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
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
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說
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
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
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集注
靈寶度人經傳于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
得道改稱馬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以明經
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
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
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
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
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
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
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
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
者復以盡其錢孽破為二擲之遂辭而去海

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金王翌
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
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
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秦華之前迹跡
於終南之下韶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
云為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洞
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秦華間復
結張無夢神放訪陳希夷先生為方外友亦
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
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
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亭
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
東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壘瘦自言秦世事家
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
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
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林釀白醪抱是
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
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標書龜鶴
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閭民劉某書至鳳凰山
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

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真幅中黃衣右肩
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言澄
人望之知為有道者又寄於成都府青羊宮
澄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裏甚遠
至來儀僅兩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
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
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為鶴飛而神天
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
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
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
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
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
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
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
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
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
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
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

是聽僧曰願同往楊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繞至其地僧已先至遠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說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僧爲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有與吾師同此神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爲何因只爲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爲一息方知大道是

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起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奈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逐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成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

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卿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爲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跌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笑實烏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安也後七年劉奉真過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尚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叙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秘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用成見仲洎維揚子先生也用成爲

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誦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冕仲沈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速矣合應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即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墟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嘗五數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也俄與呂陳二

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天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

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媾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沈溺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閑息孤坐存神入妄激津則無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扶陳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踰六旬堯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閭阜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離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

非人之輒傳矣中羅鳳州太守悉按以事坐黜寬經由邵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肆中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爲此衆客方惟彼客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邵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諾相與於邵杏林爲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待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交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閬福寺參長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

又參僧如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桔槔頗有省悟有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高郵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迤邐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顯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適成壽一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族人以盤龍箍桶為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箍桶頌盤龍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為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箍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際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拾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攜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殫者嘗之蒼梧遇郡耆人憂喝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霽足遂為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懸遊長沙衡帥即執拘

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金小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韻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越鶴會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為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出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西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箍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芥在地再尋其芥芥亦不見玉蟾笑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漳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為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元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鰲虛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閔衆

甫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蟠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卒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膳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畧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攀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詣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聾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

者莫得也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隨水舟人甚驚遽湖而尋不見寢旦則先生在水上猶飄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工隱六死非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丹圭火符之傳九鼎金丹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能草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闕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居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宰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異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于朝君聞而進謝之終日杜

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榮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東有臥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橘

朱橘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間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玉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過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于及六歲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薦未遂科第之志喜聞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悠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石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

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屋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蜃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為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聽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來何

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誠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類相也橘後爲寇所撓入閩至惠之博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始堂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群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群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真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

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國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擡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像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縣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笏鞭之惟見堆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潛七

序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楊康

楊康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于腠隱君自吮疽歲餘瘳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鉅萬謂其子見素曰三分吾產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乏一以贖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別餌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

索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願生賢厚子孫其後益沈默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汲汲水沐浴氣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

云爾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問窺先生劍出眉間燦燦如電先生彈其缺

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為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夫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為冀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為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為耶積薪于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大即滅有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為

屈突無為字無不為世不知其里謀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飲酒家將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為誰異日巨識奈何神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為哉苦問之則云

神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閣間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通交符復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牆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黥點掃癩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觀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

利州縣谷驛馬山以李為如

率子康

率子康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逃眾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為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還山曰尊師翰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通閣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若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履而已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峯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春雙闕至頂門修行逕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峯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

席而卧斯須其卧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遽失秀峯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里諫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爲涪州肥縣令八月既望宴客縣庭既罷獨處便坐忽管絃之音出雲霄間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宮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資然無毫髮懷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餌輒奪食見黎核棄道上亦取啗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水冠真諸榻夜以劍斷葫蘆已則挂劍扉上至去無旋顧大郎既還知道人所誠斷葫蘆矣已試旋顧則見家人皆斷首泣涕而

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啟其瘞則前所挂劍焉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爲卜筮也爲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裏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紅干或見二影在水中共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劉昉

劉昉字中明礪棗人也初爲丞相府卒吏稽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徒勞爾吾將清吾中高脫展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游乃屏居東都泰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樂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逢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

無事矣。即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道。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爲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薄書蔽朴而述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記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富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爲樂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爲所棲白雲爲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徒定于伽藍傍有邑今拜其寔寔中呼曰上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今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閩州見中明葛義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行討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聞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技傾漏直第可延歲月況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

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鄉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之至即又爲詩付吏曰白驃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柳陽山下石後詢鄉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驃行石壁上其驃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教冥言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達五六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

至曰可笑志靜遂徹開闢人窺之神龍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自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動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即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及開紙惟一詩曰來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篋裏朱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詰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後倅邕州神宗熙寧三年丙辰交賊寇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孫希齡

得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脫孫往候之衣服縑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刁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索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耶允驚取鑑照之^七果黧如也去巾視重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不爲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金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箒自覆^中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簾損鬚鬚又至袁州見市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

焚藥鑪歌以譏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鑪縱生三脚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杲即往按之貫身素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脚鑪彈指空剝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奕棋子直方毀亂卧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士誨兒奕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既長棄家攜伴終南山水間賊於步嶺谷得浮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民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庵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沈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餅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棄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簡稱之東坡摧第進士而太初爲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水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送至於戰門下遂化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敬笑開目曰不復爾汝昇乃步自茂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通判奇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嚙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

德與有約也吏曰踈險遠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驥之抵其岑絕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據鞍奔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毒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殮數款多藥苗也室有鑑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過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遺若谷餌之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翳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鬢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奇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過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掀髯一

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闕未啓綸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闕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問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輩帶麻鞋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鬻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刺土漚酒漱津和土嚙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來

但聞異香滿室剗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號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宋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倡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并有胡公遷仙傳載舊記碑刻

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累世冲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

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伴若蹶散誕塵常時人呼為黃風子遂自賦黃顙歌賦本性嗜酒每醉則浩歌罷顙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疾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暑士夫間有施惠者隨手散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遇餅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錦香時有大雪林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常指室傍壁鐫示人曰此吾遊蜀之路也初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脚皆與交游微宗崇寧末年逾九十貌若處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末詔徵不起有司強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為繼而淵聖登極敕至本宮未回祿日先生於採訪殿揭覽殖蒿曰明年了來次年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殖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

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眾疑之開城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畢道寧

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鍊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鐵達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峯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遇宮副廬席州命帖充未幾巧闢築道院于官之右鑿池蓄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未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疑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周圓爐鼎開倫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頓悟明堂聖未孩幸准演

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歧路哉人間世王侯貴顯同委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彥

田端彥齊魯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判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因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即掛衣冠府門去入遠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居百數十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道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短褐躡屨負錫謁妻兄耶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郁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過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象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挂一拐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自京湖時跛子與客飲市

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跋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問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來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殍困卧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來夏暑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拂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爲車轢臂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臂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爲上爾文

中由是畧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離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港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鄱州南陽人也諱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橫碑額面緣以古錦幽邃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啓封皆麤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

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懷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內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亭所積符籙盡賜之牛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番事有與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遇官至太虛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鑑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冲道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鑑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聞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責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劉下功

先生劉下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輩敗能補否老父曰人破尚能補況爾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遂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窬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卧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尚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槩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蠆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郝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竅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

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起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郝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黃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薄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登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徧歷官至太虛大夫紫珠殿校籍繩校之外未嘗更革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內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予

甚厚獨元道傳散之一日林靈素以下道官數人侍上側上出寶貨使各隨所欲而取之元道獨取銅器香奩而已金人犯闕多貪金幣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檢間有抵刑獄者惟元道官知其實無亦不問也性雅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襲貺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捨身為僧奴鑄兵器為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董南運

道錄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齋黃書召我為炎峯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顏貌如四五十歲人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彥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就布算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

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燬于賊兵次年寇退募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煥然一新遷謝官事杜門燕居三十餘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秘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充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秘訣一卷授與徒孫秦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事實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才肆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父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

之道器也宋高宗紹興六年初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與談易論還丹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謾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馬果能為我馭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子胡孝祥一見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箇中得趣惟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點王參政夷甫兩府勛風風漢漢順徽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元年註解周易正經及六壬摠括機要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賜宴後居山十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冰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詩頌有云虛谷子欲遺形棄世掃迹人間趨煙霞廣莫之鄉與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廬山青牛洞絕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歷代君臣括要圖

垂行于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建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爾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母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虛治所成母實用之兒不歸笑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嗽爾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覘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轡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

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賃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躍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英州人鄭摠作傳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速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寔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

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當園葵以相娛止更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葵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東燭毆拂偶滅一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灑之插於連壁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老欲有所叩請學鼓鉦之法道人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薦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笑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予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念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飲漚矣道人曰

久不留漸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因
呼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漸加
黑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已而告
別東老啓闕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
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仙橋道人先度乘
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
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間此
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
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
適在京師干薦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
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今湖州有回仙觀仙迹存焉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
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曰喜接方
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
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慙
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
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
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茲

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故匿之不便也然
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
聲俄頃漸聚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
巨耐欲就牀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
怒恐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
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縛了
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
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乎從者始應問所
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預
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
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
甚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
銅鐵為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強與乾未
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
復見蔡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寢廣西
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當為象郡守亦知其
詳

章啓

章啓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
舉業之暇精妙於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盡

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
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啓覺甚疑異
之後略註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
封為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
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啓喜之拉同
歸更名經童啓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
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啓接書已失青童
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冲退
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
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嶺南國
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瑶琳啓
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啓述
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
來詩啓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
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
童一日告去啓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
候先生啓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
逾月啓別相知而尸解啓嘗煉丹後服丹化
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吊之
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

沒北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士星金鼎煉成真永樂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為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彥高彥高因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悅表稂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彥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為宋不知天子姓氏彥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領之彥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絕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遂參問內事

曰此事秘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彥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紫玉籍者分離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彥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閑松為萬古襟懷獨自靈笈契時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斷南山木野客來尋北帝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目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內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彥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彥高頗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為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

翔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媼年七十餘表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啓歷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為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與弟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為布氣令人以扇搗之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畧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吊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

形骸如糞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復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凡至久不敗

劉大頭

秘校鄭齊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旬者卧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旬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冊巷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觀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巷也誼乃憶旬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過官人且爲餓殍亟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旬者曰貧賤無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

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取視皆真金也復往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卷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通二編修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閑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瘕滅混康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觀徽宗即位召赴闕混康有節行頗爲神宗所敬重崇寧二年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印文琢

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待賜太中大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王荃

王荃字子真鳳翔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為進士荃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荃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荃取瓜置諸案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當半荃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敬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遠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閑千歲矣又甘露符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既而荃乃來受上清錄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書夢

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白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勒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為天慶觀備役服弊私曳繩屨或時跣足而行終日無為惟執篲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惡眾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睦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為斂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徜徉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為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為汝求之即入殿上卧而出語眾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為奉神翁置之

床盜闖其亡方發闢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床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卿吉甫除喪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喜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儀以事默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潘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即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潘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往強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懷歸之即海陵為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張潤子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為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躡屨而水楮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為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謬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津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雨洒崑崙路浩浩風轟瀚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又勸玉壺

溫須將此理生煎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去備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潤百海不枯遺隱元冥穀食雞居精成功畢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潤子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沒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崇寧初萬侯虛從其父爲單州太守吉時過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書精方用藥繞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曰貴人頻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瘻之居數月有見於傍郡者歸發瘻惟所躡孺仔焉虛自是年垂七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劇飲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

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虛所受雖其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備於信州貴溪桂安時家大伯外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遺我今能不食矣安時驗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備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當爲人傭歲滿乃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去此十餘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時即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彤雲郁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不見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廬六十年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坂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劇雨泥淖沒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能及既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

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惡之遂尸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異其言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蒲篲曳杖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時時語人禍福里閭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犢奉二翁竊盜問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呼其名曰爾需我續手遂投與之盜驚謝再拜而去先是鄆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之即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即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鼾如雷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行則又不知所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入山避此囂煩衛以卒史聘以達官豈易我樂物外清閑養真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遠步仙壇蓬萊絳闕玉戶金闕有能學我雲

路井難宣和初忽尸解去鄉人爲歛葬之舉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主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趨名利作憂煎程若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過鍾離真人授內丹要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換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

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牆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雨電條起馬蹶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奉然時出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禁顯

武皇后在生先生卒然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穰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詩如臣法鑄乾坤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於殿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微一日

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諫受其說有詔凡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濮解化皇朝通鑑紀事本末先生王老志之詩云金以有贈正議大夫宣和錄云先生四子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官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肄業開明觀後策經受冠冠志操特異每及忌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七十容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政和四年浮游螺川常駐于習溪橋酒家一老嫗願以爲異常以倩酒飲之不問酒直有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我將有所往謝爾厚顧別得奉書爲報又留飲至醉寢于肆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

一室復聞于外遽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客自衡嶺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嫗及親族後聚衆發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條繫竹杖而已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三郎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星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卒云日者繕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來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尚何爲哉部使者強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蜀于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安關中飲已二郎舉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中於袂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相當也見病者則取木枝尺許噓之置病處尋取于地踐之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

吾分汝以目光即張目令睇者視之二郎目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眈亦減一日揭鄧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長源云見二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常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精變氣之術高宗紹興中榮巖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郎其曾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曰譚者轉漕益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數十歲居青城山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郭守己先在與田奕棋一道人曰王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為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道店說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

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寧鄙陋至是又笑曰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身為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為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為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河內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為異人者沈潛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為姓

皇甫渙

皇甫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

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棲凌虛臺嘗真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

尚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擊毬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吳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尚香一掬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苗香蔚然成叢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

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符光對曰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常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初建新宮大殿巍樓傑閣廣厦重廊金碧輝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冲逸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遂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低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

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中服蕭然惟著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開戶牖大術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拆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點良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漉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危速用我法裷禳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頭陀一人又秘藏紙畫中一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劉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盡或騎脫過半尋覓土地可吊也後

以牛與頭陀而令買大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塋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既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雙穴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子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跡甚偉又以匹絹書煉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膏晨起披衣櫛髮沐浴類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實故來誨汝何相

拒之甚邪拱悟取冠中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飢粥不繼僕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茶囊者來道士取先所賣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為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少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已久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以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點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安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為汝言汝事親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入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山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以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

飲食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瘳二十年衆藥不驗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術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在家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扁諸室試之不以為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床坐于旁雖旬月杯水注無所需二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筌

濟南李筌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斲筌笑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筌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名莫字大猷為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繡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遊南嶽見中嶺陟峻出意脩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詣南之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可陪笑自此但飲水而已水杉盡棄不暑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卧獨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獨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令其容貌如童

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衣一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豹傍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潛十

林靈蘊

先生姓林本名靈蘊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即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覩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軼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為貴也封侯虛名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經典志慕清虛語論孤高迥脫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姓

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為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十五見盡其數用不餘不聞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為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呪驅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子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即日為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遙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碑曰碧霞之殿

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視次過一小院金釘
朱戶曰玉樞院分司列局官吏嚴肅有一朱
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舊居請坐東位
少待須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見玉皇帝稽首
再拜惟見金光中傳旨下云修國事去茲臣
任忠賢守宗社帝即再拜出見朱衣吏送出
金闕門復以七寶華車及侍衛官吏送帝自
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中跨
青牛而上從者皆鬼面岩錢二鬼面四目執
幡而前仗劍持戈導從甚肅至御駕以揚鞭
呼萬歲帝急駐車按問道人奏曰今日代
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自天門而上帝
夢覺錄記之大觀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
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
副聖意有在世神仙林靈素生居永嘉山下
詔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二年
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錄徐知常奏
所有温州道士林靈素在道院安下言詭異
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當作神霄誦經于
壁今錄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甚甚

乃令徐知常引林靈素入見帝曰卿有何法
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中識人間下知地
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
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
上朝玉帝瞻見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
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
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
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
內刑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
建通真宮為居與寶錄宮建仁濟亭散施符
藥次開神霄錄壇神霄宮成帝頒群臣祭京
等慶宮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
來萬國蔡京等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
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府總諸天帝大喜
先生被旨參上二貴錄青真科儀備排三界
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自觀
王內貴文武百官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
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求道也
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至
京師通鑑及王清神霄王降先生集九天秘
生記有翔鶴數十飛鳴人之

書龍章鳳篆九等雷法集成玉篇進上皆漢
天師有神霄雷書二十卷并天部靈司八角
雷印六顆至第八代天師戴十卷并六印文
并晉大張印文國初張守真遇聖真君傳
賜五卷帝欲得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求
訪不得先生靜夜飛神從玉華天尊奏告上
帝乞賜觀看雷文并靈司等印帝遣六丁玉
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師
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靈司印皆堅如鐵
石非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看先生
拜謝懷印而還省錄雷書進奏遂得全集政
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
欣喜百官拜賀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
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
秋夫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悅八月
先生復撰明點網紀錄進帝賜錢梓重和元
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
書一冊乃金地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
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應
明記之如此帝又於禁中自書青詞實封

奏翌日宣先生問曰卿嘗言能知天上事朕昨夜奏青詞達否對曰青詞不達緣誤寫一字為靈官所收歷歷讀奏帝撫先生背曰真人聰明神仙也奉勅賜玉真教主神霄宮林公伴饌帝嘆曰每思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西王母宴集聞宣召頃刻駕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即至矣帝熱視與存日無異但仙服主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還舊職荷帝寵召聞命即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忠良滅姦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切為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曰臣妾即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

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實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震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壚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云天數有長不散久留言訖斬斬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霄華宮上遊月府極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肅命風雷與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嘉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觀勝事是夜天無滓翳月朗風清初開天香滿席仙鶴翔翔五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振響去地丑文餘虛光明中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遠於臺畔上有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也帝怒勅內

侍策出奉聖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上謂先生曰太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聖賢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對曰羅漢生前持齋執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為貴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願陛下勿責太子也十一月賜沖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佑聖殿帝曰願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虛虛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現身長文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項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群臣皆不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尚在拆展看與今

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又請比斗七
真二使者乘金橋而降此不盡錄帝瞻拜七
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避地勿尚奢華當出
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迤邐昇空此夜帝
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宴罷同遊禁中一閣
下見碑題曰元祐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
之各俛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蘇黃不作
文章客重蔡反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
不知姦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
京皇恐無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兩面牕
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
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
疑遣八廂密探之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及
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偕意願陛下親往臣
當從駕指示敢有不實臣當萬死帝即幸通
真宮先生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啓封
關鎖但見粉壁明窗椅卓二隻他無一物蔡
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
蔡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
帝近觀帝子細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

符也下畫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云天
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
臣焉敢僭帝笑曰卿游戲得好帝曰朕聞漢
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
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
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
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今日何緣特蒙
相召先生曰今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即起
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今觀
仙顏萬劫千生實為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
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
天師可脫大難帝曰元君既降得無垂訓王
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曰察姦臣遷都長
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災不為大禍不
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
奏曰林靈素妖術願陛下誅之臣每日念他
自知法廣大不可思議如陛下不信乞宣法
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閱法別其邪正
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
群臣觀看先生與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

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舞於雲
間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
大神呪即令龍鶴墜地化為紙也太子聞之
喜曰若果然則林靈素法偽當斬正誦呪間
十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
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教爾
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蔽日遮雲帝曰
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
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
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
吹水中水即清涼且結成冰帝責云本朝待
汝等甚厚敢來妄言先生奏云乞燒木炭一
千斤為火洞表裏通紅臣乞與二人同入試
驗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
二人隨入先生入火洞火不著衣諸人伏地
哀鳴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願戴冠執
簡聽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納皇太子
冊贖罪奉聖旨免罪惟道堅二人係中國人
不應罔上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前令衆宣
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天下僧徒並改稱德

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誤蒙聖恩若更改僧徒必招衆怨乞依舊布衣還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五月大水犯都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難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此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漏泄天機但試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即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盡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來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與神霄建寶錄崇大道贊忠賢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重買國之賊付之以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其星所臨陛下不能積行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人心則天之舍皇天雖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應天心若言大數不可逃豈知有過期之曆臣今擬暫別龍顏無復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長驅血腥萬里天眷兩宮不能保守陛下豈不見衣天綱推背圖詩云兩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群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難進退欲去不去愁殺人臣靈素疾苦在身乞骸骨歸鄉又降詔

不允冬全臺上言林靈素安議遷都必感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官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擔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迴納宮中只喚一童子攜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官溫州東都書云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圓壇大赦天下後林靈素歸山先生頃在京時雖宰執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賓客惟虛靜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既還鄉則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構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別州官親族隣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既望命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如主上來取即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金節大忠今則別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

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曰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即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之驚嘆鳴噎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爲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條爾而來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爲己累存亡不以顯榮爲足珍乃超生死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乎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成行群迷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託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之巔乎步紫虛之玉燭乎不可得而測之者也今仰守臣執人間之世禮致祭極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尚懇勸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聞丘壟如法致祭仰侍從官更卜地安瘞將囊中金器出賣作黃錄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支用錄奏呈不得觀望減裂

當別差官審察以稱朕旨始終待遇之意勅封九十五字尊號實詰勅賜高上神霄玉清

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震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全門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魯國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

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達靈元妙

護國先生林靈素靖康元年淵聖皇帝即位

果元取七寶素珠遣使監溫州郡守巡尉

伐墓三日不知去處但見亂石縱橫黑風大

雨雷電火光霹靂震地人面不能相親異獸

巨蛇交出護衛乃實錄其事具奏淵聖聞之

大驚再遣使賜御香至溫州委守臣修設大

醮奉安謝罪勅封通真達靈真人仍下詔令

綵繪真容立祠于天慶觀迄今存焉

以本傳始

林

深非傳學士夫莫能曉識僕今將事實作常

則當相與若過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

以爲然亦不記先生所教文字因秦際事果

春頭木會之賊被罪海島道過潮陽縣中熟

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不謬乎始知先生是眞神仙也於是重編本傳以示後人前而

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

豐人也先生生於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

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爲詩有紅

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眞仙有志攀之句一日

忽告父曰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

蟄于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幾登霄漢父曰

子當續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虛志惟

養素不貪名利遠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

地迤邐幅巾筇杖曠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

渡揚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

嘯命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謁朝上帝召雷

祈雨叱訖風雲久雨祈晴則天即朗霽深冬

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炊崇爲害即遣神

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聲不譽詩酒落魄俗

流不得而曉先是侍宸林靈素奏徽宗皇帝

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

清靜之化凡十八詔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

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郵軍得病醫不效遇先

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壘方知王文卿

也迴朝首奏仙異之瑞宣和四年七月奉皇

帝親灑宸翰頒赴寓地褒揚道德崇獎無爲

遣侍宸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

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

爲大道龍顏大喜賜館于九陽總眞宮奉使

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醢珍玩奇

菓金錢幣帛並皆表還不受先生奉命入清

宮勅水洒掃奉賜劔孟引入內洒淨宮人掛

金錢不計其數出宮門並撒于地上曰真人

也又問宮中有崇否先生奏曰宮內東南角

上有崇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某符符單

使人速持去後宰門楊於波心聽其影響上

依奏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

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驚果然雷旁開宮

中東南角上大檜樹死大蟒一條長數丈作

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祠

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

爲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

千餘所天覺既罷狐鬼乃結成群入內盜竊器血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致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雷壇三層內安鐵甕至夜月明仗劍登壇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緋衣並入壇心先生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瑤池中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此魚名曰黑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官嬪今誅死已訖乞差中官併取往鬼門殞之永得斷絕上親幸瑤池果有死魚長一丈餘嘆服久之即於禁外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府勅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刊其符藏于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宣祈永雨澤先生奏乞劍水孟春勅賜水孟并劍先生喚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霽霽風要拔樹揚州

千里之內並要霽足借黃河三尺急急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兩皆黃濁上問先生所降甘雨何為黃濁先生曰江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不禁故兩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詔文勅冲虛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聯從索木幾又勅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具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誦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筭上不允又勅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閣呪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板度亡魂是夜先生飛符追被鬼所害官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寶錄趙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于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

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寶王文卿之力即命賜詰休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冲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安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第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帥預防西北妖氣仍乞還山養老御批玉府仙卿豈宜言歸所奏不允金賊猖獗王師敗績果合卿言為朕齋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歸宮來上遣中使黃瑤齋御香札全封朱章一函詣九陽總真宮玉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審奏纔及一時中使疊至官先生入內上宣問所上朱章報應如何先生洒涕奏曰陛下奏章中願出有道之君臨蒞天下殺臣一身以謝奏聞報應奉旨云華則無悔上又問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擇佳辰宮先生入賀又數日遂降香出京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親詞

旨懇切上聽其奏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
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御武太守徐德脩過
邑訪先生先生曰御武須大旱因默朝帝所
見所謂應神叩玉陛爲民計甚力帝諭以
數當然應與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
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迴府
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
祀應錄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
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
法書印篆入軍峯石洞間藏之仍勅令地神
守護聽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
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別交游於二十三
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
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
觀許於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遂化
去弟子熊山人平故宗萊庭植等奉葬于烏
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
之夕奏錄道場侍宸在宮住三日方去後有
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亦問有遇
先生傳道法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許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延一編修

王嘉

師名嘉字知名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群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齊政元阜昌初金大元會八年封劉豫為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調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里三百戶餘亦因而侵之家財為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為害風因以

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袒其年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秘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自於鄆社終南間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壙深丈餘以活死人之目之又號曰行策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為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時復自擊壺歌以遊行歌且飲有不揆者恒隨拉飲師忻然不拒又嘗從甘河攜壺酒

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即予之一吸而盡今師取甘河水飲之蓋仙耐也問師云子識劉海瞻否師云是何能識得但嘗見之書陳耳乃笑而去師自此不復飲酒人或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之師方舞躍而歌曰數載殷勤設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悵快我咱別有深深沉惟留灰燼不重遊蓬萊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甘河云閑來倚首滄溟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聖宮殿壁云終南山重陽子遠地肺別京先指藍田經華嶽入南京遊海島得知友赴蓬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腳不移迴頭即悟又自畫松鶴為一圖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及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攜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邐出關抵登州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

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
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日
拂衣東邁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
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馬宜甫邀館
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
鶴從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
之處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於此矣師欲挽
西遊宜甫家資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尤
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
鎖庵百日至於分黎與芋栗今宜甫夫婦食
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或為歌頌
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
既啓戶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冠而執弟
子之禮師名之曰鉅字玄寶號丹陽子之衣師
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
玉固請為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至是點
其妻而從之師名以處端字通正號長具子
繼有王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問答有
契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
其名號名處一號拿陽子曰者郝昇深於易

賣卜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焉昇曰請公迴
頭師應聲曰君何為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
師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
大感悟乃執弟子禮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
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昇之未幾師領馬鉅
等住崐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有煙霞洞
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
與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於嶺有巨塊將墜
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屹然而止山間樵蘇
見者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
知所從而盤桓崐崙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
於齋次師知其為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
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馬晉
答捶磨煉之稍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
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
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
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呪
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為火蟲往視
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馬鉅之妻孫
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

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
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
會間遊蓬萊閣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
入海中有頃復躍出惟墜髮冠尋於波面
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請出家志
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今二人於
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既立材木既豐未
求匠者而匠者自至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
也一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
匠者望之而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
聰明甫十六歲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
契前後所贈歌詩并畫二事理反復曉告者
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
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
而不能自吝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
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
名百方鐫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
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
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
會之勝畧云平等者道德之相清靜之元為

王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
群生徧拔黎庶人人頌吐於黃芽箇箇不遊
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
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
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
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先人後
己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明明
疏三元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
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
留詩爲別九月挈馬譚立三人西邁過登州
太守鮑石烈名邀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
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邀適除南京副
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
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彥以橋勢雄峭不
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掖城又
得劉公者始隨其母來謁師一見輒契諭以
出家母欣諾之名以處玄號長生子遂行至
是所謂馬譚劉立舉集席下矣故竹枝歌云
海上專尋知友來元誰堪可教依託昨宵夢
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言之

也所謂詩詞與其事述始末各載於本傳師
至南京憩於王氏旅館時孟宗獻友之以同
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
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
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
令童僕默踵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
見師方卧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
聞大驚杜再往始爲一盼三往笑而視之杜
乃崔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爲
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
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即
爲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
市中及斤之鯉煮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
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
必其斤重果何爲哉他日問樂章集徹手師
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遂篇
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即還沐浴更衣焚
香請教日益如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
之爲大鯉故示意爾師命馬鈺召匠者造獨
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燭我眼不能見使

燃燈徧照之鈺即頓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
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
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門弟子食之時各
戒糴羹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鈺
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
斷得欲託我耶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闔西無
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食羊魚又
令沽酒市天蒸棗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
會得否鈺未悟即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
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矣鈺拜謝曰蒙師
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關
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
鈺輩極煅煉之功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
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多市薪
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
端入於內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
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堪而遁去師將
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
知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
真當骨領之又顧處機曰此子異日地宜非

弟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別曰今
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遺言師曰吾昔
已書京兆潞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
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
西東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
不與衆心同具戒勿哭言訖而斃衆皆號慟
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鈺以後事若達
闕西化我鄉人仍付之密語勿輕傳之鈺再
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高
公手遂書物外觀者詩云一第一姪兩箇兒
和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
中假合屍周迴種成清靜景遞相傳授紫靈
芝山頭並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
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正月四
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旣爲弟子當主喪事日
祭護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
人受重陽王公點化我其一也馬鈺等至京
兆潞村訪呂道人庵得所爲之頌又唱和玉
瞻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
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見醴泉史公密乃出

舊圖而皆應合相與葺師之故庵師素不爲
鄉里信重及馬鈺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鈺輩
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
然後各從所志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
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
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國朝褒
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編
允集行于世云

道一曰皇不足則帝帝不足則王王不
足則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
傑生中土轉澆漓以宗太樸化頑獷以慕
無爲一師倡之七真和之猗歟盛哉時當
今之有國也力不侔於五胡德弗逮於拓
拔綿綿之運信固有矣然天啓玄元之教
俾福被於群生斯道無喪以至今日全真
之功也道德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
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
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
大故能成其大非全真之謂乎

馬鈺

師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名鈺字玄寶更之也
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
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聖叟至孝通
五經父師揚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
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口視
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
至即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
陶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
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希賢却而不受呂
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
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
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
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
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
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
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賙濟而無私心由是
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
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
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

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蓮莊居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偶夜夢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遂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上有一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後世軸頭常厮抹既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奕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嚙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勤如馬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

瓜即從帝而食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言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爲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語半坐間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與祖師契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條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冲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酬答

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閭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資產付庭珍輩以難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侖因爲小字二月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回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友寧復至於此極乎爲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文登姜實

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
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
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
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
鈎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為鵬
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
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
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又
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共處矣祖師欲令化
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
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
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煅煉責罵撻楚
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
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
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
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
劉蔣遺命也仍即祖師舊庵為環頭分三髻
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
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
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

關食諱曰關是劉曰關志丘曰關陶師與諸
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
姪之語特稱師為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
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子
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
以異也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
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師之
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
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
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學道者
切須法天之道斡旋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
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
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
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錦鱗不得
空滂漉收什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弟
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牆外有
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從環汲水
以沃之俄有門人姚鉉攜純陽真人家譜告
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四日生於此樹
之下師曰子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

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
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
寶瓶七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
豈易知之其應有日矣至其日綠葉萬然始
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
日天地相合為七十二候大乘因作異木記
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四月
移竹兩叢松一株於金真庵以移植不時枝
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
云隱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大青之句
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潑面水澆之
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遊崆峒取
道亭川官僚七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
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豐豐忘倦雖平日陰
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為恥二
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
一犁需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
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
中謂衣裳舊重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折洗
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折洗之未踰

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髮戴白迎送不絕至濟南有韓陶清甫者慕師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濛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壻于公輦焚網於瑯琊因召風迴雪霽海市忽見之應士大夫有借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贊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臨井呪之其甘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以記其異師在文登七寶庵門人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仙詞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湧出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

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化于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爲天人膈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孰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卧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談進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修真烈士没人情石女吹簫驚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蛇敲龍角惺惺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蓋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闢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遇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曩者雖聞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此非常里之漁者鞠斌郭亨樂周革不待勸誘聚網焚於桑島過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洪儒鉅筆

成海市感應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師夜聞空中報云重陽真人至明日晡時祖師青中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搖其尾衆會歡呼拜於泥中祖師迴身側卧東南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范壽卿於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鄆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曰吳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教教兮爲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嗟今魂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輝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心滅兮那復爲天庭復有雙華飛登三官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捧朱輶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起受真誥上登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仙觀師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當赴

蓬瀛子知一曰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
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人呼劉真一囑曰
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魔萬
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
目也見足來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
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震一聲師束
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
酒監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
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
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即趨而去
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
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
分亦登天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皆
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
初師在崑崙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大松數十
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曰松之白殆為我
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
已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卿雲鸞鶴變
態飛舞不可名狀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
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二十五

年已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寧劉公
啓棺視之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
之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微三寶行化圓
成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
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羽二

譚處端

澤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
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為寧海人以金太宗天
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
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
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
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為異既入學
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
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
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醞藉長而個儻不
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
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
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
帝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坐其上師拜
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
定七年間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第
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
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

置身甌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惟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遠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祕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峨嵋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否杳懸輪去不迴驚鵲鶴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于終南之劉蔣村治浸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為有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生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

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遂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于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贊之曰一奉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軀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潯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恭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信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為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寢諸水聚

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羊高東遊岳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尚如雞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遽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碍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元元住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拳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東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

靈光萬道種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郡諸役其存恤親舊賑贖貧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橫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栖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與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

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尚滿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我赴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已留長安灤村呂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市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一井三鑿之二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栢死灤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遊道出雲

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運果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黨其園圖墓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峯住持官伐松栢爲樓櫓之用又架雲橋取灤水經觀西流以設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既至萊築庵居之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衆師遂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年丹陽自關中來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侈師辯之曰子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黃金丹陽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摘衣淡飯終焉證明萊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靜請師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敎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語兼委掌敎事

是年五月旱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竹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亟令出之又濰州溫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勅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日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焦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虛之緣吳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愆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

日之愆一年可準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縣正月申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橫卧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尚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第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為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反希夷二公覽之愴然三月二十八日大師瀕王請主醮稟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嘗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畧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古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為林下客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陽

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錄等集行于世

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栖霞人世為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歲居崑崙山七年間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鱗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鉤被子綏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住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磻溪者六年龍門七年暮真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戴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謫說幻怪非所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

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嘆之因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栖霞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衆驚以為驛傳俄頃慶數騎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醕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闕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辯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栖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學仙記二年作開天記宣宗貞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齎詔召師歸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時金宣宗興定三年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命大師彭義斌差官衛行不起州牧以為異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聖武皇帝自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畧曰七載之中成大業

六合之內為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大守重懼有闕政且夫剗舟刻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遺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為念或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祿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都安撫司吳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帥張林助以駟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祿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

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過群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母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刺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尚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持耶舉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省剺刺迴有詔曰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漬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賴川途之難闊瞻几杖之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勅仲祿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綏來其禮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錢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去萬里外何時

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虛靜輩輕騎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黷魁魍為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之卒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乃曰景龍三年楊何為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至邪迷忌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判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帳因駐車馬太師以回紇歎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不至而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各冬居等端氏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辭至自行宮宣諭仲祿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千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

詔而起者天也咨訪馬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千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絕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達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既見賜酒酪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幸駕北迴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渡航橋而

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設庭燎虛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阿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為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為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員陰而抱陽故學道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為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為漿以妄為常恣情遠慾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為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為舉世莫之為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焉能鑑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手色耳好手聲舌嗜乎味意若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為道

人一身爾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

賢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陸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論以服藥獨卧之理藥為草稍為難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土誠衆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為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絮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為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為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為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尚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

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槩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令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壇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西遊記云十月朔癸未二月七日因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獵果山射一大豕馬蹄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裏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前可而所賜備極豐腴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泣別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師不

食但飲湯而已衆謔之曰師美疾師曰子疾非爾輩所可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三官將帥以書疏來請省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郡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縉山之秋陽觀燕京行省石抹威得不宣差便宜劉仰祿各持疏懇請汪太使官許之乃受告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刺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官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侶雲集玄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

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運求法名者日益衆常以歌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春師折梨花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為祥去華乃誠明之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遠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焚燬犯尾宿主燕境災將醮以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但令衆官齋戒以俟行禮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曰焚燬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醮雨乃足余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早在京奉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

日為祈雨醮二日為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石驪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為長春瓊華島為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龜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段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閑時納海山揮斤八紘如咫尺吹塵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書畢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

曰真人入觀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為師構堂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屍於堂異香芬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會葬自為主盟親勝其堂曰處順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有磻溪鳴道集行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玉陽其號也金熙宗
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
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當氣絕仆地
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為而若是曰但知
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
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
帝闕為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
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
主也是後狂歌謔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
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聞早
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為群類
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
師在文登牛仙庵居人告以祖師至即詣
全真庵請為門弟子祖師知其為玄門大器
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崐崙煙霞洞乃
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
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

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
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
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
墜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
得今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
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
傘竹通為七箇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
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
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
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煅
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二
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
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
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
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
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公
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
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
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
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

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
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
以鴆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
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歎
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
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
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
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
之晚恐不及重親聖顏矣明年春達宸詔於
涿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微見於
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為清靜少私寡
慾為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
運氣是皆無為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
為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
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
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爾上
曰毋讓朕願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
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
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
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謂

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袞乞還侍養上賜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普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令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而逝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絃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李本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伸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幸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憚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鉋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鉋三聲聲若雷霆響震出谷其石乃墮見者莫

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群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復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者妙醞也植往索之得美酒一器師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己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此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兇徒之死卧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難於羗僦之架冬單衣而奕棋瓶無底而時酒傳道則有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怪潛出之靈此類甚多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錄焉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麟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界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遊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攜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真風觀真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九九年秋馬蹏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香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

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腳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過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汭州橋下而不語常為小兒輩戲累碑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觀師一顧終不能得愛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降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知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秘義賢佐因之名動關庭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從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從

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統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張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為州吏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者臂梟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道者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王蟾子率隣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金帛迴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入山後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傳日益精進以至冲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陽王君遇真遂結為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為人沈

默寡慾學問該博而樂仙道道遇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頗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乎大妙與玉蟾重陽二子為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圓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陽攜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陽登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焉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皇甫坦

先生諱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遷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雪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卧茅簷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睡覺暖氣自足而達浹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

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畫象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蔥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視瓜輒爲人首而蔥則髮也水所需衣皆血痕關吏執之併錄其同行者先生獨以身任咎初不辯所從來遲明將以解府瓜蔥如故衣血亦亡官吏驚異慰諭而遣之出則妙通已伺於戶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對酌遂授以虛坎寶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擎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麼先生唯唯而已遂傳內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諠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踈皆手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燄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遊海內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黃衣

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即是我師父也覺而異之以語高宗皇帝有詔物色之時先生有遊自稱眼醫臨安守張備見書募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於建康遂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爲則身安帝王無爲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殿先生敬爲皇太后噓呵布氣良久弱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真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官中皆呼先生爲師父仙詔位有甄娘娘病寢累年踊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爲布氣即擇踊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之當差未幾官中多患瘧用之皆驗陸辭之日兩宮賜養甚厚先生止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齋御香致禱于青城山丈人觀說事還詣安靜觀焚香即妙通之舊隱也遂奏請重新觀宇且贊其像曰靈泉真人兩蜀鍾秀焉漢道成茅茨賦就歷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

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平都山巔有巨柏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刊于石繼而上進使賜手詔慰勞且召之曰先生清操孤映寄迹物外批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適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氣御風冷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紫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在序益保清虛先生得詔即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閤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爲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其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爲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數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入長揖萬乘而

見先生即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強之乃坐于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為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鞏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至夜果晴上命為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駕迴先生起居太上式車顧而微笑即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為春之詩上大嘉尋復乞還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廬阜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為皇甫真人像而贊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閑雲在空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為持示先生復攜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為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牒辭曰只此便是臣庵無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潛置於先生卧榻而去啓行見之即封付臨安府繳納比至廬山太

后復遣幕士仰立齋金就賜先生復固辭尋降付江州今需錢以給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懺二壇祈福皇帝仍普及生靈復以餘錢繳納太后不許即命兩府曹勛白雲處士鄭守寧以其錢仍益金為先生置兩莊于山之南北北曰銅盤南曰丹桂收歲入以接待雲水之士先生始遂築庵于蓮華洞撥雲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太上皇御札詔先生曰自退處別宮日以順神養志為事思見風采欽親道誥幸早命駕少同閑適尊信奉迂用伸至懷既至宣見於康壽殿乃命館于西湖顯應觀西齋堂以兩府曹勛館伴宣對錫宴至數次後先生遊天台康壽殿產靈芝復遣兩府傳宣撫問賜沈香二百兩併以畫芝草扇親書却資于上賜之乾道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即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閒談修

真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剋嗜慾推衛生之理以為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內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歲欲致禱于廬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即命捧兩宮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為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曹勛自燕京持微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東菴筏與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為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紹興煥文之間亦命兩府書榜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衆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為苦先生一旦

荷鍾引人斷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湧出石隙間清冽而甘亢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聞壽聖皇后在生曰先生在此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即命爲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復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爲門額仍歲賜粉牒度道士以奉香大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退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每還自青城掃迹朝市惟德壽宮歲時遣問不絕屢遣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眾焚香取御書并宣賜永物付弟子輩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鎮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寶而藏之母違吾訓又曰道不負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于繩床而化三日不斂不倚容色紅瑩髮

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彌深謝宇淵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遠燒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蟻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令翠凌舟四字時寔之夕天燈下燭比曉方設會葬者二千餘人及發緋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寔已乃去

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鳳關精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祠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蜀大鐵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

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盤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僧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或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與一樞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勿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墻垣入園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國人告年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需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他

隆以西幸無誤僕諾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鎮及溫江而卒蜀人以爲年一百七十八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羽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薩守堅

薩真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篆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授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搨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

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爲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遂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昇豕往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爲置爐焚之其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洗手見一人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喜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官三年並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爲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爲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有詩云道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微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鄧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

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
神氣何處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園中
一端坐而化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亂起
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
無所得食願爲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
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
玉局化以蓬條爲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
衣人因號爲麻衣形體如槁木而骨不露神
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極之暮歸
則撥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
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領或爲留以飲
餘者授人人飲之覺分列異常麻衣時時言
及五代及本朝事疊疊有條理或窮詰之則
於度上取圖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
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爲兵已而免
去帖尚存平生黧黑一旦跌坐而化尺宅肢
體潔白如玉然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高山居山巔最深
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輟下
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
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
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
宮賜沖靜處士後處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
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
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
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
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發邊各就
取水繞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
側俄頃間雲霧滿地忽震雷聲起彈丸皆
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
知蜥蜴所爲若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
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漸得
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
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
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
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
所終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溫縣玉溪人深
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
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并通
直郎直秘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絕
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
見之者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
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驃騾
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
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
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長委
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
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
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頰方腫舉心林野性喜
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
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

于上清觀禮軍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撤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待其父潛潼川父病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亦素以精慈著名自子夜登壇進明方輿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璵

段璵字德珥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剽璵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璵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為粥以食饑者賴

活者不可勝計後忽感人事結庵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欽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眾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過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閣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對清影凭闌干一聲長嘯滿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事一破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

以為鄧州通判金人叛監鄧城陷死之後載其柩還鄉昇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為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鵲扣床曰有客稱江官賢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廉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過是長生蘇悅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真人名}太守^{官入羅}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書仙籍命我持丹校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識真人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為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真人真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莫速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為君來君不欲毋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即去不然須少留也

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亞邀致具酒未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凡劑客曰困馬則服之方可見効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為仙官矣酒數行適既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為人叱令天驢即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之祝曰復為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又諭蘇畫其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黃道衣繫皂條著琴鞋持水晶數珠掛玉瓢於右帶常有遇之於羅浮鐵橋懸崖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後來特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篋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名氣絕家人以頂暖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篋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

江君也始悟江即黃君云蘇雖髮如霜自是其年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腫子至此瞭然吳興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遣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吾可中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黃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須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識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請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

陀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埃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長挑日月懸謾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門僕黃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門外有何動靜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凌晨開門見門外甃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去看庵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為四以青荊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

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盃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願酒未免以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顥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徧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先燦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顥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醉所爲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攜之婢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惟婢云鑰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爲舉目視梁間則有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本是梧桐鳳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侶翌早元僕黃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半衆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

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城閑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即馮顥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具寄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爲棺槨其時儀真李觀民爲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相顧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玉家道人其侶方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

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宵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背似牛無角丈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涕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小過迴四壁海遮開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寬帶修安穩路莫道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

飲數杯無言而去仲東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趨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往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正榻跌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冠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冠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藟而出施擔寧雲就道上清泉洗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遂取蘿藟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傳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陰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觀多靈異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歲生魄忽紅光遠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髻亂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於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迴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若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老人贈以一檀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執檀子啣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于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棘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檀子之地則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符發見事前取之

光亦尋滅猶聞異香分馥師曰吾問道入與我檀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卧橋路人莫能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諸縣橋之下師隨流出沒二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後屢試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爲傳仙時師年十八忽起江湖之興被簑笠荷囊獨走湖廣江浙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栖巖谷或露宿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塗時人謂之狂生然言人之災福輒應士大夫益多奇之張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師與語即筆殊過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行何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願心不願有人還會得即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末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安集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傳道人獨許

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無相忘後果如
期拜相師一日進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
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踉而入府適以
泥足穿丞相履主作執板狀四顧懽呼公問
其所欲師云要鶴筆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
和正過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
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
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馬遂禮管轄組
慶章為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
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
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
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
復月遺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遺書與
遺牒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
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
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強延以玉筍山承
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問皂山
崇真宮曾不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
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
卿魯公實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宮老字宗

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為扁雲庵二大
字及贈一絕句云到處逢人說傳顯相若知
是幾生前直攜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
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
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
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
遂行於時繪像求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諾所
請書于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
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
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
躬詣內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
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
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
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
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曹皆先
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
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
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薊子訓分
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執世
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

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
入公卿之門每以為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
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
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
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遙天地陰陽反覆雲收
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
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斃于府東
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賦云
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有其母亦自以為然
當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跡同凡亦以假
陰陽之氣三元育養以成茲有質之軀是故
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瞿曇將生必夢
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
託化於世母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
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
己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
諒由是也嘗聞許碯有詩云閬苑花前是醉
鄉滔醺阿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
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
切戒其飲正慮其狂復作耳謝守灝嘗與

之游甚密謹略其大槩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誌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峯紫栢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為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四十五

張道清

丹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二編修

真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於青牛山舍時紫氣騰空遠近咸以為異焉幼侍翁媼徙居郢之京山自為兒時氣宇澄清不茹葷醴達性令禍福或數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旬不反往覲之則見卧於岳中有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絲履果實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二十七年上元日真君默坐前山見五雲縹緲間有萬神森衛中有帝君生龍與召真君授以秘訣靈文真君得之道望始顯後於其地建祠以祀受道之所名曰已而鄉里旱澇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漢間慕者眾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為祠立玉帝時容崇奉如神長壽觀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徧覽漢名

山至洪山謁王寺僧木闍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闍有慧性定力整所得細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弗應木闍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怵願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水闍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玉帝旨謂興建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達九當與天命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闍迴住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寺來請師即往彼說過去事僧眾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牛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香火今崇寧萬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齊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官有命召見真君呪藥水以

進邸主飲之遂魁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君不受乃親瀝真牧二字及鏤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爲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鄧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瀝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舊隱活民命者最真君視長森祠宇尚隘弗稱儲君寶畫之光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密旨建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鄧入蜀歷參井泛湖湘過洞庭而下益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迂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闢其基以爲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即圖誌載之曰平臺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趺坐松下夜半山靈誼聲從者駭然

真君曰是山之神交相喜爾繼有赤蛇神龍之異平明從者告饑真君默坐方醒於袖中出齋糧各與其一異香猶熟食之且飽遂於臺臺之下定向子干標立道場而下曰吾且回長森秋期再來乃以符法授其徒楊宗華令先往開闢結茅爲居權以安憩十五年戊申真君至七衆惟迎入山四方之民抱病求安者雲集隨叩隨應貧者助力富者輸財繼而真君靈貺匪一九宮開闢不日成之光宗紹熙元年召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燭錦幡銀券入山設國醮徵福于民寧皇在儲亦有尋登未幾朝命易庵爲欽天觀慶元元年寧宗臨御慈懿居內宮每歲遣使入山享有錫養三年真君返長森五年上賜真君爲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寧皇親瀝欽天瑞慶之宮六字敕修內司鉞梓改觀爲官賜齋駢渥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持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既入境羽衆奔逃真

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祠煙焰自熄乃驚嘆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歷劫以來應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譜今將歸矣洞然八荒了無罣碍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刹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謂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脫屣嘆分明記得來時路乘彼白雲歸帝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蛻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虛道行高潔先朝眷遇極爲優厚況祈禱雨暘累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內帑降賜錢令徒弟往長森灣迎歸九宮崇奉仰九宮主者就禁

地內卜吉所安瘞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遷阻付欽天瑞慶官准此續降聖旨創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圖督促其從疾速迎回嚴奉徒衆承旨前往長森灣護金龍迎歸消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今神歸天府還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鐫牌以賜理宗御極春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其事述見龍溪詳載九官山真君全傳

謝守灝

先生姓謝名守灝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揖就坐復起入內命茶道流舉首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瞻少年稱中上庠後館于曹忠靖公府時清虛皇甫真人遺際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

真人渡黃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諱籍羽鶴真人之道首付曹彌深次於先生爲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強記議論宏偉每優道劣釋間有惡其分別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尚釋教問先生曰三教熟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無答歎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先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寶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王隆萬壽宮住持掌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官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問

亦於寺院借座說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旌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內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寧兩朝春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群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沽老君出世閑中靜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寶錄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書半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明辨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顏容悅澤耳目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論後有人作書字如粟刻于銀葉之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縣紫華峰創宮請額于朝爲九星宮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逆依主天地

一蓬廬還汝已生有遇我未生無領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謚修文輔教觀復先生

祖元君

元君姓祖諱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祁陽縣人月字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髻鬆挿竹節釵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屬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鄭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虛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太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為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劍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劍兼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雷神亦加嚴勵功成

冲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瓊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傳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熱皇靈清虛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隱南真人而清微道法尤闢焉

大師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黃老之學而臣於帝鄉矣遂與顏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承禎遇祿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為盧杞所陷使淮西為李希烈繼死師再遇紫虛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詔白日昇天

黃雷淵

真人姓黃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

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鈎玄探賾集成大全登門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繼而得旨還山隱于紫霞滄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峯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闢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應外傳之浚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為一代宗匠道德冲融内外光霽焉

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已未庚申之難挾家依居吉甫

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祿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因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絕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道法特來授汝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着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爲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誡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開闢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爲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

名在仙籍七世爲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爲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倫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三宗師及南康查泰宇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于東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誦度人經一卷畢即索筆紙書頌曰一輪明月照清宮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遙無一事圓融常與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顏山後雷霆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爲玄都上

相混元妙道普濟真君雷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炎浙西雪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塾沈震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隱書由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揚和玉蟾川諸公望重當代爲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魄無家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絕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怠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聞揚雷雨左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束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隨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晡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興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

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
派源考其玄微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
道以來惟真人與西竺沈真人二派支流衍
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
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跌坐問弟子曰是
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
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
明三界虛空透徹書畢端坐而逝顏面如丹

金蓮頭

金蓮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楚庵素蓬頭一
髻世因以爲號生而不群自幼果敢大志不
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
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
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
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
袁州遇守城校尉顏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
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
得歷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
傳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微君聖井藐姑
諸峯之會師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

爲常或夜坐盤石蛇虎值于前輒愕而逝去
命其徒李金正趙真純築天瑞庵于峯頂四
方聞其道者無遠通凡病恙者輒叩之即應
以所供果服之無不愈衆禮者日集常天早
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神
中乃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元統癸
酉復隱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東元帥
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民治心清則
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妬者謀以藥毒之師預
知命其徒鑿池渚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
名吐丹井至元丙子歲正月一日其同學桂
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師聞之四月
十日令徒書一頌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
肢體溫軟猶生瘰于庵側所受弟子則勞養
素郭處常李西來張天全殷破衲方方壺皆
以道聞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目錄

羽六

卷之一

許雲山聖壽萬年宮道玄題道一編修

無上元君

太一元君

金母元君

卷之二

九天玄女

雲華夫人

織女

女偶

羸女

太陰女

梅姑

孫氏

張文光

張芝

張玉蘭

譙姆

盱母

薛繚師

卷之三

上元夫人

右英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

中候王夫人

麻姑

郭勾樂

王魯連

九華安妃

韓西華

王妙想

王氏

卷之四

紫素元君

黃景華

張桃枝

張微子

韓太華

郭叔香

王進賢

南極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

靈照李夫人

鈞翼趙夫人

南陽公主

趙愛兒

南嶽魏夫人

河北王母

王抱臺

王奉仙

趙素臺

周爰支

傅禮和

實壇英

劉春龍

孫寒華

李奚子

樊夫人

雲英

丁淑英

廣陵茶姥

梁母

花姑

王法進

緱仙姑

卷之五

明星玉女

太玄女

園客妻

張姜子

施淑女

文女真

戚道遙

謝自然

蔡專真

盧眉娘

杜蘭香

東陵聖母

鮑姑

黃仙姑

羅女

徐仙姑

焦靜真

費妙行

王女

江妃

西河少女

程偉妻

李惠姑

鄭天生

裴元靜

何仙姑

王氏

麻媼

吳綵鸞

諸葛氏

章女
無名氏
卷之六

五代

王保宗

南唐

錢女真
趙仙姑
劉妍
莫州女
張仙姬
陳瓊玉
武元照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曹文姬
鄭仙姑
虞真人
于仙姑
徐道生
吳氏
孫仙姑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愚曰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鑑也何必局於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條前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也況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難以鋪張若是削除母乃太略如是刪略事迹學者何以進繩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質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考成書他日得暇又當效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真仙傳道通鑑然其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人別立高見修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再拜焚香謹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淨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為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即無上元君也靈飛本臯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為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書寢夢天開數文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為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今亳州天靜宮有由是容顏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無凝寒夏無祥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因

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所載皆云在胎上帝之師元君歲日精八十四年喉內傳云年刻左腋而生二說雖或不同然亦有由廣宮出聖記云老子復命胎中七十是時陽景重耀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薦水以浴聖安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代論此証記云老君廟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動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為國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聃或作儂者僕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陽或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老君降上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羲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綠虎髯龍鬚素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項厚而且堅河目

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紋其音如玉其響如金觀高而起順方若矩日角月潤金容玉姿龍顏鳳視開闔額有允象三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頗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捏十紋其指纖長各有篆文爪有五甲身有綠毛背有偃骨背有河魁臍際逾寸腹軟如綿心有錦紋腹有玄誌眼有輪文足踏二山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偏體芳者面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超此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為老古人稱師為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瀕鄉曲仁里隔水之陰即今亳縣也聖母既誕育道身將返天關復

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病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向求內密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虛以通神則取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適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秘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奧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

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技道固術以濟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為而自然術之秘者符與氣樂而已符者三光之靈天文之真性也樂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符樂道乃說此吾之秘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也坯未治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群有神疏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

將藥之力邪元君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金丹必正身心不履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為虛誕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強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實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為人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條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消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為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菱麝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

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此九丹得一則可以長生不在徇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不在祭祀禱鬼神不在導引與屈伸不在呪願多語言不在精思自苦動長生之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為寔難子能行之可長存此之道存立得仙吾亦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為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為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昇天為仙官矣凡欲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錄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之秘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

居無上元君之位吾背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榮嗜欲死者若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秘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及丹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達天科而妄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今太清神丹經上元君其神能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對酌寒暑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眾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猶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選丹金液耳遂具授秘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群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秘術本玄分也美辱謝焉老君曰凡民

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藥今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丹服氣然後棄空凌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復履庭檜而昇天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元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

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閼風之苑有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尚書帝西華之野所謂玉闕堅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散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香映羽旒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韻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蘇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

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微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首烏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官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版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已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遼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瑤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

龜臺爲西王母說常清淨經故太極左官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駢赤騮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爲御尙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字栢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迺說曰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圭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述于弁山之上而還此年云壽王十七年西王母賓于瑤池見西王母賓于瑤池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

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得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武帝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瑤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來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後白雲起于西南鬱鬱而至徑趨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蕭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闔闢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文餘既至從官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

佩金剛靈寶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縷之冠躡方履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容靚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二女扶侍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菓紫芝萐藥紛若瑱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鵝諸條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帝曰欲種之爾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於是命王子登彈八珍之噉董華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王許飛瓊鼓震靈之簫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清朗音韻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性悲體慙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著者心爛積欲則神殞聚穢則命斷以子慕爾之身而

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而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願鼓天池朝生之茵而樂春秋者也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瑤宮而不開靜奢侈以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精倘有若斯之事豈無髮髯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爾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微不才沈淪流俗承禪先業違羈世累刑政乖終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息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沈珍既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輪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

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雪童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萐沈精菊華澤瀉狗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還童顏役使群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以入手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水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管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

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
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兩形也形神俱全
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
劫難復子其實罵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
王所授之辭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
付於帝曰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
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
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
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
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
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
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
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
卑五嶽真形元真激氣大澤玄精天回九道
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籙信山
茲通靈泄降滅府寶歸長齡徵其慎之敢告
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
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
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童仲君李少君可
授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校

簡真靈以安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
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東方朔此
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笑苦爲
太上仙官因沈酒于玉酒失節御之和藹佐
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
之戒爲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
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夫
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
之書置于栢梁臺上爲天人所焚李少君解
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
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于茂陵其後茂
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
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
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
字叔申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
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
年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忘
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
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繚練之道上行太極
下造十方既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

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勅西城王君一一
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章散方後茅君南
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
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從王母
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
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
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
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
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
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
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佩璽服衣正冠帶
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
位爲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
金英者位爲司禄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真伯
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
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
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
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
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
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

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
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
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
乘太霄隱書丹景道經等四部寶經王母執
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
于盈固及乘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褒字
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人得受書
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虛元君
魏夫人華存清齡於陽洛隱元之室王母於
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與同詣清虛

上宮傳王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
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
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
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三十餘真各歌
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
景輿歛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拂朱兵
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
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
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暎輝穎精在
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

未央歌畢上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
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
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洞
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天玉
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崇高總錄已顯
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以登
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王母也玄經
所證事迹蓋多未能備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羽七

九天玄女

傳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一編修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
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
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
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
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
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
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
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敢吞
石不殖五穀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鑄兵於
葛鐘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
爲已助得風台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
鳴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
上台天老爲中台玉聖爲下台始藉寶鼎不
嬰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
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隲朋力牧容光龍行蒼
顏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羽翼戰蚩尤於
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内外皆迷

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
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
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
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
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

玄女曰吾行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

曰上九暴橫毒害烝黎四海敷敷莫保性命
欲一戰必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
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說鬼神
之書制秩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之甲之
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山河圖
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
冠火佩龍戟霓旌翠輦綠軒虬驂虎豹千花
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越竹仙之
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
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
尤驅魑魅雜扶以為陣雨師風伯以助衛應
龍蓄水以攻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於絕轡
之野中冀之鄉家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
岡拒命又誅之於阪泉之野北逐獯鬻而定

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
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百靈云法設
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
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玄女之所授符籙圖局
以佐成功業

蠶女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
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
其母因誓於眾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
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
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脫母以誓眾
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
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
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
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
皮復棲于桑上文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
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
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義授以
九宮仙嬪矣母復憶念也今家在漢州什邡
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

俗宮觀諸化聖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
祈蠶焉則蠶之禁原蠶者鄭玄註云若有馬
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祭再蠶者
為傷馬與據此之論蠶馬氣類世必
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書之以俟

雲華夫人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
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墮
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
即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
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
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嶽之
巔顧盼之際化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
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鶴
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
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
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
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
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
之元先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名理仙奇記
受書為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

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粟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能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在物爲物豈止爲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瓊閣森然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關天馬啓途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瓊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坐而謂曰夫聖匠肇興訓大混之一樸判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啓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定歲紀坎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索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

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速於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聞至道也吾昔於紫清之關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瑤房邀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臺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颺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

公而灌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懲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篆虎豹水制蛟龍斬截萬邪拾取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矣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策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地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神助禹誅爲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鑿淮渦之神無支祗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爲紫庭真人

姮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姮娥竊而服之奔月宮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說天河與海通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蓬室中有織婦人又見一丈夫

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說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云郭翰嘗遇織女降其室

水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轂之幃施九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日丹鉛畫青縑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

管農作父死後自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見一婦人姿容端正求為永妻永乃與俱詣主人主人令永妻織絹六百匹放汝夫妻乃當機織一月畢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隨至舊相見之處

而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今秦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綠絲井存焉又有織女像事見前卷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下食蓬萊根

往來上下人見之二百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於染工得錢即施於貧病者歷年如是奉祠者甚衆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形影或云昌容能煉形者也未幾忽沖天而去仙傳

女偶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予可予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說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之副墨之子副

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詎於詎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今有真多古迹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去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南寨今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瑞州府新縣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府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彈之真多覺之條爾凌空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將奉祠焉像成而昇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岡翌日果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涼始奏改元陽觀以順聖迹憲宗元和二年

高安縣令譙貢以縣治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遙山妙真宮是也其產經之地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即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保產難焉真多今號明香元君

羸女

九

秦繆公女羸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必求得吹笙者以配有蕭史者善吹蕭能感山風彩雲鳳凰羸女願嫁之羸女吹笙亦如人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約而成婚宮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笙蕭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去秦人因作鳳女祠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目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金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噲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改妹問客子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造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冠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精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毛女

毛女自玉姜王美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避難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岩中有鼓琴聲云出舂抱樸子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澗如飛乃密伺

其所在合圍取得乃是一婦人問之言我是秦之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飢無所食洎欲飢死有一老公教食松柏葉實初時苦澀後稍便喫遂不復飢冬不寒夏不熱此女是秦人至成帝時三百餘歲也一云有魚道超魚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真入武夷山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女爲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尚存

女兒

女兒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賣酒几間視之乃仙方也私寫要訣依而修之數歲仙人復來笑曰竊學無師有翅不飛女兒隨仙人去今所居女兒山是也

孫氏

孫氏一云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成至桓帝永壽二年九月九

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峯白日
飛昇三洞珠囊云天師昇天
後一年大人復昇天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
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
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
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
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
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
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
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
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玉蘭

張玉蘭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
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
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
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達其言
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
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
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
父疑之欲殺焉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
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
登仙即女即觀也今有聖女堂拋刀池洗經
池存焉一云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
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
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
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常荅荅在荆門軍紫蓋山修煉值
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
女窺見憐其忍冷遂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
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

女撥衣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
氣冲冲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
得仙矣

譙姆

譙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
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者老累
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譙姆呼之
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
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
譙姆告曰汝既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
已親而事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
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
兒年可三歲悲啼呼母知誰氏之子因遇
譙姆執水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譙
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
旨晨昏不虧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
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物極玄探
微索奧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
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
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

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婦兒跪姆前，說貧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重，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蓋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樓我神。謀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肅嚴奉香。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踈絕異黨，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圃。若非無英賢，軼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鍊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與虎游，遊翔八方矣。每宜實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太空謠姆受訖，實而秘之。積數十年，而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國籍，應爲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

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品秩，乃令許君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之曰：『子勿來，吾即還鄉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謚母之所也。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謚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樓霞觀。

肝母

肝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肝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肝母與子

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肝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許遜飛昇之日，肝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來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

微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
者閣峯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峯尸
解出仙傳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冲舉之

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
周惠并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如童長思

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
十六靈聖母降傳經錄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

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
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

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
踵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

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
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用八

序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通二編修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
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

與聞邀為賓侶漢孝武好神仙之道禱醮名
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夜二鼓

後西王母降于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
王母令帝坐設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駕將去

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
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於漢宮事載金母

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受黃金九錫
之命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

五帝君授策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
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

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
固小君名表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

紫素之榮固為定錄君表為保命君亦侍真
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

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

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

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
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

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初持地
李方明出丹墀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

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授二君各
受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遐太

虛矣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一云第 三女名林

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
丹宮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

降于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君太上寶
文等經三十卷夫人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

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天安奄
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海丹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中
林總仙詩記治滄浪山受書為雲林夫人晉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
雲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真誥云王母第
二十女也昔降授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
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
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
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真
人者也夫人作服術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容
絕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為三天太上府都
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
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
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絃之
琴即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
四海仙人馬明生當為縣吏為賊所傷瘡甚
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
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靈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王郎李靈
飛之小妹受書為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
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
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
三四許

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
姬所生於子喬為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
之道得去入綴外書作氏山中後俱與子喬
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冲天真誥云
受書為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
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姊其眉壽是觀香之
同生兄亦得道

鉤翼趙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靜病卧六年
右手撻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
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婆色甚偉武帝發其
手而得玉鈎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嘗
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
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

為弋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
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
彩耀日世所無有也按道書云老君麻姑無
八難示以豫除之法中有遺此方黑騎天宮
兵馬倉老麻姑五德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
劫之高真乘運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
應世有自來矣姑同宴各進行厨皆金盃玉杯餽饌多是諸
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摩麟脯如行柏奕進天
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
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浚於往日會將減半也
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
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
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
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
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
姑為真寂冲應元君宣宗嘉泰間改封虛寂
冲應真人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東政公主

夙慕清虛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與世進退恐不見兄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僂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稽思升道真靈感應現於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巔梯四瞻望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石矣因謂之公主峯儲安仁為記行於世

郭刁藥

郭刁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寔女也少好道篤誠具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遊玄洲或處東華方諸臺也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姪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

也真語云王伯綱女來霄號是剛得道於元洲魯連見父冲天遂勤志修遁入陸沈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飛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成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強逼以事南陽劉又諱彥幼為修武令夫人隨之遂因請開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清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于靖室而授道要後果真再降

令夫人託疾尸解應輪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應輪下迎昇天杜用望嶽詩云南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匪馨香巡行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泊五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淥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衆相望恭

聞魏夫人群仙夾翺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藜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柱壁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息其上奇靈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錄云魏夫人為紫虛元君治南嶽真詰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揚誠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襦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絳帶束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

瑩潔鮮微如玉香氣馥亂如燒香嬰也此香
剛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
夫人之少女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
受太上書命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於
是賜姓為安名鬱嬌字靈蕭真妃至良久手
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肉無核
其味甘美異常真妃以一枚與楊義食之
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
曉諸真人皆受書事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
女發檢囊中出上清玉霞紫狀內觀隱書上
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三卷皆三元八會
之書也付楊義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
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
作告終之術也楊義後果劍解隱化後遂飛
昇

河北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
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
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
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末和別去云被崑崙

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
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四五人顏色更
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
功至於蚡蜺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
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為主仙道君
之侍女居元洲之宮洲之四面元濤浚天非
人跡所到昔清虛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
洲上詣仙都閣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
披緋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
虛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蒼梧山黃庭觀辟
穀服氣結宇臨選水之傍五十餘年貌如十
八九歲人每持念黃庭精誠感通一日忽有
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
乘萬騎浮空而下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

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綢佩曳履隱殿
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謁仙官謂妙
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
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人使之知道而世
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
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也頃者地司奏汝居山三十餘載初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精誠遵崇科戒若無所成澄
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
度之但世人福果卑微道氣膚淺不能精專
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忌是人自棄道非道
棄人也汝精誠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
證不忘不退深可慰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
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可以通天
地貫萬物為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喻
但世俗淳詐嗾謙光為懦怯輕退身為這劣
笑絕聖棄智為荒唐鄙絕仁棄義為逕庭蓋
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
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既立澆競

自驅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指
昭灼之聖無所用譏諫之智無所行天下混
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
往歸理茲山常以久視無為之道分命仙官
下教於人蓋上聖高真感劫曆不常代運流
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還俄爾之間又及陽九
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
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萬
中無一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
開悟此山九峯皆有宮室真官主之其下有
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
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皆有靈司
主掌無毒螫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
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游
覽四表俯睇岑巒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
侍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
命侍宸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文授之而去
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後數年妙想
向日昇天所居觀改為營道觀茲山以舜修
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經授舜於

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著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為業
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
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
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夫連旦方去
或攜珍果散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
衆雖多不覺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
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
是諸女書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周及暮
乃返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
父母見在庭竹之杪隱身投地因問其故方
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
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
垂到有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冰玉明
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
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遠之人言曰某
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
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
雲冠霜簡執仙花靈草詠吟洞章或登雲門

芝田瑤宮瓊闕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
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上曰大有
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
奉仙謁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
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仙由世運未滿五
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氣草
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
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
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以善若
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
也舉世人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
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
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
像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
朝服之儀題云朝天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
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淨
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
近欽仰金玉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
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山後居錢塘
頃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

關一旦而終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觀千里之事疑思遊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為尸解

王氏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徽之姪女也時值翰林王氏之父隨計入關王氏與所生劉及其母裴氏寓居義興山桂岩之下與洞靈觀為鄰王氏幼年慕道不飲酒不茹葷立志端莊常樂在幽靜或撫琴怡悅或詞翰自娛持大洞真經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之間時有異香氣與眾香氣不同父母欽而異之嘗密謂母曰洞官有召命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遂行耳母未解其意忽一旦微疾裴與劉皆所鍾愛為於洞靈觀禱祈是日稍愈亦同詣觀中偏謁真像處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歸所居其門右有巨石乃於石上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塵業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棲於庭木音樂盈空異香滿野遠近驚異

奔共觀之舉形就本室衣而已自是一家潔志香火及長幼皆修道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明八

十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明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勒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真數與君合為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舫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為吏所迫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遂回生乃活三年卒

此乃真仙下試於人也後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壽三

趙素靈

趙素靈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道形遊洞天素靈

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服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得仙

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

之得入易遷宮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

女亦總教授之真誥註云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水討

年七十九亡父名香和帝時為尚書令出適水也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

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嘗作河南尹遣

大早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

義家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

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

仙今在洞中為明晨侍郎爰支亦少好遁服

袂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

上尸解也暢即周亮從弟也性仁慈和為某時大兩至光祿勳出真誥

張桃枝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

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

始得為明晨侍郎耳出真誥註云朱寓沛人之列至肅社密俱下

歿死非陳蕃同時

傅禮和

傅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北

地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掃佛前勤勤

祝誓心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

仙去善為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

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久

處易遷宮後主掌含真臺洞天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

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云先在

易遷宮中後職掌華陽含真臺洞天微子自

言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受服霧氣之道

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

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

精思於寂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

實瓊英

實瓊英者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

葬枯骨為事以活死為心故祚及瓊英今得

女仙在易遷宮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二師將軍李廣

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

今亦在南宮受化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陰

德故皆得道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

龍實瓊英韓太華李奚子郭叔香並天

麗儀冠駭眾才識偉鑠皆得為明晨侍郎以

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

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為魏武郎中令年七

歲喪母母以杜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奕之女也師杜契堂云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即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冲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觀前是也

王進賢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為慈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掠晉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慙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三歲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除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負節立國注多慈憫以陰德為事

奚子每專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樊夫人

樊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大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妹使相斷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離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生舟舟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婁者嘗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鼉遊沙上殺食之明日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匪東人為獲其中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

能曉也媼至岸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白鼉長十餘文蜿蜒而斃後有道士議湘媼是劉綱之妻樊夫人也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惠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詎言聖母奸姦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即從牕中飛去眾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綱在牕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精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矢物者乞問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奸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沿溺狼虎食之小者即復病也

雲英

裴航備舟於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晨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

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毋以諧謔為貴但與即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為姻壻也答詩曰一飲雲漿百感生玄霜撫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渴甚茅店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豔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一刀圭得玉杵曰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王杵曰者計妻之金帛吾無所用航快快而去月餘果獲杵曰早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搗航即搗之嫗夜收藥納室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為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記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超為上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

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無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役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煉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并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空色若生人皆謂為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問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冢間有刀冢然有聲若雷震之音眾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靚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蹠覆人酒甕被當鑪者歐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鑪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

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為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眾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舍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皇人授以黃庭秘要之訣而昇仙今為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并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恙地因名大慈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舍葬仙姑雅愛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

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石受丹火歲久不冷每提餅水其上不大自湯名爲沸石宋哲宗旌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爲黃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今存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禱輒應之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俱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羅女

惺惺華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晉穆帝昇平三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一篇末句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云君慎勿輕泄言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與權尸解藥今在湘東山

此女已九百歲矣

梁母

梁母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適衣瀉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一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蒼梧王元徽四年丙辰焉耳山道士徐道盛至家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上又見二童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裹頭上角髻容止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宮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泰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綱嶮巖津驛有限日程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園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

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境多所覽說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強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輩憤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輩乎即解水而卧遽徹其燭輩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諸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瞻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爾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躋履徐行奔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遠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陷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增逆宛然玄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註刀燈蓋之類肉鼻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蕭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

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簾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盼響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其構行宿洞口聞聲聲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入接道宮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過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警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為除之其後每歲姑欲昇遵藕以獻姑玄宗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幕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聲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惟有衾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莫不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喬龍等奏願忽有白鹿

自壇東出至姑家間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娥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魏夫入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為撫州刺史見舊迹荒廢關人住持召仙靈觀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述焉

焦靜真

唐女真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欲為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諸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歛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

冠自知州屋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錄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柏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斗刑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飢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累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索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其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拾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費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裁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粉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

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實愛桑梓貴穀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玕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懺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再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稔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微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增延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跽知奉

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應必臻其佑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里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與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緞仙姑

緞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子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爾他日又言西王母姓

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顧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從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戶櫥櫃有闕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推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几帷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噓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鬚髮如鶴後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

卷五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答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思妻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患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安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

香草飼之客與俱收蠶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為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前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慶然而化尸解而去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云濟後漢末西京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瀘城被射死即張繡化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云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爲將軍守西廂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過取夫家即不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爲將軍守西廂後行見縵抱子行引弓射殺月夜自而

文女真

廬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黃龍云文女真龍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代名字事迹並不詳或云名惠通晉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緱氏縣令裴昇之女鄆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惠母以詩書示之元靜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澹雖骨肉常拘之以禮會

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從夫後爲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帚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之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香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芬郁異香有二女子同坐七八身髮霓裳恣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綠縷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史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且前與君宿緣薄暫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爲祈請後一夕有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戟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願靜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教老子山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己前得耕織之勞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必清潔爲事族不以家產經營爾得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還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以不爲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前得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前得一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間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霞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曜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開分別言語前得馳報逍遙父母既至猶見

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之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郭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彙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大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

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菓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母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聲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雲火連天船在火海中行逾年船爲風颺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未露其狀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逐棄別貨盡載石凡經四色水

每過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嗑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頃更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髓驚霜鶴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以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後

日陞壇以度於是爲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曰飛昇節度使韋皋奏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真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焉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尚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誦黃庭經時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吳

筠遊四明天台蘭亭高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詣入師求救治遂得紫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昇飛因絕粒嚙氣神和體輕持有奇香異雲臨快居第髣髴真降密接聖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謂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將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常若從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爾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柩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脅有垢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曰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爲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

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趣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南五老峯東騰空居屏風疊北凌雲峯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爲事九江守許潭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替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潭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仲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爲尋真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調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鶴著玉鞭

麻姐

盧祀少時與麻姐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全

獵車子在麻媼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媼曰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媼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輶降空乃前女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媼付藥二丸斲地種之頃刻生二胡蘆漸大如甕麻媼以刃割其中與杞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杞謂麻媼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胡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為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媼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即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為地仙時得至此下為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為笈囊上帝少須未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為地仙否欲為人間宰相否杞曰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媼速領回推入胡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胡蘆與麻媼俱不復見

此乃女仙麻媼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杞貪妄不悟遂致落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為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運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覺棺輕即徹其蓋惟存藕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遶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攜挈名者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諠闐士女櫛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觀一姝歌唱稍異

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諸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別獨秉燭穿大松徑將陟山捫石冒險而昇焉蕭亦潛繼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未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邪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帷帳金爐國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文名而姝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莫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姝竟不對蕭又詰益堅姝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束簡叩齒蕭恭伏地待罪俄而風

時下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
修浦之士蘭香初降時控玉簡玉唾五紅火
浣布以為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着黃麟
羽被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歲時疾數日起白粲
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
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琢
成隱戶悉以珠玉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仙
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

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亦不之
再母而去

章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醴陵章
生同宿洞庭湖畔章氏女水牕中垂釣德璘
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釣對水牕紅渠秋色
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
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
攜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是

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軟輕鷗時
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
邑明章召主者送章女事鄭生女視府君一
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章女
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

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章女拜謝曰父母
在水府可省艱否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
父母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
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爾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夙秀及笄
許聘矣忽有感悟遂乞為道士父母從之乃
入廬山棲於上霄峯崇善觀頓忘塵念遠清
靜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
振南唐元宗聞之特詔赴闕延入禁中伴妃
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
舊宇湫弊不能容眾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
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綵繡計逾千萬令新其
宇仍勅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以真風
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

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真李勝之為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鈔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執拍板乃鐵馬之唱詞云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冒恨感山青敲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人遊人間諸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據實治通鑑陽氏時有王與者家貧苦之問爲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世宗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

其子員其說散以保宗之開封止於蘇州王而不納李氏願大以養不肯共主人李氏其而出之李氏願大以養不肯共主人李氏其爲之嘆其開封尹開之白其事于朝厚恤其李氏而答其上人也道一嘗問道書見其傳所載婦人隱其名氏並非五代之李氏乎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錢女真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萼蒲焉其姊尋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檢夏侯嘉真與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應更深入過道士與林擒一枚食之遂絕粒四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鄉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爲雲片尚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萼蒲紫萼留與人間作話評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宿習也及并姿貌絕倫尤工翰墨自策疏外至於羅綺牕戶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

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筆冢使吾老於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之為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絕辭麗語日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岷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各有所歸爾遂以詩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邪吾願事之幸勿他顧家不能抑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同微吟小酌以說一時之景如是五歲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虬吟畢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得道仙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今日當偕行笑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降

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爾女與任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許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宋仁宗慶曆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墉下年十二因隨眾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東峯岩尤美泉石清漱花不相倚皆馬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旁殊遇也目星弁銖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巾几髯仙曰汝未可居此遠來必餓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盡他日必當飛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啖之但能食其半因懷其子欲以為親髯仙曰汝可疾歸毋久留此仙姑因還母兄曰汝去何久也詢之則逾月矣仙姑自茲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與俗人語

話終日促膝靜坐默然不言母兄知其異乃建竹閣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閣至夜往往有人語語聲其兄一日登閣竊聽則見仙姑與一長髯秀目星弁銖衣相對而語仙姑呼長髯為仙翁因曰前日約下顧何事爽期仙翁曰適會符下當行雨彭蠡澤一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龍恐不足乃召弟子輩六人分道而去呼雲召龍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方已復曰汝兄母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去矣惟見白光透隙而去暨明仙姑謂兄曰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為不利耳兄曰當不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為仙又須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岳名山洞府中積功累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興萬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計之仙

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改母歲籍其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闕下道由零陵及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問仙姑曰仙翁今往何處仙姑曰望曰仙翁已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阿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為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中即痛不可忍盲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寢大或極痛楚復墮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尚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時時往問 過皆有

驗湘東士人翁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郡至永聞之甚愜公剛正者也乃鎖扁封號其閭而去月餘復還開閭則仙姑貌如故公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模字於廳壁使人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鈇筆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南還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迴乎仙姑曰復迴再見聖人乎仙姑即不答後果如仙姑言狄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討賊願知勝負今破賊乎仙姑曰賊必破曰能獲其兇首乎仙姑即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事過永者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福示人慮泄機也今賓客盈門問事既不可拒即將告之是泄天地之隱秘也寧免獲譴於上吾將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猶存閭上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幼惟與父居一閭上客至父見之閭下姑捧茶與湯而下率以為常人未嘗見其閭上有炊火父死殮檢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門而或有見於百里外者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椅榻上得不壓而仙姑尚未寤也蘇轍子由為續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尚處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說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道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既至畧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導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劉妍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勾錢其家延之為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母曰大人索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奉養乞我去學道母不從即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辭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涸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跌坐火中而化世以為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遊異人不食隱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陽詔張虛靜日集秘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澹滌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鬻魚跳而燒啗之他不見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輒詬罵甚者以刀刺傷以故莫敢近者其姿媚好膚理凝脂

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見其座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為寶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鳳翔人也始其家業淪茶居閭閻鬻之仙姑雖小家女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予之錢輒儲之以市藥灸敗腹紐為衣施旬者無幾何於篋中得道家虛呵咄吹嘻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謁仙姑一日相

與媒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治上清寶章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觀于氏女學道不嫁已能辟穀意者可以啓玉函焉遂往請仙姑仙姑許諾諸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

見玉函發之而得大洞經懼為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誠有之吾不能啓也衆悵悵云仙姑還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行於熏籠上或時卧積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

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靖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遇化其徒導其言為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共穿墳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卧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傳有向端者得其道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為布氣攻之疾者俄覺其臆溫溫然發緼火色已而鳴聲如雷難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元觀為道士聞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穢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有甯能如是耶神翁曰吾聞太行山有換骨岩將輕

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
道生既得神翁語後即求換骨岩而觀焉至
則峯頂崇崛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令
不憚乃援葛藟蹈不測徑抵其危巔果有六
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跌坐廡下
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
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邀
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玉行水上越數
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雙女星
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
悟從此絕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
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屢滿宋徽宗政和七年
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
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靜鍊師對訖即乞還山
復賜肩輿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
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
絕粒棲神是幾年閨闈終日更脩然高岸默
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

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
金華第幾仙人贈詩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
前後不下數千百多預言人休咎其弟昭嘗
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
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
恐泄天機故託風花雪月為詠而吉凶寓其
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尉管人
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通官錢
五逆不孝奸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
天屬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事仙
籍凡事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
臺仙大抵勉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
不衰後不知其所終

吳氏

妙明真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
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
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
猶飲露龜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
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
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決即有金人之禍真人

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
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
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
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快
不快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咎之謝曰
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
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真坐殿上玉女
列侍招我陞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
塵世三紀復來汝歸休養棄俗修道及覺欲
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
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織
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
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
兒異人也予為兒絕烟事俾遂乃志自是獨
居靜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
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
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
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

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園建層樓園人告有窮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春揭銅宿於下亦聞焉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繫空帛如初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中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衣冠迨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咸無所睹女亦泰然韓子康太尉公商官輩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觀幸批答云謹守十二日辦曹賞厥功後皆應如元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麻拂拂有氣從足指出登時履地疾遂廖韓僕宿於廬側臨舍夜夢鬼物歷其身叫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元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擊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

真官符起生不復來矣啓闕而出韓氏設榻留元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咨嘆曰爾宿生爲燕夫掌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李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曰云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東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遶懸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懷覺而

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之態擬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讀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娶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太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枯體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愛裏愁我今須畫一骷髏生前只會貪寬葉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純信是冬祖師誓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爲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回極於地獄警三業之爲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寶產之汨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辟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子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天堂一軸示之曰

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遂丹陽出堂姑至今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沐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柩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還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髻頭以穢汚身而遠世魔書則得狂於塵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

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開千里覓不得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蓋乾燈自滅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言不可殫錄仙姑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已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過下洞者必以磚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歸向者甚衆嘗作卜筮子示衆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棹三關透仙樂頻頻奏自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子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期即至矣遂沐浴更衣問曰左右以天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具紙筆寫頌以還世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裏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丹陽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

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庭諸師洎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謁摩真觀首發仙姑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三洞羣仙錄

三洞羣仙錄序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送

闕地求泉雖至愚知其可得鍊形致仙雖賢者不能篤信故神仙顯跡昭示世人使鍊炁存真保命養神以祈度世脫囂塵超凡穢而游乎八極之外其利物濟人之意弘矣然仙凡異質淨穢志殊人之生也資形以栖神資物以養生其弊也役神以養形逐物以喪真自壯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復土形神離矣仙者養形以存生也氣專志一不以好惡累其心不以得喪汨其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其至也心靜而神完德全而不虧故能出入虛無獨與道俱壽同天地飛升太虛而爲真仙矣然嵇康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吳筠謂神仙可學而成二人矛盾如此僕謂神仙苟非積學所致則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鄉在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嬰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扞難除害盡效功濟生靈名刊仙籍衆真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高明太史

序

又詔曰學仙童子許遜脫于前世貪殺匿不祀先祖之罪錄于今生咒水行藥治病伐惡誅毒之功仰潛山司命君傳金丹於下界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兩詔皆曰學仙童子又曰積修至道勤苦備嬰是神仙果可學而致也茅盈未生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其祖初成於華山乘雲白日昇天邑民謂之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按盈內傳及盈九錫碑言盈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蓋未生前七十二年始皇世已謠當仙矣漢哀帝元壽二年上帝授位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時年一百四十有五歲如此則神仙豈非稟之自然二百一十七年盈胎未兆前已謠當仙實識於未然審爾豈積學所致也未學之夫謂神仙非積學所致而怠於勤修者自賊其身者也謂可學而能致者欲磨磚爲鏡坐禪成佛者也夫忠信之道無他誠一而已誠之與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金石爲開虎豹莫

賊如商丘開如呂梁丈夫彼一而猶若是况神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坐在立亡分形散體倏忽萬變飛行八極宜矣修真之士虛緣葆真抱一冲素以慈爲寶以靜爲基朝徹見獨昭曠混冥其要不離於老子莊周之書捨是皆矯誣之論非聖之書也黃帝之遺玄珠七聖迷道而象罔獨得倏忽之遇混沌日鑿一竅而返致其死是明道者當遺形去智虛無寂淡靜一而不變純粹而不雜此養形神反造化之本也秦漢之君侈於嗜慾蕩於紛華慕神仙之術欲長年而保其尊榮信金丹之說資藥力以濟其荒淫於是方士並出而幻譎變化之術始彰乃有合松汞結丹砂而名大藥嚙津氣存龍虎以爲內丹木公金母之名姣女嬰兒之踊黃芽白雪之稱七返九還之訣其上則玄都絳闕之異赤明龍漢之紀三洞符籙之科九壇齋醮之式下逮尸解鑑形拔胎奪舍飛符布炁勅鬼治邪之術悉由恍惚而立象從虛無以課有十門萬戶錯出旁門及其成功則殊途同歸百慮而

一致也天下之士無本不立無文不成虛緣
葆真抱一冲素本也變化飛升尸解布炁未
也故曰本立而末自應始質而文成自然之
理也江陰靜應庵道士陳葆光憤末學之夫
急於勤修果於自弃生存行尸死爲下鬼乃
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釋官俚語之說凡
載神仙事者裒爲此書以曉後學使知夫列
仙修真之勤濟物之功奉天之嚴得法之艱
如此之勤苦勞勩卒能有成不顯其光與天
爲徒也昔司馬子微著坐忘樞陳碧虛作混
元鑑以啓後人皆旨趣深遠初學蒙叟無自
而入今陳君集仙之行事揚高真之偉烈以
明示向道者使開卷洞然知神仙之可學歷
世聖賢之跡萃於目前如視諸掌激之勸之
使憤懣奮發踴躍精進以祈度世如置尋通
衢人人可以酌取自飲則其道迷邇教濟物
利人豈淺淺者陳君神氣虛靜德性粹和佩
三洞之靈文神飛碧落窺九清之秘笈名籍
丹臺他日繼列仙而授位載雲氣而上浮五
帝校籍三官策勲所以酬著書之勤而警夫

偷隨之士使知有補於世者天必有以報也
紹興甲戌中元日巖里竹軒書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盤古物祖黃帝道宗

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沒也
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毫髮爲
草木一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
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泣爲江河氣
爲風雷喜爲晴怒爲陰又徐整三五曆記
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萬八
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
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
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深地數極厚
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
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
地九萬里又真書曰二儀未分溟滓洪濛
未有成形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渾沌玄黃
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
道學傳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號常鴻氏
一號歸藏氏又有縉雲之瑞亦號縉雲氏

多白
言聖而預知好道希妙故爲道家之宗也
少昊歌瑟頤帝錫鐘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天下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又云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木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紫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之梓千尋直伐梓作瑟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稱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
又顯帝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

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顯帝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帝即位奇祥衆社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羽之磬以羽毛拂之聲振百里

唐堯鳴鵠夏禹乘龍

拾遺記唐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赤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宇炳烈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誅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豬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青鸛鳴時太平
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蛟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秦龍之宮

至夏代秦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百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納
伯陽帝師仲尼真公

廣記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或云老子先天地而生或云天之精魂蓋神靈之屬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伏羲時出爲師歸元化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卦神農時出爲師歸大成子教神農嘗百草種五穀與民播殖祝融時出爲師歸廣成子教修三綱齊七政黃帝時出爲師歸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誠經以至少皞高辛堯舜禹湯老君皆出爲帝師各有其跡各傳其經各授其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昭王時出開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而問乎禮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知禮樂之原則道德之歸真吾師也
史記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

露於空中以沐浴微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表周而素王故二龍遠室五星降庭微在以繡衣繫麟角及夫子將終乃抱麟解紱而泣丹臺新錄云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

傳說比星鄒屠夢日

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拾遺記帝嘗之妃鄒屠氏之女也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派其神睿焉

公孫撫琴師延吹律

晉逸史公孫鳳隱于九域山冬則單衣寢

處土床夏則并食于器令臭然後食之每撫琴吟詠陶然自得人皆異之

拾遺記師延者商之樂人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黃帝時已數百歲又能奏清商流徵潞角之音迷魂淫魄之曲

子房萬戶涉正一室

列仙傳張良字子房佐漢高祖功成乃曰余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神仙傳涉正己東人說秦始皇時事了若親見嘗聞目行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人固請之正乃開目有光如電照耀一室李八百呼爲千歲小兒馬底肥遁昭微隱逸

仙傳拾遺馬底子者不知何許人與何丹陽隱居蜀鶴鳴山修八道望雲之法肥遁歷年後於洞府探石函得黃帝金鼎之訣

鍊丹於山上丹成服之昇天本傳隋李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爲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時號黃冠子簡狄聖子蘭公仙王

王子年拾遺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於玉笥覆以朱紱夜夢神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女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廣記蘭公兗州人家有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神明一日遇月中真人下降其室自稱孝悌明王云子居日中爲仙王居月中爲明王居人間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且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乃玉清三天也吾於上清托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晉有許真人傳吾孝道之宗得爲衆仙之長今授汝秘旨言訖而不

見蘭公頓悟真機道成白日昇騰
虞舜玉瑄漢武錦囊

廣記虞舜即位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
又授以益地之圖遂廣黃帝九州爲十二
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瑄吹之以和八風
漢武內傳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
小書盛以紫錦囊帝見瞻覽母曰此五嶽
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乃三天
太上所出其文祕禁豈汝穢質所宜佩乎
子恭祕術長秦禁方

賢已集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
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
神効往往如此

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人少時爲入舍長舍客長秦君過扁鵲獨
奇之常謹過之長秦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
敬諾乃出懷中藥子扁鵲曰飲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以其禁方書
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
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持以詠脈爲名耳
實還金液萬聖玉漿

神仙傳實還者扶風人也當西晉懷愍之
時王室寢微中原振擾年將筮仕痛此亂
離遂慕羨門松喬之跡奇峯邃洞靡不
栖託凝思至道累經試難一夕神光照室
異香滿谷天樂漸近侍官數百有一真仙
項佩圓明乘車而下二女扶翊羣官後從
年三十餘虬髯鵲質自稱平郡山陰長生
也愍以勤苦授金液九丹之訣盟傳告誓
禮畢而去

廣記萬聖萬山老叟也晉人因墮萬山洞
穴中巡穴而行見穴中一物如青泥叟食
之不飢遂巡穴出忽到家問張華曰此乃
洞府也所食者玉漿也子其仙乎
惠超拔俗元素遁跡
仙傳拾遺唐胡惠超拔俗有道之士也處

衆人中則頭出衆人之上雖至長者繞及
其肩時人謂之胡長仙善能使鬼神
宣室志昭慶民駱元素爲小吏一日遁跡
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中忽遇一
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素訊之曰爾
安得至此耶素以實對望翁見容引元素
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見二茅齋前臨積水
珍木奇花羅列左右侍童二人年甚少居
于西齋其東齋有一藥竈命元素候火老
翁自稱東真以藥穀粒令素餌之且曰可
以療飢矣自是元素絕粒僅歲餘授以符
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謂素曰子
可歸矣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
而別元素自此以符術聞里中神効不可
具紀

知古金魚安期玉局

高道傳道士劉知古字元光睿宗召見問
道家稱旨特加崇錫開元中天災流行疾
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大
德曰生至人亦病下法鍊藥上醫察聲至

於針艾不其速矣遂以色代脉用氣弱病故能膏肓河決膝理雪散其精妙至如此上寵錫皆不受東陽山山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忽室中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玉聲夢神人謂曰後山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速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

列仙傳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請見之與語賜金璧穀千萬出於阜鄉亭置去留書以赤玉局為報曰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壽光少容玉真美色

神仙傳靈壽先年七十餘遇異人得服食之訣顏容更少如二十許人至建安元年已二百餘歲解化殯之開棺無尸唯一履存焉又玉真年七十九歲方知學道得胎息之法斷穀三十餘年肉少而色美行及

奔馬武帝召見如二十許人問其里人皆言四百餘歲帝奉之如神辭歸日行三百里景純無成子年略得

列仙傳郭璞字景純又西山記云真君許遜見晉室衰亂干戈屢起思有以弭其未然乃與吳君往詣王敦時郭璞先在敦府與之有舊乃俱見敦敦謂真君曰予夢以木破天先生其占之先生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未可妄動乎敦復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子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令武士擒璞將殺之真君以酒杯擲起化為白鵠飛繞梁上敦方舉首已失二君所在矣後敦竟不免

晉書王嘉字子年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人候之者至心則見或不至心則隱形不見姚萇欲殺符堅問嘉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

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戕死至長子與字子略方殺堅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龍上見之

范欽桂水張賜腴膏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州人也事周師太公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又適齊為鴟夷子皮後百餘年見於陶居累億萬歸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識之仙傳拾遺張雲靈修道於南嶽招仙觀精思感通天降真密授其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大无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腴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變化恍惚神用無方建興元年九月三日升天靈蕭握棗王聚得桃

真詰九華真妃字靈蕭時同紫陽夫人降楊真人之室夫人問楊曰世上曾見此人否楊曰靈尊高秀無以為喻夫人大笑妃握棗三枚令人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嶽

夫人司命兼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
楊云素無核其味有似於梨也

王氏神仙傳王聚昔爲王屋令誦黃庭經
每欲詮註而未曉玄理已誦六千餘遍時
素官入洞尋真訪道誓不期返一日深入

洞中見石床几案之上有經旁有神人告
之曰子其志乎吾乃仙人王太虛也註此
經已七百年矣今授於子仍將一桃與之
曰此桃非中土所有汝今得之食之者白
日飛昇

妙想謁舜良卿薦堯

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
想念丹府由是感通常有光景雲物之異
靈香郁烈天樂之音震動林壑須臾千乘
萬騎垂空而下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執
戈戟兵仗旌幢良久乃見鵠蓋鳳車導九
龍之輦下千壇前有一人冠劍曳履陞殿
而坐身有五色光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
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
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

世人知無可教授者且夫道在於內不在
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
身其德乃真非他所能致也吾觀此司秦汝
於此山三十餘歲初終如一守道不邪汝
亦至矣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
靈丹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
庭觀數年後妙想上昇

括異志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
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
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

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爲直言
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嶽陳曰
堯之由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
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而王棄天下而
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
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爲期既言誓甚惡之
爲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
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
召遽驚覺喟曰堯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
不足信後執書秩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

遊矣

何知沙麓裴懷藍橋

仙傳拾遺何丹陽隴右人仕於漢季爲尚
書郎袁平間王室陵夷謂人曰今日之事
非人力所制蓋世數有之昔沙麓裴懷有知
數者云五百年後齊有聖女與今丞相齊
國田氏之後聖后當其運筆漢之命興齊
之業在此時矣遂放志山林以求度世耳
常服松花身輕日明乃棄官隱遁居蜀之
名山太平上真降授以攀魁乘龍之道後
上升

傳記裴航備舟于襄漢同舟樊氏夫人國
色也航賂婢裴煙連詩曰同舟胡越猶懷
思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碩
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
無以諧謔爲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
爲姻懃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
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
玉京後經藍橋驛獨甚節舍老嫗麻揜
之求漿嫗曰雲英擊一椀漿來航接飲之

真玉液也航謂姬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姬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曰杵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曰杵其餘金帛吾無所用航恨恨而去月餘果獲曰杵挈抵藍橋姬襟帶間解藥航即為搗之姬夜收藥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曜室百日足姬吞藥曰吾入洞為妻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諸親皆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為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蜂洞中餌絳雪瑤英之丹超為上仙

武宿鳥巢端窺蝶殼

湘山野錄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武每有之則探索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二句隨天風飄下唯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語之則

曰醉夢語耳豈足憑耶至廣國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輶轡道中或高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時上已核輿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拊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至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我久欲見汝決刻一事無他壽幾得幾多在生曰祖今年十月二十夜暗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迨更或見宿於樹末鳥巢中搜神記謝端於邑下得一大蝶取以歸貯瓮中一日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甕下燃火端問之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為守炊烹數年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妻去留此殼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採訪下官成子中岳

廣異記唐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自空中而下有一朱衣金冠神人前謁於帝曰我九天採訪使欲於廬山西置一下宮自有木植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悟遣使者詣山果有基址巨木千萬段自然而至云是九江王採作宮殿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帝即時詔造殿宇不旬月畢工一如化成今江州太平觀是也抱朴子成子者姓容不知何許人每多與巢父許由相會今在中岳服三黃而得神仙三黃者雄黃雌黃黃芩是也趙度逐兔石巨化鶴

仙傳拾遺補度不知何許人因獵於大房山逐一白兔因入於伏龍穴中見瑤臺玉堂壁立千仞有白蝙蝠其大如鴉因與羣仙相遇授靈藥而得仙廣異記石巨者胡人也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神氣不衰因命其子於河橋召一老姥卜之巨卧堂前紙隔中姥徑造巨言其細密人莫得聞良久姥

去後數日但有一白鶴從空而下穿巨紙隔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從孔中三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便隨鶴逼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去祖常幽館許肇靈閣

真諸大茅西平山俗謂之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室其洞與華陽相通號為幽館惟得道者慶焉祖常託醉墜車而死隱身幽館修守一之業而成道

又許肇字子阿長史七世祖也肇有厭死之仁拯飢之德至許暎被三官遣使執之而暎叱其使曰我七世祖積仁著德音和鳥獸救人之患如已之疾已死之命在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仁德不墜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故使度世者五登仙者三汝可知乎

孔昇靈鶴華陀五禽

天寶遺事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靈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昇真人未幾而仙去

三

三

魏書華陀字元化善養生年百歲猶有少容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受術於陀時語普曰體欲得勞但不當令極耳身常能動搖則穀炁消化血脉通流病乃不生譬戶樞不蠹之義是也昔有道士鮑倩為引導之事作熊經鳥伸引挽腰脊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戲也

仙人毀壁貧士施金

七命注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乃自毀千金壁二人曰彼千金壁尚且不愛況此乎二人爭訟遂息文選

野人問話龍華禪院本詩僧貫休歸寂門人曇域主掌曇域每因眾僧齋後必為貧士設食有一貧士授食後不去遍尋院內顧覷上下從容謂曇域曰弟子雖貧每感上人設食今有少許施利敢乞一人相隨曇域不之信堅請再四遂令院內苦行腊頭僧一人相隨與之偕行城北門外約行十五餘里於一小店中止泊房內則別無所有但見空床兩張而已其夜宿於店內

因問院中僧數及修添屋宇僧曰若論院中修葺屋宇豈止千緡貧士遂起燃火於床下潑破磚數角囊中取藥燈下點之遂巡光彩盡變為金自將秤分一十斤付與僧且謂之曰將充添修常住慎勿取之凌晨遂辭去不復見

采和歌拍段穀謳吟

續仙傳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著破藍衫木屐腰帶一脚著靴行歌於市持拍版乞索於人老少隨之諧謔笑者皆倒似狂非狂其詞云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至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一日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上騰雲上昇遺下衫靴拍板

括異志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將塵市中嘔吟云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碎斗拱斜欹看看倒也

昭王絕慾子休恥媼
子年拾遺燕昭王假寐忽夢羽衣人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正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衾席因患心疾即却饒微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丹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王衾絨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者後天而老

東方朔內傳秦併六國太白星精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

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駱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選二

楊君司命子晉侍宸

真誥楊義和句容人幼而通靈與二許結神仙友道成真仙屢降授以道法九華真妃告之曰夫處風塵之休戚者乃多罪之下鬼趨死之老質也夫富貴淫聲是斷骨之斤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自後衆真屢降月無虛日至二十年楊君乘雲鶴白日昇天補華陽司命真人王氏神仙傳王喬字子晉周靈王之太子生而神明幼而好道好吹笙作鳳鳴之音而白鶴朱鳳翔集復過浮丘公授以道要接上嵩山不歸一日忽乘鶴駐山巔而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初補南嶽司命侍宸再補桐栢真人

謙之師位道翔仙真

高道傳道士寇謙之隱嵩陽修鍊感太上道君下降勅仙伯王初平引謙之而前曰吾得中嶽主表云自張天師登真之後而

作善之人無所師授今道士冠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

真誥道翔許長史第三子之字也君據批世務專修上道長史君器之極通真靈與師契合今在東華爲仙真授書除侍帝宸俞史誠魄夏觀鍊魂

宣室志唐王公潛節制荆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公不爲禮寓居逆旅月餘窘甚鬻所乘驢於市中市門監俞史者召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乃吾之重表父也乃不遠而來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史曰我見子有飢色今夕爲子具食幸伯我宇下於是延入一陋室共坐弊席陶器進脫粟飯而已夜徐謂生曰當爲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小缶令於地上食頃舉手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也俞誠之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遠來魯不爲禮豈親之道耶可厚其資賄以一馬一僕二百緡遺之紫衣者僂首受教於是却以金合於

上有頃視之亡夫明日王公果召生宴游累月生告去贈以僕馬及二百緡生歸渭北不敢形言後數年方告於人真誥司命君曰見貌少好道入吳造赤須先生授鍊魂之法再遇桐栢真人得道今在洞中仙矣

道榮焚觀惠宗積薪

高道傳道士勾道榮不知何許人名聞於蜀與華陽丞呂翼友善自言去世月日當送我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爲惠翼與其友章升常樂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以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於是爲置棺觀送於巨松之下致薪次火已發棺中烈燄不可近見道榮出於煙焰上冉冉陵虛而去又趙惠宗天寶末忽於郡之東積薪自焚僚底往觀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火盡其下草猶綠遺簡得二詩其一曰生我於塵置我於無至

精爲神元無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爲灰土神與仙俱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躍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僞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徐鈞塗心錢朗補腦

續仙傳徐鈞者不知何許人自稱蓬萊釣者常腰一葫蘆棹扁舟泛五湖所得魚治江博酒吟詠而歸或見疾病者取藥一粒如麻子許令人以酒塗心上皆安或有問之此藥可食否曰可食恐憎飯耳有好事者吞之自然絕食人方信之一旦遁去入錢朗登甲科累歷清顯所治皆有遺愛後棄官入廬山遇人得還元補腦之術年一百五十歲其顏如童子有玄孫數人出仕皆皓首朗一日與別云我處世多年道爲上清所召今當往矣遂解化去伯高方臺玄解真島

真誥東卿君曰龍伯高漢人也伏波將軍戎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伯高後從仙

人刁道林授胎息之法託形醉亡隱處方臺

廣記析玄解老而顏重憲宗異之召問曰先生年高而色不老何也答曰臣海上常食靈芝故得然也遂刻木作海上三島綵

繪以珠玉帝觀之曰若非上仙無由及此

境玄解曰三島咫尺試為陛下一遊即隱

身而入漸覺身小無復見矣帝嘆異之因

彌其山為真島

陰生乞兒寒山貧道

列仙傳陰生者乃長安之乞兒也常於市

中求乞市人厭賤遂以糞潑之而衣不污

疑以為妖囚之依前市人行長安有歌云

見乞兒與美酒庶免壞屋之咎而劉向云

陰生乞兒人厭其瀆識真者希累其囚辱

於我無汚彼灾其屋

廣記寒山子隱於天台好吟詩多述山林

幽隱之句桐栢真人序而集之以行於世

咸通間出謁李褐褐見其藍縷不禮之次

日更衣乘白馬而來待之甚厚老人曰子

知有寒山子耶曰知老人曰貧道即是也吾謂子為可教今則未然也子未知其門曰內修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不善歸已所以積德如是可

以異道之髣髴遂鞭馬而去

豁父煉瓜孟節含藥

列仙傳豁父居山間有神人來往賣瓜常

止其家遂授父以煉瓜子之法令春分食

之二十餘年昇山入水百餘歲絕居山頂

呼父說事遂去

西漢逸史孟節西漢人有道術舍一棗核

可至十年不飢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

可至一年許士庶慕之為神仙後入山不

出

時荷一食青精丸

西山真君傳時真君名荷鉅鹿人少時入

四明山遇神人教以丹訣點化金玉潤濟

困苦民受其賜後能驅逐邪魅役使鬼神

事母以孝聞善胎息得坐忘法或百日一

食半年一寢晉明帝時待之甚厚及許真

君上昇師亦從而昇天

神仙傳青精先生年千歲色如童子行步

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天師三境翊聖九壇

本傳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

雖仕而志在鍊形遂退隱北印山章帝以

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山遇神人告之

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

行必獲矣師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

真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

冲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為國家

除害興利然後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

愧矣

翊聖傳 本朝建隆初翊聖真君降謂張

守真曰壇法有九上三壇為國家設中三

壇為臣僚設下三壇為百姓設而九壇各

有儀式焉

玄甫五藏叔期三關

真誥王玄甫授仙人吞日景之法積三十

四年乃能內見五藏冥中夜書道成太上

遺羽車迎玄甫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玄圃臺受化爲中微真人

又趙叔期於王屋山學道見一卜者曰欲入天門詣三關存朱雀正崑崙叔期異之拜請要訣卜者授書一卷曰三關者口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而仙道成矣

道君授劍玉女獻環

本傳天師功成太上道君下降授以雌雄二劍而劍各有日月星斗之文道君乃曰

吾憫下元生人執係幽魂人鬼雜處今子爲吾分別人鬼異位則子之功無量矣

又天師至仁壽縣遇十二天游玉女各獻玉環一隻領事天師師合而爲一環謂之曰吾授於地中先得之者納焉玉女爭取

愈取愈深即禁之不出因化爲鹽井公私取之以爲利其邑因爲陵郡自道陵始也

聖母穿雲周生取月

廣記聖母海陵人適杜氏爲母遇人能易形變化而夫不之信反以爲妖告官下獄

而母自牕中飛出人見穿雲去時留履一綳於牕下海陵人爲之立祠誦曰聖母祠宣室志周生有道術游吳楚人多敬之時抵廣陵坐中秋夜會月色明瑩衆人談及明皇游月宮之事周生笑曰吾常學於師亦可以取之因取數百筋繩而祭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俟焉忽天地曠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其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半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商唱陽春張吟白雪

詩史商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其有一藝爲歡即顧屏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悟真篇序天台張伯端字平叔嘗聲所得吟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文多不錄其九轉金液還丹詩一篇云黃芽白雪辛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

全藉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秘訣未達一箇是知音

張觀樓臺逢升宮闕

北夢瑣言張建章好經史每以清淨爲念時往渤海遇風見一青衣人相引登山至島上觀見樓臺歸然中有仙女霞處侍衛甚盛留飲少頃曰子不欺暗室可謂古之君子矣遂令青童送還

廣記逢女幼而不食心慕清虛父母以爲虛言忽一日見神仙在空中自南至北將逾千里湧出金城玉樓於山頂一人招女升宮闕衆仙羅列儀仗肅然曰汝有骨錄當爲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真文按而行之飛升有期後果及期升虛矣

棲嵩洞室徐姑掘穴

傳記許棲嵩舉進士第而志在修鍊時因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棧下進退不能即隨馬而行至一洞室見諸仙羅列皆喜曰此乃長史公之孫也有仙相矣衆真命

坐賜飲且曰此石髓也汝得之矣無輸泄無荒淫後復來相見遂以所乘之馬送行曰此吾洞中之龍也因責出負荷子有仙骨故得遇之若到人間放之任其所適後棲崑崙巡到故居而馬化為龍飛舉

廣記徐仙姑年數百歲而貌若二十許人多游名山或時止宿於林巖窟穴之中往來江表吳人見之三四十年輕色不改行步如飛咸通間至剡縣謂人曰我先若仕於比齊有陰功而後及於我已得延年後人以此詳之方知姑即丞相徐之才之女也

德玄五嶽偉道九嶷

真誥東卿君云宋德玄周宣王時人也服靈飛六甲符得道日行三千里變形易質

今在嵩山游行五嶽

又韓偓道不知何許人隨宋德玄出入以師事之而德玄授以道法今道成常出入九嶷山

徐福白鹿處士黃鸞

廣記秦始皇遣徐福并童男童女三千人往東海取長生不死之草不歸及沈羲得道黃老君遣徐福乘白鹿車來迎沈真人方知徐福之得道

又元藏幾自誦元處士隋大業中奉使過海遇神人留外國遍歷仙境一日思歸即時津遣不旬日至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尋其子孫皆無人唯有二鳥類黃鸞隨處士出入每翔詣市呼之即下能傳口中言語

裴謐佳會蘭香玄期

廣記裴謐昔與王敬伯梁芳為方外友入山學道梁芳死敬伯下山調官至正元中奉使淮南邂逅裴謐維舟慰問汝何所須謐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廣陵之西即吾宅也倏然鼓櫂而去敬伯詣宅見謐衣冠偉然設宴就座謐酒酣謂左右曰此人乃吾昔山中之友道心不固以明自賊將淖沈於生死海中求崖未得今日之嘉會誠難得也子其往矣

又有漁父於湘江岸側聞小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一女子三歲許父抱歸養之十餘歲天姿奇偉忽一日見一青童自空而下携女子而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往矣

謫仙呼鼠祝公養雞

廣記永明中鍾山有隱者蔡生每養老鼠數十枚呼之即來令之即去語言怪異時人謂之謫仙

列仙傳祝公洛人也居北山好養雞百餘

年雞千隻皆有名字暮棲木上日放散去呼名即至積錢千萬置錢去具開池養魚登吳山有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旁

李珣販羅安公伏冶

續仙傳李珣世居廣陵城市以販羅為業年十五父傳業而珣受之升斗俾之自量不計時之貴賤衣食豐足年八十不改其業適會李珣相公出鎮淮南而珣改名寬一夕李公夢入洞府有金書李珣名視之甚喜忽見二仙童自石壁出珣問曰此何

所二童曰此華陽洞天也此名非相公也
公曰非我何人童曰公之部民也珥悟遍
尋問於里巷得李寬之名迎入府拜爲年
兄問以道術寬曰不知所修具以販糶事
對公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後寬

尸解蟬蛻

列仙傳陶安公鑄冶師也數行大火一旦
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未
崔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
日當迎爾以赤龍至其日赤龍果至安公
騎之上昇而去

馬湘紙獨章震泥馬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幼好文學有
道術一日過菜園見蘿蔔甚盛因丐之園
叟弗與湘於篋中取紙裂爲一稿子又裂
一鴛鴦飛走園中而稿子趕赴之菜踐踏
俱碎園叟知是異人乃祈謝之於是取紙
揭及鴛鴦致篋中視菜如故略無所損
抱朴子章震在周幽王時屢召不起師長
桑子得其術能分形化影折草化爲龍虎

噴水爲珠玉一日與弟子行即以泥圓化
爲馬乘之日行千里後入崆峒山白日上
昇

程妻致蘇母思鮮

神仙傳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通變化偉

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
出而闕衣何愁之有妻即爲致兩縑忽然
自至前偉復作黃白術連作不成妻乃出
其囊中藥少許投汞銀中煎之須臾成銀
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
不已妻尸解而去

蘇仙傳仙君姓蘇名耽桂陽郡郴邑人也
生於前漢幼丁父憂奉母潘氏以孝聞溫
清定省禮無違者晨羞夕饌人莫及焉常
感神仙授以道術能隱形變化一旦侍朝
餐於母母曰吾思鮮汝可致之曰唯即捨
匕飭輟食携金而去須臾持鮮而至母食
未畢得鮮甚喜母曰此去市甚遠何處得
之其速如此答曰使縣市中買來母曰便
縣山路危險去一百二十里如此之速汝

誑我也答曰買鮮之時見舅在便市語曉
曰明日來此請待舅來以驗虛實翌日舅
果至乃首說市中相見之事母始知其非
常乃潛察之見常持一青竹杖衆疑之爲
神杖也

道人兩口先生靈蹻

王氏見聞錄梁沉之居鄂州忽一道士至
沉之與之對飲道人求綿袴遂與即捲投
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中再入凡投十數
次皆不能入道人咨嗟曰不免爲寇萊公
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
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
候到彼相見沉之貶化州久之一道人兩
口腹上亦一口既至廳舍索酒一斗引而
盡見沉之言曰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
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
檐穿腹中口鼓錢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
引渡江而去後二十七日沉之謝世
道學傳簡寂先生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
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母姚氏懷之有一

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爲人天師及生足有
靈蹠掌有大家家本與室早涉城宮嘗謂
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棄妻子脫落營務
專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嶽召赴金陵
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隱俄然解化
膚色暉映異香芬馥中諸徒悉見先生
還山儀服鮮華衆皆驚異俄失其所
樊英嘆水朱倫駕煙

漢書樊英者濟南人也善圖經緯洞達幽
微隱於臺山之陽辟召不應嘗有暴風從
西方來英謂生徒曰城都市火甚盛因含
水西向嘆之輒記其時日後有客從蜀郡
來者云是日大火須臾有黑雲從東起大
雨滅矣英嘗云浮丘公與我遊天壇之上
一旦遂去

丹臺新錄朱倫字德元凝心抱一不替威
太上下降開瓊璫給丹符與之曰爾能精
修上道守之能堅保爾昇度凌虛駕煙遵
則福降慢則禍纏子能行之慎勿輕傳倫
道成景王時太上授書除中嶽仙官

抱一龍杖清虛地鞭

高道傳趙抱一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
問之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
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
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
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服者無不愈
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念之一日
信步抵京城之西已樓院遇涅槃堂聞有
呻吟聲先生問何人若此僧曰斃重行時
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取豌豆以新水令嚙
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皆愈後請藥者
如市傳于裏外時真宗東封未還丞相向
公留守京師陰遣人察其實飛奏詣行在
迨車駕還召見真宗欣然拊其背曰子乃
朕之姓也對御披度爲道士未幾求歸賜
金鍍龍頭杖銅朱記腰木柙香藥等差中
使張茂先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
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
仙傳拾遺廖冲字清虛連山郡人也以才
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

要於衡嶽遇太平真人授道後歸鄉里常
乘一虎執蛇爲鞭先天二年風雲晦冥騰
舉而失所在

劉邦賓友虔子高仙

真誥劉邦沛人起自布衣破秦平項創漢
之基於漢有功上帝補爲南明公賓友而
茅君云先世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
宮受化不拘職位之高下例皆速詣南宮
受化

又華陰山中有學道尹虔子武帝時人遇
異人服丹霞之道行之五十年色如童子
今太一君遣迎乘雲昇天在元州爲高仙
矣

彭鏗出處仲倫留連

真誥彭鏗即彭祖也年八百歲而不作尸
解之絕南嶽夫人云諸公自欲出處語默
肥遁山林以遊仙爲樂以升虛爲誠非不
能登天也不爲耳

王氏神仙傳王仲倫時居鶴鳴山石自響
田宣見而問之曰彼何人也曰我神仙王

仲倫也愛此石之奇響故留連而聽之耳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是二

三洞羣仙錄卷之三

疏三

明期廳室素臺真館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真誥衡山有學道者治明期以魏末入山服食與張禮正同止巖穴受西城王君丹法已四十三年矣內外洞徹日行五百里今在方諸室爲上仙

又定錄君云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凡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真仙之館今有女真趙素臺在易遷宮已四百年不肯

遷云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

茅君鷄子聖姑鵝卵

神仙錄茅君學道於齊後道成治於茅山有疾病者往請願常養鷄子十枚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病即不愈以爲常候鷄子如故無破處也

南史蕭昂爲彭城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雖不甚食或出人間飲少酒鵝卵一枚呼

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三十瘡即瘥後失所在

道義馴鹿君友引犬

高道傳道士王道義知終南山有尹喜真人登真之所大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十人來居樓觀以永平三年師羽化白雲滿室異香盈庭有白鹿卧於庭中旬日或隱或見既殯乃絕鄉人見道義乘白鹿冲天矣

茅亭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村民和君友於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布衣鹿幘引一黑犬令君友攜壺杖到青城山初由荒徑見怪石夾道細竹桃花飛泉鳴瀨至一觀宇令君友致囊杖于塔上云爾有仙表乃取藥一粒令吞之曰九月八日復當來此乃遣君友歸家了無飢渴之念至其日是夕山谷月皎風清君友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如有五色君友仰觀蹠空祥風綠霧鬱然而起遂越巨壑層巒而去極目乃

沒

干朴識陶和璞笑瑄

丹臺新錄嘗有人從江外還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頭船子旁客一人從浪中直來便呼其人性名曰顧道度下都去吾欲寄尺書與茅山陶隱居正爾作書番當見授忽云罷君會不往山中我尋自下去此人至都果忽忽便往廣陵後子良問洪先生洪云此人乃中嶽仙干朴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此耶

高道傳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時房瑄爲盧氏宰待和璞甚善因携手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得數尺得一瓦甕中有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乎瑄據記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復曰君當爲輔相善自愛也

梅姑履水道華登松

異苑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

道術能著履行水上至今廟晦望之日見水霧中曖然有履形

高道傳侯道華凡所居之觀有損處即持斧斤以葺之勤苦備歷一日修殿宇忽於梁間得丹一粒即吞之觀門前有一松木道華登松去其枝梢人責之荅曰恐礙我上昇人皆以爲狂後七日凌晨道華昇松頂揮手謝曰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空而去

今咸仙鶴宋纖人龍

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有仙鶴立其上人不知欲射之其鶴飛於空中自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後人於華表柱立二鶴自此始矣

晉逸史宋纖有才藻去官不與人交遊隱居酒泉弟子受業者三千人酒泉太守圖其像於閣上出入祝公頌曰爲枕何石爲

漱何流形雖可見名不可求遂造其門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而今而後知先生乃人中之龍也

王鼎物外垂崖夢中

雅言雜載王鼎書歌詩好神仙心遊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泄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如風落蠹枝驚鶴去水流山果向人來贈程明甫云古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曠野猿看石縫橫琴箏棹頭插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端

忠定公錄張率崖在成都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黃之下諭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朔旦即遣吏詣西門召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之服來比黃既至果如夢中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

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乃令吏掖而拜之

順興宿德少道陰功

丹臺新錄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也因秋分之夕忽有飛仙千餘騎翔集空中有二人在庭謂先生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上石室中相待也吾二人乃直日之神奉使來召宜即展駕先生與之相隨越度

峯谷若乘飛颿倏然便至乃見三真人各坐一牀自然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僚屬精光璨燦幢幡羽蓋非可名字先生即稽首請曰日內飛之道真人曰子有宿德位階仙官而欲形神同舉不足為難也王氏仙傳王少道以陰功救人積德成仙常語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無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而真語云童初府有王少道漢時人也杜沙龍飛馬符鼠伏

丹臺新錄杜某真人莫測其年壽絕粒飲水如二十許人能以沙書一龍字浮於水上叱之則變為小龍飛起丈餘隱隱雲霞生呼之即下

神仙傳馬湘遍遊名山人皆不知有道術常州太守馬公聞之召以年兄待之公曰城中多鼠湘即書符令人貼於壁下長嘯一聲而羣鼠湊集湘乃呼其大者而前曰爾乃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以撓於相公今不欲殺爾宜速去大者迴而小者俯伏堦前成羣而去

韓湘藍關尹喜函谷

青瑣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羈嘗醉吟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玄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問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蓮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字

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言佛骨謫潮州時大雪塗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手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方驚悟乃續其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雲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瘞江邊湘後與公俱至沅湘莫知所之廣記函谷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

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乃停開授以道要

肝真母部黃君父屬

西山記肝真君諱烈字道微事母以孝聞而母亦有志學道與母同往西山見肝真君叩頭求哀真君念之使築室於所居之西侍母居焉授以道術及許真君上昇道微與母皆受玉皇詔部分許君家屬昇天又真君姓黃名仁覽字紫庭父名輔字萬石有高行事親以孝聞州郡舉孝廉穆帝

時仕至御史紫庭少俊拔有清致許真君以女妻之萬石事許君執弟子之禮及紫庭受玉皇詔與父母家屬昇天今高安縣祥符觀有丹井存焉乃其故居也

修公化羊尹澄憫鹿

列仙傳修羊公隱華山石室中服黃精室有石牀公卧其上而石盡穿景帝聞名詔之公即於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羊公謝天子帝後置石羊於臺上公復化而隱不知所在

丹臺新錄尹澄有道術始皇累詔不起澄厭喧譁意以山林爲樂改名尹林子遠遁林谷時見羣鹿有一傷足者躑躅不前澄憫其苦用藥封其足復遇大雨食盡困於林數時羣鹿奄至飢則吮乳寒則卧懷相隨累月遇神人授祕訣乃能生骸護病年三百四十歲白日上昇而真誥名尹林子者漢末入茅山今以爲真人矣

志真繫虎子英捕魚

高道傳呂志真廣成先生弟子居石室十

餘年善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虎豹隨之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力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焉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一大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怖而謝之魚曰我來迎汝爾可上我背與汝俱去須臾暴雨子英乃上其背騰空而去子先二狗沉建一驢

列仙傳子先姓呼漢時人卜師壽百餘歲好飲酒有一嫗待之甚厚未嘗問及酒資一日忽呼嫗曰急裝當與并行是夜有神人持二茅狗來子先與嫗共乘之入華陰山大呼云子先酒家母在此仙傳拾遺沉建有延年却死之術一日遠

行寄驢一頭并犬羊於主人之家各付藥一粒而去主人曰此客可怪寄下十五口並無一文當若之何建出三年乃還奴婢驢羊如故建輕舉矣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人皆不曉後不知所在

韓衆巨勝廷瑞葛蒲

總仙記樂子長齊人少好道入霍林山遇韓衆授以巨勝赤杯散服之年可八十歲色如少女後昇仙補爲修門郎

郡閭雅談沈道士名廷瑞故吏部彬之子居玉笥山每遇深山古洞終日忘返一日辭道侶坐集仙亭上念人生幾何賦畢乃卒葬後越二年有閭皂山曾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其閭皂玉笥相去一百六十里曾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且留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閭皂又却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藥共煮葛蒲曾歸玉笥話及方知師尸解矣俱鳳閣甘持滿侏儒

北夢瑣言後唐同光中有狂生桑俱鳳聞
茸垢膩不近人情神異不一至渚宮謁南
平王一足草履一足麻鞋號爲野人

河東記唐汝陽王璿能劇飲術士葉法能
過之王強以酒不可曰某有生徒酒量可

與王敵明日使謁王詰旦有投刺者曰道
士常持滿王遽引入形狀侏儒然神氣彩
瑩音韻鏗然既坐善談胚臍王命飲道士
忻然王以醇酒寫大斛中沃以巨觥王既
醺然而道士風韻高爽良久忽謂王曰某
止此一杯醉矣王強之道士曰王不知量
有限乎何必強之復勸一杯忽然倒地視
之乃一大酒榼耳受五斗焉

瑤池白橘滄洲碧棗

神仙傳周穆王會西王母於瑤池食素蓬

黑棗碧藕白橘

桂陽雜編隋處士元藏幾爲海使判官遇
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
國千萬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產
分蒂瓜長二尺碧棗丹粒皆大如梨池中

有四足金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
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思中國洲人
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
其國乃唐也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右英五芝鳳綱百草

真誥右英夫人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
五芝芝草必不得汝亦不能來

廣記鳳綱者漢陽人嘗採百草花以水漬
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
絞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

也綱服藥數歲不老後入地肺山

公成偃逸宋來酒掃

真誥趙公成昔患脚疾不能步履心常默
拜太上三十年精專不替感太上賜藥一
劑服之即愈後得道今在鶴鳴山行道之
時未嘗必忘此所謂內研太元偃逸神府
者也

又宋來子楚莊公時爲市長常酒掃於市
見一乞食翁歌於市云天庭發雙華山源
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歌此乞

食於市人無有識者獨來子知之遂以師
禮事之積三十年授來子以中仙之道今
在中嶽方知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
也注云手爲天馬鼻爲山源

宮蒿長生郭延不老

抱朴子宮蒿有丈才年數百歲色如重子
遇仙人于吉得其書多論陰陽否泰之事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治國者用
之以致太平治身者用之以保長生此其
道也

神仙傳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靈飛散夜書
在寢室中身皆生光又能遠望見平地數
十里上小物知其采色天下當死者識與
不識皆逆知之如其言在鄉里四五百歲
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
見之辭別而去入崑崙山中

蔡女繡鳳志和雕鸞

廣記蔡女仙襄陽人也幼而慧巧善刺繡
鄰里稱之一日綉雙鳳方成五綵霞煥忽
一老人詣門請觀爲安眼眼成雙鳳翔舉

樂巴破廟谷青發棺

而老叟同女子各乘鳳去即降襄陽山南之林後因號襄陽山為鳳林山置鳳林關乃敕其宅為鳳林靜真觀立女冠像又韓志和外國人入中國為衛士雕木為鸞鶴鳥鵲之形置機於腹中發之則翔空百步之外又能作龍御牀履之則牙爪皆動大橋如飛憲宗悅之甚厚賜而志和悉散與人後遁去不知所之

廣記樂巴時為成都功曹而太守問曰功

曹有道可試之乎曰唯即時入壁冉冉如雲氣之狀已失巴所在後除郎官遷豫章太守其山有廟甚靈能使江船分風使帆已至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矣遂破其廟鬼走化為書生往齊國而太守以女妻之巴往齊國見太守遂書符長嘯令書生出相見叱之化為狸即斬殺之列仙傳谷青成帝時侍郎也因病死而尸不冷入殯不釘至二年見青冠幘坐於縣門上家人迎之不下發棺無尸後入太白

山人為之立祠而青時復往來於祠中

梁伯求術孝惠祠韓

神仙傳孝武帝遣使者梁伯至山中求術叔卿不見但見其子度世與之俱入太華山尋訪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坐白玉牀度世問博者為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仙去

拾遺記漢孝惠帝時有道士韓稚解絕國

人言有泥離國來朝人長四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處於深穴其壽不可測帝使稚問之經見幾代答云五代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又記女媧及軒黃以來事了如在目稚以聞於帝帝嘆曰悠哉晝昧非通神達理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退莫知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館於長安北名曰祠韓若山脫屣任數葉官廣記唐若山開元中出鎮潤州日與僚友

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魚舟直抵舫側若山入魚舟中超然而去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又得遺表一紙其略云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夙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早得真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落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明皇省表異之

道學傳任數字子尚永嘉初天下擾攘棄官南渡遂抗志俗外居於山林忽有一人長丈許數問之此人自稱是阿那盧老君見使來問訊數問老君常在何許答曰常在天上復遊世間又恒經過而去復有所止答云時往大治及仙國中數後遂知孫恩之禍乃尸解於木沼山稚川金闕公遠碧落

本傳王皇詔葛真人曰洪久傳心要善養

胎真演神方治病於生靈述先典廣行於塵世陰功濟物密行齊真名係玉都身歸金闕可宜於三月三日寅時昇車上天者本傳詔羅真人云公遠能除水怪救濟生靈誠集駭邪召龍致雨有行藥療病之善有施符遣疾之功內修三一外養四生名著仙都身歸碧落可宜於正月十五日午時駕赤龍車歸天者

沈義龍虎公陽鸞鶴

抱朴子沈義吳人也學道於蜀救人利物德感上帝一日出行塗中忽見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者十數人皆朱衣仗節滿道問曰君見沈道士乎義曰某是也吏曰子有功於民黃老君遣仙官來迎子為碧落侍郎於是昇天

西山記鍾離嘉字公陽許真君之甥也好處林巒許君愛其有授道之質遂付以秘訣令密修之許君上昇告以冲昇之日紫雲自天而下青鸞白鶴翔舞於庭仙童玉女下迎公陽白日上昇

帛公素書甘君仙藥

神仙傳于君者因病癰數十年百藥不能愈忽見市中賣藥公姓帛因往問之云可救以素書二卷授之曰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年于君再拜受之于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修性外以消災救疾無不愈者道成仙去

西山記甘真君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里仗劍隨許真君除妖其功居多許君授以秘訣而君潛匿形影人莫之測一日天際忽聞天樂之聲須臾祥雲綠霞睜映而君昇天

鄭公崑臺子廉魏閣

青瑣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蓋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篆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及夷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命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

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王者人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括異志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嗜酒性獷戾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禮部侍郎王公祐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嶽因訪所謂魏閣者及至則子廉方醉寢王公與語甚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一列王公即日扁舟下潭來謁且曰將有所適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至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盟浴服飾焚香秉簡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冢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嶽僧自京師至安上門外子廉來看京師云即途時蒙李觀主厚有書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封乃真子廉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 三洞羣仙錄卷之三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卷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尊師何先生僕僕

神仙傳衡山有一道士不示姓名或問其姓則曰何問其名則曰何時人因呼為何何尊師或問師無言何以開悟後人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誰能鑿混沌之竅而達自然之理邪遂杖藜入山而虎豹隨之司馬先生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後尸解雷震尸遂不見

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自云姓僕時人因號僕僕先生寓光州黃土山即三十餘年餌杏丹飲食如常人貨藥為業人皆不識之時王升遇之而授弁以杏丹之訣先生即時昇雲天太守李休光聞之以為不祥先生復降休光之府休光曰若仙當往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茅君皆問道於我子以為妖何也休光叱左右執之即時龍虎君見於前而先生上昇煙雲四合雷電震動觀者奔走休光謝罪明皇詔

立宮觀至今存焉

侯觀三松蘇菴兩竹

高道傳道士侯楷字法光京兆人也魏正始中為道士授天丈秘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三皇內文効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

郴江集蘇真君耽母年百餘歲無疾奄然而逝鄉人為立封木以禮歛葬是日郡東北隅牛脾山上有紫雲覆木瀰漫不散又有白馬一疋繫於林間遂聞山嶺上有號哭之聲皆云蘇君歸持母服鄉人竟往即之其草菴前哭泣之所基址平坦有竹兩株無風自搖掃其地終年常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白馬亦不復見矣

胡傲斷金雍伯種玉

神仙傳唐陳休復號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採樵與常無異多變化之術好事少年五七人求學其術勤勤不已語未終

忽暴卒須臾竟敗眾皆驚走莫敢回視自此少年不敢干之昌明胡傲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休復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爾以鋤授傲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用之豈有限約乎

廣記楊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偶至海上遇羣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道成跨驃敬之射鹿

郴江集慶歷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字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到泰山已遊歷遍也旦夕回南

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甫見詩不勝嘆美既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爲一詩付史曰白驛代步若奔雲閣人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地有白驛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驛行石壁上其驛迹至今存焉

西山記許真君名遜字敬之世爲許昌人後徙豫章遜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不羈喜畋獵嘗射一鹿子墮地母以舌舐之未已而死因感悟毀棄弓矢刻意讀書弱冠旁通經史善音律天文地理五行讖記之

書悉皆極致尤慕神仙之道後拔宅上昇康扶北郭王績東臯

本傳後漢康扶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時人號爲北郭先生

唐隱逸傳王績字無功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十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故時人號爲東臯子

董奉食棗曼倩偷桃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居廬山不田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但使人重病得愈者爲栽杏五株輕病得愈者栽杏一株如此數年杏有萬株鬱然成林羣蟲戲

其下常無生草有如耘除也於是杏子大熟奉嘗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之但徑自往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杏嘗有穀往少而多取杏者即有虎號嘯而逐之所得之穀救賑貧乏供給行旅歲消三百斛而所餘猶多一旦昇天去

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空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

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皆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棹盛桃七枚帝食之甚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方朔曾三來偷桃矣

山甫玄髮姚泓綠毛

抱朴子伯山甫居華山精思不食二百餘年玄髮不老後以其術授之於女子色如桃花有一老翁鬚眉皓白而來女子答之怪而問之女曰此是妾兒不肯用山甫之法致令衰老故杖之耳

廣記唐時有一僧居於南嶽夜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僧禪居不撓生靈鬼神有知無相惱也其物曰子知有晉宋手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師知有姚泓手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福地唯喰柏葉遍身生毛

王母擊節子登彈璇

集仙錄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泊諸真人仙衆至降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

之中夫人與王君爲賓主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虛合節八音靈祭王母擊節而歌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

簧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人間長史山中宰相

真誥長史姓許諱諡字思玄肇七代孫也

君博學高第初爲餘姚令累遷尚書護國

長史密修上道真仙屢降而真妃授書云

王醴金散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當與山中

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又陶弘景字通明擢進士第遷侍讀年三

十有七無意於仕乃曰仲尼曰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我今義達無復其方

請從求志之業遂自稱爲華陽隱居脫朝

服樹於神虎門襲鹿巾衣道服入華陽居

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累召不至或有所

議遣使就問時人號曰山中宰相

法進帝前奉仙天上

王氏神仙傳王法進幼而好道一日忽遇二仙童告之曰汝有仙骨不忘於道上帝敕我來迎汝授事於天上不覺隨二女凌虛至於帝前而帝告之曰人處三才之中不易得也付謝罪科一卷汝下諭生民亦汝之功也天寶中白日上昇

又王奉仙宣民女也幼時遇青衣童子十

餘人與之遊戲言笑自夜達旦父母疑爲

妖詰之奉仙曰女所遇者道也所見者上

仙也初刻天上見天人羅列一仙人云汝

有仙骨五十年後當復來此然百穀之實

傷人真氣奉仙自後絕食嘗謂人曰其所

見天上神仙與道家之流無異遂畫天人

朝會圖號混天圖

元一盛壺長房投杖

丹臺新錄謝元一號壺公即孔子三千弟

子之數也常懸一空壺市肆貨藥日入之

後公輒蹙入壺中舉市無人見者惟費長

房於樓上見之往拜焉以師事之

又汝南費長房爲市掾時遇壺公公知其

篤信語長房曰我蹙入壺時卿便効我自當得入既入壺之後不復見壺但見瓊樓金闕物象妍秀玉童玉女俠侍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君好道否長房哀懇授以効鬼治病之術但不得仙道耳又以一竹杖與之騎此到家訖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如其言投於陂中遂化龍去

緱山王喬礪溪呂尚

神仙傳王喬字子晉遇浮丘公得仙友人

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

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與故

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昇

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回見所乘馬亦飛

空而去今名爲拜馬澗焉

又呂尚冀州人幼而智慧預知存亡避紂

之亂隱於遼東二十餘年西適周匿磻溪

垂釣三年不獲一魚比間問曰可已矣尚

曰非汝所知而獲魚於腹中得兵軫之書

或云玉鈴文王夢得聖人聞尚之賢載歸

同治於周功成告亡開棺無尸惟有玉鈴

六篇在棺中

石子東府廣利南宮

真誥茅君曰昔有白石子以石爲精故世號白石先生此至人也今補爲東府右仙卿入山斷穀煮石食之煮白石自有方乃石生所造也

又中茅君曰韓太華者安國之妹也漢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在世有功及物今在南宮受化

紫陽役使魯連飛沖

天蓬呪序鄧紫陽入麻姑山日夜誦天蓬神呪感金甲神人與語曰吾是北方六天使者緣子念誦靈文帝君已署子之功矣遂令降墨象神符真形上有神仙之術中有役使鬼神下有救療疾病子宜秘之後當爲王者師次日果於石室中得其真形符篆行持有驗

王氏神仙傳王魯連乃神仙王剛之女也得父之道入陸渾之山不出後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沖之法修之白日昇天

郭文馴虎瞿君駕龍

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居大壁巖一旦有虎張口至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口中得骨去之明旦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後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狎之文舉出山虎亦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羊犬耳或負書冊鹽米歸山晉帝聞之詔詣闕下問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有術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離民猶虎也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隱鰲亭山

又瞿君者南安人也漢章和間隱居平岡山黃帝降授龍蹻之道能控御雲龍後入峨眉山修洞房明鑑之術臨欲昇天辭訣親友駕龍而去今平岡化有龍巖山繫龍溪

黃石地下李整洞中

前漢列傳張良遇一老人墮履於地下顧良曰孺子取履良取進老人曰孺子可教

遂與之期曰後五日與我期於此如是三次如期而來老人曰當如此遂出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南嶽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真誥中茅君曰河內李整昔守一之道初在洛陽近遷在華陽洞中主考注民間之事

趙昇露宿馬湘壁睡

神仙傳天師張道陵有九鼎大要唯付弟子王長曰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第一試昇初到門不爲通使人罵四十餘日露宿不去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因入長溪縣界投宿主人戲言無宿處若壁上睡可矣日暮弟子切於止宿湘曰爾乃衆人中睡我坐可到明衆人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

脚掛梁倒垂身睡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之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主人祈謝乃出

稷丘擁琴漁父鼓柁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上東巡狩太山稷丘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而來迎

五代逸史潯陽太守孫愐於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現俄而見一漁父垂綸鼓柁長

嘯清虛公問有魚乎荅曰其釣非釣寧有

魚耶公異之遂褰裳涉水謂之曰觀先生有道耶方今文明之治何不贊緝熙之治

乎荅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貧賤無論富貴乃歌曰竹竿簞簞河水悠悠相

忘爲樂貪餌含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遂鼓柁而去

道開食麓石坦衣弊

茆亭記單道開惡食惡衣不畏飢寒好山居而山神木精屢試之而不懼後遷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百餘歲尸解晉逸史石坦自稱北海人居無定所不營定所不求美衣衣弊或有與之者則反施於人或送葺杖策而吊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同時同日皆至焉人莫測以爲神明後不知所在

司馬白雲巫談紫氣

神仙傳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爲金剪刀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雲記

又漢駙馬都尉巫談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涓橋其頭上有紫氣帝召問君年幾何對曰臣年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東方朔朔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

屏左右問之子都曰臣昔年六十五有時腰痛口燥舌燥涕出得此以來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健如少武帝受其術不盡然壽最勝別帝

琴高控鯉黃安坐龜

抱朴子琴高多遊江浙每於水中行時人以爲水仙昔浙江南鍊丹成潑灰於江化爲小魚時人因號爲琴高魚後遊吳控赤鯉上昇

列仙傳黃安代郡之卒常坐一龜闊三尺許或問此龜幾年曰昔伏羲造網結罟以授予其背已平矣此出畏日月之光三千年一出頭吾坐此已五見出頭矣

珍服桃核回書榴皮

王氏仙傳王珍爲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千遍未了深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嵌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珍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經吾所注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珍携核與經而歸搜神秘覽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東老延賓客多釀酒以供肴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酌之一日有術者造謁

與史老對飲高談琅洞達微妙夜以繼日酒醒望壺街者神色自若詰姓氏終不答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愛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後題曰回山人東老醉遂失之其去後人多以爲呂公所題之字削去更生東坡有詩甚詳

焦光石芋羊情雲芝

抱朴子焦光居山每煮白石如芋食之或時入山伐薪以施於人及魏受禪乃居河濱結菴以居不設席其身垢汚如泥漆或數日一食持不語老少不常如此在人間二百餘年後不知所之續仙傳羊情常棲括蒼山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傳云漢阮肇所題驗之乃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自何所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於亭側與縉雲道士花時飲酒忽仆地若斃乃昇還家七日乃醒情曰初有一人青幘絳服自稱

靈英邀入洞府見樓臺爲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情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延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善俊烏龍叔卿白鶴

高道傳道士韋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微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攜一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寺去衆望之師行愈遠而犬愈大遂化爲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鶴集於殿前帝驚問爲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帝甚悔焉

萬象貨藥季主賣卜

續仙傳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

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低相留聊自駐矣乃結菴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實誼俱出休沐往見之季主趣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賈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景闌碎金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闌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佯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欽禮焉忽一旦取秤鎚手授良久引之如錫取鐵杵搏之為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闌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金擊碎之以炭相雜置於爐內熾火加藥闌戶告張曰炭

火息後可取所化之物以豐爾家念道濟人可以世享其富矣翌日張視之皆紫金也

抱朴子趙明左慈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又於茆屋上燃火煮鷄鷄熟而茆屋不燃禁水著中庭大寒露之不冰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秦遊桃源田居柳谷

桃源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泝流而入見山中桃花夾岸落英繽紛觀一石洞洊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顏色燦然見道真甚悅遮邀至家為具酒食問今所歷代道真具以實告眾皆感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賢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真詰雷平山之北昔名柳谷有田公者來居此其北有柳汧水或名為田公泉云此水是玉砂之流津服之除腹中三蟲矣

緱姑青鳥女真白猿

壩城記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子然無侶數年復有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居所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又曰

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名後知四海多難乃隱九嶷山

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師不寧有道之者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衡嶽尋真臺外示同凡內修真道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後乃昇天

聶論宗性張講還元

神仙傳五代聶鍊師名紹元築室於問政山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嘗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徐鉉甚稱賞曰吳筠施肩吾無以過焉

高道傳道士張無夢號鴻濛子嘗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

之法真宗召對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和則萬神結矣心有爲則氣亂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說其說

錫賚處士先生號

洞賓蓬島景世雲軒

丹訣呂洞賓舉進士兩至禮部皆不利曰既不利人間舉當修天上舉唐末因遊廬山遇鍾離先生得其道每持惜氣貨筆墨

往來京畿衡嶽之間人多不識其洞賓也而先生授以秘訣云三花和會化火龍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歸蓬島

真誥瀟山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

日法兼服胡麻及仙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忽一日北方老君遣太一迎以雲輦白日昇天

房蓬西白徐遇東專

實賓錄唐房山長陰符大冊經序曰予少

好學道而慕長生見陰符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後人只究以安邦治國之法鮮知神仙至樂之術貞觀三年予遊泰山遂逢一老自稱西白不知其姓因話陰符全在神仙大丹之極要世莫能知遂傳以驪山

母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見焉

神仙傳徐定辭蓬州人咸平中隸役于郡國輦帛入關宿華陰客邸遇夜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指定辭而坐相得甚懽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

故得邂逅于此定辭喜懼因懇求異術曰術不貴異但蓄精神不以好惡內傷甚善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餌此當壽百歲翌日訪之不復見其後亦尸解矣

契虛三彭上元五性

宣望志契虛者神骨孤秀居長安佛寺避祿山入太白山忽遇至人勸遊雅川府居一日登山頂見有城邑宮闕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問曰子絕三彭之仇乎契虛無以對曰慎不可

留乃引去契虛後遁去不知所之稚川則葛真人也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召方士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含汝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都鑒司直呂誨糾正

列仙傳都鑒初同周撫爲南門亭長令遷北帝靈關侯再遷高明司直之任高明之任如世之尚書僕射

翰府名談呂誨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一碧衣童子

云玉帝南遊炎洲君子隨行糾正羣仙自此口食天廚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汝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有金甲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

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答口占詩曰功
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
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季偉定錄思和保命

茅君記茅中君諱固字季偉舉賢良方正
累遷金吾閤兄大茅君得道遂棄官入山
遇兄引見西城王君得仙補定錄真人
又小茅君諱衷字思和累遷五更大夫同
中君入山尋司命君君引見龜山王母授
道要補保命真人大茅君告曰吾今既去
便有職任不可數相往來每年三月十八
十二月初二日邀師命友下臨句曲若有
學仙好善男子至其日詣山吾因料理必
相教誨於未悟者今茅山朝山之會自茲
始也

董重復活甘始治病

真誥董君臨淮人行氣鍊丹百餘歲不老
一日因事繫入獄中伴死臭爛生蟲昇至
家復活後遂成仙
又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依容成子

得元素之法用之有効治病不用針灸湯
藥在人間百餘年後入王屋山昇仙

青州從事紫府真人

西山記黃真君諱仁覽字紫庭其先武陵
人力學有間後棄官入道紫庭師事許君
得其道尚爲青州從事紫庭道成從許真
君飛昇

青瑣高議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岸多
墊陷埽卒曰有巨龜穴其下天晴輒出勉

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書夢一吏
召曰子殺龜今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

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
公也勉思念向蒙公提携見當求助入望

公坐殿上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
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董讀誥

曰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
勉職也公命遣去

王暉虎耕陸羽鳥耘

高道傳道士王暉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
常種黃精於谿側則虎豹爲之耕耘出入

亦乘虎豹具鞭策如人乘馬無異著祕訣
以教人修養其事隱而人莫之曉

唐逸史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於水濱
及長成聰慧能文以易筮之得漸卦取鴻

漸于陸爲姓名隱於茗溪自號桑苎翁閑
門著書或時行歌于野吟詩擊木故時人

謂之今接輿羽嗜茶著茶經人以爲茶神
又云陸羽象耕而鳥耘

仙柯給炭宣平負薪

仙傳拾遺王仙柯青城橫源人好行仁惠
家富巨萬所居之側山頗宜薪炭忽聞盜

斫柴者仙柯因檢行見乃一道士爾曰某
於谷中燒鍊丹藥每爲闕炭因竊此柴燒

之仙柯問其所用幾何可以并爲致之不
煩自致也道士忻然謝曰藥成後必當奉

報如是仙柯時往訪之一旦藥已成矣自
此爲別也留丹數粒而去仙柯服丹自覺

氣逸身輕門側有大柏樹騰身而舉已往
木杪因此飛昇而去

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景雲年中隱於

城陽山南塢或負薪以賣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

費公石墨耿女雪銀

茅山記費長房遇壺公得其術書符行於世寓茅山之東書符救人有功一日出山傾硯水於石澗中其石變黑因號為石墨至今取其墨亦可書符

女仙傳女冠耿先生者耿謙之女嘗因大雪令宮妓以金盤貯雪搗為銀錠投洪鍾中須臾成金指痕猶在又異人錄云先生取雪實之劑如銀錠投熾炭中及冷爛然為銀銀矣

虛寂馬鳴大亮牛喘

高道傳舒虛寂字得真居新繁銅馬觀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衆真會於此號其地為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忽銅馬騰躍嘶鳴見之者得道虛寂居此三十年幸一見之一

日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為託因指示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

仙傳拾遺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習每遇道士及方術之人經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氏對泣傷嘆曰衣食所給在此一牛耳牛既死何以資其口食手時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來即憩歇累日時道士果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手曰在即取掌綴如牛形以木為脚以繩繫其口驅叱遂起肥健如常道士亦不復見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見之私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

太和鶴駕法善龍輦

王氏神仙傳真人王君好道與妻俱入山絕人事香火精勤積數十年遇神人授以素書且告之曰爾仙名已定但奉行此道

子必為真人矣後一日上帝遣龍車鶴駕下迎白日上昇補為太和真人

高道傳葉法善天師時居四明忽見一老叟號泣求救師問之荅曰某東海龍王也太帝敕主八海之寶近緣婆羅門逞幻術晨夕禁咒五月五日海水將竭夫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為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即為飛符海水仍舊異日龍輦寶貨為謝師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且遠若致一清泉即佳也是夕聞風雨瀟瀟之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目之為天師渠

玉札賢安金書妙典

廣記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學道九經書史無不該覽年十五慕神仙吐納不辭勤苦至二十父母強令適劉又為妻生二子夫人訓誨二子成立遂告別寢修鍊勤至感太極真人及方諸青童君等降謂夫人曰太上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勉哉

又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而敏慧及笄遇人授黃庭經而告之曰此經扶桑大帝宮中金書誦誦萬遍得為神仙但在勤心爾經云誦之萬遍昇三天十災已消萬病痊居山誦此如與千人同侶惟患人不能修妙典遂入九嶷山誦經十年真仙下降白日昇天至今仙壇石上履迹存焉

老叟蒸兒孺子其犬

神仙傳維陽十友者家富足拉為道友適以酒食為娛常有一老叟弊衣繼屨每造其席眾亦不拒一日酒酣謂眾曰某雖貧乏欲具一會奉酬可乎眾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數輩相邀環坐乃早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視即爛蒸小兒眾深惡之皆不食叟曰此千歲人參也頗不易得欲以此報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昇天而去

高道傳朱孺子師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巖一日溪側見一小花犬異而逐之入枸杞叢下因與師掘杞叢得二枸杞根壯如犬

師令烹之孺子看火三日因先嘗未又見根爛乃食之孺子忽出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餌亦得不死今謂之童子峯

高閣笑蟹曹操驚鱸

括異志高閣得養生術飲酒至數斗不亂申郎中為江東漕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艤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友舊因謁申延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釣餌投坐前甕罈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釣魚今得蟹可謂也後漢隱逸傳左慈字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之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元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繪之周浹會者

馮良棄世杜契隱居

真語馮良為縣吏自恥無志毀車殺牛裂敗衣憤學道術抗志嚴州郡禮辟不就朝廷聞三公爭讓位於良不就後漢時人也六十七歲遂棄世東渡入茅山今在鹿跡洞中

又杜契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入會稽為孫權校尉黃武二十年遇介先生授以守元白之術遂隱居大茅之東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或採伐貿易衣糧而人不知

秦宜寶洞元真仙墟

丹臺新錄周亮字秦宜師姚坦得其術人有能飛沙走石一切妖魅事亮即持經誦呪邪物各復其形或死於左右常與神仙遊行寶洞嘯詠終日

廣記薛元真少好道時棲五嶺謂人曰九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滿峯黃帝飛輪於鼎湖

其餘高凡列真神人輔相騰者道遠者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香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漿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八屐所履矣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

世雲羽扇玄同颺車

高道傳吳猛字世雲自鍾陵還欲濟大江遇飄風怒濤遂以白羽扇畫水而渡眾皆異之

集仙錄薛玄同號玄同子誦黃庭經不替遇神仙下降告之曰子誦黃庭有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因授口訣至咸通間紫虛元君降授九華之丹曰服此當遣颺車迎汝歸嵩山矣是夕解化無尸表奏僖宗異之

成連刺船顓和擊石

樂府解題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

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瀕洞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精援琴而歌頓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遂妙天下

女仙傳太元女姓顓名和自少行道能開關鑰指山山傾指木木倒常將弟子行山日暮以杖擊石石為之開便覩門戶牀帳酒肴之物如此萬里須臾之間老少無常後入抱犢山昇天

崇子致與奉林閑息

真誥東卿君曰昔有郭崇子與弟兄四人俱為惡人所擊傷其臂三弟大怒欲治之崇子曰無用怒乃遣去此人後出仕宦而崇子致舉數數非一此人往謝之而猶譽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之施遂自殺崇子後得道而太極真人以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上仙耳

又東卿君曰劉奉林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而為邪物所敗乃徙入委羽山閉氣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昇仙云

此人但得不死未能有所役使通和青紫清虛黃赤

高道傳賀知章為秘書監開元中遇通和先生授以丹告之曰先盟而後授然仙家品秩如青紫階級不可驟進必以退節為首退節則寡欲寡欲則神逸神逸則無為無不為及此而求道猶却馬以追奔子其志之知章後棄官乞為道士

真誥清虛真人告楊君曰夫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授世人種子之術耳非真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夫存心色觀兼行上道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狗也夫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

涓子玉函公弼石壁

蘇林傳涓子者古之神仙也昔撫綸於河上遇東海小童君告之曰子勤心至道外假弋釣餌而不釣養生之全也若獲鯉魚試剖之言訖而去涓子果獲一鯉剖之腹中得一青玉日月觀乃金闕帝君所受三

元真一之法消子從而修之能興雲致雨
乘虛上霄

高道傳張公弼不知何許人劉法師居雲
臺鍊氣二十餘年每三元常見赴會無言
而去師因問之則答曰公弼住蓮華峯下
師與之同往至一所見石壁高直千尋公
弼叩之劃開內有天地森羅萬象張公語
其徒曰法師在此可具食作戲與師觀其
徒嚥水俄見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
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仍與法師水
一盂刀圭粉和之令飲其味甘且香有頃
公弼與法師別出反顧但見石壁而已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卷六

王器自滿陶穀屢空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師華山雲臺觀
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後周武帝欽
向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
失拯援汝可力闡無令不振吾自此逝矣
師至都久之得請還觀復詔增修以居之
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天忽踊
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常苦乏油又置
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
晉逸史陶潛少有高趣任真自得宅邊有
五株柳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其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
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
空晏如也

宋香足雨吳符止風

高道傳道士宋元白一日越州大旱方曝
晒檄龍以祈雨久之亢陽愈甚元白謂人
曰凡所降雨須俟天符非上奏無以致於
是止於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告足
越人神異之信州復旱郡將特請禱元白
遂作術以告城隍之像則須更致雨
西山記吳真君猛字世雲嘗有暴風起世
雲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須臾風止人
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有二道士
呼天求救故以此符止之耳驗之果然

尊師伏虎處士蔡龍

野人閑話閬州雲臺化昔老君張天師經
遊之所觀內有一道士裴浩中者不知何
許人年逾百歲多食松枝或鍊氣而已每
因握固數息冥目靜坐必有猛虎馴擾於
左右同住者亦嘗見之一旦謂門人曰余
有所往爾等好住無替修習門人固留不
住遂褰衣上峭壁若履平地如飛鳥捷猿
直上峯頂杳杳而不見之後鄉里有虎暴

者競畫尊師形像以厭之謂之伏虎尊師
尚書故實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虞士衆
云秦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
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強驅必爲災難制公
固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戶

孝先水上德閨覽中

高道傳葛孝先人呼仙翁嘗從吳王船行
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不知
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免此乎
乃遣使求之踰宿忽見翁水上行來衣履
不濕既至頗有酒容詰其故曰昨伍子胥
強邀留飲淹屈墜下於此上忻然

天師內傳張仲常字德閨天師玄孫常應
聘至闕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室中常埋
一甕每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皆在甕中經
日不出

赤松雨師元芝水母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
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往崑崙山西王
母石室中隨風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

亦得仙俱去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晉逸史趙元芝一日出行遇一道士相揖
遂引入水去深夜月中行泥濘不污傍見
一物如蛇形有五色之光元芝驚異問此
何物耶道士曰此謂之水母見者神仙

洞源鳴鍾薦明聞鼓

本傳瞿柏庭師事桃源黃洞源法師一日
拜辭洞源問汝辭吾將安往荅曰歸洞府
欲留之不克見柏庭顏色光彩異常服短
布衣烏繒巾逡巡却行三移足忽然不見
洞源與道徒皆愕眙求之無蹤跡鳴鍾集
觀戶將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
大蛇當路而止

高道傳道士張薦明通老莊高祖召見問
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爲
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
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
師忽一日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
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
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

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通玄先生後不知
所之

剪韭務光服葵桂父

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
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囚光而謀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
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
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
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
自沉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年至武丁
時復見武丁欲相之不從武丁以輿迎而
從辟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真
語云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泉是也
又桂父者象林人時黑時白時赤時黃南
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
之千九百斤桂父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
尚有桂丸焉

仙流譚宜客作子主

仙傳拾遺唐譚宜開元末生隨地能言數
歲身逾六尺髭髮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
食行及奔馬後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
神人鄉里立廟祀之大曆中忽還家即霞
冠羽衣真仙流也告別父母託騰空而去
列仙傳子主者不知何處人也詣江都王
自言嘗先生雇我客作二百餘年不得作
真人以爲狂王問先生居止云在龍眉山
上王遣吏將上龍山巔果見甯先生毛身
廣耳披髮鼓瑟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
生曰此主是我比舍九世孫也汝勿預吾
客事吏乃下山

師文泉涌蓑洪雪飛

列子欽巴鼓瑟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
棄家從師襄遊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
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
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
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
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當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
立散將終而命宮以總四弦則景風翔慶
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拾遺記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
宣昭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黃洪
能招致羣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翳忽見
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遊龍飛鳳之輦
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
上席時天下大旱地烈木燃一人先唱能
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
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衣紫
羅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又有一人唱能
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
裘褥皆棄於臺下也

蕭隨弄玉續配連眉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能致孔雀白
鵲舞穆公有女弄玉好之公以女妻之
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
鳳來止其屋穆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
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爲作鳳女

祠於雍宮時有蕭聲

神仙傳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居黑山
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時壯時老時
吳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都陽女者生而連
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云天人也會
犢子求耦都女悅之遂留相奉時出門共
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左太沖魏都賦曰
昌容練色犢配連眉昌容事載別卷

張老席帽孟岐草衣

神仙傳張老楊州六合縣園叟也因娶比

鄰韋恕女爲妻一日乃挈妻去且曰某土
居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他年相思可令
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去數年絕無消息
韋念其女令男義方訪之至天壇南有崑
崙奴迎拜至一甲第樓閣花木異常見一
人戴遠遊冠朱履儀狀偉然細視之乃張
老也引入堂內見妹且碧念珠箔服飾之
盛世所未見進饌精美留經日而別贈金
二十鎰并一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楊州
北郊賣藥王家取錢一千萬特以此信既

歸五六年間金盡訪王老取錢果留帽付錢乃信真神仙也

仙傳拾遺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餘歲言及周時事如在目前云曾侍周公升壇以手摩周公之足而周公以玉笏一枝與之岐常執之今已銳矣每切桂葉而食漢武帝好神仙遂披草衣而來帝異之

驪母剋木槎客支機

廣記李筌往嵩山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未曉其義理因往驪山於路傍見火起燒木有一老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筌聞之大驚曰此黃帝陰符之秘文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筌於是拜請與義姥曰吾受此符名列仙籍而後可語至道之妙夫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奇人不可妄傳泄天機者沉乎三劫可不戒哉

博物志客有居河濱者年年八月十五日浮槎來過至不失期客陰異之乃多齎糧

乘槎去任其所之忽至一城郭處望見織婦因問不答但取支機小石與之曰可將此蜀中問嚴君平客還問君平君平曰去年七月七日客星犯牛女即是汝矣

芝耕雲卧松餐澗飲

仙傳拾遺吳筠自號洞陽子年十五篤志於道善屬文攻楷隸舉進士三教九流靡不周覽隱居南陽倚帝山芝耕雲卧聲利不入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九歲好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受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贛真人授三洞秘訣真經唯松餐澗飲以希真理

司命寶爵老父神枕

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在於民門與御史康元瓌幼小同學嘗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一旦有商胡詣東都所居謁元瓌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他物示之皆非

也乃出司命所與器商胡見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梓則紅光照室此器太上鎮中華之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元瓌以玉梓承之夜現紅光滿室

神仙傳云太上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頭上白光怪而問之老父荅曰臣年八十五垂死有道者教臣服木飲水并神枕之中有三十二藥物二十四件應二十四氣其八毒藥應其八風今臣之年轉火此之故也

嚴青夜行國珍書寢

神仙傳嚴青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臨別授以一書曰汝骨相應得道并教以服石腦法青自得神書之後常覺有數十人侍從時都督逢青夜行因叱從兵錄之青亦叱其從神錄之都督與從者皆不得去明旦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家人往叩頭謝過乃放還歸

高道傳巨法師名國珍好神仙學名利兩忘喜怒哀樂遺食疏衣弊所守彌篤忽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一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往來有頃瓦屋皆震師遂化去

洞府天倉靈壇石廩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有饌其多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既覺即使道士孫靈詠與親吏訪焉至州界昌明縣有洞曰天倉者師乃入洞見石牀羅列飲食名品極多食之味皆甘香飲資歸以奉薛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湘川記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焉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云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鷹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寡言石室靈府草堂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峯以琴酒吟

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窠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將尸解謂弟子曰當感我以青布囊於石室中慎勿土木爲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回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峯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興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紫宸命遣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衰稿免命由此絕粒久凝寂而化

劉寬府帥賀亢貞郎

真誥劉寬字文饒後漢人今在洞中作董初府帥正侯主始學道者

陳無已傳賀亢世莫知年與其鄉里仕石晉爲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市累謁於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帝知其仙者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與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像直數十萬后怪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師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見耶澄曰在淮南使臣有獻固願見也后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爲幸鴻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

何亢仙品丁義神方

真誥何亢盧江瀟人也累遷尚書世業奉教多施惠立功德永和二年尸解受化南宮升居仙品以其多施惠故也西山記吳真君名猛字世雲七歲有孝行夏不驅蚊蚋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復師南海太守鮑靚

得其秘法黃龍中嘗天降白雲符遂以道術盛行於吳晉之間矣

湘媪丹篆郭公青囊

女仙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稱湘媪常易止人舍十有餘年每以丹篆字救疾間里莫不應驗媪鬢髮如雲肌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有道士與媪相遇甚相慰悅或詰道士道士曰此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方知媪即樊夫人矣

神仙傳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之奇尤妙於陰陽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漢從之受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懷災轉福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書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子春膏肓遊宮痼疾

幽怪錄杜子春落魄資產蕩盡有一老人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旬歲稍盡去

馬而驢去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瘡貧在膏肓矣

唐史隱逸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大學生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

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

王質爛柯徐甲枯骨

王氏神仙傳王質東陽人時入山伐木偶於石室中見數童子下碁質坐斧柯上觀之童子將棗與質食之无飢渴童子下碁未終一童子曰子可去來已久矣質起視斧柯已爛矣還家親戚無有存者後入山昇天今衢州有爛柯山

神仙傳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時有客徐甲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遠行索債不可得作辭詣關令以訟老子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倩汝爲吾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乃使甲張口嚙地而太玄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仲節學道觀子奉師

真誥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今年五月一日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又黃觀子自少好學道而家中奉師朝朝拜禮願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太上真人以一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與之金丹而入焦山誦太洞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右卿有志者也非師所能致是其寸心定耳

園客瓊圃已邛益橘

仙傳拾遺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端美而良邑人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木客衣而薦之以布生花蠶焉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往得一百二十頭爾皆如甕大繅一繅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矣莫知所之濟陰人祠華蠶設祠室也

真怪錄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老吏鬚眉皓然相對象戲亦不驚怖一吏曰恨不得深根固蒂以盡基中之樂一吏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度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勝阿母女熊飛娘躋虛龍編襪八緗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一吏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吏曰僕飢虛矣即於袖中取龍根脯食之如一草根方

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二吏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存

金城絳闕清都紫微

逸史有崔生者於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藥兩粒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真官歲餘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竊錦綵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有崔生上令皆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山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隨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鸞鶴笙歌之聲

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馬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

累塊積蘇焉

希夷餌柏守微如芝

唐史屬辭王希夷隱嵩山餌松柏雜葉年七十餘筋力柔強明皇東巡詔見行在訪以政事與語甚悅

高道傳道士李守微不知何許人常遊蜀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余將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盡尋真訪道脫灑塵網至若脫氣鍊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嘗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錄成正氣功雖大忘却元神道更差馬曳鶴毛乾龍涎杖攜龍甲瘦查牙如何舊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番花

伯玉娶婦薊子還兒

三洞珠囊緒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父爲取婦入前門間伯玉從後門而出往剡居瀑布山修道又嘗遊南嶽路入閭中飛湍赴險伯玉舟航逼晚迥泊涯際而衝颶

夕震山洪暴起激船於萬仞之上傾墜絕崖徒侶在前判其冰碎緣岨尋求已見伯玉怡然自若後至霍山鍊氣餐霞積年絕粒也

神仙傳劉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年二百餘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掘視所埋但泥而已
居士芒屨道者麻衣

仙傳拾遺朱桃稚者成都人隱於郭外結草爲廬或佯狂放誕或終日不言益州牧竇軌辟之爲掾不就遺以衣服棄而逃去每織芒屨致於路側行者見之爲留未置於本處桃推夕而取之人謂之居士僞
冷齋夜話有史宗者號麻衣道者坐廣陵白土埭江都檀祇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游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滅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淵

明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能解但得食一既如飴又有問道士曰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計其謫行當竟矣仍作書授小兒曰爲達之繫小兒衣帶上令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何有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爲前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一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一不能曉小兒歸詣史宗宗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

三洞羣仙錄卷之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保言冥吏曼卿鬼仙

北夢瑣言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嶽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爲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獄中益信之

撫遺西蜀崔存訪道尋直於王屋西峯見石延年曼卿蘇舜欽子美二人對坐隔一小溪存再拜曰存脫棄利祿以求大道固

有日矣今幸遇二仙於此溪水視之淺而測之深不得立侍左右何也又問學士已作鬼仙乎蘇曰妄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既爲仙又爲鬼乎二仙乃命青童取牋管作詩以授存存得詩俄見一羣鳥嚙一書置二仙前蘇曰瀟洲君召吾二人乃飛踰山頂而去

章令飛舉小直擢遷

列仙傳主桂子不知何許人一日上宕山云此山有丹砂可得數百斤已令章公開

之即時封山而丹砂自流出如火主桂子
取丹砂與邑令餌之章既餌砂不五年身
輕能飛舉遂與桂子俱飛去

廣記韋小真母許氏守孀事舅姑以孝聞
惟有此女十二歲聰慧無病而卒未殮復
活云初聞召韋小真昇天見天上人皆衣
錦綉引小真見韓司命君曰汝九世祖有
功於國近擢為地下主者今遷地仙之品
汝母有孝道已遷仙階而汝三世已生天
小真自後奉道至長慶年上昇

郭靚肩擔黃齋挽船

真詰郭靚少孤依栖無所隨鄭先生肩擔
經七年勤謹無懈怠先生憫其勞苦遂授
以導引法壽至三百歲復遇赤松子授道
法今在大有洞中為真人

廣記黃齋者蜀之偏將也常好道行陰功
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顏色嬰孺
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
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
其後牽下峽舟船震溺至灘上如有相拯

得及於岸視之乃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
長房縮地女媧補天

丹臺新錄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
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
齊使掛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為縊
死矣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引萬
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斷長房亦不移
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甚長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
房辭歸長房能縮地脉數千里奄在目前
放之還舒也

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龍
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廬灰以
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後
蟲死顯民生

藍方溫厚初成慈憫

青瑣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
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溫厚接物小大皆
得其歡心仁宗朝嘗見館於芳林園先生

告去乃賜號曰南嶽養素先生時學士賈
公昌朝贈公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
宜用葛為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
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卯豆幾回
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
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紗
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贈錦鱗元
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君今儻
若為同志續有臺天兩箇人一日先生沐
浴乃奄然而逝至今往來湖湘間人或見
之

廣記茅濛字初成即東卿君之高祖也君
性慈憫好行陰德周衰入華山師鬼谷先
生得其道乘龍上昇故童謠歌曰神仙學
者茅初成乘龍上天入太清蓋謂此也

馬明富盛同休貧窘

真詰馬明馬罕欽事經實有過君父恒使
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
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
宇明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

去來狀如此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
五老益終明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
遵向末年事師乃弛廢之耳

西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間落第旅遊
蘇湖間遇疾貧窘有走使者本村野人雇
已一年矣秀才謂曰子貧迫若此無以寸
進因持垢衣授之可以辦少酒肉子將會
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曰此固不
足辦其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枝成數段扎
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傾
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雜物雇
者乃辭去

薛昌堯卧申屠瓶隱

仙傳拾遺薛昌幽薊人好道訪奇天寶七
年於洞天觀棲止累月忽有山翁攜大章
陸一根形如巨龜文甲頭足一一周備與
觀中道士曰此藥可切細令乾用米以麴
蘖醞酒熟半年外飲者登仙道士如其言
醞造一日道士皆赴齋醮唯昌不出越三
日道士歸見昌卧甕側耳鼻血流數日乃

甕身輕目明勢欲飛舉雖山川巖壁不能
隔礙後入大面山不知所之
樹萱記申屠有涯放曠林泉常攜一瓶一
日躍身入甕中時號為瓶隱

元泰龍軒公度鳳翔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平陽人雅操選標
傑根內植乃託影神鄉遠期真隱遂遁幽
巖日誦五千文遇許真人授以元白回黃
之道行之雨不沾衣泥不汚履目有神光
如電簡王時駕龍軒以昇天

又尹軌真人字公度太原人也絕粒行氣
專修上道能變化無常或為道士或為儒
生或為童孺或為長老或與羣真衆仙驂
龍翔鳳翼空駕虛雲馳電邁出入無分
形散影處處遊集云吾今已年一千三百
歲所歷甚多非爾曹短札所能記錄一日
忽鍊身入雲騰空冉冉而去但聞笙簫之
聲唯餘器服細素存焉

始皇起臺黃帝置觀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

天下之工巧南得煙丘碧木鄒水然少賁
都朱沅雲岡素竹東得慈姑柏煙庭龍
松寒河星柘屹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
淵羽墾滌嶂霞桑沈塘負籌北得冥阜乾
漆陰阪文梓塞流黑冕閭海香瓊珍異是
集工人騰虛浚水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
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黃帝內傳王母飲帝以碧霞之漿赤精之
果因授帝白玉像五軀曰此則元始天尊
之真容也又授帝二儀本形圖還丹十九
首帝乃作禮置於高觀之上親自供養后
妃臣妾莫得觀之其觀上常有異色雲氣
奇香聞數百步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號
自此始也

黃安舌耕和璞心筭

列仙傳云黃安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遂
執鞭誦書劃地計之一夕地成裂時人謂
黃安舌耕年八十色如童子

仙傳拾遺邢和璞隱居瀛海間得神仙之
道使人以心注念於物布筭而知之無不

中者居嵩嶺開著書三篇曰穎陽書有算心旋空之訣

廣成窈冥虛教汗漫

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荅曰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

又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鵞肩而脩頸

豐上而殺下据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而去

齊女玉鈎傳生木鑽

女仙傳鈎翼夫人齊女也姓趙好清靜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

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

偉帝發其手即展而得玉鈎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宮之殯尸不冷而香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鈎翼真誥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

中積七年而太極真人接之與一木鑽今鑽一石盤厚五尺許告之曰穿此石透當得道其人心專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不替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今為西嶽真人淮陽一老開皇九仙

本傳前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詩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後漢應邵八代祖也

仙傳拾遺開皇九仙者孔丘明楊元忠張法樞吳天印陳志空駱法通鄒武君謝幽巖周仙用鄧希元當漢楚交兵之際無栖託之所各有修道之志避世入山契為兄弟同遊五嶽後居洪州西山皆得仙矣至隋開皇中鸞鶴儀衛會於玉笥山中九仙臺上徘徊終日一時昇天

喜稱文始周號開編

丹臺新錄尹喜初為函谷關令見一老人乘青牛薄羣車來喜頓首而前曰聖欲何之曰吾在關東田在關西時來採薪吾無道德勞子問訊老人再三辭喜不得乃曰

子既知吾吾亦知子有信道之心遂授以道德喜道成德備號文始先生補無上其人

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以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修煉著書服北育火丹

白日昇天上補太極開編郎

軒集按葉馬湘撰錢

高道傳羅浮先生軒轅集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至地坐暗室則目光長數丈採藥巖谷長有毒龍猛獸衛護赴民家請齋者百餘處無不分身宣宗召入禁中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自可致況長生乎先生能以桐竹葉按成錢

神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上以酒盃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青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靈輿福地山圖洞天

高道傳王靈輿者九江道士居五老峯夜有神人告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之間則不能成既有飛仙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非其地則魔壞其功無由冀矣師曰可栖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乃洞天福地也可以冲天師從之遂遷居衡山一紀功成天監中白日上昇

真誥山圖子者周哀王時大夫亦仙人也授張激子服九雲水法而激子修此道上補九宮丞今山圖子亦在洞天中與激子對局

達靈復髭張果擊齒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件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鶴與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肅宗至德丁酉歲銜命裡於高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觀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

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辰肌膚發爽凌虛不懼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明皇雜錄張果者明皇召見一日嘗賜薑斟飲之果遂舉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卧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班然樵黑遽取鐵如意擊其齒盡墮以藥傳齒又寢久之再引鑑視其齒已生堅然光瑩愈於前也

雞師救病驚靈導水

戎幕閑談唐蜀川費雞師者目亦無黑善知將來事能與人禳救其術或疾病來告者雞師即抱一雞而往設祭於庭又取一石如雞卵大令病人握之乃罡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則病者瘥矣因號雞師云

仙傳拾遺驚靈楚人也死棄其尸於江中汧流而上至汶山下蹙然而起隱於蜀山

中以變化驅役鬼神之術聞於世時峽中山摧堰江不流杜宇苦之聞驚靈術使使使金堂山瞿塘峽導水東注復舊所人得陸處宇遜位數百年遊天柱山遇天真集焉遂昇天而去

葛由刻木張辭剪紙

列仙傳葛由蜀人周成王時常刻木爲羊賣一日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迎之至綏山隨之者皆得一桃不還里人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仙亦足豪

廣記張辭有才學養氣絕食嗜酒耽基常吟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鑪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時或以紙剪蝴蝶數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拍手即下或一日剪一鶴以水噀之俄而飛翥辭曰爾先去我後來

馬儉制邪劉根召鬼

丹臺新錄馬儉通詩禮年十七遇人得道甲鳥角鳥情緯候之訣善攝召萬靈制邪

伏魔一旦感天神降與語曰法師宿有功德必得度世何須召役鬼神可祕其術絕其往來怡神抱一真仙自降儉從之白日上昇

神仙傳劉根能治病驅役潁川太守杜新開之以爲妖妄因呼根至郡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某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根曰鬼甚易見可借府君前筆硯新從之根書符作長嘯聲須臾廳南壁忽開數尺見有四五百人赤衣操刀劍從壞壁中入至墀下面縛府君父母而來泣曰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縛困辱如此府君叩頭求乞赦赦根戒救遣之遂免後一月府君與夫人郭氏皆卒

陳長架屋嚴青挽舟

抱朴子陳長居茅嶺山已六百餘年山中入爲之架屋每四時祭祀之陳不飲不食顏如五六十人茅嶺山方千里上有千餘家風俗與吳同

又嚴青會稽人食貧賤戾忽於塗中遇異人授以素書一卷青曰我不識字神人曰不須讀但置於靜處可也青自後神通潛有人爲挽舟而入只見炭船自行後爲人治病即以所授之書到家其人自愈入小霍山得仙

希夷先生洪崖巢由

神仙傳陳搏字圖南號希夷先生時遇金甲神人指隱華山太宗皇帝召見問曰朕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可乎對曰臣聞堯舜上階三尺茆茨不剪陛下若能如此正所謂今之堯舜也

高道傳道士張氲號洪崖子隱豫章山開元中明皇召問朕何如堯舜先生何如許由對曰陛下道高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許之居於西山巨崖乃先生舊隱之處也豫章記云隋開皇改爲洪州以先生所居

山名而名之
程戒二虎陶畫兩牛

高道傳程太虛果州西充人幼好道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及長絕粒坐忘常有二虎隨侍出入師因名之曰善言善行乃撫其背而授以三歸之戒二虎跪伏以聽自後呼名則至

隱居傳陶隱居先生居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屢詔不起先生即畫兩牛以進一牛散放水草中一牛著金勒有人執之帝曰先生意效曳尾龜也不可致之

許尋偃月杜拜庭秋

列仙傳許碣過遊名山所至處題字云尋偃月子到此忽作一詩云園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霄驚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於酒樓乘雲而去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號廣成先生唐末有狂道士晦名謁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雖諾之未嘗與之相見道士日貨藥於市

得錢即沽酒飲之唯唱感庭秋時人爭爲感庭秋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唱聲愈高有窺之者見燈燭綵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青童侍立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願前匍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道士即時收筵具及童子置於冠中啓戶空室耳

方朔寬意張平鑿井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有二青鳥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母至時南窻下有窺看帝驚問何人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性滑稽我鄰家小兒也

廣記唐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俱雙瞽遂杜門醮謝以祈保佑愈久愈勤元和間忽遇一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但於福地鑿井得水洗之可也君從之開井取水洗眼即時明淨夫婦作禮厚謝書生不受曰吾

乃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不忘於道精勤無怠上帝遣我授汝道術以養修奉之勤金帛之遺非吾所好

白至仙居李踐真境

廣記白幽求貞元中下第入海風飄雨馳維舟山下夜聞風擊木葉相摩如人誦詩之聲云玉幢亘碧虛此乃仙人居之句俄而見千餘人騎龍控鶴乘龜履魚而至以手拍水如在月中行有呼水府使者白幽求而授以水府之牒幽求隨行忽至一島上望見人煙遂歸家無有存者云已數代矣

仙傳拾遺李琳燕人也寶曆中與友人遊五臺山偶墮於風穴中見一人形如獅子引入洞中即以水令琳飲之且曰汝雖凡流得入吾洞府踐吾真境亦有道分矣汝有希生之心今暫歸他日可復來飲此神漿亦可延年益壽矣

昭王懷珠玄帝埋鼎

仙傳拾遺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

見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其國獻於昭王昭王取珎璋之水洗其沙泥乃嘆曰自有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過此蚌千歲一珠也王暑月常懷此珠體自輕涼號銷暑招涼珠真誥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武丁被召少君言請

仙傳拾遺成武丁桂陽人也年十三爲縣宰遣送物上州州牧周忻異之留爲文學主簿因被使自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野木下忽聞人有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見二鶴君異之遂往市門伺候果見二老人君從之數里老人問子隨我何求耶曰聞君有濟生之術因來侍從耳老人顧笑於袖中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各出藥一粒與之因而得道一日謂弟曰七月七日牽牛詣織女吾被召還宮不得久留言訖而卒後葬太守使人發棺

不復見尸但有青竹杖并舄而已

神仙傳李少君嘗合丹丹未成謂武帝曰

陛下不能絕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

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鬼市朝有流血之鬼

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也少君忽稱病是夕

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十六}道有使者乘龍

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帝覺謂近

臣曰少君將舍我去明日少君疾因帝自

往視則已化矣帝曰故化去耳歛而失之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延八

漆園傲吏煙波釣徒

晉郭璞遊仙詩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

妻注云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使厚幣

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巫去無汙

我漆園傲吏

漁歌記憲宗求訪玄真子漁歌李德裕爲

潤州刺史乃獲之玄真子張志和也自號

煙波釣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

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二曰釣漁父褐爲裘兩雨三三昨艇舟

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三曰雪

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

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四曰松江蟹舍

主人歡菰飯^{美八}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

醉拍漁舟不覺寒五曰青草湖中月正圓

巴陵漁父棹歌蓮釣車子櫂頭船樂在風

波不用仙

蘇耽鶴櫃孫真牛車

蘇耽鶴櫃孫真牛車

郴江集蘇仙君耽忽一日掃洒庭宇具衣

冠若有所待俄見西北雲鶴翔集從空而

下君乃入跪白母曰太上召補爲真官儀

衛已至不得終養言訖拜辭子母歔歔久

之母曰汝去後使我何以存養君因留一

櫃扁鐐甚固曰有所闕乏可扣櫃呼之所

須即至慎勿開也自後母但有所闕叩櫃

其物立至母一日心疑其櫃開視之有雙

鶴飛去自後雖扣無復應矣

抱朴子孫真事帛和先生得其道一日告

行先生將一符函與之云前有牛車迎汝

即乘之所有供給行廚食之無疑切不可

開函真跪受以行前果有牛車來問曰君

是孫道士乎帛君遣車相迎真上車如飛

每渡水不由橋梁酒食供給悉備一日弟

子竊開只見畫牛車一乘即時不知所^{美八}在

真後亦數與帛和乘車出入

彌明賦鼎陶白攜壺

高道傳道士軒轅彌明往來衡湘間與劉

師服友善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

京夜抵其居校書郎侯喜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座貌甚陋喜視之蔑如也彌明因指爐中石鼎曰二子能賦此乎師服雖舊識不知其有文也劉先生吟曰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次侯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因高吟迷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其輩伏矣

廣記陶太白公每以採藥爲業一日攜壺拉友遊嵩山坐於林下聞松稍有笑語之聲仰視果有二人公曰君必神仙可能下降而共飲乎俄見一丈夫女子古服而下曰予乃秦之役夫也毛女乃秦之宮人與予同脫驪山之禍乃匿於此陶曰今遇真仙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曰予本凡人但能絕世食木實乃得凌虛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如何耳遂折松枝叩壺而歌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人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

子良青簡永叔丹書

真誥周子良陶隱居之弟子自幼溫雅肅然高邁天監中真仙屢降其室曰周生修功積德可爲不負其志矣子良曰枉蒙上真賜降欣懼交心無以自措司命君曰近往東華見子之名已上青簡保列保晨司矣

青瑣歐陽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崖上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鏤樓臺煙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公薨

元化游腸黃眉洗髓

後漢華陀字元化仙人也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腸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則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爲姓既長常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郝姑桃蔬許僕市米

郝姑者字女君魏青龍中與鄰女於滎漢水邊挑蔬忽二青童至前曰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數連綯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童子侍側泓流而下鄰女走告其家人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曰幸憑水仙願勿憂怖後立祠水際祠前忽生青白石一縱一橫闊可三尺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皇朝類苑洪州西山有許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僕也方與妻市米於西嶺

及歸而許君已拔宅上昇矣許大有詩云
自從明府歸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
藏名混時俗貴崇沽酒要安心許君乃授
以地仙之術改姓千大至今人多見之
戲臣鼓吻狂士掩耳

酉陽雜俎邢和璞嘗延一客鼓髯大笑吻
角侵耳與邢劇談而去或問之曰上帝戲
臣也

神仙傳和州南門外見一縑縷狂士賣胡
蘆子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卒無人曉其
理或時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聲何太甚
邪孩童隨之時人呼為掩耳先生來年秋
江水漲泛淹沒數百家衆人皆見狂士在
水上坐一大瓢兩手掩耳大呼風水聲何
太甚泛江而去

北海掛冠南陽遺履

後漢逸史逢萌字子廉北海都昌人也家
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
謁既而擲繡襖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後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
德

集仙傳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威屬王莽秉
政公主夙慕清虛尚崇至道每追文景之
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威曰國
祚如此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
退身修道稍遠羣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
時恐不免於支離之患遂入華山結廬
精思真靈屢降道成乘雲飛昇而去但於
嶺上遺朱履一雙前取之已化為石因謂
之公主峯

王卿白兔呂公青蛇

原化記王卿為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而
窺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
化為鶴飛去須臾擒兔來復投甬中

青瑣賈師雄郎中有古鐵鑑甚寶之六久欲
淬磨有回處士言善磨鑑箇中取藥堆鑑

上曰藥少頃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
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手內青蛇
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

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視鑑上藥已飛去
一點表裏光明又贈張洎云朝遊南越暮
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
高吟飛過洞庭湖
錢真飛練女褒浣紗

茅山記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茅山隱陶
居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一日告別先生曰
何之荅曰上賓金闕先生以詩贈之云道
士送仙客送到大茅東太華十萬里遠望
杳冥鴻真人荅詩曰師住好師住勞師遠
相送仙籍有仙名在蓬萊洞即時飛練
入洞及女弟至則洞已扁矣即今燕洞是
也有紫葛蒲碧桃馬故田霖有詩云燕洞
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
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扁雲片尚如披白
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舊蒲留
與人間作畫屏

仙傳拾遺褒女者漢中人也居瀘沔二水
之間幼慕沖寂既笄因浣紗於水際雲雨
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志而疾

臨終謂其母曰死後當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即所願也言訖而終父母置之於車中未及駕牛而車自行踰漢澗三水橫流而渡直上平原山嶺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震空幢節導從其女昇天視車中空棺而已

張白飲酒樵青煎茶

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好沈靜博學能文兩舉不第每沉湎於酒會親喪乃泣曰緣以養親今親不逮千祿何爲遂辟穀養氣全神爲事因脫去儒服爲道士入鄧中多行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風雪苦寒必破冰水深入水中安坐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居常飲崔氏酒肆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

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其後解去

陸說張志和有奴曰漁童婢曰樵青或問其故曰奴使捧釣取綸蘆中鼓柁婢使樵蘭新桂竹裏煎茶

王老打麥張洎破瓜

神仙傳王老房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愛客一旦有縑縷道士造門王老與妻延禮之居月餘道士俄遍身惡瘡王老爲求醫看瘡益勤道士言不煩以凡藥但得美酒數斛浸之自愈王老乃爲造酒及熟道士命貯以大甕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二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焉仍令王老飲之王老時方打麥與其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於是祥風忽起縑雲如蒸金家人物難大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之聲全宜君縣西有昇仙村存焉

楊文公談苑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相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果得六十八乃其識也

巫山雲雨姑射冰雪

集仙錄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

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崑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於山下大風卒至崖谷振墮力不可制因與瑤姬相值拜而求助即教侍女授禹策召鬼神因命其神助禹斬石疏波決塞道阨以存其流禹嘗詣之於崇嶽顧眇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或悠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飛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其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辭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

元嘉六舉素卿三絕

朝野僉載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

童子

實賓錄五代蜀道士張素卿畫獻神仙十二軸歐陽炯爲讚水部員外郎皇居寒八分題之疏三絕

樂巴斬狸長房訶鼈

神仙傳樂巴聞廬山廟有神與人語於帳中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遂逃不知所在巴自行逐捕鬼乃化爲書生到齊齋太守見其姿容妖麗又有才辯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齊謁太守聞卿有好女壻明於五經可得見否太守遂令壻出壻拒辭不出巴求之不已壻告婦曰今日出必死如之何女怪之巴知其不出乃以符付太守壻得符涕泣而去巴厲聲訶之爲狸遂斬其頭子亦化狸并殺之矣

又費長房爲市掾遇壺公得道能治鬼汝南郡中常歲鬼怪每來時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及去甚悲後長房詣府而正值此鬼長房厲聲呼使捉來鬼乃下車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不念溫良無

故導從唐突郡守復汝真形須臾成一大鼈長房令持符送與葛陂君流涕而去使人追視之至陂鼈死矣

雷劍衝斗竟查貫月

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云在豫章豐城乃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二曰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一自佩及華誅失劍所在及煥卒其子衆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盤合光照水而去煥曾云靈異之物終當化去果然

仙傳拾遺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

張哥呼蝶初平叱羊

散仙傳慶曆間有張九哥者在京師有道術燕王一日登樓上命呼之嘗賜以酒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

也九哥曰借王帛一疋并金剪一柄王悉與之取羅碎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釵上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一蝶可復歸乎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即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異也乃別去

神仙傳黃初平家使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不歸兄初起求之不得後於市中見一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下一牧羊小兒非是耶初起隨道士往見其弟問羊何在初平曰羊在山東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化爲羊

順興辟戎進賢寫卷

丹臺新錄李順興年十一與道士籍一日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命侍經仙郎聞九色流霞之蘊出經二卷以授之魏文帝嘗召入都城朝野欽信稱爲李鍊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葬日有姪

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可於此作吾像北向居之當爲國家辟北戎之淫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號李聖

真誥王衍爲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陷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羗小子敢干我手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

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令在華陽宮洞中易遷之宮六出時年二十二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

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六出耳

孟欽風旋丘林雲翔

晉逸史孟欽得左慈劉根之法百姓歸向之時符堅惡其惑衆欲誅之俄而欽至堅

留之飲酒酣令左右執之欽化爲旋風而去有告在城東忽前溪水不能渡真誥范丘林在華陽宮爲保命丞善長嘯如百鳥之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

休復妓侮徐姑僧僮

仙傳拾遺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鬢長數尺泣訴於守守爲祈謝休復呪一杯酒使飲之良久如舊

廣記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之女也年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名山勝景無不周遊多宿巖麓之中寓止僧院忽爲豪僧數輩微辭巧言侮之姑罵之羣僧激怒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姑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洎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口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淮南八公田谷十老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者詣其門門吏曰王上欲延壽命以期長生不老之道今公皆老矣公曰若王必欲見少年謂之有道謹以少矣言訖皆化爲童子色如桃花

高道傳法師嚴達字道通幼有方外志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忌同於出處世號十老趙昇取桃田師降棗

神仙傳漢天師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桃一株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天師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乃從上投擲木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天師乃分賜諸弟子後授以至道白日上昇高道傳田法師者名仕文古鄆人也授三洞經法服餌鍊氣齋戒修奉未嘗少輟每

與人祈福及救疾無不通感即獲平愈陳
綱嘗請作醮忽神降棗數顆在壇食之則
非人間所有者

夢昌戴花子韋被草

郡閣雅談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
遂立其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散逸
愛戴花又青瑣後集夢昌嘗題攸縣司空
觀仙壇云唯有青松空弄日更無雲鶴暗
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
佳人噴異香夢昌後尸解人發其棺無尸
太平廣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
上大夫之位處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
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忽有野人被草負笈
叩門而進請見景公公延之崇堂語則及
未來之兆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
星氣畫則執筆披圖不服寶衣不甘苛食
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
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降之
祥人美其化景公稱善遂賜姓曰子名之
韋即子韋也

萬傳八音韋贈三寶

仙傳拾遺萬寶常者不知何許人也幼達
音律因於郊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
森列召之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
傳八音於季世故將壞之樂然正始之音
子未備知也命坐乃教以歷代之樂治亂
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由是羣仙凌
空而去寶常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
神仙感應傳韋余字景昭因下第遊蜀至
鄭氏園亭見仙子數十左右侍衛華裾麗
服非世所觀謂曰予有新曲名曰紫雲今
天子奉尚神仙之道吾欲以此樂授與吾
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余曰
某儒生耳素非知音固不可為也美人曰
既不能余當寓夢以授於天子也然子已
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其售之
可以畢世而富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
杯又出一枕似玉而栗其紋又出一紫玉
函皆光彩瑩徹俱受於弁拜而謝之即別
去回顧失向亭臺矣

叔隱仙伯周顥鬼官

丹臺新錄秦叔隱今在華山為仙伯
真誥周顥為鬼官司帥注云周顥字伯仁
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
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
被害年五十四歲追贈光祿開府謚康侯
賈耽偷書神通竊丹

逸史賈耽一日令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
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纔畢
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
書耽避謝道士復持去

高道傳輔神通幼孤貧為人牧牛以自給
每於牧所見一道士往來久而稔熟謂神
通曰能為弟子乎曰可乃引入水汝宜隨
之無憚既入見所居嚴潔有樂囊丹竈使
神通看火兼教黃白術經三年神通輒思
人間會道士出乃竊丹別貯之既歸問丹
所在則隱而不言道士嘆息曰吾本與汝
道要今若是曷足授教雖備解諸法然無
益長生遂引去

廖冲鶴骨平阿玉頰

實賓錄唐蔣防為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曰冲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家也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於鶴骨松貌味淳含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為師友矣

神仙傳劉平阿不示名字漢末為九江平阿長因以為號行醫救人見人之病如己之病後遇神人授以隱存之道服日月精氣居方臺館其顏色如玉

守真三劍楊寶四環

翊聖傳建隆初黑殺降謂張守真曰汝乃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授汝劍法為民除妖然劍法有三以銅鐵煅為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之有疾者但揮之邪氣自釋地祇作孽水族生妖以上劍治之山澤怪異以中劍治之魍魎害人以下劍治之續齊諧志楊寶見一黃雀為鷗所搏寶取置梁上啖以黃花毛羽成朝去暮來夜有

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鷗所搏承君見救以四環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實生震四世名公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延九

赤脚仙人黃髮老叟

括異志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俄見宮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升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嘗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皇帝

拾遺記李膺裴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膺共談天地之數及膺退迹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景唐王案明星石曰

稽神錄崔景唐汝陰人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

壽春以獻卽度使高審思爲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日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予乃壽春人也將北訪一親知亦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卽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火煉之少頃卽成銀矣謂景唐曰贈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由是別去崔後至城東求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姓梅爲道士者唯淮南王廟中有梅真人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不復遇

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馬

何姑故人李昇舊友

撫遺洪州袁夏秀才侍親過永州因見何仙姑曰吾鄉有故人亭永亦有之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幸仙法之也仙曰此亭名因選詩而得之也選詩曰洞庭值歸客瀟湘逢故人夫洞庭之水與瀟湘之流一源耳今永之境湘水出其左瀟水會其右以二水所出故爲永字今永初此亭得其實也彼則非也因贈詩曰全永從來稱舊郡瀟湘源上構軒新門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無故人風細日斜南楚晚鳥啼花落浙東春因君問我昔時事江左亭名不

是真

集仙傳李昇字雲舉有煉氣養形之術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問昇云當太平何不就榮祿而爲布衣先生徐吟曰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安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成子蛇噬陳純鶴嘔

真誥昔聞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入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

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

青瑣陳純至桃源愛其溪山秀絕畏糧治溪尋勝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壁間人語純糧盡困卧忽聞美香有巨花十餘片流出因取食之復見青衣採蘋岸下乃詰之曰此即三源夫人之地中秋夕三仙將會於此俄三夫人邀入見碧窻朱戶非世所有宴會樂作與純酬唱極洽仍戒曰君慎無往南軒純潛往軒中見案間有一玉笛試取吹之忽見故鄉人物山川儼然妻兒聚會笑語久之不見純不覺嘔一卵墮地化鶴飛去仙責曰不聽吾戒莫非命也後三十年復當來此乃以舟送純歸

四明賓友九宮仙嬪

真誥魏武帝爲北君太傅孫策漢高祖晉武帝荀彧爲四明賓友

水仙傳帝高辛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迺相吞噬蠶女之父爲鄰所掠唯所乘馬猶在女念其父殆廢飲食其母慰撫之

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妻之然無能得父歸者一旦其馬絕絆而去載其父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啗父曰誓於人馬配人而偶非類可乎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過其皮忽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女化為蠶食桑吐絲成繭衣被人間父母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雲駕此馬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授以九宮仙嬪無復憂念也冲雲而去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子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子以祈蠶桑焉

鬱夷金霧蒼梧珠塵

拾遺記蓬萊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常浮轉低昂有如山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又岱輿山南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又舜時有鳥如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氣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嚙青沙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

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結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故仙人方因遊南嶽七言贊曰珠塵圓靜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

馬明救病峭品拯貧

列仙傳馬明生者少爲縣吏爲賊所殺垂死遇神人以藥救之即活方知長生之術有驗遂隨之負藥爰至廬山以受道要馬明自後周遊天下勞苦辛勤願合藥以救人病不願昇天每居人間人多不知其神仙也

高道傳譚峭者茅山道士實曆中遊天台江浙間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塗以拯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神丹化金

于章剪祟元澤答神

高道傳法師于章字長文開皇間受黃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原流符之本

末置壇法式乃錄受符日月及真仙語訣次第記之由是知師通冥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剪祟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靈惠日益多矣

又左元澤温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之不至則爲祟元澤以杖答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於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爲仙官杖死慎勿以血食祭我也

禹鈞五枝李卿一葉

實諫議錄寶禹鈞嘗夢祖考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祖考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私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皆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故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蓋謂此也

仙傳拾遺陳李卿因遊長安青龍僧舍會一老翁與李卿擁鑪以坐見壁上有冥海

華夷圖季卿嘆曰十年辭家辛苦萬里何由冰淮從洛至于家山耶翁笑曰此不難致命侍童折堦前一竹葉置於圖中渭水之上注目於此舟可如向來之願矣季卿瞪目覺渭水波動竹葉已成巨舟恍然舟從遂及於家見兄弟妻子忻喜迎拜復辭家登舟至渭濱欸然如夢坐在畫圖之前仙翁擁鑪如舊季卿謝之因問翁姓名翁曰吾不欲姓名示於人間但居終南山已七百年矣子有道骨故相值爾

馮俊負囊王遙擔篋

原化記廣陵馮俊以傭賃資生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可重百餘斤售俊負之至六合乃登小舟頃之忽抵廬山星子灣也見平湖渺然山嶺疊秀道士上岸行約五六里至一山下有大石方數丈道士以石扣之石遂開有二小童出於石間洞中有數道士奕碁戲笑道士曰檐人甚肌乃與胡麻飯食之謂俊曰勞汝遠來授與錢一千文俊辭歸乃指一石若虎形狀令

俊乘之道士鞭石其去如飛不覺已在廣陵門外比至家昏瞑方始舉燭解腰下皆金錢也
神仙傳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盧生叱賊劉馮止劫

酉陽雜俎盧生者因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逐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俯伏聽命其侶訝之盧曰此輩劫江賊也其異如此

神仙傳劉馮者沛人也有軍功學道時長安諸賈客隨馮行雜貨萬金忽山中逢劫賊數百人仗白刀張弓四面馮語賊曰汝輩居官食祿我夫佃婦織云何斷道危人利已於是賊愈怒馮大聲曰天兵先打賊一時反手自縛口中血出欲死餘者尚能語乃乞活改惡為善馮曰本欲盡殺汝馮救天兵放賊皆立起也
野夫一楞子芝二槁

李釣不餌陶琴無絃

高道傳道士李道盛與鄭邀羅隱之為友邀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慕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觴一詠嘗因酒酣聯句

冷齋夜話劉野夫跛足拄一拐每歲必至洛中看花為人談噱有味嘗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拐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脯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與發羹餽飢再作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蓆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箇好西湖神仙感遇傳王子芝字仙苗常遊京洛間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仙苗自云是河南緱氏族狀貌常如四十許人好養氣然莫知其甲子也

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
羅曰醉却隱之雲更後不知何物是天真
晉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性不解音唯蓄無
弦琴一張每因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但
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炎皇鑽火封子隨煙

仙傳拾遺燕昭王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
甘需事之王行道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
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
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游燧
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
夜忽有飛蛾嚙火集王之宮得負丘沙珠
結而爲珮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嚙洞光
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
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清之旨王
母亦不復至
列仙傳審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
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
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
氣上下

伯仁西補庾生東遷

真誥定錄君云近見周伯仁補爲西明公
中都護中都護如世間太傅之官也
又庾生者晉庾亮太尉也大帝補爲吳越
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元子云庾
生今遷爲東海侯

昌齡策杖世雲乘船

西清詩話潁陽石唐山一峯雄秀上有石
室即那和璞算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安
世發得神仙術策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
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
道釋聞之邀致刑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
詩云綠髮青腫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
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又
嘗書昌齡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深山十
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真情還與世情疎
雲山大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
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
其人矣
西山記吳猛字世雲嘗乘錢船於廬山之

頂俄有赤龍負之而遊於海

越溪道士少室仙伯

撫遺秦川城北山絕頂之上有隗宮宮
之壯麗莫得狀之門限皆琢青玉爲之瑩
徹如瑠璃蜀中道士云古仙人有詩在限
下土際求之果爾其詩曰越溪道士人不
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玉窗寒滴
露研硃點周易

王氏神仙傳王仙君以天復初自上黨雲
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放志林谷迷其所
之歲餘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大行
南遊嵩少廬間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
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之仙君端居巖竇之
內宴坐凝然門人等皆炷香瞻禮不忍捨
去君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召爲少室仙
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畢靈引艘仙柯拔宅

晉史畢靈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
多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時順陽
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

山中船成當下水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惟用數人而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

北夢瑣言唐儀鳳中青城縣橫源翠園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昇已具仙傳拾遺

瞿生攝遁羅郁羅謫

廣記道士瞿生被師攝急遁入一室穴中頃時持一碁子出曰適遇秦人下碁留飲此碁子乃秦之物也師視碁子狀如小龜光潤如玉

真誥萼綠華女仙之真也於晉昇平間降于羊權之家云我本九嶷山得道神仙羅郁是也以罪謫暫降混濁之世以償其過乃謂權曰無思無慮無貪無求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恬淡苦勤內行故我行之已九百年矣今授汝以尸解之訣權亦得道今在湘山不出

千韶天書王褒神策

續仙傳葉千韶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之術隱居深山遇神將帶劍佩龍虎符有黃衣綠衣二人執簿書前拜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充備役使以敕世人千韶授天書閱之若人間之兵籍也有事呼召

即至自後凡有邪祟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病人皆以爲神

王氏神仙傳王褒入華山一夕忽聞簫鼓之音千乘萬騎浮雲而下見一神人曰吾乃太極真人聞子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良可憐也後命郭靈蓋授君神策玉璽拜爲清虛真人理小有洞天事

自東擊虺趙昱斬蛟

傳奇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龍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仗劍攔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五更初仗劍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虺來自東以劍擊之而去

異人錄趙昱從道士李珣隱青城山隋煬

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時獫爲獯中有老蛟爲害昱蒞政五月沒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聲振天地昱持刀沒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傾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韋見斷筆曹觀東郭

廣記唐西川採訪使韋行武有姪曰子威有部卒丁約者執役於部下一日別去不可留曰五十年近京相見子威自後尋訪絕亡蹤跡子威後調官道由驪山旅舍聞通衢諠甚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約也子威驚認之際丁笑密謂威曰尚記臨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威問何爲而致此耶約曰吾言之久矣何逃哉威問所須云須筆威搜囊中以進臨刑之日子威往觀丁亦目子威微笑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條及之次而丁囚已躍出謂威曰自此遐遁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候於崑崙石室言訖而去道謂之塵釋謂之劫俗謂之世也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能變化術曹操求之不與曹公欲殺之徧令逐捕人見慈即當殺之數日或有見慈者輒便就斬持其頭以白曹公公大喜就視之乃一束芻耳左蛟感縮陳虎咆哮

高道傳左元澤居一巖室左右有大竹十本前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朵文禽數十隻類鸚鵡遊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唯瞑目坐忽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唯聞腥涎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狀甫巖呵喻徐而感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慎勿獨棲巖穴也

又正懿先生姓陳名寶熾誦大洞經通感故珍禽異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繞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不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因號曰考虎木

公助遺鼠忠恕稱猶

仙傳拾遺唐公昉師李八百得其神丹遂舉家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其腸今山下有拖腸鼠末廣微所謂唐鼠也

志林郭恕字忠恕周廣順中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猫逼山水佳處輒絕糧不食盛夏曝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傍冰皆釋復辛葬於道傍及改葬視之空空如蟬蛻焉

趙熙救惠董奉活爨

真誥趙熙漢時爲幽州刺史能濟貧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誅族數十事其身得詣朱陵而子孫並在洞天中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時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往以三圓藥納口中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故半日能起坐遂活人問其故曰初見赤衣吏追云董真君有命遂得回耳

郊公觀像曹王出獵

廣記杜郊公悰幼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外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掌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見荒村古觀歸然一殿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也乃半面爲漏雨所淋也

原化記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伎術之士也王嘗出獵得鹿十頭圍已合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以術禁之俄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纓及寸負囊杖而行王問山人曰可追否曰可王令追之道士笑而來王問鹿何在道士曰向見鹿即死故哀而隱之今在山側王遣人視之皆隱於小坡而不動王笑而遣之

童子回舟老翁負笈

稽神錄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碁使

一童子刺舟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繼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幽怪錄侯通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為金通貨財百萬市美妻百餘人

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通伎妾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攜伎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又失所在

子陽桃皮田鸞柏葉

真誥黃子陽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入博落山中學道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遇司馬季主遂得度世

廣記田鸞入華山遇異人指柏木示之曰此長生藥也何求於遠鸞歸服柏葉數年自覺身輕一夕夢神仙持節相引入洞眾仙皆曰服柏仙人來勒名上清玉策金字復告之曰爾且止於人間候有位即召遂悟自後隱於嵩陽百二十三歲少容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郭無四壁劉有二圍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筵十

真境錄郭文字文舉嘗於華陰山石室中得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值晉室衰乃負笈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苦覆為舍不置四壁葛裘鹿巾區種菽麥及採筍以買鹽酪或餘食即施貧者乾符中封靈曜真君山中遺跡甚多

晉逸史劉麟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知之好遊山澤志在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圉一圉閉一圉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圉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孝成束帶自然綸巾

丹臺新錄梁譙字孝成譙好樂仙道年十七為道士即持齋誦經廣建功德濟諸苦厄視地而履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衢每下

路避之見人卑恭泊然虛靜一旦謂弟子
王子年曰吾屬良友待我於南津當往彼
爾可知之乃束帶南出于年隨之惟覺雲
氣鬱鬱絃覆林谷良久謔忽踴身騰雲條
已不見遙聞鼓吹之音而已

本朝蒙求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
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
有道氣教以辟穀法乃出青柏枝令嚼夢
中食之及覺遂不食

青巾佳客白衣老人

神仙傳陳希夷先生一日謂門人賈昇曰
今日有佳客至速報少頃一人衣褐青巾
扣門賈走報其人已行賈逐之見一老人
衣鹿皮賈問前老人去遠否老人曰此是
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而鹿皮老人亦
不見先生曰老人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
生也今既不見鹿皮者又去吾不可久留
乃返真

漢武傳武帝出遊岱山遇一白衣老人耳
聳於頂髮垂於肩頭有數尺之光帝異而

問之老人曰予聞嵩山有菖蒲一寸九節
服之長生遂不見帝曰此乃岳神也時王
興聞之服菖蒲得仙

鄧丹一斗翁藥千緡

續仙傳處州松陽乃張天師修真之所鄧
去奢慕前人之迹結菴以居朝夕焚修山
南有一巨石嘗坐其上感神人告之曰天
師丹劍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師曰此石天
設非人力可加神人曰勤修不怠丹劍可
致師如其言不三年神人送丹一斗劍一

口師後施丹治病功成上昇

又賣藥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蘆賣
藥人以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
不神驗或戲問之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
厥直千緡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於長安
賣藥抖擻其葫蘆已空只餘一粒安於掌
中曰百年賣藥無一人買者深可哀哉今
當自製藥方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騰空而
去

銅牌誌鹿金盆射鵲

高道傳明皇狩于咸陽獲大鹿命庖人欲
烹之張果奏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
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之于上林獲此
鹿乃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遂命驗之
果然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彫暗耳

又軒轅集宣宗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集
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
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
道自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
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於館謂中人曰皇
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
上復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
鵲宜致之上大笑

李明合丹伯真採藥

茅山記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句曲鬱岡
山合丹丹成而昇玄洲除大卿之任至今
舊迹壇井存焉

真詰姜伯真入猛山中行道採藥奄遇仙
人令伯真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
道之貴而篤志學之不知不正之爲失君

葛氏蛟帳女媧靈幕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時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覺腹暖則心正矣常行之為佳

但異志九夷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唯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雲而去又數日復回云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窻戶悉以珠窗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行空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天

劉安雞犬靜之龜鶴

續仙傳劉安即漢高祖之孫也安好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在器內置於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列仙傳蕭靜之絕粒學道一日掘地得一物似人手即時食之遇一異人告之曰子必餌仙藥矣子所食者肉芝也得肉芝食

德休霹靂王與雲車

者青齋龜鶴宜隱山林以期至道遂遁去神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所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汝女春月閑步溪側為蛟所窺以拘攝精魂入其穴矣可將吾一符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後忽見潭水翻涌水中霹靂聲須臾有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鳥蛇頭若大杓已劈死矣女病亦尋愈

王氏神仙傳王興蜀人昔為蒲江主簿而境有靈迹興喜之遂去官隱於山中九年忽見洞中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遂入洞中得仙丹服之即時乘雲車上昇今人以洞號主簿治自此始也

浮胡白豹雷公黃蛇

神仙傳施存真人號浮胡先生師黃蘆子

無競懷果孫鍾設瓜

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之術隱衡嶽石室山每跨白豹出入晉元康間白日騰昇廣異記武勝之嘗於江離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銅劍有文云許旌陽真君斬蛟第三劍無競懷果孫鍾設瓜青瑣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句者喧爭於路一姬曰我終身乞句聚得少金此子貸去不償無競取金如所通數與句者謝曰吾實通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又解其闕何以報德吾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否無競異之即往馬入門見數句者擁爐共火喜見於色命坐具小酌無競頗疑其人終不飲但濡脣而已時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句者以詩送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即取桃視之乃紫金也後琢其金為酒器年七十面色紅潤豈酒濡脣之力乎

幽寢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府三人來乞瓜鍾為設瓜曰我司命也化白鶴飛去

陵陽沈潛曼卿流霞

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是夜半天地玄黃之氣也霞日初出青黃氣即朝霞也

抱朴子項曼卿河東蒲坂人入山修道一日有仙人來迎到天上見紫府金牀玉几仙人飲以流霞一杯輒不飢渴忽思家為

帝所斥遂還河東呼為斥仙人

明皇紫雲元之絳雪

宣室志唐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闌有一仙子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令傳授陛下為唐正始音明皇甚喜即傳教焉及寤以玉笛吹令習之盡得其節奏

仙傳拾遺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詔至上都開元觀思涯愈厚明皇與論道動

移晷刻嘗命趙雲客侍元之茶藥意甚恭恪乘閑乞藥少許以延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愈切懇告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丹死必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舍以珠玉踈而有風鬼不蕩空鬼不淪翳百年外可以復生此為太陰煉形之道後雲客從幸東洛病於蘭宮得以此事白於貴妃如其所謂

道元觀燈知微說月

仙傳拾遺葉法善天師字道元開元初正月望夜明皇移仗上陽宮以觀燈焉尚方匠毛順心結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動鏗然成韻以燈為龍鳳鸞豹騰擲之狀似非人力上見大悅師曰影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京今夕之燈亦以如此適自彼來上異其語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爾於是令上閑目俄而至馬上稱其盛者久之請迴復閑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上於涼州以鐵如意貫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

事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三水小牘道士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眾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看登天柱峯說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峯月如晝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

禦寇剖心道君剪舌

雲溪友議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鑑鍤釘之業號胡釘鉸有美酒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明夢一人刀割其腹以一卷書致于心腑及覺乃能詩常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廣異記夔州有道士王洪明舌長呼字不正乃曰誦道德經忽夢道君為剪其舌既覺語遂正

凡袋佯狂麻襦卓越

神仙傳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為凡袋翟天師之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輕此人吾所不及嘗六雪中布衣褐入青城山暮投蘭

若求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矣天寒如此奈何灰袋曰一牀足矣夜半風雪益甚僧意其卒往視之去牀數尺氣如蒸炊流汗袒寢未曉不辭而去曾病口瘡數月狀若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齋齋散忽謂衆曰試窺吾口中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莫不驚異後不知所終

晉逸史麻襦者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乞食常著麻襦布衣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之頗顯神異與高僧圖澄極爲交友

劍驅蟲流王辰泉浦

神仙傳劍子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

郊亭客話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攜笻挈籃引一班犬往來叩焚間以採藥爲事天禧戊午歲遊青城山迴臨叩宰師仲冉

召之與語曰吾野人也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宰亦莫諭其意一日獨攜笻往國寧寺於寺門下坐卒鄉者聞官瘞之道左師宰聞之曰曩所言斯之謂乎遣吏往彼焚之發其屍顏貌如生四肢皆軟若熟麻馬頭之屍下清泉涌出浮屍而起遂就更衣沐浴以殮之

方遠辯慧道華愚情

高道傳聞丘方遠字大方幼辯慧通經史昭宗累詔不起就錫命服賜號玄同先生羅隱每詣受書先生輒閉目授之曰隱才高識下蓋正容悟物故隱卒保終古先生一日忽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異者三日不散時錢武肅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計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又侯道華常如風狂人人多侮之未嘗有愠色好讀丹經子史或問誦此奚爲曰天上無愚情神仙

楊雄壙墓周暢義塚

仙傳拾遺楊雄字子雲口吃善屬文王莽

募位聞理獄使者欲衆收雄雄恐不免時校書於天祿閣上自投幾死天鳳中辭疾還蜀卒於家乾符中進士趙郁臥疾於嘉州開元觀稍愈於殿上見一少年弊蓋鵝衣白潔與郁並坐郁因言此觀巨功製作

國力興創何乃俯逼殿後而有墟墓也嘗問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漢相留侯之後辟強之孫天師之祖也爲南安太守歿於郡而葬於此乃說兩漢魏晉間事皆若目擊郁問以姓氏答曰子雲姓楊乃強力隨之遂出門而去至今往往有見者

真詰周暢好行陰德功不在覺時歲大旱客死者數萬而暢收骸骨萬餘具立義塚時或祭祀之應時大雨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自然雷鳴法樂霞擁

雲笈七籤馬湘字自然狀若風狂能治病有告之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或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或遊官觀巖洞多留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

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幾人心九天
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
含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江海茫茫轉更深

高道傳道士張法樂居耿谷之西抱元守
一凡三十餘年雲生梁棟霞擁窗扉自號
爲雲居觀久而道成猛虎馴伏侍側後屍
解蟬蛻焉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感應錄後魏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
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枚預乃推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
謂妻曰吾死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
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
之四宿未殮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
珠二枚含之口閉妻謂曰君自云餐玉有
神驗何不受珠言訖啓齒納珠因噓其口
都無穢氣舉殮屍不傾委
澠水燕談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中
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

授捷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
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呼上饒市中配
流嶺南逃歸京師擢登聞鼓自陳宋真宗
皇帝召與語悅之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
承珪家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
司命君也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世謂
之燒金王先生

賀瑒女筮秋夫鬼針

南史賀瑒字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
女子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

歌耳乃土塊加心上俄頃而蘇

感應錄宋徐文伯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
孫也好黃老隱居秦望山遇道士過求飲
留一鉢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
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鑑經一卷因
精學之遂名震海內其後秋夫彌攻其術
仕至杜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恠悽秋夫
問何人頃答曰某東陽人患腰痛死爲鬼
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措法曰請爲
芻人按穴針之秋夫如言乃爲灸針設祭

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伏
其通靈

盧度應鹿龜年辨禽

賢已集盧度有道術少時阻淮水不得渡
過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
見兩楫流來接之得渡後隱居廬陵西昌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
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飲食而去

翰府名談白龜年乃白居易之孫於嵩山
遇李太白招之與語曰吾自水解之後放
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
上奏見辟字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
潼關有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
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
和淚出門相送乃出書一卷遺之曰讀此
可辨九天大地禽獸語言汝更修陰德可
作地仙也

上竈延頸老夫正心

括異志郭上竈天禧中嘗傭於東京州橋

潞器子泰肆有青巾布袍者神彩凜然疑其吕公也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先生曰若真欲事我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公矣郭後尸解視其棺敗絮而已

廣記唐末有一老人攜壺賣藥於益州得錢則散與貧者常謂人曰夫欲人之無病必先正其心心無亂求無狂思無嗜欲無迷惑則心無病而內之六腑雖有病不難治也老夫賣藥嘗以此告人矣一日詣錦江沐浴探囊取丹吞之遂化白鶴飛去

金闕帝君王仙聖母

三洞珠囊云金闕帝君上相青童秉碧霞九雲流景雲輿飛青羽蓋上詣太上靈都宮朝三天靈錄之文也

王仙傳聖母生於炎帝之代推其鄉里即武陽郡人也有絕世之容其親所配瑯琊家將以適矣聞鄰人曰瑯琊好惑之士也聖母聞之遂泣而辭親登一小舟恣泛於大漠任風所送至仙都山在高麗國中也

其山上有峯曰玉仙峯中有洞曰玉仙洞下有溪曰玉仙溪聖母泊於此山守志固節後半年遇女華聖母口傳飛神入鼎之道中源主神之法丹火養神之術得之而成道玉仙號者蓋因山洞而賜名玉仙祠前有方池嘗取玉仙溪水貯之後人投紙以占災福

張忠安車董京環堵

晉逸史道士張忠永嘉之初隱于泰山服氣食芝穴地窟爲室弟子亦穴居其教以形不以言朝廷累召所賜不受上曰欲屈先生仕尚父可乎忠曰昔避地與鳥獸爲侶年衰志謝不堪展效乞還故山從之以安車送還謚安道先生

又董京時至洛陽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於社中乞索於市結網自覆或有所與金帛不肯受時太守就社與語曰方今堯舜之時胡爲懷道迷邦耶荅曰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遂遁去不知所存

沖素精素道全勤苦

真境錄精思院蓋沖素先生鄭元章所居先生常齋居危坐纖介不入南華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所以感動天上仙人時降芝輶屬雲霄月白之夕惟弟子闕關得聽其論則世莫得聞也精思院在杭州洞霄宮

神仙傳尹道全真人隱於衡嶽感上真降謂之曰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汝受其一事而有冲舉之望斯乃勤苦所得爾宿分所值矣遂授以五嶽真形圖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通而爲之圖告曰汝能自修奉而復感應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言訖而去道全於晉永嘉中上昇

貧士抱龍稚川除虎

野人閑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輒集忽一人鵝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乃坐於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睡龍衆不

之應遂解衣入水抱一龍出腥穢頗甚深
閉兩目而不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
水涌衆皆驚走貧士亦瞽然不見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洪嘗養牛數爲虎所
暴乃書符劾之見一人自稱高山君白洪
曰虎狼爲害當已除之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設

虞回旌節元卿琅玕

野人閑話王虞回侍中延接布素之士一
日有道士於竹葉上大書道士朱桃枝奉
謁公出見從容致酒談論豐疊雍容可觀
虞回曰久存志於道常欲於青城山致一
道院以遂閑適道士曰未也即於囊中取
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於上逸巡去盆花
已生矣頃刻長四五尺層層生花道士曰
此仙家旌節花後公果建節兩鎮
廣記謝元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
扣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木也
炭婦許遜木仙魯般

西山記許真君遜門下學者數百人一日
欲以事試之因化炭爲婦人散詣諸弟子
其不爲所染纔十人耳即他日上昇諸真
君是也今有炭婦市炭婦坊在建昌縣界
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功伴造
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鳥每擊楔三下衆

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姓父母詰之妻具說
其故其父後因得爲擊楔十餘下衆之遂
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鳥
衆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
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年後知般所作也齋物具牛謝之般爲斷
其兩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吳人尚祈禱
其木仙

法善寶函王喬玉棺

集異記葉法善字道元嘗於洪州西山養
神修道一日括蒼三神人降傳
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
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
未立而廟號年號皆已知其後果有命
詔入京後乃平韋后立相王睿宗明皇承
祚繼統師於上京左右聖主凡吉凶動靜
必預奏聞會土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陞
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
善曰此是凶函令蕃使自開上從之及令
蕃使自開及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

善言

王氏神仙傳王喬後漢顯宗時為葉縣令一日天降玉棺喬曰天帝召我耶乃沐浴入棺遂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後人為立廟號

葉君祠

王母靈鳳夫妻彩鸞

唐隱逸傳道士王遠知梁揚州刺史雲選之子母丁氏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雲選曰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煬帝為晉王時亦遣使召之遠知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

仙傳拾遺文蕭寓洪州許真君宅遊惟觀八月十五上昇之辰士女雲集連袂踏歌謂之酬願忽見一妓歌詞潛合其名姓復是神仙之語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弄甲帳瓊室不怕雪霜寒蕭異之歌罷蕭徐行隨入大松徑中所居肅然侍衛環列有几案簿書若官

府亦有案牘斷割多為江湖沒溺之事蕭再三詰之乃曰此不可輕泄吾當為子受禍矣果有黃衣使曰吳彩鸞為私欲泄天機謫為民妻一紀乃與蕭歸金陵僦居其後乘虎俱入越王山不知所之

劉熙青藜穆敬黃竹

仙傳拾遺劉向成帝之末校書於天祿閣夜遇一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門而進問姓名我即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之才而下觀之遂出懷中所牒有天

文地圖之書授向而去穆天子傳天子南遊黃臺之丘以觀夏啓之所居獵平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閼寒帝牧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赤松明囊白雲仙錄

齊諧志鄧紹八月旦入華山見童子執五色囊盛相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旦作明囊是也列仙傳劉白雲江都人也多陰德遇樂子

長曰子有仙籍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授以錄且告之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可授道白雲依而行之變化萬端日行七百里再遇子長服丹千日上昇侯楷同塵幽棲混俗

高道傳侯楷字法先十四師正懿先生學道先生曰汝束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棲隱山樊不易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樊先生曰吾固知之然神仙多託嚴數及成真之後出而同塵

又薛幽棲開元中登進士第勇退不仕入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道氣愈充天寶初遊南嶽卜棲真之地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於三洞經教靡不該覽故出入逸客嚮風稟受嘗進元微論及注解度人經行于世

王生桑田麻姑陵陸

宣室志王先生有道術晦跡烏江人皆不識之洪農史晦之聞其名謁之抵荅先生

以杖劃庭下則雷霆震動巖谷重疊湖水極目先生曰陵陸遠遶而有桑田之歎坐客惶恐先生曰所以爲娛耳即以幕神庭寂靜如故

神仙傳麻姑時降蔡經之家入見王方平遂拜之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見蓬萊又淺於往時至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云海中復揚塵也

玉壇風吟瑤臺露清

稽神錄建鄴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吟杏花稀碧挑泥我傳消息何事人間更不歸自是絕跡人皆言其上昇

逸史唐開成初進士許渥遊河中忽得重病不知人至三日覺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悟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訖復寐及明且又驚起改其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言訖兀然如醉醒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女仙三百餘

人內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賤詩及成復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既畢甚被賞令諸仙皆和曰君終當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李賀樓記方朔覽銘

書法苑李賀將死時有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如霹靂古文云召賀了不能讀下搢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曰帝成白玉樓立召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氣絕賀學語時呼太夫人

爲阿彌

拾遺記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群臣至舜時露漸減隨世之汙隆時溥則露滿時澆則露竭秦始皇通汭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紫帶李通丹臺子微赤城

六帖紫陽真人周李通入蒙山中遇富門

子再拜乞長生訣富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中何憂不仙

神仙傳司馬天師名承禎字子微女真謝自然汎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曰吾於玉霄峯東蓬萊常有真仙降駕今爲青童君所召須往紀俄頃蛇去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有集行于世

彭蛇盤踞王鶴飛騰

丹臺新錄彭宗宇法先年二十服業於杜沖真人深蒙賞接栖真味道精貫神入山中有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踞雖摩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

王氏神仙傳丞相王徽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宮有召命當補仙職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卒及明有雙鶴飛騰於庭木青樂異香

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空洞靈瓜嶠洲甜雪

拾遺記後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又穆王東遊大騎之谷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王之履數碧滿之蓆黃管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藕嶠洲甜雪

伯微金鈞仁本玉屑

丹臺新錄莊伯微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

授以金鈞之方因而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矣

酉陽雜俎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撲物而坐問之乃云君知有七寶城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其一也因開襟視之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囊分遺鄭曰食此可以畢世無病矣

李對道德嚴議優劣

高道傳道士李含光者晉陵人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情景皆欽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昔漢文行而躋民於仁壽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時見其私亦聖人存教爾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又嚴達者字道通始髫髯已有方外志周武建德中詔法師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公卿復欲去道家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辨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

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

葛呼錢飛宋指燈滅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取錢使人投於井中公往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其錢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

續仙傳宋知白爲道士眉目如畫言談秀麗夏則衣綿冬則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如蒸出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則如隙風所吹或食氣肉五斤蒜薤一盆飲酒三斗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一二美女行則捨之人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

陶挂朝服夏懸辟書

丹臺新錄陶隱居除奉朝請頗快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意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五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古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不如早去無自

勞辱欲脫朝服挂神虎門製鹿巾徑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曰主上性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便恐違卿高志如何先生思良久曰吾本為身非為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真誥明晨侍郎夏觀字子治陳留人也服木餌和雲母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月支獻獸麻村射猪

列仙傳漢武帝幸安定月支國遣使獻者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又獻猛獸一頭形如狸其毛黃色帝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云夫威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為巨象之王鳳凰為大鵬之宗亦不在其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千萬里常占東風八律青雲千呂謂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以二物來獻宣圖陛下乃不知真乎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遣使使者猛獸所在

廣記麻陽村人見一野猪射之至一石室中見一老人曰此非真猪速宜出去童子送出門村人曰老人誰耶曰河上公也上帝令為諸仙講易又問童子汝誰耶曰我王輔嗣也未能精通於易被罰守門童子以石塞門四顧茫然不知所在

楊君問龍葛公借魚

真誥楊羲夢登高山四面皆大水見一白龍身長數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又見白衣女子入口中須臾三三出乃止

又還義右邊而立又覺義左邊有一老公著緇裘芙蓉冠柱赤九節杖而立俱視白龍某問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王女蕭子夫取龍氣以煉形也又問公何人來登此字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立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此龍可乘否答曰此龍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王斧丁瑋寧也又問一龍而四人乘耶公曰此侍晨官龍如世之輅車

神仙傳葛仙公出行於路見人賣魚謂魚主曰欲借此魚到河伯所可乎主曰魚已死公即書符內魚口中投之於水魚即跳起

裴祖輕舉自真昇虛

高道傳道士雙裴祖栖白鳥巖誦黃庭經功成閉室七日不出弟子驚異視之忽然輕舉而昇遺仙被於木杪及崑中卧席後百餘年皆不壞

又道士賀自真有學趣獨高邁居嵩山修

道一日雲鶴音樂雜滿空際自真遂昇虛而去處士陳陶與洛人贈之因賦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引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泣

太極光陰億萬年

劉翊陰德韓崇仁政

真誥劉翊家巨富周給困窮好行陰德累遷陳留太守損已分人過馬皇先生告之曰子仁感天地德動鬼神太上嘉子之用

情使我來携子以長生吾仙官爾能隨吾去否翊從之而行遂授以服五星之華法今在華陽洞中為右理監

又韓崇毗陵人遇神人王偉元授以流珠丹元法語之曰子行此道可以仕宦功成之日無妨仙舉崇初為宛陵令行仁政以撫民蝗不集界後遷太守視民如傷政化洽晉復遇偉元再授隱遁解形法遂入大霍山以度世今在華陽為左理監

蕭文補復負局磨鏡

神仙傳蕭文常在中為人補履十數年人皆不知其神仙也只見其不老好事者欽之就求道術不能得之惟梁母得其作火之法一日上三亮山與梁母相別列數大火而昇

列仙傳有一磨鏡叟常負一鑑局於市中不識姓名皆不知其神仙只以負局呼之或時貨藥服之者皆愈

顧和執蓋淳于典柄

真詰顧和吳人也少孤有志操仕晉為中

承遷尚書僕射永和元年尸解

太上迎補為執蓋郎今在華陽洞中

列仙傳淳于上虞人也自少好道長於十笈入天目山隱居遇仙人惠車子授丹經功成今在洞中為典柄郎主試有道之士

韓康避名戴孟改姓

後漢逸史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藥長安路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康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為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避入霸陵山中公車連召不至

高道傳道士戴孟本姓燕名濟漢末人以謂養生者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改姓戴託仕於武帝之朝孟少好道事母以孝

母服除入華山服木遇裴真人授以玉珮金瑤經遂能輕身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黃符療疫蘇香返魂

搜神秘覽長安有黃公者嘗售得一僕負檐相從幾一二歲家貧窘夫婦悲嘆僕聆

之問曰主人所須得幾何曰得五百千僕云某有小術可以致之因市好紙并筆硯瓦缶剪莢各一明晨與俱往市中僕乃疊紙數百重持筆謂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大疫此符可療每道當為五十金後日果五百千矣遂行氣吹噬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大疫有符者免焉

洞微志有蘇德哥者善合返魂香但祖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不可返時司天主簿徐肇嘗泣告之曰父母曾相皆欲一拜之蘇唯唯乃懷中取一貼如白檀香撮於鑪中煙氣裊裊直上其香甚於龍腦蘇微吟曰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追引食頃忽然驚風拂幕見其祖曾父母俱至肇泣拜熟視之其衣冠裝著悉如平時曰今日嘉會誠亦難得飲訖徐徐出幕為煙霧而散德哥後亦不知所之

王厄娘子金華仙人

幽怪錄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
郎具聘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
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箒便望終天事夫
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
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乃仙女玉卮
娘子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
已

大洞玉訣曰太初天有流泪之池池中有
玉樹周回蓮華十丈池廣千里水乃香美
金華仙人恒處蓮華之中飲流泪之水則
五臟明徹面生紫雲

張誤食厭應不如葷

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
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稅宅
子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
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
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較量良
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燾景祐元年
第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追至
一府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辯

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
吾為若言少選復出呼張曰可謝恩乃引
至一殿前通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
而悟汗流浹體公神骨清粹矜懷夷曠豈
非仙曹被謫者歟

高道傳道士應夷節母夢流星入牖驚寤
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葷茹授正一
紫虛等籙師行之精謹嘗謂弟子曰吾以
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能道不違人而
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鄧都相去幾
何唯心自兆耳爾等勉之

子晉窺井士則叩門

拾遺記大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
頻斯國中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
泉水常沸湧仙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
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
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纒堅韌如筋伸
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蟲續人髮以為
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
井上仙者食之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

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視之乃有雲
起雪飛子晉以袖揮之則雲雪自止白蛙
化為雙鳩入雲遂滅

劇談錄嚴士則穆宗朝為尚衣奉御因入
山採藥觀一茅舍煙蘿四合見一人偃卧
石上士則問侯答曰予自安史犯順居此
避世不知年代仍無煙火念君遠來無以
療飢乃取紙囊中如棉豆形者取一粒汲
泉煮之良久香熟令啗之即覺豐飽曰汝
得至此亦宿有分汝他時位至方伯僅能
脫去塵華長生必得矣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一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二

設二

何侯灑酒道士潑墨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總仙記何侯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大帝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爲太極真人今九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小仙傳吳道子得神仙術畫妙入神唐太

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牆數尋俾畫山水道子即命帳幕蒙其牆以墨漿潑於牆上復以幕覆之良久曰請陛下觀畫其山林草木人煙鳥獸無不具備上顧眎久之見巖石之下有一小洞道子指曰此洞多有神仙扣之必有應者於是以手擊之洞門岩開有童子在側道子曰洞中甚有佳致請陛下觀道子乃躍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敢入洞門復閉道子自此不知所

兼瓊酒星張魯米賊

逸史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嘗令左右搜訪道術之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杖藜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或報章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忽一日又來章乃潛駕往詣公服至前躍出再拜相顧徐起遂失四人所在時明皇好道章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

天師傳張魯字公期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每行法治疾立復康愈每授法治病者令致米一斛遂積鉅萬魏王輔政謂之米賊遣將統兵來討時諸弟子見兵馬至驚懼走告師師以手板畫地河流湍急兵不得渡遂用水軍師又以手板畫空即九重峰嶺直接重霄兵不得前遂聞魏王遣使追謝就拜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關中侯後飛昇

歸真書伯醜譚易

湘山野錄熙寧丙辰歲交賊寇邕郡倖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欲僦一僕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去其僕當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祝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後月餘方抵唐下馬於驛驛吏前曰君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因出書示之曰歸真子謹封唐因起封惟一詩曰袁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箇中靈藥宜頒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求黃壁卧林泉問其形貌乃全州黥僕及唐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所謂角龍也

仙傳拾遺楊伯醜好讀易隱華山何安審問易之所學曰太華下金天洞中我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元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譚而測神仙之旨乎

葛洪上下鄭風南北

丹臺新錄葛仙翁嘗船行弟子見公箱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見否公曰神符亦無所不為弟子欲願見之公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逐水而流下公曰如何客曰今凡人投之亦當爾復投一符即迎水逆上公曰如何客曰異矣復取一符投水中符亭亭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

鄭洪傳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洪洪還之問何所欲洪識其神人也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

戴洋短陋李阿食窮

晉史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甦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結吏從屠屠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

室恒虛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妙占候卜數無風望好道術為人短陋

神仙傳李阿蜀人常乞於成都而所得復以散貧窮夜去朝還人莫知其止宿後一日語人云予被召崑崙當往遂不復見劉寬長者夏啓明公

真誥後漢劉寬靈帝時為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今志伺當朝會麗服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閩幽微篇云夏啓文王邵公與吳季札夏啓為東明公此四明公後並當昇仙階也主領四方鬼神

李羸蛟室思遯龍宮

樹萱記李羸遇神女遺以匹素云蛟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領小繡織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綜

續仙傳孫思邈見人殺蛇解衣而贖用藥以封投於草中去數月忽有人邀至一城郭若王者之居見一絳衣人相謝曰前者小兒蒙救孫潛問左右此何所答曰涇陽水府留飲問所須孫曰山居樂道故無所欲君取龍宮方三十首此方可以濟世救人孫歸歷試諸方救人計數著千金方散龍宮方於其內唐高宗聞名除諫議不受後尸解空衣全為孫真人

葛期致雨趙炳呼風

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期治病千里寄姓名為治治皆愈年二百八十歲禁水水為逆流力舉千斤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光氣高丈餘天大旱時到淵中召龍出使催促昇天便雨數日一旦乘龍而去皆與親辭別遂不復還

總仙記趙炳字公阿東陽人曾遠行遇舊

交炳乃酌東流水爲酒削桑皮爲餅皆極
醉飽曾至河欲渡岸傍求船船人不應炳
乃鋪蓋水上而坐呼風亂流而濟悉無沾
濕時人神異之

阮丘貨葱文賓餌菊

列仙傳黃阮丘者睦山道士也衣裘披髮
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五百里每
止於山上種葱貨藥以度世百有餘年人
皆不識之及朱璜指出方知其神人候之
已不見矣

又文賓者太丘人也賣草履爲業一日棄
妻入山餌菊不出妻老入山尋夫見賓更
少亦不肯下山賓曰汝亦好道遂令妻餌
菊養氣夫妻俱得道

謝敷少微李至亢宿

晉逸史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入太白山
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召博士皆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
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
既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王臺清話李至南宮嘗作亢宿賦其賦序
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忽夢遊一
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於中
一金龍盤于牀上碧髯金鬚光射天地旁

有綠鬚道士轉盼若雷電謂予曰此亢宿
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
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
皇帝立真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與李亢
相並爲賓客太宗皇帝戒真宗二臣皆宿
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
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
拜符亢宮之兆也

王畫凡龜黃折草鹿

酉陽雜俎王瓊有道術取一瓦片畫作龜
甲懷之少頃取出置地則成真龜循行庭
下經數日成瓦

西山記黃真君名仁賢字紫庭一日受玉
皇詔上昇而二弟尚在獵所紫庭遽往召
之乃曰我等受性遊逸不堪作仙但願舉

家昇騰我等未欲去世亦恐捕鹿冥數未
足致此迷執紫庭以其分然乃付地仙之
術教其修化復折草化鹿止其妄心二弟
後隱於西山

觀香脫網許映解束

真誥王觀香靈王之女喬之妹也得喬飛
解脫網之道與喬入山積三十九年道成
授書爲紫青官妃主領東宮

丹臺新錄許映長史之兄也映絕志山林
勤心味道遇王世龍受解束之道修返行
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
還顧反少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其高品
之通耳司命勅吾舉之使奏聞上官移名
東渚立爲地仙

周驅邪魅劉役鬼神

西山記周真君諱廣字惠常入蜀得驅邪
逐魅之術以拯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
以符咒療疾遠近赴邇乃自蜀雲臺山至
旌陽求見願事門下許君從之盡得其妙
要後從許君上昇

神仙傳劉根漢武帝時棄官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廟據王珍因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於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執朱旌之節余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告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之神人曰我是也遂授以道要夫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不死者有尸解者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其次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

李臻晦迹張皓登真

高道傳李臻家甚貧一日有道士張齊物謁臻求寓泊之地臻待之甚厚張每醉或罵詈嘔汗卧具奴僕皆惡之而臻未嘗介意張因謂臻曰蒙君厚顧如此今別去能相送數里乎遂與之偕行張曰余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遂以黃白

術授臻辭以命薄不敢受張茫然自失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為劍乃割地隨手而裂曰自此為別乃投身入地而沒臻異之

張皓漢永初中嘗詔逸人為道士皓年二十歲與其選一日封衡忽至皓望風伏膺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蛟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青腰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而誡之曰動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至魏太初登真

安妃貴客孫登奇人

真誥興寧二年紫微夫人與安妃同降楊真人室紫微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安妃神女乃李夫人之女昔往龜山學上清道成受太上書補為九華真妃賜姓安氏以遊行於太清也抱朴子云孫登奇人也無家屬每於山間穴地而處冬則單衣大寒披髮自覆其身

而真誥亦云孫登獨弦而成八音真奇士道者樓常先生布巾

茅亭記雍法志嘗供養一石老君每誦天蓬咒不輟一夕夢神人於石像前取一樓常與之曰但有患者以帚拂之言訖而覺自後有疾者來以帚拂之應手而愈時人為頌曰雍道者掃盲能視拂跛能履患者雲集

丹臺新錄軒轅集居羅浮山自號羅浮先生人傳數百歲每入山採藥而龍虎隨侍而行師能分形化影無所不至每出入持一布巾見有疾病以布拂之應時而愈後不知所

天台劉阮合浦元柳

神仙傳劉晨阮肇嘗往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因過溪見二女子顏色殊絕邀至家設甘酒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館于山中半年許洎歸鄉邑零落已七百年矣傳奇元和中元微柳實居于衡山欲越海艤舟合浦忽颶風飄入大海莫知所適

俄至孤島而風止二子登岸忽見雙鬟女子二人因叩頭求哀乞返人世二女憫之乃引謁南溟夫人告以姓名夫人笑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柳豈非天也命二女送客以玉壺一枚贈之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驚鵲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上皆有異花二子登橋遂抵合浦回視已無橋矣將歸衡山中塗以手扣玉壺果有鵲驚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忽道左有盤饌飲食豐備二子食之不飢後遇一吏曰太極先生以壺告之先生曰吾貯玉液壺也亡來已久後二子隨吏隱祝融峰疑自此得道也

少君眉目子榮鼻口

神仙傳李少君齊人也聞漢武帝好神仙少君以神方干武帝云丹砂可作黃金服之能昇天時見武帝御座有銅器曰此齊威公之器也帝驗其刻鏤之文果是乃知少君數百歲肌膚光澤其眉目口齒如童

子馬

丹臺新錄趙羅字子榮時患癰疾垂死自厭入山以身投虎狼不歸忽遇異人授以服食法而疾除身體輕強年一百七十歲有少容臨卧時見二美女出入口鼻之間耳聞琴瑟之聲在人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

真多朝元可居占斗

列仙傳李真多者神仙李脫之妹也隨兄修煉而兄授之以朝元之要行僅百年狀如二十許遇太上降授以飛昇之道今蜀中有真多治是也

高道傳道士任可居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本訥愿慙負囊事道士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寶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無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天枉可居自後漸言人休咎或為人禳醮每占先令其人齋戒向壁列斗魁之像坐其前則禍福吉凶歷歷如見

李泌潑蒜叔茂種韭

鄭侯家傳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道引骨節珊珊然人謂之鏤子骨嘗作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真誥秦時巴陵侯姜叔茂來住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

龍君橘社漁父杏壇

仙傳拾遺柳毅家于江湘儀鳳中下第將還鄉里其故人客寓涇陽者往別之未至六七里見美婦人牧羊於野心甚易之問其故云洞庭龍君小女也嫁于涇川小龍為夫所薄憇於舅姑舅愛其子黜之以至于此因託教寓書于洞庭之北有巨橘謂之橘社鄉里祠之至其所以物擊木三五

聲書可達矣。毅如其言，有武夫出波間，引毅入波中。其宮闕如王者之居，於是留毅宮中，歡宴累日。既還，贈遺珍怪不可名述。南華真經、孔子遊手緇帷之林、休坐手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鬻眉交白，披髮獨袂行原，以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張澥飲水伯陽餌丹

仙傳拾遺：張澥，武陵人，幼而好學，常注念於桃源觀，願遇靈仙。以希度世，亦髣髴通感，秘而不言。乾符中，鄭澆出牧武陵，因述詞文，虔誠禱祝，以澥牙將之中。素勤道法，今齋其詞，致齋法事未畢，有仙樂五雲之異，良久垂一瑠璃瓶自空而下，澥捧接之。及一瓶水耳，盡飲之，甘美無比。忽然騰躍昇天而去。

神仙傳：魏伯陽入山作神丹，將弟子三人。丹成，知弟子心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當試之以大飛者，可服之。若大死，不可服。」

也。乃以丹餌犬，犬食即死。伯陽曰：「吾輩達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又死。徐二弟子相顧曰：『作丹以求長生，今服却死，何如？』不服，乃出山，營棺木。一人去後，伯陽即起，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大而出，逢其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寄二弟子。二弟爾時乃醒，悔恨而已。

驟客排闥胡琮啓闢

神仙傳：茅山黃尊師學行甚高，開講之次，衆方雲集，忽有一人排闥而呼，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何爲？何不入深山學道，敢漫語耶？」師不對。良久，色稍和，曰：「豈非要錢修造乎？」可盡取破釜、釜鐵來，師如其言，即命掘地爲鑪，以熾火銷鎔，取少藥攪之，少頃去火，已成白金矣。師感謝笑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見於京師，腰插一鞭，逐一驟，其去如飛，或目之爲驟客。

搜神覽：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失明，罷職嘗令人引行觀中，至門時天大雪。

人言有貧者，口銜一筋，坐塔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稀售之。琮問其故，曰：「今日大雪，不能入城，遂憇此。而人少，顧者琮憫焉，內之五十金，日以爲常。忽一日叩門告辭，闕捷不開，相隔而語曰：『我贈君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而用，若有患磨服之，不復有苦。』琮謝之，問其姓，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乃置墨而去。漸聞聲遠，啓闕無及矣。琮因磨墨飲之，即覺兩目明徹，或曰：『以筋界口，乃呂字疑其洞賓也。』

沈彬石榔表記銅棺

賈氏錄談：沈彬郎中少好道，將卒，戒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子孫不敢違，既兆，其穴開之，見石榔一所，甚寬廣，及有青石蓮燈三枚，鐫刻甚妙，又有石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亦不埋漆燈，猶未照。』」留待沈彬來後，人見棲於西山天寶洞。

袁府君祠堂記：云府君後漢人也，按北齊修文御覽云：陽羨初立縣時，會稽袁玘生有神異，而君始爲令於此，逆知水旱自言。

死當為神或寢息繼日夢與神宴會一旦無疾暴亡殯後風雨晦冥忽失柩所在有民夜聞荆南山若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而柩在焉亟抵縣白之吏民馳至柩已神藏止見石壇石冢而已於是改荆南山為君山至今俗呼為銅棺山以謂府君亡時天降銅棺如王喬為葉今天降王棺類也

紫雲乘風黃梅墮井

紀聞錄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至玉真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於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眾袒而答之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適之大駭方禮謁奏聞勅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因風遂飛至此後因大風復飛去不返廣異記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墮井家人怪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

水上自後不食父母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又雨黃藥吞二粒覺神情倍於常日

魯聰致雷王向分影

續仙傳葉千韶字魯聰有道術嘗遇歲旱人請祈禱師即焚香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以足擦地便鳴從地底轆轤聲一日於城市忽驅叱以振威人詰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故救之耳驗之信然

謝雲一川王濤萬頃

列仙傳王向生而秀異日望終南山高峰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人甚器之既冠不願仕以坐忘遺照為事遇神仙孟先生授以道法能變化分形化影

集仙錄果州謝自然絕粒多言道家事詞

氣高異刺史韓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閉之累月率長幼開籥出之膚體儼然侑即使女自明師事之又於大方山置壇請道士程太虛具三洞籙遷自然居於州郭正元九年刺史李堅致任自然告云居城郭

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於金泉山一日詣州與李堅別即於金泉山白日上昇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旦一川

墨客揮犀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

館夢六人邀之至海上見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眾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今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矣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以人間世長樂鍾聲夢斷時

秀川鐵扇觀福金餅

野人閑話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真一子常謂人曰我錢鏐之後世有得道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煉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為下鬼者矣宰金堂縣則恒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來似有會真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曉注陰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于有疾

者餌之極愈

集仙錄黃觀福家貧每以栢葉為香焚之食栢不啻五穀既并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井中極有異物往看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像天尊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側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懷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為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致憂念也又曰此今年疾疫死者甚多移家益州以避凶年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二

又三

十八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三

正一道士陳無先撰集

設三

沙苑矯翅華陽養嗣

高道傳益州城西有道觀非修習者莫之居徐佐卿嘗自稱青城道士一歲三四至天寶中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見雲間一孤鶴翔飛上射中之帶箭而墜條然矯翅翥于東南是日佐卿携箭而來神采不怡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物所加已無恙矣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前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知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佐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于斯也今有飛仙傳佐卿帶箭飛泊之所下有飛仙觀存焉

真誥姜叔茂為已陵侯棄官入句曲山修煉道成寄書與僚友云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遠城時

乘輿輪宴我句曲悟我永嘆代謝之速

馮長回黃世京守白

真誥馮長字延壽年十五通陰陽占候之術感鄧真人授書能回黃轉赤而面生玉澤道成今為西嶽真人

又陳世京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黑氣心中白氣臍中黃氣三氣俱生如雲以覆其身因變成火火燒於身洞徹內外如此旦旦行之服氣二十過畢乃止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世京後得仙

裴雲盤旋戚霞煥赫

續仙傳裴元靜幼而恬淡及笄願入道父母曰女生有歸遂逼之以適李言為妻夫妻如賓幾月乃告於夫曰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之獨居一室中夜嘗聞談笑之聲夫疑而潛窺之光明滿室及旦與夫別去而雲霞盤旋仙女奏樂而元靜上昇戚氏號道遙好道誦經不輟及笄父母強適劉尋為妻而道遙獨處一室絕粒靜坐

而人莫得而測一久聞屋裂如雷聲但見衣裳在室仰視雲霞煥赫而道遂上昇

正節野人舍光清客

高道傳吳筠天師字正節天寶初至京師係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明皇聞名召與語甚悅上復問道對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焉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道士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李含光真玉清之客也

隱柱羅遠入圖柳成

逸史道士羅公遠時明皇一日召見問隱形術對曰陛下以玉書金格簡於九清矣豈以社稷之重而輕徇小術耶上怒公辱罵之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入玉碣中又碎碣為十數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復強之不已

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露衣帶或見影迹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逢公遠駕輿語袖出一書及蜀當歸為寄仙玉具以奏上頗加悔恨天寶末果西蜀之幸當歸不誣矣

酉陽雜俎正元末有畫人竄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營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眊圖謂曰今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今其精采殊勝如何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乃騰身起入圖而滅坐

客大駭圖表於壁眾摸索不獲久之忽語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抵及此眾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膚若方纛竄采觀之不復認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遂遁去

子虛學古桃俊明經

真境錄暨天師名齊物字子虛學古通經傳時有浮屠梵臻問道釋所起之由師為分其同異曰道無前後者不可辯論也且老子即長生仙道屬太上左宮故老子生

左腋手舉於左故貴左法教服其黃黃者陽也得其道則存亡在已出入無間大劫有窮而吾道不泯太子即輪轉生死之道滅度之法屬太上右宮故太子生右腋手舉於右故貴右法教服其緇緇者陰也命盡而有死其二法殊途同歸於太上非至人莫見其真也聽者嘆服

滕公火鈴許君燈檠

真誥桃俊字翁仲少為郡幹佐明經術晚為交趾太守遇東郭幼平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得道今在洞中

灑水醺談滕宗諒待制守歷陽聞山中有逸人隱居窮僻滕訪之會其方眠呼覺揖滕偶坐言極有理滕詢其山居幾許年月始避兵寇獨處於此但見花卉滿中即知為春草木搖落即知為秋大寒大暑即知冬夏坐久顧滕曰日向夕當亦必飢有山芋野栗可以充飢乃撥松卉大炮芋栗遺滕食訖語以手拈火得無苦耶欲致一大鈴可否笑曰久處山中安於恬淡不欲以

物役心鈴無用日暮膝悽然而歸後再遠人致問已不復知所止矣

西山記許真君與吳君還豫章因歸道遙山日與弟子講論教戒鄉里人皆遷善遠罪仁孝興行嘗有以鐵燈檠詣山告者真君買之夜為燈照漆剝處細視之乃黃金也遽訪其人還之

伯慈疾愈禮正身輕

真誥范伯慈有邪勞之疾頓卧經年費用家財而疾不除於是發心入道棄俗務靜

坐修養五十日而疾愈於是入天目山服食精思十九年感真仙降授丹藥服食白日昇天補為元一真人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初遇西城王君授丹方服食自後目明身輕日行五百里東

華帝君遣迎白日乘雲上昇

漢武四多黃帝七昧

仙傳拾遺月支使者謂武帝曰服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心多動則淫賊身多飭則奢侈未有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

也

黃帝內傳王母授帝七昧之術帝曰何謂七昧王母曰目昧即不明耳昧即不聰口昧即不爽鼻昧即不通手昧即不固足昧即不正心昧即不真但心不亂即真矣目不昧即明矣耳不昧即聰矣口不昧即爽矣鼻不昧即通矣手不昧即固矣足不昧即正矣是知七昧其要在一一之稍昧六昧俱塞則一身不治近於死也

黃覺饒客仙鳳赴會

劉貢父詩話黃覺善詩寄饒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肴呼道士共飲食既罷道士舉血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道士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之疾覺如其言至七十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來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仙傳拾遺劉仙鳳者九隴道士也因入白鹿山見神人授隱秘之術棚口山有大雪寺方眾會仙鳳與道流十餘人赴其會既不為之禮鳳與道流纔出忽聞齋處眾人驚徹連聲不已云籬外籬中有虎三十餘頭縱橫出入眾不暇食憂懼莫知所為僧知其術也命眾人與眾僧望仙鳳焚香致禮悔謝虎乃息

元卿麟胎介象鱗膾

續仙傳謝元卿遇神仙設鳳冠果龍精柏麟脂班螭髓玄洲白柰空洞靈瓜扶桑丹棋清河文藻又有瓊粕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之歌回鸞轉鳳之舞

廣記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

象曰海中鰩魚為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鰩魚作膾章后折爪守一破塊

感應錄陳武帝章皇后母蘇氏嘗遇一道士以一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應

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竈所在后少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王氏神仙傳王守一貞觀初自號終南山人王布衣實藥於洛陽富人柳信生一子眉上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粒傳之須臾肉破有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王倪飛步許鶴上昇

王氏神仙傳王倪即蓋缺師也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帝世常遊人間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見者後一日昇天

郡閣雅談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鑪鍊煉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開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靈感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易鄧通餓

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子長德合圖南道成

真誥太上真人告長史云我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煉神受氣名賓帝錄今補脩文郎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及若使有攝生之理兼行太上之訣以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高道傳陳搏字圖南舉進士不第肆志山水間凡二十餘年夜於庭間見一金甲神人持劍曰子道成矣富有歸成之地先生曰何謂歸成金人云歸成之地者蓋秋為萬寶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遂遷入華山居

淳風占日薛贇諫星

國史異纂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日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

之及期帝使人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明門至西市酒肆登樓而飲使者登樓宣勅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飲畢下樓已失胡僧所在

仙傳拾遺薛贇河東汾陰人後居渭州去俗為道士明於天文律曆太宗將封禪有琴見贇諫而止之每奏災祥與李淳風符契後無疾而卒有異香雲鶴天樂之異山下及觀中咸聞見之及葬空棺而已

子華太霄遠遊上清

真誥山陽呂子華陰君之弟子也服虹丹之液未讀內經來從太君授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館方臺為樂而不願造仙位許先生邁改名遠遊乃長史之兄也君清虛懷道幽棲野外遇異人授返行之法服

王液朝腦精而面光華還類返少晉永和
中嘉道不返後樓大縣中峰丹成天降玉
童白鹿下迎今南陵院乃其遺跡

公房砥瘡張蒼吮乳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年八百歲因以為
號或隱山林或出市里唐公房有至心而
不遇明師李欲試之為作偏客公房不知
是仙人八百驅使用意過於他客公房甚
愛之後八百偽作病因欲死公房為迎醫
合藥價數十萬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

顏色八百轉作惡瘡遍身臭不可近八百
曰吾瘡若得君砥之當愈公房即為砥八
百曰君砥復不能愈君婦砥之當愈公房
乃使婦砥八百曰然三十斛美酒浴當即
愈公房乃為具酒浴瘡體如凝脂亦無餘

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至心故相試
爾子可教也以丹經一函授之公房入雲
臺山中合丹丹成而白日昇天

抱朴子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
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薄者耳而蒼為

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秘妙
何為不得長生乎

沙海石藥唐昌玉葉

拾遺記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劔旦遊
涇沙夕歸陰浦萬里一息涇沙有石葉一
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澗沙湧起
成波瀾也中有神龍魚鼈皆能飛翔仙人
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
遊沙海頌云青葉的皪千載舒百齡暫死
食飛魚

劇談錄長安唐昌觀有玉葉花車馬尋覓
者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衣
垂鬟容色婉婉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
非髣髴容彩端麗無比異香馥郁佇立良久
令小僕取花數枝曰曩有玉峰之期此可
以行矣舉轡須臾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
遊也

道士振衣將軍舉塵

括異志方道士失其名隱於滄陽之西山
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

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奇異果無所
不有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
杜人罷去及期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
蒸黃精以遺交舊一歲忽不至皆謂徙居
他山或以為物故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
人塵埃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
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
自是不復來

真誥保命君語楊真人曰許子能委形冥
化從張鎮南受夜解法云許子即許掾是
也系師為鎮南將軍尸解葬鄰東後四十
四年至魏時遇大風木棺開見尸如生舉
塵尾覆面而大笑

使者迎茅天王問許

茅山記三天使者乘紫雲攀玉板披繡衣
齋命至大茅山迎大茅君君授命而赴赤
城之任今茅山有繡衣亭是當時受九錫
之處也

真誥仙人王子登位為小有天王東卿知
許長史之慈肅而子登問此人今何在東

卿曰是我鄉人也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脩上道

挿花飲酒擊竹和歌

郡閭雅談李夢符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四時常挿花以釣竿掛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責其辭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辭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碎錦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却生江隈椰榆杓子木瘤杯爛煮鱸魚滿案堆鍾傳少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挿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不之罪遣之後不知所在

神仙傳擊竹子不知其姓氏在成都酒肆中手持一竹節相擊鏗然有聲歌以和之所歌辭皆合道意如此十餘年一日東市藥肆語黃氏子曰余知長者好道今欲以試奉託可乎黃曰願聞其所須曰我乞

士也在七里亭橋下今病甚且死死之日幸火焚之然慎勿觸我心翌日至橋下見之擊竹子欣然感謝言訖而逝黃為置衣衾具棺斂焚於郊外即聞異香馥郁鳥鳴至晚其心不化且如斗大黃氏子以日暮欲歸誤以杖觸其心忽炮聲如雷人馬驚駭見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即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入雲中而去厲畫一鷄董歎二鶴

高道傳道士厲歸真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乃明皇詔以來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有雀鷄糞點汗歸真遂於壁畫一鷄自此雀鷄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晉逸史董養字仲通陳留浚儀人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鶴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鶴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

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德誠蛇劍陶侃龍梭

仙傳拾遺鄧德誠者撫州臨川人世崇於道無焚香常誓佐國扶教入道於麻姑山親友聞其志或謂曰夫佐國之功非文武不可也吾子退為道士何以遂斯志邪笑曰此志非世人所知也忽一日自山中還私第中道逢巨蛇橫路擲水以禦之曰汝若龍也當隨水飛騰勿障行徑蛇忽化為劍持之以歸一旦有道士見之曰此神劍也乃教以所用之法明皇耽味至道博訪道術詔至京師暇日因謂德誠曰巨堡之城頗為邊患德誠曰臣以草野之賤荷非次之恩敢不效用以安聖慮乃然七燈以象斗形焚香冥祝乃有一燈飛去勢若流星石堡之城為灰燼矣真誥云陶侃為西河侯侃嘗捕魚得一梭因掛著壁間有風雷梭成赤龍從屋而躍出事見劉欽異苑

王源寶馬芙蓉素驪

青瑣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驪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歐陽詩話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驪如飛後又降於舉子家留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移

煙蘿三友竹溪六逸

真誥鄭遨字雲叟舉進士不第唐末振衣遠去入少室山為道士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遊處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三人為煙蘿友世目之為三高士
唐李白善縱橫術擊劒為任俠輕財重施客任城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沉飲酣歌號竹溪

六逸

王探投簪韋節還紱

丹臺新錄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神標頽秀幽樞潛密靈規洞洽絳精凝皓景案青衡誠凝玉陛所以瑤林翳薈仙浪濛濛故能驪首拔藻延頸入素初因呂后攝政權任中常之職至文帝龍飛乃投簪鳳闕天子禮賢以道稱為逸人

神仙傳法師韋節後魏莊帝時為陽夏守

師道士趙通法師遂還簪紱於朝受三洞

靈文神方秘訣後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

為華陽子

澤民燕堂杜冲寢室

翰林名談張澤民元豐中死而復生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榜曰五相清燕之堂詢問吏可得入手吏曰此神仙所聚爾不可入問五相姓名曰呂夷簡李迪劉龐龐籍富弼也俄呵道自中出其乘馬者貌類劉愛侍郎呼澤民與語張曰公今去世為仙乎劉曰吾今為土地主比人間守令

功行未至何敢望仙被會督役今方畢工軒憲階砌皆明王也已命王元澤作記耶踈篆矣張曰富相當安何故先有此堂劉曰更三年至矣

丹臺新錄杜冲師文始先生經二十年感履真人降於寢室授冲丹方謂冲曰地司舉子之功老君遣我授子仙經冲依奉修煉行之有驗能驅策虎豹役使鬼神為通幽洞冥莫測其端矣

干吉療病法滿寢疾

江表傳吳孫策時有道士干吉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多事之策常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一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收之策母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吉卒後葬之失尸所在
真境錄法師朱君緒字法滿居玉清觀即解紛異俗尚行全真閑戶閑庭下帷虛室器宇宏雅奉定發乎天先情性淵默雷聲沛乎江表爰以玉清本觀地迫喧煩天柱

古壇境遠閑靜乃拂衣不駐策杖收住數年之間諸業未就忽寢微疾一朝倏起命水澡浴具冠服焚香端坐語弟子曰吾於彭殤存亡齊之久矣然道妙寂寂感者通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經法戒行爾其勉諸言訖奄然而逝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三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四

設四

清虛小有寒華大茅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

王氏神仙傳王褒字子登鹿巾披褐徧遊名山精感昊穹夜半忽聞林中人馬之聲簫鼓亂音須臾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告言曰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籙為天王之任耳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真誥曰寒華乃神仙杜契之弟子行元白法而得少容今在大茅之間時或出入有見之者

王錫甘露田生神膠

總仙秘錄真人王錫嘗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無數忽遇一道士謂曰子有風骨而又積德多矣因授以飡風飲露之術一日天降甘露於所居之側竹木枝葉上真人得以飲之遂昇天

遐周詩識忠恕字朝

仙傳拾遺田先生隱於鄱亭作小學時饒守齊推有女嫁李生者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婦將產忽為鬼所害而卒李生下第歸饒於野中見其妻訴鬼所害之事曰可於鄱亭告田先生或可再生李如其言即往村學見先生哀祈之先生曰但屋舍已壞矣先生即從舍出乃呼地界而問曰刺史女因產為鬼所殺屋舍已壞如何一吏曰只追李妻魂魄合為一體以神膠塗之即生矣李妻乃活遂失先生所在

高道傳李遐周有道術開元中召入禁掖久之天寶末一旦遁去但於所居壁上題詩識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翰翰潼關之敗走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鬼字馬鬼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鬼時高力士以羅

經之其所先見皆此類也

王壹清話郭忠恕惟縱無檢多突忤於人
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
翰王常拜之郭使酒誅其姓玩之曰近貴
全為贖攀龍即是龍雖然三箇耳其奈不
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
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郭大慚終以此
敗後坐謫時政擅貨官物流登州中途卒
葉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殮葬發土視
之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

○脫空王老詐死馬郊

神仙有王老者莫知年歲自言姓王不知
何許人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
蟬蛻時人謂之脫空王老

江淮異人錄司馬郊一名疑躡履而行一
日可千里性龔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
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宣城逆旅
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而更繫之既而互
相搏擊郊忽拮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
市皆聚觀乃召鄉里縛其主人將送於官

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復聞店中喧
然曰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也
文侯布穀郭璞散豆

高道傳道士牛文侯性識穎拔學洞古今
多誨人為善每冬凜則布穀于地使禽虫
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
物脩身積德久而愈篤

方術傳郭璞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將趣
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
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
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請璞為卦璞曰
君家不宜存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王人從之璞陰令
人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
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

王纂飛章張殖易奏

王氏神仙傳王纂當晉室播擻之時憫斯
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
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吾得
鑒聽于子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於纂

曰勉而行之真仙可冀

廣記張殖者彭州道人過道士姜真辨
授以六丁駢役之術大層中西川節度使
崔宓常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
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
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
復追憂惶不已莫知為計知殖有術召而
語之殖曰此奏可易不足憂耳乃炷香一
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
得所封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知
覺進表之時封印如舊崔公深異之

○師皇龍針崔煒蛇灸

列仙傳馬師皇即黃帝馬醫也識馬生死
之診治之無不愈者忽見一龍下向之垂
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疾知我能治遂取
針以針其脊其龍乃去後數年數數有龍
見負師皇去

廣記崔煒於正元間遇一老嫗自稱鮑姑
授艾少許云每遇痼贅不過一炷言訖不
見煒莫之曉一夕忽墮於枯井中無計而

出旁見一白蛇蟠屈數丈煒視其脊亦有
疣偶因野燒延火飄入井中煒取火依鮑
姑之言以灸之其疣應手而墜煒知龍也
遂跨其背而蛇身光燭相照昇騰行至一
洞中見一青衣童子曰玉京子也已送崔
君來煒至問童子鮑姑何人曰鮑靚女葛
洪之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煒方駭之又
問玉京子何人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
京號玉京子也

賀乞鑑湖葛求句漏

高道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興人性曠
夷初擢進士第累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
尤誕放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
爲道士還鄉里詔許宅爲千秋觀又乞官
湖爲放生池又詔賜鑑湖剡川一曲既行
帝賜詩寵行人比之爲二疎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本姓諸葛遠祖征江
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我在此
何諸之有遂去諸字葛姓之興始於此也
究覽典籍尤好神仙親友薦洪才器宜長

國史選爲散騎常侍洪固辭不受加以年
老欲合丹藥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
令遂將子姪俱行焉
公昉仙酒法先神燈

撫遺唐公昉興元府人興元有斗山觀自
平川內聳出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
底故以名之薛蘿杉栢景象奇妙昔公昉
飲李八百仙酒舉家拔宅上昇故後人題
云霞盃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宮
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寥
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
栢在露華烟靄鎖驚塵今有故基存焉
丹臺新錄彭宗字法先嘗服業於杜沖真
人栖真味道精貫人神一日夜間行道有
神燈數枝浮空映席凝輝耀人皆異之

君賢易姓拱壽塗名

馬君內傳馬明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
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殆死忽道傍見一
女人年可十六七衣服奇麗姿容絕世行
步於其間明生知是神仙因叩頭乞治女

人即與藥一粒大如小豆與服之於是即
愈明生乃棄職易姓名隨神女還俗宗神
女知其可教乃令安期生授金液丹方明
生後服丹上昇

括異志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
道士秦章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
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
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
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拜章何其久也
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
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
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
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
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鬼谷犬履山陰鶴經

仙傳拾遺鬼谷晉平公時人隱居嵩陽鬼
谷因以爲號先生姓王名詡蘇秦張儀從
之學縱橫術智謀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
臨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以引二子
即日到秦矣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

所之

真詰注王逸少即王廙兄曠之子有風味
善書後爲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不
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又晉書
羲之愛鵝時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
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我寫黃庭
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倭松實永瑣茯苓

列仙傳倭松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形
體生毛行走如飛年三百歲劉向爲之頌
曰倭松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
驤

仙傳拾遺葛永瑣常居蜀之上清山志希
度世巨松之下時有夜光因得茯苓其狀
如人形鍊而食之能飛行變化丹成服之
白日昇天因號上清山爲葛瑣山

天師鬼降真君牛闘

高道傳天師張道陵昔成都與鬼戰奪二
十四獄俱爲福庭降二十八宿以通正氣
時有鬼帥尚居青城山下爲人鬼貿易之

所謂之鬼市天師至則化爲寶座以居之
兵固不能月火亦不能焚於是鬼帥降焉
西山記許真人避還豫章周覽城邑忽遇
一美少年自稱姓慎來謁禮貌勤厚詞語
辨捷欲少留之遽告去其君謂門人曰此
非人乃蜃精耳得非聞吾有除害之意來
見試耶若不誅之終爲大患遂乘高迹其
所之乃往江湖化爲黃牛戲龍沙上真人
遂剪紙化黑牛往闔之令弟子施岑持劍
至其所且戒之曰俟牛闢酣即以劍揮其
黃者施君如命一揮中其左股遂奔入城
西門外橫泉井中而黑牛復化爲紙矣
王授琵琶集獻荳蔻

秘閣閑談王保義爲荆南高從誨行軍司
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經及長
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女
仙數十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
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妙
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
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奄然而

卒

高道傳道士軒轅集居羅浮山宣宗嘗召
入內時京師素無萱菴荔枝花上因語及
俄頃二花皆至枝葉芳茂如裁剪者
道源推步虛中章奏

本傳丘濬字道源能通陰陽太極數早歲
欲遊華陽洞天求爲句容令任滿以詩寄
茅山道友云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
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
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漸茅許勸忘機明
朝又引輕帆去紫本年年空自肥濬嘗語
家人曰吾壽終九九一朝起與休罷索
筆作春草詩一章詩畢端坐而逝是年八
十一及殮空然衆謂尸解池守光祿滕公
甫元發記其事葬於九華後數年有黃衣
急足持牒書抵于滁陽家人啓封黃衣忽
不知所所在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
數謫爲泰山主宰
獨異志唐正元中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
皆黜落甚懷憤乃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

奏章以問吉凶虛中爲奏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瓊無疾暴終可交酒斟文祥栗喚

續仙傳王可交秀州華亭人以耕釣爲業一日鼓柁江行忽見一綵畫花舫中有道士七人呼可交姓名可交驚異有侍從懸角者引交上舫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畢實瑩徹一人曰好骨相今生於凡賤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鑄中酒再三斟不出一人曰與栗其栗青光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命一黃衣人送之瞑目間忽坐於天台山瀑布寺前離家已半年矣

雲笈七籤殷文祥名道筌自號七七嘗預官僚公安一日有酒倡優者侮之七七語主人曰以二栗爲令可手衆皆忻然乃以栗巡行喚之皆聞異香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制不落但言穢

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主人祈謝之有頃石自鼻落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焉

元女華幄太真霓裳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二女一名旋波二名捉琰王好神仙之道故二女託形下降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琅璫之膏二女皆善舞其所至之處香風欬起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拂之皆舞容冶妖麗綺靡鸞翔王復以袖麾之舞者皆止王知其神異乃處以崇霞之臺及設麟文之席散荼毒之香香出波弋國

述史天寶初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爲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又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真楊氏爲貴妃后服進見

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恨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太子服液長胡獻霜

丹臺新錄釋道微竺法蘭問葛仙翁曰道起無先無後不可稱論不審老子太子孰爲先後公答曰微乎予之所問乃合正真道素無先無後無左無右存亡高下貴賤無形無像所以字之曰道不可稱言也太子生老子後前世有功德得服太上金液一升身若紫金光聚故號金仙氏爾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陟方死葬蒼梧之野蓋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欲斷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隱仙白石盧生黃輿神仙傳白石先生不肯脩昇仙之法但取

不死而已不夫人間之樂彭祖問之答曰
天上多至尊相奉苦於人間時呼為隱仙
枕中記開元中道者呂公經邯鄲道上郎
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
黃糧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
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
榮適如願生倪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
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
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
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
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糧尚未
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
教再拜而去

魯公尸解頽回坐忘

紀異錄真卿問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還
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踰前楹曰吾早
遇道士陶八八受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
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
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命縊殺
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

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
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於羅浮山有二
道士圍碁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
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取紙
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
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

丹臺新錄頽回爲明泉侍郎三天司直嘗
謂仲尼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
何謂坐忘頽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
大通此之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
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請從其後也見
莊子

趙高懷雀陶淡養鹿

拾遺記秦王子嬰沉趙高於井七日不死
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
囚時懷中有一青圓大如雀卵方士云高
先世受韓衆丹法冬卧堅冰夏卧爐上不
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飛入雲中九
轉之驗也
晉隱逸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
服氣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客百數淡
終日端拱曾不嘗問頗好讀書善卜筮於
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
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坪山中終身
不反莫知所終

王母瑤池老君玉局

列子周穆王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
池之上又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執白
珪玄壁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白組三百
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
母爲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
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天師傳永壽元年老君降蜀都地神湧出
一玉局座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
南北二斗經訣今天師普濟衆生以救下
民

梁妻更衣衣改服

漢隱逸傳梁鴻同縣孟氏有女狀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後共入霸陵山中

真誥張激子者亦少名發表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激子不顧婦改服乃成室家也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周襲王時大夫仙人也授激子以九雲水強梁棟柱法激子脩得此道

子雲養神昭素寡欲

真境錄夏侯天師名子雲親植芝蘭於藥園自言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故常施藥於鄆市皆隨人淺深而遇之

其藥園詩云綠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崑下菊鋤斷白雲根師羽化一日有樵者窺園中見師鞭乘一獸似虎非虎不可識入東山去其疾如風矣

玉臺清話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償償其直李穆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七顏如渥丹目若點漆鰥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其語書屏凡中年八十九終

麻姑鳥介義皇蛇身

集仙錄云麻姑孝明帝時與神仙王遠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蕭鼓人馬之聲姑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皆世所無姑介如鳥介蔡經見之心中默念言昔大痒時得此小以紀背當佳遠已知經心念使牽經鞭之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

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者豕犬變爲人形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治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義皇也

成子五石葛起千斤

仙傳拾遺崔成子者脩五石雲腴之道於岷山洞室中服之十年解神而去藏形於洞中有遊者見其形骨不散而芳香逾甚細視藏有五物白如雞子因探取而歸忽自震懼已失五石所在明日却入洞中見成子踞坐室內奮髯而言曰道在積功累行德及含識地司所舉名簡帝君然後神丹可成真師可遇子無毫分之善懷殘毒之行竊我雲腴神產之藥而欲度世不亦

難乎此固神明所貴吾以慾物爲心不欲

加罪恐山神不赦尔可速去自是尋獲惡疾歲餘成子夜降其家教以洗心悔過之訣所疾復愈

抱朴子葛起力舉千斤頭有五色之氣高丈餘一日乘龍上昇

自在掬水劉政興雲

野人閑話利州鄧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布短襦人與語縱答皆說天上事人多不曉會夜則於神廟中立睡盛夏暑凝嚴則莫

我知也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門外有市則商賈交易之所也人甚闕咽一夕火起

巨天燒熱屋宇城內人皆登高望之見天自在吁歎獨語云此方之人縱意奢淫莫知善道爲惡既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塔

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天自在遂潛遁去

神仙傳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噓水與雲聚壤成山刺地

成淵

李疎閑客龜蒙散人

指元圖序李疎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不過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

天遇華陰施真人肩吾希聖者青巾紫履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

談論指喻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特見有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可謂真仙之秘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

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費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正一道士陳葆先撰集

設五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齎不解之義問之公

曰道尊德貴非可達問也帝即駕乘而從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奧義公曰常以百姓心爲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

里幢節幡蓋迤邐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墻下女子遙見問何人黃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

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拜後三年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內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仕歷

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脩煉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先芒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能離星象禹步魁罡禁制鬼魅住廬山棲隱洞時鄴僧於溪澗翔亭宇有爲頑石所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噴之命鎚之其石應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弄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爲姮娥

集仙錄江妃二女出遊江濱皆麗服華裳佩十兩明珠大如荊雞之卵鄭交甫見而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內傳云昔鄭交甫將之南楚適彼漢高臺下乃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雞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乎二女解佩與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見佩亦

失之

武夷設席祝融召會

武夷山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會鄉人於幔亭峯上男女千餘人東西各設地席施紅雲之茵紫霞之褥奏賓雲左仙之曲酒行令歌師彭今昭唱人間會別之曲詞曰天上人間會合幾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恨不相隨歌罷忽綠雲四合鄉人與仙人相別乃下山回顧峯頂無復一物矣

高道傳薛季昌居衡山研真窮妙明皇嘗召入禁掖問以道德而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空而去

賓聖白犬萬祐青緒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爲岷峨主司今青城已創真宮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今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

曰吾聞油塗大足可日行萬里及真宮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別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咷而斃

廣記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餌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緒足動即炎矣不可撲驚獸不欲兩頭黃色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乙亥是爲青緒爲焚焚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實爲驚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驚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

桓闔執爨柳浩掌廚

神仙傳宋桓闔字清遠事陶隱居於茅山

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爲
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
隱居忻然而接爲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
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
者索之唯得執轡閭焉詰其所致則曰常
脩默朝之道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閭
服天衣駕白鶴昇天

仙傳拾遺柳浩者家世奉道焚修精恪年
八十餘身膏無疾鄉里疑道力之所及也
忽一旦謂其家曰吾昨奉天符太上有勅
使我於九仙寶室洞掌仙官厨儲百年來
日當行至期無疾而終異香盈庭數日始
絕

柳融粉龜張果紙驢

神仙傳南極子柳融取粉塗孟呪之成龜
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爲酒盃又能含
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雞子中
黃皆有少許粉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
之皆醉

高道傳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百里休

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
喫之復成驢矣

魯逢修舍奚山造車

仙傳拾遺魯逢者善於木工往來齊岱之
間奇張令別業舍壞二十餘間使吏召匠
以修之吏執逢駢行逢邀吏就肆飲酒去
莊三十餘里日暮而逢已醉卧令頗剛躁
吏甚爲憂洎明日又召酒飲吏促之使行
逢曰本爲脩莊舍舍已正矣何見促之甚
吏不能解其意良久村童自莊所至云昨
夜似有風雨舍已修整矣吏以事白令召
而謝之唯唯而已

又奚樂山不知何許人大和中長安大雪
月餘負販小民求食無路樂山因冒雪往
車之家謂之曰我善作車輻可立致百所
計功三百文其家使爲之燃燈運斤日晏
而作未逾三鼓百所成矣凌晨錢三十千
歸以拯飢貧者雪霽告發不知所之

列子御風可雲卧雪

南華真經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續仙傳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
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
三兩日人以爲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
雪而行如醉睡醒唐杜孺休爲蘇州刺史
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
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
相善別來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
後入杭越間去

夸父追日太白捉月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又列
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渴谷
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渭河渭河不足將走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
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撫遺子美後說李太白宿江上於時高秋
澄流若萬頃寒玉太白見水月即日吾入
水捉月矣尋不得尸說者云水解此神仙

之事也

雲漿元道石髓王烈

高道傳葉法善字元道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晝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耳

王氏神仙傳王烈字長休中散大夫嵇叔夜甚欽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有聲如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沈彬三舉董威百結

郡閭雅談沈彬字子文好神仙少孤西遊以三舉爲約初一舉作夢仙語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没人偷風驚寶扇頻翻翅龍懼金輓迴轉頭第二舉憶仙謠白

榆風颭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龍愁雲迷蕭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太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芳劔却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消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主司覽彬詩是年特放象及彬後南遊湖外亦有道者也

逸士傳董威在洛陽居白杜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爲百結

脩通行者哀滋士流

雲友道士聶師道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王筍山時人多見之師道乃至王筍寓清虛觀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聶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

世我謝脩通

又袁相公滋未達時因暇日登復州青溪有一人儒服與語甚狎袁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有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間或一來亦不知所居處彼惡人知然得美酒庶或一見也公後得美酒而往歷數宿道流果來儒生爲列席致酒儒生乃引袁公出拜道士相顧失色乃怒儒生曰此人誠志況是士流良久遂意解因曰袁生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去來已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矣撫掌曰公福祿已至公後果拜相焉

左慈眇目許畫偏頭

三洞神仙記魏左慈能變化後入東吳吳有徐墜者居丹徒慈過之墜門下有宿客誑云徐公不在慈知客狂已便即去客見牛在楊木杪行適上木則不知所在下木即得牛在木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二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客大懼即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

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之諸客分布逐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去還見車牛如故

括異志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壯若此而求傳寫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士曰君傳吾象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輒許食畫直每象輒取二千夢道士曰汝福有限不可妄取安得忽吾言將促其壽也因批其頰既寤頭遂偏乃號許偏頭

子推黃雀君達青牛

神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而無名趙成子與之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有伯子者常來呼推曰可去矣推乃從伯子遊後文公遣人以玉帛徵禮之而不去

高道傳封衡字君達常駕一青牛因號青牛道士人有病不問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魏武帝問養生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哀樂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閉藏則幾於道矣

上林獻棗河陰市搗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極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箇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大林也朔來來來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密修何道鄉人一旦皆夢元化來別云且暫遠遊是夕果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既葬之後塚上有一窠可容臂識者云此蟬蛻矣未幾有客目河陰來貨石榴於汝墳中途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

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略無異焉携琴負壺浮家泛宅

高道傳道士李真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巨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嘉肴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壺謁祐遂延于館真曰我聞人之好樂皆有以師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携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少疾苦常安平且我之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止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比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名可保無累矣真乃命酒自酌達曉遽辭去祐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唐史屬辭張志和字子同顏真卿為湖州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蒼雲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禮以敬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卷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志和水戲夏統耦耕

續仙傳張志和會稽山陰人也時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酌嘯詠其蓆往來復有雲鶴隨其上真卿親賓寮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晉隱逸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拾螺蚌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平議出處遇湯代當與屈生同汙共汙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李平可活隱瑤再生

宣室志上黨程逸人有符術唐劉悟爲澤

潞節使臨洛縣民蕭李平家甚富一日暴卒逸人嘗受李平厚惠聞其死馳傳視之語其子曰爾父未嘗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乃朱書一符向空擲之食頃果甦曰初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約行五十餘里適過一丈夫朱衣杖策怒目從空而至謂李平曰程斬邪召可疾去於是綠衣者懼而走朱衣人牽其袂偕來遂醒其家驚異因問逸人斬邪謂誰曰吾學於師氏歸依龍虎斬邪錄因解其所佩錄囊示之後遊閩越不知所在

仙傳拾遺周隱瑤洞庭道士也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謂其弟子曰檢視其尸勿令他犯六年後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則臭穢虫壤唯五歲不髮依閉護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鬚而黑龐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狀貌益壯煬帝召至東都懇乞歸山尋亦遂其意

有吾三佳墨狄五行

西山會真記施肩吾字希聖嘗作三佳銘云太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凡在萬形之中其所保者莫先於元氣元氣若佳則形住形住則神住此三者既住則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大理昭然玄居者不信之矣

神仙傳墨子名狄仕宋爲大夫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忽見

一人乃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爾於是授以素書未及圓方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後得地仙隱以

避戰國

邢公丹竈周真藥鎔

談選九嶷山中絕頂人迹所不及舊傳有仙隱於其上近有本郡監兵子曹雄因獵山間遂深入至峯頂見結茆三兩間中一

人隱几而坐雄再拜問之答曰吾邢仙翁也自唐僖宗時隱此因延雄訪以世間事雄視其所居唯一書閣及丹竈几案有所著詩雄求錄其詩得十數篇今錄出一篇云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漢借客棧壁上風雲三尺劍床前龍虎一鑪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壹宮四序花爲愛陸符問元義更隨綠仗入烟霞雄後追復舊遊幾月方到環視居室雖存而仙已去矣

冷齋夜話周真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治平間嘗往來西山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推乃以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鎔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鑄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真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相連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遣李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

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鑄彈指空剝剝李果墮馬折一足

童子錦帷尚父綉幃

西山記孝武寧康二年八月一日許真君晨起忽有雲物自天而下仙降於真君之庭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是月十五日中忽聞音樂來自天際青童綵仗龍車羽蓋來迎許君與家屬四十二口及雞犬皆乘雲上昇頃之有錦帷自空飛下復有雞栖墜於宅東南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軍催軍食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沙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輶輪車繡幃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降子儀拜祝云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之言訖冉冉昇天後子儀立功貴盛拜太尉中

書尚父年九十而薨

王賈玉符天龍金鑰

廣記婺州參軍王賈舉孝廉擢第授婺州參軍時杜暹為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懽與暹同部領使洛陽過錢唐江登羅刹山觀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壞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開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匱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入匱中又有金匱可高三尺金鑲之賈曰玉符在中非有緣不能見也因引手復出則已至岸矣仍告暹曰君有宰相根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仕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還拜一如其說

閑中雜記崇寧間南康軍進士彭天寵者初未嘗學道忽自言天人降其家且得天書一日沐浴語人曰我昇天矣閉戶不出有頃失所在後四十二日忽渡江歸且曰

我初去時泛一金船載雲中如在綿上遙昇天見一道士曰子在晉時為彭澤令有功及民故係仙籍因指白氣示之曰此父母恩汝之慈氣盡歸爾九十年當復來及遺金銀鑰匙各一使復泛舟下至蔡州以金鑰賣之得錢歸至江將渡錢盡又賣銀鑰匙得錢買舟至其家錢盡父母驚善他日令娶婦亦無他異

洛下痴羊山中病鶴

鷄跼集洛下有洞穴有人候墜其中見宮殿人物非凡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所以問張華華曰此乃地仙九館也大羊乃痴龍也

雲笈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三世入血數合方能愈也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上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授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

陽所遇頗眾悉非全人或犬或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腰照之乃人也李公拜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帛裹鶴謝曰公即為明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遠慎勿墜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景翼邪正與明苦樂

道學傳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群僧與景翼對辦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蘭生拒巖來公折隄蔑以加焉

仙傳拾遺陳興明遊名山遇神人告之曰世人修道多不能勤久故罕觀其成功汝之積功亦可佳也如無退志何慮不列于玉籍然前苦後樂苦即有窮樂即無極夫林谷幽棲禽獸為伍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駕虛坐生雲翼可謂樂矣得不勉於修礪乎興明拜曰永佩聖言畢

志於道不敢怠慢修之十八年晉大始元年三月一日於衡岳昇天

歸真馴兔顏閻飯牛

橫山觀記國朝大中有宋歸真者棄官服道結廬山側茹芝絕粒三十餘年晨昏誦誦輒有白蛇白兔馴伏如聽太守趨需目其廬曰廣寒室嘗留詩以贈焉

南華經魯君問顏閻得道之人也使以幣先焉顏閻守陋閻其布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閻自對使者曰此顏閻之家與顏閻對曰此閻之家也使者致幣顏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茂實乘虎太白跨虬

廣記王夔南陽張茂實之僕也一日辭去謂茂實曰感君恩遇深欲奉報夔家甚近其中景趣可觀能一遊乎茂實曰可然不欲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夔曰甚易乃截竹枝其上書符曰君杖此入室稱疾潛置於衾中抽身即出乃相與南行數里餘有黃

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茂實驚欲回夔曰無苦但前行夔即乘麟茂實乘虎上仙掌越壑凌山殊不覺峻嶮至一山下物象仙媚樓臺松石非世所有紫衣吏數百人迎於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執樂拜引宴於中堂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家間事因教以至道贈金百鎰令送之到家家人方環泣云卒已七日矣以心間尚煖未驗也茂實遂棄官遊名山不知所終

異人錄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一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東去

高士善卷仙官馬周

高士傳善卷舜時高士舜欲以天下遜之卷曰冬衣皮毛夏爲葛絺春耕足以肆力秋飲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列仙傳馬周少時多困於酒一日出城遇一老人揖坐林間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何爲沉困於酒自擬因餓五神已散旦夕將死何不省悟復曰汝本華山素靈宮仙官今召汝入宮周同行果見其宮室姓字存焉遂啓戶而入見爐火鼎器備具忽見五人立於前曰向先生酒酣而我奔散今請閉目復入神室明日謁天崗崗曰子有所遇位至丞相宜自勉之周果歷台輔數年真仙下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太一徵召無復留也遂解化

伯元冥視梁譔夢遊

真語霍山有學道者鄧伯元同王元甫授神人吞日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冥視夜書道成太帝遣羽車同元甫白日上昇

高道傳道士梁譔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先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山或飲石髓由是自有

所悟欽奉者多謬厭之乃深入崑崙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時太興元年戊寅歲也

山甫吉凶守信禍福

神仙傳伯山甫雍州人也居華山常服食黃精二百餘歲每至人家則知人先世善惡有如臨見吉凶言之皆效

東齋筆錄秦州徐二翁名守信日持一帚

以掃堂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翁拜而問之翁驚走呂

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善守呂意謂善守富貴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

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職知

單州即單守之應也二翁崇觀間春過優厚賜號冲和先生建仙源萬壽宮以居焉

陳絢市鮑真咬肉

江南野錄陳絢善天文長於雅誦嘗吟曰

一鼎雄雄文武火十年寒暑鹿麋皮寄語東流任班鬢向隅終守鐵叢衣又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疎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隱居西山種藥開寶中嘗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資則求鮮就

鑑對飲傍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空富拍手歌疑其爲夫婦也或云得仙矣

本朝蒙永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

或時縱酒遊市鄧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

爾朱浮石鮑焦抱木

五代史補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粒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

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峽山

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隱逸傳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

絲麻居深山食木實衣木皮人或問之木實木皮亦天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更不食抱枯木枝而死

嚴東一瓢道徽百斛

高道傳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齊建元中

詣晉陵依道士李景游東自晦若愚或與之談論則所造精微每齋一瓢隨行在晉陵五六年一日特別援筆注度人經辭不停翰窮日而終復入溧陽山中不知所之賢已集孔道徽守志業不仕父祐至行通

神明隱於四明山嘗見谷中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投祐祐爲之養瘡愈然後去

仙君橘井神女竹壇

柳江集蘇仙君一日太上有召將補真官

臨別告其母曰明年此郡當有疫疫可取庭前井水一盃橘葉一枝以救人疾苦必有奇驗亦少資甘旨言畢出門衆仙擁衛幢節羽儀森列左右冉冉昇天而去明年果大疫母以井水橘葉救之無不立愈至

今補并存焉

集仙錄雲華夫人名瑤姬西王母女也能飛騰變化禹過之疑其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雲華夫人乃金母之女也其後禹遂禮之乃得理水疏決之道策鬼召神之書神女乃化為石今巫山有神女石即其所化也又有神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篁或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常瑩潔焉

劉商囊藥樂天鑪丹

神仙傳劉商每數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於是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携手登樓以酒爲歡道士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乃上酒樓藥囊爲賜別千載更何求乃別去商開囊視之紙裏一葫蘆得藥九粒如麻子依訣服之頓

覺神爽不飢後往義興愛景溪之景乃入湖漁隱於山中人多見之曰我劉郎中也有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仇池筆記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而鑪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張碩羽帔原憲華冠

列仙傳張碩洞庭人遇女仙杜蘭香降其室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留玉簡以爲登真之信命玉女齋羽帔絳履玄冠以授於碩且曰此上仙之服非洞天所有也碩乃白日飛昇

南華真經原憲居魯桑扈而甕牖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履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惠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遊藏却粒仲都禦寒

高道傳孫遊藏字頴達常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顏采精爽老而愈少

王氏神仙傳王仲都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冬月單衣乘駟馬車從帝於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焦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國以十鑪大口不稱熱身亦不汗後亦仙去

孫博成大譚峭入水

神仙傳孫博博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中亦能使身成大行見中使從者數百人皆不燒病者指之皆愈後合神丹得仙續仙傳譚峭字升叔博文強記遊歷名山辟穀養氣以酒爲樂後入南嶽煉丹得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灼變化隱形

定辭淵腸鮑助拍齒

高道傳定辭每到中春人服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解露使水自七竅入謂

之淵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
坐去難為葬具言訖卧化數夕顏色如生
及就殯棺甚輕識者以為尸解

真誥鮑助不知學道法術年四十得面風
氣口目不正兩齒上下正相切拍有聲晝
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遇寒過大
水墮長壽河中死北帝中間比遣煞鬼及
日遊神地殃使取之而終不敢近鬼官問
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
常叩齒鳴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得散
鬼氣不敢入是以無緣取得若助不行水
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
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叩齒是故鬼因溺著
河中患風病而齒自動叩者猶能辟死却
煞鬼泥道士真叩齒鳴天鼓集神耶

靈膠續弦神芝活死

仙傳拾遺漢武帝巡北海祠恒山王母遣
使獻靈膠四兩帝以付外庫不知靈膠之
妙也一日射虎於華林苑而弩弦斷使者
請以膠一分口濡其膠以續弩弦續訖乃

使武士數人牽之終日不脫帝驚異焉膠
出鳳麟洲蓋鳳麟麟角合煎之名曰集弦

膠
廣異記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處人時始皇
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草覆死人
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帝即遣使齋
此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曰此是東海祖
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葉
似菰一株可活千人帝乃遣徐福及童男
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採芝
草後不返

徐登婦人丘曾男子

晉史徐登閩人也本是婦人化為丈夫有
道術能禁人令坐而不起禁水不流虎狼
伏地與趙丙為方外友同行其道道成登

仙

靈寶本行經云北室有精進賢者王福度
有女名阿丘曾年十六在密室香湯自洗
見金光曲照疑有不常遂出淨室登高望
見道真神仙精光輝耀丘曾乃作禮稱名

今睹天尊願轉身為男子俄頃之間已見
其身形化為男子元始天尊即命南極尊
神為丘曾之師授其真文給金童玉女道
語丘曾曰汝得師南極豈不高乎功滿德
備自當令汝位及至真超身三界迅足九
霞朝宴太上也

蔡經狗寶宋卿雞窠

王氏神仙傳總真王君名遠字方平遊括
蒼山過道民蔡經家君知其骨相合道往
而度之謂經曰汝應得度世以輔仙官但
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
更如過狗寶中耳言訖而去經忽身熱如
火欲得水灌之舉家撻水如沃焦狀三日
之中消瘦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因失其
尸視被中之身頭足俱全如蟬蛻耳

洞微志李守中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
界道逢一翁自稱揚遐舉年八十一邀守
中詰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
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

組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
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梁須微視李元食和

抱朴子道士梁須不知何許人聞梓櫨赤
者却老還少今人夜間微視見鬼須年七
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行及
走馬後隱青雲山

仙傳拾遺李子元居隸上山石室中習讀
丹經專精念道忽有神仙乘羊而降授其
食氣養和之訣修之數年白日昇天今所
居山即第十化也下有綿冰山中石上多
有神羊之跡在焉

荀環駕鶴阮瓊碎壘

遂異記荀環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
物飄然而來乃駕鶴之客也羽衣虹裳賓
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野人閑話趙尊師善飛符救人百姓阮瓊
家有女為精怪所惑父母召人醫療必先
知其姓名瓊乃請師垂救師曰不消吾親
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瓊得

符貼於門上其夜一更間有巨物似中擊
之聲遂攢燭照之過一巨壘宛轉在地遂
巡即死其符速不見瓊遂碎壘之首棄於
溝壑女亦尋愈

俠士舞劍廉貞持戈

北夢瑣言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
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藥宮冬之夜霰雪方
甚一二道友圍爐有肥矜美醞之羨丁曰
致之何難遂闢戶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
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
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迨
曉莫知所往道士後以銀榼納於本邑也
逸史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廉貞將軍
宜祭以清酒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
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廉貞將軍遣某
傳語大無情却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
何不謝之公沐浴祭真見一人金甲持戈
長三丈餘向北而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六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設七

田宣現石羊惜片竹

神仙傳田宣隱居鶴鳴山過一白衣神人
將一塊石與之曰吞此可以不飢宣食之
自此得道入山不出

續仙傳羊惜權進士第除台州樂安令棄
官入山遇一絳衣人自稱靈英引入洞中
得靈芝服食曰爾有仙分復引見茅君君
曰惜有仙骨未得飛昇宜地上修煉遂引
出惜自後絕食身輕抖擻骨節如片竹叩
板之聲飲酒三升日行三百里

剛稱天門謝號鬼谷

王氏神仙傳王剛自稱天門子明補養之
法著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陰生於申
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陰人用脂
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留心玄妙審
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也彼前朱雀
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天門子行此道壽
一百八十歲顏如童子今升入玄洲為真

人又王訓學道於老君入石梁山採藥服食顏如童子後遷鬼谷山自號鬼谷子時蘇秦張儀問學於先生訓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就學三年辭去君曰足下勤勞四馬功名赫然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山之相乎華陰之桂乎葉干青雲而無斧鋸之患玄狐赤豹隱其下文鳥丹鳳棲其嶺此所居者然也悲夫二子輕喬松之永壽而貴一旦之浮華可惜哉

南昌免官元瑜逃禄

真誥郊南昌公先為北帝南朱陽天門靈關侯後又轉為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事免官今始當復職也

晉隱逸傳郭稚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蘿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召之公明至山瑤指期滿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

人稱嘆曰吾逃禄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客及門人乃出而就召

山史書符道人畫簇

傳奇高昇顯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美藥有三美女倨其上相謂曰昭潭無底橋洲浮信不虛語各謂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習道次曰習儒又曰各算明日得食何物曰各從所好平旦果有一僧渡至中流而溺又有道士一儒生溺死不逾時而溺三子俄有舟載一史云是祁陽山史昱遂述其事史怒曰焉敢如此取丹筆書符命弟子捧入潭底若履平地睹大石穴有三白猪卧石上見符至化三白衣女曰啓天師容三日搬去史怒曰明日須離此不然使六丁仗劍斬之明日黑雲風雨有三大魚泂流而去

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戀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

吳剛斫月蔡誕鋤芝

酉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高百丈其下有斫之創痕即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或言月中桂即地影也空處即水影也本無物此理差近

抱朴子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其苦而還欺其家人曰吾為地仙位卑為老君牧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班龍緣此被謫崑崙山芸鋤芝草

君平卜筮望之巫醫

仙傳拾遺嚴遵字君平蜀郡成都人也留情黃老博覽羣書常以卜筮為業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遵之善屬文依老子莊生之旨著書十餘篇言名曰指歸後舉家昇天宅舍亭臺亦隨飛去

高士傳漢安丘望之字仲都長陵人少治

老子恬靜不求進時號安丘丈人成帝聞名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接與木實仇公松脂

列仙傳接與楚人也好養生食草木之實遊峨嵋山世世人見之歷數百年劉向爲之頌曰接與樂道養性潛輝見諷仲尼諭以鳳衰納元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岳長嘯峨嵋

又仇生不知何許人當湯時爲木匠已三百年矣而色更壯人皆知其壽也咸共師之只見常食松脂而已

喻參療鶴靈瓊乘龜

述異記喻參養母至孝有仙鶴中箭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夜嚙明月珠爲謝

高道傳俞靈瓊居衡山十餘年過神人授以回風之術行之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莫知之常養一大龜謂之元龜廣四五尺見者懼之師一日乘此龜入九疑山不出採樵者時或見

之

從善借馬朱冲還犢

高道傳劉從善字順天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至和三年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奏章命執政代拜伏章訖執政問曰章達否曰章已達時仁宗仙仗已行數刻忽復精神明爽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遣回遂寤

晉逸史朱冲字巨容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不受每聞詔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董道畫床王遙作獄

仙傳拾遺董仙道乞酒踏歌周遊天下大中年多在河中府市肆之人或董生醉宿其門傍者即賈市頓售人皆欽異仙道或

佯狂自歌藕絲織得萬重羅仙道用心多或遇大雪以杖畫爲床即寢於雪中人或問其寒否答曰深山松柏木不畏雪漫漫發言成章率多此類

王氏神仙傳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也乃斬之或燔燒病者即愈

王果厭塵元鑒絕俗

王氏神仙傳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臊羶名利隱遁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真境錄唐威儀白先生名元鑒不詳其字西川成都人明皇幸蜀之年別制得度住上皇觀志在絕俗逍遙退舉隨風冷然綿歷星紀相川陸所宜得前賢高蹈之躅至餘杭天柱觀止焉元和間遁化

子明瓦金李脫石王

天師傳張憲字子明天師十六代孫也襲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秘籙有道術點瓦為金或投於水中而火起或化為瓦後解化而空中聞仙樂之聲

野人閑話漢州昌利山李真人諱脫自西周之初於此山中煉水玉及九華丹三往三反八百餘年人謂之李八百丹成墜石成玉變砂為珠至今因雨往往拾得五色真珠者後漢建武中餌藥騎龍上昇煉丹之處依然存在其石壁藥氣所逼盡成金玉之色光彩異常有一方長尺餘似人脚跡後於是處起佛寺僧徒誕言是迦葉之迹年代深遠人皆傳之其實李脫具人煉水玉之處也

元化叱鬼仙翁鞭巫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何許人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不飲與之茹葷又辭以佩法籙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請歸願子少待即取劍而誘

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如五六歲小兒携其首以示人且曰此鬼輒欺吾故戮之以去民害

丹臺新錄仙翁葛元行過武康主人主人病劇令女巫下神神令公飲酒公不飲輒言語不遜公曰何敢爾即叱五伯捉曳出鞭脊不見人如有引之去至中庭已見抱木解衣但聞鞭聲舉身流血主人疾亦愈祖龍駢石玉女投壺

述異記始皇作石橋海上欲觀日出有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又真境錄臨安洞霄宮路側石崖之上按記云秦始皇駢山嶽擬塞東海常役鬼兵來移此山山勢欲動忽有仙人來叱鬼直以身靠定使不前去至今崖上有肩轆簪冠印成深迹焉

列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鳥設有不入者天為雷呼監笑噓也

穆王八駿鄭令雙鳧本傳周穆王好神仙之道駕八駿之馬造

于崑崙之山食王木之實謁西王母而得昇天之訣後托身解化示民有終王氏神仙傳王喬漢明帝時為鄴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得之乃一對鳧也蓋四年時所賜尚書履也太虛受印道全佩符

仙傳拾遺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潛心萬靜居南岷山絕粒坐忘一夕迅風拔木雷電大雨庭前坎塹之地水猶沸涌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紐用之頗驗每歲遠近祈求或受符籙者詣其門以印印籙則受者愈加豐盛所得財利拯貧救乏無不稱嘆又尹道全者於衡山修洞真還神徹視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之曰夫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道者漢武帝劉徹感降天真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解之道而不得形骨俱飛汝受其一而有冲舉之望斯乃

勤苦所資亦宿分所稟矣因問靈飛十二事曰靈飛昔金母所授欲使武帝安五岳福萬民而卒不究無爲之至化黷武窮兵殺傷流血自敗其福故不得如軒皇夏禹乘虬駕龍解形隱景斯爲失矣

周撫亭長丁度館主

真誥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郎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脩門郎一天門凡八脩門郎

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員晨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若前導儀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洎宅春將遊何處對曰非也諸女仙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南極老人西河少女

真誥注七聖元紀中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弟子俱顯名姓者也又云在元氣爲元君在元宮爲元帥在南辰爲南極老

人在太虛爲太虛真人在南岳爲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太一之友

水仙傳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學道精思服食二百餘年容貌益少見其外甥年少多病與之藥時年已七十稍稍

還少色如嬰兒漢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答曰此妾兒也昔妾舅伯

山甫得神仙之道慙妻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

老妾怒之故杖之爾使者問女及兒各年幾許女子荅曰妾年二百三十歲矣

姚坦銀花叩疏石乳

丹臺新錄姚坦字元泰晉襄公嘗居膝北面稱師養風味道彌歷年載一日弟子出

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消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受書爲玄洲真人蒞白水宮

列仙傳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

太室中室中卧石床枕焉

夏統風至劉慶雲舉

晉逸史夏統字仲御會稽人時上已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統坐舟中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

應之曰會稽夏仲御也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和之可乎統曰先公朝

會萬國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誅遂作慕歌於是以足扣船引聲欸欸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叱叱則雷電冥集長嘯則沙

塵煙起諸公相顧曰若不遊洛安得見是人統歸會稽後不知所終

吳天師玄綱論云或問古有神仙今胡爲而不見荅曰清濁殊流真凡異境安可得而見也又曰今咸千載而暫歸混元至今

而屢降何謂不復見乎又問今仙者爲誰手荅曰自唐已來可略而言之劉慶雲舉於蜀土韋俊龍騰于嵩陽道合蟬蛻于太

一洞元骨飛于異方
皇化却老齊一反真

抱朴子皇化號靈子得還元却老之術其經云此術可以辟兵營衛家門保子宜孫人見則喜不見則思仰神明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愈少

高道傳道士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時忠

懿王精崇道法每三八錄齋俾綜其事太平興國中太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士

以居之而契真與選召對禁中復稱旨已而上以道書魯魯未定詔兩街優學者刊

正而師復與焉一日因就寢彷彿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

執事遲明召門人諭之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泊然返真

孟生魂魄王老精神

真誥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

經一過乃瞑使人覓龜自制練但行此道

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也得三過

四過乃佳北岳蔣夫人讀此經亦使人無

病是不死之道也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

達為友訪道名山遇神人告之曰子精神動天太上遣我來授子度世之訣然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慮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內而長生飛昇矣思慮營營勞汝之形太上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

將符救友奉先會親

仙傳拾遺穆將符好道不慕聲利與長安東肆姚生友善時往其家則飲酒話道彌

日累夕忽姚生暴卒舉家倉惶使人奔訪

將符際夜方至家號告之笑曰可救也遂

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令勿得驚呼待喚

即應撤燭而寢中夜燭之姚已起坐矣曰

適為黃衣使者追去頃聞傳呼云太一

有勅使追回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

去不知所適

又黃奉先濛陽人嘗入葛嶺山遇道士教

以變化之術同縣富人宋氏以女妻之宋

親屬甚廣為奉先宴饌者逾月而未周一

旦諸親戲謂奉先曰不知黃郎會親之席

何如爾奉先遽荅曰明日聊備酒饌望諸親皆至於是隣親賓客八十餘人來日詣其家奉先素未預備其日忽見庭宇嚴潔筵饌精豐陳設圖繪皆非西蜀所有無非珍異觀者駭目音樂徐張眾賓醉飲有欲

逃席者出門見柱上二蛇賓客驚懼皆不

敢出已而既為眾人所知不安栖止後移

家入東川太華山

微子合氣道真乘雲

真誥微子乃張慶之女也微子在易遷官

中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精

華金石之盈氣久服能散形影入空與雲

氣合體也

王氏神仙傳王道真漢時人得道居鬼谷

山東古栢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

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

中白雲亦歛入此臺內即荊州北清溪鬼

谷山也或謂此為陽臺非也

尹失恃怙吳闢甘旨

高道傳道士尹通字靈璧傳通經史常嗟

幻化非固每仰天而嘆父母未之信迫以
婚宦乃跪伏曰竊聞張真昇天鎮南嗣美
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
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
然而去及恃怙已失孝履既盡其布真守
二之心與日俱往魏太武聞名尤欽奉焉
古今詩話吳仁璧遊羅浮學老莊於張先
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
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璧辭
以老母闕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是
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辟入幕不
就以詩謝之其略云弊貂不稱芙蓉幕衰
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
此負歸心武肅令撰羅城記不從武肅慙
沉之於江吳人惜之建隆初寔昱等就羅
浮設醮醮畢遊諸窟洞至山頂見一石門
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呈問其由云是
羅浮先生宅再問叟爲誰云吳先生也名
仁璧言訖戶闔了無所見

王廩酒醇允升橘美

王氏神仙傳王廩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
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登岸而
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所聞忽路
側有洞穴遂入穴行數步窺穴中有酒味
極醇美掬而飲之醺然似醉自此充悅無
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後看仙經云
君山有天酒飲者昇仙廩所遇即此酒也
異人錄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
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
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
升少選獲乃百枚至

鄧郁觀鳥商丘牧豕

本傳鄧郁隱居衡山斷穀三十餘年夜誦
太洞經上感南嶽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
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
舞飛鳴移時方去郁觀之謂弟子曰青鳥
旣來朝會至矣遂解化
神仙傳商丘子胥好牧豕常吹鐵笛年七
十無妻子顏色不老邑人奇異之有道術
人或問其要只曰食菖蒲飲水自然不飢

如此年三百餘歲矣
服閭黃瓜展公白李

神仙傳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止莒往來
海邊諸祠中忽有三仙人於祠中博戲賭
瓜雇間擔黃白瓜數十顆教令瞋目及覺
乃在方丈山蓬萊之南

真誥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茅山
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公今爲九宮內
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住華陽下食白李
味甚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七

三洞群仙錄卷之十八

設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陸生掘冤屈氏埋錢

廣記廬山人者有道術一日過復州界維舟於陸秀才莊門或語廬山人非常人也

陸乃謁之以決休咎廬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默然謝之及廬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其妻曰廬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深數尺果

遇板徹之有巨筭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裾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廬生言將驗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廬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自度也梓舟去之不顧陸馳歸

熊而痊焉
真誥云良常山溪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子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賢安紫綵伯兒紅蓮

本傳南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季冬夜半太極真人降夫人之室設酒肴陳元靈紫綵仙傳拾遺張伯兒西晉時修道於蜀石斛山精思感神仙忽降謂之曰此山有長生夜光之芝得食一枚白日冲天其芝生於水側夜視如紅蓮者是也苦求數年得而食之能飛行徹視後乘赤虎而去莫知其所

歸舜鸚鵡文祥杜鵑

幽佐錄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忽有二道士曰君舡風便何不急回棹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續仙傳商文祥自號七七周寶鎮浙西遇之甚厚寶謂曰鸚鵡林寺杜鵑花天下稱奇嘗聞汝醉歌云解造逖巡酒能開項刻花子能開此花赴重九乎商曰諾乃前一日往鸚鵡林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語曰妾為上

蒼所命下司此花此花亦非久歸闔苑矣今為道者開之至重九日其花果爛熳後遭兵火信歸闔苑矣

筠卿三笛太真一絃

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有老人持一笛大如合拱示呂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出一笛如世所用曰此洞府仙樂也又一小者如筆管曰此人間笛也遂吹其小者一兩聲波濤洶涌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篴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抱朴子太真乃西王母之女也與東嶽夫人往來於岱山重嶺深隱人所不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寶之物每彈一絃之琴則百鳥翔集鼓舞而至

崔君破錄零子發匣

宣室志捷為郡東十餘里深山中有一觀有顏道士居之有石函三尺緘鎖甚固相傳尹真人上昇時以石品付門弟子戒約

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有崔守者至郡聞之命破其錄開函視之但有符籙而已崔忽暴卒三日而悟曰吾爲冥官所攝何爲開其人石函今上帝令削吾壽祿又奪五任官今獨有二年在矣崔果得二年乃卒丹臺新錄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石室中東北角有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之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之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零子悲思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取之使守一銅匱季主出則叩嚀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

綠華絕整少元端麗

真誥夢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仙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贈詩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枚訪問此人曰是九嶷山得道女羅郁也此女已九百歲矣

廣記崔少元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絳綃衣駕虬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元既生而異香襲人紺髮覆目耳端及順端麗殊絕昔居無欲天爲玉皇左侍書耳

丘公鶴跡方平蟬蛻

神仙傳浮丘公昔接王喬遊王屋山歇鶴於路王屋山有懸鶴臺臺上鶴跡存焉有浮丘公隱處今南峯號爲南嶺是也

列仙傳道士王遠知字方平樂賡良方正累遷中散明天文隱居山林至漢帝累召不出令郡守辟詣京師而方平閉口不言謂弟子曰吾數將盡明日當行及期解化無尸如蟬蛻耳

蒯京練精錢鏗閉氣

修真秘訣云道人蒯京年一百七十八甚丁壯朝朝服玉泉珠齒玉泉者口中津液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吞之珠齒二七過名曰練精神仙傳錢鏗即彭祖也有道引術每有疾

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嘗云上士別牀中土異被下士服藥服藥百累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爲彭祖經行於世

肱望何諷痿子束晁

原化記唐末書生何諷嘗買得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斷絕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常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肱望夜以規當天中星呈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歎伏

廣異記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束晁寇永嘉其舡遇風飄去數十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如就泊見精舍無人房中唯有胡痿子二十餘枚及蜀錦黃金器物甚多賊既不見人乃競取物忽有一婦人從金城中出謂曰汝非束晁

耶何得至此此器預爾何事輒然取之回視狻猊汝謂此爲狗乎非也是龍耳宜速還之賊等各送物歸還因問此是何處曰此是鑑湖慈心仙人修道處也

陶侃鶴吊道合蝗消

賢已集陶侃居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震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高道傳道士劉道合遇神人告之曰聞子好道志節不屈以盟威攝名符與之道合授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高宗將封泰山兩不止帝令道合讓祝儀嘗得寵賜輒散貧乏洛陽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帖境內則蝗立消滅

岐暉返室慧虛渡橋

高道傳道士岐暉事蘇法師得三洞法北斗之術師行之歷年之久湛然自得嘗以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常有神仙談笑

廣記慧虛即天台國清寺之僧也時與同

侶遊行至一石橋慧虛渡過往上石壁見一老人問曰世傳過橋見羅漢不知羅漢何在老人曰此處乃神仙之福地天帝之下府金庭不死之鄉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萬人上真三百太上一年三降此宮較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非羅漢所居也僧曰神仙可學否老人曰積功累行白日昇天遂引數步老人不見忽在國清寺前慧虛自後易道家服好丹藥修鍊終南山遇老人得丹服乃獲昇舉人云老人乃張果老耳

聶遇彭蔡謝會梅蕭

高道傳聶師道居南嶽眞觀一日入山尋蔡真人行抵暮見一樵者問之子何往聞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曰今暮矣不可到前有人家可宿師前行見一草舍有一農者問子何往曰尋蔡真人農者曰前所見樵者乃蔡真人也師嘆曰遇仙聖而不識命耶農者留宿遂就寢日高主人未興師乃潛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何往

具前以對老人曰夜宿農舍即眞人之子也老人曰子道氣甚濃但仙骨未就折草與食舉目而老人不見歸以告道衆衆曰子一入山逢三仙老人者必彭眞人也既見蔡真人父子又見彭眞人豈非修真之至者

續仙傳謝修通詣衡山感神人告之曰廬陵王弔山乃司命之別府宜往彼修鍊修通從之一日深入溪源忽遇一大館舍見一青童出問子非謝修通乎蕭梅二眞人待子久矣即引見二真人修通再拜曰塵世螻蟻貪慕生道枯骨重生獲期元會眞人乃賜松葉并嘉禾五穗與食修通後得道尸解

天活無恙常擬有疾

高道傳陶天活者南安人居海濱海水忽溢家人悉驚走避難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能得舉家皆泣之洎水落而歸其子在桑之交枝無恙因名之曰天活及長慧悟而眞氣內足自唐憲穆恭文四宗朝充內

供奉道士時公卿大夫無不欽尚後歸海濱不復出談苑常擬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擬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擬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擬曰是矣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擬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章僕金硯謝仙鐵筆

廣記吳郡蔣生隱居四明好鍊丹藥積年不成一日於貧子中僅得一僕名章全素所談神丹之事蔣叱之曰汝傭人無妄言章就出一瓢子取藥一粒謂蔣曰此丹藥能化土為金借先生之石硯以傳之可乎蔣未之信是夕章忽卒未殮已不見尸唯衣帶存焉而石硯已化紫金矣
撫遺何仙姑居永州零陵邑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三字存焉曰謝仙大字跡怪異公命模字詢之皆莫有知者或曰零陵何仙姑必

知之乃遣使往問之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書字其人長三尺公遣人往而峯驗之果然

張寬對星善勝吞日

六帖漢武時有女子浴於渭水中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曰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蜀人張寬為侍中寬對曰天星主祭祀也齋戒不潔則女人星現

真武經昔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而生真武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

輔助玉帝擔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玉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

屈原見斥賈誼被黜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俗採蘋實以和桂骨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洞精靈降於湘浦楚人為立祠至漢宋猶在其山中有

靈洞採藥之人入之迥然天清霞輝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殿異常眾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殊別飲以瓊漿贈以丹醴之訣遂絕飢渴泊歸里邑各非故鄉鄰尋得元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真詰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為治馬駟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為司馬已被可

少君石像太真金釵

拾遺記漢武帝詔李少君謂曰朕思李夫人可得見乎君曰可遠見不可同於幃幄閨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像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真人至矣帝後得石即命工圖刻作夫人形像刻成乃置於軒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仙傳拾遺揚幽通本名什伍幼遇道士教以考召之術明皇幸蜀馬嵬之後屬念妃子不已乃召什伍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

雖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內皆可歷而求之上即命什伍遍加求訪然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山南宮西廡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即貴妃也什伍往見之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即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頗重謫於人間此後一紀自當相見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寄以爲信聖上見此自當省憶言訖淚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潛然良久

元子奉戒李偉長齋

真誥元子少好道遵奉戒法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接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或遊山林屏棄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緱岑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爲元子自字爲延期矣

登真隱訣云李偉昔長齋三年竭誠單思乃能服日月光芒之氣於是神光映身也

曾子納履何娘織鞋
南華真經云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

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大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蹠而歌商頌其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廣記廣州何二娘者以織鞋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亦往來蕭寺山北循州去南海四百里有楊梅木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開元中勅令遣使召至途中使者悅其色而未言忽云使者有此心不可留矣言訖湧身而去不知所之

關卒抱石江吏遇規

見聞錄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微名曰石照其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有守關老卒每晨起必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人自洞中出吟笑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

出明視石乃金也

傳記有江吏者善吹笛能作龍吟後適閬鄉至盤豆館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荆山館中一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及明至荆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達師木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姑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曰子有琴高之相矣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持水丹來吞之便爲水仙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

古忘官情韓謹臣節

神仙傳古元之因飲酒而卒三日再生云遊和神國異花珍菓四時不凋田疇盡長大穀瓠中實皆五穀甘香珍異非中國稻粱之比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二三月國人日攜遊覽之歌詠陶然暮夜而散元之既蘇踈放人事都忘官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不知所終

神仙感遇傳唐宰相韓滉_三問浙西強悍
自負常有不軌之志有適客李順者泊舟
於京口夜思燈斷忽飄至一山下上岸尋
求行五六里見宮闕華麗有烏巾岸情者
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辭勞也因
問此何處也答曰此東海廣桑山是魯公
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
仲由也性強自恃夫子恐其操刑綱致書
以諭之順得書即還舟中逡巡則達舊所
既而投所得之書公發書視之古文九字
了不可識乃拘執順以爲妖妄有一客_一
眉古服言善識古文公出書示之客曰此
孔子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
臣即勿妄動公異之韓自是拱默克保終始
異二起風葛三避雪

幽怪錄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_一暇游
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兇_一鹿豕
狐兔駢匝長人曰余充冥使者奉北帝命
臘日蕭使君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
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

善謀群獸從行新者隨覘之苑堂中有黃
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
異二起風則蕭使者不復獵矣新者曰未
明風雪彌日蕭使君不出

廣記崔希真善攻畫好修養一日大雪中
見一老人蓑衣避雪門下崔邀之與老
人同入至憚愜前老人顧望條忽不見覓
之無蹤遂歸憚中有畫松木一株仙人藥
笈在下崔未之曉請問李含光先生先生
曰此葛仙公第三子之所畫也意謂得道
者壽若松栢之謂也

抱一嘯傲盧鴻磨折

武仙童碑云抱一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林
疎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
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詞多不錄又
詩一首云聖主搜羅物外人總求金闕見
虛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
仙童昔持此書與茅山朱自英先生先生
得書而使者忽不見疑即仙童自至也仙
童姓武名抱一人呼爲武仙童北唐瑣言

明皇召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
不拜但磨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老子云
禮者忠信之薄可不足依山臣鴻敢以忠
信奉見帝異之

潘老有饌玉仙麴藥

原化記唐崧山少林寺元和間嘗因風雨
後有一老人策杖叩門求宿寺人以閉門
訖指寺外空屋令宿亦無床蓆入更後僧
人見寺外燈火怪而問之見其屋內設茵
幕華盛陳列有饌老人飲歎自若及曉老
人睡起漱盥訖取床蓆帳幕內葫蘆中空
屋如故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游
太原後時有見之者

青瑣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
翠羽旌幢仙子宅紫雲樓閣玉皇家人間
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
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
因會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聞人間
麴藥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
啓其事爲我有人間酒分宜謫償之竊迹

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得休時
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仙宗赤鯉公遠白魚

高道傳傳仙宗隱資陽山明皇召見時利
州江舡多溺津人告苦師投符於江翌日
果有二鯉魚死於灘上肚上有丹書字云
赤鯉赤鯉生於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
刺史奏聞詔立生祠於江側又羅公遠在
唐時已數百歲作老作少人莫識之時太
守醮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競至忽一白
衣來有一小童叱之曰汝擅離本處白衣
人去吏執小童以白太守問名荅曰羅公
遠適見龍王為公逐之刺吏末之信曰可
見本形否曰不難遂穿一穴以水引之一
白魚隨流而躍青煙如線頃之黑氣橫天
雷電而雨化白龍飛去

赤須墮髮紫霞生鬚

神仙傳赤須子者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
吏也食松實天門冬齒落復生髮墮更出
後去上吳山七十餘年莫知所之

酉陽雜俎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
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
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
餘人馬蹀向南去須臾至嶽神拜迎馬前
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峯巒溪谷無不歷也
恍惚而返鷄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鮑靚兄弟積薪婦姑

真誥司命君曰女真鮑靚其七世祖李湛
張慮本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
生故令福逮於靚使人易世變煉更生合
為兄弟根骨雖異德蔭者同故當生氏族
今在洞天中仙矣

廣異記翰林基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蜀
宿深溪之家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曉闔戶
積薪夜聞如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
圍碁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婦
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
置子矣婦又曰起西九南十置子矣姑曰
夜及四更其下止三十六姑曰子已北矣
吾止勝五枰耳達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
救應防拒之法甚略姥曰止此已無敵於
人間矣積薪行去數步回顧已失向室廬矣
周寶改葬騎生結廬

稽神錄周寶為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
林門得古冢棺槨將腐發之有女子面如
生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曰
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
期矣即命改葬之具車舉聲樂以送寶與
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輶車之上
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紫雲冉冉而
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列仙傳騎龍驪年少時於地中得一龍子
狀如守宮騎生結廬以養之及龍大壞廬
而去不知所在至五十年許忽見龍鳴騎
龍而至曰今年五百里有水災人以爲妖
及期果大水死者萬計

三洞群仙錄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設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德休魚饗子齋脯祭

續仙傳曹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就求德休符藥不必惠以財帛但以江魚爲贈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則疾自痊鄉人欽之如神一日告人曰我捨此入天寶洞去然來年牛疫頗甚我留姓名與汝傳道牛疫之時以贈饗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內帖其字者免灾不帖者皆斃

武夷山記玄靈老君華真仙師遣弟子名屬仁乘雲駕鶴游歷此山人多呼爲控鶴仙人昔魏王名子騫與張湛孫綽等同在此山修道會天亢旱魏王置酒脯祭仙人祈雨感控鶴仙人乘雲跨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霽雨澤張湛等既獲見即獻詩一絕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真酒龍潭波上雨霏霧仙人得詩甚喜

蘇林吐納先賢服餌

神仙傳蘇林遇消子告之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當去三尸殺滅穀蟲不去三尸而服食者穀雖斷而蟲不死者徒絕五穀勤勞吐納而蟲生求不死不可得也遂授之以三元真一之道乃曰非有仙籙者不得授此書秘密非人勿傳

仙傳拾遺楊先賢歷訪名山周遊洞府從葛永瑱得道因其化跡處築室居之逾年忽一夜見光明如晝羣仙降焉問所修之道先賢稽首曰冀壤之質見歲月易遷常恐奉謝志期度世耳羣仙憫之遂賜丹華服餌白日上昇

通微清爽李根奇異

續仙傳道士鄒通微不知何許人神氣清爽多遊名山人多識之或時不見莫知能測及丹成服食即於酒樓上飛昇去

抱朴子李根許昌人能變化隱形入水火中人皆奇異之有女弟子竊根素書以觀得根記其學道之年日計已七百年矣或

云根兩目方瞳按仙經云年八百歲者童子乃方根常與弟子云我雖未得與天地齊亦不爲下土之士矣

弱翁黃犢自然丹哥

西清詩話鍾弱翁傳帥平涼有方士通謁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手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乃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旣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甕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秘閣閑談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食之因而不食神氣異常爲詩曰嘗欲棲山島閑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允當慙虎君平牧鵝

道學傳歷陽謝允當見餓虎閑在檻穿允當慙虎之窮閑而出之虎伏地良久乃去幽閑鼓吹鵝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

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
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
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此山兄後尋至
山中見君平因問牧鵝羊何在指白石曰
此是也遂駢起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
化為石今猶存焉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
煉丹尚留空竈鎮屏巖雲中雞犬仙應遠
山下鵝羊石髓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
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昇
上九關

金訪蓬子針寄田婆

神仙傳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瑀之姪四
郎也瑀赴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
履形貌山野瑀初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赴
選姪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可
訪金市張蓬子計之當領錢二百千某比
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嵋山瑀訪之
則已行矣金市果有蓬子出金示之驚喜
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
其數酬之

傳奇許栖巖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于
崖穴中因遇太一元君君曰子所乘馬乃
吾洞中之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在人間貧
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子歸放之謂曲勿
復駕也有一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
針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
縣之莊詢訪田婆市針百枚繫于馬鬣放
之謂爾果化為龍去田婆者蓋亦仙人也
夏侯美睡禮和善歌

仙傳拾遺夏侯隱者大中末遊茅山天台

間常持布囊竹杖而已或露宿於壇中林
下人覘之但見雲氣蒼鬱不見其身每登
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軒之
聲而步不蹉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
號為睡仙

真誥傳禮和常服五星氣而得道禮和善

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欽真力勤合靈睡嬾

女仙傳唐楊欽真本田家女也適王渭為
妻夫貧力田楊氏婦職甚謹夫族目之為

勤力新婦一日忽沐浴著新衣逝去是夜
鄰人皆聞有天樂異香自西北來次日夜
復聞音樂之聲異香酷烈縣令李邯聞之
率眾來看則婦宛在床矣邯問去來之由
荅曰向仙仗來迎至華山雲臺峯峯上有
四女真先在彼與語甚洽曰同生濁世共
是凡身一旦儻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
會于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於是更相唱
和欽真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
言今夕裏俛首視煙霞欽真後復仙去

郡間雅談吳合靈為道士居南岳俗呼為
吳孫好睡經旬不食嘗言人若要閑即須
嬾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
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
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
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
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貴

劉道同舟公垂共簡

名賢詩話晉公舊有園在京師保康門外
園內有仙游洞景最瀟灑道士劉道作仙

遊亭詩贈公云。曩上仙遊亭上。醉仙游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泊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也。與之同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謫子之詩意也。

續元怪錄。故淮海節度李紳嘗見一老父。曰。年少識我否。曰。我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對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仙籍矣。今夕羅浮羣仙有會。能隨我一遊乎。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橫曳之。

覺長闊數尺。宛若舟船。父與紳俱登其中。戒令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低抵一山樓殿。參差簫管。寒亮端雅。士十餘人來迎。曰。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籍。何路得來。曰。子能留此乎。紳曰。身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子曰。既念歸。雖仙錄有名。而俗緣尚重。然美名崇宦。亦皆得矣。宜勉之。乃遣歸。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歷任將相之重。

盧娘綠眉阮籍青眼

杜陽編。唐末貞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惠。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綉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綯。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

爲青白眼。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因是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崑谷。乃登之嘯也。

昭武銀鼎士良玉版

洞微志。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因乘船舶。爲暴風漂至島上。俄聞異香。遠望有道士坐於西岸。昭武急趨作禮。道士坐石下。有一銀鼎鼎。面浮一大珠。道士曰。汝何來。武對以窮困。欲投新羅道士。曰。視君之面。無

外夷祿。可却乘舟。吾與好風。送還明州。昭武祈之曰。生平爲酒所泥。飲食微虧。支體瘦瘠。道士笑曰。但飲此湯。遂於鼎中以銀瓢取半瓢。與飲之。真甘露液也。又告以理生之計。曰。但販馬。當自給。因問先生姓。曰。我陰真人也。逡巡風起。道士催登小舟。又飄一夕。日出。已在明州矣。

唐逸史。元和初。萬年縣所由馬士良犯事。王夷爲京尹。嚴酷必殺之。士良亡命太白山。至於炭谷。湫岸蔽於大柳木下。纔曉。有五色雲自空降。仙女在中。水濱有金槌。王版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旋開。畢仙女取擘三四食之。却乘雲而去。士良見槌板尚在。扣之。少頃復出。士良食七八枚。頓覺身輕。

郭憲嘆酒斑孟漱墨

賢已集。郭憲武德七年。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三。嘆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果然。三洞珠囊。斑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

又能坐虛空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去初時沒足至宵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能含墨著口中舒紙著前臂墨漱之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服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治山去

道榮虎坑龍威鳥跡

威應錄北齊由吾道榮少爲道士因遇南嶽仙人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悉解嘗至遼陽有虎去馬止十餘步人皆驚走道榮徐以杖劃地成大坑虎遽去矣

仙傳拾遺龍威丈人隱居包山亡其姓氏吳王闔閭十二年觀兵於敵國途由包山山有洞穴吳王欲知其深淺請隱居窮究之遂秉燭晝夜行一百七十四日而還見金城玉宇有光如畫紫玉流黃間爲窓牖其城門榜曰天后別宮藻錦甚盛玉房中得素書一卷皆鳥跡篆籀之文歸以書奏吳王王後使賞其文以問孔子曰寡君昔遊包山有赤鳥囑此書於車前使下臣貴

靈文奉謁願告休戚孔子發函遠曰昔夏禹理水功畢乃遊於鍾山之阿得黃帝帝學等所受太上靈寶真經藏一通於名山石磧中一通付於水神富有得道之士以獻於王若云赤鳥所囑丘未聞也

崇嶽拜松光燐菰

名賈小說道士吳崇嶽辟穀嘗登松梢禮拜福建轉運使周渭因請隨行抵于德化縣縣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岳登之宛若猿猴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了無損處渭贈詩云楮皮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粮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頭幾飛步鶴樓枝上禮虛皇

感應錄吳姚光善火術吳王積穀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裹之因狂風燐之燐訖謂光已化爲燐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得一寶符伯威仙籍

仙傳拾遺史得一者自言咸通中因秋雨浹旬山水泛溢一旦微霽見江濱一物隨水橫流以杖引之得焉開視乃老君三部符也浮水中而不濕心甚異之收還家其夜有光彷彿二童隨之與語云我侍符童子也太上寶符久傳人間繕寫訛謬迨失宗旨文字既誤鬼神無所稟伏由是行之少効今此正文以付得道之子救民疾苦無不應驗後數年童子告白太上降駕太白山可往朝拜因入太白不還

真誥趙伯威少學邯鄲張先生得道晚在中岳授玉佩金璫經於苑丘林子今亦得道入華陽洞天主管仙籍并記學者之姓名焉

漢兒劃地秦婦築城

丹臺新錄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劃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再拜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

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廣記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
恐妖僞事起非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
多竄山谷有法明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
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涉水渡岸行二里至
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衣容色端麗見僧
愕然問云汝是何輩僧曰我也婦人笑
曰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弟子佛
須披落鬚髮故爾僧問此何處婦云我是
秦人隨蒙恬築長城被其苦乃逃至此食
草根以得不死僧辭出它日備糧更去則
迷不知其所矣

伯庸鶴唳戴質雞鳴

皇朝類苑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
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夜月
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吏來接皆
以爲怪訝須臾公薨羣鶴遂散時人以爲
伯庸當作仙官爾

高道傳道士葉藏質字含象精於符術娶
州牧爲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穢忽

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簽甚固乃前
請之符也因焚香致匣捧歸邪物遂絕牧
表其賢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爲玉霄觀一
日命酒召其友人語及平生事然後告以
行日及期竊題於門曰雞鳴時去門人遂
聞環佩雜簫管聲于空中須臾雞唱視之
已化年七十四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十

正一道士陳華光撰集

設十

青丘元老紫微小星

異人錄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
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
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
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
衣已捧書至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
天保衛秘藏元都汝是何者轍藏網扶遠
知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
汝仙品已及授度期展四年二已數也師
後於先宅中尸解

湘中野錄太祖居潛日與趙韓王普遊長
安市忽逢陳希夷曰可市飲手太祖曰可
與趙學究同之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也
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偶坐席左陳怒曰
紫微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便居
席右

李虞論語顧歡孝經

逸史信州李虞員外與楊稜遊華山俄至

一小洞見川巖草木不似人間有紫衣人邀入居處若公府多竹屋室甚潔自言姓杜名子華因避世便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留宿飲饌皆甚精豐肉有馳羊其狀如牛書有論語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後尋其洞穴不可見矣

道學傳宋顧歡善道術弟子鮑雲綬門前有一株木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歡印木木即枯死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禮之自差而後病者果愈

王遠題門隱容濬井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知吉凶漢武帝問災祥不答乃題宮門四百餘字預說方來帝惡之令人剷除外字雖滅內字復見墨迹徹入板裏廣記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濬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見別一天地日月世界

榜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鬢髮間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酒行半日見宮室皆金玉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闕送此國修行

王皎破腦楊公擊頂

酉陽雜俎王皎先生善伎術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否矣為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為人所奏上令殺之刑者鑊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北夢瑣言淄齊間有道士楊仙公者莫知其年壽者老自重推見之每出閭巷兒童聚而觀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令人極力擊之一無所損唯言甚快入山林與虎豹為戲以手擊之猛獸為之偃仆多勸人行陰德長與中入蜀居峨嵋去也祈嘉呼道仲甫吸景

晉逸史祈嘉字孔賓年二十許好學經史夜靜忽於窓間聞有聲呼之曰祈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詣所得未毫銖所喪已山崖嘉遂遁去西遊海濱教授門生三千餘人

王氏神仙傳王仲甫少好道術得吸景餐霞之法行之四十餘年一夕夢神人告之曰子所以不得升度者謂其腦官虧減靈津未溢遂授以服食之法方得上昇今在玄洲矣

成師擊囊伊尹負鼎

高道傳成道士不知何許人明皇聞其名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皆笑之而後因撤幕壁上有題詩曰蜀路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不數月祿山起明皇乃入蜀仙傳拾遺伊尹商人也其先佐夏為諸侯母將孕遊於西川之上大水遽至母驚奔避水乃拱而立化為枯桑水退父來求之

謂已溺死忽見枯桑非昔所有疑妻所化以石扣之聞空桑中有兒聲取養之遂以伊為姓及長明緯候聲律陰陽探幽察微志救天下負鼎干湯湯大悅用之為相年八十棄位絕粒示死於家太上命太和真人蒙谷希授以解形之法入蒙泰山石室修之白日上昇

元達夢鳥文子擊蛻

二洞珠囊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嘗夢一鳥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輒以印治救求為符章病者自愈

漢郊祀志注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白蛻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大鳥飛去玉蘭謫腹上仙蛻皮

集仙錄張玉蘭天師之孫也幼不如童年十七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隨光入口中因而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後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卒

見一物如蓮花臨腹而出視之乃素書金字本際經十卷傳於世間遂葬玉蘭忽大風雲雨指飛在木上失經及玉蘭所在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

又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麗雅故號上仙一旦紫雲垂布天樂下於其庭二青童引之昇天父母素惡號哭呼之不已去地十數丈復下還家居數月又復如是後因蛻其皮於地形衣不解乃飛而去

杜瓊作賦許堅能詩

真誥鄧都山上林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芡其餘四穀不爾但稻為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
雅言雜載許堅江左人多居三茅不知其年歲形容不變多談神仙事能詩如題茅山觀云常恨清風千載都洞天今得悠遊

遼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才氏并寒丹已化明皇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又一絕寄舍人徐鉉云幾霄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為欄才滿面天墀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

丘伯相鶴桐君碎雞

相鶴經云浮丘伯昔授之於王子晉後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之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經云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茸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其相以長頸脩竦則善鳴龜背龍腹則能舞乃仙人騏驎也
卓異記建安三年昇國獻鳴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天上應時而鳴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之寶雞又聽地中以候畧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為

樂服今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寶鼎元年四方貢異珍有琥珀燕置之靜室則鳴翔此之類也

員外穢夫屯田役卒

逸史唐大曆中有王員外郎者好道術雖在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會除穢裴老與語王君異之其妻呼罵曰身為朝官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而去居一日復來布袍曳杖頗有隱遯之風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因取王君一錢合可二斤許解小藥裹兩粒如麻栗撒散合上却堆火燒之食頃取出乃上金色如雞冠王君嚙嘆乃別去後不知所之

括異志屯田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居有蔬園役老卒守之灌蔣尤力凡所欲之物必先致之曾問曰汝常逆知吾意何也卒曰偶然耳曾自此亦待之善一日白曾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請乞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公忻然許諾將具公囊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

公囊謁一老卒遂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兩曾為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卒附書為謝發其塚但布袍巾屨存焉

毛女食松何娘採摘

神仙傳毛女字正美隱華山形體生毛自言秦時宮人後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陳搏常與遊華山樵人多見之有詩贈曰藥苗不滿筍又更上危巔回首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其二曰曾折松枝為寶拂又編栗葉代羅襦有時問著美官事笑撫仙花望太虛

續仙傳何阿六者徐州女也華陰雲臺觀為諸女冠採薪汲水數年諸女冠因詰江吳間有甘橘美果而秦川難求阿六笑曰此不難致近亦有之言訖出門食頃袖出甘橘五六枚與諸女冠因曰廣州柑子甚美又致十餘枚分食之後三年有崔鍊師自羅浮山遊華陰因詰及前年廣州官園內有婦人盜採柑子擒之忽失眾乃驗阿

六非常人也

元放乞骸骨時藏骨

丹臺新錄左慈字元放得九丹變化之術曹公求之不與公欲殺之求乞骸骨公為設酒慈曰今當速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慈拔簪以畫盃酒酒中斷慈即飲半半送與公公不喜未即飲慈乞盃盡自飲飲畢以盃擲屋棟動搖如飛鳥狀眾舉目矚視已失慈所在

真誥茅君云女仙竇瓊英其七世祖時每以燕枯骨活死為事其陰德有及於瓊英之身而得進於華陽洞府

宋江鬼堆衛山仙窟

天師符記益昌之東有縣曰嘉川又東北二十里有水曰宋江江中有聚石曰天師殞鬼堆江傍巨石有文突起曰天師符如利如刻如鈎如勒如籀篆而專雄勁毅如甲冑猛士仗劍而立兇邪視之孰不股慄士人以紙墨印用能辟邪元和七年仲春安行罷官叩南道由益昌華人張當世時

知綿谷縣輒以天師符見贈曰非吾鄉屬
不可得也於是置其符書篋中以歸半年
發篋而鼠碎群書獨符無毫髮傷吁其異
也宣德郎知鳳翔府扶風縣李安行記其
事

王氏神仙傳王道長不知何許人居利景
谷縣楊謨鄉直縣西二十里渡嘉陵江折
安樂溪抵其山下峰巒峭拔溪之東曰仙
窟長於此修道舉家得仙其宅基甃甃猶
存焉

尹君飲董杜吐丹

仙傳拾遺尹君者不知何許人嘗隱晉山
不食五穀時尚書李說鎮北門馮翊嚴綬
爲從事嚴尚奇好異雅重神仙迎致尹君
於官舍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出嚴
益重之嚴有女弟爲尼常怒其兄與尹君
同遊處忽一日密以董計使尹飲之既飲
驚起曰酒非佳餞吐一物堅而有香嚴剖
視之即真麝臍也尹其夕卒嚴即瘞之明
年秋有朱太虛遇尹君於晉山曰吾頃於

北門遇鶴酒示之以死然鶴安能敗吾真
邪太虛異其事歸以告嚴公曰吾誠知其
尸解矣

元怪鍾杜巫而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
山遇道士貽丹一粒即令服訖不欲食容
色悅澤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知既
登郡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
欲去其丹歲餘一道士至教食猪血肉巫
從之食訖須臾即吐丹出

裴氏藍石韋翁古壇

廣記裴氏子事親以孝雖貧而好教人一
日行遇一老人相拉入太白山見一大藍
石老人以杖擊之石開引裴入洞洞中森
羅萬象仙童玉女老人復引裴出且告之
曰此去二十年可來此避世及期果有安
史之禍裴氏一族隱于西品遂皆得免焉
異聞集代宗時韋侍御奉使華山拜黃帝
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
曰蓮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
此當是也問何姓荅云姓韋自述世系乃

侍御之高祖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
韋鞭馬追之不及至石室見二老嫗曰爾
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鬟以木葉爲衣喜曰
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
拜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
云此老二三年一來不知其所

子玉白首昌容紅顏

續仙傳蘇子玉幼而敏惠博覽群書見黃
帝採首山之銅鑄鼎煉丹得昇天之事乃
拾卷而歎曰先儒之書五常之要拘以禮
樂束以名教區區未幾忽成白首身苟逝
矣虛名何益因仰挹霞津內融真寂呼吸
道氣欲及其和後遇正一真人授以瓊文
紫字天真上訣勤行佩服遂通神明忽爾
騰昇

廣記

廣記昌容入恒山修煉自號昌容子二百
餘歲其顏愈紅如二十許一云商王女食
蓬萊根往來上下世世人見之
通元望闕徐則還山

墨客揮犀真廟時有道士崇通元者居陝

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羅山至太一洞一日臨終召官寮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焉

仇池筆記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

太極真人徐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八十三來召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揚州王請授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云得放還乃得經書

分遣弟子而去

左微朝像高遠辭帝

仙傳拾遺左微黃帝臣也黃帝升天微刻木為黃帝之像率諸侯而朝之七年黃帝不還微顓帝時亦登仙而去人間刻木為象自此始也

仙傳拾遺蒲高遠者巴西人黃籙先生王普進之弟子也言意詭譎持操無準皆謂之狂大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峰絕頂乘雲徑詣金陵辭謁梁武帝方宴坐忽

集其殿帝問其故對曰竄居巴西得道上清將歸天來辭帝耳言畢飛去時益州刺史王肅紀以事上奏帝亦詔問命郎中劉孝先撰碑旌其事跡今尚存焉

韓泳策蹇子真乘驥

采異記古成之自廣次子湘潭聞有韓泳者高人乃謁之韓一見若故人謂曰君有道氣可罷此行否古以干祿為辭韓曰子此行必成名他日可於京師閭闔門外相見乃別去至次春成之果登第暇日有故出閭闔門見一人策蹇目之乃泳也成之記前約乃大神之相與市飲韓乃贈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道付於君淳名若乃真休得占取閨中一片雲復別去自此絕無音問古其後不食亦頗有奇異焉

高道傳潘師正奉母至孝母喪乃廬于墓側道士劉愛道見而奇之云三清之驥非汝誰乘之邪

景度王冠紫元錦帔

王氏神仙傳王司王君諱景度衣絳章卑

衣九色鳳章頭戴太天飛神玉冠手執九色之節治南朱陽之臺主人生死之籍知其名存其神修行九年致神草不死之藥丹霞飛雲下迎兆身上昇玉清宮矣

又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號紫元夫人著錦帔青羽裙漢平帝時常降於陽洛山石室中

道成始珍屬文可記

高道傳張始珍居南嶽遇神人授以明鑑之道使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鑑也天之道以清鑑之道以明人能存天清鑑明澄心靜神而內外調暢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志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清則至道遠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始珍修之九年道成上補真人於梁天監中白日上昇

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博學善屬文入終南山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遣使召入內固辭

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別仙所掌不留
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線又遣中使
二人看侍至二月二十五日春景明媚花
卉爛熳天有五雲宸鶴翔鸞白鶴笙簫金
石羽蓋瓊輪猶憶滿空仙仗昇天而去入
聖超凡積功所致筆此仙蹤永昭盛世

○三洞群仙錄卷之二十

○

○

○

○

○

○

玄品錄

仙苑編珠

女品錄序

當一

太史公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滄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予嘗感激以爲豈無其人隱約而不可見使太史之論不得信於後世乃發憤求之於古人由老子而下若老子徒者采其道德文藝而類次之蓋彷彿得其人矣昔南華之叙天下道術尊孔子而不與今倣其意於是集老子不與尊之至也揚子雲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子玄足者也因命題曰玄史是道家之權輿博大真人之軌轍與世立教之法則也太史公之論定兩願學焉乙亥歲秋九月十四日句曲外史張天雨序

女品錄卷之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德品

周

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然知有其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喜亦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劉向稱其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莊子亦載其語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稱爲古之博大真人本號文始先生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從弟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緯及校諸道經凡百餘篇常服黃精餌初文始遇老子函谷關以周康王昭王時於終南作草樓以居至穆王修其草樓改爲樓觀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與隱

士杜冲修習其處得道爲太和真人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登真乃於靈宅栖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至者有五人焉並沉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穆王所以爲修觀立祠置冲爲道士焉年一百二十餘得道昇舉號太極真人辛沂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博學無所不通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子可得聞乎對曰道德臣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不之焉山著書一十二卷自號文子其辭旨皆本之老子柳子厚嘗爲刊削頗發其意有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

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亦文子之一辯也天寶中號文子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

陸通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採食靈虛木實及蘇青子遊諸名山歷數百年人猶見之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唐桑楚陳人爲老子之役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孟峯古洞靈觀其處也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其書亡至唐開元王褒獻其書因封洞靈真人書曰洞靈真經

南榮越見老子老子曰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越俛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曰不知乎人謂我未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老子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含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禍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災初越師庚桑子子曰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故越見老子曰願因楚而問之

尹文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爲道不累於俗不飾於物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不忘天下者也書二篇曰尹文子

士成綺周隱君子也百舍重趼而見老子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敢問修身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夫至人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困也士成綺有得焉

崔瞿周之賢大夫也問於老子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子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曰殺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煩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繫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蓋老子憤德下衰因崔瞿之問而驚世云

柏矩周之卿士學於老子遊齊見辜人焉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箇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禁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天下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柏矩之言得於老子為多。

列禦寇鄭人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為宗。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而友伯昏無人。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有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饋，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著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號曰《道家》。道家者，素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云。唐開元號其書曰《冲虛》，至德真經宋宣和加列子號《冲虛觀妙真君》。

莊周字子休，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毋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其書以莊子名，其自叙曰：「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

這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瑣瑋而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閤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莊乎昧乎，未之盡者。按真詰莊周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犢山上，補太極圖，編卮言，號其書曰《南華真經》。宋宣和加號《微妙元通真君》。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飲水。後師計然為越大夫，嘗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既佐勾踐破吳，乃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五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振散貧友，昆弟復之。蘭陵賈樂後人，世世識見之云。」鬼谷子周時隱者，居鬼谷，因以自號。無鄉黨族姓，名字所著書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易

老陰符所不能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其言有曰世無常貴士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遊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為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皇甫謐陶隱居尹知章和章唐人聽冠子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鷗為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亦足窺其萬一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藏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達其言若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賈誼作鵬賦多竊其語云

道品

泰

郭四朝燕國人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居華陽雷平山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舍前有塘乃四朝所造也四朝嘗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蔥玄鳥翔幽野晤言出從容鼓枻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道遙立林中共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戰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蟪蛄盡汝車輪其遊空落飛騰靈步無形方圖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暉翮扇天津奄靄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黎漿逍遙玄境表不存亦不亡三駕欵舞神霄拔實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闢幽冥戶靈變玄滅跡其得道後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宋宣和勅書曰三炁隱靈固匪名言之測萬神疑化莫容擬議之求凡褒序於上真實恢張於至道玉臺侍郎郭真人功參十極位列九宮含景玉璫已飛行於太極扶華晨蓋爰總侍於虛皇方玉闌於元

網宜邳隆於顯疏尚期冲格永祐昌圖可特封太微葆光真人

姜叔茂秦時封巴陵侯隱於句曲山種五果并五丰養貨之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得仙後嘗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嗣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廳車宴吁句曲悟言求嘆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

道權

西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槌百二十斤秦王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王誤中副車秦王怒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從容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敗之為其老迺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曉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先在怒曰後何也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嘗習讀居下邳為任俠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卒以取天下及從高帝都關中以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謀於良因致商雒山四老人從太子侍酒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策招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欲輕舉薨謚文成侯良始見邳上老父後十三載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塚伏臘祠黃石陳留縣天授觀為奉祠之所宋政和封凌虛真人

卷一

五

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參以中涓從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已而相國何薨代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道品

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說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二人即同輿而之市遊於卜肆中天真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坐弟子三四人侍方

辨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視其狀貌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忠與誼瞿然而悟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乎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而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而君云云無非尊爵祿而賤卜筮之語季主數暢數百言出入老莊皆深明道德以謂卜筮之有益於人也忠誼忽而自失悵然禁口不能言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宋忠後以使凶奴不至而還抵罪

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按真誥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讀末曰玄漠太寂混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又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女名濟華皆在委羽山中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冠扶晨之暉今顏色如二十之女子顏長三尺黑如墨也東卿君道如此真奇事也

道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狀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王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夏侯湛贊其像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凌轡卿相朝

哂豪傑籠罩靡前踣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楊雄亦以為朔快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狂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顏魯公有畫贊碑陰記並在德州

道儒

司馬談其先周室之太史也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誦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曜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子遷世其家著其語云

道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時委任大將軍王鳳王氏專勢擅朝數見災異群下莫敢正言福三上書劇言秦漢所以得失陳十月之歌備亡逸之戒判后族其辭懇切而上不見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推跡故文以左氏穀梁禮記相明宜以孔子世為湯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顯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洪州豐城縣大江北岸有祠號昇仙觀宋紹興封壽春吏隱真人

道儒

班嗣與從弟彪共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

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網不艱驕君之餌莫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勢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莊避漢諱故時稱嚴子

道術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截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吮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得君平之道為多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

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僭石乃云有餘不亦得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年九十餘遂以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有祠在漢州綿竹縣宋紹興封君平為妙通真人

真本姓莊氏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嚴亦古今之通語故老莊亦稱老嚴云山谷神子曰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顯位遂陷進德和蓋上世之真人也
玄品錄卷之一

玄品錄卷之二

當一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道隱

西漢

鄭樸字子真隱居谷口玄靜守道復至德之行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竟不誦而終楊子法言稱其耕於巖石之下不誦其志而名震京師云漢中有祠

道儒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貧好道博覽無所不見然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寂寂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作太玄法言等書皆極天人之指歸爲漢名儒蓋其學本於老氏廣其書可見也如唯寂寞守德之宅爰清美靜遊神之廷太玄中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皆入老氏之室者

道品

三茅君大君諱盈字叔申中君諱固字季偉小君諱衷字思和咸陽南關人也大君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二弟於戊戌庚子歲生大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精思求道復造西城感遇總真王君使主衣書圖錄遠得道爲總真弟子還家時年四十九能起死回生父母心異之事父母至終喪停家凡五十三年中君景帝時察孝廉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郎政和二年轉太子太傅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小君少以節行著名隱華陰山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徙梁國爲孝王上賓宣帝地節二年遷洛陽令轉西城校尉上郡太守元帝即位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中君時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相送者數百人大君對賓曰吾雖不作二十石卿相亦當有神靈之職天帝見選補東嶽上卿霍林司命君領拔學道總吳越生死之籍此亦上真宗師神官之要位也來年四月三日當昇舉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若見省者亦不須有所損

費自當有以相供待也至期果有迎官來下乃與宗族辭決民謂鄉里子弟曰我今此去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季偉思和雖見事晚必能自悔釋官委祿以來求我言畢謝時人而去蓋元帝初元五年丁丑君年一百二歲矣二弟在官聞兄白日神仙各棄官還家以來光五年壬午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既見悲忻流涕君告二弟曰悟何晚矣遂授以神散靈方濟度俱成真人而治句曲山之洞金壇華陽之天遂號中君爲定錄神君小君爲保命仙君皆天職也大君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年一百四十五以是歲八月十八日已酉受九錫玉冊文遷任赤城玉洞之府位爲司命上真東嶽上卿太元真人君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總真君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有好道者待我於是日自當料理之有以相教訓於未悟於是二君留治茅山洞內立宮結構於外

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獸各獲其情
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
乃風雨以時五禾熟成疾癘不起暴害不行
境無災青邑無賊兵時父老謳歌曰茅山連
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
召雨灌旱稻陸田亦復柔妻子咸保室使我
百無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曹
各乘白鶴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
發於歌詠矣乃復因鶴集之處分句曲之山
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統而言之
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

東漢

道品

張陵道書諱字輔漢沛國封縣人生於餘杭
天目山本太學諸生博採五經晚乃嘆曰此
無益於年命遂學黃帝九鼎丹經丹成於繁
陽山又得隱書於嵩山石室時值中國紛亂
漢致陵遂知大道凋喪不足極危佐世退隱
於餘杭者十年乃與弟子入蜀蜀之百姓翕
然奉事以師之專以廉恥慈惠化民不喜用

刑罰有疾病者皆令自疏平生罪過與神盟
以身死為約故皆改惡從善開鹽泉以利百
姓驅逐大蛇戰鬼二十四敗為二十四治為
蜀人除害蓋備修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而功
德垂著號為天師偏得其道者弟子王長趙
昇

道隱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性尚中
和好道老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
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勸斷家事肆意遊
於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道化

達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聞王莽殺其子宇
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
結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陰
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釜哭於市曰新乎新
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養
志修道人皆化其德連徵不起以壽終

道隱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
見帝思其賢乃今以色物訪之後齊國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
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比軍光
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
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
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
相迫乎帝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昇輿嘆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
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
耳其答司徒侯霸書有曰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臆順旨要領絕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
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
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

道隱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

苑中曾諺遺大延及他舍鴻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誼簡斥數婦妾亦僮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褐裘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搥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陡彼北荒兮噫願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遯未央兮噫顯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曜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車

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疾且苦告主人曰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今相近鴻友人高恢

道隱

高恢字伯通京兆人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與梁鴻友善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道品

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八山作神丹既成服之死而復生與其弟子姓盧者皆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父象以論大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多

作陰陽釋之殊失其旨按參同契一書大儒朱元晦蔡元定皆深取其義議論多及之非洞明易老淵旨者弗能窺也

道隱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刺史行部及使律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道隱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灞陵人家世著姓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遂入霸陵山中

道默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避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

蘇章鄉里並時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章足下勤處隱約雖衆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嘆蓋聞黃老之言棄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知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

道隱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傳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同郡田弱薦真體兼四業幽居恬泊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

屈也巨願聖朝就如家職必能奏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也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玄德先生

道化

劉寬字文饒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咬其杖解法將去入華山行九息服炁又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後入華陽洞中主始學道者寬仕漢位至司徒太尉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道隱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鳬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棲宿而已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道儒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父坐事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嘆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扶知歲荒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欲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時人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

道言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微之復固辭稱疾為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及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得而貴手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弗受也申其志雖筆瓢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年七十餘卒于家

道品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術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孝桓帝遣微不出

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版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墨皆微版裏方平無復子孫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駕道室朝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從學道方平住耽家四十餘年後與耽云吾期運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嘆息曰先生捨我去耶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枯蒼山遇吳住胥門蔡經家經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故往其家因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然汝少不聞道今氣少肉多當從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狗齧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果蟬蛻失所在去十餘年忽然還家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食以

供從官乃去到期日方平果來麾節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要麻姑會於經家比舍有陳尉者叩頭乞拜願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云可以消災治鬼陳尉後年一百十歲嘗得方平賜書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平名遠者乃因陳尉傳之

道化

韓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緯一作韓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緯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連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夷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

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寤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姬家上聞之嘆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繒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著洽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復啖以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後來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陶隱居云漢書所傳事跡略同而置辭小異耳

道術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水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鬚先生受鍊魂法在華陽洞中為明晨侍郎馥少時被公車辟名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言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道化

劉翊字子翔漢書作字子相翊本潁川人少

好道德而家世太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恤死救貧非一人矣舉上計掾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已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携汝以長生之道翊叩頭自縛願乞侍給因將入桐柏山中啖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得度名東華入華陽洞中為定錄府右理中監

三國

道儒

張琦字子明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道常山門徒且數百人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郡界上笏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毓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交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先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卒年一百五歲是歲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

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道默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漢末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同郡侯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註其籍給廩日五升人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逕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太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床而草褥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河水泛漲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所言多驗僉謂之隱者也年八十九終

道默

石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時人號之曰寒貧蓋專志玄默者

道品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緯見漢祚將盡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術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丹經修之能變化萬端曹公召試之欲從學道慈曰學道當得清淨無爲非尊貴所宜曹性猜忌屢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作牧以爲惑衆復欲殺慈慈先知委表東去及見吳主孫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按真誥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爐火九華之益隱居括蒼在建安末慈嘗渡江尋茅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即李仲甫弟子葛玄之師也

道品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經法嘗餌术尤長

於治病救勑鬼魅之術能分形變化具大帝要與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待以客禮一日語弟子張恭言吾爲世主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以八月十三日中時去矣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顏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燭滅良久燃燭失其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明旦問隣人隣人云了無大風風止在一宅內籬落樹木並敗折也按真誥玄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隱居註云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

道品

鮑觀字太玄東海陳留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觀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仕至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後遇真人陰君授道

訣復師左元放受中部法三皇內文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百餘歲卒按真誥觀及妹並是七世祖積行陰德故令福遠觀等今並作地下主者在華陽中隱居云觀用秦清尸解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觀女鮑姑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

道言

張玄賓定襄人也魏武帝時舉茂才歸鄉里師事西河蘇公受服術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山峻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後來華陽內爲理禁伯理禁伯者主雨水官也亦保命之監國也玄賓善談空無乃談士常論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

高氣秉理如此

道儒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察慧十餘歲便好老莊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晏註老子始成詣弼見其所註精奇因以所註爲道德二論復條向者勝理謂之曰此僕以爲極可得復難否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爲屈嘗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无爲爲本无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爵而貴矣弼又作易傳先儒宗之

道然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穴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後作幽憤詩云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莫知所終

道質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水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嶠嘗聞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或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鈞深味遠之言文常稱得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

入皆以爲知幾幸葛洪庚關並爲作傳頌其德云梁乾化封靈曜真君

道質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無師授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有足於懷以爲神仙藥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儉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邱實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愠喜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譙綵遇之謂爲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乞一言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與康皆凝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弓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

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略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濤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南海太守鮑靚通靈者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形有終而實尸解耳見顧凱之嵇康贊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嘗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作詠懷詩八千餘篇爲世所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爲癡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嘗於蘇門山中

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歸者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視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郡群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夫此亦籍之本趣也每率意獨駕不由逕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景元四年卒

道儒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少爲山濤所知莊周所著內外篇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惠帝之世郭象字子玄者述而廣之秀與嵇康呂安爲交趣舍不同

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遵俗而秀雅好讀書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復註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康又善鍛秀每爲之佐相對怡然傍若無人後應本郡計掾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猶分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追想曩昔嵇生遊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道儒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不好學晚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經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宴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修名廣交謚作守玄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玩墳典忘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

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
定懸天平舉存廉相國辟又舉賢良方正俱
不應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
羸疾而披閱弗息累徵竟不仕大康二年卒
所著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于
世

玄品錄卷之二

玄品錄卷之三

當三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雨集

道品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
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習誦述以儒學知
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博蒲齒
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
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
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
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
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
召補州主簿後遷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皆
固辭不就晚欲鍊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
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以為榮以有
丹耳帝從之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
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遊閒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進趨之才偶好无為
之業假令舊規則能凌厲霄玄聘足則能追
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尺鷃之群藏逸迹於
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

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上
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蟹而追飛
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窮地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
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
但大笑之又將毀謗真正故予所著抱朴子
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蓋以自號名其書
云洪博問學識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玄贖析理入微一日坐至日中兀
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入棺甚輕如空衣蓋尸解仙去矣

道權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為
古今之冠論者謂其筆勢以為飄若遊雲矯
若驚龍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
草猶當鴈行也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起家
秘書郎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推好
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
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

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山陰蘭亭羲之自爲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之王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能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後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東上人士盡山水遊之又與許先生邁共修服食採藥卒年五十九

道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總角好道潛致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部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所嘗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散髮去累改名玄字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

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永和四年秋絕跡於臨安西山又入在臨海赤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者遂師世龍授解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於是茅司命勅定錄君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即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真人玄心栖遯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遵陰德流根仁心上速乃可步真索仙度名洞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恭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沉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割割擬噲害虐暴刑濫四十有三張皇寬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諫真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

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辟口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加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子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慶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墜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蔭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時司命君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其師

王世龍助映為答到亦幾至敗也於是即得度名東宮當為仙之中者云梁乾化三年七月封歸一真君司命君大茅君也

道權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世儒學行少有重名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無處世意坐石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安善談莊老一日與支許共集王蒙家安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咏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請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各言懷舉安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安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峯秀逸既自難千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弟萬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年四十

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後為相值晉室多故而能以雅量鎮物從容談笑折桓溫不軌之氣舉用群才破符堅百萬之師其功烈不在王導溫嶠之下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出鎮新城盡室造泛海之裝欲領經略相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薨詔贈太傅謚文靖西山真德秀謂安石秉政十有六年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終則挫強敵并吞之銳其功偉矣然安石初心未嘗為功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乎孔明子房之風

道品

楊羲字義和吳郡人徙家句容晉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遵長史穆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簡文帝為瑯琊王進位承相用長史薦為公府舍人及帝即位乃不求遷叙高蹈遺榮精思致感永和五

年受中黃子制虎豹法六年從魏夫人長子劉瓛傳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六月感紫虛元君紫微夫人九華安妃降于家或降長史山廡廡在茅山所傳經誥轉使錄示許君父子至是遂為長史傳經之師九華安妃應運為儼嘗告之曰明君夷質虛閒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所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升金玉清興煙披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宸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為吳越鬼神之君也三官中常有謗謠云楊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君將來龍駕雲白日昇天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然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西城總真王君又教服日月之華法簡文帝從而師之以太元十一年丙戌歲解駕年五十七宋宣和勅書曰朕存嬰霄府盼景龍臺瞻秀之神卿企九華之

妙誨欽厥列仙之躅昭茲闡化之功東華上佐司命楊真人積學洞微研心合漢得中黃之隱訣受南真之秘傳董司吳越之疆關總神靈之要方詔揚於至道宜褒極於隆名庶期冲鑒之臨永修蕃祺之錫可特封洞靈顯化真人之號

道品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輿人六世祖先徙居丹陽以求興二年乙丑歲生起家太學博士出於餘姚今徵為尚書郎遷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外混世業內修真學嘗慕兄遠遊之高軌值簡文晏駕專靜山廬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與寧中衆真降楊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年七十二子姪禮寔虛極於郭西大墓真語云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至劉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宣和勅書曰朕降總真之王境陟耀景之龍臺爰授曆於

元扁以濟生於下土凡著功於道品咸進位於仙宗上清真人許長史清素外融神明內得靈音斐暢密叅群聖之遊欲駕超遙高佐上清之理方流羅於大梵宜崇配於德名庶昭丕佑之臨益廣元為之化可特封太元廣德真人

道品

許嗣字道翔小字玉斧長史第三子也清穎瑩潔特絕世倫生成康七年辛丑歲正月郡舉上計掾主簿祖司徒府辟掾並不赴立宅句曲之雷平山前密修上道與寧三年七月紫微夫人降教自是與衆真酬接書疏備修迴元飛步二景儀璘之法嘗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以太和五年庚午歲詣北洞告終北洞良時年三十著舊相傳云掾在北洞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伐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茅小君受言許子乃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鎮南即天師第三代系師曾也自此居方隅洞館常來四平方臺真語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清仙公隱居稱為玄中

真師者也宣和封混化元一真人誥詞曰紫極涵元雖鴻濛於一氣丹臺列籍實綜第於萬真凡褒位於仙宗蓋恢功於道甫東華侍晨上清仙公許真人研三神以觀妙凝九緯以挺生北洞告終自適幽人之介東華躋景獨超上相之遊雖高謝於世名其敢志於仁陰尚期冲佑益闡元綱

道隱

劉驊之字子驥一字遺民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衡山中深入忘返見一澗水水南有兩大菌一菌閉一菌開水深廣不得過或說困中皆仙方靈藥諸雜物驊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驊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冀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今知驊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如此一日聞武陵溪漁人得入桃花源忻然欲往未果尋而卒陶微士記中稱為高尚士固可想其人矣

道術

索襲數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張茂時與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會病卒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栖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玄居先生

真隱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松餌木修導引之法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重巖條谷鑿地爲穴室弟子亦以穴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穴上每旦朝拜之食用无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好事者頗或問以水火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知其遺諸外物類如此在期願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召之賜以衣冠解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見堅謂之曰

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栖之性情存養實之遺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歿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闕而卒使者馳駟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吊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道儒

宋織字令文敦煌効毅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泉太守馬岌高尚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織重樓深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先生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

可觀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卒時年八十三謚曰玄虛先生

道默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幼孤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昏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度礪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遂轉迷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矣

道隱

陶潛字淵明侃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其在必醉既醉而退

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草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

十三

十三

天氏之民歟其自序如此時人以為實錄自以曾祖晉氏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來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末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顏延年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道品

陸脩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先生雖有重輪足有雙蹀掌有大字背有斗文篤好文籍旁究象緯及長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之道跡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之高躅宋元嘉末市藥京邑文帝召不往因還廬山明帝泰始三年詔江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勅住後堂又勅

會于華林園之延賢館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帝肅然加敬遂以爰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為世宗師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虛館為傳經宗壇明年帝疾即其館修金籙齋一夕有黃氣如寶蓋狀彌覆壇宇帝復感異夢疾良愈元徽五年正月忽若趨裝將還舊山弟子皆訝之乃三月二日儵然解化勅送冠履藏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宣和贈丹元真人

道言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杜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杜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道化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縉服皆不

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林諸神見異形試之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鄴中大亂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居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嘆曰法師行業殊群改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南史

道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求曰今日何施而可求曰除其宿累倍其惠澤貴叔門次顯擢才能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能折腰為趨走吏耶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

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藏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並不就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終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道儒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匱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州凡十二命皆不就其園萊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大荀今人止之曰惜此荀欲得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遣買大荀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鄉里少年相率受業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忻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

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道虔年老蔬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卒子慧鋒修其業不就州辟

道隱

劉歊之字隱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拒其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並遣使存問歊之答書頌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歊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荆州年飢義季慮歊之餒斃餉錢十萬歊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以終其身

道隱

稽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隱撫琴嗜欲年十八父母爲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中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虔爲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覽交數言而退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入辭疾上不欲重違其志勅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建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道儒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年吳郡鹽官人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馬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常近百人性好黃老脩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禽集其掌取食兼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山陰白石村往往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爲講老子病

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懷惡正勝邪病所以瘥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歎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註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齊高帝輔政後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鵬鵬適大海烟鴻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蓋尸解仙化焉遷葬舊墓不連理生於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道儒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少恬靜閑意榮官博涉文義專修黃老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武初徵為員外散

騎侍郎之職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屋所回竟辭疾不就卒

道質

宗測字敬微宋微士炳之孫也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常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巖辟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王復遣書請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實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唯與同志便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郭坐臥對之兼好音律善易老蹟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著衡山廬山志云

道儒

沈麟士字雲楨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晦于邑之餘不溪家貧以織簾為業誦書口不息鄉人號為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話訓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歌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曰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之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居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堯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等並表薦麟士義行微為著作郎不就乃與約等書曰名者貴之質本所不庶中

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友兒將在於斯年過八十猶手鈔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製黑蟻賦以寄意註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老子要略與他經數十卷卒于家年八十五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墳二尺置棺不設几位四時他席玄酒而真子纂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為之誄唐刺史顏真卿撰沈氏述祖德記表慶樹于祖碑以旌其美焉墓在金鷲山

道質

庚易字勿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昭州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斫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天家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

道儒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沉靜有志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玄經祕典靡不該綜九流七略咸所精練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今講老子遠近名士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講老子湘東王命駕臨聽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

道品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讀之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朗目蹠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侍讀除奉朝請先生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求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

征虜亭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劄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徧歷江左諸名山訪求揚許諸真跡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正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安得為今日之事先生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弟子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特愛松風欣然聞其響有時獨遊泉領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也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識曰水刃木為梁及梁武兵至薪城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先生授引圖讖數家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既早與之遊即位恩禮逾篤先生已得神

符秘訣神丹屢成而轍帝每給藥物又服所製飛丹有驗益敬重之得所上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唯畫兩牛以答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廂以修上道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先生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既妙解術數遂知果柞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應昭陽殿化作單于宮秘詩在篋化去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比侯景篡果在昭陽殿逆期先知去日為告逆篇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所著山世書數百卷弟子受法者三千餘人從子桐撰華陽隱居陶先生本起錄吳興謝綸撰陶先生小傳李渤撰梁茅山貞白先生傳賈蒿撰蓬萊都

水監陶真人內傳宣和封宗元明教真人詰語詞曰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崇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耀精華闢神交無累跡雖相於山中誠感風通賊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陰之耿志尚都顯號之榮求介涵生之社

玄品錄卷之三

玄品錄卷之四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南史

道品

周子良字元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祖文朗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早卒繼父耀旭揚州議曹從事母朱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室中仙聖皆起行四面來遶已身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十歲隨母還永嘉鑒七年隱居東遊海嶽度嶠至永嘉憩于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時年十二因求入山服節為弟子始受仙靈錄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十一年從還茅嶺進受五嶽圖三皇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就西阿別解佳子良密受靈旨降真接仙而隱居未嘗有疑蓋自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

十三夏至日忽爾寢臥彌綸良久乃起是為感降之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昃後平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料理舊蘊而求無遺記十一月甲子且因往燕口洞果得一大函書邊登時裁鈎取拜請將還即是從來受旨所封函中皆散紙雜錄乃依日月次第類為周氏冥通記四卷隱居又撰周玄人傳於記前進之武皇帝子良蓋三生學道初生周達家次生劉偉家其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故經生死乃遂始得保命府改名太玄字虛靈為保籍承後更奏東華為保長司而刻名紫玉之簡者矣衆真降教玄旨具于本記中也

道術

孫文韜一名韜字文藏會稽剡縣人入茅山師隱居參受真法及見楊許三真手書上經稍學模寫遂大巧妙後學大王書殊有標分當時稱之華陽南洞九錫文碑許長史舊館壇碑並韜之跡也南洞碑陰云文韜心素客毅跡方智圓既素不群物故異簡刊焉所謂

異簡之刊山中絕考矣

道儒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尤精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引為學士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筦庫東名實則剪芥柱下之高說清虛則執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樞少屬離亂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晚年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闔廡時至凡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道品

薛彪之晉陵人少不狎俗無羨榮秩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株訪真秘三年乃反啓勅於句曲大茅東嶺洞天館行道松餐礪飲彌歷年

歲也館即晉真人任敦成道之所壇憲猶存殊有靈驗先生是以訪古求真而即地焉

道術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陳太建中應召來憩至真觀期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衣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有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矣遂詣王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死肢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王遣使送還天台藏之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具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極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益異之遣畫工圖其像柳詵為之贊云

張彥初仕後周為司成中大夫撰老子莊子議凡五十二篇名曰道言

唐

道品

王遠知瑯琊人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實誌謂曇選日子當為神仙宗伯遠知生於梁大通二年少聰敏博綜群書初師宗道先生臧祿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頃復其舊煬帝幸涿郡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見於臨朔宮帝躬執帝子禮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不宜遠去京國帝不能從履高祖之龍潛也遠知

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降聖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玄虛吐故納新食芝餌不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秘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孰能與於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春言風範無志籍籍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勅不遺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夙心未知先生早晚以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令薛願等往詣今宣朕意其年八月十四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傷一童子吻不得自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至十六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顧問侍者曰日時早晚對曰辰時曰好即整冠而化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

則天嗣聖加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時稱王法主云

道言

徐洪客泰山道士也隋亂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狀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致堂胡君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遊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栖身煙霞脫跡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已事而慷慨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云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其此之謂矣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胷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

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道權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資產不營有大志隋亂隱為道士後佐太宗以直諫勸行仁義致貞觀太平為一代宗臣唐書本傳不備錄

道術

薛願河東汾陰人少好玄言大業中去俗為道士解天文律曆煬帝時引入王清觀內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遣直秦府願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惜也累遷至太史令貞觀中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願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願後上表請復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嵎山拜願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勅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上聞前後所奏與京臺季淳風多相符契淳風在隋亦嘗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云

道隱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績累應孝悌廉潔舉授秘書正字不樂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有隱士仲長子光者服食養性績慕其真素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嘗與對酌悠然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樂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輒渡河還家愛遊北山東臯因號東臯子棄牛經酒肆或留數日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貞觀十八年卒

道品

葉法善括蒼人也自曾祖三代為道士皆傳卜筮攝養之術少受符錄能狀効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之留內道場供侍特異高宗時廣徵方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東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出

者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隆觀贈其父慧明銀青光祿大夫

道品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

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上元元年韓瑗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宗本文孟說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之賦其叙曰癸酉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孫君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閻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末疾醫所不能愈乃問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

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弭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趕趕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性之要答

曰天有盈虛人有進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詰問齊問事歷歷如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又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陳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知目睹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蓋初謂齊卿之時溥尚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類此永淳九年卒遺令薄葬不藏異器祭祀無

性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攝生真錄桃中素書三教會各一卷並行于代

道術

周隱遯字惠元居洞庭苞山自云角里先生之後山有其祖用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精修太陰鍊形之術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息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方蒙福得道之効速於臣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留意懇求歸山詔遂其所適他日賀皇李德裕問其有道建寶曆崇元聖祖院為供養之所院在句曲山華陽南洞前今狐楚有記

道隱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俱進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

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問勞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人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達聖代得逢道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元超曰漢高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於是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今與太子少傅劉仁執談論帝後特營奉天宮幸嵩山遊巖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道質

盧鴻一字顯然本范陽人從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工篆籀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奉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仰黃中過理鈞深諸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諸善績而每執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

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迹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勅齋東帛之貳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則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道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美舉逸人用勸天下特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遜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慕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理政而矯然不群確乎難拔靜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厚風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延陵未可名居太原王霸終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

白石綃五十疋充其藥物仍本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狀以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及草堂一所恩禮特厚鴻一有草堂圖十志好事者傳寶之

道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去開元十七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為入閣侍讀及徵至京師履忠辭以老病詔曰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簡道貞丘園探賸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凡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勵俗年過耆耄不雜風塵盛德與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勵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品

潘師正字子真貝丘宗城人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業中虔為道士師事王法主畫以道家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靜寡欲居於嵩山之道遠谷積二十餘年唯服青餼飯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至谷中見其蕭然獨處惟一辟蕸繩床將朽惻然問師正山中何所須對曰所須茂松清泉此山中不乏又命作符書辭曰不解符書帝與天后嘆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乃還尋勅所司於其所居造宗唐觀額上別立精思院以處之復改置奉天宮又勅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數步輦迎至之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賜詩凡數十首甚見尊禮永淳元年將卒謂弟子曰吾默遊於此乃復過勞世主驚擾靈輿誠罪人也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平時年九十有八帝與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詔司功王適

撰碑文

道術

劉道合陳州圉丘人初與潘師同隱嵩山高宗聞其名今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焉數召入官及將封奉山湯久雨帝命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即今馳傳先登太山以析福祐前後賜資皆散與貧乏高宗嘗命其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易衣改葬其尸唯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嘆曰劉師為朕合丹乃自服仙去矣其所上者卒無異焉

道品

司馬子微一名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疎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子微嘗徧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贊美

之及將還勅麟臺暨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遣其兄承禪就天台山迎之
京師入宮中首問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德
經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爲且心目
所知見者每損尚未能已豈復攻乎吳端增
其智慮哉帝曰理身元爲則清高矣理國元
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嘆息曰廣
成之言即斯是也子微固辭還山仍賜寶琴
一張及霞文帳而遣之朝中名士贈詩李適
爲倡屬和三百餘人題曰白雲記盧藏用因
指終南山謂先生曰是中佳何必天台答
曰以余觀之仕宦之捷還也藏用有慚色蓋
其初隱於終南云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入
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
子微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贈行十五年復
召至都勅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
焉子微因上言五嶽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

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
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更請立齋祠之所
以別山林之神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
真君祠一所其像設制度依按道經創意爲
之子微工篆隸書玄宗命以三體寫老子經
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
而奏上之初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其額賜
絹三百疋以充藥餌之用年八十九卒於王
屋其弟子表稱解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
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
宗深嘆之乃下制曰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
會玄遠徧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道遠
自得之場歸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因以名
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
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贈銀
青光祿大夫蓋貞一仍御製碑文章華年作
傳

道華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縣人少通經善屬文
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

尊師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乃盡通
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遊天
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
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召入大內殿與語
甚悅令侍詔翰林一日問以道術對曰道術
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文辭莫語徒費紙割
耳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事當以
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宜問筠每開陳皆
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賜號宗元先
生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
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
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變
江淮多盜乃東遊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
爲方外交有文集二十卷權德輿爲序其玄
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爲達識之士所稱筠
之在翰林特承恩寵高力士好佛故嘗短筠
於上前乃堅求放外然其辭理宏深文彩煥
發每製一篇人爭傳寫雖李白之高放杜甫
之雄雅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道權

李泌字長源本唐范陽人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奇童召對張九齡尤所愛愛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嘗進書於南陽葛仙不死術天寶中諸國獻復黃帝九鼎藥帝憶其善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直學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將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東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是朕父子賓卿道義云崔國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山中泌嘗取松樹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不肉食因賜第強食肉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饋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帝嘗從容言虛杞情分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朕初不覺也對曰

陛下能覺杞之惡安置建中之禍李揆和蕃頗真卿使希烈其害甚多矣又楊炎羅不致死杞擠陷之而相國播懷先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實善惡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發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威里尺謂之載度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皆賜錢無會四年八月日蝕東壁泌口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帝數爲權倖所嫉嘗以智免且時時儻議能寤人主亦自有建明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道品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避則天諱易焉家世素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精黃老之術神龍初含光以清行度爲道士居龍興觀開

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目之曰真玉清之客也居嵩陽二十餘年司馬仙去玄宗召諸闕與語贊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一日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之私耳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詢欲則似繁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靈書微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啓票必先齋沐請傳道法符以疾復求還山乃特勅楊許故宅紫陽觀以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揀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時經誥真跡已多散逸奉詔搜訪備得寶書述上之復召山人王昊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三洞經錄于大同殿遙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大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斃于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有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并刻開元手詔二十四通于石

張志和字子同初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遵朝好道通莊列二子書著象用白馬經諸篇佐其說母留夢楓生腹上產志和年十六提明經以策干肅宗得待詔翰林授右金吾衛錄事參軍後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謂煙波釣徒者玄真子十二卷因以為稱又述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有五兄浦陽尉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為築室會稽東郭茨以生芻採棟不施斤斧約席樓閣開門十年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巷曰迴軒巷又為初橋以達其居行若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為撰杖屨隨意所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名夫曰魚僮婦曰懸青人問其故魚僮使捧釣收綸篋中鼓椎樓背使懸蘭薪桂竹葉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問孰為往來者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明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吳興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舴艋既飲請為更之志和曰憶應漁舟願為浮家泛宅沿浙江湖之上往來蒼雪之間即野夫之幸矣其詠諧辨捷皆此類也好畫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舞筆飛墨應節而成真宗圖其漁歌求之不能致為御史李善為圖悼千變萬化觀者愕胎在坐六十餘人各署姓名爵里于其下志和恣以兩言目之潛皆屬對舉席嘆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故顏公作浪跡先生碑云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跡乎道大夫同符乎古作者李德裕亦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道華

賀知章會稽求與入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用陸象先薦以國子四門博士轉太常博士累遷至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十三年玄宗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註因奏名吳天上帝君位五方五帝臣位帝號雖殊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壇上群臣祀臣位於壇下誠足垂表來葉為慶禮之大

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後還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天寶三載因病夢遊帝居乃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捨本鄉宅為觀先是表乞永周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許之復賜鑑湖刻中曲勅其觀為千秋觀命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以便奉養御製詩贈行并序曰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蓬萊用脩掛冠之事伴還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饒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過也豈惟崇德尚商亦將勵俗勸人母今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皆宜屬和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錢群公悵望深皇太子已下咸就餞別因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晚尤

縱遊里巷每醉後屬詞文不加點尤善
草隸書與吳郡張旭齊名還鄉詩養辛年八
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
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識爽澹
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
箭蘊崑崙之良玉改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
靜默以養閒因譚諧而諷諫以莫齒辭祿再
見秋誠願追二老之蹤竟遂四明之客允叶
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
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
宜加繡禮式表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玄品錄卷之四

玄品錄卷之五

句曲外史吳郡海昌張天雨集

當五

唐

道華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
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白有知
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稱為
人傑而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讀非聖之
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李
陽冰所謂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
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少與魯中儒孔
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
酣歌縱飲時號六逸天寶中客遊會稽與道
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師筠
薦之於上遣使召白入見與語以七寶床賜
食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玄宗欲製新
樂府亟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
令秉筆頃成清平調詞三章帝嘉之嘗醉殿
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鞵由是被譏放去乃浪
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

與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
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
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天台
司馬子微亦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後因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詣北
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州紫極宮製青綺冠
帔一副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世以
為太白之精一號上清鑒逸真人

道衍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
舍人詵好方術肅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
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歸伊
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莫志力加
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
莫辭口良藥莫離手肅宗即位召赴京師將
加大用固辭衰老景雲中優詔賜物百段勅
令每春秋二時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
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
卒年九十三撰家祭禮各一卷并補養方三
卷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後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

道默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人其能測其所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麋麋韉逼署鄉正妾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緝木葉自斂贈遺一無所受嘗織笠屨置道上見者曰此朱居士僑也為需求若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僑草柔細環促結露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脩禮迎致之降尚與之語不答瞻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臣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道術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收備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道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景龍中七十餘歲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治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官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嘉慶獨往林壑朕為封崇展禮側席旌賢然來思克應嘉召雖迂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令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百疋

道默

武攸緒則天后兄惟良子也恬澹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固辭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為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教喻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錫高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幃懸格諸物塵皆流積不御也暮年肌肉消膏腫有紫光晝能見

星開元十一年無疾卒攸緒當諸武赫始末嘗輒出卒不貽其禍云

道隱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避亂剡中後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隱於茅山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道品

張藍字藏真晉陽人所居洪州山中因號洪崖子身長七尺五寸鬚眉秀異工琴書善長嘯開元中明皇召見于湛露殿授太常卿累加至司徒辭曰陛下何惜一丘一壑不令臣追跡巢由還山服氣絕粒好畜古物嘗乘雲精驪侍者五人橘栗葛松木常所服者雲縑笠六角扇方木鐙葛木如意魏惠臺諸物朱衣席帽出入人間聖之真神人焉所著書有老子周易三禮穀梁註河東記三十卷大同

昌言十卷豫章記曰隋開皇間改豫章為洪州先生蓋上古有道之士復見於隋唐間云按真誥洪崖先生今為青城真人墓在武成姑臧縣

道言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為言得其極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祖益善之賜號通玄先生

道華

鄭遊字雲叟滑州人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拂衣遠去乃入少室山為道士聞華山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求之與道士李

道殷羅隱之友善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遂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世自為三高士節度使劉勣以實貨遺之一無所受唐明宗召以左拾遺晉高祖召以諫議大夫皆不應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遊好飲酒奕棊為詩章寫錄素人間傳為寶玩或圖其形于屋壁瞻禮之跡雖遠而名愈彰與夫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道質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幼慧辨學易於廬山陳玄悟問大旨於香林立玄澤澤奇之後居仙都山隱真巖從劉處靖修出世之術而子史群書不忘披覽嘗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置樞要唐景福二年餽餽馮子餘杭大滌洞築室以安之表上其行業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泰地將欲荊棘唐祚當華佗之園綺無出山林竟不起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由是真靈事跡顯

聞吳楚門下弟子二百餘人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縣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皆得其真者天復二年正月十四日沐浴端坐而化葬于大嶽之白鹿洞錢武肅王夢麟鵬訪別

道質

再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穎悟真傳言行謙謹養親以孝問師間立大方即郡之東山建同政山房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入百丈山採松脂過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一入山遠達三仙人一日夜人間月餘矣其定精習之命也師道源自嘆異每林中拾薪新藥虎豹彈尾從之或以薪藥負其背上送歸而去飲之近山獸不傷人皆師道有以感之也母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喜而曰汝以若養我以道資我何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所及出遊南嶽九疑擬尋梅真人蕭侍郎於玉笥梅即南昌尉福蕭即子雲字長壽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亂全家入山二君俱得道此山一日遊郁木坑乃遇謝通脩自

言本居南嶽與彭泰同隱彭至所居授以素書一通復還問政三十餘年每焚香即以彭蔡謝真形贈禮吳大帝霸江淮聞其名徵至廣陵建元官為所居賜號道遠大師問政先生居廣陵又三十年弟子五百餘人後乃隱化而往絕世思望而問政山屢有雲鶴見欽之鄉里親族以為師道之還故鄉若令戚之歸華表也有詔褒贈曰詢諸類典繫乃棄章於有原由于何不舉故准漸宜設管內道門威儀道遠大師問政先生為國焚修大德賜紫麻師道早通玄理夙契真風野鶴不群孤雲自在昔太祖創基之際已命焚修及元勳匡國之初早曾瞻敬眷言素業實冠玄關雖身遐屢歷於光陰而遺教益隆於寰宇況教門上請台輔奏陳且將啓玄墟即回故里是用加之峻秩錫以崇階式表休思庶昭往行可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問政先生宋

道品

陳搏字圖南燕郡人小時戲渴水上有青衣

姬抱乳之曰今汝求無嗜欲聰明過人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後唐明宗封為清虛處士俄徙華山雲臺觀常閉門以累月不起周世宗召至禁中驗之信然願德來奉白願將入東都聞宋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定矣太宗時召之圖南疏辭曰臣性同猿鳥心若死灰不脫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服既簪為冠雖有青毛足無草履苟臨軒陛雖笑豈明太宗升建中勳者必起之且賜詩曰

曾向前朝出白雲 後來消息杳無聞
如今若肯隨微召 盡把三華乞與君
圖南不得已請闕冠華陽中斷草履荷原垂紳以資禮見賜號希夷先生遣詣中書堂使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攝養其身不干勢利入華山已四十年計近百歲以天下治安故來朝觀亦可念也琪等連同修養之道答曰聖上有天日之表正君臣合德圖治之時勳行修鍊何以加此士大夫日往乞言皆答曰

優遊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識者建之圖南淹通群經而尤精易學蓋以授弟子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康節先生邵雍又以太極圖授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潘溪先生周茂叔圖南以故教發機先語後所以然者世傳其有人倫風鑒始太祖居潛曰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圖南遇諸途曰可飲乎太祖曰願與趙學究俱圖南睨之曰亦可也既至酒家忠獻苦足痺亟就右坐圖南諾曰紫微垣一小星敢上次乎引而下之其召也太宗今見壽王圖南及門而還曰王門厭役皆將相具何必見王由是太宗屬意真宗矣端拱二年豫知其終以表來上曰大教有終聖時難繼命弟子賈德昇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而逝彌月五色雲蔽山谷不散

道儒

王昭素酸棗人也早學道尤達於易嘗曰坤為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蓍麥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則知陽無剝盡之理蓋陰陽者剛柔

迭用變化日新生生所資而無盡者也其於道深矣鄉人專其行有訟不之官府而獨詣決焉開寶二年召至講易踰月求歸特授國子博士以禮餞之時已耄矣至九十餘乃卒其首縮入腹中世言其能龜息云

道言

澄隱字棲真常山人通內外學太祖征太原還幸其居棲真時年八十容色甚少太祖問其養生者對曰臣養生則精思鍊氣耳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清靜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陶唐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帝大悅其亦孫思邈之流乎

道言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整屋人也與种放劉海蟾為外交遊天台赤城盧於瓊臺嘗曰一者道之用也其要則無方無體無用無為無為無不為矣飛蠕蠢類皆含道性得其道者無所不變小則蜚蟲變烟大則人可變仙矣於是觀天地變化草木盛衰風雲捲舒日月

運轉水火相激陰陽相摩之理著還元百篇真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旨對曰臣居山中但誦易經老子書而已不知其他因命講易即說謙卦上曰獨說謙何也對曰方當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深然之復命講還元篇曰困猶心耳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此還源之大綱也真宗嗟異之賜秩著作即辭不受力丐還山後卒於金陵年九十九碧虛子陳景元其弟子也

道言

劉烈九江人幼好道遇異人建隆中得道者因結廬廬山密修其道自號虛谷子往有譚景昇者作化書烈提其要曰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容得顯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靈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而石內藏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舍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大率以柱下漆園黃庭為宗嘗謂學道者萬物不能遷其性一心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則百骸皆通抱純白養太玄然

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守氣之所生精之所復何行而不至哉

道言

張乾曜漢天師二十四代孫也天聖八年召至闕下仁宗問以白日冲舉事對曰此非所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完和矣奚事冲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

道言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忠定公諫同學忠定既貴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嘗慨思其人作詩以志其意晚年守宛丘有被褐跨驢叩戟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問吏走白其言忠定怒曰傅先生天下名士汝何人敢斥名氏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重名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忠定問曰何昔隱今出耶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忠定曰諫亦自知之曰知復何言遂別去不告所往踰月忠定卒

道言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眾謂之率牛

晚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紫虛閣
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其荒寂莫肯居者唯
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
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不知虎狼
過其前不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
沙奉詔禱南嶽謁魏夫人壇子廉方醉臥不
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
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與歸月餘落
莫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
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
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版置閣上衆
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
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口吾將有所適閣
不可無人當迷迷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
此率牛安往從視之則死矣始大異之曰
率牛乃知死日耶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僧
守澄自東都還遇子廉南黃門外神氣清舉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
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
杖屨而已

道術

趙吉代州人既得道行丐高安城中故爲不
潔清者元豐三年蘇轍子由請高安忽過子
由曰吾知君好道而未識其要陽不陰陰不
昇肉多而浮面赤而陽教君挽水澆百骸決
日諸疾除矣苟不怠度世可也子由用其言
驗他日間及養性告曰亦嘗夢乎方其夢也
亦有存歿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言笑
曰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由矍然異焉
知其誠有道者吉自言性在廣陵爲同學蔣
生妻其兩目遂翳然時能脫翳見童子碧子
炯炯其睛以上骨如龜心以下如鐔兩骨相
值其間不合如指時蓋百二十七歲矣後至
興國軍太守楊繪元素留之居無幾俄爲所
害驟蹶而死元素爲葬之元祐元年蜀沙門
法震來見大蘇公東都曰法震至雲安酒家
見丐者云吾姓趙頃識蘇公黃州幸爲我多
問子由聞之驚問其狀知爲吉也興國軍太
守朱彥博子時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藏唯一
杖兩脛在耳道書稱尸解之下老留足一骨

道言

道言

李吳劍州人善符禁陳述古知陳州官舍多
鬼因空所舍堂致吳鬼即止蘇轍子由詰曰
何能爾耶吳曰彼多欲欲鬼侮之吾斷欲久
非有他也間從問所以養生者答曰人稟天
地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
窮而人壽不過百年者自戕之耳夫生而知
物我之辨內而在外而在物物我之情不
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所受五行之氣判然
與五行大分不通因其所受厚薄各盡所有
而止故或壽或夭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是身
與天地相通如一則五行之氣中外流注而
不竭安有不長生者哉

道華

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於太平興
國元年八九歲從牧兒郭干村能吹笛致鶴
父母以爲不祥棄之乃從茅山朱元吉者道
士服時年十二端拱之初也繼與明真張鍊
師居積金山頂試辟穀術人稍趨之遂思遠

遊至襄陽遇異人陳鐵脚挾往青城山復遇
 瀨鄉校碑太清宮古藏經遇水星童子武仙
 童名抱一挾往河中府謂此行已抵太陰鍊
 形一度行止神變景德元年嗣茅山經錄二
 十三代吳宗遣使祈龍山中明年生仁宗事
 具宋史奉旨待王清昭應宮勅建乾元天
 聖兩觀賜號國師明肅太后傳大洞畢法加
 號觀妙先生還山因得抱一蜀中所寄書意
 警責姓名顯耀暴露天機先生對之泣數行
 下弟子莫測也天聖七年十一月坐號于乾
 元手執符符所賜玉如意汗流浹額有凝
 珠尸解之上者

道品

劉混康字混康晉陵人嘉祐五年試經為道
 士一夕夢神人告曰汝欲學道當擇名山嘗
 患世無良師每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
 茅山毛宗師有道一見授以經錄居積金
 峯一日三羽士造其廬指庵之東隅曰汝即
 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古人也
 又顧其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不可

以有疵手為捫之明日癡滅元祐元年哲宗
 聞其名以高道召勅住上清儲祥宮紹聖四
 年初江寧府即所居潛神庵為元符觀別勅
 三茅山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閭皂山
 為經錄三山云徽宗益大其觀加號元符萬
 寧宮賜元老仙都君玉印王樞具景震勅御
 書畫寶賜不一先生累表災變上雖加嘆而
 不能用其言大觀二年再召出山群虎遮道
 一鹿觸車而斃命瘞之道左先是所著機聞
 召飛去先生曰鶴去鹿斃吾無還期四月至
 京館于新作元符之別觀夜夢天帝召詰朝
 駕幸進上所誦大洞經十七日丁酉倏然解
 化年七十二勅建藏真觀於葬所累加至諡
 真觀妙冲和先生贈太中大夫諡靜一

道言

查淨之字清遠金陵人父携入茅山劉先生
 見而奇之曰此子他日人天師也師喜躍著
 不復歸遠為入室弟子元祐間從劉先生入
 朝先生被旨住儲祥宮以師歸主元符宮事
 政和三年七月三日召門弟子曰吾今年四

十六歲昔先師授記以為過叨朝廷厚恩奇
 當不逾於此遂命脩遺表提筆親題表後云
 陛下天縱聖哲事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
 者然念帝王奉道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
 合天心則萬方蒙恩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
 泰慈儉為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
 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聖躬節財儉用以
 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如臣
 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託之重
 當令臣以盡忠報國為先當今之際不進一
 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泉壤矣操
 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書畢而逝
 表聞徽宗嗟悼不已以其表降付藏真觀刻
 石山中

道化

徐守信海陵人為天慶觀備役服弊布衣曳
 繩屨或跣行終日無所為惟執帚掃除且誦
 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瘳
 甚眾狀惡弗肯與處斥居觀後茅廬中守信
 獨事之謹元吉已而死元錢為歛葬既已歸

茅虛哭三日出而伴狂稍稍有異事人皆神之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廟道士也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祥哲宗不豫遣香至神翁所翁書吉人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不肯起強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權歸之即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二年召赴闕四月十七日聞茅山劉先生化于儲祥之別觀乃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即二十日庚子解去故降詔語有云誠意感通異人者至了然委化不約而同贈太中大夫與劉先生語無異詞也

道品

張繼先漢天師三十代孫先生九歲得其法淵默寡言清癯白哲眉目具天人也徽宗遣使召之既至秩以碧虛大夫先生方十三歲辭不受崇寧四年再召命解州鹽池怪事甚神異賜號虛靖先生政和中外大內災命繼權之因奏紅羊赤馬之厄其語秘靖康初虜引去出塞朝廷再遣使與郡太守諸先生盧致召必起之先生行更餘抗而色晏不怡人

莫之測已而乃聞虜復入寇急召入朝至泗州天慶觀端坐化去年三十六實丁未歲也後繼道人守堅復遇先生青城山高宗命設像於內中觀堂所著大道歌心說傳于世

道言

劉高尚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賜號高尚處士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亂虜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識者以爲名言周少隱既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以爲此古博大真人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工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先生提家子未嘗讀書事師而有是言直神仙中之深知道者乎蓋又與夫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道言

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微赴闕謁于太一宮徽宗問以修鍊延年之術奏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困功夫修鍊非天子事也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太素大夫殿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徽宗豫知國當有厄命道堅權之奏曰修德可以回天權權之事不敢誤國力請還山紹興初高宗復遣使召先一日道堅鳴鼓集大衆舉頌有爲報長安使休尋海上山比使至已化去矣

道術

留用光信州貴溪人貌奇古而默既壯無所聞往遊南嶽至撫州臨川縣路逢一道人自言是張輔元與用光偕行用光行爲張員止爲張炊次長沙張謂曰子事吾勤亦至矣向吾慢子觀子之變子益加敬吾今入蜀有一篇授子子其秘之遂去啓視乃玉雷書慶元間衢州早郡守沈作碩夜夢黑龍蟠于城隍廟門旦視之乃用光醉臥也即延命禱雨而

兩郡上其事復禱雨于朝亦雨用光年幾四十未得度爲道士至是即御前賜冠服賜號冲靖先生寧宗爲出內帑錢撤上清宮新而大之理宗立復召用光謂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者道德五千言足矣山林野人來將奚益竟解化龍虎山中向之所遇張輔元或謂爲漢天師也

玄品錄卷之五

仙苑編珠序

惟四

天台山道一王

松年竊評三古之前百王之後脩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爲造化祖何若如盤古爲元始天王天皇氏爲扶桑大帝伏羲氏爲青帝祝融氏爲赤帝軒轅氏爲黃帝少昊氏爲白帝顓頊氏爲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棲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誥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輒敷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爲仙苑編珠謹序

仙苑編珠卷上

大道自然混沌之先

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一氣凝化盤古生焉

元始上真記云昔二儀未分溟滓濛濛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玄玄太虛無響無聲元炁浩浩如水之形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脊脊中佳名曰玉京山山中有宮殿柱金玉常呼吸炁炁俯飲地泉忽生太玄玉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天皇東立王母西族

自元始天王太元聖母還上宮之後經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萬六千年受書爲扶桑大帝居東極扶桑宮爲東王公今世間皇太子居東宮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真西王母居西極崑崙山故曰太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

伏羲八卦軒后五篇

莊子云伏羲得道以襲氣母書云伏羲治世感神也負圖而出乃畫八卦造書契得道爲東方青帝莊子云黃帝得道以雲天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真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荆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

顓頊元華帝嚳龍輯

道學傳云顓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華北巡幽陵南巡交趾西巡海沙東巡嶠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無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

神使運安恩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為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莊子云頤頤得道以處玄宮帝尊高辛氏感九天真王三天真皇乘九龍雲輿降牧德之臺授以靈寶五符帝用之得道復對此符於鍾山

虞舜得靈夏禹道川

真誥云虞舜感北戎長胡大王獻白銀之霜十縛紫華服之而成仙吳越春秋云禹平洪水其功不就乃接黃帝中經聖人所記在手九山東南號曰苑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南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仰天而歎因夢赤繡衣男子云欲得我治水之方御龍之術可齊乎黃帝之嶽峻巖之下金簡之書在矣禹乃退齋孝虞之日登苑安之山發石果得金簡玉書用以治水鑿龍門通百川天下有賴其功大矣今道門靈寶五符即此書也其探符處在會稽山約穴是之

老君無極祖長年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葛仙公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又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冥冥渺邈久遠矣莊子疏云彭祖姓篋諱鏗顓頊玄孫善養生能調鼎造雉羹於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神仙傳列仙傳並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之游沙莫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啓祚乃集慶於彭墟星展降騰諸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

廣成高卧尹喜精研

莊子云黃帝詣崆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吾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無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本起傳并西昇經並云闕令尹喜受老子道德五千言精研萬過於蜀郡青羊肆隨老子白日昇天遊四海登三清下化八十一國焉

盧敖遊海若士冲天

神仙傳云盧敖者燕人也秦時遊北海至于蒙谷之山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顧見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陟之上不可久乃鍊身入雲中

赤松行雨霖封隨煙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隨風雨上下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復是焉霖封子者為黃帝陶正有人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封乃積火自燒隨煙上下焉

黃山數百白石三千

神仙傳云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白石先生者中黃大夫弟子也至彭祖時年已三千歲矣嘗於白石山黃白石為棲故號白石先生

瑤水周穆視山僊伶

列子云周穆王乘八駿日行萬里至于崑崙之山與王母宴於瑤池王母唱白雲之謠王和之也列仙傳云僊伶者視山朱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正

方能飛行逐走馬

醫龍師皇釣魚冠先

列仙傳云馬師皇者黃帝馬醫也有龍下向之張口皇曰此龍有疾乃針其脅下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龍出陂告而治之一旦乘龍而去冠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得魚或煮或放或自食好種蒔蒔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術不告遂殺之數年後踞宋城門鼓琴而去

弄玉鳴鳳蕭史同仙

列仙傳云蕭史者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鸚鵡穆公有女曰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作鳳鳴鳳止其臺上一旦乘鳳同去

李文黃白沈太紅泉

神仙傳云沈文太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返命之道欲之崑崙駐安心二千餘年以傳於李文淵以竹根汁煮黃丹并黃白術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宋倫遊空葛洪兀然

樓觀傳云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日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术感老君降授中景之道通真之經倫行之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凌波陟險不由津路也道學傳云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勾漏今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誄詩賦百卷撒章賦表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

鄭遠養虎術子割餅

鄭思遠爲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間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錄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養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

隨駝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列仙傳云涓子齊人餌水三百年釣於荷澤得鯉魚剖之腹內得符能致雲雨

少翁拜山宋萊掃市

真誥云昔妻少翁入華山中拜山二十年遂一旦見西嶽仙人授以仙道也楚莊公時市長宋萊子恒洒掃一市忽遇一乞食公唱歌萊子知是仙人乃隨之積十三年遂得仙道爲中嶽仙人

永伯七星王遙篋子

神仙傳云陳永伯得七星散方服之二十八日忽不知所在有兒年十一服之二十八日亦不知所在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自得仙去王遙字伯遠與人治病無不愈者並不用針藥但令坐一布帕上須臾自愈有一竹篋子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忽一夜大雨命弟子以九節竹杖擔此篋子兩中行衣不濕登山入一石室中中有二人同坐遙發篋子取玉舌黃三枚三人對鼓之良久收篋內篋中却擔迴二人謂遙曰

早來莫久戀人間後百餘日還復自擔簋
子一去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在馬蹄
山也

介君竹杖左慈木履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甚有道術吳
大帝禮重之使作變化種瓜果皆立生可
食帝思鱷魚鱗象於殿庭作一方坎著水
象垂釣於坎中得魚帝曰蜀豈不可得象
曰請差人買與五百錢象書符置竹杖中
令使人騎之閉目唯聞風聲到蜀買豎迴
廚人切餚未了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孫策
欲殺之繫於前慈著木履竹杖徐徐而行
孫公奔馬追之常相去百步後曹公殺之
唯見一束草也

老父光白刺都氣紫

神仙傳漢武帝東巡見泰山下老父頭上
有白光高數尺帝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
五時衰老有道士教絕穀服水飲水并作
神枕用藥三十二味臣今年一百八十矣
日行三百里刺子都漢武帝出遊見其頭

上有紫氣高丈餘問之對曰臣今已年一
百三十八所行者彭祖之道也帝傳之不
能行子都年二百餘歲服木白日月天
河上傳經漢文得旨

葛仙公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
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
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
遣使問不告帝親詣問之晉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由朕
民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
賤須臾河上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
之中去地數十丈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
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
令余富貴貧賤帝乃稽首禮謝河上公遂
授注解道德經二卷與文帝

婁政變化墨子朱英

神仙傳婁政治墨子五行記服朱英九年
八百餘歲色如童子能化一人爲百人百
人爲千人作萬能立起風雲步行水上
令水中魚鼈盡上岸能口吐五色氣方十

里上連天能騰身虛空無所不至墨子名
翟宋大夫也著書曰墨子善戰守之且巧
與公輸班較機變以雲梯不足攻宋而止
後入狄山中學道有神仙授以翟朱英丸
方通靈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因遊五嶽
不知其終也

孫搏同道遊孟異名

神仙傳孫搏治墨子五行術能令草木金
石人物盡成猛火他人以水沃之終不滅
須搏自止之乃滅物皆如故不焦又能引
數百衆步行水上不沾不沒或布席坐於
水上飲宴作樂又能從石中來去後入林
慮山合丹仙去班孟者是女子能飛行坐
空入地飛屋瓦指地成井能含墨噴紙成
篇章飲酒餌丹四百餘歲後入天台山去
也

王綱二氣章震五行

神仙傳天門子姓王名綱善補養之法行
玄素之道年一百八十歲有童女之色乃
服珠璣仙去入玄洲章震者王子也師桑

子精於五行之意以養性治病消災立起風雲雷雨化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能分形爲數百千人步行江海能噴水成珠玉不變能丸泥爲馬日行千里能吐五色氣能投符召魚鼈能使人見千里外物能咒水治病立愈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九靈却禍北極貴精

神仙傳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之道又得五行之要能辟五兵虎狼伏千秋消萬禍專行此道大得其効在人間五百歲服丹仙去北極子姓陰名恒得保神養性貴精之道其要曰以金治金謂之真以人治人謂之神後服神丹仙去太陽華髮絕洞長生

神仙傳太陽子者姓離名明得玉子之道好酒恒醉玉子責之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消其驕慢耳善修五行之道在人間五百年肌膚光潤面目輝華而鬢髮皓白也著七寶之術深得其要服丹而仙絕洞子者姓李名脩其術曰弱能制強

陰能辨陽常若臨深履薄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色不衰著書三十篇服還丹而仙

陽女得妙陰女亦成

神仙傳太陽女姓朱名翼增益五行之道其驗得妙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如十七八人也得神丹仙去太陰女者姓盧名金好玉子之道未得其妙乃當鑪沽酒遇太陽子過之遂教以補養之術蒸丹之方服而仙去

玄女行廚南極通靈神仙傳太玄女者姓項名和少喪夫乃學道治玉子之術坐置行廚變化無所不至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如真能咒杯成龜鼈殼咒水成美酒服雲霜丹仙去也

奉林開氣周君誦經

真誥云妻奉林者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能閉氣三日不息服黃連以致不死也周君兄弟三人學道於常山中九十七年遇

老人授以真經七卷三人共讀之忽有白鹿見二弟放經看之周君獨不看數滿萬遍翻然冲天二弟爲看鹿經忽火起焚之不得冲天爲心不定也伯真心正季道天青

真誥云姜伯真行道采藥遇仙人使平立於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心不正因教以日出三丈時披心向日覺心中暖即正也伯真旦旦行之得道也徐季道學仙遇神仙教云子欲學道當中天青林天曆躡雙白徊二赤也行之得道

劉安接士八仙降庭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道聞有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厚禮以迎之時感八仙降焉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束縛虎豹召致蛟龍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步空越海凌波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一人能防災度厄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爲銀也

丁鶴人語蘇鹿牛形

飛天仙人經云丁令威七歲入山求道千
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柱頭歌曰我是昔日
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也蘇秀傳蘇純
者彬州人也小時牧牛牛化為白鹿得道
後歸鄉駐牛脾山上州縣官吏同往禮謁
日暮君展黃庭經化為大橋直跨城門官
吏登橋而還也

大足地黃唐鳳石室

神仙傳大足服地黃得道唐鳳服中殺石

靈得道

墨客黃連義門青實

神仙傳墨客公服黃連得道義門子服甘

菊青實散得道

三老錄氣四皓餌漆

神仙傳長陵三老服陰錄氣乃得成道又

云南山四皓服九加散餌漆得道

妙真入洞暨瓊飛棺

道學傳女真鍊妙真幼而學通居句曲洞
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觀友告

別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無洞經宿明晨女
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震之聲見
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登慈
瓊居於潛天目山學道蟬蛻之後依俗禮
葬之數年中忽有聞山蓋山句然如雷震
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而村
今為上片村底版落北村今為下版村兩
邊版同在一處今為版同村因此昇天也
遇藥朱瓊盜術女丸

列仙傳朱瓊廣陽人病毒癰道士阮丘與

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病愈教以誦符經
隨丘入浮陽山八十年髭髮俱黑仙去女
凡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仙人過之寄素
書五卷丸乃盜寫其文得養性之道不羣
不老壽家而去不知所之

常生止雨方回印關

列仙傳平常生者數死復生在穀城鄉忽
大水出所害莊一生乃登缺門山大呼言
常生在此雨水五日必止如其言後數十
年復為華陰門卒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錄

食蜜母夏曆末為官士為盜所劫閉之室
中回化身而出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
曰得回一丸泥關可開也

仇生木正子先竹竿

列仙傳仇生者湯時為木正食松脂自作
石室仙去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呼子先
者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竹竿至
呼子先乃與酒家姬各騎一竹乃龍也上
華陰山仙去

朱仲取珠任光寶丹

列仙傳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
時求三寸珠仲獻之賜五百金魯元公主
私以七百金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
寸珠數十枚而去不知所在任光者上蔡
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趙簡子聘之於柏
梯山三世不知所在

牧豕商丘鑄冶陶安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服木葛
蒲飲水不飢不老人世見之三百年不
知所之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旦火

散上紫色衛天須臾來崔止治上曰安公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騎之而昇天

黃真武陵劉阮桃源

傳云漁人黃道真武陵人持漁舟入桃源洞遇仙劉晨阮肇劉縣人也採藥於天姥峯迷入桃源洞遇諸仙經半年却歸已見七代孫子

初平松脂鳳網花卉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也年十五家遭牧羊遇道士將入金華山四十年其兄初起尋之相遇問羊云在東山往看盡是白石初平叱之悉化為羊兄弟二人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生在立亡同昇天初平改姓赤氏號松子初起號赤須子今婺州赤松觀是其地也鳳網者元陽人也常採百草花水漬泥封埋之百日丸之死者以一九內口中立活網服藥不老仙去

呂恭遇仙沈建寄婢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於太行山採藥忽

見三仙人曰子好是生乎吾一人姓呂字文起公與吾同姓合得長生乃隨仙人去經二日還授秘方一首曰汝隨吾二日已二百年也乃還鄉已見十餘代孫呂習者作道士游歷拜迎遠傳其方其家世世無有老死者皆得仙去沈建者丹陽人得導引服食之術凡有病者見之即愈嘗遠行寄二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九經三年並不飲食建既還乃各與一九藥喫飲食如故建乃舉身飛行或去或還三百年後不知所往

華生易皮藥長童子

神仙傳華子期者師角里先生得靈寶隱方合而服之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每一歲十度易皮後乃仙去藥子長者齊人也遇霍林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子長服之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之老者少壯少者不老登勞盛山仙去叔卿不臣伯陽示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帝聞居殿上忽見一人乘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非我臣乎叔卿不對忽失所在也帝甚悔恨親伯陽吳人也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一白犬丹成飼犬犬死乃自服又死一弟子姓虞服之亦死二弟子棄之而出伯陽乃起將服丹弟子并白犬而去達燕人乃作書寄鄉里并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盡神丹旨也

方朔歲星傳說箕尾

登真隱訣云東方朔字曼倩仕漢武服初神丸至宣帝時棄官於會稽賣藥後昇為歲星又莊子云傳說得道以相或丁舍有天下矣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沈惠三車安世二士

神仙傳吳郡沈惠學道於蜀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因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騎從皆朱衣執牙仗劍告曰君有功於民黃老今遣仙官

下迎有三仙人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
授羲遠載昇天陳安世爲灌叔本客每行
見鳥獸皆下道避之未嘗殺物年十三叔
本好道忽有二仙人化爲書生詣叔本叔
本不悟待之不至乃誦安世曰汝好道可
教乃與藥二丸服之不復飲食叔本乃反
師之安世臨昇天乃傳其道叔本亦仙而
去

八百歷代李阿弓市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時人計其
數已八百歲故呼之遊行不定知唐公房
可教乃託瘡疾試之百藥不可云須人祗
之房乃令二婢祗之不可房乃自爲祗之
不可又令妻祗之云須得美酒三斛浴之
浴訖體如凝脂遂令公房并妻三婢並入
酒中浴之並顏如童子乃以丹經授公房
房合服仙去李阿者蜀人世世見之不老
常乞食於市有古强者常隨之強時年十
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阿亦
如故忽告人曰崑崙召吾當去遂不復還

也

仙苑編珠卷上

仙苑編珠卷中

惟五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犢子身貌桂父變容

列仙傳犢子者鄰人服松子茯苓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忽牽一黃犢來過沽酒
陽都家女悅之隨犢子出取桃李味皆甘
吳邑人伺而逐之共牽黃犢耳而走不能
追也數十年見在瀟山下冬賣桃李也桂
父者象林人色黑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
并藥以龜腦和之千丸至今荊州南有桂
丸也一旦飄然入雲而去

務光蒲葦阮丘薤蔥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湯
諫天下不受負石身投蓼水以自溺後四
百年至武丁時復見也阮丘者蛆山上道
士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
常種薤葦百餘年人不知之

赤斧餌丹毛女餐松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鷄祠主簿餌丹與
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掌中有赤斧文焉華山中毛女字玉妻自言秦宮人避難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生綠毛也

王喬控鶴陵陽釣龍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

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山控鶴沖天仙經云仙位爲侍帝晨領五嶽司桐栢真人治天台金庭洞陵陽子明者好釣魚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服食法遂上黃山採五脂服之三年龍來迎上陵陽山也

谿父瓜子騎鳴守宮

谿父者南郡人居山間仙人來買瓜教以練瓜子與桂附並實共藏至春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行也騎龍鳴者潭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千餘頭養飼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年水壞其舍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潭亭李主長安辛玄吳越

道學傳司馬季圭實卜於長安市時宋忠

賈誼爲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業何早乎對曰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無教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風凰不與衆雀爲羣公等何知復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圭所在登真隱訣云受西靈劍解之法在委羽山大有官服明升之華挹扶晨之睥觀如女子鬚長三尺也辛玄子好遊山志願憶子晉以昇虛侶陵陽以步玄故名玄子字延期自序云西王母見苦行北鄭帝應遺心於今二百年矣而大帝且令領東海侯爲吳越神靈之司未得振翠衣於九霄舞雲翔於十方也

許邁山林龍威洞穴

真誥云許邁小名阿暎道學傳云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弱冠詣譙郡某官曰君元吉自天宜學昇遐之道乃師範觀後與同志東遊名山餌木斷穀能開氣十息初止相廬新城臨安所在作樓閣開後門上山采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也真誥云師王世龍服玉液朝腦

精也龍威丈人者包山得道人也莫知其姓號曰隱居吳王閭閻登包山今隱居樸洞穴之鄉乃入洞經百七十四日而返云約行七千餘里忽見千逕百路處處如一有金城王屋開闢無人城門牌曰天后別宮玉房之中有一卷赤書拜而取之以爲信既出以示吳王乃夏禹所藏靈寶五符也

賢安甘草伯三松屑

魏夫人傳夫人字賢安少多疾清虛王真人告曰夫學道先去病除疾五藏充盈肌膚髓滿耳目聰明乃可修習因授甘草丸方按而服之百病悉愈後得道爲南嶽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也褚伯玉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爲娶婦婦乘車而入先生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峯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顏色怡怡左右惟有松屑二累由是遠近知之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神丹馬明方術葛越

神仙傳馬明生臨潯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賊所傷在路遇神人與藥救之再生乃師安期先生因遊天下勤苦備經遠授與太清金液丹經入山修鍊藥成未幾昇天乃服神劑爲地仙展轉九州五百餘年乃白日昇天焉越者號黃盧子有病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紫虎狼百蟲飛鳥皆不得動使水邊上一二里天下大旱能召龍致雨力舉千斤行遠奔馬頭上有五色氣高丈餘年二百八十歲一旦乘龍而去。

嘯父乘火師門發煙

列仙傳嘯父者少北曲周市上棚廢人不知年幾唯見不老有人求其術不告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因上三亮山與梁母別乘數十炬火而昇天也師門者嘯父弟子也得火術好食桃李花爲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一旦風雨迎去而山林間煙火自發也。

傳道心定黃觀誠金

真語云金傳道者學仙在嵒嵒山十二年

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以白髮懸於空中使傳道卧於下傳道心定無疑卧其下十二年遂賜神丹白曰冲天黃觀子者少好道朝朝禮拜求長生積四十九年後入嵒山中仙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全遂得金丹而誦大洞真經白日昇天。

子主備顧瑕丘素指

列仙傳子主者楚語而細音詣江郡王言審先生顧我客作三百年問審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遣使往見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謂曰子主是吾比舍九世孫也。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忽地動舍壞數十家屋隄水皆敗仲死人取其尸棄於水中收其藥賣之仲乃被藥詣之取藥棄仲尸者叩頭求哀仲曰吾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却爲胡王驛使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也。

陸生丐乞酒客萬錢

陸生者渭橋下乞人也常於市中乞市人厭之以糞履之衣且不汙長吏試收繫之

以桎梏而復在市中乞俄而灑糞家屋自壞故人歌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酒客者梁市上酒家釀酒人也酒美日收萬錢酒客伴作過失酒家逐之而酒酸敗賣人多以女迎之或去或來百餘歲却來爲梁丞教民種菜云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忽解印綬而去焉。

王質村爛徐公醉眠

傳云王質者西安鄉里人也此頗好暴因入山採樵見二仙人於石橋下棋質乃以斧柯碑坐觀棋局終乃起斧柯已爛歸家數百歲矣今獨州爛柯山是也徐公者金華鄉里人也入山見數人道士飲酒乃與公一杯飲訖醉卧覺來見其已成一湖水歸家已數代孫子至今金華山中有徐公湖也。

高仙游火太一降蓮

仙傳云高丘閭者晉人也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載覆舟或嘿水而滅大火吾丹青然身常貧客陸氏

家諸客見商丘開莫不神悔詎詒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能救商丘開獨入大取錦往還埃不慢身不焦火大熾而復對諸客嘆水即滅東方疑其神人懇謝於商丘開後入嵩山不出又太一者漢遺史云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一星不見時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為君民禍壽帝又問何以驗焉朔奏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世人者則為驗見則所竹建壇醮上帝帝如朔奏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郡守奏海中有一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鬚裸身而腰蔽樹葉乘一葉紅蓮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執一黃書自東北浮來臣等奏迎拜俯及百步俄為雲霧所遮後霧散而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岸側獲之略不濡濕其字光明皆天篆也莫有識者遂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大珠經也或曰連珠

李生服玉桂子癩瘡

李生者名仲甫豐邑中陽人也學道於弘農王君得服玉法行遁甲隱形步斗術年百餘歲每與客對語但聞聲而不見其形後入西嶽不復出又桂子者不知名任徐州刺史病瘵十餘年眾醫不愈冥心念道後遇道人于君使休官為子君役者養馬三年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桂服之瘵愈年百九十歲色若童子自賃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

方平道養子玄師謂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得道在太尉陳寔家三十餘年一旦託形蟬蛻後東入括倉過胥門蔡經家知經有仙分遂告以要言而去經亦蟬蛻後十年却還家以七月七日王君後來神仙音樂儀仗羽蓋雲車排空而至王君既坐遣人召麻姑姑既至各進行廚金盤玉盃餚餼多是諸花香氣開於內外臂膊而行之云是麟脯也麻姑自敘接待已來見東海三為桑田適來蓬萊水乃淺一半也當復為陸地乎酒盡乃命使

者往餘抗阿母求酒使迎得一壺五千許麻姑為水經心中云好起背聞空中行轡轡經背也蘇君傳云君字子玄初師琴高又師仇先生授以松脂方云吾服已二千七百歲也後師謂子授以制尸蟲方行三一之道守泥丸九宮之要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乘雲駕龍望西北而昇天為玄洲上卿矣謂子即剖魚獲字者

三茅弟兄二許子父

登真隱訣云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詣龜山得九轉還丹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為太元真人東嶽上真卿吳越司命君治天台赤城洞弟字季偉服太極九轉丹為吳越定錄君弟字思和所學與中茅同為三官保命君封掌川源監植芝英也晉護軍長史許穆字玄一南嶽元君使楊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為左卿仙侯上清真人子名翺字道翔亦楊君授經得道為侍帝晨上清真人

茅濂駕龍蕭真聖虎

道學傳茅濂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也蕭真入道山學道年四十唯餌柏葉採諸花為丸又取桑葉雜黃精木煎等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牀前欲起先以杖子驅虎如火前行

馮長過彭彭宗師杜

樓觀傳馮長字廷壽周宣王辟為柱下史年四十一退官入道誦五千文服天門冬居終南山遇彭真人駕白虎降於道室授以太上隱書以平王時昇天為西嶽真人彭宗字法先年二十師於杜君授丹經五千言雖一之道修之有應常有神燈數枝浮空照室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能一氣誦五千言兩過年一百五十歲馮王時昇天為太清真人杜君諱冲字玄逸聞尹真人得道後乃居其宅舍二十五於此修行二十餘載感展具人降於寢室授以仙方

合而服之身生玉光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昇天為太極真人者也

王探雲昇周亮禽舞

王探字養伯漢文帝稱為逸人時年三十六恒誦五千文每散金帛拯濟飢寒投財要路預是舍生皆沾惠潤感超真人化作狂人累歲求乞心無厭怠真人哀之授以神方又於終南遇太玄仙女授以藏景化形之術遂能與日月同光雲霞合變有故人謂曰聞法師善於變化試為一戲乎乃化身為一樹其人乃持斧斫又化為一石復以火燒之又化為波水復以土壅之又化為火復以水沃之又化為一鳥復以網罩之又化為猛虎復以刃擊之又化為死人故人懼而走至數里間復見探如舊乃禮謝之復化為浮雲高昇莫測其邇也周亮字太宜母孕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身長八尺師姚坦得道術王子晉召與鼓琴吹笙同遊伊洛響金振玉百禽率舞年一百九十周烈王時昇天

東海麻姑餘杭阿妹

事具王遠蔡經篇中

葛仙靈寶王君上清

靈寶經云葛仙公名玄年十八於天台山精思念道感三真人降授靈寶諸經金錄黃籙齋法今修齋所請三師即是此降經三真人也上清經云王君名東字子真父楷為漢殿三老君年三十一入華山學道感西梁真人降授青精飢飯方後入西城山師總真王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為清虛真人

天師正一千古太平

正一經云張天師諱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神仙傳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瘡數年百藥不愈見市中有賣藥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書二卷謂曰此書不但愈疾當得長生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

虞釣臺鄉高峯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至今有太平山千路在焉

九鼎王長七試超昇

神仙傳王長張天師入室弟子也天師告諸弟子爾等俗態未除其九鼎之要唯付王長也又有趙昇求為弟子天師乃以七事試之皆過遂得入室後與王長俱昇太清天中也

少君委化伯道丹成

神仙傳李少君聞漢武好道故往見之乃

密作神丹丹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絕奢修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漂血之刑神丹大藥未可得成乃託疾而化帝恨求少君不勤也真誥云毛伯道婆道恭謝維堅張兆期共合神丹丹成毛先服而死並次服又死謝張見之棄丹而出迴顧見毛妻二人行在山上謝張悲愕告之得按方服之皆數百歲無復昇天也

桂君養馬尹執辟兵

神仙傳桂君者徐州刺史也忽病癰醫不愈聞于吉得道乃導從數百人詣之吉曰子欲病愈乃可盡去將從駐養馬乃可桂君乃去官駐養馬三年並不見醫治不知病之愈也乃授以道術年一百九十仙去尹執字公度常服黃精花日三合世人累代見之計已千歲晉永康中過洛陽投宿明旦謂主人曰明年當有大兵死者過半與卿一丸藥帶之可免明年果有趙王之亂死者數萬此人獨免也

郭文採虎妻馮盜驚

東晉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大辟山嘗有一虎來文前大張其口文知其腹以手入喉中探去其骨也神仙傳妻馮學於稷丘子服石桂英中獄石黃年三百歲尤精禁術於路逢諸賈客被劫賊數百圍合馮謂賊曰汝徒急散不爾當殺汝輩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馮乃鳴箭皆反中賊身須臾大風拔樹飛砂走石天地陡暗賊眾一時頓地反手背上賊乃求哀乞命馮即勅

天兵放之而去

孔安有志范蠡易名

神仙傳孔安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嘗謂弟子曰吾昔事海濱漁父乃越相范蠡也蠡數易姓名哀我有志授我秘方五篇以得度世也

李根眼方子皇商生

神仙傳李根字子元人世世見之不老壽春吳太文師之得作金銀法又能變化入水火致行廚太文常說根兩眼腫子正方仙經云八百歲也陳子皇者年七十餘髮白齒落乃依方餌木斷穀三年髮盡黑齒更生年二百三十仙去

御妻景燒炭嚴青

妻景者漢文帝侍郎也從張君學道得雲母朱英丸方服之百三十歲如年三十人傳其丸與王公子年七十服之御八十妻生二十兒日行三百里飲一斗酒年二百歲嚴青者會稽人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

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脂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開左右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爲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教入小霍山去常在聖婦仲甫變形

李常在者蜀人也少學道人世世見之計已四百歲而不老每娶婦有兒乃去去後三十餘年人見在地肺山更娶婦有兒後七十餘年又忽去人見在虎壽山下依前娶婦有兒也李仲甫豐邑人也師王君服水玉行遁甲能隱形年三百歲轉少壯其隱形或百日或一年與人相對飲食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里以張羅爲業一旦羅得大鳥視之乃仲甫也在人間三百年入西嶽仙去

帛和視壁趙羅降靈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斷穀服水又詣西城山師王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瀘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

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善金五千斤救患貧病也趙羅字子榮得癩病將死其家恐相傳藥乃以糧食送於深山石室中藥之羅晝夜涕泣百餘日忽見三人入石室中羅號泣求救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告曰服此不但疾愈當得長生羅乃服之疾愈服至二年夜間滿室有

光如晝夜則見面上美女二人長三寸至三年長大如人常在左右又聞琴瑟之音三百年入霍山仙去甘始門冬黃敬亦星

甘始者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在世一百八十六年入王屋山仙去黃敬字伯嚴學道於霍山思赤星在腦中如火以周一身二百餘年仙去

陳長祭水宮萬著經

陳長者在芋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

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宮萬者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道後入芋嶼山中仙去太賓鼓琴傳生鑽石

真誥云周太賓有才藝善鼓琴昔教廣長生孫廣田獨弦子彈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昔有侍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七年遇木極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厚五尺許云此石穿便得道生乃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得金丹昇天爲南嶽真人

伯微崑崙廣信小白

真誥云莊伯微者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坐閉目存見崑崙山積二十一年服食學道存之不已又十年閉目乃見崑崙仙人授金液方得道也趙廣信魏時居剡小白山每日往長安市賣藥救人暮歸小白時人云朝離小白暮返長安也登真隱訣云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七十八年後合九華丹一服太一遣雲駕下迎在東華

宮

餌木玄賓善齋成伯

真誥云張玄賓者師西河關公受餌木方後遇真人樊子明授以進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洞為理禁伯主雨水也趙成伯者善嘯嘯如百鳥鳴或如風激眾林或雲翔其上或冥霧凝合或零雨其濛矣今在洞中主五芝金玉草

仕文降靈王喬飛鳥

樓觀傳田法師名仕文年十九入道師章

君受三洞經法絕氣吞霞兼餌白水每遇節值庚申常捧香登山朝謁官設醮天降靈數枝長二寸甘美異常年七十五有攝花自空來迎去入南宮福堂也漢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為郡令夜會仙府朝送蒞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履吏見雙鳧飛入廳吏以箒擊之墮地乃喬雙鳧也

子陽桃皮高丘金液

真誥云黃子陽者學道在傳落山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遇司馬季主授

以仙方得道高丘子學道入陸景山五百二十年但讀黃素道經服木合鴻丹以得地仙二百年後得金液一服而昇太清為中散真人也

來子紅泉浴下夜芝

神仙傳云有來子服紅泉而仙浴下公服赤鳥夜光芝而仙

張常門冬飛孟四時

張常服天門冬仙去飛孟子服四時散俱得仙

邢子好犬木羽因兒

列仙傳云邢子者蜀人也好犬犬走入山穴邢隨犬入十餘宿行數百里上出山頂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史侍衛與邢符一函令送與城都令喬君喬發函皆魚子也池中養之一年皆成龍邢復隨犬往來百餘年乃上山不還也木羽者母常為人看產有人產子見母而大笑遂夜夜驚天冠素憤者守此兒云是司命君也當令汝子木羽得仙母果生兒遂名木羽忽一夜

有車馬來時木羽遂俱仙去也

馬約神降侯楷奉師

樓觀傳馬法師名倫字元約師孫君受五符真文三皇大字能命召萬靈制御群邪凡所施用立皆有驗忽降天神告曰法師宿有功德名在仙錄何煩祈禱役使神靈法師乃松諸法術抱一凝玄年九十八忽有白雲從西北來直赴寢室弟子往看已見白雲南舉漸遠不知所詣侯法師名楷字法先年十四師陳寶熾傳受真訣謂曰爾身佩經法正宜入山勿失時也對曰入山雖得妙之本肯師乃紀科之深願終侍奉年五十二方遂所修感靈泉吐液奇樹含煙年八十六仙去

母先禽聚陳熾虎隨

母法師名始先年十一師牛先生受道朝野英賢咸慕其德所得信施皆訪貧老密故其家不告姓名又冬月常淨地一畝布撒穀米以教禽鳥鳥皆群聚於庭陳先生字實熾年二十一能奉善恭初事王法師

後於華陰師陸景真先生以授玄秘每清晨朝禮恒有白虎馴其左右隨逐往來復有群虎來擊樹以害惡人有暴虎來亦擊樹時人號為老虎樹也

梁謹入雲孫微拂衣

梁謹字考誠年十七師鄭法師受道規地而行恐傷舍氣有鳥獸當路常下路避之年七十七忽見雲氣彌林乃竦身入雲而去孫微字仲宣年十八師王先生或宿空樹或坐幽房編寫為席時有問者但觀其顏色即知吉凶不必更陳言語年七十忽告弟子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出莫知所之同道思之乃取其舊席置靜室中每聞席邊有人語聲友人聞之又分其席也

王義天卹尹通人歸

王法師字道義凝神白雲之外注心丹柱之下重興觀宇再啓玄門精誠所致遂多洞感曾降天卹倉庫自滿隨取隨盈終無耗竭常以施人兼營功德遠近貧病皆沾惠潤年六十三忽一旦白鹿入其庭院或

隱或見由是而號尹通字靈鑒年二十六師馬先生受道服黃精天門冬餌雄黃丸由是賢愚慕其至德車馬駢闐道俗揖其清風冠蓋相望荷恩之輩皆厚禮之通悉用脩諸功德廣濟飢寒一無所積年一百一歲仙化常有神燈照室也

蓬萊尼公太白岐暉

道學傳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樓觀傳政法師名輝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師與道士八十人有濟國之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皆授銀青後為國設醮感黃雲覆壇與香煙交合又有兩隻白鹿鳴叫而去乃謂弟子曰仙經云欲為仙客入太白遂與弟子登太白山頗有雲霞之志焉

仙苑編珠卷中

仙苑編珠卷下

天台山道士王

奇哉伯山哀矣甥女

神仙傳伯山甫者入華山精思服食不老比歸鄉里見外甥女年老多病乃與藥女服之年七十返少色如桃花漢使見一女子答一老翁翁跪受杖使怪而問之曰此是妻子昔舅氏伯山甫與藥不肯服今年老行不如棄故笄之問年幾云妾年一百四十兒年八十七矣

劉綱火焚樊妻兩止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術二人俱坐牀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夫人作兩從西邊上火滅

聖母踰獄孔元近水

東陵聖母者杜氏妻也學劉綱術坐在立亡杜氏不信誣以姦淫告官付獄聖母入獄即從牕中飛出入雲中而去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

地倒立頭向下持酒飲人不能爲之也
乃於水邊鑿崖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
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嶽得道也

涉正眼光王烈士體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皇時事如目前
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
目者有一弟子因請開之正乃爲開目有
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匍地李八百呼
爲四百歲小兒也王烈士長休邯鄲人常
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
登山如飛少爲書生棲寂夜與之游烈膏
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
有青泥出如髓取搏之須臾成石如熱臘
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
輒一開其中有龍得服與天地齊畢

焦先施薪孫登穴處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常服白石以分人熟
如煮芋也日日伐薪以施與人冬常單衣
有大焚其菴坐不動火過菴盡衣不焦大
雪屋多壞人往看之不見菴乃共抄起菴

葛由綏山王真女凡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
爲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上綏山王侯貴
人隨之不復還皆仙去神仙傳上黨王真
年七十九學道三十年貌少而色美徐行
追奔馬魏武與相見似三十許人以燕丹
法授却元節鄉里計真已四百餘歲乃將
三少妾登女凡山去
嘆酒樂巴施金陰氏

神仙傳樂巴蜀人也太守請爲功曹以師
事之請試術乃平生入壁中去壁外人叫
虎虎還乃巴也還據章太守有廟神能與
人言語巴到推柱稷問其蹤由乃走往齊
爲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勸

子訓青驪琴高赤鯉

一道德符乃化爲鯉後徵巴爲尚書正旦會
群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嘆之奏云
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爲兩牧之帝馳驛
往問之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兩自東北來
滅火兩皆作酒氣也陰長生者新野人聞
馬明生有道乃事之執奴僕之禮十餘年
乃將入青天山中示以太清丹藥成服半
劑與天相畢乃以半劑煮黃土成黃金數
千斤以施天下貧病者在人間一百七十
年色如少女著丹經九篇乃白日昇天也
子訓青驪琴高赤鯉
蒯子訓齊人也人莫知其道常以信讓於
人二百餘年不老鄉里有書生到京詣朝
資欲一見子訓子訓皆許去京千里同時
到門計二十三家家家皆到言話如一諸
朝貴欲駐子訓子訓乘青驪而出郊外奔
馬追之常相去半里列仙傳琴高者趙人
也善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道二
百餘年後涿郡水中與弟子期乘赤鯉而
仙去

壹公費藥長房據市

神仙傳壹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汝南費長房爲市掾時見此公來賣藥藥無二價百病皆愈得錢數十萬隨以乞貧凍者常懸一空壹於座前日入之後乃跳入壹中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乃朝朝掃灑拜進食公受之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怠忽一日謂長房曰待日暮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謂長房曰見我跳入壹汝便隨我入長房得入壹但見樓觀五色重門日月朗明侍者甚衆謂長房曰我仙人也卿可教故見我長房隨事三試不過謂曰子不得仙道也今以子爲主者耳乃以一竹杖與之遣歸如飛空到家即投於葛陵中自此爲人除邪魅救水旱無所不應也

董奉活樊劉根見鬼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時士變爲交州刺史死經三日奉到南中乃以三九藥內壺口中食頃却活半日能坐云死時如夢中

宋倫六甲杜沖九華

樓觀傳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以周厲王時學道誦五千文服黃精白朮積二十年

見數十黑衣人收入大珠門付獄入一戶中以土從外封之不見光明也忽聞人語云太一使者召士變乃聞掘土聲引出登車而覺奉住一年稱疾示死後往廬山種杏數萬株在人間百年乃白日昇天劉根字君安京兆人也少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冬凍無衣身生綠毛長一二尺後謁川高太守到官人民大疫死者太多遣使乞除疫之術根令於太歲洩地上埋米硃當時疫氣消後張使君到以根爲妖遣人召來欲大辱之謂根曰君有道令人見鬼乎根曰能乃請筆硯并奏版一枚書符扣案前鏘然作聲忽聞四五百人傳呼避道擁一科車至廳前乃使君父母也父母責使君不合犯神仙致吾困辱使君叩頭謝罪忽失所在根後居洞庭山毛公壇身生綠毛耳

道傳貝葉姚坦銀花

道傳女真王道傳七歲知道市香油供養甘蔬素不衣繒絲受三洞經晝夜習誦初入龍山造宮宇號曰玄耀有若神三壇東南忽生一樹狀如蘿蓋周匝一壇五葉相對時人莫識呼爲貝葉又有玉函降於壇上有光請經滿焉有雲與來迎迅雷烈風香氣滿空也樓觀傳姚坦字元泰平陽人年十九以平王元年學道誦五千文有驚風崩山大張口終無怖懼服鍊松脂有

感老君降授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倫行之通感如神言無不驗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渡波涉險不由津路年九十餘以景王時昇仙下司嵩山杜沖字玄逸年二十五學道祈真靜神守一二十餘載感展真人降授九華丹方告曰老君與尹真人於東海八滄山召太帝集群真有地司舉子之勤故勅我付爾仙方沖服之身生玉光以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授書爲太極真人

神人授玄白回形之道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行之目有神光開如飛電年二百一十歲以簡王時五月風雨晦冥雷電激揚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受書爲玄洲真人

呂尚地髓王柱神砂

列仙傳呂尚避紂之亂隱於遼東適周釣於磻谿常服澤芝地髓年二百告亡葬而無尸唯有玉鈴六篇王柱者與道士共上宕山云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長吏知而封之砂飛出如火乃聽取之與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飛行乃俱仙去

負局磨鏡服間檐瓜

列仙傳負局先生者常負磨鏡局於吳市中磨鏡每一錢與磨之又問主人有疾否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皆愈數年後得藥活者計萬不取一錢矣人乃知仙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乃語人曰吾還蓬山爲汝下神水一旦崖頭有水自懸下人服多愈也服間者常止苔往來海邊

遇三仙人博瓜令糖黃白瓜數十箇教開目良久乃在蓬萊山南方丈山上後還常往取方丈山珍寶珠玉下賣不知其往也

祝鷄聚禽玄俗下蛇

祝鷄公者洛人也居尸鄉比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暮棲晝放每呼即至賣鷄并子得錢千萬皆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也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常餌石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條而愈或云俗無影王乃命於日中果無影王以女妻之中夜而去不知所之

陸通植實文賓菊花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食桃植實遊諸名山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不知其終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藥爲業常娶婦十餘年輒棄之後逢故姬年九十餘告賓賓乃教服菊花地膚子桑寄生枳子姬乃服之復少壯也

紫陽登山清靈過道

紫陽真人周君傳云君字季通周勃七世孫年十六師蘇君受道遊行天下但是名山無不登涉得道受書爲紫陽真人位列上清清靈真人裴君傳云君字玄仁年十二遇道人支子元授以真訣五首按而行之五年得見日月之精五星降房受書爲清靈真人位列上清

道輿得詩楊君獲藥

真語云羊權字道輿降女仙萼綠華授詩數篇兼遺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云此女是九嶷山中羅郁也宿世有過謫在人間也九百歲矣楊君諱義爲晉簡文相府舍人秦官學道於茅山降紫微夫人九華安妃贈詩兼贈棗一枚至太元十二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受書爲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君主司吳越神民也

焦曠育禽于章白鳥

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爲帝師於華陰造官巖間湧土用足乃

燕以石甕貯油油盛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常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于法師名章字長文年七歲時讀道德經年十一師侯法師出家受三洞經法手寫天文祕符一百三十六首遂知吉凶年八十二而蛻臨寢之際有白鳥一隻騰空而翥也

靈壽少壯東郭光明

神仙傳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得未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暗室中身生光明照耀左右又能見數十里內小物如其形在餅里四百餘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昇崑崙也

李意萬里王興健行

李意期者蜀人也人有遠行欲達到者以符與之并書其人兩腋下則千里萬里不盡日而還王興者陽城人也並不知書亦不知學道漢武帝登嵩高山見一人長二

丈許耳垂至肩帝問之曰吾九嶷人也聞中嶽有菖蒲一寸九節可以長生故採之忽失所在帝與群臣皆服之不能動久唯王興聞而服之不息至魏武帝時猶在常如五十許人甚健行日三百里不知他道順興真降法樂雲生

樓觀傳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年九歲知道師陳先生備受道要既得真訣遂奉經入南山太平谷修行忽有雲車羽蓋降天而下見三大仙授金真玉光經七變僊天經行之年十七道成年三十八昇仙張先生字法樂南陽人壯歲師尹法師真文寶訣咸得付受傳受之夕乃感神燈慶雲之瑞自此精思凡經三十餘載以其雲生棟故時人號為雲居觀焉

伴死董仲還鄉傳單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氣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誣繫獄乃伴死須臾蟲出獄吏乃昇出之忽失所在伯平者沛人也漢高帝卒也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

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仲都耐熱程妻致續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暴之燒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往程信妻者能通神變化偉當從駕無時衣甚麗妻乃置繒兩匹從空而至偉前偉好作黃白經年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永乃成銀

飛散元綱玄素容成

婁元綱服靈飛散得道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張桑雄黃巢許桂英

桑子林張虛並服雄黃巢父許由並服石桂英得道

郝容鹿角秀眉茯苓

神仙傳郝容公服鹿角秀眉公餌茯苓得仙

商丘桃膠青鳥九精

商丘公服桃膠青鳥公服九精散成仙

女生鹿白君達牛青

魯女生長樂人服胡麻餌木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走過麋鹿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於華山廟遇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兼服錄銀百年還鄉如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人不知姓氏故號為青牛道士也在世二百年乃入玄丘山得道也

離婁竹汁白兔黃精

離婁公服竹汁白兔公服黃菁而俱得道

嚴達聽琴國珍振屋

樓觀傳嚴法師名達字道通扶風人也師侯法師年十二日誦萬言年二十備參經法以隋開皇初重修宮宇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至大業五年三月七日坐聽彈琴乃曰音韻入神乃有神降可更奏一曲曲未終奄然而蛻時年九十五也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年三十捨家入道師游法師備受道要自爾一味蔬餐幽居帶索飢無貪味寒不思衣口常誦經心恒守一年六

十弟子侍側忽聞車馬之聲不見人物屋宇大振奄然而蛻也

張皓雲鶴尹澄猿鹿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年二十以漢安永初二年入道乃遇封衡真人三試皆過遂授

青腰紫書并神丹半兩入赤城山勤修真

道道成或變為白鶴搏空而上或化為飛雲浮遊八外年一百三十八以魏明帝太和元年九月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高仙

矣又尹陰字初默汾陰人年二十八恒市香燈列於壇靜一旦香盡靈熏自生油盞

玄光自照曾入山遇鹿傷足乃為合藥與

封後入山遭滯兩絕食忽有群鹿相依飢則吮其乳寒則卧其身累日得返又入山

遇野大飛颿滿谷欲避無路有群猿連臂而下攜至山頂又入山遇石芝有光服方

寸已乃日行六七百里又入山遇仙人宋君授三皇文九丹訣年三百四十歲以漢

昭帝時仙官下迎受書為太清仙人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能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還鄉後遇武帝東巡泰山稷君乃冠章甫擁琴出迎武帝諫曰勿上山必傷足帝不聽果傷足指而還

鹿皮閣險釣翼棺空

鹿皮公者少為府小吏木工能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不能至遂白府君請木工

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遂止其顛餌芝飲神泉後蓄水泛漲人得以免

釣翼夫人者齊人姓趙右手常奉不展漢

武牧之其手乃展得一玉鈎遂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昭帝更葬棺空唯履在焉

谷春却活山圖絕蹤

谷春據陽人也成帝時為郎託病而亡其

尸不寒家人不敢下釘三年却更冠幘坐縣門樓上邑人大驚開棺有衣無尸也駐

門上三日而去山圖者隴西人也因乘馬踣折脚遇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

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道士採藥云十年

一歸家復去莫知所之

臺丘變水禦寇馭風

列子云臺丘子林者列子之師也鄭有神巫知人吉凶存亡壽夭如神列子引見壺子壺子示以波水三變不能測而走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得風仙之道乘風而行旬有五日而一返受號冲虛真人

馮夷河伯文子漁翁

馮夷者華陰人也服水玉得水仙之道爲河伯也文子者周平王時人老君弟子也著書十二篇泛三江五湖號漁父受號通玄真人

莊周鯀化桑楚年豐

莊周字子休宋人著書三十三篇其首云北溟鯨魚不知幾千里化而爲鵬翼若垂天之雲擊水三千里一舉九萬里至于南溟也受號南華真人也庚桑子名楚老君弟子居羽山三年俗無疾病而仍教熟也受號洞靈真人

昌容紫草安期赤烏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往來上下人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道孤老也安期先生者瑯琊人也賣藥于東海邊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巡見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千萬出皆置之而去註書并赤玉寫一量爲報曰後年求我于蓬萊山也

馬丹迴風脩羊化石

馬丹者晉耿人也父侯時爲大夫獻公滅耿丹入趙至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靈公欲仕之通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去也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石室中卧石塌上石穿陷而不食時餌黃精以道干景帝帝禮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乃置于通陵臺復失所在

赤須知災崔文除疫

赤須子者豐人也人世見之數言豐界內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落更出後往吳山下不

知所之崔子文者太山人也好道賣藥都市自三百年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有所請文乃擁朱幡繫黃散藥以救民飲者即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黃藥如初神魚子英巨鰭圍客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愛其異乃將歸池中以食餵之 年長丈餘生角有翅翼子英遽拜之魚言我來迎汝逐大雨子英上魚背昇騰而去圍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十數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草上客以布薦之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養蠶得一百二十箇繭如瓮大每繭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之故濟陰人蠶時世世祠之

赤將花紅卵疏乳白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啜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卵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數百年入少室山中矣

親葛鮑觀枯蘇幼伯

道學傳鮑觀乃葛洪妻父於羅浮山俱得道列仙傳幼伯子者蘇氏客也冬常單衣夏常綿袴年多益壯時人莫知世世來枯蘇氏子孫得其極力也

辰公白李姜茂五辛

十六

真誥曰高辛時有仙人晨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林谷今為九宮右保司常言云昔在華陽食白李果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已巴陵侯姜叔茂者又於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泰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因此也此人今在蓬萊為左卿

許遜拔宅時荷登晨

十二真君傳許君名遜字敬之為蜀旌陽縣令師譙母受孝道明王法與吳君於鍾陵洞斬蛟蜃以晉永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四十二人拔宅昇天時君名荷字道揚四明山道士也許君昇天時持龍節前驅于雲路

吳猛白鹿甘戰彩麟

吳君名猛字世雲晉永嘉三年九月十五日乘白鹿與弟子四人一時昇天甘君名戰字伯武許君弟子長持齋戒尤尚符術偏得許君之道以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乘絲麟之車白日昇天

十七

持幢周廣執羽陳勳

周君名廣字惠常事許君執僮僕之禮元康中執麾幢前引許君歸舊宅即遊帷觀也陳君名勳字孝舉慕許君之道託為旌陽縣吏因得師于許君為入室弟子許君拔宅日執羽旌導于前

曾亨骨秀野烈藥神

曾君名亨字國興孫登常指云此人骨秀可學昇天遂事許君至許君昇天日從車駕與昇舊宅為真陽觀也野君名烈字道微早孤從母依於許君許君上昇時野君母子悲泣乞得隨駕許君乃與神藥因得隨駕部署舍宅四上二人焉

施峯委付彭抗親姻

施君名峯字大玉小字道乙常從許君除滅妖魅許君凡有經典悉皆委付許君昇天後忽一日見東方日中童子執素書飛下云真人召汝乃隨童子登身入空彭君名抗宋康中華常事許君君以長女妻之

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二十六人白日上昇舊宅為宗華觀

黃輔龍騎鍾嘉碧輪

黃君名輔字邕晉陵人許君知輔之異遂以次女妻之傳付妙道後為青州從事母夜常乘龍歸眷屬伺之乃一竹杖耳後乃冲天宅為析仙觀鍾君名嘉字超本許君仲妹之子少孤得仙舅之要許君上昇後以十月十五日日中乘碧霞之輦而昇宅為丹陵觀十二真君事盡于此

十八

婁慶雲舉韋偽龍躍

靈驗傳云婁善慶常賣赤白二藥不言其價有疾皆愈得金帛以施孤貧武德中於西蜀市中足下雲生白日輕舉韋偽亦賣藥愈疾於人間常將以黑犬相隨以則

天如意年中過嵩高嶽少林寺請齋飯餓犬僧怒善僞乃含水一嚙犬化為黑龍乘以冲天

洞玄騰身道合脫殼

女真邊洞玄年八十忽一旦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以開元二十七年於冀州紫雲宮乘彩雲白日冲天妻道合尸解于并州太一宮腦後有圻身如蟬蛻也

法善月官果老北嶽

葉天師名法善字太素引唐玄宗遊月宮賈嵩有賦張果老開元二十二年春自恒州徵到賜號通玄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秋請入恒州錫賜衣服雜彩放還北嶽其神通變化不可備陳云九度見黃河清飲酒數斛而不知醉也

沖寂焚香道華偷藥

謝沖寂者華嶽道士也志好焚香增至三百鑪旦夕不闕無香多以松栢子代之以梁開平三年二月清晨有二青童乘紫雲下迎云上帝召謝沖寂乃乘雲而去侯道

華者中條山道靜院道士也師事鄧天師天師藥成而疑不敢服道華竊而服之以大中五年五月上昇具在唐記

可交登舟歸真書鶴

王可交者華亭縣人也服有神光夜行如晝乃爰眉後小空中而光斷以咸通十年十一月一日與隣人同出顧會草市河次見一艘舫子有童子喚云王五叔要見乃下船中見二三道士對碁云可惜一具仙骨矣破却也乃與果子一箇喫一半味如棗云且上岸去更十年後與子相見足纔踏岸乃在天台山下瀑布寺前問時日已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僞歸真者天台縣人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于水墨見屋壁即畫鵲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年十一月于河中府中條山白日冲天告時人曰吾本台州唐興縣人也有弟在彼乃脫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寥寥有簫管之聲也

馬真昇天馮妻降鶴

馬真人名自然鹽官人也有篇什在世唯縱酒于鄆市間或眠積雪或卧深水無所不為咸通末于蜀梓州酒樓上白日冲天河中少尹馮徽妻薛氏於道門修行二十餘年以中和三年三月尸解有鶴三十六隻降所居宅院內紫氣滿空玄髮重生也

仙苑編珠卷下

漢天師世家

漢天師世家序

壁一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傳同虛微瀟序其首簡瀟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次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冒理有不可得闕者今所輯世家祖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瀟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弓矢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趨趨生豁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千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興生默默生大司馬金生陽陵公千秋千秋字萬年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陸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

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榮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桐栢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遠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傳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邑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鍊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真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復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和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書及其道成開巴蜀沱氣爲人害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賊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

創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宇靈真有長材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系師魯字公祺益續前人之烈以道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授以道業已信號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後設義倉置義米內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居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閭中侯五子皆爲列侯文歸太祖子彭祖魯卒追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遇三元日陞壇傳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室中啓塚驗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樹晉安帝召之不至樹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生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實掌中光芒穿室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

能無為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先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携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順順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

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謀謀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雷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烈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書生李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

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見賜誦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誦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為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

師賜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教復教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能言聞雞鳴忽失咲賦詩入異之崇寧初澣鹽池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雷礮蛟蛟

死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

壁二

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常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紙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亦寫一隻令達嗣天師嗣天師家大

驚使人啓龜山之空惟一烏符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脩嗣時脩曰吾從子也烏符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辨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復定江

濟衝决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訶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瑤

父天麟皆嘗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一大白蛇水遂平又遇旱蝗可大禱之雨作而蝗殍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官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李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

壁三

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長而穎異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齋詔召之賜王冠王主授以演道

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演生與棟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棟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

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監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躍出者三雷電晦冥熾怪物魚首龜身其長文餘尺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災害乎與材

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通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徃効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其道行顯著褒賜於朝者不減父風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字仲紀即今天師

國朝六親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關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賜白金及金欄法衣贈其父大玄弘化明誠崇道大真人母胡氏封恭惠慈順淑靜玄君

壁二

六

復龍以廣文稱其體樞電轉法貌昂然時以為榮蓋應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為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揚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

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經舉延年之術板除陰惠一以善道化民

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橫遭天闕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惟巴蜀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累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修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禪至化奚邇古諸

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茲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先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阜隸者

壁二

七

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最執尚知最執

洪武九年正月十五日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周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序二

武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於史厥後可徵者

可以指數也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從高帝驅馳於中原天下既定高帝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者侯凡百有餘人訖於孝武後之元年

僅五六十十年克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錄其子孫多出傭保之中降及孝成不絕如綫烏在其為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及苗裔也由是觀之系緒悠長莫若孔子其次莫若漢天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

為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肥邑有廟天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成侯在宋曰衍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處四方者偉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表當世

者代不乏漢天師系出留文成侯文成則軒
縣氏第五子揮之後也由揮若干傳至文成
侯由文成侯九傳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
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十有三肖子詰
孫輝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於前有固者

壁二

固不崇尚而褒異之神明之胃繩繩乎其未
有紀極張氏與孔氏豈不差似我何彼之混
滅無聞者衆而此之世彌久而益振也則其
故有不可不知者矣蓋自周衰王者不作諸
侯暴橫桀驁之徒鼓其虐以毒天下民用顛

隳甚於洪水之害賴孔子出脩儒術以達王
道撥亂世而反之正始獲胥匡以生又以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筆之為書彙式百代天以
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
才既奠萬化乃成詩書仁義之澤天地相為

終始則其祚胤之昌大所謂盛德百世祀者
也何獨漢天師而異是乎漢天師與孔子雖
迥不同然其制鍊形魄品配陰陽斟酌元化
交通神明捍大災禦大患之為務妖孽由之
而不作疵癘由之而不生疾苦由之而安全

大闢者由之而壽考其於斯世斯民亦可謂
有大造矣天之封培其後俾食其德固自報
施之理殆亦曰張氏之門善繼善述世有其
人則雖天災流行無世無之又何患焉斯民
也而永有依怙我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

壁二

累如彼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
自任則大書特書又將什百於此矣其世家
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
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命其徒初造之故
翰林承旨宋先生濂序之今天師無為子謂

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脩飭潤色之將纂刻
傳於世不鄙伯衡使為後序觀無為子注意
此編其於紹隆前烈以世其家遺餘力乎此
其所以蒙

一人之眷副四衆之望而克增玄教於九鼎

之重者與伯衡誠不敢自附宋先生之後然
雅故於無為子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

為序

洪武庚午五月丙申前史官眉山蘇伯衡撰
序三

曼予栖玄崖夢老子與之譚道竊有感於赤
松之遊而不知嗣教者奚若茲予之金陵帆
瀾匡廬之下條爾張真人舟且近晚泊相揖
驪君夙結已出漢天師世家一帙視予且曰
願予一言以焜耀我先世也不佞受而讀之

歎曰宋太史之筆不朽則又奚益焉無已則
聞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雖晦蝕崩竭其或
然之數不可必而清寧者未嘗毀大上得此
以主張道教正一真人得此益衍大上之緒
故靈氣託於後之人而神妙用歷千百餘年

握玄化如一日夫誰測其所以然若曰符籙
可制鬼神禦災惠靖妖氛有功於國家天使
之昌其世也倘其然邪抑其餘焉耳矣張心
湛君之光昭先業也其拜於真一可想異日
有王子吹簫而過龍山也則以予夢老子之

壁二

譚証之張君得母意乎張君曰敢不世守子
之言行且瞻紫氣於龍山之巔矣

賜進士出身三部尚書郎兩奉

詔起青原駱洞主人王德新撰
序四

方今寓內譚世家者曠弗以孔氏稱最等而而論之漢天師殆孔氏埒何者夫漢天師道陵者留文成侯苗裔也文成侯授書黃石辟穀而侶赤松遊所為濟道教之源蓋有其自歷五代道陵祖師興繇太上之心學發造化

之玄機脩真龍虎直以道德為宗神明為母清靜為師太和為友叱咤風雲步三台而轉旋宇宙吸呼雷霆仗星劍而蕩滌氛塵興於漢弗止於漢歷唐宋以逮我

明封誥之錫代炳蔚焉顯尊正一爵等公侯

而媲美之微直師祖一世之榮哉迄今五十世由萬萬世而道化之流行子孫駸駸乎其不泯則所謂世家非耶不庶幾哉孔氏埒耶或者以運符章役鬼神輒舉而歸之幻妄噫斯淺之乎觀天師者也詎知其食六氣而丹

壁二

成白石涵三極而道會玄元固有先天天地之始不知其所繇始後天地之終不知其所繇終奚啻世家之足云偉也奇遊勝境獲天師世家書可無讚焉以揚其盛是故為之序萬曆丁酉春仲月

賜進士出身侍

經筵雲南道監察御史豫章喻文偉撰

序五

漢天師既傳國累世歷唐宋入

明復世掌道教被天下然而釋之傾儒之誠

往往而是夫我

高皇帝神武庸詎詭於春秋大一統之旨顧

追為二十天師實錄其嗣褒顯之朔漢迄于

今蓋其盛絕與孔氏相終始斯固不可以智

力誣哉世未有千百撰而未定者也猥以符

籙役鬼神當之而止鬼神故恟無羈歛乎

其有而無也似而非也厥有光景風軌引去

執之皆鬼神不執之皆道故謂符籙不足役

鬼神妄也然夫人而能符籙也符籙盛於冠

謙之杜光庭而不再世也天師之歷五十代

昌其究無極其大道綿邈要自有不可知者

在不然雖漢高唐文之烈今其裔有可考者

乎故玄光辯惑論李膺蜀記之妄詆不足玷

輔漢化胡經不足尊伯陽皆妄也吾直以其

世系之盛能與仲尼聖冑埒豈偶然耶天師

壁二

土

世家一帙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于金華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餘年而五十代天師識子京郎一見驩甚已而入

觀道吳門輒過予蓋彬彬儒雅有道忽千里

馳書徵序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迹

子老而好道篤然不敢黨而攻偽釋夫三教

詎非同歸者哉

萬曆癸巳秋吳郡周天球述

漢天師世家序卷一

漢天師世家卷二

天師世傳引

賜進士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安仁張鉞校
天師之跡見於素問莊子蓋謂有道者之極
稱老聃子言道德於周祖天師倡正一教於
漢而張氏號天師者今四十八代矣傳代歷
歷何其詳哉千五百年盛衰相因廢興相尋
未有如張氏一姓之獨靈長也豈非萃山川
之秀合天人之妙而克然哉垂裕後昆吾莫
知其已矣

祖天師諱道陵字輔漢沛豐邑人也九世祖
良遊下邳圯上黃石公授之以書後從漢高
祖取天下以功封留侯語帝曰臣願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遊卒謚文成侯嗣侯子不疑不
疑子高子通子無妄無妄子里仁里仁
子皓皓子綱綱子大順是為桐栢真人天師
父也母夢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
餘衣繡衣授以香草曰衛微也既覺衣服居
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娠漢建武十
年正月十五夜生於吳之天目山黃雲覆室

紫氣盈庭室光如晝昔之香氣復聞身長九
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三
角美鬚髯垂手過膝龍踞虎步望之儼然七
歲讀老子書即了其義於天文地理圖書識
緯之祕咸貫通焉以及墳典所覽無遺從學
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
有講誦之堂臨安神山觀餘杭通仙觀即其
地也後自浙踰淮涉河洛入蜀山得鍊形合
氣之書辟穀少寐永平二年二十五歲以直
言極諫科中之拜江州令謝官歸洛陽北邙
山脩煉三年有白虎銜符至座陽建初五年
章帝徵不赴永元和帝徵為太傅冀縣侯
三詔不就遊淮居桐栢太平山獨與弟子王
長從淮入鄱陽登樂平零子峰山神拜於道
願受驅策命廟食峰下煉丹其間山神知覺
而雙鶴導其出入遂棄其地所流入雲錦山
煉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時年
六十餘餌之益壯有神人自稱趙公明從黑
虎詣前曰願永護丹局暨訪西仙源得制命
五嶽檄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壁齋洞復往

嵩山石室得三皇內文黃帝九鼎丹書及太
清丹經乃曰昔禹平水土益焚山澤功禹萬
世今地道失寧效厲不戒吾徒無益道功未
立聞巴蜀沴氣為災當往除之初居陽平山
感太上授以經籙之法次登西城山築壇壇
以降五帝或告曰西城白虎神飲人血以人
為祭召而戒之梓州產大蛇鳴則山公震噓
氣數里中者輒死誅之復居葛嶺山秦中昌
利隸上湧泉真多北平稠梗渠亭諸山脩九
真之法得出入水火之妙及養神輕身之術
還鶴鳴山漢安元年壬午上元感太上垂車
駕五白龍降謂曰吾昔為尹喜說經今命汝
溥度含靈吾當於此建立二十四治分命仙
曹主掌世人罪福死生今經多劫職司大天
棺殿血食鬼神率據其所人鬼不分汝其復
治之今授汝三五都功諸品經籙次授三五
斬邪辟雄劍玉印魚鱗衣二儀交泰冠通天
玉簡千日後會闕苑天師拜謝漢安二年七
月一日登青城山山有鬼城鬼市鬼衆分為
八部日為民害各有鬼帥領之及至鬼帥率

其屬迎敵天師以丹筆書空鬼衆立仆招之復起或反風而火焚或揭日而霧散限以泰山壓以巨石鬼物哀號乞命請受約束遂命俱會於青城黃帝壇下使人處陽明鬼處幽暗誓曰自今已往天地交日月合汝若復出吾必誅汝立二十四治增置四治以應二十八宿正氣下通以六十甲子生人分屬各治每治立仙官陰官及祭酒之曹分統之其誠敬忠孝積功行者仙官錄其善其悖逆奸貪恣肆狼戾者陰官紀其罪由是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使蜀民向化定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品秩各置神司之還臺謂弟子王長陽山有白氣彼妖也往治之道逢十二神女因問鹹泉何在曰前有大湫毒龍伏其中以符投之妖舍湫而去族潤掃創其下成益井神女各獻玉環一枚領奉符箓天師以十二環合而為一投於井中日執能得環者如所請服女爭下取環天師遂掩而誓曰永為井神毋為民害有獵者逢於道戒以勿殺授以煮鹽之法民收其利即地初

天師廟踰清河府君之祠至今崇奉祈禱不絕過宋江察江中有妖篆石為函以錮之妖乃絕居主簿山神人夜獻玉壁居本竹山衆真降授靈寶經居蒙泰山遷渠亭山至雲臺山見絕壑中桃熟謂弟子曰孰能下取趙昇下取以獻天師亦投下昇長繼赴遂以神丹及諸經玄秘授昇長居瀋山為說經臺居鹿堂山煉九轉神丹居平蓋山合九華大藥至成都地湧王局考子復降說諸經要永壽二年遊渠亭山奉太上王册勅命為六合無窮高明大帝既而太上勅為第六代道之外孫而東海小童君為保舉師太上為度師封道陵為天師授三百人惟三人係代行治張中王昇李忠也乃以經錄印劍付子衡戒之曰吾遇太上親傳至道此文總領三五步罡正一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是日以丹付長昇分餌於雲臺峰與夫人雍氏乘雲上昇在人間者一百二十三歲王長趙昇侍焉女文姬文光賢姬芳芝皆得道上昇天寶七年詔後漢天師張道陵

冊贈太師唐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紹寧加號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唐玄宗皇帝贊曰邀彼炎漢天圖中闢萬彙消殘三靈蕩越惟師應運神威迅發躬侍玄元親傳秘訣妖毒雲驅崇山劍裂大布聲教全清盡孽一振無為永光有截鸞鶴斯邁丹青是設王相真儀傳芳不歇又贊云邈矣真仙孤高峻節氣貫穹冥玄元示訣落落神儀亭皓月誅邪斬精魁驅鬼徹漢代盟威流傳不絕唐肅宗皇帝贊曰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顯是樸是質靜處瓊臺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為正一宋徽宗皇帝封真君王册文曰維大觀二年歲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謹再拜言曰惟道無方待人而行行惟物役資人而成若昔至真以道興世功被萬物則為神明務稱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體妙聞玄有大利於天下劉氏之季厭跡慈焉遂挾光景上超人羣叙錄真圖系傳於後弭除災孽損禦不祥陰陽下民既久拜

著不有微稱何以極報典揚嘉惠謹遣朝奉大夫知信州軍事劉晏上尊號曰正一靖應真君夫道藏於幽顯於明功施於速著於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尚鑒茲益行其餘祐我邦家延及我民懋昭無疆之休俾嗣永世

宋理宗皇帝制曰道家以清淨無為為宗蒙錄丹竈吐納醮祭乃其法之祖而崇信者篤得非訪人以悔過趨善固名教治道之一助歟三天扶教輔元大師正一靖應真君受命璇穹降生漢代脩真煉行乘雲上昇二十四

治及青城擲筆誓鬼三燭化地作鹹泉靈迹在蜀不可誣也上饒龍虎山相傳為真君故棲玉印寶劍奕世授傳乃者京畿曠早朝汐衝決懇祈響富實繁陰祐儒者諱言惟執古史一語過加詆訾是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

壁三

六

人與吾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奚以異乎其因舊稱加以美謚焱游無間尚克欽承可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靖應顯佑真君元成宗皇帝制曰我國家以至仁上德崇獎不忘祖天師之遺烈靈風紀錄具在若稽古

典特昇加各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正一靜應顯佑真君煉氣成真除邪輔正羽儀凡世歷年千二百餘印劍軍傳距今三十七代嗣孫與棟克承正法宗師留孫增潤先猷道雖本於無為德真厚於追遠因時而顯記昔所

開天授經於漢永壽之初當乙未之正月加謚於今元貞之歲又甲子之同符似有數存尚祈世濟可加封正一冲玄神化靜應顯佑真君是為天師一代

二代嗣師諱衡字靈真精脩至道不與世接

壁二

七

被徵為黃門侍郎不就永壽二年襲教居陽平山歲以經錄授弟子克彰正一之道言約理明聞者有感漢元和己未年正月以印劍付子魯曰汝祖以天地為心生靈為念誠敬忠孝為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為民害者是

厥任為難敢不祇動用弘玄化言畢與妻盧氏於陽平山白日上昇大元至大元年武宗皇帝制曰蓋聞古先哲王莫不以清靜寧民為本公孫有大隗之訪陶唐有汾水之往所以博求至理在囿天下也朕甚慕之天師正

一之教其幾是乎今有司以嗣師位號為請惟師嗣守道器遺禁冲引尚安事名然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迹不可不表也宜有顯稱以致遐仰可贈正一嗣師太清演教妙道真君

三代系師諱魯字公祺嗣師長子也少膺祖訓時漢祚日凌中州板蕩鄉土震動嘗募義以保障以道訓人從之益眾來學者教以誠敬不欺有疾者令自首其過立祭酒痊可循者使佩經錄率之趨善又皆自化時詔授典

農校尉安民中郎將領漢安太守鎬焉克蜀有不臣之心請天師為督義司馬遂避名漢中積粟巨萬詔命為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未幾秦兵雍兵亂眾欲以天師王漢中力拒之乃已魏兵又迫乃封府庫而退居南山魏太

祖引兵入南鄭見府庫充實非有惡意焉嘉之卑辭遣使慰諭拜為梁益二州刺史封鎮南將軍關內侯食邑三萬戶固辭不受謂使者曰吾脩道士也世慕舉裂土之封非所願也請遂印綬一日召嗣子盛以經錄劍印

壁二

授之曰龍虎山祖師玄壇在焉其地天星照應地氣冲凝神人所都丹竈秘文藏諸岩洞汝宜往宣吾化脩煉累功遂於北斗峰上昇弟衛字公則為昭義將軍棄官學道白日冲舉弟傀字公仁歷封為南郡太守加附馬都

尉棄官學道白日冲舉子五人闔閭等皆侯俱不受元成宗皇帝制曰朕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成之在人有漢天師之緒遠矣匪其子孫善繼善承不息益大孰濟登茲是以代有異人出裨治化朕既加歸於嗣師而系師

景行煒靈昭於簡冊妙於自拔功成不居經不云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可贈正一系師太清昭化廣德真君

四代天師諱盛字元宗系師三子也初居南鄭克志精脩父命嗣教魏世祖封奉車都尉

散騎侍郎加都亭侯不受賜劍印經符自漢中還鄱陽入龍虎山得祖天師玄壇及丹竈故址即其地為居以三元日自登壇傳錄以授四方學道之士動千餘人自是闡為科範率以為常以劍印付子昭成既以示化不踰

壁三

年復於廣西賀州為廣王設法當謂人曰西蜀鶴鳴東吳龍虎功行既成再遊南土元至正元年贈清微顯教弘德真君

五代天師諱昭成字道融元宗長子少學道不懈每端坐一室中出神數百里虎豹逢之皆伏壽一百一十九歲而化面色如生墓土靈芝百本或見白鶴往來及啓棺視之惟冠履存焉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廣教弘道真君

六代天師諱樹字德馨博通儒書安帝累徵不起嘗遊鄱湖月夜一老翁登舟進曰聞師

家以仙道立教願拜下風而無階可進今者不意仙蹤遠駐近津獲挹光儀乞示蘊奧以啓昏愚遂告曰昔者得道之士皆由皈戒而入然質心於戒莫若質戒於心則萬法皆空

一真常有翁知之乎遂起謝而去從者或見異光水天一色不知翁之所在天師笑曰此龍伯也水族是掌大道未聞故來有請居山時多神異之跡年一百餘歲尸解而去元至正十三年贈清微弘教玄妙真君

七代天師諱回字仲昌初能言即問道是何物衆不能答慨然失笑而嘆五歲欲傳經錄父曰且讀儒書對曰祖書不讀讀他書何為十歲嗣教能辟穀日行數百里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元至正十三年贈王清輔教弘濟

真君

八代天師諱迥字彥超幼得道丰姿俊美德量天成至誠存化請禱者無貴賤皆不吝輒有神應魏太祖嘗召赴闕問道年九十解化之日異香滿室經月不散元至正十三年贈

壁三

王清應化冲靜真君

九代天師諱符字德信端肅明達凡經傳千史過目成誦經錄猶顯於時四方仰之壽九十三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王清贊化崇妙真君

十代天師諱子祥字麟伯仕隋為洛陽尉葉官襲教服食精煉能吐丹置掌中光芒出戶尋復嚙之嘗遊河洛登嵩山中峰石室樂其幽勝時夜忽聞兵騎聲有二神吏謂曰東嶽主者道過謁天師主者曰昔會聖師於青城

今四百餘載自魏晉以來亂離已久生靈受害罪業牽纏無由解脫今嶽司有幸重遇聖師願乞廣宣符錄庶俾超化言訖辭去天師還山分遣弟子宣化四方以積玄功壽一百二十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妙大虛真君

十一代天師諱通玄字仲達天性靜默常獨坐一室非時不出雖左右人亦常罕見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皆愈有持帛來謝卻之曰吾祖以濟人安可受謝乞符者雲集受

經錄者益衆年九十七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應冲和真君

十二代天師諱恒字德潤經史過目悉不忘唐高宗遣使召至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對曰能無為則天下治矣上嘉之尤善幻術自言

吾神仙中之狡獪者一日自闕潜歸嘆曰吾飄落世網學道於家嘗推甕於室中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發甕皆在瓮中經日不壞年九十八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上清玄德太和真君

十三代天師諱光字德紹勵志於道脩煉居石室中垂三十年及襲教乃還家傳授經錄居常蔬食後能辟穀壽一百四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至德廣妙真君幼子名梧字君明自幼脩煉能辟穀飛行往來不知所終

十四代天師諱慈正字子明智慧明敏常以易道教人從者雲集每有餘貲即賑貧乏棄妻脩道山中登聖井山結庵獨處每歲三元日傳經錄則出山朝廷累徵不起後百餘歲

化空中聞仙樂聲下迎今聖井號微君山溪號微君坑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上德紫虛真君

十五代天師諱高字士龍姿宇超曠好酒縱飲一石不醉唐玄宗召見命即京師置壇傳

錄頒賜金帛免租稅冊封漢祖天師謬肅宗降香幣建醮於山中賜宸翰以贊天師像嘗忘玉印長安酒家有少年力舉之不能動明日天師至笑而携去年九十三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太玄崇德玄化真君

十六代天師諱應韶字治鳳襲教後授其子以劍印隱居山南龍鬚井上躬耕自娛每據石吹鐵笛井上聲聞數里一日懸簾井上端坐而化壅井傍今有仙人墓窰樹門在焉所耕之地號黃沙坑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演道冲素真君

十七代天師諱順字中孚至孝母疾經旬月不解帶每謂人曰人不忠孝而欲學道希仙是舍舟楫而涉大川也初任貴水尉棄官襲教携妻子結茅山中以居壽八十七而化元

至正十三年贈洞虛闡教孚佑真君

十八代天師諱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惟三元日則下山傳錄每大風雨或見其玄冠黑虎往來諸峰間知其為天師也今山南有丹舍山

北有縉經石黑龍井碧蓮池皆其遺跡年九十二歲元至正十三年贈洞虛明道贊運真君

十九代天師諱脩字德真性淳朴躬耕於野以疾告者象木葉治之即愈凡傳符錄有得

壁三

十一

隨以施人江西大賈劉運者嘗受符錄一日死於金陵二日復甦言為冥司所攝道遇仙吏曰常受法錄死期雖至可復延二紀遂入山中為弟子一日天師集諸弟子曰吾某日當化至日沐浴更衣端坐而化年八十五歲

元至正十三年贈冲玄翊化昭慶真君

二十代天師諱諱字子堅唐會昌辛酉武宗召見賜傳錄壇字額曰真仙觀特命官辭歸不受咸通中懿宗命建金錄大醮賜金帛還山一日大醉而化年一百餘歲元至正十三

年贈冲玄洞真孚德真君

二十一代天師諱秉一字溫甫母嘗畫寢夢神人履金龜下降覺而有娠十有五月而生既長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常負劍行山澤開叱一老樹雷即震裂打死二巨蟒小蛇百餘

南唐齊王夢陞井中有道士碧眼長髯衣絳衣掖出之占曰此漢天師也遂即龍虎山建祠宇賜水田天師將化曰吾去矣須地震乃殮已而果震七日乃殮體溫如玉壽九十二元至正十三年贈冲玄紫極昭化真君

二十二代天師諱善字元長幼不茹葷稍長遍遊名山三十餘年始還淵默內脩不與物接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崇應孚惠真君

二十三代天師諱季文字仲珪五代之季人受其經錄甚眾乃鑄鐵環券繼之宋初鐵券錄尤盛壽八十七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妙道輔國真君

二十四代天師諱正隨字寶神性質直敦朴不與俗接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召至吏部

壁三

五

尚書王欽若奏立授錄院并奉勅改真仙觀為上清觀年八十七歲而終宋真宗皇帝制曰朕嗣守宗祧欽崇天道荷乾坤之瑞應闡河洛之珍符思與至人共參妙道爾祖得靈詮於金闕垂法統於後昆汝為嫡孫紹承

異學茲啓先天之秘以誘後覺之民惟帝鑒觀齊世仁壽肆頒徽號益衍玄猷賜謚真靜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清虛廣教妙濟真君二十五代天師諱乾曜字元光端靜寡言篤志內脩宋天聖八年仁宗召赴闕問以冲舉

之事對曰此非可以輔政教也陛下苟能返之朴行以簡易則天下和平矣奚事冲舉哉上嘉之賜號澄素先生上又問卿有幾子對曰長子傳道次業儒遂以次子見素為將作監主簿見素雖仕而志尤慕道以衛尉守丞休官隱居鄱陽東湖至今子孫家焉天師年八十五而化瘞劍仁福鄉樟埠曹家源宋仁宗皇帝制曰朕嗣服歷年潛心至道若稽黃帝之為君也所以養人民官陰陽而成無為之治者則有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不憚膝行順下風而問焉為民故也爾不遠千里至輩下一言悟朕得養生治民之要可無微稱以示旌異尚弘神化用副招延罔俾廣成專美前古賜號澄素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玄普濟湛府真君

二十六代天師諱嗣宗字榮祖生而左手有印文及襲教神異具著至和二年己未宋仁宗召赴闕祈禱有應奉勅還上清觀於山之陽年七十八貌若童顏賜號虛白先生八十一而化瘞劍醺口寨宋仁宗皇帝制曰崇望

秩宗乃禱祠之肇啓行宮藏事非巫史之可儕苟誠意之旁通亦治世之所賴漢天師二十六代孫張嗣宗紹承家學綽有祖風比露刺以箋天旋彌災而為福非道心精一至誠感神能若是耶虛空生白吉祥止止惟爾有焉賜號虛白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普化妙悟真君

二十七代天師諱象中字拱宸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召赴闕賜紫衣命嗣教賜坐問道大稱旨上賜宸翰後歸徵君山梧竹塘結廬以居得道冲舉有七星墩白鶴塢存焉元至正十三年贈崇真通惠紫玄真君

二十八代天師諱敦復字延之學識天成聲如洪鐘士林仰之宋熙寧間神宗召赴闕命醺於內殿賜號葆光先生年五十三而化瘞

創鄧家塢宋神宗皇帝制曰朕荷后皇眷頤之休藉祖宗盈成之業海宇寧謐民物阜康思弘清淨之風共樂無為之治漢天師二十八代孫張敦復世傳祖印早悟真詮惜遽還於丹丘遂莫前於宣室宣申簡冊以貴烟霞

壁二

大

賜號葆光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無為演道真君

漢天師世家卷二

漢天師世家卷三

壁三

二十九代天師諱景端字子仁敦復之從子也性恬澹絕嗜慾不與物競篤志玄學大觀二年贈葆真先生年五十二歲而化宋徽宗皇帝制曰朕惟禦災捍患祀典所先崇德報功聖人所尚乃者虛靖先生張繼先靖鹽池之妖氛藏金庭之醮奏如響斯答厥功甚懋推其本原蓋有家學而汝名號之稱朕甚憚焉特贈葆真先生元至正十三年贈太極清虛慈妙真君

壁三

三十代天師諱繼先字嘉聞又字道正號脩然子二十七代天師之曾孫祖敦信父處仁仕宋知臨川縣宋元祐七年壬申十月二十日生於蒙谷庵五歲不言一日聞雞鳴忽笑賦詩曰靈鷲有五德冠距不離身五更張大口喚醒夢中人翌日宴坐碧蓮花上人皆稱異為真仙今浴仙觀有池存焉九歲嗣教崇寧二年辭州奏鹽池水溢上以問道士徐神翁對曰蛟蜃為害宜宣張天師命有司聘之明年赴闕召見問曰卿居龍虎山曾見龍虎

否對曰居山虎則常見今日方覩龍顏上悅
令作符進上覽笑曰靈從何來對曰神之所
寓靈自從之上問能書否對曰臣嘗書道德
經遂取進上問脩丹之術若何對曰此野人
事也非人主所宜嗜陛下清靜無為同夫堯
舜足矣上悅侍入寢殿宮人競以扇求書以
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
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之所御也賜宴而
出十二月望日召見上曰澣池水溢民罹其
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即書鐵符令弟子祝永
佑同中官投澣池岸圯處踰頃雷電晝晦有
蛟螭磔死水裔上問卿向治蛟螭用何符還
可見否曰臣所役者關羽當召至即握劍召
於殿左羽隨見上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封
汝世因祀為崇寧真君明年三月奏監課復

壁三

二

錄演法講說道妙崇禮者雲集皆領悟而去
上御天祥殿從容問道及時政對曰元祐諸
臣皆負天下重望乞聖度從容悚然曰朕何
所不容對曰陛下弘建皇極無偏無黨以天
下蒼生為念幸甚力乞還山上獎諭許之贈
金帛皆不受命近臣具禮餞於國門四年復
召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脩德
宋徽宗皇帝制曰勅漢天師三十代孫張繼
先師在漢玄功著聞汝為裔孫不替遠業
傳襲祖法符水有功虛靖恬和道行高潔宜
加頭錫昭尚真風賜號虛靖先生賜金鑄老
君及漢天師像屢乞還不許問何所欲對曰
臣所欲上清觀弊陋偏僻眾欲遷而新之力
所未能命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賜田
以食其眾復立庵於山之北為天師脩煉之
所御書靖通庵額賜之有亭曰脩然并建靈
寶雲錦真籙三觀改祖師祠為演法觀奉玉
冊上祖師誦封為真君十二月還山凡父兄
皆賜爵有差四方學者率數千百人大觀丁
亥上遣使命醮於山中且召赴闕時徐神翁

壁三

三

同館居無何神翁曰世事悠悠不如歸休對
曰歸則便歸何思何慮神翁遽坐而逝端陽
召見宮中若有妖卿當祛之對曰聞邪不干
正妖不勝德陛下脩德妖必自息內侍奏仁
濟亭果有妖俄頃妖憑一少年以手抱頭泣
拜天師曰汝心自昧墮在迷途返爾本形汝
宜速化乃收泣仆地久之遂甦上復命以大
甕數十貯水京畿取符投水中以飲有疾者
凡飲者皆愈上遣使問道要且言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乃作大道歌授使以進歲大旱命
禱之雨三日授大虛大夫辭不受御製詩以
賜大觀二年還山賜金帛力辭曰臣一野褐
爾得以無用公卿祖送塞道揖別曰聚散本
常理出處無定期浮生倏忽諸公勉之還山
與弟子曰江湘入蜀有二十八治又之自秦
川還山即西源築庵居之扁曰渾淪沂陽瓊
林臺北有為愛西源好絕句五首持石自方
從鄱陽來與之游一日語以死生之變自方
曰吾得全於天不知好生不知惡死奈何得
以死執答曰不然爾謂得全於天天復得全

於何真宰不明性識交熾一真獨露萬劫皆空則天亦無所全自方有省政和二年遣使復召以疾辭俾弟子王道堅奉謝以脩德彌災為告勅改上清觀為宮授道堅為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命預樸國難遂還肝江王文

壁一

四

御皆以道術同顯於朝既還山亦常往還由是日曠逸自怡或風晨月夕窮幽極險徒倚歌咏每有自得一日題脩然亭壁曰赤帝御龍行未伏姮娥分月入深山人莫能測嘗遊麻姑憩齊雲亭歎曰蓬萊步入清淺其桑田乎靖康之變其言始驗丙午金人寇汴上與太上皇思天師預奏之言遣使亟召至泗州天慶觀索筆作頌曰一面青銅鏡數重蒼玉山恍然夜舫發移跡洞天間寶殿香雲合無人萬象閑西山下紅日烟雨落潛潛書終而化時靖康丙午十一月二十三日京師亦以是日陷族父武功大夫張憲適至率士民莖於龜山之下初天師在京時太學生陳東易觀以終身問天師曰陳東為忠臣垂名不朽易觀為縣以壽終高宗南渡陳東上言乞罷

黃潛善汪伯彥東坡殺易觀為太和令家貧以年終天師既化越十六年紹興辛酉西河薩守堅遊青城遇於峽口授以符法及水調歌一闕授書一緘履一隻令達嗣天師抵山嗣天師發書異之令人啓泗州空惟一履存

壁三

五

方知其尸解後亦有過於武夷羅浮者元武宗皇帝制曰朕惟廣成子在崆峒言契形神之妙唐余楚居畏壘禮膺尸祝之祭矧奕葉振邁於真風宜錫旃優崇於昭代嗣漢三十年代天師虛靖先生潛心冲默善性粹和道集虛而悟玄玄行履常而安止止嘗因宋主燕閑之問極陳老氏清淨之宗神得一以靈故禱祠而輒應物歸根曰靜惟精氣之長存是用增寵秩於仙階襲嘉名於祖牒仍羽人濯陽谷豈徒想於高蹤垂白雲歸故鄉尚祗承

於先命封虛靖玄通弘悟真君

三十一代天師諱時脩字朝英二十七代天師象中之孫敦直子也虛靖不娶無子弟淵宗為道士擬令嗣教光輝清化虛靖遊泗州時以印劍經錄付之朝英以是衆推之以嗣

教辭曰繼先吾從子也吾何後之衆曰法統所在遂嗣教乃恬然靜退志慕脩煉年六十一歲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正一弘化明悟真君

三十二代天師諱守真字遵一母吳氏娠十

九月而生宋紹興十年襲教乾道六年毗陵有妖憑樹詔治之既行一夕雷拔其樹召赴闕賜歸正應先生高宗召見咨問道法孝宗時江濤衝決命醮內廷有異應上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賜號正應先生淳熙三

年十月三十日謂弟子曰頃得吾兄虛靖書有青城之約今當往矣言畢而化藏蛟於演法觀近西元孝宗皇帝制曰勅漢天師三十二代嗣孫守真爾傳之祖業載世數十而猶未泯亦異也已錫之嘉名厥有故事特授正

壁三

六

應先生復贈崇虛光妙正應真君

三十三代天師諱景淵字德瑩初名伯璟乾道間侍父入朝高宗異之改今名嘗醮內廷有大感皇子魏王鎮明州有疾為壇以請至乃吮水飲之而愈禮送特厚一日復遣人致

聘使及門忽召弟子曰吾仙期不可爽遂隱
几而化瘞劍於上清宮家源元至正十三年
贈崇真太素冲道真君攝天師諱嗣先字光
祖乾道癸巳兄景淵曾以為子年十九襲教
崇寧中召入覲時景憲太子書樵隱二字賜
之嗣教一十一年族長議以景淵有子當傳
即以印劍付姪慶先退休樂道以終

三十四代天師諱慶先字紹祖德瑩子也慶
先末生德瑩嘗鞠幼弟嗣先權攝教位慶先
以嘉泰辛酉襲教性慈儉周貧因至是經錄
之傳益廣飲酒數十不醉嘗遊山之張公洞
有井極深戲以木葉投之俄而波濤洶湧有
一老人從井中出拜而有請戒之母旱澇而
去嘉定二年十月二十二有道人來謁禮敬
甚恭既去語弟子曰彼與吾有深約越七日

晨興宴坐而化元至正十三年贈崇虛真妙
光化真君

三十五代天師諱可大字子賢曾祖三十二
代天師守真弟二千伯瑀之孫初景淵歿伯
瑀常攝教事慶先歿嫡子成大幼可大父天

麟攝教事寧宗召賜仁靜先生未幾成大早
歿以可大為慶先後紹定三年仁靜歿可大
年十二正三十五代天師位時鄱陽水溢壞
民廬室衣提刑甫請治之以符投江雷震殛
死大白蛇水遂復故表為詩以贈端平年間

累召赴闕賜經贊嘉禧三年錢塘潮決水
及艮山門民廬盡湮詔治之投鐵符潭中潮
遂退又大旱蝗命醮於太乙宮雨作蝗殪七月
召見賜號觀妙先生勅提舉三山符籙兼御
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重建真懿
觀賜田若干頃免租稅御書真風殿紫微閣
真懿觀額上冊加封祖師關石二帥龍井等
神元世祖遣使訊之乃授以靈詮且言其後
驗嘉定四年四月以印劍付次子宗演具表
辭謝而化丞相江萬里為銘瘞劍於瑞慶觀

元世祖皇帝制曰道為天地之常經妙希造
化名者古今之公器特示褒崇故三十五代
嗣教漢天師觀妙先生張可大佩鍊三玄蜚
聲八極積功累行造彼希微禱雨退潮特其
土直昔先皇在潛邸遣間使詣珠庭知天命

之有歸以靈詮而默授謂聖明當一四海其
徵驗後二十年蓋神與道俱洞測將來之數
及遠懷近悅允符前日之言乃眷真游蓋頌
異渥嗣師與棟克紹宗風宗師留孫總持玄
教其立稷丘之祝仍加真一之稱於戲冕服

倘來非至人之所尚雲軒伊邇尚多貺之未
伸贈通玄應化觀妙真君

三十六代天師諱宗演字世傳號簡齋性淵
靜少穎敏年十九襲教宋咸淳間信之上饒
早守臣唐震請祈雨應如期元世祖平宋遣
使優諭召至勅廷臣郊迎待以客禮入見顧
問者再六月醮於內廷明年又醮長春宮賜
號演道靈應冲和真人給二品銀印命主江
南道教事得自給牒度人為道士路設道錄
司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詔諭江

南復宮觀賦役即京師初崇真萬壽宮勅弟
子張留孫主之後復兩召至闕禮遇有加一
日有道人來謁告以玉兔之約時至元辛卯
十一月十一日有獻白兔者語弟子曰吾昔
以明日生今以明日去矣遂書頌而化瘞劍

於寶田源後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元世祖皇帝詔曰諭龍虎山張天師卿之先祖道陵用心精一得法錄之正傳甚有徵驗流布至今子孫相承已數十代二千餘年矣雖常聞卿之譽以兩國梗絕之故未遂延請迺

望

九

者宋主不度德量力執我行人久留弗遣以故命中書左丞相伯碩率兵南伐上天眷合大江已為我有南北一家今特遣武略將軍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將軍刑部郎中蕭郁賁詔召卿母以易主遂生疑貳卿之先世自

東漢以來歷事一十五姓無非公心未嘗有所偏執天無私心厥命靡常卿知道者寧想昧於是乎宜趨命駕毋多辭讓故茲詔示後宜知悉欽哉元世祖皇帝制曰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卿心傳法統體粹真風廣黃庭大洞之科持正一盟威之錄爰清爰淨以信以誠三尺青蛇役鬼神於冥漠一柘明水淨天尊於迹遐既弘開濟之功宜昇褒崇之號特贈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元成宗皇帝制曰蓋公遇漢寧辭海上之招司馬在唐嘗應天台

之聘按古來之達士多寓跡於名山惟出處之隨時乃周旋於中度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骨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張宗演慶衍仙靈之派學探靜定之功自王師臨鄂渚之初而妙道達世皇之聽芝泥雲篆鳳

書一下於江南金服瑤冠鶴馭三承於聖卷宗風為之益振玄教為之增光遐想仙游宜申卹典爰進陞階之號仍加節惠之文於戲旌陽有術鎮蛟螭既貽芳於賢嗣姑射所居無疵瀉尚敷錫於編氓贈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

三十七代天師諱與棟字國華號希微子淵默寡言洞明三教為詩文立成數千言甫冠侍父入覲儀表溫瑩敏於應對上屢嘆異之至元辛卯嗣教應召上賜坐憫勞甚至授體

望

十

玄弘道廣教真人骨領江南諸路道教事成宗登極復召命醮於圓殿又醮於長春宮命天下行其醮典改天下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一日忽謂弟子曰吾世味素薄今留京師且久非吾願也願乞歸山未允越月示化於

崇真宮遣使護柩還山勅廷臣祖祭於都門後塋於玉田元世祖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棟可嗣乃父演道靈應冲和真人以傳法統用闡玄風宜令張與棟惟此元世祖皇帝制曰漢天師三十七代孫張與棟

卿慶源有自化應無方宜頒紫誥之榮以作玄門之表特賜體玄弘道廣教真人骨領江南諸路道教事元武宗皇帝制曰紹玄風而繼世率乃祖之攸行溥內則以疏恩亦於今之所向嗣漢三十七代天師仙姑馮淑真登

纓素緒馨乾芳儀媿穀城之傳益師清靜守栢舟之操彌篤堅貞愛祉惟深錫名斯修雲龍風虎之慶會豈謂有光舞鳳迴鸞之制書茂承無斁授靖明真素仙姑

望

七

演次子天資仁厚為詩文可立就書翰精奇至元三十一年嗣教上遣使賜冠服玉珮俾掌教事及召見明年改元元貞入見大明殿又明年制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兼管道教仍封母為玄真妙應仙姑俾自給牒度道士

免宮觀差役護法錄免遠輸之役大德二年
海鹽官秦二州潮大溢百里沙岸嚙將及城
下奉詔治之至杭州醮於佑聖觀投鐵符河
圯處符躍出者三雷電晝晦磔元水惟魚首
龜身長丈餘於水裔暖障復故五年復召至
京丞相答刺罕請禱雨天師曰誠可格天天
必有感明日果雨上召問冬暖不雪民間得
無有災乎命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六年
辭歸上御柳林詔天師侍祠致嘉祝甚著且
絨香使禱於所過名山宮觀歸醮於上清正
一宮給銀印視一品加金紫光祿大夫留國
公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錄加封二代嗣
師三代系師皆為真君母周氏為玄真妙應
淵德慈濟元君時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在
東宮皆寵賜特厚是歲夏多雨宰臣合散公
留守大都遣禮部尚書王公約請禱越三日
天霽仁宗即位復入朝賜見嘉禧殿詔太保
曲出若曰予嘉天師之道其繼承之緒佗無
與比者又賜寶冠金服二年四月遣使至山諭
曰去冬不雪今復不雨田弗就種朕甚不忍

民之傷也禱於上清宮隨應遠近周洽每歲
恭授法錄及以水旱妖癘來告者無虛日皆
活之捐粟為義倉以周貧乏藝術之士日集
於門各如其望延祐二年秋與弟子遍遊岩
洞或為詩繪物皆寓意有警人莫能測除日
復自贊壽像有東風吹雪之句越明年正月
有一日雪口占遺頌而化勅葬於金谿之鳴
陽建祠曰玄都觀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
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卿虹芝標瑞金格蜚
英學恭萬景之玄微錄闡三元之正教乃祖
乃父已顯跡之同膺難弟難兄宜真風之再
衍特加寵錫肅示眷懷惟至人體道為功卿
當振靈山之緒以敬德祈天永命朕方崇璇
室之科賜歸太素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
諸路道教事元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制曰粵
自上古相傳能為國家除害正一初祖之於
蜀嘗駐龍井之妖觀妙先生之於杭亦彌胥
濤之患卿持法印之三載潮陽海鹽之兩州
愚鐵符丹篆之靈珍魚首龜形之靈沙漲復
隄防之固民居脫昏墊之災比因江潮行省

以聞俯酌玄教宗師之議精誠有感宜或進
於仙階清靜無為尚欽崇于妙道特加正一
教主兼領三山符錄餘為故元至大元年成
宗皇帝制曰惟除邪輔正闡世教以為多崇
德報功宜邦彛之具舉維聖祖風欽於至道
而先皇屢欽于真儀茲嗣服之云初豈踰榮
之可後正一教主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
凝神廣道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事主領
三山符錄張與材清偏偉望傳學通村泓然
理域之深融汎若環中之順應衛民舊而輒
効持章猶虛請之精嚴析福則隨臻餘戒
具冲和之祇肅動靈瑞現之可見芳吳章綬
之能為制則特領理於茲順於戲封留足矣
益光炎漢之高風自天申之永寶有元之不
祚往綏燕履茂對鴻麻加贈正一教主嗣漢
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明德真人
領江南諸路道教事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
留國公餘如故元貞二年成宗皇帝制曰至
道之用存乎人偉貞源之有自君子之學成
其德繫茲間之是儀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嗣

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母周氏惠恭德合
冲和行資純素蒼圖分系本支迭紀于仙階
殊樹膠芳兄弟繼傳于祖即于今可尚往昔
未聞特顯寵渥之隆庸慰孝心之至宜于後
裔益增正一之光輝介邇遐年永奉宵晨之
香火賜號玄真妙應仙姑元至大元年武宗
皇帝制曰朕惟老子著道德言亦本孝慈之
旨西母在列仙藉可爲仁壽之宗方將敦俗
化以表親故特崇闡儀而錫寵正一教主嗣
漢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張與
材母玄真妙應仙姑周惠恭親身貞淑秉性
微柔德婉高門克義方之訓慶餘後裔益昌
道紀之傳是宜頒天詔之五花以示報春輝
之寸草間蓬萊水幾見海濱清淺西池蓮開
姑姑躬山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發助揚正
教茂介邇齡登玄真妙應淵德真人元延祐
元年仁宗皇帝制曰脩道者母爲先學仙者
孝爲大其源之所自錫恩命以維新正一
教主大素凝神廣道明德真人領江南諸
路道教事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母玄

真妙應淵德真人周氏惠德有德有功爰清
爰靜來依神仙之侶繼以永年繼爲天人之
師幸哉有子指蓬山而歸去萊菔巷以如道
雖冲漠不可強名而國家亦所宜禮肆頌美
號式重玄宗於藏藏創依壇尚想成丹之魏
母飛茅建靖母志傳道之謹師錄爾道造於
茲優渥追封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
三十九代天師諱嗣成字次望號太玄子神
清高遠端毅寡言至大三年侍父入覲至杭
寓宗陽官儀杭城火發眾往求救發通江橋
望火起處以水喫之火遂滅延祐三年丙辰
留國仙逝以印劍授之命襲教開府張宗師
聞於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且召之十
月入覲上顧問甚至喜曰克肖而父命建金
錄大醮於長春宮禮成賜冠服明年正月告
歸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
山符籙掌江西道教事推恩封母易氏爲妙
明慧應常靜真人降壇書命掌道教給度牒
行法錄免遠輸之役遣使護送還山七年益
官州海潮復作詔即行省建大醮禱之投鐵

符岸圮處雷電大作水息復故英宗即位詔
入覲見於上都降璽書給驛護還泰定二年
正月壬午日有食之大臣求禱雪以禳之天
大雪復命建黃錄大醮於長春宮時有天花
雲鶴之瑞國子司業虞集承詔記之制加翊
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賢院道教事四手監
官州潮復決岸崩及城詔召至行省醮於佑
聖宮有三足龜見殿上潮退杭民以旱告即
召入見上於明仁殿時京畿旱詔禱雨崇真
宮大應秋苦雨禱而霖冬不雪祈即應上大
院賜以上尊且語近臣曰朕煩天師多矣可
錄前後勳績備載制詞三年三月頒制加知
集賢院事留京已久乞還山詔百官宴餞之
既還棄絕人事道還自娛至正四年甲申將
遊五嶽青城先登泰山九月丹次呂梁薄暮
有一老人求見密語移刻而去明日遽命返
舟庚子抵寶應化於舟中弟子奉冠劍還入
鄱湖抵雲錦溪有二黑龍護舟疾行不六日
泝流而達其神異若此後歷於南山元仁宗

皇帝制曰天下有道宜崇清靜之風至人無為愛佐隆平之治誕揚命跡申耀宗乘嗣天師張嗣成得老氏之真詮實玄門之鉅擘自漢而下以其數考之一千餘年渡江以來於今四傳矣三十九代學遠瓊科之正聲騰絳

壁三

去

簡之英嗣錄云初來朝甚謹俾陟仙班之舊綜維教事之新贊皇極之建中衍洪圖之錫美於虧維名不假朕特示於綏嘉率祖攸行御盡思於報稱不欽茲渥罔替其恭惟恩封母易氏為妙明慧應常靜真人別降圖書命掌道教元英宗皇帝制曰朕欽崇天命景慕道德求所以靜一而寧民者與言至人榮及後裔嗣天師張嗣成由爾祖能傳老氏之旨遵和崇正扶植世教世其家者繼踵在爾器識弘達博學多聞自先朝以長而賢俾嗣名號承志篤善克勤不忘每懷冲退令聞益彰朕踐祚之始爾奉幣來朝執儀甚謹良用寵嘉申命宜新循乃舊職尚一爾心用弘爾教恭畏祇肅協贊無為之治毋替厥服往惟欽執持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

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元晉王制曰我國家之崇玄教古莫與倫卿家世之被皇恩今為特盛宜隆稱號爰示寵嘉嗣天師張嗣成冰雪神人風雲聖代乃祖乃父累功積行於前若子若孫繼續增光於

壁三

去

後及此初元之觀助予敬德之新翼翼小心允謂恪恭而有禮巍巍大道共期清靜以無為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廣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封胡氏為明慧慈順仙姑元順帝制曰老時度函谷關未始忘於天下留侯從赤松子豈果棄於人間式闢聖人神道設教之門遂任天子為民請福之寄世傳法者代有功焉不遠而朝宜新厥命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事張嗣宗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宗乃父之於仁廟既膺天眷燕簡帝心雖膺有道之長實繫聖明之主而樂無為之治庶闡清靜之風誕布玄休屢昭靈

應卿既克承於後朕亦丕勞爾先往者海水為災再免黔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應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噫神仙以忠孝為本尚母媿於傳賢帝王以天地為心肩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如故

四十代天師諱嗣德號太乙與材第二子也性寬厚善文好詩至正甲申嗣教後九年壬辰天下兵興命弟子舒惟寅募義保障凡隣郡間兵不敢犯民賴以安是年十月微疾而化明年制授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制下已化矣藏蛇排衙石元順帝制曰正一仙真克紹經籙符章之秘神明華胄宜膺冠裳劍印之傳仙籍有徵寵章再錫咨爾張嗣德學資家訓道演宗盟祖彌流芳雲仍襲慶始著飛昇於蜀漢世施度化於江湖寶籙金符瑞應普昭於簡冊青蛇玉劍淵源永緒於箕裘歷彰糾攝之靈每佐清寧之治渙漏雖基於前代綸恩猶渥於本朝紫誥銀章禮重褒崇之典珠冠金服光貫冲素之流玄門偶闕於承宗法嗣

共推於嫡嗣卿其奉真元之秘律肅太上之精筵恪思繼業之隆益拯含生之沴再揚靈素永播真風於戲珪幣多儀務念輸誠以事帝壇瓊玖祝慎嚴徽福以庇民尚體予衷以弘爾教

四十一代天師諱正言號東華嗣德長子也貌古神清沉靜寡言時京道不通且二年餘吳江浙行省遣間使傳制授天師明誠凝道弘文廣教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踰年集諸弟子曰吾家世代以福國忠

君化民為本今天下兵爭日又朝廷去遠安危未可知况吾諸弟子總玄教於北者榮遇特隆可無一言以致徵兆之吉乎於是介弟子程天翼奉命言於玄教大宗師於有與入陳於朝上曰天師方外士也曩以川途梗塞

壁

九

無以致撫安之道朕甚憫焉天命此幸有以旋之宗師奉旨俾天翼還報歲已亥中元日陞座演道語若有警人鮮能測未幾示微疾召弟子曰吾自襲教以來遭時多難今近期至矣越二日書頌而化

四十二代天師諱正常字仲紀號冲虛子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之冢子也生有異徵大玄公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遊君家願見客也及覺而生幼穎特寬厚雙目燭人性嗜老莊言於仙道秘法尤篤志

大玄遊五嶽指相傳印劍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至正己亥襲教太玄之應記始驗時兵亂經錄久秘至是頒授者川至闡三元醮脩於玄壇嘗鍊度幽爽輒有異感辛丑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發御榜命有司訪求招牌而天師始遊遣使者上牋陳天運有歸之符上以手書賜答有勉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之語己巳朝京師上召見悅曰腫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命坐賜燕下詔褒美之再召宴及錫以金幣還山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求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開閣拒之不止上諭俾施符水乃篆巨符投朝天官井中人爭汲之頃更水竭見土弗已疫者飲之皆瘳上聞而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

太乙泉命傳太上延禧諸階法籙及辭還山復詔中貴人齋賜織文金衣特勅中書給驛券昇之以便朝覲吳元年丁未詣上勸進騰洪武戊申

壁

三

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入賀賜宴於便殿論曰茲授卿以大真人稱號諸命議給俸祿面奏懇辭議俸止乞如故事優免及專出符籙之事上嘉而可之准賜蠲通戶及大上清宮各色徭役宴畢內降

制書國朝制詞具載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

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仍給銀印視正二品特設玄幕之佐曰贊教掌書等官陞辭而還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

為輔子至治則予汝嘉出白金十五鎰賜之俾新其宅第己酉二月特召入朝上御奉天殿賜見預命設宴待之是月承顧問者四錫宴者二三月十三日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上御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

樂手授於真人俾祝而焚之禮成錫金幣宴於文樓羣弟子饗於別館仍賞賚有差庚戌夏上錄功貽寵特勅吏部改贈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爲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母

壁三

主

明慧慈順仙姑胡氏爲恭順慈惠淑靜玄君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銀印壬子秋特召入觀復加賜永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寵之丙辰秋上遣使召忽先期而至入見上喜曰卿來何符朕意耶明年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弟子之清脩者與其偕來錫燕及金法衣王圭珮法器之屬丁巳夏率羣弟子入觀宴於午門城樓上舉爵謂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

御製歷代天師贊示曰他日當書以賜卿明日勅遣代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弟子代祠羣岳仍賜衣各二襲精幣有差既還錫宴賞如初及歸山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歎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弗遂焉

山中峰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

聖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嚙曦景於層霄邀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咸訝其言未幾示以徵疾瑞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謚

之化命取印劍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語已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禮部尚書張壽爲計聞上嗟悼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安慶弔祭之藏蛟於南山刺坑口

壁三

主

四十三代天師諱宇初字子璿別號者山冲虛之冢子也自秀夔瞳面交二十九歲疑如老成一日有異人謁見曰是列仙之儒異日丕張斯教者也及長資識慶高學問深造貫綜三氏融爲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籍靡不窮蒐發爲載道紀事之文各極精妙著成峴泉文集二十卷遼王嘉而梓之因徹上覽以是被前席寵尤渥而王公縉紳之士亦莫不

敬重焉嘗侍冲虛於天心水月樓目觀雲霧起西北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

鎧仗森列勃然改容冲虛問之具對如所見自是以家秘授之易了試之益神洪武十一年入朝上召見反覆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父

眷賚有加明年上特遣使詣山齋賜誥勅二道授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勅召赴京復降手勅勉加脩節以格神明之意賜法衣金幣給驛券還山辛酉錫誥封母包氏爲清虛冲素妙善玄君癸亥召赴闕命

壁三

主

建玉錄大齋於紫金山乙丑命禱雨於神樂觀隨應庚午入觀奏准降勅重建大上清宮辛未六月朔上視朝首諭禮部嚴禁偽造符籙者賜正一玄壇之印俾閱防符籙永鎮名山既選擇地於里之黃箬峰下構峴泉精舍爲終焉之所壬午成祖文皇帝嗣登寶位入賀龍遇益隆賜緡錢葺大上清宮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丙戌命編脩道教書以進丁亥召見命就朝天宮建薦揚玉錄大齋有慶雲覆壇鸞覲交舞之

瑞祠官以聞賜勅嘉獎戊子三月降特旨申諭真人門下專出符錄四月命傳延禧法錄建延禧大齋五壇咸有瑞應厚賜尚方珍物特命更給驛券還山十月手勅俾邀請真仙張三丰已丑再勅尋訪張三丰庚寅春忽發神異語人莫能測一日以印劍授介弟宇清曰吾將返吾真矣惟

國恩未報爾其承此以圖之又越三日書頌曰一點靈明本無生滅五十年中非圓非闕今朝裂破大虛空三果十方俱透徹舉手前向指而逝時大駕駐蹕北京皇太子監國遣行人陳遼賜祭明年天象追悼復遣行人蕭榮諭祭馬藏蛟於峴泉

四十四代天師諱宇清字彥璣別號西壁冲虛仲子蒼山之弟初冲虛夢壁魯真人義冠朱衣入其室翌日生七歲能詩及長凡秘要儒經子史究索無遺著有西壁文集傳於世永樂庚寅嗣教十月大駕南還召見賜宴及冠服主珮之屬命醮於朝天宮賜誥授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先祖演道大真人領道教事

癸巳七月初遣使齋賜太嶽圖光圖并柳梅百顆八月降勅俾選有道行羽士為武當山住持九月命使詣山就大上清宮建金錄大齋七日感龍井出見之瑞上給繒錢俾市魚放養溪中賜名曰放生池禁止網釣乙未詔

壁三

三五

修太上清宮并勅建真懿觀造浮橋築隄防丁酉命分獻西鎮壇十一月詔往福建靈濟宮修建祈謝金錄大齋瑞感圓光燭霄卿雲成幔鸞鶴交舞靈照疊臻祀官以聞降勅嘉獎仍有金幣之賜戊戌二月初召入京賜冠服綵幣白金百鎰命祠玄帝金像於太和山五月命治浙江潮惠乃書鐵符戒弟子黃端友往投之時波濤洶湧若有人馬呼鳴之聲既而水退惠止有司以聞上遣使嘉獎賞賚已亥詔封妻孫氏為端靜貞淑妙惠玄君復有金幣錢物及番果海魚之賜庚子上召見命率羽士修玉錄大齋休徵尤夥十月命建普度醮於京之靈濟宮辛丑正月朔命分獻星辰壇復建保安醮七日賜冠服圭珮錦綺貂裘之屬上北伐還京命建祈謝大齋感祥

光慶齋之應賜賚有加特勅褒獎甲辰命醮太和山

仁宗昭皇帝即位入賀命修薦揚大齋亦有異徵仍降勅獎諭賜金玉法印并織文金衣鶴氅貂裘圭珮綺幣及從行弟子賞賚有差

壁三

三五

宣宗章皇帝即位宣德改元入賀錫燕內殿四月推恩申錫嘉禰之勅六月加誥封為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先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丁未入覲詔下有司悉蠲僕從丁役五月三以老辭

上還山一日中秋集眾飲闌而作頌曰易屬探周行訪浮丘乾虹橋畔坤雷渡頭噴宇內清光半是秋半為貞氣還天表忽迅雷大作有虹隨見光滿山谷而化計聞於

上遣太監雷春諭祭復勅葬於北真觀之右

山

漢天師世家卷三

四十五代天師諱懋承字文開別號九陽庚心恬澹不膠於物又號曰澹然冲虛嫡孫者山西壁之從子也初父字理於洪武丙寅臘日宴坐中庭突有道士者謂見衣貌甚奇自稱重陽子遺以菊花一本曰願假館門下六十年語畢忽不見始異之後覺其為重陽真人也明年九月九日天師生時有菊香滿室紫雲覆屋三日乃散四歲效作禹步感雷聲隱隱人以為偶然命再步雷輒大震及授儒經玄秘日記萬言文章書法卓冠時彦晉經山澤或謂垂木前障過者僂僂請從間道天師曰予任已民之責矧正人不由邪徑頃之烈風大作至則樹已拔矣入京過武林民多疫求符者不能悉給乃書鉅符投井中人競汲之水為竭飲者瘳焉遊華蓋山祥光屢現天燈夜如星布其神異感格大都若此洪武二十二年父字理蒙太祖高皇帝聞其賢召偕無為真人入對雅稱旨賚以金幣命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

以其弟之子妻之天師乃劉氏所生也及入親賜燕便殿明年命傳太上延禧錄建延禧醮於大內禮成賜冠服劍佩之屬四月陪祀太廟錫誥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領道教事已酉春入賀萬壽節命分獻東鎮壇俾醮於仁智殿賜賚有加三月上御西宮召見與語大悅奏舉上清官高道操克弘龔繼宗頤福淵黃嘉佑等為道錄職員詔可遣中使黎都詣山趙之十二月錫誥贈故室孫氏為柔嘉貞靜玄君辛亥入覲命分獻星辰壇醮於內皇壇有尚方八寶金幣之賜四月陪祀太廟禮畢特遣中官護送還山癸丑冬入覲明年春命醮於靈濟宮三月會青宮不豫召入治而安之上悅賜冠劍衣帛命分獻風雲雷雨壇命保安醮於大德觀復有金幣之賜給部牒五百度羽士辭歸留之五月召對於內庭賜御製招隱歌還山抵甲馬營傳舍上復遣使追授密勅勉以脩鍊之學勿墜宗範云英宗睿皇帝即位正統改元入賀勅建天師

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此先帝之命至是落成遣禮官迎入府居之給以饌廩命脩昇真大齋於本宮明年元旦賜燕於奉天殿十一日俾分獻風雲雷雨壇明日召見繼召衍聖公同宴便殿各有金幣蟒衣朱履之賜本月命傳太上延禧諸錄建金錄延禧醮於朝天宮賞賜有加己未春命分獻東鎮壇二月皇太后聖壽節建祝延醮於朝天宮禮成賜金幣庚申錫誥封繼室董氏為溫靜柔順玄君三月命安祀玄帝金像醮於大內玄天祠禮畢命以祖傳印劍進覽上撫摩久之歎曰神物靈異果如是乎燕春而出辛酉春正月命分獻東鎮壇醮於朝天宮給部牒五百度羽士厚賜而還壬戌冬入賀錫宴文華殿癸亥春命分獻星辰壇醮於朝天宮明年辭歸奏曰臣沐兩朝寵恩無由仰答萬一恐臣天賦有限不能長侍陛下清光矣有一子早不祿嫡孫元吉雖及婚歲資稟頗奇願以代臣補報上慰留至再乃許抵家以印劍付元吉曰吾

已得請於朝孺子懋之永承天眷語訖端坐而化壽五十有九果符假館之數計聞詔遣禮部郎中趙最諭祭工部主事江清榮莖於馬鞍山建觀曰南極以祀之

四十六代天師諱元吉字孟陽別號太和

然之孫贈寂靜真人子也母玄君高氏夢長庚星如虹下流化為白鳳集於懷及覺光猶滿室感而有娠乙卯春正月九日生時有靈芝出東柱礎下自幼明敏絕人凡祖秘儒書一覽輒了喜為詩詞然所發皆非塵世語讀

者莫不奇之正統乙丑冬赴闕時年甫十一上見之愛其岐嶷如成人召入內庭命坐賜茶錫誥授正一嗣教冲虛守素紹祖崇法真人領道教事厚賜而還丙寅冬召見於仁智殿命書趙天君符恍惚有神虎哮吼之聲

上驚異嘉嘆賜冠服圭珪及金幣之屬諸賄父留綱為正一嗣教崇玄養素寂靜真人封母高氏為慈惠靜淑玄君丁卯上念其幼孤賜勅諭禁治族屬侵侮之輩更授贊教掌書等官輔之戊辰

上御大善殿召對稱旨有萃寶冠金文服之賜已巳正朔命分獻星辰壇三月辭歸諭留之夏六月雷撤護身殿瓦擊蜚吻雨浹旬不止召問以慎起居戒違防為對命建祈晴醮於朝天宮檄召雷神有巨鷹藍距赤翅挾大

望雨

四

風而吹蓬萊門攫檄排雲而上觀者駭然色變應時天朗氣清祠官聞

上喜愕交至賜賚有加秋七月

上北侍皇后命建保安醮於內庭景泰改元秋八月

景皇帝召入觀顧問者再命建保鎮國祚醮於大德觀有天花雲霧之瑞降勅褒嘉明年二月給部牒一千度羽士壬申冬命醮於內庭禮成賜燕仁智殿癸酉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醮於朝天宮乙亥春

上御文華殿召見問諸雷秘法命作符大悅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謂善繼矣當時以為禁四月命建金錄黃錄二大齋於靈濟宮有卿雲覆壇五色盤旋如車蓋鸞鶴羣至聚觀者數萬人祠官以聞

上嘉錫誥加封為正一嗣教冲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樂靜玄同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賜王冠圭珪衣履之屬特命尚方良冶作法劍一口賜之遣中使護送還山天順元年英宗睿皇帝復位二月入賀命建祈謝醮於

望雨

五

內庭寵賚逾厚七月頒勅申禁偽出符錄及族屬欺凌者已卯冬入觀賜燕內庭再命傅太上延禧諸秘錄庚辰春命陪祀天壇上御齋宮垂清問對稱旨賜金練衣錫誥加封母高氏為太玄君辛巳四月

上遣使齋勅詣山召赴闕俾醮於大內玄天祠有異兆七月祝融扇馘於承天門命就朝天宮建祈謝禳災醮七日致感河伯驅波御溝驟溢上嘉變深至賜以冠服劍器及從行弟子賞賚有差復召對奏乞大赦天下明年

三月陞辭而還抵潞河上遣錦衣衛百戶劉昇令以原給驛券外加賜馬快船追送之甲申春入朝上登寶座輒有影響命書符勅之明旦有異鳥盤於壇柵之下命中官錢義率旗校早出

朝天宮火裂之響遂息

上嘗睡覺足隱隱痛要忍燭之有黑痕似人指點狀遣內使傳旨諭乃進符水瘵之痕退患愈業幾

上御奉天殿聞空中有如不石墜壓之聲天

象悚懼命醮禳謝是夕其聲寂然尤加禮重錫誥加封為正一嗣教體玄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加封慈惠靜淑太玄君母高氏為慈和端惠貞淑太玄君厚賜還山

憲宗純皇帝即位成化元年九月入賀賜宴於文華殿明年正月

上遣中官齋賜天厰良馬及文錦朱鳥黃封上罇番果海魚等物為壽翌日入謝仍賜燕內庭十一日命分獻風雲雷雨壇二月命建

壁四

六

昇真醮於大德觀賜勅申禁族屬侵犯及諸人偽造符籙并授贊教掌書等官助理玄政丁亥秋入朝召見於大善殿命以祖傳印劍進覽

上回重瞳久之嘆曰物之珍茲果有神靈賜

燕而出十一月

上復御大善殿召對聖語勉以護國安民更給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又加賜玉印各一顆御書大真人府四字命梓縣於府第闕額三錫恩綸加封為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

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佑聖妙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仍遣中官秦勤齋賜蟒衣玉帶冠履劍器圭珮之屬寵賚獨盛朝野榮之已丑不召見命建金籙醮於朝天宮辭歸出遊歷登名嶽探仙人舊隱之跡去六載方還徑

抵龍虎山下結茅却粒者三年一日書頌畢端坐而化舉之如空衣矣塋於本里播其潯四十七代天師諱玄慶字天錫別號貞一又歸七一丈人生時有異徵博學能文長於詩書成化丁酉入覲錫燕內庭遣中官梁芳傳

壁四

七

旨聘成國公朱儀文為配明年詔赴南畿完婚仍賜蟒衣玉帶加撥馬快船隻送回誥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領道教事封母吳氏為志順淑靜玄君甲辰賜勅諭申禁諸人偽造私出符籙及偷盜放生

魚乙巳春特勅江西守臣重建大真人府第命降香大華蓋山及鐵柱宮丙午入覲命醮欽安殿有玉帶金幣之賜

孝宗敬皇帝即位弘治戊申入賀寵遇有加庚戌夏雷擊護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

感天花慶霽之祥

上嘉養之又命祈聖嗣醮於內庭明年

皇太子生賜雕花天祿壽字玉帶金冠蟒衣銀幣之屬丙辰

上遣太監李瑾李珍齋勅俾建保民大醮於

大上清宮以守臣鄧原并兩司掌印官陪祀召羣鶴舞空卿雲凝蓋之瑞戊午冬命祈雪於朝天宮明日大雪已未春命傳太上延禧秘錄賜牙刻印記二函并金幣陞辭而還五月行舟次沽頭聞旱淺不前分司主事蒙某

請禱乃書鐵符投白象潭薄暮雲密雨如注旌地揚馬辛酉冬詔携嗣子入朝

上御欽安殿召見錫嗣子衣帶命宴於殿中乞致仕可之明年春遣祀長陵廻復賜宴便殿授致仕勅書以榮之四月遣齋香播達

天目葛仙華蓋武當鶴鳴五山還報命獎勞
宴齊踰常差通州衛指揮率官兵護送歸山
甲子嗣子入覲以自畫聖像及上意所欲古
劍等物附獻

聖四

上以祖天師畫像及金幣回賜之乙丑春二

月

聖表注念特降褒問之書又勅俞往武當鶴
鳴葛仙三山之遊附御前香燭令轉致三山
以表禮神之意於是躋眺危巖窮探靈窟後
次鶴鳴之岢嶇邂逅一鵲衣鶴貌老翁迎而

揖之作而笑曰來去不聞山鳥喧三生石上
龍蛇年即拂袖緣崖而逝天師游睇良久悵
然返旆已己秋九月張筵會客縱飲極歡舉
觴謂林方伯王憲副曰吾有老友之期不可
失恐此會難又惟公等任天下治平之望者

勉旃可也咸以為醉語勿諒酒竟後戒左右
置蒲團於玄壇之西從容理裾北向盤坐乃
再誦老翁言而化藏斂於金谿長生觀
四十八代天師諱諱顯字士瞻別號湛然先
是貞一翁夢神人佩劍植梓於庭而生及長

有祖父風弘治辛酉甫十二歲奉詔隨父入
朝上顧而奇之賜宴欽安殿命坐三宮俱召
見賞賚有差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
弘化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歸而求學不輟玄
秘既精涉獵墳典事親篤孝鄉族稱之

聖四

九

武宗毅皇帝即位正德丙寅春入賀召見問
曰卿之祖非神仙乎朕聞神仙長在今還可
見亦可學否對曰臣聞君類愈於神仙者堯
舜是也至今猶存上自天子下及庶人未嘗
不見顯

陛下慕而做之則

聖壽可等天地矣乃若臣類為神仙者奚足
尚哉奏辭還山戊辰頒給部牒普度羽士庚
午疏請重修大上清宮以成
先帝遺命勅遣內官監太監李文會同江西

鎮巡等官督造壬申召見命陪祀泰壇有蟒
衣玉帶之賜庚辰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
湖各有妖召赴行在諭往除之果見磔死一
妖 上大悅勅危駕還京
世宗肅皇帝即位嘉靖改元入賀

上賜問以清心寡慾為對稱旨寵賚孔殷特
遣還山請太上諸秋延禧錄文以進癸未詔
聘安遠侯柳文之女為繼室勅留都內外守
備官陪往親迎丙午錫誥加封為正一嗣教
懷玄抱真養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

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復賜加封勅
書并准授上清宮道士傳德若邵啓南為贊
教金永壽詹望奎為掌書等官勅往禱於太
和山三月勅遣內官監左少監吳猷會同江
西撫按重建大真人第增造勅書閣以尊藏

累朝宸翰西立萬法宗壇以奉

上帝列真東蓋天師家廟以祀歷代真人餘
悉更置山水增輝遂為福地冠先是

上命範銅為神像成乃勅吳猷齋至萬法宗
壇安祀頒賜掌法仙卿銀印一函牙刻宗傳

聖四

十

之印一函詔下戶部查復上清宮田糧侵匿
於豪民者仍降勅禁護戊子入覲命陪祀星
辰壇有御札文綺之賜辛卯入覲驛傳艱阻
至京後期上問故以實對勅各巡按御史查
提違慢有司等官罪之明年三月勅遣內官

監左監承曹王會同撫按重建大上清宮乙未以本府莊田有司違例編寄在各縣差徭奏下戶部議止照品官例優免覆奉命悉蠲之仍著為令丁酉入覲驛遞違慢如初奏謝後期之罪奉

聖旨大真人張彥頤總領道教赴京朝賀先朝屢有明旨著沿途有司應付這各該地方官吏如何不行支給著巡按御史查提了問巡撫官且不查究今後務要嚴加戒飭軍衛有司一體應付不許遲延悞事該衙門知道

是冬無雪命禱於內庭即應

上大悅有金冠玉帶蟒衣銀幣之賜戊戌命建金錄齋於內皇壇有白鶴統壇卿雲捧日之瑞賞賚有加辭歸賜勅以護其行本年詔往齊雲山建報謝禱儀大醮後因奏乞以

聖四

上

本山如太和山例除道士為住持管理職員賜神宮額名曰玄天太素宮免徵所餘香錢降勅禁護是年冬

聖母升遐明年上賜手書以示哀感之意己亥正月嗣子生

於新府第上聞之喜不已親灑宸翰并賜金幣為賀庚子上念嗣子正在襁褓恐難遠離遣行人黃如桂齋勸諭暫免入朝俾得守視辛丑錫詰贈嫡母朱氏為端柔順德玄君生母宋氏為柔慈崇善玄君贈妻李氏為冲虛

柔惠玄君繼妻吳氏為安妙善常玄君柳氏為莊惠志道玄君本年命給部牒五百度羽士特勅江西巡撫都御史嚴禁撫州奸民偽出符籙者已酉詔携嗣子入覲舟次錢塘沙洲江漢民病涉投以一符即盪去次徐州水

涸丹膠戲作一詩投之曰呂渠洪下疾如飛一泓神棲接古徐願借紅袍三尺水官航穩載上京畿水忽夜溢比及都門

上遣太監高忠迎而諭勞之齋賜嗣子蟒衣玉帶金帛明日召見錫燕便殿命錄歷代真

人名諱進覽既而賜御札曰卿子名可曰永緒復乞致仕詔可之陞辭而還庚戌十一月忽夢遊岱宗十六日晨興沐浴更衣畢焚香隱几而化壽七十有一上聞嗟悼無已詔從候爵例錫之卹典遣行

人李琦錦衣千戶王正億諭祭營壘初定弋陽縣城東故疊山書院為佳城皆異數也

四十九代天師諱永緒字允承別號三陽父湛然嘗夢介冑之士持刺來謁自稱三陽將軍刺上書九字者三而了無姓名忽大風飄去而寤翌日生馬玄典甫通問學擊劍出則佩劍巡行山澤中入則杜門謝絕諸賓客不喜逢迎似涉倣世嘉靖己酉詔隨父入朝抵都城

上遣太監高忠齋賜本帶明日召見於內庭賁賚有差命宴便殿詔嗣教襲爵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詔聘定國公徐延德女為配勅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鍾議行婚禮壬子入覲

上遣司禮監太監黃錦傳旨正一大真人張永緒著給與伯爵朝祭常服仍賜常用勅禮工二部製送光動朝班癸丑春仍奉玉音成婚而目遣官護送還山勅駕部增驛券內例外應付以裕征途乙卯

奉勅改建正一靜應祥符三觀工費不敷疏奏請益以落成之戊午冬入觀

上賜顧問曰爾父近來攝養飲食何如對曰臣父子沐高厚之恩洎舉家安享太平之賜然臣父自度犬馬氣衰每諄諄訓臣勉圖補

報不敢時刻忘於宣室之前也

上曰但不審而父復能一至朝否賜宴而出是年降勅諭有司查明雜差料價照舊盡行優免兵部查照新例給與勘合照舊例起撥馬快船隻嚴戒官員人等不許違慢再召入

對賜燕便殿命建保國安民大醮於朝天宮有蟒衣玉帶之錫明年正月十三日

上遣中使趙憲傳

聖諭俾早回家以慰父望遂不俟大典禮終先陛辭而還甲子冬入觀

上御西苑召問錫宴及蟒衣玉帶之屬乙丑元旦特遣中官傳命先諸大臣入見便殿既而賜宴同大學士徐階等七臣

上命以天師預首席馬醮於內庭復命主春祀典禮畢力辭還山舟次嚴陵灝然起

而推蓬四顧夕陽山色移時忽作語曰九九九歸時侯家隔數峰青還在無何有禹湖將墜火龍髯我今先跨金牛走少間又曰暗來回首不須悲鷄鳴日出看依舊其聲斷續莫不訝之乃戒榜人逆權以前歸未幾而化內

子徐氏以計聞

上殊痛悼之錫伯爵例恤與遣行人姚光泮諭祭併營兆域於獅子巷立祠南極觀詰封徐氏為靜和元君仍降勅諭嚴戒族屬諸人毋得凌侮其

聖恩隆重深加存惜保延玄緒以永紹宗風漢天師世家後序

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醺酢可與祐神矣盈天地間古今不息者道也能顯明於道則功用之神具見而合乎德者故可與應萬

變而贊祐於神矣是所謂參天地之化育者也太史遷曰道家無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瞻足萬物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良有以茲太上生於殷為周藏室史復遷柱下史以神化莫測之迹代降於世

為玄教宗我祖漢天師蒙留侯遺澤嘗親受道於太上由是仙經洞籙秘劫不傳者悉降於世繼以降治妖魅服煉神丹功成冲舉以創印相傳於奕代者今垂千五百年雖運移物改繼承不替其非以清靜無為之教功用

之神有合乎天德而足以贊化育者歟迫今凡名山區與靈迹具存此其子孫流芳之遠榮達之久信有以陰翊皇度博施生民者蓋可見矣漢末而下居龍虎山者若棲谷隱脩煉以自壽宋初漸以道行稱於時暨大觀崇

寧間虛清真君出焉其神功妙應一發於御氣鍊形之寶而後益振足以方駕於前矣其下莫顯於曾大父薇山公大父太玄公也凡其榮禱禱祈之著遭際寵渥之極當是時高微茂迹雖縈縵縉紳之士莫不禮敬之視前

或有所未逮焉及我朝先君冲虛公光際聖明混一海宇其崇資偉望昭赫一時榮被終始又豈昔之可倫擬者哉其為神明之胃必若是乎宇初以匪材庸質仰紹先烈惟忝竊是懼代蒙

聖恩猶深戰慄間以世家顛末未白於世
有遺闕昔侍先君手舊編一帙授高道傳同
虛謁末太史瀟序其首而未暇整緝以行然
舊文辭意冗腐僭用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庶
以成先志也嗚呼物理之有盛衰也思所以
承先啓後者為難哉末降以來集賢趨華競
於勢利者衆矣苟不能造詣其學輝光其德
以引厥宗其可謂之克繼前人之緒乎是豈
足知夫昔之授於太上者德行之隆勛烈之
大其相傳之無窮也果何使之然哉抑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後之來者尚必自勵其有以
章述焉斯為不墜其教矣其曰世家則本諸
史云

嗣孫四十三代天師宇初百拜謹書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闢玄弘教大真人掌
天下道教事五十代孫國祥 奉
旨校梓

漢天師世家卷四終

○

○

○

○

○

○

金蓮正宗記

金蓮正宗記序

致四

道無終始教有後先或曰道與教不同且曰不同湛寂真常道也傳法度人教也道之為體雖經無數劫未嘗少變教之為用有時而廢有時而興或曰教之興也自何而始曰軒轅黃帝鑄鼎之後乘大龍而飛升太虛應復知有長生久視之說雖有其說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現於瀕陽東臨魏闕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乃跨白鹿昇蒼檜超躋落遊上京雖有如此顯異而人猶顛頑而未知信內也及漢天師張靜應之出世也親受正一法錄威化行四海繼之以寇具杜葉祛妖誡集福積安佐國教民代天行化歷數十世官嚴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後林天師屢示神變天子信向法教方興而性命之說猶為泥滯而未之究也宋之訖錄誕生重陽再弘法教之說普化三州同歸至會以金蓮其首東遊海上度者七人以素弱

謀下為表以清靜虛元為內以九還七返為實以千變萬化為權更其名曰金真易其家而納甲建我長春子丘神仙受皇帝之宣應陰山之聘勸之以戒酒色戒之以少殺戮一言惟切為國生春救億兆於鼎鑊刀鋸之間人心歸向者如百川赴海而美之能禦也牧堅亮重威知稽首東夷西戎皆許奉虛宗家談道德之風趣處講者美之說懶衣髮雲雲連乎道路之間琳宇瑤壇星布乎山澤之下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源於東華流於重陽派於長春而今而後治治溫溫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金天述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林間羽客撰撰道人編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氏字玄甫道號東華子生有奇表幼慕真風白雲上真見而愛之曰天上謫仙人也乃引之入山授之以青符玉篆金科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先生得之拳拳服膺三年精心盡得其妙遂退居於崑崙山煙霞洞順神養浩久之結草庵以自居其額曰東華觀點光晦述百有餘年而人未之知也後徙居代州五臺之陽山今有紫府洞天山下有道人縣在人間數百歲殊無衰老之容開闢玄宗發揮妙益陰功濟物玄德動天故天真賜號曰東華帝君又曰紫府少陽君授度門人正陽真人鍾離雲房詞弘法教所有聖遠不能其述全真之道由此品端故立之以為全真第一祖也賢曰帝君之仙名如此其赫赫道價如此其高大何故不見祀於漢史鄭里世族年代行藏如此其黯黯也僕應之曰仙道多

隱非垂世立教之急務故史官或製遠隔而不書景儒象之所惡言者也年歲深遠碑刻泯滅由是不得而詳焉且兩漢四百年間幽人隱士不可勝計豈數千帙故紙能盡錄之乎且金真之道隱晦久矣自太上傳之於金母金母傳之於白雲白雲傳之於帝君天其意者將以此一技大教付於若人豈草率學者之所能負荷哉必自紅霞丹景中精選其可以為神仙領袖者然後授於下方其初降也豈無奇蹤異跡輝天晃地者哉蓋隱而不錄史官之忌也故於傳尾詳詳而明言之庶幾學者讀之有所歸焉詩云隱隱龍樓萬寶風流紫府少陽家崑崙高聳光千丈初放金真第一花

正陽鍾離真人

謹按廬山金龜記云呂祖諱朴祖諱守通父諱源嘗後漢末年皆據要津有功於國世濟其美先生諱權字雲房號正陽子京兆咸陽人也少工文學尤喜草聖身長八尺七寸

髯過膝下目有神光仕至左諫議大夫因奉李堅違事不當謫為南康知軍漢城之徒復仕於晉及武帝時與傅周處同領兵事屢出征討已而失利逃於臥山不知所往偶見老氏者流問而不語但舉手而指東南公遂往馬行六七里舉步峭拔松栢參差中有樓閣金碧炫曜二青衣應門而立揖而問曰此何方也對曰紫府少陽君之所居東華帝君之別業也吾師候君久矣遂延入館中拜見帝君方談笑間童子報云客仙至矣帝君出門迎三仙客鍾離自瞻窺之見一仙人身長八尺青水練華蓋雲冠神目如電堂堂乎哉次一人素袍大袖結於頸後橫握鐵笛次一人容貌魁梧掛絳紅袍頂華陽中跨蒼毛虎橫按笏杖遂邀三仙入於別館進酒果肴饌語笑極歡開於館外青衣曰多少紅塵客何由到此來洞門無鎖鑰今日為誰開東仙皆笑曰昔為鐵衣子今逢達道人又云奈何壯士侵莊上耶鐵笛仙曰紫府少陽家龍樓萬寶風流紫府少陽家崑崙高聳光千丈初放金真第一花

親指迷示路何須更問神仙知有金真矣并高真帝君答曰傳矣音雲器相連一解顏升臺元有籍聊請在人間東仙皆醉令寫言歸帝君選之各賜寶鳳再拜而入於雲中帝君遂回復與鍾離談笑終日情愛深密甚於素交適授之以素符玉策金料靈文大丹秘訣周天火候青龍劍法公服膺受教一閱千悟既盡其妙辭而下山惟醫術衣續行救人洞神神氣變化無常至唐太宗開成年間因遊廬山遇呂公洞賓授以天遁劍法自稱天門下都散漢後隱居於晉之羊角山天真賜號曰六柱左宮保生真人曾於邢州開元寺觀晉殿後題詩二絕筆勢飄逸有龍虎之狀其詩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居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又云葉默追歡語笑類尋思離凡可傷神開來塵指幾頭數得到清早有幾人宋朝劉從廣於皇祐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又有頌云見錢如忘真仙子潯色如憐大夫夫養氣如飽喘息綠彩彩如鵝肌膚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

惺惺幾箇悟夜來鐵細尋思長生不死由人做又撰真仙傳道集洎靈寶畢法授於呂公言天地造化陰陽交泰內丹養命之道秘於玄都寶藏以為萬世龜鏡此後復歷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而昇空矣乃五月二十日

贊曰道不可以虛妄得仙不可以詐偽成惟貴夫真功實行也觀正陽子之未過但鐵衣武夫耳及其拜東華帝君之後分玉篆以通天按金科而動地鑄劍而青龍入匣燒丹而紫鳳朝元養氣而喘息如龜蛟形而肌膚似鶴自漢歷唐五百餘歲止度一純陽老仙而已甚矣哉人之難化也乃遊廬山登三級紅樓冉冉然飛上太虛自爾以來全真教法漸有綸緒故可以為金蓮正宗第二祖也詩云鐵笛曾聞跨虎仙金丹親向帝君傳臨行付與純陽子三級紅樓上碧天

純陽呂真人

謹按岳州青草觀石壁記云曾祖諱景仕至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獻位至河南

府尹父諱渭禮部尚書先生諱嘉字同甫簡州蒲板水樂人也唐德宗興元十四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食樹下至唐文宗開成元年丁酉歲擢進士第年二十有二歲也龍姿鳳目鬚眉疎秀美鬚髮金水之相頂華陽中服道遙衣狀貌類張子房太史公之為人後任五峯廬山詠令因暇日遊廬山之勝跡偶與正陽先生相遇一話一言之間心與心契密受大道天遁劍法龍虎金丹秘文賜號純陽子由是之後休官棄爵專心向道師資膠漆未嘗暫離俄而之間仙人數輩特邀先生東赴蓬萊之會呂公泣下拜辭師真雲車東邁何日言歸遂以詩禱之曰功滿未來降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橫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兒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正陽答云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向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攢攢四季中央合藥運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君成九轉一九入腹鬼神驚詩畢還去自是之後

呂公隱於市郡或貨丹而救疾苦或賣藥以惠貧窮積功累行以至成真神化無方或隱或顯多遊蒼梧南越之間嘗有詩云朝遊南越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盛三八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又宋政和間洛陽上清宮題詩二絕曰吾來兩次謁三清四大蒼生眼不明今日却歸塵外去五雲深處指神京又云五雲深處是吾鄉四大皆非不可常今日不知身是客來朝只在道邊傍又於戊子歲中秋西京察判宅有道士來謁問人姓誰之間已在堂上巍然而坐曰願乞斗酒察判賜之一飲而竭仍索素絹三尺以酒喫之薄入瓶中不醉而去急令追之已失所在探瓶中展絹而視之上有畫像與先生狀貌無別神清骨秀耳出三毫後有二絕云飲酒須當百十杯養壽河清千萬迴至道日新通事塞玄關早放地中雷又云千古閑浮自在身唯然上善可開陳幾多念念承于教隔在閭阡寄下真後題曰純陽子宋宣和間泰山岱嶽觀石壁間題一聯云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

華夷九境後因雷雨大作蛟龍戰鬪山勢崩摧唯先生墨跡儼然無損後九十年再遊於此復題一聯云無奈蛟龍知我意故留蹤跡不沉埋又題一絕云昔日曾遊此經今九十春座座多少客誰是識予人後書云四公作隨方顯跡不能備錄平生述作數百篇目之曰傳劍集飛騰變化接引者不知其數後遊歷鄂州昇黃鶴樓舟中飛昇日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市鄧中人瞻仰企慕但見隱隱入于雲中矣

贊曰自古得道神仙數甚多矣然而鍾呂之名獨顯於世雖撫童牧豎婦人女子皆知之者何也蓋慈悲之心接物利生無所不至感人之最深耳老松之精無情之物也猶且區區訓誨使成無上神仙況於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乎三入岳陽佩丹篆千年之術重遊岱觀謁黃庭兩卷之經採南方赤鳳之精奪北海黑龜之髓一粒定超於物外九還普散於人間點石餅而作黃金折柳枝而成白骨餌之者回顏換質還

之者起死回骸百怪形潛袖有青蛇之劍九天詔下身飛黃鶴之樓故曰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以多得其信然乎詩云三尺青蛇照膽寒乾坤移向掌中看一從黃鶴樓頭去留與人同換骨丹

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諱操字宗成號海蟾公燕山人也年一十六歲以明經擢甲科累遷至上相平昔好談性命之說然終不得其妙一旦有道者來謁邀坐堂上以賓禮待之問其姓名默而不答但自稱正陽子顧乞鵝卵十枚金錢一文安金錢於按止而高累十卵危而不墜海蟾歎曰危哉先生曰相公身命俱危更甚於此海蟾頓悟先生乃收卵而藏之摩金錢而棄之還辭而去海蟾於是催設夜宴伴托沉醉以杯盤寶器俱擲於地而醉之夫人泊兒女輩莫不怒責比及朝還猶未解頰輒解印而醉官伴狂歌舞自述歌曰余緣太成生熱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卅箇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行朱懷紫金章各各綺羅

輕掛體而今位極掌絲綸忽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并侍婢執子伴醉撥杯盤聲碎珊瑚珍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却從前衣食樂來朝朝還愁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省悟前有輪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遂易衣而道處於卑賤以辱其形又述一聯云拋離大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厥後遠近秦川陶真於太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願精煉氣以至成真忽一旦於代州觀以墨水潑成龜鶴壽書四字約一丈餘并自寫真於壁間繼有西蜀成都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代州鳳凰山奉儀觀潑成壽山福海四字三處相隔不啻數千里皆同日而書之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云醉騎白驢來側提銅尾揀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癡自忘塵世事家住萬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崑崙頂只買牛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醴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

陰間。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臺影隨
代所顯靈跡甚多不能具述聊記其大槩云

贊曰甚矣富貴之難捨也眷屬之難離也
苟有能捨而離之者未有不登大羅而遊
玉京者也自古迄今吾於海塘先生見之
矣由進士科登燕國相懷金章而思當九
族曳紫綬而名滿四方一旦遇正陽子悟
金錢之決破歎累卵之終危碎七寶而為
塵埃抵萬金而如糞壤拋火宅者三千口
屏門兵者百為家辭官而狂舞市鄺納印
而棲遲山野煉氣於終南之下陶真於太
華之前故能蹈水火以無傷貫金石而罔
礙間騎紫鳳手携霹靂之琴醉走白驢脚
踏崑崙之頂潑墨而書成四字化形而地
隔千山有以見道不負人也信矣詩云
碎珊瑚不相換歸來高卧白雲邊携琴直
上崑崙頂冷笑浮生盡小年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金蓮正宗記卷之二

致五

林間羽客楊松道人編

重陽王真人

先生諱中孚字久卿家世咸陽最為右族當
劉蔣水竹煙霞爽塏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
計其為人也骨木雄壯氣象渾厚眼太於口
髯過於腹聲如鐘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
鬱有湖海之相為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
經史晚習弓刀當廢齊昇昌間獻賦春官迄
意而默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乎四十有七
歲也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
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而且吞腥嚼腐紆
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辭官解印黜妻
屏于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時正隆已
卯四十有八歲也甘河橋上過屠門嗜鮑根
而大嚼焉有二道者各披白氍忽從南方備
然而來煙霞態度清瀟精神顧盼眉宇大抵
相類先生不覺驚起趨進僂首前揖相與語
言皆出世語將塵垢垢獨青創首如醉而醒
如瘡而為家授真訣更名曰藹字曰知明號

曰重陽子既畢指東方曰汝何不觀之先生
回首而望遙者曰何見曰見七朵金蓮結子
道者笑曰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朵玉蓮芳
英言訖忽失所在由是之後落魄不羈乞食
於市短蓑破絮眠冰卧雪有詩曰四十八上
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
玉京山上顯殷紅明年庚辰有一道者同宿
月中乃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間有人
善於談演陰符道德尤所精通聞君平昔好
七二經胡不相從試往觀聽先生躊躇未之
能決道者忽起拋拄杖乘風而去左右求之
杳無音耗茫然如有所失比及中秋過醴泉
縣再遇道者趨而拜之忻然相邀入於酒館
共飲之次問其鄉里答曰蒲坂永樂是所居
也又問年甲幾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復問
其族然而不言連索毫楮書秘語五篇使之
誦讀先生訂之數過方悟妙理戒之曰天機
不可輕泄即令投之火中道者曰速往東海
丘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言畢不知所
在其一篇曰暮臨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

市邑或隱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盡是光顧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狂悟浮世好餐霞於碧嶂之前堪煉氣於松峯之下幹旋造化反覆陰陽燦列宿於九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千朝功滿名掛仙都三載殷勤水鎮萬劫恐爾未還身沉泉下其二曰莫將樽酒戀浮言每向郛中作繫腰龍虎動時拋雪浪水聲澄處碧塵消自從有悟途中色迷意迷耽不計斷一朝九轉神丹就同伴蓬萊去一遺其三曰蛟龍吟左人峰亭猛虎擒來因水精猿意莫言胡論道亂說縱橫與事情其四曰鉛是汞汞是鉛精識鉛汞秉性住命停其五曰九轉成入南京得知來赴蓬瀛先生還歸劉蔣自攝一庵題其榜曰活死人墓又以紙牌立於墓上曰王害風靈位自作詩曰活死人兮王鼎非水雲別是一般諸道名喚作重陽子諸號稱爲沒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續須是挂靈牌他日又携酒一壺立於路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與之一飲而竭却遣

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真仙耐也道人告曰吾海蟾公也嘗託塵失所在自是以來不復飲酒但飲水而已嘗有醉客因述虛真人也嘗風飲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衲襖布巾中好模好樣真箇好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遙遠彼岸頭人息一日自焚其庵鄰家爭來救火先生但笑要而舞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別有人修乃題詩曰茅庵燒了事休休休有人人却要修便做惺惺成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流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迤邐東過經過咸陽自畫一幅作三髻道者青松髻腰白雲綵統仙鶴妻妾有出塵之格見史風仙欣然贈之曰待我他日携得馬來以爲勒同又過洛陽謁上清宮題詩於壁間曰丘譚王風捉馬劉鹿翁頭上打玉毬你還搬在雲海內贏得三千八百萬東海衛州見蕭真人頗有仙風道骨深欲捉單盤桓數日話不相投贈之嵩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爲有聲聞却隔了玄

元妙道可憐仙骨落入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悠一般了豈知玄妙剛把身心做度日若輩盲瞶不識丹砂爐竈好將二物鼎內結成丹服餌了得長生攜手歸蓬島真人讀之終不能悟其妙旨但點頭而已祖師還東歸海邊徇得數載接訪訓化既得丘劉譚馬郝孫王以足滿七朵金蓮之數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一日平等二曰金蓮三曰玉華四曰三光五曰七寶其榜曰竊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淨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群生過起庶俗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黃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旦將引丘劉譚馬南赴汴京覓王逆旅中依泊處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歌以示之曰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輝光灼灼傳矣虛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搖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事尋知友來元誰堪可爲依託昨宵夢裏見諸此內有四北能跳躍杖一引移一脚頂中透

斷銀絲索攢眉露日靈精神此出靈珠光閃
燦明焰撲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的書畢
話之曰昔日接獲師真秘語云九轉成入南
京得知友赴蓬瀛言今將赴其約門人惶恐
乞遣世語相師曰我三年前已題於壁矣曰
地肺重陽子強呼王宮風來時隨日月去後
仕西東作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一重真性
在下與衆人同又云宮風雲霧舊病發壽命
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來一重真性誠
搜剔謂衆人曰吾歸之後慎勿舉妄言訖而
委政焉升陽不覺泣下甚慟衆皆勸之曰不
可違仙師之語升陽曰入道區區尚無所得
吾師棄我遠達何歸訴之奈終忽聞曰汝
草賊恨奚為若此昔日甘河所得秘語五篇
今付于汝升陽再拜跪而授之復謂譚公曰
汝等性命皆在丹陽手中矣速言物外觀春
曰一姪二子一山個連予五箇一心維大明
齊伴天邊月七奏俱邀海上風其妙裏頭扣
密妙暗空上面頭虛空東西南北皆圓轉到
此方知處處通入曰一第二姪兩箇兒連予

五邊做偈持結為物分其觀春羅殿人間假
命羅國西極廣清淨境連相傳授普靈枝山
顯進出靈華會我趁遲來先禮師請早老然
近其真香觀郁瑞氣瀾漫白鶴翔空青鸞拂
地仙儀壽壽高出雲端士庶官家競瞻拜
如喪考妣靡不讚歎真千古異事也於是備
棺擲衣金襴而葬之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
日也升遐之後海濱橋下諫言訪臧老之心
則將溪邊賜藥舍廢公之病或舞蹈於昆明
池右或吟詠於終南境中有以表其不死者
也丘劉譚馬四子相携西入長安見史風先
生獻以松鶴圖史風笑曰當時留下勸同正
與此圖相合兩相比較毫髮無差於是歷歷
南訪劉詩佳構樓修葺完却返梁園共
移仙骨發棺視之形神尚有生意四人交代
負以西行程途所到將關館較之寶蓮旅主
人必曰先有道者價值已訖竭力追之終不
能見問其狀貌乃祖師之化身也既至終南
遂卜地而葬焉初遊登州望仙門外見靈橋
太險遂言曰此橋異日達何必舉衆皆莫曉

其意後經一紀太守何公惡其跡極遂毀其
墳而平梵之今改過仙橋者是也繼有文登
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仙龜甚大背有蓮花
祖師端坐於蓮葉之上須臾側倒而歸縣宰
尼庵宏觀見其事拈香恭禮命畫師對寫其
容三州之人皆仰觀焉乃陽關之作滿庭芳
以讚之曰古郡登州望仙門外靈橋車馬難
通重陽聖蹟對衆顯家風預說達何必壞經
一統太宰何公煉煉峻令人折毀命匠別興
工夫登重出現白龜連上端坐空中率公綠
底事待過真容忽親四身側計祥雲動復還
仙宮分明見丹青遠出何處不欽崇可謂死
而不朽者矣宜乎其為七真之祖也所有神
變無窮不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
短詠殆千餘首目之曰全真前後集并雲中
錄明鉛汞坎離之說盛行于世又答登州道
衆書詩及十九枝圖

書

吾稽首四時運轉能般年少之容三載分明
解救平生之苦諸公存想一悟齊登九轉成

指日登仙八門開長春伴散希搜妙更乞
授玄便作邵華錄手圖後

一輪明月吐光輝

桂樹香傳十光枝

玉列中更分子午

故關靈彩射瑤池

詩曰

盡知常與道為鄰搜得玄玄便結觀悟理莫
忘三教語全真搜取四時春養氣元氣當充
滿結作靈神沒漏津十九光明如我願敢邀
相伴樂天真

贊曰祖師出世四遇真仙飲甘河之一味
授秘辭之五篇十九葉相承於桂樹一萬
枝不絕於金蓮寶鏡高提照譚馬臺中之
景神珠獨耀見丘劉劫外之緣雖知太古
家風憑袖衣而暗度却羨玉陽名字伏奉

竹以偷傳錯上鈞竿大士出默然之海晚
歸結舫散人遊清靜之淵作大教權輿之
主開金真尸牘之先達功成而名遂然後
跨鸞鶴而飛上青天也張神童詩曰占斷
終南一洞天曾來東海領諸仙只憑入聖
起凡手種出黃金七朵蓮

玉蟾和真人

先生諱德理秦州甘泉人也才能超拔器識
高遠金寶霞映妙質雲停及其壯也尤攻翰
墨初隱身於刀筆吏然清懷淡泊以道為心
未嘗取非義之財幽人逸客靡不奉訪偶因
暇日遇一遁者酌酒談玄終夕不倦寔為真
逆之交他日遁者臂擎一鼎自外而入謂和
公曰此禽怪哉眼目許大不能識人公亦不
悟但唯唯應對而已後經月不意遁者身染
惡疾百醫無効數日告殂於是備棺槨而葬
之此及數旬忽有老嫗叩門相謁曰昔有道
者於此告亡乃吾之嫡子也奈何老矣隻身
飄然無所依倚衣食不給將何告也和公憫
之贈以金帛老嫗曰我欲發墓啓棺一面吾

子終身無憾矣懇求再四義莫能已遂令發
棺不見骸骨但有所贈金帛而已復求老嫗
亦失所在和公歎曰神通變化如此奇異焉
非仙聖能如是乎由茲感激屏棄俗緣退居
林下精心修煉與道合真聞終南重陽祖師
深得九還鍛煉之術乃往奉同還居祖庵日
益玄妙氣漸冲和心地開通有先見之明預
知丘劉譚馬將至乃與李公靈陽子同往餅
店留錢四分告貨養主人曰今日當有四客
仙至曰丘劉譚馬以此待之既言而歸良久
果有四道者至貨養主人曰汝非丘劉譚馬
乎四人相視而笑曰汝何以知之對曰和李
二老已留養錢在此矣四人歎息曰真異人
也食畢而往相見欣然甚於舊契比及外遐
三年已前預命畫師寫出真相前凭虎頭昏
然而睡象莫能曉至大定庚寅歲二月十有
九日乃召功德主馬公曰我蒙子厚恩無以
為報汝若將來有大患難但請焚香密誦吾
名即當救汝是日天氣清爽霞彩輝映東鄰
西舍皆聞異香就草堂中枕肱而卧寂然遺

物而返其矣乃撰表歸期在庚寅年也外祖之復臨遠張更名惠顧來觀其功將焉續一夕夢中偶遇先生語說無倫語之法同其媒乃和公也覺而用其所說張果續摩是見先生之神述有不死者焉

贊曰甚矣幾人之難化也道之難明也以王蟾子之暮希夷晚玄妙也道者進門定交而吝惜千方為便誘之而不悟又以事目警之而不悟又以惡感感之而不悟又以尸解入棺而不悟又以老嫗來謁而不悟及乎登壇不見骸骨矣老嫗然後知其聖賢之感應也乃酒然而醒矣妻手而歸隱林泉受簪冠而精研性命拜事陽而分明指訣得九轉而鍛煉成功先知四客之來明留錄直預書三年之像刻定歸期卒能乘空虛出神入夢可謂道不素人也信矣重陽點破還丹訣老嫗通開宿世緣笑凭虎頭歸去也風流同會紫金蓮

重陽李真人

先生之名懷忘之矣道號曰重陽子京兆終

南人也既慕寡者聰敏超世學問該博識量弘深道德留心利名絕念諒由宿契得遇重陽露泄真風頓消俗念坎側離顯朝磨夕煉當與玉蟾子和公共結同緣愛人濟物損已利他多積陰功密符大造重陽有詩云傳與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達乎大定戊

申歲春二月世宗皇帝遣使召長春子丘公赴闕臨別謂先生曰劉君因緣祖師所建不可輕視善自佳持先生曰來歲春光早回鶴取山野及期專侍主養衆人莫晚其理比及不年己酉二月先生無恙輒自清養門人鮑之曰我師肌體素贏加以不穀將如之何先生曰汝等無疑吾專快養主而已當是時也長春子得中旨還故山適春凍鎮盤桓不進先生遣門人往迎之長春遂往統抵庵中先生怡然化為周蝶栩栩而歸矣祥雲拂地瑞氣凝空青鸞容與白鶴翔翔士庶官寮靡不欽歎於是長春子率門人具棺擲而瘞之時己酉之三月初一日也

贊曰天下不二道聖人無兩心故王公和

公李公共傳秘訣同鍊還砂終南之丹桂齊芳海上之金蓮並奔遠使全真門下刊以為三祖而尊祀之又何憐乎哉詩云兩手雙攜日月輪輝輝照破萬華新臨行未肯輕分付直待長春作主人

金蓮正宗記卷之二

金蓮正宗記卷之三

教六

林間羽客楊德道人編

丹陽馬真人

先生寧海人也號曰丹陽子祖諱覺字華史通五經為人信義言無宿諾嘗販繒於鄰境慕德邸中見一貧婦婦哭泣聞人說云此貞婦也良人少亡苦不復嫁孝養舅姑不幸併亡無資以葬方欲質身以爲棺槨之資公正色言曰卿鄰族病尚且扶持里有死亡不爲助給非孝義之坊也解繒二束而贈之不通姓氏趨走前邸是夕公之財物爲暴客所劫還不告人怡然而歸其妻問之託言賒貨後經半載盜者分贓不均經公首露公曰賊物紛紜展轉相連坐非一枉遭推勘賊滿百死犯至極刑非好善之所爲也可持銀二百補爾不平之怒其人連感謝而去時方歲饑陳末於庭鄰婦竊之公出階見復隱身而避之任彼將去父諱師楊字希賢案絕冠秀沉靜有度量生于五人取仁善禮智信爲名號曰五常馬氏之坊甚富於資故號曰馬半

州弟姪三人皆擢進士故有餘慶堂今改爲降仙坊者是也至辛亥歲歲饑存珠八月清旦有客倉皇擲袖復於案上報過門而不知所往公欲收入巾箱問舉之甚重解而觀之金色射目以權衡稱之其重兩銖旬日客來即奉與之客謝曰吾呂仙也家在幽谷村陶採爲業得金兩銖欲貨於市稅監逼逐幾陷於刑賴公以免願兩分之聯以酬恩公曰橫來之金慮招其禍辭而不受呂仙曰公有黃向之風異日子孫當出神仙自後公屢訪幽谷人問呂仙安否云素無呂氏之家疑其神人也先生之母所有寶單爲家婢竊而去之衆人皆言急遂可得公一無所問由是資財益廣享年六十有四先生第二子也諱從義字宜甫癸卯歲五月二十日子時生母唐氏夢謁麻姑賜丹一粒吞而分瑞體如火色七日方消手搖雙拳百日乃舒爲兒時常誦素靈鸞鶴之語夢中屢從道士登天良賤四十餘口每飲進食器舌紙殘粒身服舊裳昔道士李無夢鍊大丹於龍首三載弟成曰神

仙降臨則丹成矣一旦先生與豪傑相從遊戲至於爐下丹乃轉成無夢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矣因爲頌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睛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安蓬莊厥丹乃成先生之德因此見稱孫忠顯美無夢之言以女妻之生子三人曰廷珍廷瑞廷珪先生以孝悌見稱風賦聰明長通經史好與童稚戲押輕財重義出舉收質無可入還者皆焚其券大定二年秋蝗大饑佃客劉進盜殺耕牛將盡遷往稅之曰年穀不登困乏粮食吾將賑濟汝不念牛爲耕稼之本使無罪而就死地吾不忍也使劉進自負皮角而行於是老幼號慟告之曰方今法令嚴明此去必犯刑憲使父子不相見矣先生不言乃往經開院施皮五張令劉進面對三寶具陳殺牛之愆庶解冤結時人歌曰古楊陳寔今談宜甫有無知少年持錢三百來贖後換故相欺詐先生賜錢半千少年惡其小惠報嘆嗟之值郭奉信叱而退之或曰面上有唾

其之使乾曰試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先生謂同志曰昨夢二人皆衣皂褐內一人素補兩肩泣告予曰我輩十萬人性命在公所主言訖奔入南巷我逐之見入屠舍割清麟壁上有頌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年已經辛己殺此門若是不慈惡世世軸頭常磨抹夢覺聞屠豕之聲披衣視之見縛二猪其一兩有斑白方悟夢中之人已亥猪也幸已乃劉公所生之歲也乃書頌於壁問屠者心大剛切未能誘化是夕又夢二鶴飛落於藍園之間遂建道館招陸道士住持至丁亥年秋先生與遼陽高巨才遊賞於范明叔之遇仙亭酒酣題詩其末句云醉中却有那人扶皆莫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抵東年徑入遇仙亭先生問曰從何方而來曰路迷數千特來扶醉人耳衆皆異其言又問何名為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相與談玄不覺席上生風遂禮請真人還居寒庭其妻富春氏開簾視之謂先生曰我觀王公面如芙蓉紅目勝瑤瑤碧聲若巨鐘語如湧泉

堂堂然有正陽之風來當可傾心禮敬由是待以師禮真人謂先生曰我欲饋庵百日不食先生從之聞為環堵風雪四入碗水不冰寒外求詩者往來如織揮毫拂紙立賦立成屢出陽神來坐閣中先生遣人瞻之則庵中儼然燕生自孟冬初吉示詩詞各一首令先生繼和仍賜梨一枚與先生啖之每五日芋栗各六枚十一日為梨為二令夫婦共食之自後凡經旬日加一分三句分三四句分四至於十句分為五十五塊合天地奇耦之數先生漸悟真理遂捨妻子受簪冠乞食降心真人乃喜一日真人言曰馬公破道人曰師何以知之曰昨宵夢飲酒使人詢之先生曰得藥用酒因而飲多真人先期而知之矣乃登巖崑煙霞洞先生忽患頭痛急如裂人言曰馬公將不保朝夕矣真人曰吾三千里外特化其人今死可乎遂呪水與之飲訖而愈大定九年秋真人引先生輩四人西邁登州太守統石烈侍以師禮問曰後會何期曰當在梁園後真人羽化於夷門訖石烈改除

南京劉留守遠為喪主真人羽化之後先生引徒入京兆乞自然錢得數十千復相約東行取真人金骨改葬於終南頭橫三髻心喪六年默生環堵夫三髻者有三古字乃真人之諱也故尊而戴之先生志如鐵石行若冰霜縱橫闢化十有三年服不衣繡手不拈錢夜則露宿人憐其寒答曰莫訝三冬不蓋被曾留一點在丹田一日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人謂衣裳破碎重修理者云何對曰謂之折洗先生曰東方教門年深殘破吾當折洗未及半月上司降到符文遣發道人各還本鄉先生遂出關長春丘先生方在隴山一旦謂李大乘曰吾道東矣余雖在牒發中不能出關余若出關則秦中教風掃地無餘矣且隨緣下山州中官民同狀保中復上山而居之先生自出關所到鄉邑垂髮戴白歌舞於道路出境迎迓如風風景爭先親之為快也既還鄉里復見屠者劉清教之曰曩日壁間之頌不覺流年二十換矣以日計之日宰三猪十萬之數亦已足矣況公壽八十有三

族廣家豪理當上徹公府省悟連擇日設齋持醮於郭門外焚之是日往金蓮堂見其六味鹹苦不堪供給先生臨井祝之甘若饴東郡人號曰靈泉構亭立碑傳於四方安寶年五月東牟大旱嘉祐橋與橋山川一無所應州縣官長禮請先生庶獲霑足名香一藝膏雨沛然連秋七月郡人設太燕於朝元觀連日陰雨道俗惶惑疑將敗其壇堦先生曰無憂今日必晴果如其言至中元焚詞之際五雲繚繞鸞鶴徘徊其感應之速也如此仲冬行過登州信士韓公焚香致禱曰家有苦井願少垂法力庶回其味先生即往咒之其味頓變甘如飴蜜日晚雨作還宿於轉宅戲書云門外兩颺颺天留人不留主公猶自可打破道人頭果皆莫曉其意須更有康禪問道於先生忽見層瓦墮空中其首衆方駭然悟末後一句也重陽日臘畢天門啓於東南祥雲集於月際郡人莫不瞻拜二月八日先生勸東牟鄉鄰村人悉焚船網風回雲霧忽見重樓翠阜異事駭人乃海市現於

南陽也癸卯年四月十三日主行芝陽醮事而風雨大作衆人哀禱無從晴霽先生叩齒冥日似有所祝須臾雲散日出十五日申未間龍尾現於東南移時不滅至夜彩雲貫月四月二十八日行詣芝陽海市乃見自旦至午先生至回光庵馬從仕喜自願焚資糧券千有餘斛繼有鞠城聚魚網而焚之海市復現依稀若龍車鶴馭之狀又有郭亭樂周者聚魚網而焚之忽見桑島之間雲陣橫斜煙光縹緲若甲馬神兵之勢先生居華亭之環堵林檎一株枝枯心槁將伐爲薪四月初九日沃之以水俄有門人姚鉉持純陽真人家譜至方知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下先生怡然曰予五月二十日生比及此時決生芽葉乃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公稽首請釋其頌先生笑曰此隱語也他日自當知之五月十七日李公夜夢林檎南北各生二葉旦而視之芽果生矣至先生慶誕之辰綠葉成陰方解其頌云四九三十六日天地相合爲七十二日

氣候充足變枯爲榮何有難乎全真庵移竹兩叢松一株時四月間也枝葉蒼黃道友崔公告先生曰此松竹還得番榮乎先生欣然作詩二篇云道家門戶號先生意要乾枯改舊形常使數竿常綠綠不教一葉不青青又曰我通生法轉旋生布氣形骸轉換形意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蓮以潞面水沃之不旬日抽心展葉金玉庵六月初三日植小松六株衆人稽首曰全真庵之松竹得復榮旺金玉庵之小松獨何憊瘁先生乃以真氣三時布之作詩三絕云六月庵前種六松故然返到馬風風三番布氣無多力六願還生有大功又云當時數伏故栽松道友聞聞試馬風我說六株無自活人傳三誓有真功六月初三種小松六株變色遇扶風析榮我借重陽氣應劫人傳三誓功其松更不改柯易葉青翠可愛邑人遂刊詩於石昔呂純陽以藥一丸詩一絕活萊州龍興寺枯槐於今尚在其詩曰長拖布袖出河東夜宿祇堂古廟中不夜城中留聖跡且教槐老度千冬

今先生以詩三絕活芝陽六松前聖後聖其歸一揆芝陽貧士兩足俱廢衰聲甚切先生呪水與之飲訖其行如飛樂武功者久患風痺百藥無功先生呪果服之一日頓愈先生忽一旦歌舞自娛有非常之喜門人忽報曰壬寅年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就肱棄世於河南矣享年六十四歲先生曰昨晚乘絳雲奏仙樂東歸海上吾親見之吾之歌舞者蓋為此也已預知之矣是歲九月在莫齋哭過庵主持孤魂事瑞霞見羅鸞鶴往來不可勝數東遊文山建七寶庵極井九尺而不及泉大石阻之先生題云穿鑿須當二九深甘泉自可應清吟運命匠者再鑿至一丈八尺而寒泉涌出七寶庵牛車載巨碑路經險峻駕車人僅踰於轍間輪轉轉聽其人念丹陽名號並無所損壬寅年三月懋於濟南府齊廟老幼竟欲瞻禮爭門而入者幾千人矣門既其扇卓然而立一無所傷仲冬移栢二株高可數尋植於七寶庵中漸成枯槁先生以真氣吁之以水沃之旬日之間翠色如初下元

日文山加持樂事連日陰雨眾人憂之先生聞空中語云重陽真人至姚來二公在傍亦聞之十六日曠時縣令尼庵古武節仰視天表乃見一仙人青巾白袍坐白龜碧蓮華上龜則動搖其尾家人百壽曰乃圖畫中王公也急備香火莫不禮敬忽見真人回身則卧東南去矣先生作滿庭芳以記之邑人模於石上萊陽諸先生赴遊仙觀議行樂事十二月中旬先生報云後三相見至二十二日重陽降世之辰先生令于知一舞歸朝歡仰首而視乃見重陽師真與和公師叔立於空中冉冉然先生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又云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呼弟子割其一告之曰汝等要作神仙豈易容易若遇魔難慎勿退怠謹而愈謹然後可得領吾此言不可忘也遂東首而卧謂眾曰我開眼也見合眼也見元來見不在眼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與門人談笑夜將二鼓風雨大作雷震一聲先生枕肱而卧飛矣酒稅監郭復中聞扣門甚急出而視之即先生也引入共話索紙

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平地一聲雷浩浩隨風起良久告別趨而去之鄉人有劉錫者是夜見屋隙間明如然炬遲明視之見紙一幅用竹竿取下乃四句詩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伏降龍共虎自然有分亦昇天後題先生詩字急投火中焚之滿家如梅檀之馨少頃人報云昨夜先生羽化矣方知郭復中與劉錫所見者陽神也凡經七日神色儼然葬於遊仙觀初東華庵有松數十株枝葉皆變白色先生曰此松之白殆為我歟甲辰年正月十八日巳午間進士劉紹祖等見空中鸞鶴徘徊雲霞變化重陽真人雲冠絳服丹陽先生三髻素衣現于雲表移時方去五月十二日巳亥之晚先生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仙童侍側少頃為寒雲所掩當時于信等二十一人皆見其事先生葬後邑人常疑陝西徒眾盜去仙骨至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縣宰劉公出指視之容貌若生肢體柔軟乃櫛髮更衣四方聞之爭為瞻禮輪蹄絡繹至九月復以石櫛葬

之所有分梨十化漸悟精微三寶行化金玉等集刊行於世味其文義皆貫通三教囊括五行酬令和古託喻人玄談妙理視蓬島如目前智劍慧刀逐三尸於身外連之則連善達罪悟之則入聖超凡豈小補哉

贊曰首過重陽先明九轉十度分梨暗傳消息六回賜羊別有機關通一氣未生之前指五行不到之處轉開玉戶透入金門燦日月於堂中聚雲霞于鼎內展脫半州之產頂分三髻之髮數十年卧雪眠霜幾萬里遊山涉水七朵金蓮最先放微五篇秘語獨自傳來露靈一聲不負紅霞之約因緣萬劫還歸碧落之遊啓迪全真發揮玄教者也張神童詩云海上文章第一儒重陽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真者應比先生一箇無

金蓮正宗記卷之三

金蓮正宗記卷之四

致七

林同羽客樸樸道人編

長真譚真人

先生諱玉字伯玉譚其姓也世居寧海為人慷慨識度不凡孝義傳家甚為鄉里所重適大定丁亥冬風眩癱瘓纏綿不解鍼藥甚多皆莫能効聞重陽先生來自終南方在宜甯馬君宅中聞居扶杖往謁將求治療之法先生病戶不納公乃堅守終夕剥啄不已門忽自開重陽大悅以為仙緣所契乃召之同食而寢談話親密過於故交比曉下床舊疾頓愈四體輕健奔走如飛方知重陽之為異人也輒拋棄產金如視糞壤乞侍左右終身不違乃賜之法名曰處端字曰通正號曰長真子馬贈詩云超出陰陽造化關一心向道莫回還清虛本是真仙路只要安居養內顏先生既受師訣滅人我絕思慮戴青巾穿紙布大定戊子歲辭親戚別鄉黨從祖師左右南遊汴梁朝奉夕請多得玄旨比及三年祖師乘雲而朝元美乃以仙骨西歸劉蔣葬之以

禮殿後通跡於伊洛之間調神鍊氣雖託宿紅衛紫陌花林酒陣之間心如土木未嘗動念雖萬兩黃金未嘗為之折腰因循漂泊至水南朝元宮以為明然子鍊丹之地故愛而不捨自後門衆大集尚駭駭然乞食不已曾遇招提就禪師乞殘食禪師大怒以拳毆之擊折兩齒先生和血咽入腹中傍人欲為之爭先生笑而稽首殊不動心由是名滿京洛平昔好書龜蛇二字習而不已妙將入神有飛騰變化之狀奉道信士多收藏之以為珍寶後府中大災延燒數百家但舊二字者皆免一旦戒門人曰重陽師真與我有蓬萊之約今將往矣言訖五色祥雲繚繞庭際青鸞白鶴翱翔往來於是首東而南抗肱而跪骨馬時四月初一日也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松求游流之道大行於世

贊曰長真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并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幾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挂百杓以甘貧

錄氣調神幾載長遊於洛下歸報復命半
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
捏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芳
芳又值金蓮之爛熳鉛汞注水雲之集煙
霞為蓬閣之遊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
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張神童詩云風火育
心鐵石腸正豪強裏便回光洛陽春暖神
遊處猶有龜蛇鎮北方

長生劉真人

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
翺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含容只斗不
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以隆德
崇推恩恤寒餼惠孤悻捨良田八十餘頃與
龍興巨利以為常往種福之根當晉安太平
興國間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獨免徂征
先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
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既挺世也護事
嬌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官惜華醜榮清靜自
守希夷若皆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
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眈眈然未之

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間人所不
能及處見揮灑二頌而墨跡尚新不留姓名
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
人先生歎賞其筆力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
而未幾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
祖師杖屨西行携丘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
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
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
視而冰啞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
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
親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
專精顧其神采之不群乃歎曰松之月竹之
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
驚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濯出
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為之號
處玄為之諱通妙為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
也丘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與八紘遊汴
梁寓東門乞食鍊形隱姓名朝叩暮請行
黃生蒸黍而挑轉玄機丁寧而啓妙丹經
掃蕩雲滓迷途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

遺物離人而遺藏于天所謂得和友而赴蓬
瀛也四子乃負仙轡報洪恩叩感舊塵華陰
軍神於劉莊舊廬之祠四子之志各異先生
獨遺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假合之中養素
於市鄆難者之藁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
不足以挽其精心天為之益寒形木為之不
春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
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
乃遷居於雲溪之濱門人為之穿洞室於巖
根忽遇古井寒泉冷泠泉賦其異先生笑曰
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鍊之所經
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官號為三泉逮丙申
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
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椿栢蒼翠成行居
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報不辭而就縛坐
狴犴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留蒼麟
下碧霄入幽園就松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
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釋綬之刑比其出
也輪囷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
醮于昌陽綠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早

如焚復被禱雨之誠既登嚴壇四望無雲曰
來朝己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微如
影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縣壇獨師主盟必
有祥風冷洽捲捲帶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
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
聞其道價鏗鉤乃遣使者徵之以構板滿輪
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宮
寮士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候無時不盈明年
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寢寵光
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中春初六吉辰鳴鼓集
衆告之以開苑之行曲眠左肱脩然返真覺
光氣氤氳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
同塵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達黃庭奧
法理窟絡連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
贊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
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過甲子天元之
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擅百開通九泉驅四
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靈溪之洞天
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黃鼓
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攝靈虛之紺宇

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來之宿債然後骨
肉都融遊宴八鶯也張神童詩曰蓬萊深
處了天真一點靈明迥出塵高卧東風歸
去後靈虛閑鎖碧雲春

長春丘真人

具人諱處機字通微號曰長春子家世棲霞
最爲名族敏而強記博而高才眉宇閑曠舉
措詳雅善相者言足下有繩文必爲帝王師
年未弱冠略慕玄風非長生久視之說不道
也非騷騷跨鳳之語不詠也大定丁亥春聞
重陽在崑崙山煙霞洞謁聖而往振衣請教
重陽見而愛之與語終夕玄機契合故贈之
詩云細密金鑄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鈎被
子緩緩收綸線找入蓬萊水自由先生拜而
受之旦夕親侍左右甘洒掃之役迨還從師
東別海山南遊許梁歲月既久志氣彌堅師
資之道過於膠漆玄關妙捷多所啓明一旦
祖師赴蓬臺之約遺物離人而入於天矣大
葬禮畢西遊鳳翔乞食於磻溪太公垂釣之
所戰睡魔除雜念前後七載脇不占席一策

一笠雖寒暑不變也人呼爲蓑衣先生妙合
虛無理通玄奧復歸劉蔣以爲先師舊隱之
地戀戀不能捨去大定戊申春二月世宗聞
其名遣使召赴闕所賜甚厚待詔於天長觀
久之奉勅主行萬春觀事連四月朔以中旨
住持全真堂仍御書製額五月初一日召見
於長松島秋七月十日再召見剖析天人之
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應制賦瑤臺第
一層曰寶運龍飛當四海群仙降跡時萬機
多暇三靈協贊不動槍旗玉樓金殿廣開月
臺風樹臨池靜無爲泛綠舟鳴棹涼簟靜基
深惟前王創業太平難遇道難期會逢天祐
還差入貢玄教開迷坐朝要聽暇伴赤松談
論希夷勝驅馳向人間一度天外空歸上覽
之大悅薄暮言歸翌日遣中使賜桃一盤先
生不食茶果已十有餘年以其聖恩過厚強
餐一枚至中秋得旨還山仍賜錢十萬表而
辭之連已酉歲二月鶴駕出燕臺抵關陝間
忽聞哀詔下先生歎曰嗚呼生死之大責爲
萬春富有四海不能終於百年若之何哉遂

浩然有西歸之志度函谷歷終南隨方開化玄風爲之或然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騰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勅賜爲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以爲常住居無何兵革滿河朔問宋使洎金使各持詔來宣同自北方大蒙古亦使便宜劉仲祿來宣人皆以爲師當南行蓋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則殺戮太過況復言語不通而我師不言但選門人之可與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宣差劉仲祿西行過蘄至德興府寓於龍陽觀以詩寄燕京諸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索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喘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過白骨向陰風積雪寒入骨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乃作長篇古調以記行色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蓬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聞復經此銀山鐵壁千

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秦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壁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教擷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懸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西行數萬里凡所見山形水勢奇人怪物不與中國同者甚多是時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國未下宣差劉仲祿乃以師見帝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命遠逾萬里而來此間朕甚嘉之對曰山野奉詔而起者天也非人力之所爲也上賜之食食畢問曰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予師曰但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愛其誠實由是每日召見即勸之少殺焚燒嗜慾前後數千言耶律晉卿方爲侍郎錄其言以爲玄風慶會錄皇帝皆信而用之問漢

海曰真人當以何爲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父師者有曰真人者有曰神仙者上曰從今已往可以神仙號之至癸未春首奉旨以甲騎數千送還燕京勅改天長觀爲長春宮更修白雲觀合而爲一以北宮萬歲山太液池并賜之改爲萬安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仍賜之以金虎符便宜行事前後所受詔勅甚多師既住持長春宮而教化大行全真之道翕然而興主持醮壇祈風禱雨刻期不差如影響焉千門萬戶莫不歸向師方道遠自得凡千齋之餘必以數騎往遊萬安宮既山溪之富盛樂禽魚之蕃息日凡一往將暮則歸歲在丁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因疾不出人報已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鼉鼉魚鱉盡去池遂枯竭北口山壁自摧師聞之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初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沒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住持大宮觀皆勅賜名額仍有使者佩符乘傳此時

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既示疾九日午後一刻昇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現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斤八紘如咫尺吹塵萬有似機關任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聞還歸葆光堂相相然蝶化矣是時有青鸞白鶴徘徊上下瑞氣瀾漫仙音繚繞衆空而去官寮士庶靡不瞻拜殯於白雲觀之處順堂焉三年之後啓棺更衣手足如綿顏采如生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

雪峯贊曰乾坤作堂屋日月爲燈燭樓霞一老仙俯仰於中宿對衆口談天語句噴冰玉開啓玄微機潛享高壽綠煙煉神何清神光炫二目起立身何輕清風生健足大道興不興到灰人心服金丹成未成白雲滿巖谷

贊曰僕嘗遊燕臺見三人相與論丘仙翁之功德其一人曰我以爲磻水溪達七年

苦志實玄堂上數載流光鍊金丹太藥之基種大棗交梨之樹出神入夢幹地回天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非也我以爲修宮立觀傳教度人開金真七朵之蓮種無影三花之樹受簪冠者半天下談道德者匝世間無人不飲於重玄有物盡需於至此功德之最大者也其一人曰乃二公之所說見其小不見其大得其麤不得其精取太山之半拳拾鄧林之一葉也我則以爲當蒙古之銳兵南來也飲馬則黃河欲竭鳴鏑而華嶽將崩玉石俱焚賢愚並戮尸山積而依稀犯斗血海漲而髣髴彌天赫威若雷無赦如虎幸我長春丘仙翁應詔而起一見而龍顏稍霽奏奏而天意漸回詔順命者不誅許降城而免死宥驅丁而得贖放虜口以從良四百州半獲安生數萬里率皆受賜所謂展臂拒推掌之微橫身遮潰岸之河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不啻乎百千萬億將逾於秭穰京垓如此陰功上通天意

固可以碧霄往返白日飛昇又何用於九轉丹砂七還玉液者也張神童詩云磻溪鍊就九還砂道德文章第一家三島有期應去也至今鸞鶴唳樓霞

金蓮正宗記卷之四

金蓮正宗記卷之五

致八

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

玉陽王真人

先生諱處一號曰玉陽子王其姓也家居寧海之東牟幼喪其父事母至孝體貌魁梧爲兒童時不雜嬉戲好誦雲霞方外之語七歲過東華教主授以長生久視之訣年一十有四歲也偶步山間見一老翁坐於盤石之上呼之使來摩其頂而謂之曰汝他日必揚名於帝闕當與玄門作大宗師言畢乃起曳杖而行先生從而捨啓曰公何人也答曰我乃玄庵宮主也回首不知所在自茲之後語言放曠不與世合行止顛狂適大定春二月中國暇日遊宴至范明叔之遇仙亭乃見終南山重陽祖師在焉祖師觀其骨格非凡乃曰汝肯從吾否乎先生曰僕所願也敢不唯命遂侍左右與丘劉譚馬定爲莫逆之交修真秘訣靡不窮討祖師呼而告之曰文登縣鐵查山雲光洞是汝登真之所可以往居幸無怠懈汝之名號他日吾與汝送去先生於

是拜辭而歸隱於洞中至四月間祖師將遊龍泉借范明叔傘以蔽日丘劉譚馬先行祖師在後可半里許忽擲傘於空中飄飄然起西北而飛不知所往丘劉輩驚走而問其所由曰樽扶搖而上不知所以然也自晨至哺傘乃墮於雲光洞前擊破其柄中有道號曰餘陽子名處一食音竹篇韻中本無此字蓋祖師之所撰也字作七人表金蓮七朵之數大約擲傘處與雲光洞相去二百餘里先生得之他日來謝祖師贈之詩云修行事理記丁寧只要心中靜裏明眼界不生龍自住鼻門無閉虎常停舌根退味心神爽耳內除聲腎水清南北混融歸一處東西交媾滅三彭木金斲叔盤桓住嬰姤相隨自在行結作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先生拜而受之從此之後往來於登寧之間夜則歸於雲光洞口偏翹一足獨立者九年東臨大海未嘗昏睡人呼爲鐵脚先生丘真人贊之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如此鍊形九年而入於大妙順行逆行或歌或舞出入夢接物

利生適大定戊申歲世宗聞其道價甚高仍遣使以幣聘之遂赴闕僧徒懷嫉妬心多輸金於中使以爲先生非真仙也醵酒可以驗之上以爲然乃賜之三杯先生飲訖殊不煩躁終莫能嘗上乃驚謝賜之金冠法服駟馬安車勅建金真堂以居之仍御書額已酉歲清明後五日得中旨還故山復賜之金帛鉅萬表而辭之逮承安三年秋八月章宗詔求隱逸召至闕下朝於便殿應對如流天子大悅勅賜體玄大師躬修真觀以居之泰和戊戌歲勅赴亳州太清宮主行普天醮事萬鶴翔翔太上現於雲中面赭於日先生有詩云聖感傳宣出洞天金門演教慶無邊東方雲海玉陽子特受皇恩第四宣自此之後還歸雲光洞度道士者千餘衆東牟有運金者豪家也待師甚厚一旦忽冒風邪百醫不能療遂不起先生憫之即令煮青魚五十尾以餅捲而餐之既飽而起行步如飛一方駭然望風從化師乞食至登州福山縣見潘山人身歿將葬以手挽兩耳喝言地府不得收須臾

即起飲啖自若其子多以財貨謝之先生微笑拂袖而去方在寧海時二光徒欲加害於先生各持杖邀師同飲侯醉而共加捶焉未及其酣二人自相毆擊其中痛而死觀者驚惶以為必多相累無所逃竄先生即大呼曰東嶽不得收須臾即懸衆臺遂解行至濟陽縣告法名者甚多將及三鼓先生滿毫落紙書作賊人二字復厲聲言有賊衆皆出門見執兵器者數人驚惶逃竄不知所往聖水洞前有巨石斜出可數丈許遊歷者頗以為懼衆議去之鍾鑿俱與數日擊毀百分未及其一師笑而往運鍾三擊聲若雷霆石已墜矣仍有紫煙罩滿巖谷三日方散大定丙午歲重陽降跡之日丹陽飛骨之期先生赴琅琊村訪化船戶畫焚魚網還感海市現於東南重樓翠阜貝關珠宮驚駭數郡因借東坡韻書一篇文多不載以至荷龍即雨烹雞復還漏瓶注酒枯槲生枝不可備錄連貞祐丁丑歲四月二十三日有五色雲自東南來二青衣捧詔而下旌幢蔽天衆皆瞻禮先生告

門人曰三日已前衆聖皆至言訖焚香朝禮十方衆筆書頌云躍出乾坤造化權神光是朗通諸天飄飄鶴馭超三界喜受金書玉帝宣落筆而卧奄然返真祥光溢於山谷瑞氣覆於川原數日不散平生所集歌詩近千餘首目之曰清真集雲光集盛行於世贊曰鍊精玉陽胎光聖水竹傘柄中暗傳名號鐵查山下多做工夫三冬抱雪以安眠九夏迎陽而佇立故能混南北而歸一處嫌東西而減三彭累遭仙聖之傳言四感帝王之降詔飲鵲酒而容光不改焚魚網而海市橫空潘公已死聽三喝以重甦遲老久癯賜一餐而再起童子出從於鐘內老君高顯於雲端手舉鐵錘巨石已聞於落洞口傳玉訣羣山竟見於搖筆無根振上枝葉重生浸底臺中酒醪不漏偏降而壇前屢舞難烹而茶上重鳴鑿者執兵而反還光徒舉杖而自啟躍出乾坤之造化轉四日月之機關席下門徒觀度者數千百衆半生手段共傳者三十六端故能

受玉帝之宣赴金蓮之會也張神童詩云名高曾受帝王宣感得金書賜體玄道德已成神已化鐵查山水依然

廣寧郝真人

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道人世家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資質豐美不慕榮仕深窮卜筮之數黃老莊列未嘗釋手凡遇林泉幽寂之地則徘徊而終日忘返大定丁亥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頗驚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閒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希夷路今朝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愛郝公通上古口談心印神仙路足間翠霧接來時日晏先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至來年戊子歲三月申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酒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與丘劉譚馬同倚左右連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

軍海惟丘公侍側不數日復命丘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納留去而袖我要督贊與汝過冬自細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最古人傳衣之法也自是之後重陽南歸汴梁先生往來河北未歲乞食於汴州方悟重陽語渙然開發遂往橋上默然靜坐饑渴不求寒暑不變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志在忘形如此三年人呼爲不語先生一夕天色昏冥偶醉者過以是蹴先生於橋下然而不出者七日人不知者以爲先生何往忽值客官乘馬將過而馬驚躍挫之不進客遂墮馬問左右曰橋下必有怪事不然何吾馬之驚也命左右往視之則一遺者奄然正坐問之則不語以手畫地曰不食七日矣州民間之爭往饋食焚香請出但握手不應只於橋下復坐三年水火顛倒陰陽和合九轉之功成矣乃忻然而起杖履北遊盤桓於真定間往來諸蓋者不知其數夫與官觀昇堂誘化玄風爲之熾盛以悟南柯示衆云地肺重陽子崑崙太古仙二

人結約未生前托居凡世飛下大羅天共開玄元教行藏慶有緣奈何不悟似流泉別後相逢番約一千年自明昌後復歸東州別處琳宇多度門衆預於三年以前命區者鑒爲地官覽之以覽日凡一往僊息其中告之曰臘月三十日打算如是三年法體康健語門人曰師真有蓬萊之約吾將歸矣言訖卧而返真正當臘月三十日也享春秋者八十有四平生歌頌深明龍虎顛倒之說牽引卦爻升降之數目之曰太古集大行於世贊曰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頻拋妻子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帝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華吸盡全真之骨髓接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盤旋軍海市中暗得傳授之妙沃州橋下堅持鍊氣之功身外觀身口中安口三彭滅而水火顛倒四氣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成三華果結卒赴蓬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盡期若非跡寄人間心通象外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任自然靜中參透易中玄而今醉卧蓬萊上萬古人傳太古仙

清靜散人

仙姑者孫忠明之幼女也家世軍海初母夢七鶴迤邐無於庭中良久六鶴飛去獨一鶴入于懷中覺而有娠乃生是女性甚聰慧在閨房中禮法嚴謹素善翰墨尤工吟詠既笄適馬氏生三千皆教之以義方適大定丁亥冬重陽先生來自終南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純信乃鎖先生於庵中百有餘日不與飲食開闔視之頗來勝常方始信奉仍出紳入夢種種變現懼之以地獄誘之以天堂十度分裂六番賜羊宜甫遂從師入道仙姑尚且愛心未盡猶豫不決更待一年始拋三子竹冠布袍詣本州金蓮堂禮重陽而求度先生贈之詩曰分裂十化是前年天與佳期本自然爲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仍賜之法名曰不二道號曰清靜散人授以天符雲篆秘訣而已重陽乃南歸汴梁而委

蛻馬丘劉譚馬負其仙骨歸葬終南山姑聞之連遷西邁穿雲度月卧雪眠霜毀敗容色而不以為苦遂壬辰之春首亦抵京兆趙蓬萊宅中與丹陽相見叅同妙旨轉涉理窟丹陽乃贈之以鍊丹砂曰奉報富春姑休要隨予而今非婦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脫免三塗鍊氣莫教麤上下寬舒綿綿似有却如無箇裏靈童調引動得赴仙都仙姑謝而受之相別東西各處一方鍊心環堵七年之後三田返復百竅周流遂起而東行遊歷洛陽勸化接引度人甚多一旦書卜算子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書畢告門人曰師真有約各赴蟠池仙期至矣沐浴更衣問左右曰天氣早晚皆對曰卓午矣遂結跏趺奄然端坐而處順焉顏色如生香風滿室瑞氣繚繞低覆原野終日不散時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當此之際丹陽方居寧海環堵之中仰而視之見山姑乘五色祥雲飄飄然在空中

懸之中笑而言曰吾先歸蓬閣矣丹陽聞之拂衣而起舞因作醉仙令以自慶云

贊曰不二名高守一功大降自富春之族生從忠翊之家配丹陽超世之才殖寧海半州之產割愛頻拋於三子投玄性拜於重陽毀光容而西度終南冒風霜而東離海上七年環堵鍊成九轉丹砂一句真詮撞透三關正路六回賜芋十化分梨栽培劫外之因緣反復壺中之造化養胎仙而心遊汗漫委蛻殼而身到蓬萊大矣哉懋矣哉獨分一朵之金蓮得預七真之仙列者也張神童詩云洗盡胭脂兩臉霞十年辛苦種黃芽功成穩跨青鸞背開到金蓮第七華

金蓮正宗記卷之五

七真年譜

長春真人西遊記

七真年譜

數十

門下夷山李道謙編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重陽祖師生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按北平王粹所撰傳云全真祖師王嚮字知明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

世以貨產著姓後遷終南縣劉蔣村其母感異夢而妊及二十有四月乃生始名中孚字允卿自稚不群既長美鬚眉軀幹雄偉志倜儻不拘小節弱冠修進士業係京兆學籍喜於屬文才思敏捷嘗解試一路之士然頗喜弓馬金天眷初乃慨然應武畧易名世雄字德威後入道改稱今名字焉仍以宮風自呼之

政和三年癸巳重陽祖師二歲

政和四年甲午重陽祖師三歲

政和五年乙未重陽祖師四歲

政和六年丙申重陽祖師五歲

政和七年丁酉重陽祖師六歲

重和元年戊戌重陽祖師七歲

宣和元年己亥重陽祖師八歲此年正月初

五日清淨孫仙姑生於寧海州

宣和二年庚子重陽祖師九歲

宣和三年辛丑重陽祖師十歲

宣和四年壬寅重陽祖師十一歲

宣和五年癸卯重陽祖師十二是年三月初一日長真譚真人

字伯玉五月二十日丹陽馬真人

海今之降仙坊按傳初名從義字宜甫本關中扶風人五代兵亂遷海上

宣和六年甲辰重陽祖師年十三

宣和七年乙巳重陽祖師年十四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重陽祖師年十五

金太宗天會五年丁未重陽祖師年十六

天會六年戊申重陽祖師年十七其年長真真人六歲按密國公撰真人碑云六歲因戲墮於井人急下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

翼而出

天會七年己酉重陽祖師年十八

天會八年庚戌重陽祖師年十九

天會九年辛亥重陽祖師年二十

天會十年壬子重陽祖師年二十一

天會十一年癸丑重陽祖師年二十二

天會十二年甲寅重陽祖師年二十三

天會十三年乙卯重陽祖師年二十四

天會十四年丙辰重陽祖師年二十五

天會十五年丁巳重陽祖師年二十六此年長真真人年十五密國公作真人碑云公

十有五歲而志于學其葡萄篇已贈多人

口

天眷元年戊午重陽祖師年二十七按傳天

眷初應試武舉易名世雄字德威

天眷二年己未重陽祖師年二十八

天眷三年庚申重陽祖師年二十九正月初

三日廣寧郡真人

則未聞也

皇統元年辛酉重陽祖師年三十

皇統二年壬戌重陽祖師年三十一其年三

月十八日玉陽王真人

皇統三年癸亥重陽祖師年三十二

皇統四年甲子重陽祖師年三十三

皇統五年乙丑重陽祖師年三十四

皇統六年丙寅重陽祖師年三十五

皇統七年丁卯重陽祖師年三十六七月十一日長生劉真人於東萊之武官莊

皇統八年戊辰重陽祖師年三十七是年正月十九日長春丘真人於登州棲霞縣之濱都玉陽真人年七歲按真人雪光集

自序云余七歲遇東華帝於空中警覺不令昏昧

海陵天德元年己巳重陽祖師年三十八

天德二年庚午重陽祖師年三十九

天德三年辛未重陽祖師年四十

天德四年壬申重陽祖師年四十一

貞元元年癸酉重陽祖師年四十二

貞元二年甲戌重陽祖師年四十三

貞元三年乙亥重陽祖師年四十四

正隆元年丙子重陽祖師年四十五

正隆二年丁丑重陽祖師年四十六

正隆三年戊寅重陽祖師年四十七

正隆四年己卯重陽祖師年四十八此年六

月望日師飲酒於終南甘河鎮會二仙人被髮披氅而年貌同一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以口訣故師遇真詩云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純陽呂真君也

正隆五年庚辰重陽祖師年四十九中秋日師於醴泉縣再遇真仙傳秘語五篇且曰

速去東海投諱捉馬已而真仙忽失所在世宗大定元年辛巳重陽祖師年五十於終

南南時村鑿墳文餘封高數尺以法死人目之坐於墓中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

人間其故答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

大定二年壬午重陽祖師年五十一是年生

活死人墓中

大定三年癸未重陽祖師年五十二秋塋活

死人墓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

李公三人同居即今之祖庭重陽萬壽宮也

大定四年甲申重陽祖師年五十三

集自序云余嘗從甘河携酒一葫欲歸庵

道逢一先生叫云害風肯與我酒喫否余

與之先生一引而盡却令余以葫取河水

余取得水授與先生先生復授余余飲

之乃仙耐也又曰子識劉海蟾否余曰但

嘗見畫像耳先生笑之而去

大定五年乙酉重陽祖師年五十四是年於

終南上清太平宮壁上書云害風害風舊

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來

一靈真性成搜刷

大定六年丙戌重陽祖師年五十五是歲於

長安灤村呂道人庵壁書云地肺重陽子

呼為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

伴雲和水為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

衆心同此年長春真人年一十九棄俗入

道居崑崙山

大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年五十六於四月

二十六日將劉蔣村茅庵自焚之婆娑舞

於火邊人間答茅庵燒了事休休決有人

人却要修是日宿甘河鎮辭衆曰余東海

捉馬去五月過北却山上清宮題其壁云
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王毬你還
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至今石刻
猶在閏七月十八日抵寧海州會丹陽真
人洎高巨才數師於范明以怡老亭九月
長春真人自崑崙山來謁祖師于金真庵
請為弟子祖師訓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
子仍贈之以詩祖師又於廣寧真人卦肆
前背坐感發之廣寧從至朝元觀祖師授
以口訣及以二詞付之祖師於十月一日
就丹陽宅內鎖門居環百日為期約五日
一食化丹陽夫婦是冬長真真人就環內
出家祖師訓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時
四十五歲矣
大定八年戊子重陽祖師年五十七正月初
十日出環分梨十化畢二月初八丹陽真
人出家祖師訓名鉅字玄寶號丹陽子時
年四十六是日玉陽真人自牛仙山來願
為門弟子祖師訓名處一時年二十七二
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

崑山石門口開煙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
人來崑崙山出家祖師訓名璘號恬然子
時二十九歲八月祖師挈五真人自煙霞
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
大定九年己丑重陽祖師年五十八春玉陽
真人辭祖師隱居查山四月祖師引丹陽
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途中
至龍泉以所執傘柄內盛食陽子號乘風
而起至查山玉陽公前墮地蓋賜公之號
也重午日孫仙姑詣金蓮堂出家祖師訓
名不二號清淨散人時年五十一六月廣
寧真人辭祖師亦居查山八月祖師立金
蓮會九月詣登州福山縣立三光會於蓬
萊立玉華會是月祖師領丹陽長真長春
西至萊州化長生真人出家訓名處玄字
通妙號長生子時年二十三十月於掖縣
立平等會是月挈四子至汴梁寓磁器王
氏旅邸中
大定十年庚寅重陽祖師於正月初四日召
丹陽長真長春立於榻下時長生逝去曰

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道吾無慮矣遂機
所學一聽丹陽極玄長真當管領之吾今
赴師真之約耳丹陽請留頌師曰吾已書
於長安灤村呂仙庵矣今口授汝言訖而
逝是年閏五月於正月十一日始立春是
止五十八歲矣四子盡獲權瘞于孟宗獻
之花園既而丹陽真人率三友入關謁和
李二真人于終南太平宮會史處厚于京
兆劉通微嚴處常于終南二真人乃祖師
之友三子亦祖師之弟子也
大定十一年辛卯丹陽真人年四十九是年
與三友居劉蔣祖庵修治葬所十月廣寧
真人入關乞食于京兆府
大定十二年壬辰丹陽真人年五十春於長
安化自然錢率三友復往汴梁遷祖師仙
柩西歸葬于劉蔣村祖庵九月廣寧真人
西遊岐山偶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
大定十三年癸巳丹陽真人年五十一是年
四師劉蔣居喪守墳六月廣寧真人度大
慶關東歸

大定十四年甲午丹陽真人年五十二二月

廣寧真人至真定默坐于朝天門外八月
丹陽長真長生長春於鄧縣秦渡鎮真武
廟月夜共坐各言其志丹陽闢貧長真闢
是長生闢志長春闢閑真旦乃別丹陽劉

蔣居環長真居洛陽朝元宮長生居洛陽
市土地廟長春西入磻溪事見金玉集

大定十五年乙未丹陽真人年五十三是年

長真真人乞食於磁州二祖鎮遇一妄人
毆落二齒市人共怒之欲明於官真人吐

之而去二月廣寧真人坐伏州石橋下夏
清淨散人入關致祭祖庭既而出關居洛

陽風仙姑洞

大定十六年丙申丹陽真人年五十四長真

真人此歲游歷洛州居白家灘六月中廣
寧真人夜夢神人復授易之大義既寤明

大定十七年丁酉丹陽真人年五十五長真真

人行化於高唐縣與茶肆兵六書龜蛇字
曰可置之壁間以鎮火災是年縣城大火

唯茶肆乃免

大定十八年戊戌丹陽真人年五十六於八

月一日劉蔣出環西游隴山華亭行化長
生真人是年遷洛城東北雲溪洞居之門
徒日集鑿三井洞

大定十九年己亥丹陽真人年五十七二月

十五日於華亭縣望李大來同居環百日
至八月遷隴州佑德觀居環十一月十八
日出環宿勾兌堡化解元李子和出家長
真真人游歷衛州獲嘉縣府君廟居之

大定二十年庚子丹陽真人年五十八是年

春京兆章臺街趙達家施宅為庵請真人
居環八月二十四日長安僚庶請祈雨真
人作詩期以二十五日雨足至期果應見
金玉集長真真人西游同州居西里庵長

春真人自磻溪遷居隴州龍門山

大定二十一年辛丑丹陽真人年五十九四

月初於鄧縣劉蔣村張朝散竹園庵內居
環中元日作黃籙醮罷復歸祖庵長真真
人居華陰縣純陽洞長生真人東歸萊州

大定二十二年壬寅丹陽真人年六十此年

四月東歸寧海十二月行化文登漁戶焚
網者甚衆初八日海市見于南海之上士
人以詩慶之長生真人居武官建庵注道
德黃庭等經秋玉陽真人來寧海謁陽

真人同宿於金蓮堂廣寧真人居真定府
陞堂演道聽衆常數百人十二月二十九

日清淨孫仙姑外仙于洛陽年六十四矣

大定二十三年癸卯丹陽真人年六十一四
月行化芝陽下元日文登作醮祖師現於

空際白龜之上丹陽於十二月二十二日

外仙於萊陽縣遊仙宮長生玉陽二真人
同主華事守墳百日各歸其隱所

大定二十四年甲辰長真真人年六十二是
年正月十八日長生真人於昌陽縣姜守

淨家作醮已午間重陽祖師雲冠絳服丹
陽真人三髻現於空際絳雲之上五月旱

登郡太守請長生真人祈雨海市現於竹
島明日丹陽真人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

日雨足

大定二十五年乙巳長真人年六十三是歲四月初一日外仙於洛陽朝元宮其暢道接物詩詞目曰水雲集行于世

大定二十六年丙午長真人年四十冬長春真人下龍門山居終南祖庵

大定二十七年丁未長真人年四十一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玉陽真人奉詔至燕帝問延生之理師曰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無爲治天下之本上待以方外之禮

大定二十八年戊申長真人年四十二此年二月長春真人奉詔至闕下十一日聖

旨令主萬春節醮蒙賜巾袍四月勅居宮庵五月十八日召見於長松島七月應制進詞五首中秋得旨還終南山是月玉陽真人亦得旨還山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復

召玉陽真人真人謂使者曰恐不及再觀天顏矣

大定二十九年己酉長真人年四十三正月初三日玉陽真人至都嗣君命真人爲先帝主醮而歸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長真人年四十四重午日萊陽縣劉植請玉陽真人齋且以無嗣告於師師曰公富而好禮永應絕也爲寫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四而生子來乞名師曰吾已與名應真矣今日純陽

真君降世辰也

明昌二年辛亥長真人年四十五是歲十月長春真人東歸棲霞住太虛觀

明昌三年壬子長真人年四十六冬十月長春真人芝陽洞作醮

明昌四年癸丑長真人年四十七

明昌五年甲寅長真人年四十八秋九月長春真人福山縣醮天門開瑞鶴現有詩見礪溪集

明昌六年乙卯長真人年四十九

承安元年丙辰長真人年五十

承安二年丁巳長真人年五十一六月玉

陽真人被召七月初三日見於便殿賜坐帝尚以養生之道抵暮方歸翼日賜體玄大師號及紫衣勅賜燕都修真崇福二觀

俾真人任便居之月給齋錢二百緡冬長生真人奉召赴闕帝問以至道師曰至道之要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歛則國泰帝曰先生廣成子之言乎勅近侍館穀于天長觀

承安三年戊午長真人年五十二應對悉合上意三月得旨還山勅賜觀額五道曰

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令立觀度人玉陽真人猶居都下春終南呂庵主至都師爲請祖庵爲靈虛觀以勅縣行

呂俾知觀事仍以詩送行夏師得旨東歸侍觀

承安四年己未長真人年五十三是年長春真人芝陽作醮

承安五年庚申長真人年五十四

泰和元年辛酉長真人年五十五是年遊

廣陵著天道罪福論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有詩見雲光集

泰和二年壬戌長真人年五十六濱州作醮有瓊葩玉樹之瑞有詩見盤陽集長春

真人芝陽作醮

泰和三年癸亥長生真人年五十七此年二月初六日外仙於武官靈虛觀玉陽真人奉詔詣亳州太清宮作普天醮臨壇度道士千餘人

泰和四年甲子長春真人年五十七

泰和五年乙丑長春真人年五十八夏五月

萊州醮有瑞鶴降雲現有詞見磻溪集

泰和六年丙寅長春真人年五十九

泰和七年丁卯長春真人年六十元妃施道

經二藏一驛送樓霞太虛觀一驛送聖水玉虛觀

泰和八年戊辰長春真人年六十一

大安元年己巳長春真人年六十二是年游

龍山有詩二十首玉陽真人七月十四日

至北京應字本魯參政之請也居華陽觀

是時大旱僚庶告真人兩期真人曰十七

日需足矣至日果應

大元庚午長春真人年六十三夏玉陽真人

薊州玉田縣醮畢謂衆曰北方道氣將回

空中有神明往來刀劍擊觸之象莫非生靈將受苦耶

大元辛未長春真人年六十四是年東海召

至燕都及游德興琅山俱有詩見鳴道集

壬申長春真人年六十五是年十二月三十

日廣寧真人外仙于寧海州先天觀春秋

七十三矣

癸酉長春真人年六十六

甲戌長春真人年六十七此年游崑崙煙霞

洞有詩

乙亥長春真人年六十八

丙子長春真人年六十九時居登州金主命

東平監軍王庭玉賁詔召師歸汴京師曰

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也乃不

起

丁丑長春真人年七十玉陽真人四月二十

三日外仙於聖水玉虛觀時七十六歲矣

戊寅長春真人年七十一

己卯長春真人年七十二居萊州昊天觀是

時齊魯陷宋八月宋主遣使召師不起州

牧謝曰師居此我輩誠有所依師曰吾之出處非若輩可知也他日恐不能留居此耳是年五月太祖聖武皇帝自秦鞏關道近傳劉仲稔持詔召師十二月仲稔至萊州

庚辰長春真人年七十三正月自萊州北行

二月至燕都四月官僚請作醮於太極宮

五月至德興府寓龍陽觀八月至宣德州

寓朝元觀

辛巳長春真人年七十四是年五月朔抵陸

局河七月至阿不罕山留宋道安等九人

立樓霞觀中秋日抵金山過白骨甸十一

月至邪迷思干城俱有詩見鳴道集

壬午長春真人年七十五春三月過鐵門達

于行在上設二帳於御帳之東以居之時

間以至道師大畧對以節欲保躬天道好

生惡殺治尚無爲清靜之理上悅乃命左

史書諸策其詳見慶會錄西遊記

癸未長春真人年七十六是歲三月七日得

旨東還賜號神仙俾掌管天下道門大小

事務一聽神仙處置他人無得干預官觀差役盡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衛護六月抵豐州八月至宣德州

甲申長春真人年七十七春二月居縉山秋陽觀三月燕京官僚請住太極宮是月仙仗入燕都

乙酉長春真人年七十八秋九月焚感犯尾宿主燕地灾宣撫王揖請師作醮攘之醮竟焚感乃退數舍矣

丙戌長春真人年七十九夏五月燕境大旱僚庶請師作醮雨隨時霑足在都名儒皆有詩賀之

丁亥長春真人年八十夏大旱在京士庶禱師作醮師曰我方留意醮事公輩來請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當備二醮以五月初一日為祈雨三日為賀雨醮後皆如師言是月得旨改太極宮為長春宮六月太液池涸北口山權人告於師師笑曰山摧水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

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鄉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佳持大官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汝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今丹陽師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憾焉九日登寶玄堂留頌而逝

改十

十六

後序

古人之有年譜尚矣所以著出處之實使後世得以考觀者焉我玄門之七真身雖游乎方外道實滿于人間當國朝革命之際其救世及物之功不為不腆故封龍李翰長敬齋云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同始共終哉觀此自可見矣僕因焚誦之暇不揆狂斐徧考師真文集及諸家所撰傳記起重陽祖師降世之歲訖長春真人升仙之秋一百一十六年之間出處事跡詳節編次通為一譜其或一二傳記所載與各師真文集不相同者捨傳記而取文集也蓋文集紀錄之真傳記有所未詳也嗚乎七真始終之大槩具矣若夫師真之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之妙固不得以盡筆舌形容之今之紀者但取其修真立教之迹姑比諸畫象俾於向上諸師知所宗本非敢以續我同志者也至元辛未歲

年

十

中元日天樂道人李道謙書于終南祖庭之
筠溪道院

七真年譜終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辭元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已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默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傍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為不厚然勞德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撮其所歷而

為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存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丘氏名處機字通玄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軍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往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遼郵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携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為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集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彼疆此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令

年正月在子滿國元里采得旨六月至白登
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論七月至德興以居庸
路秋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眾皆
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
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得元
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
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
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
不難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
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張林林以甲士
萬郊迎仲極笑曰所以過此者為求訪長春
真人君何以甲士為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接
轡以入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
以騎將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
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
仲極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
燕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
與衆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
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州
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

百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遂而止之今未
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
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吟前導
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
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
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頌或
頌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
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
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驪舟以待
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迎師曰未何
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
西備常山仲極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關
路構橋於渾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
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渾沱而北二十二日
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瀘溝門
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
于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
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
禍師之道陰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
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

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少
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玄元西去
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
高倦冒風沙欲待駕迴朝謁又仲極欲以選
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
余雖山野豈與麋子同行哉仲極乃令局刺
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來跋問立本
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群
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得示衆其一
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寂寂念若
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
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
望日照於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
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覲真人蒙道蔭者
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
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離事雨
大降衆且以行禮為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
俄而聞雷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
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玄
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蘭

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溟老人張天
度子真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元宣使
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
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
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
在泛靈樞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峰天景
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將八極空難遠道合
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
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御楊鹿仲文師謂
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
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御趙昉德輝孫
錫天錫此教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
也王觀逢長王直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
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
棲焉師因契聚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
清遊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
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
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
見涯其地夾壇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

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
間有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
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
往來時有信東泉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
陰生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
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
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
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
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
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
詩云太上弘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群經三
田保護精神氣萬衆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
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
南斗北斗皆輪齊漸陟南宮火煉庭八月
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中
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
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弘照亘流沙外直過
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
別是一般清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
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

擲下金錢靈虛晃耀騰騰奔迸玉山嬋娟生
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是後天氣清
肅靜夜安閑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
寂寞寒窓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閑一
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
地絕纖毫唯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
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陽功德主元帥移刺公
因師欲北行初構室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
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
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且迴春况
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
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李秋
遙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鴈翅垂南
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
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
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幹辰大王帳下使來
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
旨如師面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
山昌刺進表迴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
丘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曰

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駟可遊於天竺連磨東
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
顧川途之難關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
如此又勅劉仲楨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
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難
速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
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交送別多泣下師
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
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翌
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起龍巖
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
山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
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
欲駕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
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
長北踰野莽嶺西窮天馬踰陰山無海市白
草有沙場自嘆非玄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
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
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

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
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
里皇帝舊元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
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幸已之上元醮
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云衆云生下一團腥
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
古騰今不柰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
霽道交餞行於西郊逃馬首以泣曰父師去
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
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
非人所能爲也燕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
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
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
幃口明日北度野莽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
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
自此隔絕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
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繖此亦余北
行中一端因緣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
蓋里泊畫丘埧賊酋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
南有鹽池迤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墜沙井

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
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
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迴
還地無木植唯荒草天產丘陵沒大山五穀
不成資乳酪皮裘穗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
忽入大沙陀其蹟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
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
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
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和寒
自古稱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尋時士爲黃鵠
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還愁終死李陵南
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
衆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
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
四望唯黃雪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
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
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幹
辰大王帳下水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
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湏助之皂車總帳
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

遂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
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
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
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
岸西行時有野蔬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
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自
西而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
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
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
源西南接魚兒濤驛路蒙古人喜曰生前已
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兼酬
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
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寸漸見大山峭拔
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以黑車
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水以韋毳食以肉酪
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許
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鴉鴨
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

文書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司事難
則爭走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
遺風焉以詩敘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
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
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我冠結髮異中州
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
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
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
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
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
馬不降者而行河達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
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
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栢森森
千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
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
宿平地十五日晚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
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水霜已三降河水
有嘶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
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電
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

至此有石可長五里餘里皆石壁之間有大
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壑其三
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
松蔚然山行五六日峰迴路轉林密秀茂下
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
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
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使先往
秦票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洊漫
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
以醍醐湮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
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
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
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繩窩里朵漢語行宮
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
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
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
陵又有祀神之跡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
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
流雜木叢映於水之陽莖茂如芳草夾道連
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剌肖西南過沙場二

十里言草極少如新雪。渠雖多又三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旦行遶遶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記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軔初未燕子城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臨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迴風坐道法有迴風隱地攀千歲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為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花前導又有章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素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為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迴何如宣

使曰父師既有法言何神不敷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勅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為觀人不召而至壯者効其力匠者効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厨西廡左右雲房無元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機悉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丘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嶽都遊徧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携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周曰前此山下精藏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

此為山精所惑食以佳餌時暫而不為西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為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緊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實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肅夜光毯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腳牢橫截大山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為食傍有青草多為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

白骨旬公曰古之戰場此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書行人馬往往因覺難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哺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為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說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之皆道棄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腳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

生於望日也。小城皆有居人時未麥熟皆賴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驚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諸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園之上開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盛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為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家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扣人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遠

淵盤雪嶺舉天人不到水池耀日俗難觀云向此水池之南隱有胡僧遺跡嚴密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達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泉能滋稼穡軋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為第一無人罵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介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有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為師蓋此以東皆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沁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

草路日遠，難及，萬株衆流入，此處
騰洶洶，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危從
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
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
豐美，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
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達滿國王暨蒙古
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
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
芻目曰虎麗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
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
軟，可爲線，絲爲絛，農者亦染灌田
土人唯以瓶取水，蕪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
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
金山至此，以詩記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
千巖萬壑橫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
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微溪
水三丈，上作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
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
爭頭，銳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
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

尺，萬株相倚，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
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
敦，輒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
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
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
未若茲山，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
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
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
四日至谷刺連，沒輦，沒輦河也，水勢深闊，抵
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
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
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
通，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
南一山，達東夏使，矩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
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
算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
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
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林牙，小
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
衆數千走西北，徙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

土氣條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
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
無雨，皆疏河灌漑，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
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
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斧端西，割其地
天兵至，乃滿尋滅，斧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
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
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
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
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
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
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
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
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
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
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
弟子楚九古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三日
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
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
霍蘭，沒輦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

山間色澤而流急深數丈勢頗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呼喚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憐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南獻葡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幼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竭其賊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戴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

秋夏常無雨國人跣二河入城分逸巷陌比屋得用方等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幸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醪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輒刻鏤於瓶外無層級四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鎮海還

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善屠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頴達春秋疏曰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安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師一日故官中遂書鳳樓梧詞二首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澄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邊八荒唯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親睽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迴遭一遇九玄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機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死輪迴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

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尋真傍海清中年道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為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為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攬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堂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戴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露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目易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

中肉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適且向無為樂有為其二云深蕃古跡高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巡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鮮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解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樞曰尔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作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教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解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

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側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迴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向日方至山前溪流南行軍即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亦即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即阿母沒筆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為拭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靜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鷄犬不聞聲馬牛更遶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

人見之等之曰陀國微聘皆不舊今達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為騰吃利蒙古孔詳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美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唯山野處世人乎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漸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接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君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首長以千餘騎從行由陀路迴遶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巖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

流其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隨逐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為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攬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迴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曠暄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熊熱病當時瘡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觀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卻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漑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四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三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四九

美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
初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
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
漸轉東南指上京即南京迤邐直西
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即九里陰山之外不
知名即北城即師即官
師院還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
雪山來其寒甚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
屋簷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
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四
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過用即碾六
月如畢太師將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
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
子迴劉仲林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衆
甚驕所欠者芋栗耳茹實若麋指而色紫黑
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絲
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留長以下在位者冠
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六尺許盤於其首首

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綢花卉織物象
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絛者或素或
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
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
白氎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
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
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
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鎮市用金錢無輪
孔兩面鑿回紋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臂力能
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貨則再嫁速
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驢驘國中
有稱大石馬者誠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
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封羊爲食與席者同
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
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
絡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
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
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弃市衣與國人同
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
異其俗作詩以記其實云回紇立墟萬里疆

河中城大最爲強講誠銅器如金銀
蒙似道蒙剪鐵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
蒙靈瓜素樸非凡物亦縣何人構得嘗當暑
雪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
夜氣濛濛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
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
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
石半年居返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
書七月載生曉還歸望春表誌行宮
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於八日即行太
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設者二
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也安
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問
太師事乃迴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
得設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
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潤有峻峰高數里谷
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
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萬
澗若水乃迴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觀嘗見之
東方惟下地生鹽北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

餅食止。雪覆馬。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峻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郡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千戈致太平。許河更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詣復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湏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迺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唯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

迤在路。妻賜葡萄酒。食九月。明度統緒。而此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懺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惟閣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煩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帳。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異常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麼。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

冬過。則雨雪漸多也。朕方遠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闊沒輦。大河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為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連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遠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為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

日東遼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迴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云三歲今上所認訪數奏訖因復回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蹄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遠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荅刺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駟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

觀中常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也為宣差以蒙古帶唱刺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荅刺汗已下皆攜蒲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衆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為弃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束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太匠張公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遽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即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

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路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祇有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雷足皆我師道隆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固至八月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旱為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塚其上土白望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風起南山崑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塚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為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息于巽隅又東南瀾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

出見多青鼠亦收床麥漢五十百人居之
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
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此地間有沙陀
出肉從容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連草曰愛
不達深入山陰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
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唯山精鬼魅惑
人自師立觀堂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
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
爲不吾人結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書於方丈
忽於夜空中見靈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
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
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消又鑒
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墮馬觀前折其脛即
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教
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
戈猶未息道從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
返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
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
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

惠美五月七日今求道安夏志誠宋德方五
志溫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
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蔡
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
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
馬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脩張
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
大山上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
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水其
間多蚊蚋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
平輩志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
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
是夕尹志平夢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
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
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使廬
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
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
餘里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
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乃
如故道衆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

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生俞公以紙求書
師書之云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鷄鳴一眼不
能睡寸心何所繫雲收溪月白燕夾谷神清
不是朝昏生行功担程成七月朔復起三日
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
瞻禮者無慮十人元帥曰益敬有鷄鴈三七
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
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
逢吾念善不爲看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
秋長六梢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
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
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
合與道衆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
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
請教以詩贈之云得 旨還鄉早乘春造物
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冲和驛馬行程送雲
山慶慶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即如何十有三
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
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
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

顧父師一言垂慈師教久已雖救一不待猶
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諭
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
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
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
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
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即難下坡省力耳宣德
元帥移刺公遣專使持書至雲中以取衆馬
奉師八月初東過楊河原白登天城懷安渡
潰河元帥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郊
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遂書
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迴頭身
已老過眼臺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
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
見盧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
迎忽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
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
輜輳然止迴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
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群方帥首志心
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月朔作醮於龍

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宋德
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
同太君尹千億醮于德興之龍陽觀濟度孤
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
畢元帥賞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
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駟騎好否到宣德等處
有司在意館設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
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
州三館師於龍陽往冬旦夕常往龍岡閑步
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村落蕭條作詩以寓
其意云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村坊偏地開
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又云豪
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
閑中趣得脫輪迴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
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翻山之陽山水
明秀松蘿煙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際云
秋陽觀後碧崑崙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
花春水急彎環流出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
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
到時聞巖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

差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
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
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游觀明旦四遠父
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
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
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天長觀齋者日千
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喝刺
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
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
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
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
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
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像西
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
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
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八會之衆皆稽首拜
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
申乙酉年西來道衆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
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劉八傳旨自神
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

有之地愛願處即任門人恒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開百倍往昔乃達八會於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運師既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奈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游仙曲數闕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既而又爲頒文牒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備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尔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

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栢罩清煙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卻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唯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暖風迴遊人共嘆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于其第公開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勝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真天下之奇觀也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真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手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巖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歷古今雖多壞宮闕尚有好園林

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涼日遊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廻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栢陰森遶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閑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閑活計脩真萬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榮感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詣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况閨境乎比年已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于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榮感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所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曰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闕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閑居繼而有奉道

者持蠟紙大軸求親筆以鳳樓梧詞書之
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
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
移無定止昨日歌歡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
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于其
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
曰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
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愧而退丙戌正
月盤山請師黃錄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
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
詠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峰爭挺拔巨壑
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
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
爲憂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
省差官賁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
醮詩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
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
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
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
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

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降
奈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早可解願
我師慈悲昨日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真上真
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
歲有秋名公碩儒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
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
一云燕國瞻公即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
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卿出土丘其二云我
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
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閑人
作等閑閑人無欲近仙班不於此日開心地
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
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
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玄素三
仙圖云得道真仙世莫窮三師何代顯靈蹤
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
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
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
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已下衆官疏以來
閱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佳堂宇皆上頽下圯

至於憲戶增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盛修
葺輝煌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
一新之又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
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
季秋稍親之所以預火備也十月下寶玄居
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清論或通
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於
中庭誦經生以五言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
闊一星生地旁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天
勢無由近長空不可難循環誰主宰億劫自
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早有司祈禱屢矣少
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請師爲祈雨醮
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
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
也公等兩家但當慇懃遂約以五月一日爲
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
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
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
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
作翌日盈尺越三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

山莊如真言時暑氣煩熯元帥張寶胤者請
師遊西山四週勤師赴之翌日霽雨後
遊東山庵師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以絕
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
間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
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
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
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
手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
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電一震窓戶幾裂少焉
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將至何一舉而
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為之霽
威乎既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
自泰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為萬安宮天長觀
為長春宮語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
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
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熏天
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
旱魃仍聞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
待令方調寔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

聖朝自延祐為道院後新補魚者絕迹數年
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
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
出浴於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
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
聞數十里龜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
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
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
嘗授記於余云吾沒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
往往化為道卿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勅賜
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
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
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念符契況教門中
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
丁寶玄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
不欲勞人汝等倘有分別在且偃寢矣果哉
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
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
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
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

時納海山揮筆八紘如咫尺嘆為有以機
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安聽聞遂登
葆光堂歸真焉異香滿室門人拾香拜別衆欲
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據等遽止衆曰真人適
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
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
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俗遺世頌
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
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
然歎曰真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
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連當奏聞
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
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
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
等事尔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
公罷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
事既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
維持教門君可代我領之也讓至于再清和
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昔戊子
春三月初清和建議為師構堂于白雲觀或

口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
事要人前思夫眾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
不思已教門竭力何為而不辦況先師遺德
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
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
靜甚各崇一誠乃所願也宣差使宜劉公聞
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國等重其役自
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
原定代等處等道人二百餘資糧助力肯
構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緣者不能備
紀議者以為締構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
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
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
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
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
生遠近王官士庶信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
萬人皆以手加額嘆其神異焉繼而喧播四
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
奉安道場三晝夜預告齋旬日八日辰時玄
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

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
禮終藏仙蜕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
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
後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
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
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
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
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
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
茲葬事自為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
不虞罷散之日畧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
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為文未始起草臨紙
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
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于書
傳者畧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嘗對
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
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真大傳
以貽後人師既沒雖嘗口傳其槩而後之學
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

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下

附錄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詔而來
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
玄練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遠兩
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
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
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
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
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寔力率之
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
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
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
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
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
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

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
經文告天底人每與

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稅賦都
休教著者據丘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
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
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按主
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付照用者

右付 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
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
也照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
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底及底
丘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

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長春真人西遊記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
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必路好底鋪馬得
騎來麼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
州等處官員好觀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
你身起心裏好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
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請疏

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

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箇中機必有仙
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
主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
長春上人識超群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
香臂襟無塵土氣寔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
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
紫詔而南迴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

附錄

光臨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

敦請

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

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
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濠園增價陳搏歸
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
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
名暫被玉臺之謫以千載為旦暮以八極為
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
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

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內一旦迴轅南瀛可
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寔大燕之宏
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
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
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
四方風動舉聞 道德之香謹疏
癸未年八月 日

又

六八九

河京尚書省石抹公

謹請

丘神仙久住天長觀

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恒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為帝者之專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于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或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為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

丙戌年八月 日

侍行門人

虛靜先生趙道堅 冲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貧道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 冲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通玄大師李志常 願真大師鄭志修

玄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蔡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通玄大師楊志靜 冲和大師潘德冲

特占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喝刺 八海

宣差 阿里 鮮

宣差 便宜使 劉 仲祿

甘水仙源錄

甘水仙源錄序

息一

夫道家之學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者也。後之學者去聖逾遠，所謂微妙玄通、大本大宗、閑衍博大之理，枝分派別，莫得其傳。蓋已數千餘歲於今矣。道不終否待時而行，我重陽祖師挺天人之姿，奮乎百世之下，乃於金正隆己卯夏遇真仙於終南山甘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即養浩於劉蔣南時等處者三年，故得心符至道，東遊海濱，度高弟弟子丹陽長真、長生、長春、玉陽、太古諸君，迺相開化，於是高人達士應運而出，大則京都小而郡邑，建立名宮，際觀比比皆是。遂使真風遐布於世間，聖澤丕敷於海內。開闢以來，而道門弘闢未有如斯時之盛。嗚呼！其重陽祖師暨門下諸君有功於玄教者，為不淺矣。道謙爰從弱冠寓跡于終南劉蔣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載，每因教事歷覽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宮道觀，暨立各師真之道行，又建作勝緣之碑銘者，往往多鴻儒鉅筆所作之文，雖荆金趙璧未易輕比。

道謙既經所見，隨即紀錄集為一書，目之曰甘水仙源錄。綴梓以傳，如他日嗣有所得，繼之斯後，庶使向上諸師仙功道行不離几席之上，得以觀覽者焉。亦可謂玄教盛事之一端也。至元戊子歲重九日，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序。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詔書

皇帝若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為之化。至真在宥，迄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緒，若稽昭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寶曆，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經帝君，但增紫府少陽之字。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以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求為道紀之榮。當代不開異辭，後來立為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金真開化真君。丹陽馬先生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譚先生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劉先生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丘先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王陽王先生可贈玉陽體玄廣慶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

人

清淨散人孫不二可贈清淨淵貞順德真

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
准此月元年正

碑文

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時撰

皇圖啓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
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摩
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
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
理不言而傳不行而至若太上老子無爲真
常之道者重陽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
真屏去幻妄獨全其真者神仙也真人名詰

字和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
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
也真人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象言
辯以此得衆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
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
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春間收復陝
西英豪獲用真人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
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充餘
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
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氏未
附歲又饑饉時有群寇劫真人家財一空其
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隣里三百餘戶其所
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真人勉
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隣者亦非
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
敬仰真人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真人得安
是後於終南劉蔣村初別業居之置家事不
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
是鄉里見真人曰害風來也真人即應之蓋
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

鎮醉中啗肉有兩衣檀者繼至屠肆中其二
人形質一同真人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
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
其後愈狂詠詩曰四句八上始遭逢口訣傳
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
問之鄉貫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
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真人讀餘火之
文載金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携幼女送姻家
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
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
云相違地肺成懽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
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
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
發皆塵外句鄉人唯以害風誑而未始詢其
意遇遊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
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冽異常後
復遇至人飲以神糞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
真人口鼻間醺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
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驚救見真人狂舞於
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

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雲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着俄頃真人至馬公信猶未篤真人於鶴起處築金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真人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現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一客呂馬通未嘗語人次日真人訓馬公名曰通有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闕中之行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人馬戶曹邱馬亦隨入見真人與道人對坐有馬九官人者求術於二老真人目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真人訓馬公法名曰鉅號丹陽子又夢隨真人入山及旦真人便呼馬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

夢感化非一有譚哥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為弟子真人以滌面餘水賜之臨竟眉鬚儼然如舊頓覺道炁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真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真人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真人道者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為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真人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者懼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遊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殫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碼碯珍珠衆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真人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真人行光明中寧海水至鹹鹵真人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

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遊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真人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鞋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真人目秀者即示以病眸或誇真人無漏者即於州衙前登瀛凡為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真人者蓋子思達磨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同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玄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海塗中真人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庵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拿陽子號王自髻鬚間嘗過玄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驚辟真人倒坐於其間郝曰請真人回頭真人曰爾不回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

者四哲之亞真人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真人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遁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懸萬里清風常伴一輪明月每為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果黃旋旋沾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真人勸人誦般若心經道德清靜經及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器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與衆別曰我將歸矣衆乞留頃真人曰我於長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遊衆皆號慟真人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為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人同頃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真人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臘事職高

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懸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關下特賜號體玄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真人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真人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真實道行弘揚相道者也慙慙求記於玉陽子友人樞軒居士居士援筆為之銘曰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為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真人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非狂肆口而

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絕虛假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為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真人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道邇乎真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真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強名之原指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于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為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相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

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統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為證據其在文登寧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誥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資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為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為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汚人益巨側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為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談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其子狂九疇叙接輿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豎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為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

二真人為友各結茅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懸師庵居固其扁鐫率數日不給食繼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扁鐫如故間與魂交夢夢分梨賜粟之化不一焉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真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王陽郝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為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旁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庵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庵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為全真前後集傳于世王峯老人胡光謙為

之傳及丹陽嗣教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庵大加營葺王陽又請額為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為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王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庵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召王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具觀以待召問王陽得號體玄大師自丹陽而下所為歌詩各有集而郝廣寧獨遠於易備見于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壽讚云全真道東四子傳化四子謂誰丘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王陽長春大啓其門遭遇聖朝為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實道業槩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冲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冲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為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鄆亭密邇靈虛宿聞真風故就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蹟其功

物若是之六得以求義而推行焉若其
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
其權智非師之本教學者期間大道無溺於
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
重陽日謹記

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邑子張子翼撰

真人間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
數明哲聰敏冲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
夫其器量弘深襟宇豁達邈乎人不可及已
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
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真人西來授以秘訣
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
產偕爲水雲之遊邈洛入關結廬於太一之
下修真功積真行服紙麻之服食糲糧之食
隆冬祁寒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于
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
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玄奧
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誦其
安心定性則清虛澹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

惇惇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
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
運勾一見真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清
談惓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爲蓬閣之客居無
幾何真人會有鄉關之行乃忽忽執別及抵
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衆傾赴雲集懽喜踴
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虔懇延致以
爲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
遊仙觀之環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
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日獲聞其
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
哀悼徐謂道衆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
乎當具告我翌日曹瑱劉真一乃奉上真人
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遽示歸
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適遇重陽真人生朝方
陳設供養繞初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
曰子仙期已及不當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
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監郭復中家留頌
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在焉又
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洎

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
靈顯之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嘆嘆良
久曰異哉真人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
不刻於翠琰傳之來世良爲可惜汝等其奈
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師父功行之
萬一大可罪也予雖然竊聞古人有云布衣
之士不附青雲鳥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日幸
遇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
邑子張子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
勒石以傳不朽聞子遊全真之門久矣子其
爲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伏謝驚材不足以
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半讓子翼
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
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所以安集百姓
者然人人言異殊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
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爲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
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之來令是
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

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低歎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懽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廉公正無一毫之私雖普仲康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也且萊陽素為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請道衆若鐵查山王陽子輩引居便坐講道論德探清靜無為之本窮修真養性之術庭館肅然殊不覺有官況既散則復治事如初從旦達曉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割裁如流而清靜之道抑不為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叅之禮蓋公何所異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薄夾谷昭信朱勾課最戶無逋租仙尉蒲察武功絲棒威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治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為京兆運幕也與真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初及真人登真於萊陽也值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特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真之教復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為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

已哉子不敏因據其相遇之實得非并記云
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
謹記

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
宗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中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察院副使兼有司

天地無為而全道至人悟道以全真廣大簡易不見其朕資生資始而弗能主名道全於內者其天地乎屈伸消長莫測其變德參化育而必臻其極真全於內者其至人乎丹陽馬宗師瑞金蓮於東海根玄教於重陽起跡於金源氏全盛之時流派於我大元開創之始與夫廣成鳴道於上古混元垂教於姬周冲虛南華立言於戰國之世者無以異也師諱從義字宜甫世業儒系出京兆扶風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季兵亂東遷寧海因家焉祖覺字莘叟以孝行稱父師揚字希賢容儀可觀沉然有度事親為學綽有父風客或驚走以絢複擲於家者視之兼金也白於父藏之以待旬日客至即付之客謝曰吾呂仙也

告出谷村以淘採為業積金兩鎰將鬻於市適於監稅者賴公獲免願中分以報希賢固却之呂曰公有黃向風義後當有高士出焉他日訪幽谷人無姓呂者始知其異人也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昆季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命之故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童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適李無夢鍊大丹於崑崙山幾三載矣曰仙至則丹可成一日師遊其側無夢見而異之曰是子額有三山半垂過膝真大仙之才因為之營白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安達庄既而丹果成忠顯孫君指師才德以其子妻之凡三息曰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試郡庠夜夢二衣褐者一素補兩肩跪且泣曰我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園中壁有字云我輩已亥十萬人太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悲世世軸頭常斲抹既覺聞屠猪聲往視之

則清之子阿澤居二猪其一肩白欲止則弗及也始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諸術士孫子元占之以決其藏因稽壽幾何曰君壽不踰四十九師嘆曰死生固不在人曷若親有道為長生計已而與客弈其聲曰此一著下得是不死矣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飲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中元後復會重陽祖師造其席載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徑來訪謁與之瓜即從簪食詢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復曰奚自曰終南不遠三千里特來扶醉人師心自謂曰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之就叩何名曰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席間談道多與師合乃遷居私第出示所述羅漢頌一十六首祖師齊和宛若宿成遂心服而師事之先是師夢南園地中一鶴湧出今茲欲為祖師結庵祖師即指鶴出之地師大異之庵既構宇之曰全真師

欲從祖師西遊以累重難之祖師乃盛陳離鄉遠遊之樂以開釋焉是歲十月朔祖師令師鎖庵齋居百日日止一餐雖隆冬祁寒唯筆硯几席布衣草屨而已形神和暢若寒谷回春者焉八年春正月十有一日庵始啓鑰祖師謂師曰將謂汝三數日從我西遊直鎖害風百日仍作一場奇怪師悟以資產付定珍簞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令師更名鈺字玄寶號丹陽子師又夢從祖師入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為小字焉居崑崙之煙霞洞師忽患頭痛殆若無所適者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謂門弟子曰昨日馬公飲酒其破道事使候之師蓋藥用酒引不覺過量疾甚人復曰馬公將死矣祖師拊掌嘆曰吾遠尋知友緣信道不篤而至此耶乃以鍊心語療之曰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此外更無良藥矣疾遂愈其年十月朔令師焚誓狀于文登蘇氏庵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旅師飲食起

居悉以仙機示之鍛鍊既久遂承秘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將昇師請曰鈺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師暨譚劉丘三道友入關謁和李二真八詣劉蔣祖庵居之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遺命也師居盧頭分三髻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十四年秋夕師與三道友言志於秦渡鎮真武廟師曰聞貧譚曰聞是劉曰聞志丘曰聞關翌日乃別師復歸劉蔣構一廣庭為環居之所手書祖庭心死以表其顏庵為祖庭自此始也師謂門人曰一晝夜凡幾時對曰十二日十二時中天運造化曾少停息否對曰無師曰學道者亦如是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錦麟不得空澇渡收拾綸竿歸去來大乘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號十九年春二月師築環華亭大乘亦與焉塙外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十四日移植環內以水沃之曰今日純陽降世辰也子生於五月二十日

至此樹生葉矣仍作頌曰天上三十六地
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大乘請
釋其旨曰此隱語也其應有日矣及期綠葉
敷榮始知移植之日至五月二十相去三十
有六是天晝夜合爲七十二候也大乘因
作異本記以誌之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
解元李子和輩願執几杖以從繼而素俗歸
道者不啻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
安居蓬萊庵從善友趙恩請也秋八月旱師
析雨詩云一犁沾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
五至日果雨二十一年冬師謂門人來靈玉
曰世所稱衣服舊弊重修潔者何名曰拆洗
師曰東方教法年深弊壞吾當往拆洗之未
決司官中有牒發事遂以關中教事付丘長
春爲主張焉仙仗東歸過濟南有韓洵清甫
者慕康節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禮師乞垂
開發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忘言爲用柔弱
爲本清淨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
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
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

出戶庭而妙道得矣洵謝曰大道鴻濛無所
扣詰今聞至言得其門而入矣師嘗說四體
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
則勻鼻端之息臥則抱膝下之珠類此甚多
蓋言道人分內事也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寧
海未幾行化于文登之七寶庵門人穿井九
尺而大石障之師乃云穿鑿須加二尺深甘
泉自有應清吟及踰鑿尺有八寸泉乃湧出
冬十二月晦師謂門弟子曰今日有非常之
喜遂乃歌舞自娛二十三年春正月朔有云
仙姑孫不二返真于洛陽矣冬十月下元日
文登今尼庵古武節請師作九幽醮師謂姚
鉉來靈玉曰空中報祖師至青巾白袍坐白
龜於碧蓮葉上龜曳其尾見於雲表道俗懽
呼焚香致拜居無何回首側臥東南而去十
二月師赴萊陽遊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其
略云大哉登真路入青冥麟隨絳節鳳捧朱
輶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玉宸
特寓其歸真之意耳是月二十二日祖師誕
辰師仰瞻天表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偕和師

叔至當赴仙會矣于知一曰教門洪大胡不
慙遺師曰堂堂歸去也作箇快活仙謂劉真
一曰汝等欲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十
魔百難慎勿退情果爾然後知吾言不妄矣
又曰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元來不在眼但
心中了然無所不見耳汝緣在北方可往矣
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
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
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
俄頃人云師已仙矣方悟留題蓋師之神也
初皇爺紫金山東華庵有松數株變育爲白
師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不半載師果逝焉長
生玉陽二宗師來莅喪事七日而卜兆於遊
仙觀而安厝之二十五年邑人疑仙骨陝石
門人盜去萊陽宰武節劉公啓樞視之貌如
生乃更衣於金玉堂復葬之師幼習儒長克
家有不貲之產而樂周急故得輕財好施名
擅所謂積而能散者此也雖爲碩士接一童
子必致敬焉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此
也承師訓以闡化接門人以歸真雖寓形於

寰海以濟衆爲己任語所謂人能弘道者此也一遇至人得傳心法日經鍛鍊而不弛其志孟軻氏所謂樂取於人以爲善者此也以致感海市之瑞像變苦衆爲靈液劉清毀屠具而改行樂周焚漁網以向風所過者化狂恣革其非心所存者神耄稚爲之雲集果行西秦飛鳥東海凡五道場弘師教也故曹瑱雷大通劉真一于洞庭等數十人實修真達道扶宗明教之士悉出師陶鑄之手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皆祖師之高弟尊師曰叔師處之裕如也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絕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亦多矣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之號十九年秋八月朔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持師道行之狀致懇於僕曰吾嫡祖丹陽宗師葬于萊陽進士張子翼作登真記已識之矣而祖師成已成物盛德大業師能續承之乘風御氣長生久視之道師能揄揚之祖庭會真寶本諸此不以貞珉載其道行以詔後人殆爲闕如予無靳其文庶傳其不朽也

僕惟道德之源繼繼承承不迷於後世者丹陽師之力也牢辭其可乎乃繫之以銘其辭曰乾坤大道法自然至人一出千百年道非人弘道不傳人能弘道道始全重陽飽飲甘河泉道眼直視東海壩金焰燦燦開七蓮慨然捉馬揮玉鞭丹陽鴻儒宿有緣行功鍛鍊方且圓渙然冰釋歸真仙詞源落紙如雲煙機發於踵崑丘巔降龍伏虎秘法玄知知覺覺無後先道場五闡教乃宣乘風御氣遊八垓下視塵世猶天淵若子若孫稱大賢曾中冰雪壺中天傳心嗣法無窮邊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靖撰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蕭之音流注於玄虛渺漠之間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爲之士也士至於無爲無不爲携壺曳履落魄于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爲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隣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

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弘先生之教焉譚丘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弘道何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其父即錄錄之工於權衡出納之間無非平實輟已生資以濟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殞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專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帝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間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

必為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
馬宜甫為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
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
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墮指
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
炊甑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
滌之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
其妻程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揖真
人求道之日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
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陽
與馬立劉同處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諱王
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遺訓命四子
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
蛻徑歸關中瘞之于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
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
凝涉溪而往水介於鳬島之間足無所苦人
咸異之後寓跡於河朔獲鹿縣府君廟之新
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
溫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即窺隙而窺之見
先生逼火而坐溫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

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臥內尚
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
藟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
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于後忍折
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藥神也知巨僚之見
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為人德能通神
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
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
歌詩百餘篇日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
之上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南
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
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
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拾礫而
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
生於朱庵中神遊間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
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即今之棲霞觀也
觀在後長春丘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
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
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已年已月已
時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尚志自

童稚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駕之
後數十年居仙塋之側王生主棲霞觀事與
董生始終醮祭無情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
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
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敬喜而
筆之銘曰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
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
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
跡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
野鶴昂藏雲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
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甘水仙源錄卷之一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三

東門天樂道人李遜集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撰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脉抽天局毫芒太虛塵芥無鞭烈缺管覽靈躡汗漫肩鴻濛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蹇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卯金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巍巍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恤寒餒孤惻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利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間朝廷嘉祿孝義旌表門閭蠲免徂征光昭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菰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淨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一誠履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眇眇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隣居壁間人所不能及處揮灑二頤而墨跡尚新不留姓

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嘆賞其筆力道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信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屨西行携丘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岳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間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冰晒方悟其頃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慇懃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群乃嘆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什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幹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蕩雲津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于天所謂得知友而赴道藏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以咸陽歷華陰

寧神於劉蔣舊廬之垆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絃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爲之益寒形木爲之不生春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濱門人爲之穿洞室於巖根忽遇石井寒泉冷泠衆駭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煉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爲三泉遠而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柏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訶告先生殺人輒不辯而就縛坐狴犴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囹就松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以免縲絏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于昌陽綠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

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醜壇獨師主盟必有
祥風洽洽捲緒帶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
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
其道價鏗錫乃遣使者徵之鶴板蒲輪接於
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字名曰修真官僚士
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屨無時不盈明年三月
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
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集衆告
之以闕苑之行曲眠左肱脩然返真祥光氤
氳瑞氣紛綸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
安閑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與涉理
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披雲宋君
襲教軫承法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啓玄札
交谷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紀跨鶴之盛跡
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長生老仙主張化權
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
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
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擊雲漢
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
笙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紺

宇拜朝廷之紫宮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
肉都融而遊宴八鶯也

長春真人本行碑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東抵京城館于
長春宮者六旬將徙居清和子尹公謂余曰
我先師真人既葬矣當有碑知先師者君最
深願得君之詞刻之以示來世余再讓于耆
宿且以晚塗思涸不足以發明老仙爲解弗
從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
仙之行謁文于余曰父師長春子姓丘氏諱
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
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于
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
鱗頒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
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丘
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明年祖師
狀世十有二年師泊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
葬于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
則一簣雖算數不置也人謂之簣衣先生蓋

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龍州龍門山七年如
在磻溪時其志道如此道既成遠方學者咸
依之京兆統軍夾谷公奉疏請還祖師之舊
隱師既至構祖堂輪奐餘悉稱是諸方謂之
祖庵玄風愈振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
徵赴京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
夏五月召見于長松殿秋七月復見師剖析
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春過至渥翌日遣中
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
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
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
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氣象
雄偉爲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間元妃重道遙
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師既居海上達官貴
人敬奉者日益多定海軍節度使劉公師魯
卿公應中二老當代名臣皆相與友貞祐甲
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
時登及寧海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
拜命二州遂定已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
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啓行夏四月道

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稱之曰師曰真人其見重如此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

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他日又數論仁孝

皇帝以其實嘉之癸未之三月車駕至賽藍詔許師東歸且賜以贍禮師固辭曰臣歸途萬餘里得駟騎館穀足矣制可其奏因盡燭

其徒之賦役師之馳傳往返也所過迎者動數千人所居戶外之履滿矣所去至有擁馬首以泣者其感人心如此及入漢地四方道流不遠千里而來所歷城郭皆挽留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真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

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自爾使者赴行宮皇帝必問神仙安否還即有宣諭語嘗曰朕所有地其欲居者居之繼而行省又施瓊華島為觀兵革而來天長已殘廢島尤甚師葺之工物不假化緣皆遠邇自獻者三年一新

師之在天長也靜侶雲集參叩玄旨旁門異戶靡不向風每燕輒鶴見榮感犯尾宿師攘之即退舍早魁為民虐師析之則兩應京人歸慕建長春等八會教行四方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為萬安宮天長觀為長春宮

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教門六月二十有三日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驚悉去北口山亦摧人有亦是報者師莞爾而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顧謂門人曰昔丹陽公嘗記余曰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為道

鄉公正當其時也公又當住持大宮觀其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俄而示疾數如偃中侍者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日提舉宋道安輩請

師登堂慰會眾之望師曰吾九日上堂去及是日留頌葆光而歸真焉春秋八十明年七夕前一日將葬群弟子啓棺視之師儼然如生道俗瞻禮者三日日萬人悉嘆異之九日醮畢闕仙蛇于白雲觀之處順堂師誠明慈

儉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衆度弟子皆視其才何如高者挈以道其次訓以功行又其次化以罪福罔有遺者故其生也四方之

門人丹青其像事之其歿也近者號慕遠者駿奔如考妣焉及其葬也會者又萬人近世之高道福德兼備未有如師者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葉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

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行于世云嗚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師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謂能子矣又豈待鄙夫文之而後著耶雖然舉其大者論之可也我老仙生能無欲沒能不壞百世異人也又能以一介黃

冠上而動人主如此下而感人心如彼非至誠粹德能然乎長松之見道已崇矣及乎至自印度教門益闢求之古人大略與冠天師相似至校其出處之道大有不同者何哉謙之之受知魏主也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及科戒使之清整道教又遇老子之玄孫授以圖籙真經天宮靜輪之法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且有崔浩贊之帝始崇奉老仙則不爾方其未召也澹然海上其與世相忘久矣一日有詔迎致誠出自然非有以要之也又其所以奏對者皆以道由是推之賢於謙之遠甚是已足銘矣而況道服之具道行之圓乎宜乎嗣得其人世有如尹公者接跡而出以光揚妙道俾無墜耳謹系之以銘其辭曰

全真一派道為之源鼻祖其誰聖哉玄元誰其導之重陽伊始誰其大之子長春子子居磻溪一簑六年簞瓢無有人皆曰賢蘆于龍門亦復如是羽服來歸如渴于水子誠真仙道林之天退然其中氣吞大千世宗問道再見松島俄聽還山煙蘿甘老章廟之世作官海濱帝妃遺經寶藏一新干戈既舉一炬焦土子率其徒往來雲嶼龍興北庭召以使星逮乎東歸道乃益弘方其生也世繪其像忽焉沒兮高堂厚葬有子克嗣尹公其人福德

兩全偉哉長春

祭文

定 庵 吳 章 撰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長春真人丘仙翁之靈嗟嗟仙翁早歲出家壯而成道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班默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古何者為住何者為去嗣教門人結緣道友衰經滿堂如喪父母吾屬踉蹌蒙知最重真拜靈筵哭之為慟嗚呼哀哉君壽國安師能致之含靈耳目師能啟之水旱為珍師能懷之師為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哉尚饗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

銘并序

前翰林學士奉安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燾撰

至元二十有四年歲丁亥秋九月提點秦蜀九路道教天樂真人李道謙偕終南上清太平宮提點賀志冲李志真來言伏讀六年詔

書今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省節文

皇帝若曰自東華垂教至重陽開化朕心懷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鍾離正陽開悟傳道真君呂真人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劉真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王真人重陽全真開化真君馬鈺丹陽抱一無為真人譚處端長真雲水蘊德真人劉處玄長生輔化明德真人丘處機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王處一玉陽體玄廣度真人郝大通廣寧通玄太古真人孫不二清靜淵貞順德真人其於誅德述道聖謨天出稱情適中死濡生被道紀光賴永永萬年重惟重陽真君七弟子有婦人者一餘六真平生求道之確成道之艱尚恐行實流之人間者不託金石無以聞之將來久遠用是以禱詞臣并真君既傳六人獨是玉陽尚無屬筆敢以累君燧跡職史館以來嘗思古者史臣不娶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見求於德於功於事於言見書見而聞書聞信傳信而疑傳

錄寶錄直致俾觀者自判是非於千載下無
及龜筮貨殖方技滑稽隱逸卓行猶特傳之
況聖皇下詔褒崇有道之真人哉固宜有述
不可以吾儒者不為其道非職而辭也按事
狀及顯異錄真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
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夢升霞
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
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來前撫首與言又聞
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敝服赤脚狂歌
市中人謂或病失心或識為無疾將收斂冠
巾妻之不可遂與母皆為老氏法世宗大定
八年年二十七聞開化真君至州願廁弟子
列真君知可授其道為制今名從居崑崙煙
霞洞又名其母曰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
居查山真君從其徒馬無為譚蘊德丘演道
郝太古四真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
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真君持傘自手飛出
未脯墜查山柄得參陽子三字識其師蹟食
字書所無若真君特制之以號真人後有詩
食竹通為七箇又若參為本字五人合竹二

人為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苦嘗係大壑
一足跂立觀者目瞠毛豎舌橋然而不能下
稱為鐵脚仙洞居九年制練形魂其長春為
詩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幾其
跨火不焦入水不濡之徒歟遊齊魯間大
肆其術度人逐鬼踏盜碎石出神入夢召兩
搖峰烹雞降鶴起死噓枯麾訶嗾斥一二十
里白叟黃童竭蹶其盧或以為善幻詭民因
召飲可鴆真人出門戒其徒先整池灌水撓
而濁之往則持杯盡飲曰吾貧人也無常從
人丐取今幸見招願丐餘杯以盡君懽與之
又盡飲歸解衣浴池中有頃池水沸酒以故
不死猶鬚髮晃耀不縵不能受冠二十七年
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為治對曰
含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為雖廣成復生為陛
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繼問飲鴆對曰臣
素無取仇人者良由得疾致然或曰或謂異
人或譏善幻世宗試而鴆之見不可殺悔怒
而遂譏者嘗時諱之諺云然也明年為修真
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瞋之委去其年世

宗不豫復來徵真人對使者曰吾不難斯行
誠不及一仰清光矣明年正月三日下午車世
宗崩已一日章宗留為醮賓大行冥福其年
復還山萊陽富人劉植無子六月為供致真
人而薄其酒曰取汝某室藏樽養酒來植依
求之則其妻密置人初不知者飲已留書四
四應真字曰以是嗣汝明年四月十四日真
君降辰植果育子舉家喜曰四真人指月
日為告耶即求子名真人曰吾已名之應真
矣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
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
二百緡是時呂道安將建祖庭蓋真君故廬
以無勅額不敢集眾真人奏立觀靈虛賜道
安冲虛大師而祖庭建始盛以母玄靖年
九十求還山侍厚贍遣之泰和改元及三年
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民為道士
千餘人其年玄靖逝七年居聖水王虛觀元
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
庚午醮薊州玉田縣謂其徒曰若聞空中劍
梢擊撞聲乎北方氣運將回生齒必有橫罹

其母者是年果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為其言者條分派出多於六宗數不啻萬丘演道弟子尹清和真人為道大宗視真人為叔歲乙未擇其孫清冷子劉志源俾建上清太平宮蓋由盤屋民張守真能誦聖保德真君語必為今及當來休咎徵且授九壇三劍之法以捕逐鬼物宋太宗嘗勅有司作宮千柱以妥景靈金季蕩焚木灰瓦屑清冷蕭棘誅茅以居時日薄西山纔構亭佑一殿卒其弟子陳志玄朱志彥趙志古張志隱李志宗李志明崔志安趙志真及今賀李兩君十人相嗣為之歷四十五年構通明紫微七元三殿虛皇一壇凌霄一門靈官演法湛然傳應法師祠四堂鐘樓齋庖廡庫將二百楹位置雖劣粗庭猶足為自闢而西名山福地土木之冠嗚呼上清作為宋太平興國中出內帑殫西土財力為之既其毀也乃復於道流數人之身真人生逝於金而見贈於皇元真人

生逝皆在山東其徒教行關西擇勝地以祠其祖亦事理之不可必究者也彼真人者果能不死排空御氣載營而西顧不抵掌雲中曰吾孫若曾亦有可才如是者耶詩曰少正純重兮四君皆陽生不並時兮名相襲芳豈以陽者兮本天親上輕舉凌空兮易為向往何獨一君兮海蟾自名將取月魄兮隨日受明日月為易兮衛生要訣世微五君兮與疑誰析又嘗思之兮少正蟾純歷世綿邈兮絕學無人嗚呼重陽兮纔七弟子有婦人焉兮六人而已父雄子良兮中有玉陽體玄廣慶兮始人為狂行歌市中兮望道未見從學崑崙兮識習一變離隱查山兮旋徙雲光冬眠抱雪兮夏立迎陽九年德就兮鬼盜避逐騰神入夢兮群異傍出莫毒匪鴟兮持飲如漿名鵲燕都兮徵來天長衛生為治兮宸扆問益鴻言剖疑兮中夜前席別建修真兮還山固求鳳翼承旂兮邈不可留歸軫經時兮世宗不豫章廟累起兮奏章帝所惟不拒人兮崇福玉虛華陽天寶兮不恒其居在在授業

方其出一戶錄之暨孫方獨踰萬數東海之波兮百里涵濡今焉西流兮溢及鎬都太平之宮兮古仙聖宅一孫十曾兮剪棘攸作身生不西兮逝未百年而教之西兮他門孰先碑其平生兮道行彌晰爾相爾思兮來書無教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嘉議大夫鎮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兼平陰縣丞

大元有天下好賢樂善度越前古凡有德之士不及用者必加寵數以旌顯之初無間於道俗存亡之異也中統二年詔賜盤山棲雲道人王志謹之號曰惠慈利物至德真人至元六年詔贈棲雲之師廣寧都大通之號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至元二十三年詔賜棲雲弟子洞陽徐志振之號曰崇玄誠德洞陽真人旌有德也是年三月予將赴官湖南道出汴梁時洞陽掌本宗教住朝元宮率其屬來見請於子曰貧道出家無過人之行誤蒙聖朝采錄錫以徽稱使得遵於師真之列皆吾先師棲雲之訓也棲雲之所以表見於世

者獨非先師太古之澤也歟二師道行卓異在人耳目孰不知之必得文士與之紀述庶幾可以傳信後來昭示永久棲雲則有翰林承旨慎獨王公之作已勒之石若夫太古之碑義不可後而今尚缺然是則嗣教者不敏之過願屬筆於子儻辱惠顧我曹之責塞矣予自惟儒生昧於玄學敘事遣辭或致抵牾徒取誚於識者牢讓再三竟不獲已又洞陽與予同宗見待素厚難於終拒乃據洞陽所錄宗師行實採撫綴緝以付之仍繫以銘詩俾步虛者歌之以頌師德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為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初諱昇少孤事母孝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資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曆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李主嚴君平之為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真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真君應聲曰君何為

不回頭耶師悚然異之真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真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師乃棄家入崑崙山禮真君於煙霞洞求為弟子真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仍解納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傳法之意也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携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真君亦赴汴京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丘長春四子實從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朔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洺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人饋之食則食無則已雖和寒盛暑兀然無變身槁

木而心死灰如是者六年昌邑君之季女嫁為真定郭長倩之夫人長倩夫婦過洺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謁贈之衣物所以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受夫人感泣長倩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師過潞城又與神人遇受大易秘義卷二自爾為人言未來事不差毫髮至鎮陽居觀升堂演道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已而闡化諸方專以利物度人為務由是郝太古之名聞天下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咸平高士王賢佐占筮素精見師推服盡棄其學而學焉由是技進名動闕庭其他靈異之跡如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者尚多有之不可殫紀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前比三年勅其徒預營塚壙告以死期及是果然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

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
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
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于世噫道家
者流其源出於若莊後之人失其本旨派而
爲方術爲符籙爲燒鍊爲章醮派愈分而迷
愈遠其來久矣迨乎金季重陽真君不階師
友一悟絕人殆若天授起於終南達於崑崙
招其同類而開導之鍛鍊之創立一家之教
曰全真其修持大畧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
忍恥舍垢苦己利人爲之宗老氏所謂知其
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爲
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莊生所謂游心
於淡合無於漠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外天地
遺萬物深根寧極才全而德不形者全真有
之老莊之道於是乎始合重陽唱之馬譚劉
丘王郝六子和之天下之道流祖之是謂七
真師其一也非天授之其孰能與於此哉師
逝之後弟子行緣四出能世其業者甚衆高
弟范玄通與棲雲王宗師又其尤者當中原
板蕩國朝隆興之初一居東平一往來乎燕

汴建琳宇開玄壇聚徒講說貴賤欽仰宗風
大振道價增崇不減太古今洞陽者又敦龐
剛毅木訥食師之德幹父之蠱嘗釋道紛爭
摧敗挫切之際寂然湛然守之以謙冲安之
以委順處之以鎮靜操修無方精進不輟用
能上取聖知特降璽書褒美較其難易又不
出於棲雲之下謂非太古之澤將何歸乎凡
今之人欲知太古請觀其子欲知其子請觀
其孫銘曰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
中此語常怪東坡公神仙有則八表同不應
秀止東方鐘崑崙山高天比崇左顧右瞰博
桑宮上有一洞煙霞封重陽發之麾鬼工紫
炁直與閭浮通馬譚劉丘王郝從六子矯矯
皆人雄縹緲至自蓬萊峯驚見碧海磨青銅
煌煌七朵金芙蓉信哉仙人出於東就中郝
公鸞鳳龍洗心以易虛玲瓏藏用於密退以
冲執轡富貴不掛臂剛決物莫嬰其鋒訓練
復遇王元戎衲衣一傳神契融有袖無袖由
人縫同門之朋種與種脚跟不必隨渠僕沃
州石橋張果蹤亘如虹蜺揜蒼穹大道在此

南北衡何須遠走巢雲松止而不動吾非慵
艮乃萬物之始終結跏趺坐爲瘖聾朝觀日
出先瞻瞳吞霞入腹升火紅暮觀流波朝彼
宗河車挽水玄霜蓬有人問之趨下風如以
寸筵撞巨鐘握手使去妨吾功過橋行人抗
塵容偃名什利不有躬見公視世猶蟻蜂形
骸土木心冥鴻願必有泚羞頑庸反求於身
當發蒙搏食即愛康懷惻憫憶往來秋夏冬
百感一二亦已豐如此利益誰能窮確乎六
年真苦攻養成蛇女連嬰重奮袖起舞知德
充願以所餘及倥傯普度一切超樊籠泥在
鈎兮金在鎔螟蛉螺贏無常蟲功成朝元去
忽忽飛霞佩玉鳴冬隆雲裝煙駕滄溟重弱
水萬里昏濛濛淮南小山空桂叢黃茅欲種
須園農公不可見憂心冲棲雲老仙亦難逢
住世賴有徐神翁

七真讚

北平

王

梓子

正述

重陽王真人

出應道運豪雄絕倫甘河得遇兀若狂人挈

運四師大開全真魏魏法教東海西秦

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髻承師風
雷示化金玉垂辭邈矣前躅如何可追

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真痼疾頓愈決烈入道水雲為侶歸
櫬終南聚徒洛土教風既弘蛻然高舉

長生劉真人

童真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
遭厄鬱所守不渝聲名卒顯被召海隅

長春立真人

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懸
此兵戈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

玉陽王真人

幼遇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號金蓮共芳跡

多神異名動帝王高山景行千載雲光

廣寧郝真人

雖出閭闔獨喜林泉兩詞一桷終始師傳神
示易秘沃橋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

甘水仙源錄卷之二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

汝陽弋穀撰

宗師全真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真緒風化鼎
盛什百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
十有三遽有拂衣啓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
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之正寢寧神五華山
者幾十稔矣嗣教誠明張公一日語衆曰清
和師思報祖師之恩遂大葬之禮仍即其福
地並建宮宇勝舉甲天下弘闡祖道功越古
今吾儕享其成業今無一報顏實腆矣將刻
碑紀實以詔無窮若何僉曰唯遂以中統三
年十月吉日徵文於汝陽弋穀僕以師真道
德高厚奧妙無方詎以荒疎淺淺者所能窺
測形容哉固辭不可謹按門人馬志通所紀
行狀仍撫其功德之著見於耳目者序述之
夫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天之所以卑付於
聖賢者無不備其所以濟斯世而見於功用
者或久近廣狹之不齊何哉曰時也時非聖

賢所能必能不滯其時而已或拱揖齋廟或
私淑側陋或清靜而化揖讓而治或手水土
降播種或放伐以救焚溺或寬默以革苛僞
文勝質喪則示還純反朴之訓禮壞樂崩則
正三綱五常之教大則天下後世小則一郡
一邑隨機應變與物推移要不過乎徇道以
濟斯世耳由跡以觀之功用之不齊者所遇
之時異也則天之以是道而畀付於聖賢者
曷嘗有二哉道猶水也渴則為酌飲旱則為
灌漑道猶火也飢則為烹飪寒則為煦嫗用
雖不同而水火曷嘗有二哉頃以金錄訖運
喪亂並興黔黎殄於菹醢玉石燼於烈火天
意開顧挺生至人全昇斯道以假援之之手
於是重陽而後丹陽長其長生長春繼出而
全真之教興及清和接長春之統授受之際
累聖之妙無餘蘊父作子述闡化數十年徒
侶偏天下聞望重朝野風之所靡狼戾易心
強梗順命革煩苛為清靜化湯火為衽席罕
一世鄙天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自古教法之
盛功德之隆惟清和師為最蓋天之畀付之

道一而所遇之時異也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有官萊州者因家焉顯高祖妣有子九人俱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者七人顯大父公直顯考弘誼皆隱德不耀師於大定九年正月二十日生是夕其母方寐見儀衛異常皆盛服而入神思愕然驚寤師已誕矣時里人相驚曰尹氏宅火奔救之至則無火稍長舉止異凡兒三歲穎悟善記事五歲入學日誦千餘言讀書即玄解嘗因記事究生死理杳然遐想自忘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遊意十四歲遇丹陽真人遠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錮之竟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真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患困勤瘁者累年衆德之遊雖州時龍虎完顏氏素豪倨慕師道德施園地創觀曰玉清率家人專事之今觀廢於兵而松檜鬱爲茂林後觀長春真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真人特器異之付授

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真人受口訣於王陽王真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已卯歲

太祖皇帝遣便宜劉仲祿徵長春真人仲祿及益都真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離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見其神采嚴重不覺畏敬自失從容語及詔旨師大喜曰將以斯道覺斯民今其時矣遂偕往覲長春真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真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乙酉歲勅令長春真人住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師在席下四方尊禮者雲合師曰我無功德敢與享此供奉乎遂辭退住德興之龍陽觀屢承真人手劄示以託重意及真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跡連遁爲衆以主教事敦請勉

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自是徒衆輻湊輦轡樂貢者日充塞庭宇忽謂衆曰吾素厭冗劇喜山林遂因平樂請主醮事而出遁景州之東山未幾燕之僚士固請還宮壬辰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仍令皇后代祀香於長春宮貺養優渥甲午春遊母閭山太玄觀之李虛玄語人曰去年院中青氣氤氳者累日占者以爲當有異人至今師來既驗矣踰春南歸及玉田衆喜爲數日留日已曠遽促駕兼夜行五十餘里舍輿羣中衆莫知所以後還宮始知在玉田時有寇數百欲劫掠追至大合甸不及而反從者相賀曰非師奈我輩何時皇后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乙未春詣沁州主黃籙醮事入郊城境居人或夢縣之地祇曰真人來當警衛無虞及平遙醮事時旱久且風醮之三晝夜燈燭怙然在他境猶風沁帥杜德康平遙師梁瑜各施宮觀一方傾心焉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鑊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爲之張本師以此道

化大行歸功祖師重陽真人遂留意祖庭時京兆行省田公馳疏來請適與師意合丙申春始達於榛莽中規度兆域及宮觀基址終南太華等處諸觀宇廢不能復咸請主於師時陝右甫定遺民猶有保柵未下者聞師至相先歸附師為撫慰皆按堵如故繼而被命於雲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時平遙之興國觀崱之神清前高之玉虛白雲洞定襄之重陽沁之神霄平陽之玄都皆主於師秋帝命中書楊公召還燕道經太行山間群盜羅拜受教悉為良民出井陘歷趙魏齊魯諸命者皆謝遣原野道路設香花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貢物山積略不顧戊戌春忽曰吾老矣久厭勞事以正月上日傳衣鉢於真常李公俾主教事乃卜築五華山并增葺大房山之真陽觀更曰清和宮以為菟裘焉終南祖庭葬具已備庚子冬請師董其成欣然而往雖冒寒跋涉險不憚也常曰吾以報師恩耳時季冬京兆一境旱衆禱曰師來和氣必應下車而雪大藏葬禮

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既事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物議恟恟不安賴師道德素里鎮伏邪忒故得完其功初重陽真人修道於此既成火其庵而東貽詩有後人復修意至是師薨之亦有繼祖來修之語噫百年事終始脗合豈偶然哉於是剪蕪平丘土木並作堂廡殿閣粲然一新既成額以重陽以示報本意若華山之雲臺驪山之華清太平宗聖等宮悉擇名重者宿以主之興完皆踰舊是年還燕夏五月過太原時自春不雨禾種不入師憐之出已帑物為香火費為民祈禱雨大霽及還燕無幾何謂侍者曰我常便清和宮之西堂故居之今為我灑掃方丈從之翌日長往及宮泐頌禮聖畢訣眾曰吾將逝矣衆驚愕師曰吾意已決夫復何言有進紙筆者然不應惟戒葬事勿豐遂不食但飲水啜茶危坐談道語音雄暢異常是夜久正衣冠曲肱而逝眾毀哭過哀時馨香之氣滿室遠近聞者奔走賻贈哀感若喪考妣初師遺言

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師平日著述甚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誦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輒為一集目曰應緣錄其覺後進則高下不遺蹊逕坦明以謙遜勸約為治心之要以踐履功行為入道之基及其縱說則時亦露機緘之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也得其門者由堂及奧其次不失為誠謹之士其成就於人者如此初居維陽龍虎家餘二十年姬侍日滿前終莫一識其面嘗失善馬獲其盜物色既驗盜畏罪不承曰此我馬也師即還馬縱去其高潔不累於物如此至大至剛之氣充諸內形諸外望之如神即之如春不怒而威匪爵而尊雖萬乘不足加其重雖窮處不足為之輕其平日之所養者如此及遭時得君權道濟物梓風時雨覆及遠方跂行舉息罔不得其所其見於功用者如此其至誠前知感通神明則又時出人意表以天挺之安

承積累之基譬猶日中之陽月盈之光不期盛而自盛尚且謙抑自居淡泊自樂化應乎無窮之緣神寂乎寥廓之鄉體用兼備無過不及之弊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歟抑世有以綱常為言者是又大不然自四海橫濱華禮蕩滅汚俗所染又豈特於借鋤德色取第詳語八佾舞庭召王所狩者乎及風化所過暴者仁奪者讓泰者抑上下怙然此於綱常之助其功豈易量哉僕悼夫昧大體而妄自分裂者故并及之銘曰

叔世運厄坤軸旋皇綱解紐兵方連鼎中生靈若小鮮磨牙萬喙垂飢涎天生至人蓋汝憐神道設教昇已專重陽發源亦有傳得自無始先天先世間果有甘河泉萬劫老冰常涓涓流入濰陽玉清前灌漑六葉開金蓮混沌雖鑿大道全積霑掃盡孤月圓至理渾融無正偏漆園鄭圃非獨賢遭時得君明機權鑑光亦豈從嬗妍冥鴻高舉遂海邊閭闔萬里來翩翩鰲頭可釣虎可編萬蚪誰信容管鞭頽波力障迴九川塗炭氣化成几筵惠雨

一灑劫火燃大地聖作種王田精衛投石海空填蜃蛤遇祝速變遷風雲千載非偶然轉禍為福皆黃緣歸來演教談妙玄英華咀嚙九九篇琅函萬軸成蹄筌始信天上無癡仙洙泗豈特徒三千燈分大小俱輝輝有心不敢自聖願有口難說無礙禪人云功行偏八挺波浪幻跡從洄洄草樓菟裘茅一椽茹芝大房腹便便直釣坐釣三峯巔寶地花木肥芊芊青山不礙行雲煙死而不亡壽更延他山有瑛實可鑄光騰億劫無歲年千谿萬壑分輝娟明月依舊懸青天

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鴻撰

道教之曰全真以重陽真人為祖師其自甘河仙遇到蔣焚庵行化關東前後僅十年而天下翕然宗之非信道篤而自知明安能特立文章如是卒之搜奇訪逸得高第四人曰丹陽曰長真曰長生曰長春四人者俱能整玄綱弘聖教使運數起而道德新甦矣哉至

於禮聘兩國聲馳四方生能無欲歟能不壞惟長春師為然師教物以仁度人以慈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遊其門者率聰明特達之士然傳法嗣教止於尹清和李真常二公而已清和公早慕真風徧趨法席濰陽化度沙漠侍行為長春門弟子之冠其踵師掌教謙抑不居竟脫煩勞優遊以壽終若夫以清靜養真以仁恕接物華實相副文質兼全名重望崇使遠近道俗趨拜堂下惟恐其後則吾真常公有之矣公諱志常字浩然其先汝州永年人宋季避地濮之范陽尋又徙開之觀城因著籍焉高祖皓曾祖昌祖明父蔓皆隱德不耀素為鄉里所重明昌癸丑春正月十有九日母聶氏夜夢異服一人授以玉兒覺而生公二歲喪父六歲喪母養於伯父濟川家濟川諱蒙名舉子也賦義兩科屢占上遊雖以四舉終場同進士出身歎如也見公穎悟不群嶄然出頭角意欲作成以償早昔之願而公不喜文飭雅好恬澹常默禱萬寧聖早逢異師勝友式副夙心年十有九伯將

議婚公聞之嘆曰本期學道未涉津涯老愛
欲纏縛則古人高蹈出塵之事業難乎有成
矣同舍兄張本敏之初以嗣續規公既知牢
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居無幾負書曳杖
作雲水之遊初隱東萊之牢山復徙天柱山
之仙人宮宮之至者曰湯陰李仙見公儀觀
魁偉音吐不凡大加賞異逮公辭告之曰君
玄門大器也山庵荒僻非久淹之地昔祖師
所至異人並出今獨長春在焉宜往從之他
時成就未可量也公翌日遂行至即墨之東
山獨負枯衷亂土冠蜂起山有窻室可容數
百人冠至則避其中衆以公後拒而不納俄
為寇所獲問窟所在捶楚慘毒絕而復蘇竟
不以告寇退窟人者出環泣而謝之曰吾儕
小人數百口之命懸於公一言而公能忘不
納之怨以死救之其過常情遠甚爭為給養
至於康調迄今父老猶能道之歲戊寅夏六
月聞長春師自登居萊公促裝往拜席下師
一見器許待之異常山東路轉運使田珣器
之高其行且聞昔在即墨主帥黃撫副統容

公籌畫保完一城以書邀至益都待以賓禮
已卯冬十有二月我朝遣便宜劉相仲祿齋
詔備禮起長春師于東萊時益都副帥張林
自金歸宋叛服靡常公懼其為阻滯乃往說
林俾移檄所經衛送以行庚辰春正月師始
命駕從行者十有八人公其一也二月達燕
明年春二月北上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漢
地幾萬里蓋山漢人千家逆師羅拜以為希
世之遇咸請立觀擇人主之師將行指公坐
上語衆曰此子通明中正學問該洽今為汝
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賜公真常子號額名其
觀曰棲霞師既西邁公率衆興作刻日落成
又立長春玉華二會至今不輟癸未夏五月
師至自行在憩于其觀一日齋客四集師手
持一弓弦不言以授公公亦不言而受圍而
佩之仍作詩為謝師但笑領而已蓋阿不罕
之留弓弦之授識者知其有付屬之意秋七
月從師還至下水時殘暑尚熾師因納涼官
舍之門樓字呼公而教之曰真師不易遇得道
者不易達達之而不易識也守道之為人貌

而天行直寓六骸而淵宗忘飢渴而常寧至
靜而遺形獨遊乎無極之妙庭此語汝當記
之以俟他日自得之耳公拜而謝自承教之
後益自奮勵息機體真敬事循理歷死生憂
患之際曾不易其所守師住燕京之日凡教
門公事必與聞之丁亥秋七月師既仙去清
和嗣教以公為都道錄兼領長春宮事己丑
秋七月見上於乾樓輦時方詔通經之士教
太子公進易詩書道德孝經且具陳大義上
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還庚寅冬有誣告處
順堂繪事有不應者清和即日披執衆皆駭
散公獨請代之曰清和宗師也職在傳道教
門一切我悉主之罪則在我他人無及焉使
者高其節特免桎械鎖之入獄夜半鎖忽自
開公以語獄吏吏復鎖之而復自開平旦吏
以白有司適以來使會食所食肉骨上隱然
見師像其訟遂息癸巳夏六月承詔即燕京
教蒙古貴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薦寂照大師
馮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將而才藝有可稱者
乙未秋七月奉詔築道院於和林委公選高

道乘傳以來雖清和掌教而朝觀往來必以公故公為朝廷所知而數數得旨璽書所稱曰仙孔八合識八合識譯語師也戊戌春正月清和會四方耆舊手自為書付公俾嗣教公度不能辭乃受之三月大行臺斷事官忽土虎奉朝命復加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號夏四月赴闕以教門事條奏首及終南山靈虛觀係重陽祖師鍊真開化之地得旨賜重陽宮號命大為營建甲辰春正月朝命令公於長春宮作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及選行業精嚴之士普賜戒錄逮戊申春二月既望醮始告成凡七晝夜祥應不可殫紀歲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歲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盃錦幡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為輔行仍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陞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錄醮三晝夜承制賜登壇道衆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實資有差詢問窮乏

量加賑卹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恒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鉅筆碑以紀之士子春正月命駕終南祖庭恭行祀禮規度營造凡山下道院皆為一例以是地係教門根本故也建四月既望東歸癸丑春正月奉上命作金錄大齋給散隨路道士女冠普度戒牒以公為印押大宗師甲寅春上又遣使作普天大醮分位日期如戊申而益以附薦海內亡魂勅公為大濟度師出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凡龍壁環紐鎮信之物及沉檀龍麝諸香並從官給自發牒至滿散鸞鶴五雲現於空際者無虛日公復念燕境罪徒久幽狴犴不以湔洗則無由自新言之有司蒙開釋者甚衆冬十有二月有旨召公乙卯秋七月見上於行宮適西域進方物時太子諸王就宴勅公預焉舍館既定數召見咨以治國保民之術十有二月朔旦上謂公曰朕欲天下百姓安生樂業然與我同此心者未見其人何如公奏

曰自古聖君有愛民之心則才德之士必應誠而至因歷舉勳賢並用可成國泰民安之効上嘉納之命書諸冊自午未間入承顙閣及燈乃退丙辰春正月以老辭夏四月至自北庭五月至晦總具閣之北簷無故摧壞六月庚申朔公倦於接應謝絕賓客隱几不言戊寅正襟危坐語左右曰昨夜境界異常吾自知卦數已盡歸其時矣主管教門向已奏聞今誠明張志敬受代餘無可議者翌日悉以符印法衣付之乃留頌順正而化春秋六十有四平昔著述多為人所持去有又玄集二十卷西遊記二卷行於世公以儒家者流決意學道事師謹與人忠如筆飲酒之戒消毫不起主宮門二十年凡所營繕皆公指授聲飛櫛比雄冠一時四方信施歲入良多悉付之常住一無私積羽化之日衣衾杖屨而已性質直不能曲意順情故謗訟屢興隨即自解公一不校復以誠信待之方其與同舍張君敏之之訣也各言其志敏之辛中詞賦高第而公竟掌道教長春別幾二紀敏之以

使北見留隱為黃冠公兄事如昔并其屬給養之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於燕者往往竄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飯于齋堂日數十人或者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誠類如此長春道侶不下數百獨能識誠明於齟齬教育成就卒付重任其知人之明又如此故能歷事三朝承恩顧雲輅所至傾動南北香火送迎絡繹不絕及聞計音近者素服長號若喪考妣遠者出迓仙靈為位以哭可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矣庚申夏四月今上嗣登寶位中統辛酉秋八月詔贈真常上德宣教真人號明年夏五月既望予方逃暑不出誠明子携諸執事踵門來見曰先師嗣法有功玄教今猷世幾七年不有以追述其美則門弟子輩俯仰慚怍殆無了期惟先生與師隣鄉縣熟其為人敢以斯文請予辭之力不踰月凡三見臨別狀其師之道行及持虛舟道人李鼎之和所為傳併以見示予觀其行實平美略無纖芥請怪之事乃以予平昔之所見聞併為次第其先後而銘之銘曰

道之為教基於老氏不肆不耀知足知止性而身之全真則是質而文之真常乃爾粵惟真常系出仙李重陽裔孫長春嫡子笑授弓弦傳法微旨留建棲霞嗣教伊始言必成章動必循理誠以待士廉以律己萬口推尊三朝付倚善始令終榮生哀死蒼蒼五華消消一水窈兮窈窕閱我冠履付畀得人追書遺美有狀斯述有傳斯紀仙靈雖昇仙聞不已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真人道

行碑

宣校河南路轉運使兼廉訪楊興撰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寶也不以蘊於山淵而不聞沉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僕儒業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輒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

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馬丹陽同里開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臺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謫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鍊心法丐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囑曰汝緣在汧隴無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便入秦上吳嶽東南峯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日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汧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請王清額禮體玄大師尋佩受法錄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保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并謁長春啓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臧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參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常謂學仙者存乎積

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停累必盡力購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充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直秦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奈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遷五姓洞真觀環居弗出逼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兩召近侍護師降香濟源上初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鐵劄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爲之冠秋七月約由中灤渡北邁時苦於餓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帛迤邐沿流而下夜將半過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涌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秦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二

舟馳迂舉脫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魯過趙諸侯郊迎以相蹕擁篲以相先玄通子范圖臆方爲人所專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瀛溝乃雨蝗不爲災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金真觀奉之庚子太傅移刺寶倫總管田雄交疏邀師會葬祖庭即入命駕入關總宮事藁白雲李無欲實綱維之而曹冲和志陽實潤色之丙午夏五月西遊華昌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泰亭賓僚劉澤琬王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默具西州錄丁未春二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者曰真人壽垂九秩藉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過矣師曰禮無不答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答焉忍自尊大耶庚戌冬十月二日

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鐘集行於世鎮陽馮侍郎壁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張侍讀本在關中則參省王輔臣郎中邳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麟署丞張瑤蓋當世景慕者也容力取而言詰之哉師問氣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其倨似和而不涉於流信乎其難名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間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脇不沾席夜不解帶可謂慎終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尚神順真之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強聒也精潔儉素不習而能一履職之細至經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已耶東徹

海岱南窮襄鄧西極沔華北際燕遼魂蹤瑋
跡章章可考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
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
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想巖扉強勒之
銘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
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
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願為犧樽火烈
始見玉性溫西翔東翔動帝閭歲旱懷詔濟
瀆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蜚
廉馮夷振兩轅焦殺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
戰死魂霓旌豹尾交續緒揚枝麾灑消沉寬
隨機應物忘清渾疾雷破蹟電燭昏功成弗
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面泣宿
恩洪鐘叩擊皆玄言包括鄴圖羅漆園陸陶
殊派契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聲
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三

千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息四

夫門 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魚袋張翥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
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具人
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
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
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真通
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
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
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真人
之時焉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
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
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
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
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
之萊之嵩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
焉所至則徒眾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
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

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
一日達人詣鄆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
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
曠衣褐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
所密授者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
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
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
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
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李
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
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
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
人迨及真人會同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陞
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真
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與教在斯人歟出言
必酬如響應聲所以前知得於至誠維生有
聞維後有傳繫之古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
汴水之湄刻我銘詩以永厥垂

離峯子于公墓銘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默不置慮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藥糶而過藥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惟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官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

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子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予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黥刺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顚脫縛律自解心光睍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點筆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官商責渾沌之妙丹青也吾友

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遊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攷張子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爲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葦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峯子其自號云銘曰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寇讎自干宜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礫交喪則多十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皆實而趨華拱壁以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闢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蛻骨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那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妻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親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遇丹陽行丐長安市真人出貨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沒有所得長安人趙思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

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是後關中之人攀挹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邠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廷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維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曾現琦識之時弟子李

道實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實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實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巔峻狹不足以容廣厦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遠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詠歌有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灋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衆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

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慶李志久方主舉微官事銘曰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為室靜為門雲襟不愛塵翳昏憒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滋養發真源季世遂有支流分檣懷科禁何紛紛玄元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百餘年弱而能強謙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陽而下數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升陽得真筌誰能繼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煙迷人還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照如澄淵關中道與芬芝蘭捐背割土爭招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之柏高峯天翠微之宮轟雲煙御風乘氣返自然惟餘勝跡先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鄭冲公家刻 魏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間得道平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

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眾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

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為宦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知府木虎公既瞑目門人欲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

擊木聲舉蓋冉冉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以師之擴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為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 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宮提點吳志恒來劉蔣祖庭之筠溪拜稽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願得予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弗許也謹按藏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古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

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春囊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十卷玉峯山下願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順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間

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爲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爲常貞祐間老人陷邠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淪老識其爲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奚止滿戶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侍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山時村枯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爲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靜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玉峯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爲莫逆友時仕

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圓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焚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嘗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爲不參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鄆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幹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飪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遽易衣入道後於濟州勑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罕衆北渡於東河縣築樓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

也即通相印可以圓明為道兄丐乙未關中
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眾百餘
西歸於南時初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罄金
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豁可觀辛
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
柩葬於劉蔣之仙蛇園士子掌教真常李君
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
憫物惠愛困窮處已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
謙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壽氣順神
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手應緣
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
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官道觀所在俱有成
蹟元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情容及其即
之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
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
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嗟若金陽玄門之綱天姿英偉上性昭彰松
筠節操鐵石肝腸釋塵緣而求道要適玄化
之浸昌三誓宗師授以靈章心淵而明氣大
而剛神宇泰定發乎天光七載而心符聖教

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
先饋靈書五齋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
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翔翔遊紫府宴
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浩劫
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暮
燈而朝香紀遺烈而刻貞珉將為萬世而傳
其芳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 黨 宋 子貞 撰

公諱國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
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遂不茹葷居
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
而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
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為全真太古深器之潛
授秘訣且屬以觀事常住多羨餘幾十萬緡
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
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衆守耳何至如是
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
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
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冠起東海富人多以

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
有以啖渠師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
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
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
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
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
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
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
南下詣謁於燕山大蒙即可俾充河間真定
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
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
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勤緡
莫與為比公亦論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
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官事稍就緒乃東
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真定築
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
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
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
太傅濮國公素賽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
屈三返致跪請提點重陽萬壽宮公辭以年

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爲之住持繞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手公曰今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爲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疊臺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爲訐與之交必盡誠振乏急難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適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錄稱爲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爲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

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爲秘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爲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麈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理聖典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腹腹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鯨鰲斥八極恒孤鶩還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狀代歸朝元羽輪騰車閭復覓昭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爲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專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御史中丞王專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勲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

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聞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熱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逮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爲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藜光晦跡未有識其爲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胤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今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興建琳宇在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

不回顧慙慙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童山林縉素之流閨闈笄總之子莫不羅拜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一童之拜師即答之或問之則曰凡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雖金冠玉珮鶴氅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際屢致休禱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落其泉洶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服其感應不可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昇丹陽華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

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師亦不以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屈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己丑盤桓枕肱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近計聞皆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無微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師能保之所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疑然為一代宗師學者瞻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

開運困敦正月肅師之門人論志元觀志言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千里乞銘於予予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子待罪翰林矜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比渡後始識于燕予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會晤時辱見臨情話終日子乘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乎顧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母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際宜有分別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躅富貴者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請亦往千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徒無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事正在此耳使朝為盜跖暮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之全一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予衰朽之人忝

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義不容辭乃為書其大縣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玄元至德濟乎無為又分派別橫流四馳天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為百世師粵有廣寧號稱鐵面樓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歸一無健羨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心自閑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瞻惟汴梁重陽。蛻息大建朝元肇飛雉翼不自為功歸之衆力名飛九重璽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密承道庵在處百千一聞計音泣涕漣漣付昇知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光乎道紀惟師之名達乎萬里堂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孟拱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之跡十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為

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會衆流而為一夷考其行宜無所本而然哉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微自海濱首以好生惡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嚙齒大罵漫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遠遁去師留請益恭長春嚙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域之轍輓燕城之駕輟關數萬里首尾四十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事東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

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雲門徒琳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元祖庭久廢於兵僉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尺書加幣改白霄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特加擁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氲徹於空際一日語其徒曰長春有閨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計傳之日咸有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之家以心為死灰以形為槁木黜聰明去健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已而後已師至人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不得不為賢智事業與人蚩蚩語其渺冥恍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松狀師生平用道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為請義不可讓遂

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自五

東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兼議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王鼎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
臞骨嶮巖嚴寡言笑不喜葷茹見道士輒懽
喜迎接開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
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
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
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
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起
齊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
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
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
師恣所窺覽師資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
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
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簣
之際眾以後事為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
慮焉哭臨既畢眾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
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

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
問學淹該甫踰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
光前輩垂法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
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
長春宮建設金錄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
之日有群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
日天子嘉之賜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
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藏瀆廟貌權
金季兵火之餘率多摧毀內府出元寶鈔十
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有幹
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
剋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
暑四嶽一瀆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龍鑒
貞石叙聖代尊崇祀典祗敬山川興壞起廢
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
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
遠方道俗奉香火致奠禮者填塞街陌累月
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
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
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

為障蔽及師掌教大暢玄旨然後學者皆知
講論經典涵泳義理為真實入門當嗣法之
初先輩師德存者尚多師以晚進躡出其上
中心不能無少望焉師德度深厚氣貌溫
和類然處順不見涯涘驕悍者服其謙恭驕矜
者慚其退讓故初雖少拂久乃怙然加以持
身精謹遇物通方京師賢士大夫及四方賓
客所與遊者靡不得其懽心至元九年三月
三日葬五華山道院東裏事畢提點劉志敦
特行狀致詞教真人王志坦之命來求文謹
次第其行實之大略而繫之以銘辭銘曰
降衷秉彝同此天有生具足都渾全知訪物
化中變遷大朴乃始淪虧偏要有至人起秦
川不修不為口忘言希風遠暨東海壖一驅
學者歸淳源流傳四葉道愈妍嗣教乃得誠
明賢誠明早有青霞志善根宿植資稟異
了初入長春宮三千道流仰標致萃玄堂深
人絕跡戰戰千函鎖幽秘師持管鑰恣披
萬卷汪洋在肯綮捷趨徑造浪苦辛博中得
約道乃真真常門人徧天下齒尊綠熟非無

人一朝順化拂衣去心傳密授惟師親將壇
高築拜韓信千古盛事驚三軍學道由來在
心悟行輩不拘年早暮羽服黃冠十萬餘趨
走長春宮下路仙家閱世如流萍空裏浮雲
聚散輕適向市朝觀物變忽乘鸞鶴上青真
玉泉西北煙霞多五華山色高差我馳驅一
往同逝波長留仙骨埋山阿千秋風雨荒雲
蘿墳前豐碑字不訛

湛然子趙先生墓碑

京兆路提舉學校官前進士孟養麟撰

古之有道之士正直其心剛大其氣不為世
故所奪不為人欲所雜利害憂樂不能惑得
失寵辱不能動施於行業著絕俗之善形於
言辭見軼衆之美在儒林作儒術之儀範居
玄門立玄學之標準非心之正直氣之剛大
涵養至到始終全道者其孰與於此哉湛然
子趙先生諱九淵字幾道隴州人自幼出家
禮丹陽大宗師天資高明德性純淑潔靜精
微之理素所深究怪誕虛無之事未之或及
知身以神為主也故力於修鍊知道以文為

用也故寓於著述談不輕易所談必本於公
論交不泛濫所交必取於端友至於一篇一
詠一贈一答皆所以發揮玄旨暢叙幽情混
元洙泗融為同境由是道望崇重教風周廣
于西土矣丁亥中翻然仙去凡為門徒者久
服心訓嗣法子趙公志冲追念先師傳授之
恩恨無以報謹捨靜貲特置吉地起墳立石
乃勒其文云玄默闡茂處闢達攝提格月昭
陽大淵獻日敬誌

終南山靈虛觀冲虛大師呂君墓誌

隴山湛然子趙九淵撰

道家者流備真功以先前人修實德以詔來
世高蹈物表超出塵蒙其亦絕類離倫之所
為乎偉矣哉全真道教其來尚爾重陽祖師
發其源繼有七真暢其委接其武而開祖庭
之基者誰歟冲虛大師呂君其首也君法諱
道安家本寧海世為巨室幼年穎悟志慕玄
門仙風道骨烹於天真功霄德資於性善繼
丹陽之志遠離東土之遷君也其出家之雄
歟事師則夙夜匪懈立志則終始不渝故在

祖庭四十餘年，擇往玄秋光大前，猷建堂殿，潔壇場，以嚴香火之奉。步斗牛，順精神，以成靜定之功。修外養內，積德累行，其詔來世之規者，何其博哉！永安擾攘，真道否閉，君也其

中流之壺，歟不降其志，不屈其身，回既倒之

瀾，挽將傾之棟，會玉陽真人奉勅主掌教事。君乃復構基址，於是宣賜觀之，號曰靈虛。制授君之稱曰冲虛披戴門弟子三百餘人。祖庭之教，繁然復興矣。歲在興定，數絕塵緣，一日屬門人以進道之語，乃書頌云：平生不解

道詩篇，鐵鏹為朋，四十年稍通陰符三百字。粗明道德五千言，般般放下般般悟。物物俱忘，物物捐此去，不遺閭老喚今朝。唯待玉皇宣，頌畢翛然羽化享春秋者八十噫嘻出家修，道如呂君者信乎絕類離倫之流也已。而

其陸弟畢知常安厝君之靈櫬于祖塋之北，弓予為誌，以光潛德，因撫其實而為之記。且繼之銘曰：

載惟呂公崑崙秀鍾，幼脫塵網，早登道宮。侍師惟謹，接物惟恭。立志立事，有初有終。不忝

厥祖克修厥躬，值歷道否，挽回教風，啓佑我後。規恢實功，制授徽號，人欽德容，大數適至。塵緣頓空，舟移夜壑，珍藏里中，揭諸貞石，以熾無窮。

真靜崔先生傳

止軒社仁傑撰

先生姓崔氏，諱道演，字玄甫，觀之脩人，真靜其號也。賦性雅質，無俗韻，長讀三教書，洞曉大義，識者以為載道之器。事父母以純孝，聞廬墓三年，去家為道士。師東海劉長生，甚得其傳。頃歸將陵之章家墅，下栖焉。假醫術，築所謂積善之基，富貴者無所取，貧窶者反多所給。是以四遠無天折人，咸德之。粗工王彰嫉甚，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已。一日與先生遇，諸曠輒挽裂裂，偃仆以塊，封厥吻而去之。彰以為死矣，少之復甦，過者驚叫問狀，曰：我每疾作，乃如是。後亦不復介意，居無何，弟子劉志恒請布金山，昊天觀居焉。邊人楊消畢琳意，在有所詰期，以仲冬來過，是不至時大雨雪，畢因擁掃，家庭間獲片楮，開看乃先生讓二

子寒盟之章也。復有橫山馬志定路志亨者，事先生有日矣，將去以詩為贐，扁諸所居之堂堂。留詩奄然在壁間，如新染翰者。其神異類此，當貞祐之亂，挺身南渡，因僑輦之純陽觀，駐錫未幾，屢滿戶外。越興定辛巳八月二十九日，端坐南向而逝，俗壽八十有一。凡先生平生所為，所行所得，唯門人張志偉獨具其體云。

贊曰：天下所貴乎得道之士者，時其來順其去而已矣。非直以乘雲氣，跨箕尾，解水火，遺冠鳥導，以旌幢殿，以聲樂然後以為昇天之證。吾讀列仙傳，涉此說者甚多。夫古之隱者，深山窮谷中，恬然委蛻千載而下，不知幾千百人。不幸不為世所知，至於泯滅而無所聞，幸而為好事者紀錄，而又過神其事，使後世不能盡信。惜哉！吾復揣隱者之心，恐不如是其汲汲於騷一時之觀聽也。如先生則不然，不內不外，非有非無，吾以為黃耶？其教戒精嚴，有過乎釋氏者？吾以為緇耶？其業履忠孝，又出乎先儒將前聖之萬法，輒混而為一區。

間者遺馬路以燎原之頌墮楊畢以雪庭之書聊遊戲乎三昧此亦豈先生之本心也歟要之以慈儉禮讓為立身之本以詩書語孟為教人之符及其逝也兀然端坐如晏居浩浩乎同造物者遊悠悠乎將元氣者與俱是以思綸一出名隸清都號曰真靜不亦宜乎

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

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蔡某

自黃帝問道於廣成而神仙之說始興老氏踰殷歷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極要妙其教被於萬世降秦及漢代有顯人安期赤松張道陵之流或出而不晦或見而不常神奇之微昭揭於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晉隋唐以來蛻跡闔閭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紀至於協陰陽之秘幻集靈異之大成微而草野鄙人幽而深閨稚女一聆其名知其為列仙者唐呂純陽一人而已盛矣哉其傳之也全真之教蓋發源於此其流逮於金初祖師王公倡之於前七真繼起於後而道大行矣惟丘公起東海之濱玄教真風彌漫洋溢

其高第第一十八人世稱為十八大士者師其一也師姓潘氏諱德冲字仲和冲和其號也淄之齊東人家世業農大父秉政適大安兵興起家為軍都統成萊州父楫字濟之以儒為業辟充益都府學教授世父澤民萊州節度判官自高祖以上及於師九世同居家素饒財嘗遇歲凶發粟賑飢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鄉閭有貧者即假貸之不責其償其樂施如此一日有術士過其家語之曰是家有陰德必獲陽報當生異子初師之母王氏嘗夢有祥雲入室覆其身良久乃去自爾有娠妊十九月師乃生七歲不能言其父憂之忽有一道者來乞食父延之入門問所從來云自東海將適長安師即從傍與之語應答如流父駭愕道者曰是子神韻冲粹非凡兒也異日當為人天師宜善鞠之自此遂能言後稍長警悟敏慧常人莫及讀書日記千餘言後聞父母欲為娶妻遂宵遁即往棲霞濱都觀道過維陽時清和真人住持玉清宮問所適知其將詣長春乃引見焉自是服膺問道得

傳心之要長春委師以焚修之事至其暇日則默坐靜室中凝神滌慮物我兩忘一歸於要妙幽玄之境如是者十餘年
太祖聖武皇帝親征西域聞長春之名遣仲祿劉君濟詔詣海上起之乃從長春西觀風沙萬里不以為勞也還燕之三年長春仙去真人尹公嗣法命充燕京都道錄兼領宮事真常復總玄機注倚尤深燕去和林數千里朝覲往返凡十有三供擬之費皆倚辦於師一無所關所以玄教真風恢張誕布滿海內外無所不至者師與有力焉師之內誠外方各有所任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又可見於此歲乙未平遥官長梁公偕同僚懇疏請清和真人重修興國觀真人命師往甫踰年撤其舊而新之壬寅署師諸路道教都提舉仍兼本路道錄甲辰河東永樂祠堂災祠蓋呂純陽之仙蹟也朝議以為純陽之顯道如此祠而祀之事涉簡陋可改為純陽萬壽宮命李真常遴選道望隆盛人所共瞻者崇建焉先是長春自西域回抵蓋里泊夜與諸門弟子

談語次謂師曰汝緣他年當在西南此時求樂吾道矣至是真常泊清和二宗師集衆言曰純陽吾教之祖也今朝廷崇飭如此孰可任其事者衆以師德望幹才綽有餘裕即欲堪其役無踰於師況長春蓋里泊之言已嘗命之矣乃署師爲河南北兩路道教都提點命往營之師率其徒至永樂百工勸緣源源而來如子之趨父事陶甓伐木雲集川流於是略基址度遠邇程功能平板幹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數稔新宮告成堂殿廊廡齋廚廢庫下至於寮舍漏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新北踰一舍有山曰九峯土人云此純陽得道處也遣其徒劉若水起純陽上宮及於宮側砌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箬及蔬園果園舟車碾磑歲充常住百色之費至於四方賓侶過謁宮下者周爰四顧見其嚴飭壯盛儼敬之心油然而生夫撒桐宇而爲宮庭其崇卑相去奚啻萬萬然於純陽之本真何加損益但致飭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而人之觀感異焉此象教所以不可廢於後世

聳天下耳目於見聞之際而絕其襲易之心嚴乎外者所以佐乎內象之所以崇者道之所以尊也由是言之師之恢大盛緣作新崇構豈徒以誇其壯麗也哉已酉秋中宮懿旨凡海嶽靈山及玄教師堂遠近侍護師悉降香以禮之乃增葺離陽玉清宮至崑崙山麻姑洞取歷代誥冊刊之石以彰靈蹟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嶽瀆過永樂見其規模宏敞喜謂師曰非師不能畢此勝緣乃傾帑以助其經費明且與師同躋九峯之巔見其秀拔如椅遂易其名曰玉椅峯甲寅春聖天子在藩邸命設普天醮於長春宮於是召四方羽侶道行清高者畢集師首與其選致彩雲鸞鶴之瑞真常曰此瑞公適當之遂以清和真人所遺金冠錦服爲贈事畢還永樂丙辰夏四月適上官至五月朔旦忽謂左右曰吾幼遇長春師授以秘傳終身誦之粗有所得繼而清和真常以純陽師祖世緣見付吾比年經營略有次第今世緣道念亦庶幾兼修而並舉無復事矣吾其行乎衆不知所

謂二十六日將返下宮時方盛夏畏日載途從者咸以爲病師曰汝衆弟行無傷也忽陰霧四合抵下宮四十餘里人不知暑此尤可訝初純陽殿前有古柿二本根幹盤錯枝葉茂盛一夕無風自折衆方驚悟曰此柿無風而折可謂大異吾師前日之言其兆於此矣是夜二更將盡師忽扶杖而出面四方誦呪語隨即以灰擦之露坐移時若有所待尋復入以湯潑其面即易衣索筆書頌一篇既畢乃就枕脩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六門人弁計於掌教誠明真人遣提點孟公賻贈甚厚庚申歲三月初五日葬于宮之乾位仍建別祠令嗣事者以奉歲時香火報本反始之道也既而誠明疏師之德上于朝賜冲和微妙真人之號師性資仁裕戒履修潔雖居道流然樂善好施中脩東西居民每歲初或有貧粟於宮者數踰千石適時凶荒道侶不勝衆議欲徵之師曰歲荒人飢奪彼與此是豈仁人之用心哉負者聞而德之後每於純陽誕日相率設會獻香資以致報歲以爲常癸丑春

早總管徐德祿拉諸耆耋構於師師為誦靈寶經不旬日致甘澍盈尺師嘗居九峯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門人三宮提點淵靜大師劉若水乃於師誦經處築臺志之曰九峯老人誦經臺因狀其行付提點純陽萬壽宮事文志通自永樂走燕凡二千里拉知宮劉志復詣予而言曰師之道行如此然神隱之石未有所紀敢請予以不敏辭凡四五往返請益堅予以志通尊其師也為而託於予也專是可嘉已乃為述其始終而次第之因系之以說焉夫道之為教尚矣小而始於鍊度之微大而極於性命之奧無非事者至於管其宮宇惠鮮貧乏此但觸物應緣隨感而動勞而不有施而不報持神化之糟粕耳非師之至也與接為構紛紛擾擾殆多事矣然遊神於淡合氣於漠超然獨觀以自出於塵境之外者彼何足土苴芥蒂乎其間也耶故自從師海上締構諸方跡與世俱道隨神運固未嘗一日不接於事為亦未嘗一日不在手悠然泊然之中也世徒見師之揆日作室不

少報於斯頃之頃以為若是而止耳豈知至人循其故然無所事事寂感一致虛中泛應之心跡也哉道一而已自隨其所見而名之者蓋不止於一而已也試以四者言之曰微曰妙曰玄曰通謂之微者以其杳冥恍惚不可為象者也謂之妙者以其變化不測莫知所以然也玄者深而不可探也通者其化無不備也模狀形容固亦至矣然智者之智仁者之仁雖所見殊方會歸則一亦豈有二本哉渾淪圓周無所玷缺在山滿山在河滿河道之全也極六合之內外盡萬物之洪纖雖神變無方而莫非實理道之真也由是而為命由是而為性由是而為心又由是而為情或源也或委也引而伸之亦將何有不全何有不真者乎然則全也真也一而二而一者也其萬化之本根一元之統體歟長春之傳於師者蓋如此師則有以推而廣之是可銘也銘曰渾淪妙理含元精先天後天無壞成一真融冶諸萬形繁誰不足誰奇藏于于天樂誠難

名無何七鑒情實萌以智相軋機相傾紛然百偽無一誠風類俗靡三千齡何人椅翠還大庭豈謂否極時方亨粵有奇人悼含靈因心悟理開瞶盲爾全爾真性爾情若醉而醒昏而醒六塵瑩徹神珠明維師啓鑰通玄局十年動息靜不凝外營擾擾中常寧功成羽化何泠泠乘風萬里遊太清俯視八極塵冥冥中餘之山鬱鬱蒼黃流宛轉相抱紫紀師盛德存吾銘

無為抱道素德真人夏公道行碑記

紫微野人姬志真撰

公姓夏諱志誠號清貧道人濟南章丘人世本農家以積善稱於鄉里非義不為歷祖宗未嘗有及公訟之門者蓋以分守傳家焉父珍有三子公其長也生而簡靜體貌魁偉賦性敦厚希言笑自矜亂便有方外之志甫弱冠不願有室常以生死性命事為庶後二弟成人俱為之婚姻敎以奉養二嚴自求出家人初不之許泰和改元公固辭父母亦知不能奪其志從之徑詣棲霞太虛觀師禮長春

宗師參求玄理遠親炙左右得一善則服膺朝夕不替公不讀世間書然進修道德之語日記千言恒若不識不知者但躬勤庶務而已蓋行衆人之所難爲也貞祐中四夷雲擾有大寇據海州之道衆無計可出宗師命公往救之即不辭而去既至方便援引獲免者甚衆觀其從命專直雖經虎兇甲兵而無所避忌蓋敬信之心致一也已卯國朝遣使召宗師公亦從北行居延沙漠迢遞數萬里衆有倦行役者公以已乘之騎付之而自徒步蓋苦已利他之行如此也及行在居無幾復從宗師還燕聲聞玄門真風大振遠近炷香參謁者如市公有所得珍玩財賄雖過目不問其所以人求則與之而無悵宗師以公愿慙命主玉虛觀事不數歲還宮曳杖拂袖而來囊橐俱棄蓋不以物介意也復命主白雲觀事公率衆勉力皆服其德丁亥秋七月宗師狀世繼而清和主盟玄教壬辰以公提點長春宮事雜處稠人未嘗有尊大之心無問則終日不語有問則怡然而應惟勸人行

道而已其在紛紜曹雜中不擇乞兒皂隸及門弟之末行者雖狂重對坐爾汝談笑與貴戚大人不分等類蓋其心無彼此也壬寅秋領宮事已十餘年以老乞閑衆猶戀之不已固辭方免雖退居閑處云爲普請則以身先之蓋忘我之至也在宗師左右始終恒若一日其事上之心無時少替常危坐終日介然如石雖對喧悖清混若無聞見如土木偶其不識者目以爲愚或叩以方外先天之說歷歷皆明其要而未之嘗言蓋涵養深厚操而能寧者也詳夫莅事則專行身則真視財則疎處衆則寬奉上則敬接人則誠一皆出於道德之純正戊申掌教真常真人以恩例授無爲抱道素德清虛大師兼賜金冠錦服公乙卯年八月初六日化享年八十三門人奉其衣冠葬于五華之仙營禮也辛酉王庭嘉其德遣使持旨追贈今號予嘗試論之昔田子方之師曰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而田子方未嘗譽之以其

德之難言也素德真人若東郭之爲人何如是之同也原自弱冠以迄於終身步趨玄域而無一毫利欲之私至於以身率物未嘗語責傷割於彼其專心致志內不失已外不失物往來塵境幻化之間而無礙所謂人貌而天清而容物者宜矣至論公行無妄跡言無愧辭手撓指顧無不任真語默作止無不從實此皆以跡求之而已其在玄門六十餘年有所密受於真師者未易以示人所謂聖智造迷鬼神莫測之事將與天地相終始矣是豈與人所得而輕議哉後之人聞公清靜真實平澹之風勉而效之未有放其心而不復若久而肖焉與道幾矣中統間逢困敦姑洗既望謹齋沐頓首勉爲誌云

冲虛大師于公墓碣銘

太原李鼎撰

師姓于名志可字顯道冲虛其號也寧海人漢高門于公之後父諱江子六人師其幼也雅好淡淨韶亂有出塵之志承安初長生劉真人以道接人於武官師聞之往焉於願贈

之間似有所契雖爲父兄約制不得即從之
長往而默相感召之機已動而不能自止矣
年甫十九乃決意往事之席下居無幾長生
歸真遂求法於長春宗師宗師知其爲受道
器乃授之師既得法因服炊爨之役十餘年
期報厚德時亦以嚴潔見稱後從宗師應詔
回處燕京大長春宮宗師仙去清和真人嗣
教乃命提點本宮事六年常住物業有增益
而無廢壞上下協穆內外寧謐如空冥中有
扶持之者後以老得閑至乙卯春二月庚午
拙越五日甲戌託以微疾歛息曲肱安然順
化於白雲觀寢室中葬之五華之衆仙瑩春
秋七十有一衆者宿相與言曰此老自宗師
仙去之後受清和真常二大宗師託以提點
宮門事如彼其久當時常用度或出或納
物之充溢流轉於前者可勝計耶及茲小歛
之際一衲一袍之外無長物可稱者一也又
從在道門以來五十餘年衣不解帶脇不沾
席可稱者二也其臨化之時門人問及喪葬
安措事乃拒之曰吾將往矣清濁各有所歸

茲一聚塵沉焚露瘞無所不可又何足問任
爾所爲可稱者三也至如其餘於語默動靜
之間謙柔誠敬之德日積月累見之於所行
者多矣不必徧舉姑以茲三事占之明見善
守其傳之於師者精確純正而外物不能涸
也乃暨門弟子衆人等謀爲不朽計狀其師
平昔所行之大槩請文於予將刻之石于亦
重師之有道乃因其實而編次之屬之以銘
曰
萬善之美藏之於誠何以占之觀其所行五
十餘年脇不沾席胡不少轉我心匪石財貨
泉如人事絲如胡不少涸我心本虛曲肱歛
息不昧所得今果何存溪聲山色假者見假
真者見真吾玄門中偉哉若人耆宿門弟謀
不朽計刻此銘辭昭示後世

玄門弘教白雲真人蔡公道行碑

京兆府學教授少華李庭撰

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謂心無所爲而爲
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謂天無不報
也夫人有奇偉卓絕之行而不得享樂於其

身者必有其子孫竊觀白雲真人蔡公之父
修仁行義孜孜不懈其於賑貧周急若飲食
然勤亦至矣是以上天降監挺生善人仍命
仙真周旋訪掖卒使蟬蛻污濁之中坐享清
淨之福者垂五十年所謂有積於冥冥獲報
於昭昭者寧不信歟公諱志遠字子玄萊州
掖縣人高祖元亨嘗歷官至安化軍節度使
曾祖貞袒得中皆雅志丘園潛德不耀父遵
性明毅慷慨曾次洞然無畦畛初蔡氏世爲
著姓宗族嘗至萬指中有孤憚其征徭不能
力給者皆身任之事既濟未嘗纖毫有德色
里中人有以飛語被繫有司者義其無辜即
爲代之在囹圄中復能以恩信感動獄吏因
縱其出入凡獄之寃者多從容設策理出之
未幾已亦以恩獲免大定丁亥重陽祖師挈
諸師真西遊乃館穀于其家因語之曰汝將
來必有一子爲羽衣遂即其里建龍翔觀朝
夕香火敬奉天真泰和乙丑歲餘民有菜色
因發私廩爲粥以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癸
酉兵凶之後遺骸遍野親犯寒苦悉以收瘞

數獲遺物甚夥必伺其主而歸之無則散之則不給毋張氏亦有淑德事舅姑以敬願稱既而生公氣質沉厚寡言笑舉止不凡至十五歲嘗使之學辭曰性非所好乃所願則神仙輕舉之事父母欲力奪之即屏居一室自潔其形祖師先見之明於斯驗矣乃辭家禮長春大宗師丘公爲師戊寅奉宗師教住持萊州昊天觀大元龍興

太祖聖武皇帝天寶仁聖志慕玄風己卯冬遣近臣劉仲祿齋手詔駕安車東抵海濱就徵宗師明年春啓行仍率高第弟子一十八人與之偕公即其一也當時櫛風沐雨聯手胼足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城雪山之陽因承虛已之問乃答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既來之即安之此濟世之要術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王音獎諭惟恨相見之晚因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比回駐車金山之巔顧謂清和尹公曰綦公從我以來山行水宿日益恭敬可謂勤矣觀其氣象將來弘吾教者必斯人矣尹公曰然至燕宗師住持太極宮

尋改大長春宮委公總和宮門事授清真大師號洎以助國救民經錄付之度道士吳志決等以備灑掃宗師既仙去遺命清和嗣教門事公左右維持終始未嘗怠甲午春清和委以山東諸路行緣所至老師宿德望風迎迓輦栗帛委堂下者動以千計非誠心妙行有以動人悟物能若是乎戊戌春

太宗英文皇帝詔選高道從掌教真常李公被詔赴闕是歲冬奉旨輔洞真于公偕無欲李公復立終南祖庭提點陝西教事庚子春遂入長安從府僚之請也建立大玄都萬壽宮若驪山之白鹿終南之太一樊川之白雲風棲原之長生藍田之金山皆斥其舊而新之其餘宮觀修廢補弊不可殫紀秋太傅移刺公總管田侯各差官從公持疏詣燕邀請清和大葬祖師既畢甲辰春先鋒使夾谷公祖庭設羅天大醮禮請于洞真宋披雲薛太霞洎公與李無欲共成五位真人攝行醮事會皇子永昌王遣使趙崇簡設金錄大醮爲國祈祥遂復同諸公蒞事觀其進奏精嚴靈

異昭著使回具啓其事因引見待之敬禮甚厚進與醮五真人徽號公例加玄門弘教白雲真人丁未冬太傅移刺公就佑德觀設黃錄大醮臨壇什體者百餘人戊申春皇太后遣使楊仲明齋旨寵錫金符冠服仍命領職如故辛亥歲夏

憲宗皇帝即位遣使唐古出持璽書宣諭倚付掌管關中道教癸丑皇太弟遣使脫懼馳驛諭旨待以師禮乙卯六月無疾晨興忽集衆謂門人申志信曰吾將行矣汝當嗣吾職主張後事仍命經營喪具至七月二十四日順化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明年改葬于祖庭西北隅仙塋之次已未冬門人將樹碑志信偕本宮提舉郭德山李志希等狀其行實來謁文於庭辭再三不獲已謹次序其言按公之爲人怕怕謙退似不能言至論及救時利物之事屹然山立辭色俱厲言必有據衆皆心服以是宗師獨爲倚重及來關中道價日益隆尋常以恬淡自持未嘗出怪誕之語以誘愚俗一時達官聞人翕然歸仰四方學徒

不可勝數故能名動闕庭疊蒙睿眷非踐履純實何以及此今夫世之人所以陷溺其心者欲與利耳而公能斷然絕之其視財貨不啻若涕唾然蓋其天姿過人遠甚故碑之無疑仍繫之以銘曰

葉為著姓居海濱兮世載潛德生哲人兮天與之性含元淳兮不雕不飾全其真兮有來提警繁長春兮玄言秘訣授受親兮心去智專精神兮始終一節無縑磷兮

聖皇嚮道起隱淪兮萬里逐師謁紫宸兮一言止殺如其仁兮功塞兩儀孰與倫兮推其緒餘淑吾奉兮餐和飲惠驚猛馴兮列聖相承教益振兮金冠鶴髦寵渥新兮高堂大厦真且輪兮逍遙宴處終其身兮功成歌世乃上賓兮往來脩然肘屈伸兮有不亡者壽無垠兮門人紀德刊翠珉兮千秋萬歲仰光塵兮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息六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無欲觀妙真人
李公本行碑

字慶雲公師從無欲觀妙真人李公本行碑

釣六鰲於東海者不為鯢鱗而垂釣採合抱於鄧林者不為拱把而加斧苟志於大區區細務不較也今觀無欲行實其超出物表之志蓋類是歟公族姓李諱仲美原月山人父珍職官醞有子四人公其次生於大定己丑五歲始能步及長聰慧邁倫慷慨特達毅然以正直自負里閭有狡獪者每正辭折之入望而畏服嘗肆意酒間視舉世為不足玩乎三十七乃幡然曰與其汨沒塵塗中孰若擺脫方外耶時全真教方行意欲從師而未知所向適碧虛楊先生主重陽祖庭事乃往見之碧虛素得人於眉睫間知其為玄門重器然天屬所繫度其有難解於心者且令還歸但勉以積善而已公抵家與諸親友決謝妻子而去其妻訕之笑而不顧其父見而呵責

公婉其辭曉之以理性之事父徐省悟亦欲向道乃同詣碧虛門下碧虛以公識量不凡命名守寧及無欲子號公蓬頭弊衣行丐於市時人謂之酒李先生日用間惟以濟人利物為已任至於幽微之理允造其極大安庚午秦境大旱居民阻飢公謂其屬曰餓殍如此安忍坐視同邑趙三郎富甲關中公詣其門備訴田里艱棘之狀趙悟乃發粟粟付公明賑公與齊志道等晝夜舂粲以給貧病日不減百人井水適涸泉憂之公密禱于神鑿泉得水設濟至秋歛而罷公素不欲彰名懼人知已即日西行已而有司奏聞特賜趙為潤國長者未幾入興平環居以十日為約其靜中妙用兄長安集至期渠河使夾谷公及耆老數輩就環懇請以縣南龍祥觀委公為主公諾之居五年至興定庚辰住終南樓觀五年又遷京兆之丹霞尋蒙師旨主營建三原碧虛觀事所寓之地皆有成規正大戊子春碧虛於祖庭丈室謂公可以倚重舉以自代關中播動公及軍民避亂于南山糧盡人

相魚肉幾及我公或曰此酒李先先生素有道者也因携持出山遂得免焉庚寅春如南陽依附者衆會冲虛李公洞真于公在汴冲虛奏請住持丹陽觀癸巳汴京款附于我朝俄而忽起異議無辜者皆坐誅公與一長老止水泊中迫於兇焰長老悚慄不能自持公止之曰我輩平日所行正為此耳死生常事夫何畏焉竟以事免城中絕糧人爭北渡津人固拒飢溺者以萬計公請洞真先登因以陰陽開論津人餘皆獲濟公繼達新衛門徒望風輻湊今之靈虛天慶創成榮觀自此始也明年領衆適燕時清和尹公掌教每會道衆議祖庭緣事皆推公爲能公謝不逮復奏請住特重陽宮兼任提點陝西教門事更名志遠祖以厚贍公東行而歸過魯過魏自侯伯以下皆夾道抵迎有以庵觀奉之者有願爲弟子者有以財施者公得之不一毫私已悉歸之祖庭京兆田侯德榮聞公西歸督佐官就河中相迂以府城佑德觀歸之今王清宮是也時關中甫定暴狼相煽公以仁言誘

掖稍稍格心比年南征俘摯來者不絕公詢其主有好事者多端勸諭引而歸道有不可必致者乃議貨取隨授以明文許其自便其感之深者終不忍去公嘗往來於祖庭玉清之間然規畫調度未嘗不奉奉於祖庭丙申秋受清和師書督祖師葬事掌教真常宗師又任以祖庭之職冬十月詔提點重陽宮丹年泰士議修文廟闕元郎中邳邦用董請於公公盡給之士皆稱嘆庚子春三月被旨特賜無欲觀妙真人號秋七月河北郝公總管家隸百餘陰謀南遁得其顯狀盡欲刑之公聞之連夜馳至其門以善言誨導士者皆免明年城中群小數百結連私逸權府韓淵密知其情議尸諸市以令衆感公一言但殲其魁渠太傅移剌寶儉其母死欲以二婢爲殉公以古葬禮正之始罷議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革丙午春詔燕京作普天醮公預焉夏四月歸自衛汴京長官復請住丹陽棲雲王公具禮郊迎座中若有急色介諸徒速出人莫知其然甫登舟南軍已擁京門其

先見類如此明年還宮秋八月朝旨加玄微真人號尋又被冠服之寵甲寅春宗師以國家醮事具書招致年已八十六矣不敢以老耄辭比至堂下疾篤以後事付于法弟衍真大師張志悅以其徒拜宗師爲大度師於長春方壺留頌而號時夏六月二十六日也諸徒奉柩西歸附葬于終南祖塋禮也葬之明年志悅命李志安陳志元具行狀請于宗師欲刻諸石道寧適有事于堂下宗師就命當筆且曰無欲領袖祖庭蓋有年矣今子代之始終行實子必熟知其文之也固宜道寧不復牢讓謹按無欲可見之行爲之說曰有主持玄教之大人不可無輔翼玄教之仁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我宗師正容悟物天下羽士皆觀而化無欲公輔弼其教以仁存心俾祖師根本之地有隆無替可謂無負宗師春衛之意蓋公之爲人稟剛大正直之氣持特立獨行之操傳授有源充養有地故施於事也無不濟之以仁遇患難則先之見人急難必盡力救援而後已有叩其修真之訣

者則以積累勉勵之其可與談性命事者每至夜分不寐雖與童子言亦諄諄未嘗倦至於名士大夫尤樂與交遊而相忘形骸與人接談又能度其高下而切中其機然且待人以約持己以謙其處衆也威而不猛和不流在環堵四五年間神變之妙欲直書之恐人以爲誕原其動靜語默之常亦可謂間世異人者矣故碑之而無慊乃贊之曰
偉歟李公專氣致柔其守也堅其行也周解紛庶務而善計不第一志不撓而先爲之儔若人者將猷世擾攘而追帝鄉之遊耶吾知其了了諧緣而嗒然乎歸休也

紫陽真人祭無欲真人

維大蒙古國歲舍乙卯正月己亥朔二十三日辛酉亥生河南潛長兼廉訪致仕奉天楊與謹致祭于無欲真人開元天寶若昇等師性質高鯁克慎攸履嘯月吟風嵩少之趾所與善者惟李謫仙孔巢父爾若張志和號玄真子浮家泛宅逍遙卒歲寓意於魚釣不設餌曰陳少游宴觀察使曰顏魯公乃州刺史

杖屨往來迄今傳之以爲勝事與也何人浪名進士職非顏陳才非孔李巖穴素契洞真無欲兩翁而已旅舍京華適癸之巳天兵南渡喋血千里十二都門閉而弗啓一死一生誓言在耳頃承驛召入長安市洞真羽化吁亦久矣真人既見傾寫底裏目電射人徹曉不寐青山滿眼簿書紛委盛夏五月腦瘡作崇夜半託君萬有不諱朝殞朝葬暮殞墓瘞大限未終勉強而起真人入燕遽然欲世俟聞計耆老淚如水玉骨北還臥病桑梓剥琢荆扉尺書踵至白馬素車遠涉清渭三真生芻少酬知己儻念宿昔能不監止再見無時伏惟尚饗

佐玄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銘

虎 歲 趙 著 撰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明敏業進士年甫弱冠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與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辭以不能

大兵西征公因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歲終未長春宗師自北闕迴道過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爲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之天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即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詢真常真人爲先容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既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扶持吾玄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習中後數載宗師將歸其宅衆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闢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毋多讓遂集道衆并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靜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衆羅拜堂下各位既正玄風大振公之力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遣公手書云子年運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

功成者夫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玄門道衆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既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于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教爲律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日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廟而守祀之又創建五嶽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衆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兆太傳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陽祖師以公爲輔行自燕至

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發者題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亦十二焉祖師葬事既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真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欄紫服還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及將立玄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二十三日示疾即真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靈柩前門人薛德琚姚志玄執公之行狀求爲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爲最厚因知公爲最詳故不辭而爲之且真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懽若平生遂引致傳大真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陳翰林秀玉吳大理卿德明華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許之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後凡十數日數相

往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曾次其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此耶或者往往竊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固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真常祭之日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初相見無言心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豈固於私智者之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爲寂照乃銘之曰

堂堂佐玄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仁宅義路才德雖兼時則不遇華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長春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紹文武之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開豈小補哉贊成玄教亦卜大來荆金趙璧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今學猶龍彼此一時不謀攸同刊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云胡可窮

重玄廣德弘道真人孟公碑銘

太原盧舟道人李鼎撰

公名志源字德清號重玄子其先本上京徒
單氏大定末遷萊州膠水居孟氏宅人因以
孟氏歸之此亦古之因食乘地得氏者也高
祖貺卒于汾陽軍節度使高祖母完顏氏金
源郡王希尹之妹曾祖克寧尚嘉祥縣主事
熙宗海陵興陵道陵凡四朝以功累遷至太
師封淄王及薨謚曰忠烈祖斜哥拜世襲千
戶終于南京副留守父給答馬復世襲千戶
職母烏林答氏略以金國名臣傳考之其家
世可謂盛矣況在大定明昌泰和間使他人
處之鮮不為紛華之所流蕩公獨從髫髻中
狀富貴而樂淡薄非性分上夙有薰習之力
能之乎明昌初年饑即墨人高翔囁聚劫掠
詔命公之父討之乃曰食者民之天得之則
生弗得則死抵死求生小人之常情討而誅
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遽宣布主上之德賑
以倉廩不戮一人冠為之平古語有云活十
人之命其後必有顯者是公能了此大事亦
必借先世豐功厚澤陰相之力而致之耳公
有三兄六弟其兄有官至驃騎者有至輔國

者餘皆克紹家聲泰和癸亥父母與議婚事
公因遁去徑詣濰州王清宮見長春宗師請
為門弟子師憐其貴家子兼異其風骨不凡
後必為玄門大器乃從其請授今之名字父
兄疑其第四都全真觀主知之故為隱匿繫
歸有司公聞之遂還家自言其志父母知不
可奪因選第二都樂具觀使居之樂具今更
名王清矣公雖得法於長春充養之際亦嘗
質於王陽太古二師具王陽賜號開真子太
安已已長春應詔京師還住玉清知公有所
得乃賜重玄子號蓋嘉之也貞祐癸酉公之
昆弟皆為兵亂蕩散而父母失依公乃扶二
親就己所居致孝養之力三載雖二兄還其
安置省問誠敬之禮未嘗缺己卯聖朝遣使
宜劉仲祿起長春於海濱門人中選道行清
實可以從行者得十八人公其一也及進程
萬里沙漠其縉重車皆兩人主之惟公獨御
焉清和憫其勤請副於師師曰吾知斯人之
勤矣但欲先行其人之所難而後必有大所
獲耳公聞之乃曰弟子於師丘山厚德無以

為報其僕其御實當為之事予惟不知所求
亦不知為勞也同行者由是雖勤苦百至皆
爭赴矣辛巳西至阿不罕山始有漢人耕作
因公等九人立棲霞觀癸未住德興之龍陽
甲申長春奉旨住燕城太極宮尋更名長春
公亦自龍陽來丁亥師反真公年四十一矣
一日靜坐一室忽於恍惚間見重陽長真長
春三師真公拜畢侍立祖師言汝壽當七十
五長春言汝五十後必負教門重任事雖繁
劇汝勿憚是皆磨礪汝之磁石煅鍊汝之鑪
冶也言訖不知所在尋覺身中百關通暢真
氣沂流昇尾間入泥丸是後日復一日神物
變化金漿玉液黃庭絳宮灌溉浸漬非言可
及公因備考先代師具得道之後身中之事
著見於書者針芥相投矣公從此以來雖顯
沛連次固不在其身中所得流運之理亦
未嘗止想當時其為樂可勝計耶至清和真
人掌教乃副知長春宮事俄遷知宮戊戌受
官門提舉丙午遷宮門提點戊申權教門事
己酉以恩例賜金冠紫服并至德玄虛悟真

大師號癸丑掌教真常大宗師奉朝命晉度戒錄委公為監度師丙辰真常羽化誠明真人張公嗣教以公玄門大老之故已又在制遂授以教門都提點印俾攝其事戊午秋應丞相胡公之請主平陽黃錄羅天大醮奉奉今旨賜今真人號中統二年辛酉春秋七十有五矣度門人五百有奇宮觀稱是是年春二月二日順正而化前此數日預以後事囑門人凡來省視者見其耳聰目明音吐洪暢盡如平昔皆不之信至是方知公之所得過人遠甚越三日葬之五華山仙塋從遺命也至於度門人立宮觀茲皆緒餘土苴衆人之所共見者或可得而言之今壽幾八十矣而精神不衰臨行一著又明白如彼其素養之於內必有精真微妙衆人之所不能見之者豈易得而言之也送葬之日官僚士庶前祭後擁傾動都邑道衆不言可知秋九月門人狀其行請文於予予因按其實而次第之屬以銘曰

荏苒柔木言緒之絲大浸滔天砥柱不移二

者之美公并有之公既有之我請布之一遇師真便得正理觀公之性已超異矣及住大宮中正不倚四十年間又出類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本若若立道無由生推公之孝及公之誠本既立矣道宜有成人所見者緒餘土苴公之得者妙絕真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不以其是觀知公蓋寡與其觀身孰若觀神神如之何把握乾坤陰升陽降黃河崑崙至人妙處不屬見聞精神骸骨各歸本始門人治任奢儉合禮燕城之北五華之址碑以表之公元不死

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

前進士王鵬撰

君諱道寧字白登人世為縣吏以廉平稱君生不好弄間與諸兒戲必結庵趺坐曰我學道爾識者知其有宿習及長雅意玄門昆季凡四人君其伯也縣民推嗣世業力却之泰和壬戌聞渾源隱士劉柴頭號得道乃與家人訣詣屏風山金泉觀師事焉師歷試諸難至遭丐食君樂從不屑也師知可教遂授

微旨自是東遊海上西歷關中寓華山上方之白雲宮屬歲饑餓餒立志不少衰既又如太原伯神霄宮有饒益院僧賢而飯之道獲楮幣千二百貫君榜求其主踰月竟不至悲以給貧乏而一無所私貞祐之甲戌避地張村穴洞以居歲丙子鄉里稍安帖土官馮祿聞君之在并也迎歸雲內君尸居環堵若將與世絕者而樂道之人渴於請益百方為出之於是肩摩踵接學君之學者日益衆矣庚辰春渾源長高定飽聞君譽敬請之來曰龍泉曰金泉曰玄元皆名觀也君更為住持而興廢起頓之功為多癸未秋真人丘長春入觀回君執弟子禮迂諸銀海之東自繫道存一見如故問君之初事以柴頭對師領之曰仙人中天隱也因授秘訣加號真常令築室西京未幾推為道官長遊戲十年庭無一訟建長春仙蛻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丙申之春尹清和謁祖庭還會君於古恒嶽之陽語之曰吾近遊陝右奉田侯德榮之命凡玄宮道宇皆擇人主之惟華山之雲臺地雲物秀

實仙家一洞天非君無可託者君再辭不獲遂遣門人為經營君亦往返再三三大興築構所過崇奉男女如市癸卯中夏田侯修華藏廟復與丞相胡公天祿同署邀君於雲應間君聞命欣然即日就途甫四三年厥功告成丙午春有詔設晉天大醮於燕京之長春宮偏召諸方耆德而君亦預焉時李真人主醮事得君甚喜是年夏五月庚申旋車古恒越二十二日壬午請州牧高仲揀洎門人許志安屬以後事翌日將中曲肱而逝春秋七十有五君生長大定明昌間不以世俗所樂者嬰其心而能遠跡塵凡棲心物表東遊西歷所至風靡雖土木屢興聊亦應緣而已嘗作巴人曲接引於衆又著會仙隨應總仙三錄以道神仙可學之事臨終語門弟子曰可於大室瘞吾軀傍以脩然足矣蓋取南華脩然而來脩然而往之義則君之平昔所養可知已方君之在渾源樂與學士魏公邦彥遊故其亡也門人史志經狀其行走燕求記于公且將刻石祠堂之側公一日勞以過僕曰真

常好道人吾知之詳然吾老不作文字久矣子其代子言僕初客燕城殊無文思重違學士之請而復嘉志經之不忘所事乃以臨終之言名其堂因為紀其始末云若夫門弟之翹楚者皆當識諸碑陰茲不敢喋喋歲穰團協洽清明前六日記

重玄子李先生返真碑銘

嘉議大夫吏禮部尚書高鳴撰

金朝故事新天子即位例出諸王為方鎮大安崇慶間宣宗以豐王來彰德先生時以高皆家推擇為功曹掾有廉平稱尤精算術因之出入府中雅性重厚復小心畏慎故見親任至寧元年宣宗入繼大統明年車駕幸汴梁扈從以行補戶部令史當艱難之際柄臣高琪蔑視文吏其持下急如束濕從事者為之惴恐稍稍引去先生以直道自任氣殊不少幾會被檄漕米餽燕師抵霸州值北兵大入幾至不測然憂世之懇每見於顏間議者謂秩無崇卑顧力行何如耳若是而進武則功名爵位其畏不顯一日忽報謝病歸隆慮

山聞者愕然適與丹陽馬公之高弟盧公相遇便請執禮為全真師既付授有源未幾默有所契徑入棲霞谷無憂洞深坐練化木茹澗飲其節愈堅苦學道者難言之行元帥府宗室惟良招撫使杜仙皆一時豪傑日加敬異在屯戍扞禦中嘗率僚佐致謁其他可知甲申聞長春丘公應召還附盧公遠近得賜名志方號重玄子盧公有北京之命謂先生緣在彰德俾之南行總管趙德用請住迎祥觀觀雖兵燹日久凡事草創先生一顧奠焉有承平舊物之漸丁亥長春公上仙勢法衆往祭因宿留檀順若致心喪焉庚寅復還士庶逢迎懽動閭里皆曰吾家先生來也總帥蕭仲通暨同列奉疏請主盟天慶宮宮之荒廢略如始住迎祥時先生力為經度不數歲大敞而新之殿堂庭廡壇藏廚庫下逮甕漏咸備而法規他郡邑為冠丁巳宗王穆哥崇向高風遣使持金冠雲錦羽衣愧耀之仍加真人號以庚申二月九日春秋七十有六怡然留頌而逝門弟子葬之王裕村某原從治

命也所著地元經若干篇行于世甲子春提
點趙志璞偕法兄弟持狀來謁曰先師寧神
塚上之木拱矣而旌紀寂寥誠惠顧之以銘
死且無恨敢請鳴以先生之行有應銘者蓋
先生少時已自不碌碌雖由文法進人皆以
遠大器許之沉潛郎舊人依光日月君臣相
遇古人謂之千載雖方駕漢名臣可也乃今
挺然不顧稿項黃馘自棄於澹泊無端倪之
地以至成道非烈丈夫孰能如此以是槩之
真可銘也已若夫萬鶴遠離壇而翔飛蝗抱
祭器而死虎承牒而殺田豕雪失道而作司
南其靈異類此者甚多皆先生平日所不喜
道亦不敢具書先生字友之相州安陽人初
諱益既入道止以法名行銘曰
貪黷侵侵不膠者臧在昔所難在我禽張城
旦刑書家今智囊顧乾龍未躍已麗乎初九
之陽迨雲霓消然而從相得益章果以功名
自任於一代宗臣而有望政屑就代來之議
猶作封侯之宋昌胡舍彼而取此抑可謂有
天德沉潛之剛翩翩獨征澹與世忘擁腫之

與隣寂寞之為鄉是宜為下士所笑而耿耿
自信者廓乎其心光此孰得孰失計必有能
辨其詳或乘白雲或下大荒千年夜旦曾不
失處順安時之常有豐者碑植立墓傍繫捷
蓬之日雖樵童牧豎知有道者為不亡

棲真子李尊師墓碑

嘉議大夫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撰

尊師姓李氏諱志明字用晦棲真其號也世
為潞之壺關人以農為業祖考而上皆潛德
不耀甫九歲去父母為全具學初禮樊山潛
先生為師誦經讀書為童子事稍長遇超然
廣化王真人授以火候周天之法鍊陰為陽
之術久之覺有微驗鼓舞踊躍不自勝乃曰
師真豈欺我哉自是益積日新之功遂事長
春真人命名與字愛之深所以教之篤始自
薪水庖廩及一切勞筋力役心智之事皆令
親歷而備嘗之然後誘之以至道之妙示之
以用力之方靡慫諄復不憚朝夕師亦力強
而志苦至脇不沾席者餘十年靜而生慧性
識明了伸紙引筆肆口為歌頌皆有理致長

春曰李生果為受道之器非餘子所及也居
無幾乃曳杖掛瓢徑歸太原葺保真觀居之
或寄跡於鄜肆或丐食於村墟觀化閱世人
無識之者但以單子李師父目之時方進取
國制未定戎馬營屯星散汾晉間劫攘財物
戕害人命者在所有之有司莫敢誰何歲庚
寅太宗皇帝南伐駐蹕并之古城師率徒侶
拜觀天光拈香祝壽上情悅懌因勅兵人有
暴民攘物者以軍法從事遂著為令由是行
者無擾居者晏然師與有力焉辛卯再駕而
南復蒙眈睞是後師之道價益重矣清和宗
師嗣教命管領一路道門事仍兼本府道錄
復以道體冲虛大師之號畀之未幾府尹石
抹公及道錄智公以保真狹隘疏請師住持
天慶故宮天慶兵亂後勸為荆棘瓦礫之場
既允其請慨然以興復崇建為事一日從容
語徒衆曰度道士以守宮觀雖近代之制然
自漢武帝時於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太一
諸鬼神像各置祭具自是之後蔓綿衍溢恢
張弘大以至於今其來遠矣吾道家者流雖

恬淡無爲以治其心可不分祉祝釐爲立教之跡乎是則以管繕之事不得不盡心力而爲之也或有以功大難之者師曰古人有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謀之欲衆斷之在我即荷畚鍤爲之倡從之者雲集貴者董其役富者輸其財智者獻其巧壯者程其力師幹旋運動於神明之中而應之者不愆於素遂使天慶之規制雄碩俊整爲一方之冠者具見於榮祿宋公所撰萬壽宮碑茲故略戊子夏大旱將爲一路災府中祈雨僚屬以師主離事已而澍雨霑浹歲以大豐又宣差完顏胡失刺暴得奇疾氣息幾絕家人走告師以危殆狀躬詣其處呪詛杯水下咽復甦其精誠之至感格之效如此平生不勝計所錄纔一二耳已酉真常真人以師踐履之實洋溢遠邇遷河東南北兩路道教副提點凝坐一室中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者雅爲誠明宗師所敬重中統二年即陞副爲正越明年左仙翁保奏於永寧邸即授棲真洪妙真人之號方爲人天所瞻仰遽爾厭世於至元丙寅

建子月之浹晨返真得年六十有七又明年師之高弟提點張志希侯志正等請道教都提點洞元大師申雲史繼主天慶事雲史即師之同法弟也至元癸酉予方官太原適洞元還自燕都將以是年四月已酉葬師於太原府城之東南三里所從遺命也洞元持師之門人郭志脩等所纂行實狀以墓碑爲請洞元與予二十年之舊也固辭弗許因請洞元言導師一方外閑人耳無猗頓之富無晉楚之力徒以日積月累而歲以增加遂令荒寒寂寞之域一顧盼之頃化爲天上之玉京平地之寶坊非德足以服人誠足以感物曷以臻此莊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以師今日之所成就者論之可謂積厚而有力者哉銘曰維全不虧不虧何傷維真不偽不偽可常斯道昭昭孰爲主張得其人而遇其時遂川流而天光僉謂若人福厚莫量心靜而明志堅而剛內德既充道價日彰事之者煬龜爭席

師之者振衣升堂騰寶蜚聲佩蘭襲芳砥柱中流橫潰獨障遊赤水而得玄珠讀南華而友子桑視人世之死生猶旦夜與陰陽遊厭世而上仙返白雲之帝鄉顧雖蛻骨於此既不足以喪吾存則又何必驚於凡亡耶

甘水仙源錄卷之六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

嘉議大夫史禮部尚書高鳴撰

全真之教始於少陽君興於重陽子大盛於長春公長春傳之清和清和傳之真常真常傳之誠明誠明傳之淳和淳和以大元數之實為宗門五代祖諱志坦字公平出於相州湯陰王氏父諱忠性慤願以質雄其鄉毋岳氏閨壹有微妊夢古仙來告曰此子成人必令學道否則將禍而家已而公生焉自童弁不好弄戲且不喜華羨物甫及冠即著道士服師北京盧尊師師乃丹陽馬公之法孫洞濟于公之高弟也時以道錄居京之華陽宮盧素嚴厲少忤輒責誚之殆若官府然故居門下者鮮克終公參謁之餘力營百役至於膏肓漏瀝之細躬執麈有憫虛亦憫其勤而誠復加以禮癸未秋謁大宗師長春真人于宣德一見器之傳付秘訣既恐無以善其後遂行化與中義錦間日丐一食雖蚊蚋嘅敗

亦不屑棄已匪茹而居不計何地遇昏暮即止戊子聞清和宗師駐燕知道統所在叅禮焉師愛其力行大加獎拔公忽有開悟恍若神明頓還舊觀無幾何徑入金坡坐而鍊化窮深抵幽木茹澗飲人莫見其面其志愈堅苦雖晦跡十餘年無賢不肖皆曰金坡王先生有道之士也甲辰春真常真人李公素高其玄屨以書見招來拜為大度師夏五月從真常北上參受三洞秘錄以析穰訶禁濟人其疾病藥石不可為者假符水或以袂拂之罔不立除咸畏服其神

皇太后欽挹真風寵賚以禮公益自謙遜惟顛墜是懼每蒙慰諭必歸功於聖神若私不敢有者其知本不伐也如此留居闕庭者六年還燕為教門都提點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凡赴十有七馳驅寒暑略無艱苦狀蓋以輔翼玄教為己任雖九死不悔也
先皇帝踐祚之元年龍集辛亥詔真常公佩金符馳傳祀嶽瀆以公為輔行繼而奉香代祭者又四皆以祈天求命欽福錫民為意癸

丑上問養生之術對曰此山林枯槁之士所宜非天子之急務也天子代天理物富順天心與民興利則天降之福壽近大赦天下章故鼎新民樂生活開創以來戕橫天閥精魄無依非求諸冥冥中而莫之能救是所謂恩已及於八方澤又浸於九原矣因奏修黃籙普天大醮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天下即詔公命真常公于燕之長春宮陳設醮事所須旅百俱出內帑一無擾於民食墨得甲寅三月十有五日禮備將行雲膚寸而雨公密倚於天天為之靜風月肅然星辰可摘又有卿雲鸞鵲之應公卿文士咸作歌詩以贊其瑞絲是道價益重一時貴遊悉奔走承事或執弟子禮真常狀世誠明嗣之公之力居多中統建元春入闕旋及覃懷陟天壇愛之留玉峯前期歲相州神霄宮久虛玄席諸耆宿士庶懇公主之明年會真常葬又明年復入金坡至元改元燕人楊提領者素慕玄教於私第之後園作環庵一區願得天下清修高尚之士奉之僉曰金坡王練師可即禮致焉三

年冬誠明復以提點事懇公七年誠明上仙今皇帝詔公襲位仍加真人號以九年十一月二十有七日蛻形於長春之玄堂得年七十有三越明年門弟子梁志安常志敏等奉其衣冠寧神於金坡山下從治命也時天氣肅冽比裏事熙熙然化而陽春執紼相較者萬餘人汗皆浹背咸嗟異之以謂純誠之驗也所著信心錄六牛圖傳於世葬之明年志安志敏等狀公之行來謁銘鳴治彰德時蓋嘗以疏請公主神霄從遊甚款故習其為人義不可辭公美儀觀愛讀書尤喜性理學深得奧義好施與困乏無聊者不以已之有無謙恭寬碩克已下人故度門弟子者數千人若觀若庵者又營建百餘區可謂能弘其道矣嗚呼以公平日陰功濟物之心嚮在闕庭假之以政教時行道焉知不有知行符設醮之功耶若夫將適遼東也禱之而愈風痺又去許昌也空中傳玉帝有命其靈異若是者甚多然實非公之本心且有淳和真人傳在茲略而不書銘曰

混沌既死大道竊冥乃醺其醇乃濁其清喫詒以形勃礪以情拱壁而先駟馬竟盜為夸矜天開聖人藥石聾盲著書二篇強為之名爰有漆園演為鯢鵬蝶夢破而虛白生然後使混沌復起大道復明代有人焉玄風日宏有來重陽莫之與京孰其似之淳和是承挺焉志堅表焉心衡塔焉尸居而聞望震蕩寂然無聲澹然無營眇翩翩而獨征砥柱中央萬古不傾力提玄綱惟公主盟雖以符水藉名而救世是宜羔鴈待之如老更金坡蒼蒼草木光榮衣冠有藏功行有銘而復返其精抑將乘泠泠之風御顚顚之氣遊元洲而戲赤城也耶

願真冲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

宣授河南府路提舉學校官李國維撰

人命於天地兩間事莫大於生與死也自生至死之際善惡所歸其可以見之矣且莫高者天莫厚者地在天而日月有晦蝕在地而山川有崩陷天地尚不能久有壞如此而況於人乎乃知生不常存惟靜而復命曰常死

而不忘者壽蓋有道存焉耳自大道既隱人慾滋熾不可救藥幸鍾呂而下降及近代全真之教興有王重陽者出化馬譚丘劉於海上相從往返東西二都仙跡顯著而後遠近向風而流傳漸久彌滿四方遊其門而學者不知其幾萬千人至於識性命之理了死生之事而不失其所者蓋亦寡矣百年以來能繼重陽七真之風而不下於今之高道動化關洛間衆所欽慕卓然獨異者冲虛真人毛尊師也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願真冲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秘書郎沁州同知毛麾牧達之嫡孫牧達以文行純粹前金明昌初朝廷重其名特徵授宮教之職得其師道上下受益歷館閣通守外郡於道無少違失宜其為天所佑有賢子孫其父諱德字日新以門資入仕不喜躁進師性資冲澹雅有出塵之志幼喪母事父謹敬鄉里以純孝稱既長僑寓許昌貞祐初適一羽客見過風神蕭爽師一見乃知其為異人謹奉之久羽客曰此子可教授以秘語師

問仙號曰我華山陳希夷也言訖忽失所在自是心神渙釋道緣漸濃又於隱君子于宋二老時親言教以謙光處已實德接物乃父既即世喪祭禮闋棄家易服而道往禮太華惠照真人田無礙即丹陽之法嗣也謹執几杖清苦玄門幾二十年惠照異之丹書秘訣又得其傳天光煥發日以益新殆不可掩因志在四方不爲物滯門人常志久系出素官方監永寧務棄官入道同諸貴遊請師居鳳翼道院一日其子尋訪既見堅乞還歸師却之曰吾既在道門去就自有時終不能爲世俗累爾無顧我子號泣而迴後天興河南之變大朝王師南渡因復姑汾時官府道俗交狀敦請同法屬王葉諸公棲霞党子春住持玄都觀當其晉境飛蝗滿地民心懸急師率王葉輩齋戒致禱蝗悉飛去竟不成災人以爲靈應昭然精誠所致莫不尊敬之但福地靖廬未能全忘其情乙未同諸門人常志久由陝而南興葺洛陽朝元棲霞二宮及華陰清華觀不數年金碧輪奐冠於他處丁酉汝

州官府狀請住北極觀已亥關洛荐饑豪富閉糴師悉發餘糧均施困餓賴以活者甚衆蓋平昔樂於矜急以仁爲己任如此辛丑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爲棲霞提點兼領拔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時紫陽楊使君行潛臺暨玉華王元禮西庵楊相正卿諸公俱在洛與之遊相得甚厚道價增重光耀一時甲辰副提點寂照大師吳志明北上齋皇后懿旨有冲虛大師之號繼及真常掌教大宗師銜命南下賜號順真冲虛真人既蒞琳宮主盟師帝薰戒嚴肅日無惰容庚戌舉燕京都道錄韓公以自代退跡清華未幾韓復歸燕棄世再奉掌教誠明真人法諭復領朝元棲霞宮事師於性理之學尅意終世斯須無少間斷故能透脫融貫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爲不深一日炷香危坐即示歸寂之語衆莫能測翌日晨興方理巾幘既畢依牆儼然立化神觀不衰是日朝霞旦天人有見師翔翔其上者士子伊川楊君用登封韓仲温因宿於宮嘆以爲異實已未七月上旬四

日也世壽八十有二凡聚徒闡教前後度門人百數輩其遺骨瘞葬於本宮之先塋關洛諸公多爲作傳及賦歌詩挽諫之有沉霞圖春傳於世翰林待制孟攀鱗京兆教授李庭叙之甚詳門弟子王志冲張志佺同道判常志久齋講師郭從道所作行狀謁余求誌辭不能已余以謂甚哉道之難明也其道有成不成由其人之悟不悟故前聖有道心唯微之旨亦有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皆不以達道爲易其所以悟而成者誠亦有所由來必也所稟賦高明所遇合神異所以抱神守一甚固積行累功甚勤自種時一點物真力耕敏耘善始令終然後可望入其閭域矣師生於姑汾長於賢祖考積慶之門得天地之間氣其稟賦不必論也隱於許下遇希夷許以可教遂授其妙道入太華禮田無礙授丹書其遇合可知也內持孝敬以事親奉天外施慈仁以愛人及物此非積累之功行乎隱居華之下洛之濱清淨虛寂餘四十載有進無退此非抱神守一甚固者乎故卒能有成

脫塵網之中出化機之表脩然往來入於自在逍遙之境界不亦宜乎後之學者可不景行而加諸意抑謂自大朝奄有天下以至中統改元當今皇天眷命

皇帝暨后妃太子諸王莫不敦尚玄風敬禮高士而師之所歸至善若此不可不爲之銘銘曰

太古之時人生之始壽而不夭仁而不鄙大道既隱衰俗靡靡滋熾人慾泯絕天理輕妄好惡勞煩聽視真趣之歸幾人而已在清流中有純素子忘情名利遠跡朝市養氣煙霞棲身山水伊水洛水嵩山華山往來同志密叩玄關當擾攘之際倘佯乎其間吳遇高真逸駕相攀傳授秘訣煨成大丹輟食調人救時阻艱內持外修功成行完策名紫府垂範黃冠塵緣方盡馳馭將還幻身外物付之等閑汎霞瓊空眇視塵寰陳跡在碑有志明刊善始今終衆之所難不歸於地府不列之王官生死無變於已而況乎利害之端豈亦不幾於神仙之一班後人仰止拂石以觀

終南山圓明真人李練師道行碑

祖庭天樂道人李道謙撰

師姓李諱志源邠州三水縣人天挺至性宗黨以孝悌稱自幼有冲舉志年未三十考妣俱喪乃棄家絕累潔身入道師事本州王峯觀全陽周君服勤左右數年匪懈全陽憫其精懇遂付以修真微旨且使遊歷諸方叅證心印至醴泉與同志裴公結茅以居遣欲凝神虛心集道歷十有八載故得塵慮盡銷先天內發鄉人李公崇尚高潔建道院率閭里耆艾延至事以師禮無何全陽召之還邠賜號圓明子俾主玉峯觀又嘗集衆言曰圓明於道實有所得他日吾歸全之後汝輩當尸祝之迨正大戊子冬十月全陽返真門衆遵宿昔之命舉練師處師位練師勉從其請未幾遷居京兆府城之西漢高祖廟凡昆季子姪教育公溥遠近道屬靡不得其惟心始服全陽付畀得人之哲天與初秦地受兵練師挈衆出關寓陝州之難足山尋遷洛陽長生觀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練師率

衆北渡於東阿縣築栖真觀居之遠邇聞其名德之重請益受教者不可勝紀玄通子范尊師方主東魯道教事待之如伯仲時遣人候問起居資其不給甲午歲關輔畧定練師念及終南山南時村活死人墓乃重陽祖師鍊真之地曩者全陽意欲葺居以彰仙跡適丁金季之亂不克肯構即遣門人王志瑞等西歸耕占乙未參軍齊大年與練師鄉里之舊時居趙州慕其道德初悟真庵請至事之百色用度繼奉不輟丙申冬適燕謁處順堂掌教清和宗師還以殊禮署練師充真定路道門提點且曰吾向詣長安祀香祖庭見公造人初制南時勝跡吾就名與重陽成道觀矣然此非細故公儻不親臨恐莫能濟練師還趙之日繼令法弟吳志恒來充知觀戊戌冬京兆總管田德榮差官持疏往選練師即日命駕率百衆西還大行起建由是道緣益弘門徒翕集不數年殿宇壯麗與宗聖上清遇仙諸宮相甲乙辛丑春祖庭會葬之際道流恒數千人洞真宗師舉練師提舉重陽宮練

師以正已而物正之道裨贊玄化與有力焉
丙午八月朔旦朝謁禮竟忽謂衆曰吾昨承
玄告不能久留世矣公輩各當以進修爲業
及此師祖勝緣實先師之志今克伸之吾歸
無嫌矣可善主持無使中道而廢遂絕粒志
言越五日沐浴更衣奄然解化春秋七十有
一門衆葬于本宮東北之仙瑩庚戌冬掌教
真常真人奉上命委加玄教有道之士名號
以恩例追贈淵虛圓明真人仍升觀爲宮於
戲盛哉練師道器凝重上性謙冲律已容人
輕財重義生平不讀書凡視聽言動脗合經
旨當作務紛擾之甚其修鍊之功亦無時少
輟丈室之中惟巾盂几杖無長物一冠一袍
之外不置囊橐終日塊坐殆若與世相忘者
及其即之而飲人以和使人自有所得其教
誘後進又能隨其根性高下各有所發明無
非順神毓氣誠意正心之要雖孺童之愚所
爲不道亦未嘗以惡言斥辱但以善惡罪福
之報方便啓導之必使心自慚服以副其化
其成就於人者如是至元癸酉秋重陽日提

點異志恒每念練師薰陶切磋之惠思而不
忘丐予爲文用刻貞石以垂不朽向予與練
師同居仙境僅及十年仰慕高風亦樂道其
盛德仍系之以銘銘曰
真常之道無門無房誰其啓之教祖重陽東
遊海上四子傳芳支分派別化洽萬方圓明
老仙天挺道器丹陽裔孫全陽嫡嗣久進真
修功周德備或出或處有道有義仙仗西來
肯構南時門徒濟濟教化熙熙樓觀差幾金
碧參差肇開神宇萬世之基善始今終肅肅
歛息形有生化道無終極我銘以辭無愧乎
實刻石琳宮後昆懿則
清虛大師祀君道行錄
翰林侍講學士正議大夫兼國子祭酒陳楚望撰

人心本自虛明洞達一爲外物所蔽則明者
塞矣塞則暗莫甚焉夫明必本於通不通未
有能明者也此通明之義是宜清虛大師把
君以是銘諸心而又以是名其殿也君諱德
仲字仲直世居唐邑幼而好學事親以孝聞
學廣聞多而以老氏虛心體道之要爲入道
之門戶值貞祐南遷挈家襄陵十餘載二親
相繼而逝既終喪欲訪異人辭故里南遊至
蒙山受道於無塵子衛君無塵甚器重之爲
立今名字自此黃冠野服惟意所適晚寓青
社養素於太虛宮先是有同門高士王君於
府城東南隅卜建觀基欲居雲遊之衆城東
二十里許購田園以備香供之具一旦遇仲
直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與且曰成吾志
者子也仲直躬率羽流銳意締構是時總管
于公元帥姜公及諸方信士隨心樂施助成
勝事崇通明之正殿立玉帝之尊儀方丈雲
堂齋廚庫庖廊廡雜舍以序管爲一新偉觀
落成之後每遇朔望自總管以次官行香致
禮以贊頌天子萬年之祝其歸美報上之一

念必使無負於尊右之初意此仲直之本志也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名其說曰通玄仍付以金欄紫衣號曰清虛大宗師誠明真人特授益都路道錄歲次乙亥朝廷遣使徵召留長春宮每事屢有咨訪特旨遷授提舉諸路道教以彰有德昔河內司馬子微受中嶽體玄潘君正一之法體玄受之於茅山昇玄王君昇玄受之於華陽隱居陶君自陶君至子微歷四世而子微被召於唐景雲間乃以治國猶治身之說納誨於唐宗自丹陽宗師以是道傳之元元宋君元元傳之無塵子街君無塵子傳之仲直亦已四世而仲直以有道榮膺召命他日奏對必能以正心誠意開物成務之學啓沃聖心其親子微治國治身之詔殆異世而同符矣仲直老名而儒行者也余與交最久頗知出處之大槩併筆之以遺後之嗣教者使有知焉至元庚辰正月吉日記

終南山棲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兼奉天遼寧
師姓李氏諱志柔字謙叔其先洺水人世業農桑以門地清白見稱於鄉里昆季四人師其次也生有宿慧及長雅好林泉蕭然有出塵之趣父志微素嗜玄學先從趙州臨城縣太古高第開玄真人李君參受全真教法及學成行尊所作歌詩深契玄理泰和辛酉歲師亦事開玄執弟子禮服勤日久開玄識為受道器具筌秘訣付授無所隱師既蒙印可自是鍊心養性丐食邪詔間雖絕粒數日立志不少衰尋隱居仙翁廣陽兩山謝絕人事者十有二年潛究道德性命之學大有所得是時開玄及志微俱上仙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師遊蓋相尚以道也已而西山盜起遷邢臺藥通具觀居之道價日隆遠近向慕願為門弟子者戶外之屨嘗滿庚辰春聞長春宗師拔起海隅道經燕趙師以禮錢行迨癸未八月長春奉詔南下師復還於宣德之朝元觀長春以師碩德宿望賜號同塵子教以立觀度人將迎往來道衆為務師恪遵

玄訓於是始建長春於漳川奉天棲真於大名丙戌復詣燕觀寶玄堂參證心印明年秋長春返真師杖履南歸向化者益衆如磁州之神霄相州之清虛林慮之天平廣宗之大同燕都之洞真皆以次而舉其門弟諸方起建大小庵觀二百餘區化度道流稱是丙申清和宗師自燕入秦興復終南劉蔣祖庭時師亦侍行適據觀宗聖宮道士張致堅以廢址係玄元道祖演道德二篇聖蹟天興兵亂焚毀殆盡具狀懇宗師乞為重建計宗師以為無丹山豈能棲彩鳳有任公乃得馱大魚即以狀付師俾任其責師奉命率徒剗荆蕪陶瓦甃經之營之日漸成序丁酉冬具常宗師署師大名邢洛兩路教門提點暨清真大師號俾往來秦魏趙間以辦其事不十載雄樓傑觀粲然一新庚戌洺州牧石德玉慕師名節詣闕保奏賜黃金冠服加號同塵洪妙真人甲寅春詔燕京大長春宮修晉天大醮師預高道之選事竟盤桓邢洛諸觀院有未完者例為補葺中統癸亥誠明宗師命督還

樓觀凡有闕略悉加修飾方之前代增益數倍矣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巨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夏六月二日沐浴正襟儼若平日集衆於前戒以修身利物爲念以後事嗣弟子石志堅主領翌日脩然順化享年七十有八方其歛息之際官北焦家巷居民見空界五雲浮動仙音朗徹奔往視之師乃昇矣晝暑流金顏色如生醺祭三日權瘞於所居之丈室既事遣介赴喪於東門人忽一日大名奉天宮群鶴飛鳴下直壇殿衆目仰瞻須臾訃音至識者以爲師之神遊也後四年庚午門下諸者宿卜以清明日葬于宮東南成道觀之仙遊堂師純素誠敬終日危坐望之毅然若不可犯逮其即之教人不倦皆蓄養精氣神之祕其次則必以退已進人罪福之方隨其高下接引之誕感幻怪之語不道也雖應緣世務中其願具毓浩之業未始少間輒財重義慈儉謙裕殆若夙成四方學徒不可勝計歲時供奉金帛充溢悉歸常住爲興建費衣冠之外囊無私

積故能享其壽致高名所至之地權豪士庶莫不拜禮敬北面師事之自非胸中誠實所格嗜克爾耶以予嘗尋知於師比其葬也石君志堅狀師平昔所行大槩懇來乞文將刻之石予亦重師之有道不得以固陋辭即因其實而紀之銘曰

希夷道妙言難窮誠之所感斯能通粵有人兮宿慧充開玄竈嗣同塵公早年頓悟超樊籠仁慈清儉居謙冲虎龍交媾全其功鍊就骨肉俱相融今名籍籍登岱嵩所在諸益來叅同西翔東翔開宗風隨機接物開直聳草樓灰燼施神工瑤壇玉宇增興隆功成退備師知雄退身閑居德愈崇百年猷世遊太空昭昭不亡存其中我作銘詩樹琳宮高天厚地齊始終

洗燈子然先生道行碑銘

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陝西雲南道按察使劉鑑主刊

道家者流蓋逸民之徒歟語其心則冲虛清靜語其身則落魄不羈語其情則愛惡俱遣語其志則持守不移其設教也不娶不宦不

葷不垢慈而祥貧而樂和柔謙退而已所以老莊於周鍾離於漢呂仙之於唐繼繼承承而不世出也其簪冠模範心跡塵俗者姑置而勿論金源氏作重陽祖師飲甘泉而了道丹陽馬師遇重陽以修真趙玉斗法嗣於丹陽洗燈子光續於趙斗教法大闢而闢中爲最者洗燈師與有力焉師諱逸期字守約姓然氏京兆涇陽人大定辛卯分瑞于世骨相異常弱不好弄及其長也神注于顏髯過于腹澹然寡欲樂慕玄風父母欲妻之誓而弗許遂禮清陽子桃花陳先生爲師灑掃叩詰盡瘁服勞雖經叱訶貴辱未少退情晝不懈夜不寐者凡六寒暑矣清陽子曰汝雖經鍛鍊功行未圓若非明師指訣詎可入於大乘東山道人與汝有千劫緣當往參禮力遣之乃謝去至驪山遇了真子趙公方悟陳師之言久矣仙機默有所契了真子曰靜功垂成更加警勵可也長安太白延祥觀乃唐朝玄元道祖示現之跡吾丹陽師已爲建立全真堂於其側他日必爲大福田汝可識之即日

西邁過醴泉邑人留居環堵遂乃踵納真息
內杜德機棄智忘言識心見性不三年造夫
大妙之域一日火光從環堵中出衆以爲災
奔赴之至則見師瞑笑而坐衆感而異之方
悟火光乃神光也於是敬仰禮奉倍於他日
師狀其煩漬出遊商顏卜築三陽草庵以止
息焉字其庵曰還真三陽地勢高迥泉素艱
得師指其震隅曰泉其在此乎發之泉果涌
出甘冽如飴遂賦詩曰一陽初動震天關須
信還真地有緣昨夜乖龍轟霹靂遙潮海眼
出寒泉居十歲聞望益彰門人大集鄉之善
友敦請西遊遂赴了真師所囑太白延祥觀
而住持焉士庶叅謁曲盡誠敬持紙幅懇求
翰墨者比比也或者辭色頗倨即書二詩付
之持歸披讀了無一字翌日再詣師席具白
其事師笑曰爾元不曾開眼再讀當有所見
展而視之墨跡儼存驚悔拜謝而去節度使
史刺金紫之在邸也病篤夢異人飲以法水
寤而即愈命工繪其像奏敬禮焉聞師歷
商過鄧使數人邀於路至則獻曰乃夢中所

遇之異人也出像示之惟蕭師知其意誠諭
以詩曰憶昔垂綸逾四載至今猶自不吞鉤
可憐笑殺離頭鷲辜負寒江一葉舟金紫拜
而受之歲壬辰秋七月居浙川召門下楊志
堅張道性語之曰比歲暮吾將行矣其年冬
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道侶次第而坐曰諸公
盡爲我錢行因令高歌起舞時及四鼓乃留
頌曰四大元無主包羅物外身壺中天地好
歸跨紫麒麟頌畢擲筆端坐而蛻春秋六十
有二乃卜服餌谷之兆而權厝焉越明年門
人白志柔等欲改葬樊川了真師仙塋之次
焚香啓柩面如生亦足以表其平日修鍊之
功矣至元癸未冬十二月嗣法提點趙志暉
提舉王志靈知觀李道和輩持師道行之狀
介道友通真子乞文於予曰吾師襟靈明爽
虛室生白經文洞曉肆筆成書曩昔著述歌
詩幾四百首引援門弟子無慮千餘人墓雖
有誌若非道行碑銘恐無以白于世而壽于
後也予感其求請之懇乃爲之銘曰
維鍊金兮純粹其精維質玉兮瓏玲其聲德

參乎兩儀秀稟乎五行言乃矢口而發書乃
肆筆而成降龍伏虎兮翱翔乎河洛七八之
數乘風御氣兮逍遙乎鵬鷖九萬之程其來
也孤雲其去也迅霆孰知夫洗燈莫測之妙
盡視此翠琰不朽之銘乎

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

遼山真隱元 好問 撰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
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重父諱
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韻門之
學自號西溪道人殊有古意苦於雕琢而無
跡可尋一時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子
其長也自早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
喪澹如也貞祐初避亂南渡西溪年在暮懼
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
養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
置家事不問放浪蒿少間稍取方外書讀之
以求治心養性之要既而於二家之學有所
疑質諸禪子狀其推墮泥濘中而無可徵詰
也去從道士遊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

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乃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錄木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其身焉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謹受教於是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百方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亦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叅玄學受章句自達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焉藏室既成之五月謂徒眾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五日夜叅半天無陰翳忽震雷風烈大木隨拔遠沐浴易衣號形於所居之檣櫟堂得年五十有七弟子李志實等以丁未年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子先君子今陵川予始成童乃識通

真子之大父閑居嵩山與西溪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重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清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與冰雪返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況於平生之言乃為作銘銘刻之松臺其銘曰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二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疇當傳百於茲芻蕘了大緣若有人兮靖以專嚮也易老同初筵玄綱力挽執我先苦節終至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函瓊笈閤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盡上遷乃今出瓶鳥飛翺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集珠叅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哀歸燒紫煙寧當麟角煎集弦寧當千家課芝田寧當七祖歸枯樺松臺有銘閱千年我相夫子非碩仙

恕齋王先生事蹟

先生姓王氏名粹字子正北平之巨族也才高而學贍少有詩名每一詠出膾炙人口然與世疎闊不事舉業正大間薄遊鄧下時漆水公節鎮唐鄧喜文士樂與士夫遊故中朝名士多往依焉先生亦各其門會天兵南下民遷襄陽先生亦漂泊江漢間甲午楊侯彥誠被命招集三教賢士等流一時士人皆得保其妻孥復還中國楊侯獨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具常遇之甚厚復以上世師祖本行屬之為傳將藏諸秘笈以永其傳先生遂居萃玄堂研精致思旁求遠索紬繹而編緝之年四十餘以癸卯九月無疾而逝不浹旬而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為款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花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回頭又見春光好諸旦誠明以所夢之詩白於真常宗師真常嘆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先生為人性恬澹無機構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

詩其五言雅淡有陶韋之風焉

訥庵張先生事蹟

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真常李真人為同舍生初真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焚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為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真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遊濟南翛然而化

甘水仙源錄卷之七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純成子李君墓誌銘

宣統懷孟縣提學李蔚慶之撰

講師李君沒其友申公都提舉以告且曰講師操履堅正德業冲粹人所共知臨終以後事見託經營宅兆今已安措不有銘辭無以慰諸幽顯詳其所聞而誌之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少業進士父洵直以經義中明昌五年第講師挺志不群守箕裘之舊孜孜講習視富貴如探囊中物也當立之年不意世變干戈日尋無復進取遑遑如也當時天子好長生之道不遠萬里召見丘長春賓禮至厚玄風大振聞者皆興故講師所以歸心依河陽張尊師為引度長春西迴策杖徒步謁見于奉聖龍陽觀授以道妙暨諱名自是山居有年名聞籍甚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讎之邇得講師始終十年朝夕不倦三洞靈

息八

文號為完書功亦不細教主李真常奉恩例賜公純成大師提舉燕京玄學未幾復還天壇舊隱徜徉巖壑將終老焉忽以昇聞中統二年六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平昔著述號耐泉集三十卷行于世又集七真及已下諸師詩賦二十卷目曰修真文苑嗚呼士嘗論之以君才學取一第不為難矣世方擾攘河朔尤甚自保不暇度日如年壯志衰謝甘埋於塵土誰為知者泯滅無疑也迴視埋沒于草萊湮滅無聞者為何如哉乃作銘曰

于嗟純成幼戴儒冠讀書幾載校藝秋官誓將一舉九萬鵬搏運有定厄世無常安憫然學道秉心如丹長春西迴景星爭觀徒步千里一見相惟授以道妙佩服馨蘭苦心修鍊幾換炎寒要遊玉京此事無難三洞寶典灰燼遺殘校讎十稔書始為完拂衣高蹈雅志林巒却歸舊隱終老盤桓無何仙去聞者悲酸刻諸琬琰過者詳看當知道中自有鳳鸞洞觀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

我元自太祖聖武皇帝親丘長春有道聘爲玄門宗殿後太定憲三宗及今

皇帝皆稟孝自天善繼以述雖長春返真不虛其位命尹清和李真常張誠明王純真與令張玄逸嗣焉而迭居之如丘在太祖世其徒認縣官崇禮斯道之盛語其師之居不敢斥必曰堂下然堂下治京師而祖師之藏與夫成道之廬則在今終南山之劉蔣自堂下視之猶木根而水源必茂浚乎此乃始不憂傳脉之不盛故凡四方走幣堂下爲香火之奉者必割畀而實之祖庭待以興化弘教之須豈惟是爲然惟人亦然苟可以任興化弘教之責亦必擢置祖庭受事之陳不令拱手肆志於無用之地嗚呼才有大細故任有重輕德有著微故居有久近自秦而夏而梁而蜀治轄恒半堂下其任如彼其重也自庚子從洞真入關今茲四十年職道教者獨再紀其居如此其久也則夫爲才之大爲德之著尚特言說而始白之人耶君姓高氏諱道寬字裕之應之懷仁人其世夙蒙於財而素則

不詳幼業讀書能通大義焉長爲吏長安丁內外艱始棄室爲黃冠師其從受學三人始則安蓬萊淪其源繼則李冲虛大其流終則于洞真會其融而導其歸故遊洞真門最久洞真亦恃君有受而克大其傳也既告以道德之微言又授上清紫虛之錄賜號圓明子署知重陽萬壽宮及提點甘河遇仙宮歲壬子真常擢爲京兆道錄者十年中統辛酉誠明薦之朝制以爲提點陝西興元等路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至元辛未純真易子爲尊師如知常抱德於圓明之上丙子入后皇子安西王各錫黃金雲羅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猶仍圓明第易知常抱德爲洞觀普濟尊師爲真人以明年丁丑春正月二十有五日上征逆而推之盡金明昌乙卯秋七月十有九日爲閏春秋八十有三而藏冠屨於仙蛻之園云其年五月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俾道錄郭志祥持示燧曰真人之德宜顯詩之將維子是請也燧曰嗣真人與道錄之言不可辭讓況及先真人風槩之

一際乎乃遂詩之其辭曰
繫昔君生應之懷仁後田兵興避走而秦幼知讀書長而試吏束於親存供爲子事棘棘時艱風樹悲纏乃斬慈愛一志求仙中夜耿光天門啓與瓊屋磊嵬飛揚葆森是皆平日積想之爲初匪高善幻爲斯以君達觀能不是覺蓋以自信精神之確伊誰云師迺即安君望粗有見要眇斯聞久之于于東亂汴水丹陽之孫冲虛是倚及門不屑示教多方軋以擎推觀其競疆納以濁垢察其如受積久不移用規持守投畀井曰臧獲所難入勉於暫君久益安積信冲虛待日曰改作新授付已客有在洞真微車旣牽旣膏庭議具虛嗣其避逃乃勅冲虛惻歎相布使就其從擇爲行輔冲虛戒君中使與西曰惟若人丹陽耳提穴石吳嶽聞道日躋彼伏鵠卵知求魯鷄子今幸際猶并有梯竟偕洞真自隴而汴趨風後塵聞見再變洞真留主中太一宮君遂不去凡鳥與同玉步旣改君始北邁結廬德興規以自晦洞真逾燕挈徒而東銜教白

嘗召君來從曰子爲道輕世自足偃蹇雲山其過乖物其反子者同塵無狀徵逐府寺其歸附炎二者揆道無一而可由先失人後則忘我安知至人與世幹流凌其靈臺與理充周余也誰昔子外之病教之無爲恬澹虛靜上而人天性命之原欲子內服玄聖之言子守是說膠轕拘礙固於一小曾未聞大修身有得及物利生鈞之爲德何害並行勉出酬應無憚而退若金用礪磨鈍而銳小子識之助心自荷君拜稽首受訓不那又從會葬祖師劉蔣關中劉兵所在榛莽白骨陵丘熊虎爲群作室幾時雄樓切雲後爲終南勝槩之甲君時佐用身任寡之行哀四方言能動頑虛馬與興出以資還勞則夥矣略而不有鼓鐘于宮譽者盈口洞真亦期可振玄風署知重陽甘河兩宮真常拔之俾錄道教廣員千里寶長京兆嵎磔琳宮簡其條章草靡風行教益奮張誠明奏制提點延慶隴秦山南治轄之廣孰非開府皇子異諸裂地之多古先有無帝曰欽哉汝有河外官惟其能承制自

拜乃降教令益之兩川蜀凡道流曰始願焉嘗觀爲治教難政易政恃實刑民有勸避教以道民孝悌之興難也烏在身先未能矧乎教道難者之又如通斷髮鬚魁求售彼捐棄倫何有於師無實以誅無刑以隨來則受之去不越逐總總而居從厥攸欲自非其道不令而從孰久不敦賤貴歸心嗟君居此歷逾再紀年八十三隕乎順委冠履安墳仙蛻有園誰其嗣君君有顧言既謂天樂子余所厚匪我私之子蘊之茂畀汝印奩賜服命書子欲不取人疇汝踰高風日邈皇子悼怛即命天樂從君顧託立君之位師君之爲荷哉皇子終始君知北山之石貫古不朽有龜作趺有螭絡首于以樹之清渭之陰刻此銘詩式耀來今

太華真隱褚君傳

安西王府太學姚斌編

雲臺真隱褚君幼業儒長而遭時艱求所以託焉而逃者寄跡老子法中受學劉真常棲遲不在城邑多名山中如保之葛洪瑯琊之

七峯應之嶽神無常居焉後由真常主華陰之雲臺宮始從之西真常逝而徙上方留弟子主雲臺華嶽也爲山益奇上方又天下之絕險自趾望之石壁切雲霄峻削正矗非恃鐵絙不得緣絕上下不知鐵絙成於何代何人意者古能險之聖也將至其顛下臨壑谷深數里有煙幕翳其中非神完氣勁鮮不視眩而魄震君負食上下自給如由堂適奧嬉然不爲艱薄寒則上下負食益勤爲禦冬備一歲偶未集冰雪塞山門計庫纔得常冬之半始服氣減食爲胎息遠或數日一炊明年山門開弟子往哭求其死見步履話言不衰他時方神其爲非庸人同下山止之曰不可復有往也已設向師食不繼偃死冰雪弟子雖有喙何說自白其能孝於天下必勿復往也已君難逆其請指牛心谷曰此漢太尉楊公震授徒之槐市也或聞而稽疑其傳止得公嘗教授湖不見其居華陰者不識君何據曰然谷南直中方入行二許里深林奇石泉淺淺鳴其下壑地盈畝構室延袤不足尋丈

環時佳花美前人之來者始則愛其蕭爽不自知置身塵埃之外居不是居既已欠伸作然而思去矣君又屏弟子獨居或勸宜留一人自佐曰吾居此樂彼居此戚所安先不同猶疆而留之能勉暮月之外要終相棄去吾故與之爲約非春稼稼薪之至絕而繼具而去亦古之君子以人望人不竭忠也其出山還雲臺心以水冰無所仰飲十月爲候二月還谷性嗜讀書逾熟左氏博議日食數餉飲酒未醺而止不盡醉也人家得名酒爭携餉之至則沉罌泉中時依林坐石引瓢獨酌日入則入室而休或坐羅寢覺起行庭中一夕如聞林間行聲憂憂君則曰獸也雖不得其名可試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將驚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聽不去明且視樊垣外虎跡縱橫再夜行走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聞而談者神明之亦有他土樵人獵夫之適山初未聞君爲孰何人責之具炊寢則假榻甚者易而詬咄隨之益勤以安無難色忿言其外若職宜然者去或問姓名惟他語

不告終問之則曰吾求知人耶必求人知而求若知耶吾居此在人所不問而吾所不告也人見其苦身不近人情如是然不達俗上自王公而下及臺皂爭以一際顏色爲快燧亦嘗一再造廬焉告以人間聲利泛如秋風之過耳禁不酬應叩之山間爲樂何如必盡舉平生所見好石幽樹佳泉危棧臺臺忘罷若幸夫人一往而我能先之者相舍以出覺胃臆塵鄙如雪之見脫消釋無留餘者數日益信夫遊方之外有恬愉靜退之士如君者罕類例求也君名志通字伯達名聞天聰俾樵水早有應不爲珍賜號佑德真人提點嶽祠顯靈宮又以嶽祠風雨將霽內出鈔萬八千緡爲完輯費三年易弊而新飾德爲聲過者改觀始有應務之才特韜之耳年八十德益深聞益彰聖皇思見益急當歲己卯至元十六年詔中使起之北面受命稽首曰草莽之臣通也自知審矣嗜昔壯也言不足以資廊廟擇力不足以疆禦侮今老矣先狗馬填溝壑晨夕雖蒙冒龍光力疾以行終不達恐

傷陛下仁及草木之化是以昧死請中使寬虛車而返今李大叅公號知君深且樂誦人善者戒燧傳之無俾不聞於今而泯於後焉公名德輝字仲實前北京等路行中書省今以中奉大夫出相安西府云

洞玄子史公通行錄

俱獨老人東明前進士王鶴撰

公名志經字天緯絳州翼城人世習儒業祖彬字執中父公佐字良臣皆隱德不耀公以泰和壬戌歲生生而夙慧雅有道緣六歲從里人吉德居讀書蜀句天資穎悟夙出儔輩貞祐甲戌翼城再陷流寓于雲中主完顏氏家渠見其不凡養以如子興定辛巳遁跡投玄禮恒嶽劉真常爲師師一見器之事必諮委歲癸未長春大宗師應詔東還公從其師拜于阿不罕私第長春訓以今名自後道行日隆盤桓于蔚代朔應問研精問學弊衣糲食晏如也丙申清和老仙洎京兆總管田侯議葺西嶽雲臺觀勸請真常師師許之間遣門人輩斧荆榛與瓦礫不數年漸至完美雲

臺道衆擬公住持而未許也辛丑車价持書控馬來邀公雅意西遊欣然就道秋八月連華封公以華山名嶽靈跡甚多兵戈相尋至于湮沒乃搜奇訪異親歷見聞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記表傳詩文極力求之期于必得而後已於是著爲華山志十有四卷丙午真常羽化公詣渾源哭之且心喪三年己酉拜于洞真真人叅受經錄庚戌掌教李真人屢以書請辭不獲已來燕玄學講餘間受易老微旨辛亥從具人北觀例賜紫衣加號弘真宣義大師壬子復從具人編祀嶽瀆戊午東遊海濱謁七真故居訪重陽祖師行化遺跡癸亥春自登萊還燕公平生著述爲文不事雕篆率皆真語前後累數百萬言皆有理致可觀無長語浮辭惟華山一志纖悉備具尤爲盡心在他人不可及觀者當自知之方劉真常之將歸也遺言葬諸脩然堂裏事既畢公自來燕因魏學士邦彥禱予作記時已飽公之名于頃年往來長春與公良晤乘間求予作華山志序予謂龍谿孟駕之既作之

于前而蓮筆太霞老三洞講經趙法師又皆發明于後予再言之贅也惟公平昔道價至老益振於是不可不書乃爲書其出處大略使後之學者可以述追遐軌而執筆誌高道者或有考焉歲旂蒙赤奮若春正月丁酉謹錄

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

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

講師洞玄史公余自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中間音容契遇簡牘往來者逾三十載公以至元癸酉冬自燕還雲臺再年甲戌秋七月仙仗來終南炷香祖庭出所述長春宗師慶會圖託余爲序而彌綸其闕因得與公焚香談道樽酒論文從遊乎數月逮季冬初吉座中屢出長別之語幡然東歸而堅不可留今年乙亥春聞公於正月四日以後事囑諸嗣師寂然指君神遊于所居之松菊堂矣享春秋七十有四嗚呼異哉公先自庚戌歲承掌教真人命邀遊四方遠越二紀以著述經傳扶植玄教爲

已任高名揚海宇偉跡徧天下老年輟還故隱脩然仙去可謂人能弘道道不負人者也是歲日南至公之門人劉志新持翰林學士承旨王君作公道行錄丐余續其後事將刊貞珉以垂不朽余亦景仰公之有道故樂爲之書

泰安阜上張氏先塋記

濟南杜仁傑撰

布山之陽有邱曰阜上阜上之民有張氏家以財穀雄里杜當前金正隆間人夥地狹往往無所資衣食唯張氏有田若干畝有牛若干自然能周急繼困過客無問貴賤館之如一當時遂有長者之稱張氏家男諱林者因卜新塋於阜之西南三里許卜者尹通實相其事林問通曰是葬也有何徵兆通曰比曩事時有一鵠免起巽方走乾位及窆果應續謂林曰君家三世之後當有異人出于不復能見矣林生彬生仙祚胤始大仙生四子孟曰榮仲曰平季曰山其第四子方在孕未養月母劉氏見茹葷者輒掩鼻而去及劬勞之

日若昏曠然有人疾呼曰長老在門首汝當敬謁遂出見一僧坐馬上合爪言曰我必飯于而家覺而舉一子骨法殊不類凡兒庸亂並不飲食肉人乳亦異哉六歲習神童誦五經略皆上口然不樂居家十二去父母入山學道禮真靜崔先生為師得法諱志偉號天倪子發辭吐氣已不在蓬老輩下不數年道價騰滿齊魯間時東西諸侯皆出於武弁見之無不屈膝東平嚴武惠公以寧海范普照住持萬壽上清宮與議以謂治軍民如武惠掌道教如普照可謂無前矣必得峻潔知辨如張志偉者以貳宮政斯可矣至三謁然後惠然居無幾廢者與缺者完情者勤慢者敬凡所應用無一不備僉曰稱哉已而驛稟朝廷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衣緣以金欄報之也于是慨然拂衣復還布山之舊隱間與故人畢清卿對榻以談方偃息間項綠泰山之阿入西溪谷若有人前導者由淵濟公祠至竹林寺樓觀參差如在天上從者四五輩皆素所不識覺而告之畢曰果有是耶其

年七月武惠公以書來召因論泰安之為郡蓋前古帝王封禪之所其宮衛其輦輅其祠宇自經劫火之後百不一存良可悼惜下官忝在其境不粗為修葺之甚非所謂事神之義也敢以大師道廢為我網維是事乃所願也師偃樓致辭曰某一空山食菜道人何敢承當武惠答以工匠之役木石之資與夫絲繪丹雘之費我盡傾之師無讓為遂諾之經構迄今三十餘年無空日故自絕頂大新玉女祠倍於故殿三之二取東海白玉石為像如人然一稱殿之廣袤天門舊無屋又初立之下至會真宮玉帝殿及聖祖殿方丈廊廡齋廚皆不與焉外則岱嶽朝元等觀皆增修有數抑亦勞哉若夫師之寢處衣食與役夫等是以人忘其死而成師之志雖國朝為之亦不能齊一如此有司聞之特加崇真明道圓融大師之號兼提點泰安州教門事復於中統四年蒙燕都大長春宮掌教誠明真人專使齋奉聖訓委師提舉修飾東嶽廟事予自壬辰北渡後往來於奉高者有年矣竇緣

得與師交際其相與之意甚厚且嘗有同老泰山之約一日以乃祖先塋記見祝子敢不敬從如吾師者退然才中人癯瘠若不能勝衣然問無不知扣無不應若乃芥納須彌囊括宇宙不足喻其胃次橫闊之萬一乃以區區土木之功相溷何其不知師之甚耶雖然諺有之一子受恩祿及滿家一人成道超昇九族或有此理向之所謂白兔之示現老僧之託化泰山之神遊今則驗之噫信乎其為張氏之異人也明矣他日委蛻而去羽化而仙凡為而徙者如欲紀其出處之大略請以先塋記為證云

終南劉先生事蹟

先生姓劉氏諱志源道號清泠子相臺固縣人也家故饒財夙喪其父昆季三人奉孀母以居先生自幼不凡有滿灘出塵之想及母氏終天盡三年之喪於是徑詣澶州洪洋山即尊師席下改衣入道自此心地益明志行苦卓嘗往來於開滑間衣弊足跣人不堪其憂先生自以為樂也其兄聞之初未之信一

日以縑一束置於路潛隱窺之先生過而不顧兄乃嘆異始加敬服崇慶間東遊鐵查山謁玉陽真人得授秘訣無幾金天失馭山東郡縣自相屠戮時先生丐食於賢垆垆地頗高其下有穴可容數百人北兵奄至近垆之民俱潛穴中先生端坐其上冠亦莫能為害如是數年一方賴以全活民到于今稱之先生又于澶淵之鴈華臺擊龍而處時大軍之後豺狼徧野畫而食人先生泰然不以為怖龍之左右常有數狼馴狎似相守衛之狀老氏所謂善攝生者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生有之癸未冬長春宗師奉詔南下先生遂於宣德長春一見深許授之以履令勿踰步仍委提舉大名路教門事由是道價益隆度門弟子數百人建立庵觀百有餘所乙未清和真人祀香祖庭明年還燕召先生謂之曰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乃翊聖真君示現聖跡宋朝勅修名宮也兵亂以來偶墮灰劫非得福大緣深之士莫能興復公可往任其責且以輔翼祖庭為務先生承命遂挈徒

入關至則披荆剪棘伐木購工數年之間殿堂廊廡粲然一新遠近莫不稱羨噫若先生者其在玄門亦可謂有功者矣癸卯秋九月二十三日留頌委垆而逝享壽七十有四葬於終南縣城之南長春觀壬子掌教真常李真人祀香祖庭奉朝命追贈為純德妙成真人云

清平子趙先生道行碑

祖庭大重陽萬壽宮講經師張好善撰

金真之道一言可以盡之曰誠而已誠者實之謂也歷觀重陽祖師以下諸仙真或立觀度人或扶宗翊教所以積功累行而令名無窮非誠實無妄其孰能與於此乎清平子趙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諱志淵單州人自幼舉止不凡雅好恬澹甫及冠父母俱喪聞滕州靈真子馬尊師有道之士徑往參訪願留而受業於門靈真歷試諸難以苦其志薰鍊既久玄機秘訣悉以傳之先生於是辟雪巖遊寧海玉陽一見器許而道價日增矣大安崇慶間先生避兵王屋山草衣木食不變所守

後聞河朔既定行化諸方以誠感人所至景慕大元癸未長春宗師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特蒙獎異且以修真觀俾居之先生每日一造師席聽受談演故於九轉七返深根固蒂之妙了無疑障及長春昇始從洺州僚庶之請主持神霄萬壽宮先生應物無心到即緣契至若大名磁相之間度學者凡數百人立庵觀十有餘所然猶謙樂退未嘗以師名自居乙未掌教清和真人祀香祖庭先生亦來就見明年清和還燕留先生充提舉時關中兵革甫定歲且飢祖庭道衆屢欲委去賴先生訓以功行化以罪福方便誘掖內外怙然丁酉清和以書遺先生曰驪山華清宮古仙聖跡自來國家崇奉祈福之地若非門下老成人孰能主張君年深在道有力於教門可以提點事任修復之責因賜清虛大師號先生既受命乃率其徒芟剪荆榛葺整屋宇丹堊藻繪粲然一新又建遇仙觀於終南山之蔡村以輔翼祖庭之勝跡其他一庵一宇在在有之辛丑會葬祖師畢東歸洺州癸

卯神霄宮大殿告成天為降瑞衆皆稱賀先生亦不以為異初先生之在祖庭也與清冷子劉先生為莫逆友是年冬清冷之門人有自魏府來者報其師已於九月二十三日返真于終南矣先生以季冬朔旦啓行欲詣魏府致遙真之禮暮宿廣平遽然嘆曰觀物之化不知化及我也即還宮召門弟子曰昨夜師真有命令吾速歸祖庭吾其逝乎遂以後事付張志靜索紙筆留頌曰修行端的要工夫鍊就丹砂不用鑪擺手便歸雲外路高穿風月自如如置筆而化實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七葬於州城南之道院後四十六年至元戊子春華清宮提點李志通過仙觀事宿楊志素提領蘇道常等以其法屬講師呂志真為介紹持狀來謁曰吾祖清平老人寧神于東州有年矣惟是陝右門徒設祠置像以奉歲時之香火雖未嘗絕然道行之碑至今未有能立者豈非不敏之過歟敢再拜以銘辭為諸子謂銘所以紀德也先生之德有足銘者蓋先生為人純素為實蘊之為德行行

之為事業終身出處無一毫牽合之私以是觀之真可銘也已若夫主燕之際鶴現於邯鄲示寂之時神遊於京兆改葬而容貌不變設齋而丹童遐臨其靈異類此者甚夥是皆出乎自然非先生之本心故直叙其大槩而銘之銘曰

大哉至道初無形中藏妙用由人弘重陽扶起先天局開化獨以全真名群仙瑞世相繼承扶宗翊教教乃興粵有人焉號清平善根宿植粹且精妙齡學道已有聲再遇長春心益明內丹養就居磁沼門徒濟濟來不停拂夜遂作關中行清和一見稱老成華清久廢託主盟坐視瓦礫成丹青遇仙創始親經營至今勝槩光祖庭功成東歸遠飛昇乘風馭氣何泠泠先生之名莫與京先生之行純乎誠我作銘詩非虛稱庶幾來者永有徵

知常姬真人事蹟

師姓姬名翼字輔之澤州高平縣人系出長安雍氏有唐故孝義雍睦前河州別駕雍府君即其祖也後有官是邑有因而家焉至金

世宗即位避御諱易為今姓師始生其母夢仙人授一玉石吞之覺而即孕師自幼雅重識者知其不凡四歲讀書九歲考妣俱喪比年十三而能詩賦甫弱冠天文地理陰陽律曆之學無不精究幸已天兵下河東澤潞居

民半為俘虜師孑然一身流離竄徙寓冀州之南宮甲午樓雲王真人演教諸方道出於此師一言相契遂執弟子禮賜名志真號知常子自是從遊盤山順真養浩大蒙印可壬子歲掌教真常李君起置玄學於燕京大長春宮師亦與其請日與四方師德迥主法席後學之士多賴進益甲寅春樓雲來燕赴普天醮事禮竟挈師還汴累居朝元宮無幾樓雲登真以師嗣主教事至元丁卯春二月聖主降詔云姬志真德行貞良文學優靡易垂直解道入總章早師萬壽於盤山晚主朝元於汴水檢閱操履宜先褒崇可特賜文醇德銘知常真人之號尚體繪章永祈國算師以明年十二月三十日示微疾而逝春秋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曰雲山集及道德經總章周

易直解行于世云

延安趙先生本行記

朝列大夫守延安府中縣紫金魚袋張子獻撰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為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善緣我今傳汝秘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庵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賜金一席

秦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啓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縣道友敦請先生住庵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莫曉其意俄爾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關先生固辭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覓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觀電光滿室聲震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為混成篇傳于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浩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辯者哉捨綸召之榮而蛻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

生示滅之後來使繪具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關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嘆復遣使馬進章齎持賻物與合郡官僚卜於迎祥觀西鑿石為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

洞元虛靜大師中公提點墓誌銘

建安張好古撰

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幼讀書中經童舉辭後流寓太原遂廢干祿之學易衣入道初從超然子王君遊後處燕京大長春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真常得公甚善授洞元子號且以詩贈之曰一志守其貞出塵功可畢時起齋王先生誦庵張內翰以宏才碩學棲止道宮公復於暇日就聽講論由是德日進而名亦彰矣庚子真常宗師委公任官門事號稱幹濟甲辰宣差裴天民奉詔諸路降香以公為輔行還燕陞官門知宮蓋嘉之

也戊申宗師以恩例賜紫衣遷充宮門提舉
辛亥奉旨代宗師詣東嶽作醮禮成投簡龍
潭殊獲徵應甲寅以提舉教門事從宗師偏
祀嶽瀆明年復從宗師北覲又明年宗師厭
世誠明嗣教命公宗主天壇上方紫微宮事
因自號雲叟逍遙山林若將終身焉中統壬
戌永寧王邸久聞道舉特賜洞元虛靜大師
之號至元四年丁卯太原府天慶宮懇公主
持師席七年冬誠明屢書邀致堂下未幾誠
明上仙淳和真人復以道教都提點強公不
得已而起隨曳杖南適歷并汾憩河中所至
留請者甚衆壬午西遊祖庭增葺終南山傳
村長春觀以為菟裘焉忽以微疾順正而化
享年七十有五實甲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
公為人儀貌秀整器識宏遠所與遊悉聞人
名士雖具常掌教凡事必委于公而公亦以
輔翼玄教為己任至若朝覲往來歷陰山數
萬里之險略不以艱苦為念人或訝之則曰
吾不為玄門肯如是乎在燕之日未嘗不用
力於祖庭良以報本故也平生不移所守故

凡得喪禍福無足以撓其心者閑居則左琴
右書自適其樂又善於應接無問貴賤長幼
莫不得其懽心然察公所行皆當理事所言
惟其實語略無纖毫貪徇之意方之古人斯
亦可以無愧矣既歿門人魯志興集所為詩
文得一十六卷號曰渾澤蒙齋集傳于世一
日志興具狀以墓銘見請予方固辭而天樂
真人亦為予言曰此老在教門中可謂盡力
者汝其銘之母讓予曰諾遂叙而銘之銘曰
嗟哉申公氣大而剛作事可法出言有章由
我者吾而道義是守不我者天而得喪俱亡
若人者將盡力玄門歸而憩諸帝旁耶吾知
其挈所有乘所過以遊于世而卒返其鄉者
也

甘水仙源錄卷之八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自元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鄆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鄆州教授雲溪道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即無極之真二五
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為萬善之原也號之為
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
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
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
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
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為人
太極渾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
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為道也乾六坤
母既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
不能全此真者不為嗜好奪之則為強暴失
之不為名利汨之則為忿怒亡之此真之不
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
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
以為帝王師可以為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

非飲純飲朴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且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為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為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為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冠諫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

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內故宣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瑩瑩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為號以嘉為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丘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劉處玄丘處機是也號馬為丹陽譚為長真劉為長生丘為長春西還抵汴遂詣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既而四師輦仙輓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憩於秦渡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

威執手分袂各述其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周之灋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塲為今之終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間有景慕西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額為志道觀值金柞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尚存荆榛埋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禹之心對美塘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聚徒衆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業為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子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於衆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圓機之

士不足以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豈非吾儒真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庭而好生之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立劉譚馬之事有驗於其後意是道也自常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雖遐邇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即無思無為之誠以顯其

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既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成形幽潛淪降兮升降八絃惟人為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兮故知死生嗜慾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為道之起綱兮索篇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與然而一新真人常在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道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為觀號曰白雲為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于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艱不足未易為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

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蓋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衆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糗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于本行碑一日求子別為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于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鳥為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教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如是豈老莊之意乎余

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于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圓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何害為達哉若以為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為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

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師乘雲兮帝之鄉蛇仙骨兮留葆先將葬茲兮啓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避可憩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驤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歆我兮祐我進教茲兮侍香火玄門之教兮師能弘國家崇尚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怠暮禮朝恭兮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 興 元 好 問 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金真諸人為長春丘公所建者大定初丘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歲月廩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

柏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丘公命其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觀毀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千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佐和文舉郎文炳趙尚賓請予為記吟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吾屬遊故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

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首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為火為血為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聞而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丘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命懸于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鴻瀛之悟遼主不是過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暴驚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還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衡州州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衡之昨縣距城北牆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

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略瀆於成初昨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衡貞祐南遷迫為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院為京師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求舖者日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沒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芳草昧未判獨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疆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微福避禍佩法號者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衡有日目其事慨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為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

吾學道有年即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虛與靜也一則為管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亨毓之妙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為萬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秦原月山人年餘三十棄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密故為大宗主推德主持玄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既受釐特加師玄微真人號且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

門人啓極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等以縑經成禮哀號慕如喪考妣黜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啓行有祥雲旖旎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壩而散是夜朔風震屋將濟即止船安如陸吁亦異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爲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著乎難名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爲我樂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業者流道不同不相爲謀獨慕其尊師重教窮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即其說而爲次第云且全真爲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果哉末之難矣然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爲日用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緇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羣倫一叙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春真人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

哉今觀玄微真人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詩追述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騰口取說書百千祈穰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神仙全具獨扶龜玉筌徑以方寸爲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壩真人雖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我愆黃流洶洶翻鯁鯁貪噬不已垂飢涎汙人脫死常膠船葬之爾腹誠可寬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鯁牙笑拔鬚爲編濁浪蹴破爲澄淵遺繫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雲揭宮舍至言頭頭具道道眼圓伐柯覓柯開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園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微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綠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瑤草空芊芊何時眞遊來羽

軒赤霄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謬用作筆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鄧 亭 森 九 疇 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陰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清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逸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寔大昧而曠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遠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滿一則孩滿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

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宜其人耶予不知其何知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發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過二異人得證玄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衆既而蛻于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玄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通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桷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鎰皆王立為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慈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于文諸石既不能拒乃取柱下以樸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寓自從六鑿鑿寂成遂使晦魄蝕陽品何曾一刻收心

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沉滄溟誰能却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點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干宮庭陽之重弓大橫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初建玉清觀碑

雲 夢 趙 復 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德不幸而不得有為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已之職分逮其不得已則以活人為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宗晚貶忠州闕覽牘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間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嘗言達願為帝王師窮願為良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為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初全國大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年幾冠由曉

女直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滿即投檄不仕居許汴間與里人冲虛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大士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于真人為受業師公既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見營幕錯居感疾者衆類乏醫療公慨念時苦即發其所秘三折肱之藝衰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領外嬰酒積癰病臥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惟因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既歸燕直相府之東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公至虛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既又斥地得數畝雜草攪蕪延表如度舊材陶甕初建為玉清觀棲泊道流館穀諸方蓋燕距昌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北秋而還歲卒為常其所遊者皆名王貴人凡醫術所臚悉歸

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弊其第三相公
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似助其所不
給及南庵庵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
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始像齋堂殿
室可食可居庖漏蔬井可灌可溉高明奕壇
魚貫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爲以相述黃老
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能事畢矣公雅與太
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道
同德合爲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
嘗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
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技者
將爲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
屬未有昇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珉以垂不
朽幸卒勉之既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
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
冠裳律已嚴甚恪守師訓剝形待物昌州當
駟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觀天庭公
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
力於斯道可謂廣矣故備述其平生始末而
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寧有極恭
皇於穆象帝之先羣飛輪奐棟宇森然動覽
山升梓材魚貫爲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相
府維護維呵罔罔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
緒於土苴修之乃具以福天下汚隆既異懷
卷無方經生死折肱之良我聞玄宮以閱
衆甫博大宗師神明爲伍西山之東東山之
西勒此銘詩爲天下銘

德興府秋陽觀碑

清 淵 張 本 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丘公臥雲海上以真
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齋手
詔來聘仍命使輅所歷聽便宜行太守郊
迎縣令前驅駟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
其行既蒙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
制一如初命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興且寬跋
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
翻山之羽士韓志久歛而瘞之方修黃籙之
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去日爲尋儀
山市爲見既竟杖登乎大翻之陽瞻見山川之

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
亂峯仍聳蒸嵐鬱鬱如雲輶千乘旌影磨空
將會蓬瀛而東背視大翻一帶諸山煙霏林
嶺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
左右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幢對峙肅肅然聽
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龍收雨
蜿蜒蜿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杖而嘆
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勝第
而莫能干輪蹄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
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
翻光奕曠再麗於西戎之隙此非秋陽之杲
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
汝志久其爲我成之羽士既諾而退曰秋陽
之見於書者曾子嘗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
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欲令我輩
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
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既
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甃
購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侵游脇沾
於席既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具殿兩廡東

西方大中外二門羣飛煥然至於寶鏡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敞花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徙嘗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饌一車入貢以爲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縈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爲辭今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庇我後人圖惟茲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遠釋於膠以復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大翻之墟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邈寂爾無聞豈彼開泰亦有其辰誰知秋陽冥侯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廡區分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自樂

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尚告將來視此刻文

初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初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荆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荆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于茲焉暇日稍稍芟除荆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葺治疏園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施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廚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丹志誠文侍李志恒等一日會坐堂上顧

瞻棟宇之高爽歷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衆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材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仁心也吾儕託先師之餘蔭無所營爲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爲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蓋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即此近便之地開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鷄居而飯食夫鷄居者居無定處也飯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侔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衆千百崇墉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泊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

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關其禮則疵弊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為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為避喧撥冗之地也歟清心時來憩止退堂則求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歟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 兀 野 人 辛 愿 撰

興定紀號之三稷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寧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

體玄大師王陽真人為道士頗親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年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為金真高弟與丘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狀世蛻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躬茲一居奉為十方同門往來遊憩錫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為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為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為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群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為最妙者而其批糠之餘猶降而為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

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閑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為為聃之言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為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宇質朴澹無營為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為高點滑以為通詭誕以為了驚聲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即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躬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為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間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帶手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永安之壬申聖堂廚所雲霄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飢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

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令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平人世爲官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甘水山源錄卷之九

甘水山源錄卷之十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修建開陽觀碑

翰林張本撰

丁酉之春仲月既望景州開陽觀之羽士以燕京長春宮提點大師張志素爲介玄衣白簡晨踏於門再拜稽首而言曰景之開陽觀惟先師通玄大師以德起築實經其始惟長春真人以師之厥德克配實賜之名其聲問發越之所從本根封殖之所由日月駁駁遂奄以歿惟小子實任其責夙夜孔懷恐遺前人之羞敢狀其事以告聞者惟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名善爲文辭者所作足以垂後幸寵之珍文刻諸玄石以爲不朽之傳僕亦義其門弟子能述其師之志理不得讓系之以辭曰通玄姓楊諱至道隲州馬城縣之靈泉人其師號通玄前金之賜書也自明昌庚戌改衣入道朗然先生之所引度也既陪杖屨三年尋有四方之志抵武清居於園堵不接人事者三易寒暑起過惠州經靈巖人有

以非意酷相加者不爲之辯及知其巖之可以棲真也脫冠跣足穴石作洞首鼠十年服勤如一及洞成有泉出焉今之所謂滴水洞也惠州神山縣官屬耆德尚其志操疏邀至境遂起太清觀實泰和丁卯歲也貞祐改元復雲水於興平之間大朝本觀功德主燕京行省叅謀國家奴景州牧王仲溫倅陳致潤州牧李濟暨諸僚佐稔聞道價願得以親炙丁丑歲以狀奉州之蘇家莊隙地南北二十東西三里爲奇左龍岡右混河前抵鐵山後連鵬嶺聽其耕鑿上築惟意於其間始披榛伐木陶甃輦石內以玄行風動所居外以艱苦身倡其徒不盈十稔營三清正殿及雲堂於西香積於東暈飛祭然方壺賓館靜密得宜蔬圃異張果林園列紫戶爲雲秀陰蔽日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其闢土墾田積十餘頃雖居徒數百指其饘粥之計未嘗人有所撙拂適觀之落成長春真人以中旨賜還遂趨赴謁名得以開陽命之夫陽之爲德固仁明剛健然其一消一盈亦嘗累於時之所變遷

也刺之六五為比則五陰方進為用則一復未萌此非困於消乎乾之上九為德則太剛欲折為候則炎將焚此非逼於盈乎有以全剛明之德成施生之功者其惟開陽之謂歟於時為春於德為生於氣為和於數為中

前已離乎虛空不用之地後不至於亢極有悔之時吾觀之得以此命者豈其通玄之德柔不至息剛不至絕中有以髮鬚長春擬議以正其名也通玄父諱冲常言先世相襲惟一子四葉以來暨以陰德自力至通玄兄弟六人其次曰伯義奉其先人之祀李早世自其長曰伯和又其次曰道夷次曰志堅及通玄皆為羽衣通玄性剛明有志節然能循循自博抑故見於眉宇者常穆如也為人推誠不喜以囊橐相覆掩凡歷艱險必率先諸人其館穀往來羽流雖傾囊倒困而樂為之故生平無私積遠近受業餘三百人壬辰歲十二月初三日示微疾說偈而終門人營祠於觀之東偏而葬之歲時來會祭莫不輟銘曰關戶曰乾如陽之開粹字之命胡為來哉通

玄上築寶肖其德長春合之球琳一色於戲通玄今為飛仙彼居之安無恃吾前陽不可亢亢則山極委靡循循亦幾於息擇乎兩端日麗春熙惟其有者是以似之或承之蓋中乾面澤貽此刻文服之無斁

順德府通真觀碑

平章政事宋子貞撰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無有以冲虛恬養其內以柔弱謙下濟其外蓋將使人窮天地之始會萬物之終剗心去智動合於自然以之修身則壽而康以之齊家則吉而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則民安而祚久長非有甚高難行之論幻怪詭異之觀也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禳禱使五千言之玄訓東之高閣以為無用之具矣金正隆間重陽祖師王公以師心自得之學闡化於關右制以強名謂之全真當時未甚知貴國朝啓運之初其門人丘長春首被徵聘仍付之道教

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間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況大都大邑者哉此通真觀之所以作也謹按其觀在郡城之西南隅始歲在辛巳同慶真人李志柔依城隍廟聚徒而居之尋購地其傍廣以為觀因得今額繞構一室以為講論之所會以掌教尹清和之命俾居終南之宗聖宮即以觀事囑之於弟志雍暨韓志久而二人者皆道念深重能守師訓又得郡守安國軍節度使趙侯伯元為功德主於是遠近響應緣力日振首建大殿於其東以像三清次築祖堂於其西以祀七真然後齋堂方丈靜位散室簞簞之廚雲衆之居相望而作至於井竈廐庫級甃綵繪罔有不備拓庭而能寬植木而能踈沉沉焉洞洞焉真高人之雅居而列仙之別館也觀之南別置蔬園以資道衆其為屋凡四十間為像凡二十一軀為地合六十畝始大殿告成而志雍遽蛻去餘皆志久為之庚申之夏余自覃懷應聘於上都亦嘗一過其地故特書

之使千載而下居其室食其功者知有所自
來矣同塵洛水人自其父志微素喜冲澹嘗
事開玄真人李志實故同塵亦在弟子之列
及學成行專而其兄志端弟志藏志雍皆從
之遊俱嘗隸籍是觀同塵性淳至早歲得鍊
氣訣隱居於仙翁廣陽兩山之間絕跡人間
者蓋十有二年及聞長春宗師奉詔南下乃
迎謁於燕山玄關秘鎖迎刃而解其後傳道
四方遊無定所及住持終南道價益重遂以
朝命得全真人之號并黃金冠服陶鑄之下
率多成德其化行一鄉行享一邑自為方所
者若官若觀若庵殆百餘區然猶以通真為
指南志久謫之長子人實與余同里開雅為
大宗師李真常之所知因以承制之命則號
通真大師及今誠明真人張公而掌道教又
令綱紀順德治磁威四州之衆其為人蓋可
知銘曰

道德開育藝言各有師師有宗子孫異日紛
相攻終南躍起重陽公淨掃浮雲還太空天
皇下降開玄風一寂吹作萬不同襄城道士
得小童平地幻出蓬萊宮地周千里歸幃幪
物不疵癘年穀豐歲時筮筮走瘟翁自今以
始傳無窮

重修太清觀記

奉 天 王 真 撰

地勝而後境勝理之必然者也方此之時以
冷水之陽北負梁山東肘黃河獨無名宮傑
觀乎連年會道者馬志玄於燕於薊門不遠
數千里請記太清之項末扣其所以然則曰
創之者先師喬鍊師也潛道其名德光其宇
平陽人天資恬淡純厚而軌林泉之樂初歲
入關中得法於丹陽宗師既而丐隱縣市為
劉戶部好謙所知一日拉同志李君清虛遊
故城之東北隅趙氏園面太華而嘆曰修真
之地孰踰於此歟趙聞而施其地乃與清虛
結茅以居蓋大定十七年也後因庵而觀土
木工技競以時集殿宇像設之嚴指顧告成

至於賓客棲止廚藏廐園之所莫不畢具天
興之亂掃然矣曰復之者熙真先生吉志通
鍊陽子張志洞也始於丙申訖於辛丑甫五
六載而丹腹斑斑然鐘磬鏘鏘然簪裾濟濟
然向之瓦礫荆棘之場一還舊觀矣實縣宰
白侯王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其大
槩如余亦竊有感焉嗚呼人心何嘗不善
而所以為善者顧時之何如耳方功利馳逐
之秋而增繳已施陷窳步設則高舉遐飛之
士不得不隱於塵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則
古之所謂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
由興耶或者例以跡而疑其心是殆見其善
考機也使有志於世者誠能審涵養勤恪之
為常達推移擴充之為變率其子弟如全真
之屬重道尊師化其鄰里如全真之徒真履
實踐朝夕以無間舉動以相先而能不失其
孝悌忠信之實則一身之計可以移之於一
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於一國一國之政可
以充之於天下矣雖坐進夫三代唐虞之治
而使民之仁壽物之蕃昌猶指諸掌然則敢

問其要自正心誠意始壬子正月戊戌日記

淵靜觀記

河東高鳴撰

恒山為中國巨鎮稽之書實有虞氏朔巡狩之地後代相承真祠于大茂峰之絕頂以備封祀世因謂之神尖距神尖而東不兩舍抵石門有谷曰帶耳厥土衍沃崇崗限其陰礪水絡之淙淙然東南流可以湘濯潛溉環望千金鐵冠諸嶺巖岫歷歷如在掌上四時變化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殊恆人思致殆亦天壤間一嘉處也全真重顯子築觀於其中額曰淵靜於是乎一山之勝槩盡為淵靜几閣之供矣初重顯子自武川來將徧遊南方設教度人唐司倉張璋輩傾心事之既日聞道妙咸有杜纓尸祝之意重顯子曰吾得一把茅一盂飯足矣何苦以膠膠羨物為哉所憐者聖真無象設之宇門弟子無以揭香火之處大衆雜然曰謹受教歲己丑璋剖世業膏腴田三十畝始基之輪幣入粟者道路不絕乃庀工董役火西流而戟旬三決而成其用

簡其功速若有神陰相之者儼大殿于端掖西以堂又掖東以庖危墉屹乎四周不華不質不庫不侈曲中儀軌凡若干楹雖城邑名構窮土木金碧之盛以山林泉石左映右帶而氣象有出乎其表者矣蓋重顯子生有淑性兒時已不茹葷血大定間同郡靈真子為引度即許以法器靈真子實丹陽馬公之高弟惟傳授有源又嘗尸居環堵久於鍊化故其得道甚敏及謁長春宗師又知修行之要獨善其身不若廣建道場為大利益事用是所至之方苟緣契有在必盡心焉區以計之如淵靜者百有奇至謂幽深高潔為仙家福地如小有洞天者皆不敢與淵靜齒懿哉若重顯子可謂篤道自信不負玄門者矣後二十年門人等合謀曰物理有廢興世代有遷革惟金石可以傳不朽夫吾師之功載卓卓如此不自以為功其任責在後人爾今師已矣為後人者不務光揚褒大不幸當不能逃數之時規遺跡泯焉無據則負負其何言盍請工文辭者以卒事既數踵門余甚憐其勤

厚意遂為著其始末云重顯子其自號也姓陳諱志益單州舉臺人嘗住持葛公山清虛宮壬辰春順化享齒八十有一贈洞虛真人自餘高風異行暨所度弟子名氏有清虛之碑在茲略而不書癸丑二月二十有二日記

神清觀記

北平王粹撰

凡道觀之稱於世者或占山水之秀或擅宮宇之盛非宮宇則無以示教非山水則無以遠俗是二者難於兼得雖使兼之非有道德之士亦莫能與焉崑之神清觀通玄大師雲陽子柳志春之所居也其山水則五臺滹水在其東崑山正陽在其西南有金山天涯陽武前高北有鴈門地角大和如野其宮宇則三清之殿七真之堂真官山祇之祠雲堂丈室齋廚廡廡之屬飾之以金碧樹之以松槐環之以園圃輝映遠近崑人崇奉之日久矣始塗陽王朴與州長閭鎮諸公協力興建疏遷雲陽子住持累年而成名曰神清清和真人賜之也乙未春會真人適終南道由忻崑

之間雲陽子偕者宿官僚迎謁至則憩於神清者月餘遂以其觀歸之汾晉諸觀歸於真人者神清其首也末幾真人還長春宮雲陽子承命以楊志應知觀事庚子秋九月雲陽子從基清真抵燕請真人西行改葬重陽師祖於劉蔣間稽首堂下言曰志春賴父師道痊灑掃神清已數年矣今棟宇粗備簪裾幸集歲屢熟而人安且和及此閑暇無文以紀之竊懼其事跡之泯沒於後也俄以知長春宮事抱真大師張德方為介來乞文勤甚粹蓋嘗察雲陽子為人矣心淳而氣和量弘而行峻衆中混然不自露見然四方者舊咸推其為有道之士茲神清所由興也山水之秀又皆萃於觀之左右前後豈天設福地必俟有道之士而授之耶廟貌既盛教風既行雲陽子不敢以為已有會遇大宗師而出之若王朴閣鎮與其一時者宿官僚贊成道緣者皆當大書特書而播清芬於無窮也然神清之為觀也亦美矣有山水之秀有宮宇之盛又有道德之士表而出之兼是三者餘所罕

及卒被大宗師之光明造化將見卓然立於天壤之中亘千百世而獨存者矣粹嘗許雲陽子觀記久而未暇為也聞其歸時囑抱真者辭意懇切故為之書其大略如此惜乎雲陽子已西欲問其詳不可復得他日儻能西遊過雲陽子於神清瞻其宮宇覽其山水苟斯文有所未盡者尚當增益冬十月二十八日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記

撰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遽者君子見之亦宜無慨然傷悼而欲遂成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既成而後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為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模勒是可嘆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于陽被檄自朝那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率導而謁之既至堂廡清肅門壇間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沂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窺東不得還迴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

其區處域別皆有嘉趣或面山而廬或枕流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灑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慨然春戀而不忍去周行徧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諸主觀因得常令所為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不見其日但未見為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既礪矣文既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吮嘆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為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公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籍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真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仰之既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衆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為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與夫作一已修真之地曷若

為萬民祈福之宮吾欲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衆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化於縣人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資以其力故材木磚甃凡所需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既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縵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子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龜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為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靜無為為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為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杆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為浮誇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欲為而為之非能

力使強歟烏得以是而訛師也且夫物有既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即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有七日記

大都清逸觀碑

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商挺撰

己卯之歲長春丘公來自海上應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弟子從行者十八人各有科品隸琴書料則有真人冲和潘公焉及南歸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衆曰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長春既居燕士庶之記跡四方道侶之來歸俛者不啻千數宮中為之嗔咽公曰吾師之言不可忘也乃擇勝地以為長春別館壬辰歲廣陽坊居民有貨其居者公往相焉曰土厚木茂清幽之氣蔚然其道宮也遂捐資以質之延正殿翼左右二室以居天尊洎諸神像講堂齋庖方丈客寮靡

不有所亦門人韓郭尹劉諸人善繼其志而後有成也仍築琴臺於殿之陰今朝有名琴二曰春雷曰玉振皆在承華殿貞祐之變玉振為長春所得命公蓄之故以名其臺而又葺疏圃以供歲計植花木為遊觀之所觀成之日實城西南之冠求額於清和真人故以清逸名之至元丙戌秋門人王志和偕同輩二三人狀觀之顛末來求文以刻之石有以清逸名額之意為問者予應之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人受所賦則清者賢而濁者愚世之賢者有避世之士焉薄功名而不為輟世位而不居寄形於寂寞之濱委心於紛華之外者靜安閑適以自樂其所樂耳潘公之修是觀也靜而深有山林之趣幽而雅無金碧之華琴臺足以寓意庭柯足以怡顏四時花木足以招徠賓客門巷蕭條俗駕稀而市聲速人之至也猶若脫塵羈迷世網其心放焉而有忘其歸者況家於其中也哉彼戀功名嗜富貴榮內疚以汨心志圖外觀以維車服而疲憊精神於車塵馬足間視清逸者為何

如作者雖然嘆曰清和之言旨哉請以是說書之石用告來者於是乎書公諱德冲字仲和淄州齊東人方在娠母夢祥雲覆其體姪十九月乃生七歲猶不言忽有一道者過其門而丐焉即從傍與語家人遂驚道者曰道器也令其父教之讀書日誦千餘言將娶婦遂潛往棲霞濱都觀請謁長春師過離陽玉清宮清和尹公為紹介焉初號冲和後領河東道教事居純陽上宮又號九峯老人賜號玄都廣道冲和真人銘曰

清逸之觀何隆隆乾坤清氣公所鍾祥雲覆母身乃降道氣大受超凡庸神仙官府聊相從翛然遠引追喬松石壇月高曉露濃滿庭花木春融融利名不到蓬萊中抗塵走俗嗟樊籠琴臺千古遺高風自愧老筆銘新宮

增修華清宮記

參和政事陝西四川等路行中書省事南臺撰

始余從先大夫右司君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周行廊廡間因讀唐宋以來名賢石刻其間興廢沿革炳然如在目前重樓延閣層臺遠

沼雖不追承平盛時而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天兵南下居民東遷所在宮觀例墮灰劫奉為兵衝焚燹尤甚所謂華清者亦不免莽為蕪區矣歲癸丑奉命西來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其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為殿者八曰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真武曰玉女為閣者二曰朝元曰經藏為湯所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堂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粲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官趙志古等合辭言曰辛丑春先師清平老人趙公志淵自洺州從清和宗師會葬祖庭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遂慨然以修復為事乃命其徒剪榛棘甃柱礎陶甃甍勤垣墉於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忻躍咸願薦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翰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先師捐館命弟子張志靜

主之無何張亦厭世志古等才謏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脇不沾席食不甘味飢寒疾苦不以累其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微石書辭俾先師之功勳永有傳焉屬時多故辭未能也中統改元與平章廉公再被隆委殿邦坤隅志古輩復以其師行實來謁且迫促前記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為最關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覺巨棟綿亘盤鬱寒藤老樹蒙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前人述之備矣又況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能潔齋館以待賓傳舊易藁以備傳客飢者食之寒者輿之疲者休之小大畢慰其意咸充然若有所得此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隨俗施事無所往而不宜者也向非清平玄應感人曷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輩竭力盡悴曷能勤堂構紹宗風而暗無一言是使師弟子之功泯默而不傳也聊推次營造之始末俾刻諸石用紀歲月云

時中統二年九月日記

七真傳序

南至封龍山 熊李治仁卿撰

山車垂鈎不雕不幾之謂真嬰啼孺慕與生俱生之謂真上皇之世一真大全其化淵淵其俗平平標枝野鹿同歸自然物與无妄夫何為乎雖接子之或使亦季真之莫為已世既下衰道術幅裂一真內潰萬偽賊賊猖狂恣睢謾調佞僞割姦刷詐沂郭太素於斯時也不有至人濟之無假之津返之還古之宅則日填月積習生常氓之蚩蚩將為異物天可倚杵初不待千歲之遠是故帝鴻世有廣成之救姬周世有混元之救戰國世有南華冲虛之救而七真繼踵疊為近世之救所遇雖殊其為救一也自重陽始祖開真筌於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長春老仙翁真風於我國朝啓運建極之際中間陶鑄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蓋千萬數而倖齒之餘萬凍餒之殘喘猥狂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骸膏枯已痛俾人蒙安樂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然則七真之救世也真叶上帝之心也上

帝之愛民也真藉七真之教也不然何為天生聖皇出寧四海天生長春左右大命相與聚精會神而同始共終哉長春上賓清和勅藏之真常發揮之今而誠明布濩之則夫七真之盛跡炳如日月在天矣雖無文字纂述固不沒沒況傳贊精確仙語琅琅耶諸君叙列曲折備盡然走復贊談其傍亦側聽陽阿從而和之耳乃若虛舟靈風飄蕩變化日新之說此又玄中之玄走雖老尚獲一溉之益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稽首誠明母曰子非其人歲至元乙丑日序

送真人于公如北京引

戊戌歲九月初吉北京司鑰萬戶烏公遣介紹抵長春奉玄纁致書邀真人洞真老以矜式其國人既可所請四月望日公復躬親備車馬來逆僕聞洞真寧海人自齠齔入道居關中五十餘年里閨不一遊其苦節厲志行軫鮮儼潔行仁聲遠近著聞正大間被中旨提點汴京中太一宮越壬辰大軍南渡燕京

長春宮諸耆宿莫不懸懸于懷後聞微旨護歸東平莫不相慶因至燕謁處順堂宮人懇留不獲南歸五年矣羽士服其精嚴如奉神人都人瞻其容止如觀列仙一日命駕猿鶴為之怨驚松菊為之寂寞衆設堅議以阻其行其信不可奪也至欲有以力挽而俾不得去者僕曰至人兼善之心視斯世如一常以其有餘補其所不足長春清和留西堂李真常主法席其餘耆德不可殫舉比擬此老以及遠方正如海藏雖去一珠吾光無所損施之他室照夜為有餘矣又況白霄土厚人純勸善易入聞道易行加之烏使君侯漕臺輩身先奉箕能致有德先覺以師範之視變故俗如反掌耳或謂洞真澹如白雲去住無心安能規規語汝誨汝俾汝悠悠者果從其訓耶僕曰明月一出即現諸水月何期於水水亦不能逃夫月者大明以臨之至氣以感之心領神受中有不能已者何事規規其間洞真宵中自有明月人性猶水天下一也何獨白霄之疑哉衆聞之雖其元老見奪為私

予復以君子所居者化為茲道實也於是相與開賓館設祖席作歌詩餞送以寵其行張本引之且贈詩

真人白霄行長官執其御富貴不敢驕熏鍊竊思預誰謂霧豹隱忽與雲鴻者相餞何徘徊未忍別離遠煙柳望長亭茫茫正飛絮

真常李志常

臨岐執別春始歸桃花將盡柳花飛望中車馬健如疾何時再見丁令威

又

心去意難留棄春賦遠遊秋風吹素髮猿鶴替人愁

定庵吳章

祖席相看手屢持東風無奈思依依慣聞玄鶴幽庭唳忽作仙鳧獨自飛苑北佳遊何日再終南舊隱幾時歸因君喚起家山興不覺臨風賦式微

馮翊馮志亭

古汴玄宮久住持真仙無地不歸依水中一月隨方現天上孤雲到處飛蕙帳夜寒添鶴

怨祖庭春暖待師歸此行莫負關中約早占終南冷翠微

河東段天常

華表千年鶴翩翩復舊遊遼天快空廓燕市謝淹留輕舉師先得高飛我未由望窮雲海路不斷暮煙愁

終南山甘河鎮遇仙宮詩序

太原盧舟道人李鼎撰

雄雞一鳴六合出其昏闇薰琴一奏萬物遂其長養天下之事有廣大至於充塞霄壤而感發之機初或起於毫末者何哉蓋一物之細而至理之所寓實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存焉耳甘之一水其用有如此者我重陽祖師之道其傳而當至於百千萬世之無窮予不得而預言之始以正隆以來百年三四傳中衆所同見者而觀之其出自門下登真者自丘劉譚馬數師真以降不知其幾百千人其賴以生死肉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其宮觀不知其幾千百所凡顛圓趾方號物之靈者苟能撤胃中之自蔽而向之莫不在大光

明中隨求而隨給信乎其充塞霄壤也原其始動之機實自此水遇二仙飲以一杯之力而發之故洞真真人于公即其地立其宮以志之也而洪儒鉅筆復賦詩以美之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為序予乃為之說曰水之為物自兩儀真位之始人非水火不生活其濟世之用水又居火之先是有利於世者莫過於水雖然此但水之常也物莫不有常亦莫不有變變則神常則不必論變則有所論至論水之變又於神與非神之間有不可測之理學道者不可不講也謂水之神耶含泉之水不能改夷齊之清若之何而神謂水之不神耶上池之水而能化扁鵲之腎若之何不神予謂此神化天運之機祖師本全之於未始有物之前伏而不發若有所待一旦遇此可發之地鶴鳴子和自相感召莫之能禦是以有今日之大也如曰不然自有此水以來其飲之者可勝計耶何獨私於我祖師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中統辛酉歲上元日稽首載拜序

題甘河遇仙宮

正奉大夫奉知政事商挺撰

子房志亡秦曾進橋下履佐漢開鴻基屹然
天一柱要伴赤松遊功成拂衣去異人與異
書造物不輕付重陽起全真高視仍闊步矯
矯英雄姿乘時或割據妄跡復知非收心活
死墓人傳入道初二仙此相遇于今終南下
殿閣凌煙霧我經大患餘一洗塵世窓巾車
僮西歸擬借茅庵住明月清風前曳杖甘河
路

陝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繼上

樓閣崢嶸甘水濱重陽曾此遇天真瓊漿一
滌迷雲散醉眼初開道日新遠別西秦勞玉
趾徑歸東海釣金鱗存神過化如時雨重與
玄元繼後塵

翰林待制孟華麟上

道源將啓寓六筌會際因緣豈偶然雲本無
心閑出岫珠田罔象得成玄二仙秘訣歸親
授一飲神機已默傳唯有善淵流派遠紛紛
滄海幾桑田

京兆府學教授李庭上

湛湛溪流清古苔仙真相遇此徘徊一瓢玉
液逡巡就七朵金蓮次第開雲海難尋歸去
路乾坤惟有劫餘灰只應華表千年鶴曾為
家山一再來

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王博文上

才出山垠可濫觴派流至此便汪洋前滋琪
樹七株秀後長金蓮萬朵芳勾漏莫誇丹井
味南陽休詫菊潭香問津誰有重陽志試酌
清冷正脉膏

官授樞密院參議陳遵上

蒼髯如戟眼如冰凜凜丰標漢歲星應是老
仙元有分更遭羽客解通靈一瓢神藥開玄
境萬古中原拜祖庭聞道劫餘塵爛者多因
此水救來醒

翰林五學士中順大夫王利用上

外金乎人內金乎天白玉在石玄珠在淵海
蟾一照重陽即仙道以水悟水乃道全人勿
自棄甘河有泉

洛陽宰所上

休羨曹溪一勺甘西江吸盡是空談遇仙橋
下洋洋水正派元來有指南

派出終南不少休源泉混混過中州及涇合
渭東歸海要同蓬萊頂上流
未遇仙真可奈何易牙有口謾蹉跎操瓢試
向橋邊飲水味過於酒味多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姚燧上

終南山下甘泉水我挈瓶嘗井泉比如何仙
翁酌飲人一唾世上無醅醴是何濡乾不成
川北流起渭朝宗然東海相絕幾千甲餘波

開七黃金蓮河之源委人不見味更幽眇人
豈辨仙翁葉雲能再來醉棄餘杯須一吮

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府尹李頤上

大道茫茫隔幾塵世途何處問迷津自從一
飲天瓢水回首西風已悟真

魏叟求仙萬死中長房何苦遇壺公爭如一
滴甘河水便有超凡入聖功

安西路總管府同知王贊上

玄元遺教五千言萬古應難得正傳大道杳
冥還有本至人遭遇豈無緣堪嗟漢武空巡

海可美王喬浪學仙誰識終南山下路一點
甘水是眞筌

安西路縣府判官寇元德上
布衣落託酒錢癡曾遇仙翁倒玉壺鈴承自
蒙傳秘訣聖凡從此頓殊途消冰作水元非
異點鐵成金信不無千古甘河河上路紅塵
擾擾嘆吾徒

安西王府說書劉汾題
何人畫仙翁醉飲甘河水重陽半骨變四海
玄風起東有甘陽師心從祖庭死長春抱奇
氣佐命猶壁壘大教開全真向慕風草廡全
真有真樂將相安足擬鬱鬱三神宮分像如
鼎峙人間此水在此意能有幾憶昔臨河堤
清映石尚尚雲雷鼓前浪妄意圖染指後冰
更雄深仰慙天樂子

長安客喬在上
樓觀森羅紫極雄仙真去後彩霞空不緣一
酌草瓢水誰解千年五祖功金闕儼遺奏向
月石壇高起漢陵風殷勤重展三薰敬復許
瞻瞻會故宮

陝西興元等路教門提點何道寧上
重陽師祖遇純陽秘訣初傳大地香海上七
株琪樹秀世間萬朵玉蓮芳天人混合同三
昧薪火圓融共一光滾滾甘河東未已了知
源遠派流長

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上
萬疊晴嵐倚碧空紫雲深鎖遇仙宮三山飛
劍人歸後四海全真道化洪夢斷鶴鳴丹井
露醺餘旂舞石壇風世間萬朵金蓮秀盡出
甘泉灌溉功

前諸路道教提舉衛致爽上
開張道運發天機邂逅真人若有期紫極寶
圖陰付授玄元神鼎重扶持閱君謾訴還都
水扁鵲虛勞飲上池一自甘濱遭際後仙風
弘衍遍華夷

安西路道門提點孫德義上
鄭圃南華去不還猶龍心法失真傳道微千
古傷分裂天挺重陽出大金甘水降神冥海
外至人相契未明前誰知一醉玄風起吹綻
黃金萬朵蓮

門人廷安張好古撰
紀錄之作多矣雖復窮今極古波委雲集而
事或繁冗言必瑣細識者病焉吾師天樂真
人自養浩祖庭典教秦蜀應事接物之暇每

以著述爲心獨念重陽祖師開化以來教法
如此其盛其出自全真門下者名師耆德項
背相望仙鄉道館什百爲耦金石之所載莫
不流芳於無窮然大而天下遠而四方人回
罕得而徧窺之也乃因所歷遇有當世名賢
所修之文親手抄錄若道行若宮觀其爲碑
記傳贊凡九十餘篇皆事跡超邁辭章雄雅
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者哀爲一編目之曰
甘水仙源錄蓋甘水者祖師遇真之地仙源
者全真正派之傳是編之作亦猶道學諸公
所著伊洛淵源之謂其取名也甚宜矣近方
銳梓以廣其傳予小子忝任校讎之責自夏
及冬首尾歷二十有六旬有六日工既訖功
復以後序見命予思師之用心其所以扶植
玄綱弘揚祖道誠非小補使有志之士新獲

觀是書不惟有以知前人功業之盛又固足以見諸儒信與之公不出戶庭而玄元之心法求之有餘師矣源流靡已何代無人後之視今焉知不如今之視昔嗣而緝之庶幾斯傳之不朽也歲在己丑冬至後六日拜手稽首謹書

甘水仙源錄卷之十